前新華社高層「六四」內幕大解密！

歷史的大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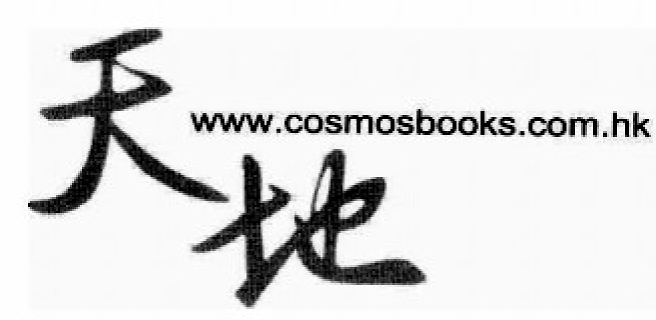
「六四」事件全景實錄

張萬舒 著

歷史的大爆炸

——「六四」事件全景實錄

張萬舒　著



書　名　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
作　者　張萬舒
出　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 -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4字樓A室
電話：2342 0109　傳真：2790 3614
出版日期　2009年5月／初版・香港

ISBN 978-988-219-050-4

目 錄

第一章：大悲痛 大憤怒（1989年4月15日~4月25日）

「耀邦，走得太突然了！」 / 13
北京大學出現輓聯、標語、大字報 / 14
「胡耀邦是中國的頂樑柱」 / 15
於無聲處聽驚雷 / 16
天津千餘大學生遊行 / 17
《人民日報》刊出紀念碑前獻花圈的照片 / 18
政法大學600師生首次進入天安門廣場 / 19
10萬人向耀邦遺體告別儀式轉眼間取消了 / 20
全國各地對耀邦逝世反應強烈 / 20
學生正式提出七條要求 / 23
南開大學出現〈新五四綱領〉 / 24
〈胡耀邦同志最後七天〉一稿被「槍斃」 / 26
學生到新華門前靜坐，要求與李鵬對話 / 29
各地大學響應北京學生運動 / 30
新華社拒發不實稿 / 32
北大成立「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宣佈基本綱領 / 33
穆青大發雷霆 / 34
北京市對形勢的分析和決策 / 35
各地學潮新進展 / 37
北大等高校開始罷課 / 39
學生大軍夜進廣場 / 40
143名教授、學者簽名〈教師緊急呼籲〉 / 42

據理力爭發出悼念稿件 / 43
胡耀邦追悼大會 / 44
鄧小平第一個向遺體告別 / 44
學生跪送請願書無人理睬 / 47
人民「送耀邦」感人至深 / 48
北京「高自聯」成立 / 50
趙紫陽出訪前告誡三點 / 52
5萬大學生參與罷課 / 52
一位「老學潮」的看法 / 53
形勢突變 / 56
中常委會議定性「反黨、反社會主義」 / 57
「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 / 58

第二章：大打壓 大爆發（4月26日~5月3日）

對《人民日報》的起訴狀 / 63
抱薪撲火火更烈 / 65
北京上海召開萬人大會反動亂 / 68
空前的大遊行 / 71
一份「緊急建議」 / 75
新華社的「破天荒」 / 79
被上海市委逼迫發稿 / 79
理智和克制 / 81
各階層議論紛紛 / 82
藝術類院校先行復課 / 83
木匠智慧化解天津矛盾 / 85
北京市要求校長們「頭腦清醒」 / 85
知識分子譴責上海市委 / 86
香港《新報》的見解 / 87
《人民日報》社論降調 / 88

胡啓立挑明「沒有共同的信息」 / 89
剪接過的「對話」現場 / 90
趙紫陽結束訪朝回到北京 / 93
學生不滿「一場官辦對話」 / 93
社會各界熱評「對話」 / 95
「對話」普遍展開 / 95
北京「高自聯」公佈六項聲明 / 96
上海高校醞釀大遊行 / 98
《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激起更大波瀾 / 99
〈告上海市民書〉 / 99
解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 100
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大會」上講話 / 109
學生代表的「請願書」 / 110
袁木聲稱「背後有黑手」 / 112
學生對袁木的答覆極為不滿 / 114
北大教員建言如何平「學潮」 / 115
北京市委拋出「七點」反「動亂」 / 116

第三章：大轉機 大陰謀 (5月4日~5月12日)

趙紫陽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 118
「高自聯」宣佈明日全部復課 / 118
各地遊行規模空前 / 120
趙紫陽説「事態會逐漸平息」 / 122
大轉機 / 124
上層權力鬥爭公開化 / 127
趙紫陽講話廣獲好評 / 128
學生繼續呼籲真誠對話 / 131
趙紫陽5月6日談話要點 / 132
一個大陰謀 / 134

穆青「放炮」 / 135
北京市委別有用心上報「材料」 / 138
記者要求對話 / 143
學生「對話代表團」成立 / 144
危險的僵持階段 / 146
學生又開始遊行 / 149
全國人大破例提前公佈議程 / 150
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議程引起熱烈反響 / 151
「高自聯」的新招 / 152
事態果然開始惡化 / 153

第四章：大惡化 大聲援 (5月13日~5月19日)

天安門廣場絕食 / 155
外地學生赴京聲援 / 158
似乎打破僵局 / 159
高校師生大聲援 / 163
學者們的擔憂 / 164
蘭州師生談學潮 / 166
新華社終於獲准報道「絕食」 / 168
一閃即逝的「新説法」 / 169
知識界大聲援 / 171
「絕食指揮部」成立 / 171
知識分子走出來了 / 173
各地大學聞風而動 / 175
新華社部份記者編輯參加遊行 / 175
首都各界大聲援 / 176
天安門廣場出現複雜情況 / 178
學生要將絕食進行到底 / 179
絕食學生體質下降 / 181

「哀莫大於心死」 / 183
「工會請願團」呼籲肯定學生愛國運動 / 184
上海知識界呼籲中央「開明大度」 / 185
嚴家其等人發表「5.16聲明」 / 187
鄧、趙分別與戈氏會談 / 189
對三人談話的議論 / 190
沸騰的大聲援高潮 / 191
長安街沸騰了 / 192
教授們的緊急呼籲 / 194
形勢嚴峻 怨氣上升 / 195
「5.17聲明」 / 196
大聲援浪潮席捲全國 / 197
民怨籠罩下的北京 / 206
民主黨派的聲音 / 208
絕食在繼續 工人上了街 / 209
大量學生進京 運輸部門擔憂 / 210
不歡而散的「會見」 / 211
新聞界要揭北京市惡行 / 215
舉國聲援的高潮 / 215
趙紫陽等到醫院看望絕食學生 / 220
政局突變 / 222
遊行人數驟減 學生思想混亂 / 222
四位絕食學生的心態 / 224
來京聲援學生已達6萬餘眾 / 226
〈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 227
走進歷史的黑幕中 / 229

第五章：大進軍 大對抗（5月20日~5月26日）

一石激起千層浪 / 234

戒嚴激化對抗情緒 / 235
北京市民開始堵截軍車 / 237
各地聲援波瀾再起 / 239
新華社奉命播發戒嚴令 / 240
外電報道李鵬楊尚昆講話 / 243
法新社說學生領導人宣佈繼續絕食 / 244
西方四大通訊社關注北京局勢 / 244
美主流媒體評述北京局勢 / 245
10萬大軍被堵京城外 / 246
黨政軍新行動 / 247
香港舉行環市大遊行 / 249
全國抗議北京戒嚴 / 250
外電報道北京局勢的重點 / 251
我留學生紛紛舉行抗議活動 / 252
香港破紀錄50多萬人遊行 / 253
澳門萬餘人聲援北京學運 / 254
塔斯社報道北京市民對戒嚴令的反應 / 254
美英報紙評述派軍隊進京 / 255
時事社認為戒嚴將對開放政策產生不良影響 / 256
「中央新聞報道指導小組」氣勢洶洶 / 256
對抗在相持中 / 257
兩份內容不同的傳單 / 258
北京軍區向戒嚴部隊發出五條指示 / 259
各地持續聲援北京 / 260
張煒辭職以示抗議 / 264
外電報道北京22日局勢 / 265
香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要求開人大政協會議 / 266
中國赴蘇留學人員在我使館前集會 / 267
美澳中國留學生繼續集會聲援國內學生 / 267
法社會黨說中國事態是「一場深刻運動」 / 268

我的「法西斯」行為 / 268
又一次百萬人大遊行 / 270
知識界發〈告全國同胞書〉 / 271
各地遊行高潮迭起 / 272
外電稱北京局勢出現轉機跡象 / 273
美四華裔諾貝爾獎得主促人大開會 / 274
澳門5萬人上街創史上紀錄 / 275
軍隊淹沒在市民的汪洋大海中 / 275
各家媒體在重壓下表述觀點 / 278
「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成立 / 280
西方關注中國經濟政策會否變化 / 281
美、法擔憂北京施行暴力 / 282
解放軍三總部向戒嚴部隊發出慰問信 / 283
對全民的軍事專政 / 283
萬里回國不回京 / 285
學運何去何從？ / 285
萬里留滬「治療」 / 286
「改革派」大勢已去？ / 287
戒嚴進入第七天 / 289
元老陳雲走上前台 / 290
外電報道陳雲講話和中顧委表態 / 291
香港學聯集會、募捐 / 291
帷幕終於拉開 / 292
顛倒黑白、嫁禍於人 / 297

第六章：大動向　大轉折（5月27日~6月2日）

〈關於時局的聲明〉 / 299
香港舉行義演音樂會 / 303
萬里在上海發表書面講話 / 304

外電報道學生宣佈擬撤離天安門廣場 / 306
全球華人大遊行 / 306
學生決定延長靜坐請願直至人大召開 / 307
台灣《中報》發出警報 / 308
又一份〈絕食宣言書〉 / 309
「空校運動」 / 310
霍英東對不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表示失望 / 311
香港《明報》登出楊尚昆講話 / 311
彭真同黨外副委員長座談 / 312
兩大動向 / 313
「看來快要動手了」 / 315
北京從「飛虎隊」下手 / 315
大造輿論 / 316
現在是「趕快轉變立場，緊跟中央部署的時候」 / 317
堅守最重要的陣地 / 322
強迫農民反「動亂」每人犒賞九元九 / 323
劉曉波發表絕食演講 / 324
大鎮壓迫在眉睫！ / 326
信號彈 / 327
戒嚴第十四天 / 330

第七章：大決戰　大鎮壓（6月3日~6月9日）

化裝進城挑動大決戰 / 331
向人群投放「催淚彈」 / 332
軍隊強行挺進 / 334
出現「暴徒」一說 / 337
「鳴槍示警，鎮壓暴徒」 / 338
最黑暗的一夜 / 340
外電報道「軍隊採取行動」 / 342

兩路大軍強佔天安門廣場　/　343
長安街上的「血跡」　/　343
軍報社論：「部隊被迫嚴懲一小撮反革命暴徒」　/　345
編前會上大家放聲痛哭　/　347
舉國抗議「大屠殺」　/　351
香港舉行「黑色大靜坐」　/　353
舉世震驚　/　354
權大於事實　/　355
謊言與怒吼　/　356
兩個〈緊急通告〉　/　360
衝天的怒吼　/　361
世界各國做出強烈反應　/　363
空校宣言　/　366
緊急通告：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　/　366
抗議的聲浪洶湧而來　/　369
中國領導人出訪邀請紛紛被取消　/　370
輿論工具的悲哀　/　372
「極少數」與大傷亡　/　373
高校出現「空校運動」　/　376
國際社會繼續關注北京局勢　/　378
今日北京　/　379
朱鎔基強調：上海不能亂　/　382
鄧小平公開露面　/　383
又一顆企圖遮天蔽日的煙幕彈　/　385

第八章：大逮捕　大清洗（6月10日開始大逮捕）

亂抓濫捕的典型一例　/　401
國際社會稱：「逮捕處決是對人類的一次侮辱」　/　402
從黨中央開始的大清洗　/　403

李鵬列舉趙紫陽的「四大罪狀」 / 404
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再批趙紫陽 / 406
趙紫陽申辯 / 407
「要給武警增加一點手段」 / 408
人大常委八次會議終於舉行 / 409
黨內全面大清洗 / 410
新華社的「雙清」 / 411
李普同志被《人民日報》樹為典型 / 414
李瑞環對新華社的評價 / 416
中央考察組進社 / 416
一場激烈的內戰 / 418
曾建徽「炮轟」新華社 / 419
北京分社社長的高調發言 / 420
從我開始接上了火 / 424
第二階段火力集中 / 426
不了了之的結局 / 428

第九章：軍人筆下的真相

一、調動的兵力和進京路線 / 433
二、坐標中心：天安門廣場 / 434
三、戒嚴前的突進受挫 / 434
四、戒嚴後各路大軍被阻京郊 / 436
五、引發衝突的化裝進城 / 437
六、六路大軍強行挺進 / 439
七、關於軍內反戒嚴的幾件事 / 452
八、大鎮壓中到底死了多少人？ / 457
九、心靈的大創傷 / 461

第一章：大悲痛 大憤怒

（1989年4月15日～4月25日）

4月15日（星期六）

「耀邦，走得太突然了！」

上午，我們新華社國內新聞部按照正常工作程序，召開編前會，聽取各編輯室的重要採訪和發稿情況的安排。情況表明：今天除了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日本訪問外，國內沒有重大新聞。

其實，一條震動世界的重大新聞已經發生了：早晨7時53分，胡耀邦同志逝世了。

新華社接獲消息後，社總編室立即把國內、國際、參編、對外和攝影五大部主任找去做了通報，要求各部立即組織編輯記者力量做特大戰役報道的準備，並通知國內外各分社作好同樣的準備工作，具體安排等副社長郭超人去中央開會回來再做部署。

我回到國內部立即召集四位副主任和各採編室主任緊急會議做了通報，大家一聽就「啊！」了一聲說：「耀邦，走得太突然了！」。

我們商定：（1）內參編輯室立即通知國內各分社，要密切關注、瞭解社會各階層對耀邦逝世的反應，特別是高校師生的動向，並及時發稿；（2）政治採編室記者作為部裏的機動力量做好應急採訪準備；（3）三位副主任進部發稿值班室24小時輪流值班，對所有發出的公開稿嚴把最後一關；我和分管副主任嚴把發出的內參稿最後一關；各室正副主任在本室輪流值白班和夜班。

下午1時，郭超人召集幾大部主任開會說：「耀邦治喪活動由中央辦公廳負責。治喪辦公室負責人有喬石、胡啓立、宋平、溫家寶、楊德中、徐瑞新和孟連昆7人。治喪辦公室下設6個組：秘書組，負責人李登柱；總務組，負責人劉勝玉；群衆組，負責人孟凡臣；警衛

組，負責人孫勇；新聞組，負責人曾建徽；外事組，負責人劉華秋（並將他們的常用電話表發給我們每人一份）。喪事辦理，喬石提議按葉劍英元帥的規格，中辦主任溫家寶正負責起草訃告，對內，今晚可發消息。耀邦逝世的對外消息，上面原來不同意發，我在中南海的會議上力爭向國外發了一條簡訊，是當場寫的，已發出。」

下午5時多，治喪辦把訃告和公告送來，我們立即向全國報台發了通稿，晚7時，中央電視台和中央廣播電台的晚間新聞節目均沉痛播出這一消息，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沉痛宣告：

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經全力治療未能挽救，於1989年4月15日晨7時53分逝世，享年73歲。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為黨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勳。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黨和我國人民的巨大損失。

中共中央公告：（1）胡耀邦同志的治喪活動，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持。（2）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追悼大會，並同時向遺體告別。（3）追悼會當天，首都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所在地、邊境口岸對外海空港和駐外使領館下半旗致哀。

與訃告同時發出的耀邦遺像，是我社老攝影記者杜修賢不久前去耀邦家看望時搶拍的，結果成為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張肖像。

北京大學出現輓聯、標語、大字報

晚近8時，第一個獻給胡耀邦的小花圈，出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上書「真正的中國共產主義戰士胡耀邦同志千古」，下邊是「永遠懷念您，顧保忠輓」。

當晚，在北京大學「三角地」聚集起數百名學生，對胡耀邦的突

然逝世進行猜測和議論，並有香港記者在現場採訪、錄像。

同時，在北大出現的輓聯、標語、大小字報有80多份，其中輓聯有：「耀邦同志永垂不朽」、「英靈永在」等。大字報語言尖銳的有「政府無能，社會腐敗，政治專制，知識貶值」，要求「撤換無能政府，推倒君主專制，建立民主政治」以及「不該死的死了，該死的卻沒有死」；「耀邦已死，左派又榮，提醒國人，勿忘抗爭」；「民主必戰勝獨裁」，等等。

還有一張題為〈呼籲〉的大字報提出三點要求：（1）按最高規格料理耀邦同志喪事；（2）盡快出版耀邦同志著作；（3）公開澄清加在耀邦同志身上的不實之辭。署名為「北大部份師生及校友」。

另有一副對聯為：「小平84健在，耀邦73先死，問政壇沉浮，何無保命；民主70未全，中華40不興，看天下興衰，北大也哀。」

由此可見，中國人民終於敢於大悲哀大憤怒了！

4月16日（星期日）

「胡耀邦是中國的頂樑柱」

今天，國內所有報紙都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中共中央的訃告和治喪公告，同時刊登帶黑框的胡耀邦遺像。

西方四大通訊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從昨天下午起就以大量的消息和評論，報道了胡耀邦的逝世。日本電視台和兩大通訊社搶在最前，均於昨天午後1時20分（日本時間）同時播出，接着，又不斷播發號外，到晚7時，共同社和時事社播發的消息和評論達30條。日本六大報晚版均在頭版刊登消息。日本首相竹下登、前首相中曾根、自民黨總務會長伊東正義和幹事長安倍等都紛紛向報界發表談話，稱胡耀邦是中國的頂樑柱，是日中友好政策的核心、基石。自民黨經協商，決定派特使參加胡耀邦葬禮。

昨晚，在日本訪問的李鵬通過新華社東京分社，要立即電傳去關於胡耀邦逝世的訃告。

西方通訊社普遍認為，胡耀邦在確立中國走現代化道路方面有很

大功勞，並突出地指出：「他的去世使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感到痛惜。」共同社認為，五四青年節即將來到，以胡耀邦逝世為導火線，要求民主化的呼聲可能會重新高漲。還認為，曾為改革和開放當先鋒的胡耀邦的逝世，對改革派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打擊。

同時，西方通訊社還報道，北京大學至少已貼出30張悼念胡耀邦逝世的大字報，有一張大字報寫道：「您不應該死，知識分子熱愛您」，還報道一位北京市民說：「我深感悲痛，他是一位為人民做了好事的領導人，他敢於直言。」

蘇聯塔斯社、《消息報》和我國中央電視台也於昨天下午報道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

全世界輿論紛湧如潮，而我國新聞媒體按上面的規定，在開追悼大會之前就得鴉雀無聲。中央電視台在今晚播出了胡耀邦重返長征路的紀錄片，這是一個大膽的行動，得到了普遍的好評。

於無聲處聽驚雷

從昨天晚上起，耀邦逝世的消息發佈後，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園內很快就貼出了橫幅、輓聯、小字報表示沉痛哀悼。

在北大三角地四周的宣傳欄上已經貼出了200多幅輓聯、小字報，有三、四百名大學生和外國記者在抄寫、朗誦、拍照、錄音。

一些輓聯寫道：

> 「英雄胡不長壽，後輩誰來耀邦」、「一人為天下憂，天下為一人悼」、「英雄蒙折夭落淚，耀邦業未地痛悼」、「風聲雨聲悲哭聲聲聲揪心，國死家死人亦死天理何在」。

北大一份小字報寫道：

> 87年中國風慘雲淡的日子，您默默走出議事大廳，成為中國政壇上又一犧牲，一切申辯已成為多餘，在中國這片土壤，幹事的總是無理，不幹事的總有指責幹事的特權。從此，中國的舞台上不再見你活躍的身影，見不到你那瀟灑的手臂。耿直一生的

忠傑，長歌當哭，街市照舊太平，人流仍然潮湧，世界依舊依舊。也許你想以一死來警醒這多災的、死水一潭的、令人嘔吐的塵世。廣大同胞們，我們理應有所動作。中國的改革只可進不可退，否則這只是對亡靈的無情褻瀆，老朽們豈能阻礙歷史車輪的轟然前行。

這些大小字報，已經直接地觸動了中國政治的神經中樞，於無聲中孕育着驚雷。

我們從群衆反應和西方通訊社的電訊中發現，國內外都對胡耀邦的突然病逝產生懷疑，尤其社會上盛傳李鵬在政治局會議上大罵胡耀邦，胡當場被氣死。便提出派記者採訪耀邦病逝的經過，經請示分管宣傳的中常委胡啓立，胡表示原則同意，並要再徵求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的意見。溫也表示贊成，並決定派中央辦公廳一位同志與我社記者合作，以便於順利採訪，盡快拿出稿子來，回答國內外讀者的疑問。

北京今天有十多所高校出現標語、輓聯、大小字報300多份。

北大有張題為〈猛回頭〉的大字報說：「耀邦逝世是時候了，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並影射中共中央是「獨夫」，人大常委會是「橡皮圖章」，國務院是「草包衙內」。接着提出：「我們主張實行普選，實行議會民主制度，修改憲法，確立議會民主，嚴格執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全國大選產生總統、省市長等」。

清華大學的一張大字報提出「朽翁聽政」、「獨裁集權」、「蠻橫腐朽」，並說中央有一個「搜刮民脂民膏的新四大家族」。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的大字報提出「垂簾聽政」、「欺世盜名」、「心狠手毒，殘害忠良」等尖銳影射。

天津千餘大學生遊行

今天，天津的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高校出現一批標語、輓聯和大小字報。晚間，南開、天大兩校千餘學生唱着《國際歌》，呼喊「沉痛悼念耀邦」、「要民主反獨裁」等口號，在學校周圍的街道上

遊行。

上海的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同樣出現標語、輓聯、大小字報。晚上，復旦大學，同濟大學兩校有數百學生在校周圍街道遊行，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等口號。

西安、南京、合肥和湖南的一些高校也出現輓聯、標語和大小字報。西安交通大學的一張大字報寫道：「天昏地暗人悲，嘆壯志難酬；淚盡血枯聲竭，哭忠傑又亡」。湖南湘潭大學的一幅標語是：「悼念胡總書記，討伐封建專制主義，弘揚民主科學精神」。

4月17日（星期一）

《人民日報》刊出紀念碑前獻花圈的照片

李鵬結束了對日本的五天訪問，於昨晚7時25分乘專機回到北京。

今天凌晨5時34分，四川藏族地區巴塘縣發生6.7級地震，死亡4人，傷17人，倒塌房屋30多幢。沿金沙江100公里左右均有不同程度的破壞，連接西藏的竹笆籠金沙江大橋橋身開裂，公路有地裂縫，不能通車。

今天，《人民日報》在頭版中間位置登出一張照片，說明是：「4月16日，北京，人們來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花圈，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張軍榮攝）。又是一次突破。但是，聽說北京市委對此很不高興，認為是引導群衆到天安門廣場去進行悼念活動。

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首都高校，繼昨晚之後，已貼出上千張大小字報和輓聯。一幅輓聯長達一丈多長，從二樓窗口垂下，上寫斗大兩行字：「星殞何以耀國，君死誰能安邦？」其他的輓聯分別寫道：「昔日悼總理萬民哀絕，今日哭耀邦天地同悲」；「流星逝未耀邦國卻耀人，忠心盡猶遭貶謫空餘悲恨」；「民主鬥士猝然身先死，胸襟坦蕩可否遭暗算」；「兩后復辟計得逞憑啥？德宗維新夢中折為何？」橫批：「其中有詐」；「是一身硬骨，是滿腔真誠，豈有壽終

正寢？這滿目蒼涼，這一手遮天，能不心肌梗死？」

北大一份大字報提出：（1）按最高規格料理喪事，鑒於胡耀邦同志的巨大業績和歷史地位，其骨灰應放在毛主席紀念堂，與毛、劉、周、朱一起享受人民的敬仰。（2）高度珍視胡耀邦同志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盡快出版他的著作。（3）嚴格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歷史功過，以前加在他身上的不實之詞應予公開澄清。（4）允許民間自發開展紀念活動，並提供便利條件。

我們掌握的情況顯示，北京已有13所高校出現大小字報和標語、輓聯，有些標語言辭激烈，直指鄧小平、李鵬等領導人。如「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眼又花，賢良不辨，不會做天，你塌了吧，你不塌會毀了我中華！」

來自天安門廣場的情況則顯示，從昨天到今日上午，不斷有人到廣場悼念胡耀邦同志，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放有八個花圈和一些輓聯、白旗、白花、紙條橫幅，署名「幾名青年」獻的一個花圈輓聯寫道：「淒風苦雨送君去耀邦何時，萬水千山都行遍功成多少」，橫批為「民心為鏡」。另一條橫幅上寫道：「痛悼耀邦，一代聖賢唯您要我臭老九，空前絕後就君顧咱窮學生」等。

今天上午，紀念碑旁又出現清華大學化學系送的花圈，輓聯上寫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政法大學600師生首次進入天安門廣場

下午1時許，中國政法大學600餘名師生從學校出發，用三輪車載着兩米多高的花圈，於下午4時許走到人民大會堂東門時，哀樂驟起，在一名手持麥克風的學生帶領下，學生們高呼「自由萬歲！」、「民主萬歲！」、「法制萬歲！」、「教育救國！」、「人民萬歲！」、「反對官僚主義！」、「鏟除腐敗！」、「耀邦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等口號。4時半，隊伍進入天安門廣場，高唱《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6名學生將花圈送到紀念碑旁，圍觀者達萬餘人。5時許，人群逐漸散去。

下午4時20分，北京大學30多名學生來到紀念碑下獻花圈，宣讀了簡短的悼詞後，即去胡耀邦家獻花圈和輓聯。

晚7時多，紀念碑前已聚集了3千多人自發地悼念胡耀邦，晚8時左右形成高潮，不斷有人登上紀念碑台階朗誦悼詞、頌詞和詩詞，多是20歲左右的青年，還有中年女同志。朗誦者慷慨激昂，圍觀者不斷報以熱烈掌聲。晚9時10分，一家外國電視台記者來錄像，人群唱起國歌、國際歌，高呼「自由萬歲！」、「民主萬歲！」、「人民萬歲！」、「耀邦永垂！」等口號。直至晚10時多才漸散去。

來自天津的情況是，晚9時20分，天津南開大學1千多學生走出校門，上街遊行。他們一路高唱國際歌、國歌和《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等歌曲，高呼「打倒獨裁」、「打倒專制」、「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等口號。他們遊行到天津師範大學，齊聲呼喊師大學生出來遊行，師大鐵門緊閉，學生們在門內觀望，無法出校響應。9時50分，一隊幹警前來維持秩序，南開學生逐漸散去。

10萬人向耀邦遺體告別儀式轉眼間取消了

下午5時半左右，郭超人去中南海開會回來，召開各部主任會議，傳達說：「根據趙紫陽提議，下午喬石主持耀邦治喪辦公室會議，啓立參加討論決定：（1）21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10萬人向耀邦遺體告別儀式；（2）22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4千人的追悼大會；（3）群衆性就地的悼念活動可以適當報道；（4）駐外使領館除追悼會那天下半旗外，還要設靈堂，耀邦照片掛黑紗，設簽名冊，請前來悼念者簽名；（5）凡到天安門廣場紀念碑送花圈的，不要阻攔。」大家都對這五條很滿意，認為超過葉帥喪事的規格。

可是晚上9時半左右，郭超人來到國內部值班室找到我說：「21日10萬人向遺體告別儀式取消了」。我說「肯定是老人不同意。」老郭苦笑不語。

全國各地對耀邦逝世反應強烈

今天，全國各地對耀邦逝世的反應更加強烈，人們普遍對耀邦逝世感到突然和可惜。據各地分社反映：

上海復旦大學、華東政治學院、財經大學等高校出現許多大小

字報和標語、輓聯，其內容有：「金星遠逝，人傑長眠」；「耀邦同志，你太慘了！中國太慘了！人民需要你，中國需要你！」；「胡耀邦同志為民主而獻身的勇氣和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禍國之源，民主自由是興邦之本。」

西安市一些老幹部回憶說，1964到1965年，耀邦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時，對左的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使陝西工作沒有受到過大的損失。他們說，耀邦廉潔奉公、平易近人，深入基層、聯繫群眾、艱苦樸素的高尚風格，是人們學習的楷模。研究生出身的西安市長袁正中說：「青年時代就非常欽佩耀邦同志，他思想活躍，敢於直言的精神是我們的表率。」

東北工學院黨校校長羅世凱說：「耀邦是因心情不舒暢憂鬱而死的。他為知識文化界說了很多公道話，知識分子信任他。」有些學生說：「胡耀邦死得太窩囊了。他很能幹，73歲就死了，太可惜，我們一直盼望他東山再起。」

遼寧大學外語系一學生說，訃告用的詞評價很高，但給人一種做作的感覺，生前不會有這麼高的評價。

很多學生對他逝世的病因有懷疑，說肯定是在政治局會上發生爭論，他愛激動，一氣之下發生了心肌梗塞。有些幹部提出：「中央的訃告中既沒提耀邦辭去總書記的原因，也沒提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知是甚麼原因。」

遼寧省直機關一位曾被錯劃為右派的老幹部痛哭流涕地說：「沒有耀邦的撥亂反正，也不會有冤假錯案的平反糾正。」

共青團遼寧省委的領導成員說，胡已成歷史人物了，中央應做出公正評價，現在是「蓋棺而論難定」。有些青年說：「胡耀邦一心一意搞四化，不搞陰謀詭計，辛辛苦苦，又很開明，被一個反自由化把他反掉了，我們原來對他復出抱很大希望。」

瀋陽冶煉廠一位政工幹部說，這幾年來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是從胡耀邦下台開始的。他不明不白下台，當時我們就有議論。平心而論，現在我們黨承認改革有失誤，其實把胡搞下台是最大的失誤。另一幹部說，耀邦精幹，有魄力，讓人折服。尤其在平反冤假錯案上，有很大貢獻。

武漢大學一女學生說，他很有激情，很年輕，說他逝世，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對我們青年學生很理解，他是中央領導人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位。

湖北潛江市通用機械廠一位青年工人說：「胡耀邦下台後，在群衆中還是有很高威望，各種小道消息對中央領導的傳聞很多，可沒有聽到對胡耀邦搞特權的傳聞，群衆很稱道他的廉潔作風，他很受人尊敬」。

南京大學哲學系青年教師劉廣明說：「胡耀邦同志是中國知識分子代言人，他執政期間是中國知識界最活躍的時期。他的逝世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沉重的精神打擊」。他說：「在中國的政治家中，胡耀邦最開明，最實事求是，他第一個提出了黨內的腐敗問題，首先發現了中國共產黨存在的危機」。

在天津睦南公園，一些晨練的離退休老幹部氣憤地說，現在評價這麼高，當初為甚麼免他的職？免職是不明智的；有的群衆說，我不能親自參加他的追悼會，我要在家裏擺上他的遺像，寄託哀思。

天津自行車廠一位有36年工齡的老工人說：「胡耀邦為人忠誠、耿直，作風民主，聯繫群衆，清正廉潔，沒有把子女送國外，去經商，帶頭坐國產汽車，我們全家人都敬重他。」

在南開大學校園裏，貼出兩副對聯一闋詞：

上有獨夫下有愚民，
國殤將至吾輩何悲！

中華上空耀星猝隕蒼天低垂淚，
炎黃大地希望何在天地常慟哭。

采桑子・哭耀邦

神州驚泣動風雷，痛灑珠淚。幾多思念，更奈何星殞心隨。成敗彈指千古罪，誰心有愧？無言以對，嘆蒼天意欲何為。

4月18日（星期二）

學生正式提出七條要求

今晨零時，北大千餘學生走出校門，1時半到達人民大學時停留一會兒，人大和清華各有千名學生加入遊行隊伍，前面打一長10米、寬4米的白色橫幅，上面寫着「中國魂」、「永遠懷念耀邦同志」。他們一路呼喊「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打倒官僚」等口號，高唱《國際歌》。遊行隊伍中還有十多人高擎着用笤帚蘸煤油做的火把。

晨4時半左右，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集結於紀念碑下，有3名學生踏着人梯爬上浮雕座上，將「中國魂」的大字橫幅搭在紀念碑上，並將幾個花圈從底座移到浮雕之上。

這時，一名學生高喊：「我們這次行動完全是學生自發的，和學生會沒有任何關係。我們現在已選出學生代表，準備和政府進行交涉。我們將提出兩條要求：第一，鑒於胡耀邦同志的豐功偉績，我們要求政府對他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二，鑒於政府在政策上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求政府公開向人民道歉，並集體自動辭職。」在台下的學生又補充兩點：一是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二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民主選舉，提高透明度。一名學生又高喊：「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至少要到早晨8時。」接着，學生們就在紀念碑的台階上和周圍的草坪上坐下。

到了上午，靜坐學生已有數百名，他們要求全國人大常委以上領導接見，並正式提出七條要求：

一.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主張。

二. 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 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佈，反對貪官污吏。

四. 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 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 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 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策失誤向全國人民做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此外，還提出要由官方報紙對這些要求進行公開報道，並要求政府公開進行答覆。後來有學生代表將七條要求送進人民大會堂，靜坐學生才散去。

晚上近7時，人大、北大、理工大學又有3千多名學生，大部份騎自行車，小部份步行，向天安門廣場進發。8時多鐘到達紀念碑下靜坐。他們舉着3條橫幅，分別寫着：「耀邦魂歸」、「民主魂」、「民主不死」。他們呼喊着「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的口號，在廣場上圍觀者達兩、三萬之衆。最後學生們靜坐到晚10時多才散去。

今天，北京市委和一些高校負責人經過研究，提出四點意見：

一. 學校要為青年學生正常的悼念活動提供條件，充份滿足他們的要求。

二. 公佈耀邦同志的病情和治療經過，以正視聽。

三. 做好多數人的工作，爭取大多數。對現實社會不盡人意的地方，對黨和政府有些意見，可以通過其他渠道提出，不要和悼念活動混在一起；講耀邦同志生前對青年一代的期望；警惕別有用心的人借悼念之機轉移方向和目標。

四. 對重點人要做勸阻工作。

南開大學出現〈新五四綱領〉

昨夜，上海有兩支學生隊伍走上街頭悼念胡耀邦同志。一支由復旦大學和同濟大學學生組成的千人隊伍，舉着「耀邦，我們來了」和「士為知己者死」的橫幅，步行到市政府以後於晨4時許散去。另一支是華東師大的近千名學生，打着寫有「悼胡公」、「敢與鬼雄爭曲直」的橫幅，走出校門去中國紡織大學、交通大學串聯，沒得到響應後，於今晨兩三點悄然回校。

今日凌晨開始，西安交大、陝西機械學院2千多名學生，喊着悼念耀邦的口號，進入新城廣場北部的省政府大樓內，於4時左右返校。中午12時半左右，西北大學、陝師大等院校有4千多學生，再次來到新城廣場集會，獻花圈、貼悼詞。有幾位學生在募捐，說是為耀邦買花圈。

天津南開大學出現題為〈新五四綱領〉的大字報，提出十二條主張：

一. 擁護改革開放，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

二. 改革人大選舉制度，提高人大代表政治活動素質，人大代表化；擴大政協權力，使其成為中國的「參議院」。

三. 竭力支持和強化第二大黨——民盟的實力和地位，通力壯大改良，促使代表民主科學的民盟為一個能產生足夠抗衡力的政黨。

四. 確立知識分子在國家領導階層中的主導地位，實行應才領導。

五. 李鵬辭職以謝天下，因其不才、不力、保守。

六. 允許公開研究和討論現有中國政治和權力問題。

七. 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除黨報、黨刊外，將對全國報刊的直接領導改為通過立法監督的間接領導。除了違反法律和有損人類尊嚴、人類生存和有害人類生存環境的思想外，允許新聞界引進世界各國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著作。

八. 對官倒的整頓公開化，允許新聞自由報道此類情況。

九. 對1986年學潮和所謂「自由化」進行重新評價，共產黨對當年的鎮壓和「反自由化運動」公開道歉，為方勵之、劉賓雁平反。

十. 特赦政治犯——那些在不同時期由於民主自由活動及持不同政見而依然在獄的政治犯立即釋放。

十一. 將共產黨在各大學的領導降級為派駐監督，通過立法使大學成為獨立自主、學術自由的文化科學聖地，永遠免遭政治獨裁、愚昧偏見的衝擊。

十二. 取消大學必修的思想政治課。

〈胡耀邦同志最後七天〉一稿被「槍斃」

我部記者和中辦一同志合作採寫的耀邦病逝一稿，大家商量定名為〈胡耀邦同志的最後七天〉。送啓立處，他作了修改，同意發。根據啓立意見又送喬石審，他提兩點意見，也同意發，但又叫問問溫家寶。溫又叫送趙紫陽，紫陽看了，提出兩點意見，同意發。最後稿子定名為〈胡耀邦同志發病搶救情況〉。

此時，已是晚11時，明天「要聞目錄」已向各家報台發出，可是溫家寶又突然來電話，叫停發，等一等再說。一直等到凌晨零時17分，溫家寶才來電話說：「決定不發了。」幾位夜班編輯面面相覷地議論說：「看來又是被老人否定了！」、「這是向社會釋疑，對大局有好處的稿子，為甚麼不讓發？真是不可理解！」最後只好通知各家報台，從「要聞目錄」上撤下這篇稿子。

其稿摘錄如下：

1989年4月15日清晨，首都街道上車水馬龍。職工們正匆匆趕往單位，開始一天的工作。

這時，北京醫院裏發生了一件人們萬萬沒有料到的事情——為黨為人民操勞了一生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因患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搶救無效而逝世。

那是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同志吃過早飯，準備去懷仁堂參加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教育發展和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他身邊一位工作人員建議，這幾天他的身體感到疲勞，就不要出席會議了。耀邦同志嚴肅地說：「我是政治局委員，又身在北京，怎麼能隨便請假不去參加會議呢！」說罷，他上車去懷仁堂。

「那不是小張同志嗎？」司機見耀邦招呼路邊行走的中央警衛局的張參謀，便停下車來。

「小張啊，好久沒見你了，家裏怎麼樣？」耀邦同志問。

當聽到滿意的回答後，耀邦同志才乘車又往前去。

「那是陳科長吧？」耀邦見到中央警衛局的陳科長，又停下

車來打招呼，並詢問了陳科長近來的工作、生活情況。

8時55分，耀邦同志來到懷仁堂，高興地同政治局其他委員握手、打招呼。

會議於9點鐘開始。主持會議的趙紫陽簡單講了幾句話，他告訴委員們，這個文件草案已經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討論後，擬將這個決定草案在黨內外更大範圍內進一步徵求意見，適當時候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予以審議。

紫陽同志講話後，工作人員開始宣讀這個決定草案，共唸了四十分鐘。接着，李鐵映同志發言，向大家介紹這個決定草案的起草、修改經過。

9時50分，耀邦同志忽然覺得胸悶，渾身難受，便站起來要求退場休息。同志們見他面色蒼白，額頭滲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趙紫陽趕緊走過來扶他坐下。根據症狀，同志們認為他是犯了心臟病，便將江澤民同志隨身帶的兩枚硝酸甘油塞入他的口內，又將一枚亞硝酸異戊酯放在他的鼻孔處。不到十分鐘，中南海保健處的醫護人員到了，開始了對耀邦同志的搶救工作。

為了搶救耀邦同志，北京醫院的一名主任醫師、一名主治醫師和兩名護士，在收到緊急電話後的十五分鐘趕來了；北京阜外醫院、協和醫院的心血管病專家們也很快接來了。專家們經過會診，確定耀邦同志患的是突發性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他們全力搶救，使耀邦同志的病情稍有穩定。

政治局會議一散，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等同志都來了，他們關切地詢問了耀邦的病情，紫陽同志還同專家、醫護人員一起研究了治療方案。

下午4時20分，專家們認為耀邦同志的病情稍有穩定，經同家屬商量，將耀邦同志送入北京醫院。

安頓好耀邦同志，專家們又舉行了會診，進一步討論確定了治療方案。北京醫院抽出最好的大夫和護士，成立了特醫、特護小組，對耀邦同志進行精心治療。安排好這一切，已是下午6時30分了。

經查，耀邦心臟的右心室、後壁、下壁，都有大面積梗塞，而且深度深。肌酸磷酸激酶（CPK）正常人僅132單位，據第二

天化驗，他卻達到3,340單位。醫護人員深知，CPK超過3,000單位的心肌梗塞，一般都是相當危險的。

……

經過特醫、特護的治療，耀邦同志的病情略有好轉。當趙紫陽初次到醫院看望時，耀邦叮囑紫陽說：「你肩上擔子很重，工作繁忙，就不要到醫院來看我啦。」當李鵬到醫院探望時，耀邦叮囑李鵬說：「你工作很忙，就不要來了」。

1989年4月15日清晨，耀邦同志醒來頗早。

「哈，我生病是第8天了，7天沒有事，危險期就過去啦。」耀邦高興地說。

大夫告訴他，不能說7天沒事就算過了危險期了，心肌梗塞病需半個月後才能說有所恢復，今天上午還要安排會診。

耀邦同志想吃西瓜。工作人員取來西瓜後，他吃了一塊。

按照醫生意見，7時30分要安排耀邦靜躺大便。

7時25分，護士拿來大便器皿。

「耀邦同志最講時間，您怎麼早行動了5分鐘呢？」一位工作人員笑着說。

「人就是要嚴格講時間嘛。」耀邦笑着說。

……

「你聽了今天的新聞廣播了嗎？」

「沒有。」身邊的工作人員告訴他，由於忙着看護他，沒有時間聽廣播。

「你這個同志呀，就是不把國家發生的一些情況向我說一說。一個人不瞭解每天的情況怎麼行呢？」

「大夫不是多次強調嗎，要您絕對臥床休息，少講話，最好不要考慮問題。許多老同志也叮囑您安心養病，現在不要想事，等好了再想。」工作人員說。

耀邦同志深情地拉住工作人員的手說：「不要緊，我很快會好的……」

工作人員只覺得耀邦同志的手一鬆，頭一歪，背了過去。這時，時鐘是7時40分。

病房裏開始了最緊急的搶救，專家們、大夫護士們，用盡了

所有的辦法。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推進，病房裏耀邦同志的老伴李昭、他的子女們，專家大夫護士們的心臟，都在激烈地跳動，惟獨耀邦同志這顆偉大的心臟，於7時53分再也不動了。

眼含熱淚的醫護人員抑制着極度悲痛，又給耀邦同志心臟做了一個多小時的按摩，無奈這顆心臟太累了，再也沒有蘇醒。

專家、大夫診斷，耀邦的心臟破裂了。

……

當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德中等同志，代表組織上問家屬有甚麼要求時，李昭同志堅強地說：

「耀邦同志為黨為人民操勞了一生。他無愧於黨和人民，黨和人民也無愧於他。他幾次沒有被槍子打死，73歲也算高齡了。一切都要從簡，不要再徵求甚麼意見了。感謝黨、感謝人民。這些話，我對耀邦和孩子們都講過」。

4月19日（星期三）

學生到新華門前靜坐，要求與李鵬對話

從昨晚11時左右起，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圍觀群衆約2千人聚集到新華門前靜坐，不斷呼喊：「李鵬出來對話」，但受到警衛戰士的阻攔。

今晨4時，喬石召集公安部、中宣部、中央警衛局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有關負責人決定：以北京市政府的名義發佈通告，立即整頓新華門前的秩序。

晨4時半，北京市政府在現場廣播「通告」，指出：「近幾天來，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借廣大群衆進行悼念活動之機，散佈謠言蠱惑人心，張貼攻擊、謾罵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在4月18日晚，公然煽動少數人衝擊中南海，打傷維持秩序的警衛戰士，提出種種與悼念活動無關的無理要求。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已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而是蓄意製造和挑起事端，企圖轉移悼念活動的正確方向。」並要求：「悼念活動主要應當在單位內有

組織、有秩序地進行。……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借悼念活動之機，進行搗亂和破壞，對那些搞打、砸、搶、衝、燒的違法犯罪分子要依法嚴懲。」

隨後，公安幹警和武警分中、西、東三路，來到新華門前，並調四輛大轎車將靜坐的學生送回校，同時驅散了人群。

上午11時以後，清華、北師大、北京科大等校1千多學生，送花圈到天安門廣場，一路呼喊：「耀邦不死」、「打倒獨裁」、「打倒專制」、「人民書記愛人民」、「人民書記人民愛」、「發揚五四傳統」、「民主科學萬歲」、「教育萬歲」、「教師萬歲」等口號。

下午1時，中央美術學院學生抬着一幅有3、4米高的耀邦畫像，豎在紀念碑的浮雕上，十分引人注目，畫像旁寫着「何處招魂」。

晚上，天安門廣場聚集有2萬人左右，其中學生有3、4千人。紀念碑前花圈達55個，輓聯12幅。北京市公安局抽調1千多名警察來維持秩序。同時貼出市政府公告，擬定從明晨5時開始，在紀念碑周圍劃定範圍供獻花圈。

晚10時許，中國戲曲學院學生把7個氫氣球帶進廣場，氣球上掛着條幅：「耀邦不死」。公安部門認為氫氣球屬易燃易爆物，派人令學生收回氣球並帶出廣場。

晚11時許，有兩、三千名學生和六、七千圍觀群衆聚集中南海新華門前，幾次試圖衝開警戒防線而未成。公安局公告車開來，不停地廣播市政府公告。到淩晨1時許，武警和公安人員將學生和圍觀群衆隔開，學生僅剩200多名，最後被強行送上車返校。

各地大學響應北京學生運動

我社駐各地分社繼續發來動態：

南京：南京大學2千名學生於晚6時半在校內參加追悼胡耀邦大會。會後，有學生喊道：「同學們，黑夜快要降臨，但我們的心被點燃了，快扛起我們花錢買來的花圈、橫幅，上街去！」於是，學生們一湧而出，喊着「打倒官僚」、「廢除專制」、「打倒特權」、「打倒官倒」、「直接選舉」、「建立多黨制」、「民主萬歲」等口號，經中山路到市中心鼓樓廣場，繞場一周，引來數千圍觀者。晚9時，

遊行隊伍來到新街口，又去河海大學、師範大學，有1千多人加入，形成約4千人的隊伍，到鼓樓廣場獻了花圈，於24時左右散去。

武漢：晚7時多，武漢大學數百名研究生和學生抬着花圈、舉着火炬上街遊行，一路高呼：「打倒官僚」、「耀邦同志永垂不朽」、「還我民主、還我自由、反對腐敗」等口號，遊行到武昌街道口時，人數增到2千多人，公共汽車上的乘客紛紛伸出頭和手，向遊行隊伍鼓掌、歡呼。

上海：復旦大學千餘學生，衝破校門阻攔上街遊行。

哈爾濱、蘭州、濟南、長沙、西安等地高等院校裏貼出了許多大小字報、詩詞和輓聯。

南京大學校園出現了兩張大字報，引起師生關注。

一張題為〈專制雜議〉的大字報寫道：

> 總書記下台以來的兩年，資產階級自由化肅清了，自上而下懂得了艱苦樸素。可是官老爺做起了倒賣生意來自給。百姓們為了國家主動要求提高物價，是不是一個專制集團應該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凱歌天下昇平嘍！昇平嗎？沉重的外債、頹廢的百姓，科學遭遺棄，民主被踐踏！
>
> 也許將來，我們會覺得自己錯怪了偉人們。他們為了國家也鞠躬盡瘁了，我總也忘不了一個電影中慈禧的獨白，她不也希望大清的昌盛嗎？而終究成了歷史的罪人。
>
> 也許耀邦的逝世又一次激起人民的天良。可我們在清醒後的痛苦中總希望有一陣春風來拯救麻木後的自己。這固然是一種進步，然而民主只是一場春風嗎？春風年年皆有，冬天的禁錮年年都來。民主不是一陣風，更不是專制家後院的小紅花，我們不需要權貴賜予。我們有民主，缺乏的只是勇氣和大多數人對民族生死攸關的責任心。
>
> 兩年前健在的耀邦的腕力當然扳不過一小撮人。我相信只要億萬人民懂得運用自己的民主，少數人的話不再是法律，國家才有希望。

另一篇題為〈與鄧小平商榷——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嗎？〉的

大字報說：

如果說教育是十年最大的失誤之一，或許有點道理，然而實際上最大的失誤是沒有實行真正的自由民主因而造成了決策沒有民主化科學化，因而儘管各方人士皆呼重視教育，但不入獨裁者的耳。鄧言「最大失誤」云云，實乃避實就虛，愚弄視聽，兼對中國知識分子大灌米湯。

新華社拒發不實稿

今天，播發了中共中央公告：

中共中央決定：1989年4月22日上午10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並向遺體告別，屆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將進行實況轉播。各地可組織群衆收聽收看追悼大會實況。

對昨晚到今晨，部份學生和圍觀群衆在新華門前要求李鵬出來對話一事，治喪辦新聞組說是「衝擊中南海」，要新華社作公開報道。可是我們在現場採訪的記者說：「確有幾次是圍觀的群衆從後邊朝前擁擠，把靜坐學生推到新華門前被警衛戰士擋住，並非有意衝擊中南海。這樣違背事實的稿子不能寫。新華社更不能發。如果發了會鬧出大事。」我們國內部的同志一致反對發這樣的稿子。

此事一直拖到下午，不知是誰看到《北京日報》已經作了報道，便提出轉發《北京日報》稿子的主張，最後經郭超人徵得胡啓立同意，就轉發了《北京日報》的稿子。其標題為〈首都人民哀悼胡耀邦同志逝世新華門前發生不正常情況〉，文中隻字未提學生，只說「一些人圍聚在那裏並衝擊中南海」。

今天上午一上班就聽說，《科技日報》早晨四、五點鐘就派出幾部小汽車滿城飛奔，到處散發今天的報紙。我找來報紙一看，原來是刊登了該報記者採寫的兩篇大文章，一是〈傾注哀思——天安門廣場目擊記〉，二是〈哀思灑滿了校園——首都大學師生深切悼念胡耀邦

同志〉，並配發了照片。實屬大膽，令人敬佩！

但是，我們新華社昨天播發的〈首都人民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一稿，今天首都各報都在頭版刊登，惟獨《科技日報》沒有用，也令人不可理解。在今天下午召開的各報負責人會上，該報總編輯說，昨晚值夜班的一位副總編輯反應遲鈍，把這樣的重點稿漏用，今晚一定要用，否則要受到廣大讀者的譴責。

4月20日（星期四）

北大成立「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宣佈基本綱領

今日零時左右，北大歷史系學生王丹在北大三角地的「民主沙龍」上宣佈，建立「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廢除現有的北大學生會。籌委會成員為丁小平、楊濤、王丹、楊丹濤、熊焱、封從德和常靜7人。籌委會下設宣傳部、工農部、糾察部、聯絡部、理論部、後勤部。並宣佈從4月20日到5月4日，由籌委會領導一切學生運動，以後還要成立新的學生會和研究生會領導自發的校園民主運動，成立聯合全國高校的「團結協會」。籌委會還宣佈其基本綱領：

一. 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
二. 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
三. 要求言論、出版自由。
四. 強烈要求廢除北京市規定的遊行十條。
五. 要求懲辦元兇。
六. 要求新聞界公開報道學生運動。
七. 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公佈自己的收入和家屬收入。
八. 釋放魏京生。
九. 要求政府就政策上的失誤向人民檢討。
十. 科學理順物價。
十一. 強烈要求鄧小平具體回答十年改革教育失誤的原因。

穆青大發雷霆

昨晚11時左右，又有近萬學生和圍觀群衆，從天安門廣場湧向新華門要求李鵬出來對話。今天淩晨清場時，把近萬群衆推移到東西兩側警戒線以外，只剩100多名學生不動。直到早晨4時多，東西兩側圍觀群衆逐漸散去時，武警和公安人員一齊動手，把130多名學生強行拖上一輛公交車送回學校。就在強拖上汽車時，說是有人呼喊：「打倒共產黨」。

為此，治喪辦公室新聞組組長曾建徽（時任新華社副社長和中宣部副部長），親自組織人寫了一篇題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社會大局〉的新華社評論員文章，和一篇題為〈有些人在新華門前鬧事〉的新聞，直送喬石、胡啓立審閱後又送李鵬。李鵬看後認為很重要，並要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在12時的午間新聞節目播出。直到中午11時半，曾建徽把兩篇稿子分別電傳給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後，才給穆青打電話。

此時，我從辦公樓6層下到4層社長辦公室談事，豈知一進門就看見穆青拿着電傳稿說：「調子太高，有些用詞簡直同『文革』用語差不多！」語音剛落，秘書高長富說：「建徽來電話」，要穆青接。穆青聽了幾句就大發雷霆：「以新華社名義發評論員文章，為甚麼不讓我看？我還是新華社社長嘛，連起碼的組織原則都不講，我還要不要對新華社負責！」（定是曾向他檢討了）穆青又說：「檢討有個屁用！你趕快去告訴喬石、啓立，我建議把評論員文章中『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和政府』一句刪掉。」

放下電話，穆青仍然氣得滿臉通紅，氣喘吁吁。共事20多年來，我第一次看到他發這麼大的火。

過了十分鐘，曾建徽又來電話說，他轉達了穆青的意見，喬石、啓立都同意刪去那一句話。這樣總算挽回了一些影響。這兩篇東西雖然以新華社的名義發出，但新華社的記者編輯一致不承認是新華社的，甚至說是「新華社被強姦的產物」。

兩篇稿子經中央電台和電視台「午間新聞」播出後，立即在首都大學生中產生強烈反響：

下午1時，北師大學生吾爾開希在校園內的「3.18」紀念碑前，

大講「4.20」血案中學生被打經過，指責新華社發的新聞造謠。

下午3時，署名「中國政法大學全體同學」寫的題為〈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的傳單，在首都高校中廣為散發。傳單主要揭露政法大學學生王志勇在新華門前被打的真相：「警察不問青紅皂白，拳打腳踢，蜂擁而上，連女同學也未被放過」，「其他高校的學生也遭到無辜毆打」，並提出在21日、22日罷課，要求「懲辦兇手」，還出示了王志勇被打傷時的血衣。隨後，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出現了題為〈新華門血案〉、〈4.20慘案〉、〈血〉等大字報，揭露「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對請願學生大打出手，學生多人受傷」，呼籲大家「行動起來」。

晚上7時半，北大、師大、政法大學600多名學生到新華門前打開4條橫幅，分別寫有：「和平請願」、「教育立國」、「中國魂」、「反對暴行」，繼而進入天安門廣場，繞場遊行。

晚10時，北大、師大、北航、人大等校數百學生來到新華門前呼喊：「懲罰兇手」、「愛國無罪」、「民主無罪」、「李鵬出來」等口號後離開。

北京市對形勢的分析和決策

北京市委、市政府對首都大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進行分析研究，認為由於有「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破壞，整個活動出現了升溫轉向的趨勢。他們認為其主要表現為：

> 一. 借題發揮，提出不少政治主張。從18日凌晨4時，北大、人大3千餘學生把寫有「中國魂」三個大字的白色條幅懸掛到紀念碑上以後，留下幾百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門口靜坐，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七點政治要求。這些政治要求和這兩天在廣場上聽到的演講、口號，以及傳抄和張貼的大小字報、傳單的內容，主要是要求自由、民主；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解除報禁，實現新聞自由；政府要引咎辭職；對中央政府實行全民信任投票；公開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的一切收入；無條件釋放政治犯等等。

二. 反動言論公開化。從4月15日到4月19日晚上，全市31所高校貼出各種大小字報1,654份。自15日開始，個別學生公開書寫和呼喊反動口號，矛頭指向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諸如「打倒腐敗政府」、「打倒共產黨」、「打倒獨裁專制」等等。

三. 不斷有人煽動鬧事。對耀邦同志的死因，有人造出「是被迫害致死的」、「是被氣死的」等謠言。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堆裏，常有人在煽動：你們在這裏鬧騰有啥用，要到中南海去，到人民大會堂去。有的大字報還公開號召大學生組織起來，要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採取聯合行動；要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到商店去，動員各界群衆起來反對腐敗政府。北大有的大字報公然煽動學生：要衝擊中南海，火燒中南海。

四. 衝擊中南海。19日凌晨、19日晚數百名學生，喊着口號，唱着國際歌，衝擊中南海新華門，並打傷警衛戰士，圍觀者近萬人。

五. 行動有綱領，活動有組織。一些學校先後貼出大字報，提出諸如成立高校學生自治會，制定學生自治法；成立修改憲法委員會；實現地方自治，實現新聞獨立、言論自由等綱領性的口號。悼念活動開始的幾天，學生的一些過激活動，經有關人士的勸說，常自行結束或散去。從18日開始，靜坐的、集會的、演講的和衝擊中南海的學生，則已勸說無效，而且心較齊，行動較統一，顯示出有組織的狀態。

根據這種情況，北京市委、市政府決定採取如下措施控制局勢：

一是開始政治攻勢，曉之以理。用廣播的形式和勸説的方法，向學生講述道理，揭露少數人的不良企圖，引導學生回校學習，有組織地進行悼念耀邦的活動，化悲痛為行動，好好學習。

二是發佈通告，制止違法行為。19日市政府已發佈三條通告，確保悼念活動正常進行和社會秩序的安全，嚴防少數人的破壞、搗亂。

三是採取戒嚴措施，防止事態擴大。18日和19日凌晨，為

排除學生對中南海的衝擊和長安街的交通堵塞，市政府果斷決定採取臨時戒嚴措施，驅散新華門前鬧事的學生，同時派出車輛，將學生轉移回校。

四是緊急召開區、縣、局、大學、總公司和大型企業負責人會議，介紹情況，分析形勢，提出要求。

今天，天安門廣場的情況是：從下午2時開始，陸續有印刷學院200多學生、中國地質大學200多學生、北航1千多名戴着白花的學生、北大、政法大學、醫科大、科技大1千多人，來到天安門廣場，共聚集成4、5千人，呼喊「反對獨裁」、「要求自由」等口號。天空雖然下起了雨，但學生們仍在雨中堅持。

經濟學院學生在紀念碑前貼出小字報，說有學生被抓、被打傷，要求聲援。

來自北京市教委和公安局的消息說，今晚在天安門廣場有50多名天津大學的學生，還說成都幾所高校學生打算成立「團結學生會」。

各地學潮新進展

今天，全國各地的情況均有進一步的發展：

西安：今天下午，西安市中心新城廣場前有萬餘名學生和圍觀群衆，湧入省政府大院，再次衝擊省政府辦公大樓。下午3時左右，在新城廣場的部份學生和圍觀群衆，翻過省政府辦公樓前的鐵柵欄，進入省政府大院。隨之，大批學生和圍觀群衆從省政府東西大門口相繼湧入，匯集於政府辦公大樓前的停車場，4時左右，約有2千多人衝上大樓台階，試圖闖進辦公大樓，被早在那裏守候的200多名武警和幹部阻攔，衝擊了五、六次均被阻攔回去。雙方僵持了一個多小時，天下起了中雨，衝擊的人群陸續離開。

武漢：晚7時40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200名學生抬着胡耀邦遺像和靈屋，打着3米多長的橫幅，上寫「民主科學自由平等」和「反對專制，打倒官僚」的橫幅，呼喊着「遊行無罪」、「自由萬歲」等口號，於晚9時到洪山禮堂門前，舉行近半小時的追悼會，然後

散去。

晚8時半，武大300多學生抬着花圈走上街頭，呼喊「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等口號。

南京：南京大學2千多學生於晚6時半走出校門，經鼓樓廣場、北京西路到河海大學，匯集河大部份學生，約三、四千人來到省委、省政府門口，領呼口號者問：「獨裁要不要打？」衆人答：「打！」「官僚要不要打？」答：「打！」問：「耀邦好不好？」「答：「好！」圍觀的社會青年起哄要衝省政府，但學生不動，滯留一段時間即返回鼓樓廣場。靜坐一小時左右，公佈了〈南京學界4.20宣言〉，22時左右陸續返校。

〈南京學界4.20宣言〉提出八條要求：（1）公佈胡耀邦辭職內幕；（2）反對貪污，公佈康華公司（係鄧小平之子鄧樸方組建）的詳細賬目；（3）定期公佈與人民生活相關的經濟指數；（4）公佈高幹及其子女的財產；（5）要求政府承認「4.20」非暴力行動（指當日遊行）是合法的、愛國的；（6）在鼓樓廣場設立民主牆；（7）要求各級人大增設青年學生代表；（8）新聞界要公佈「4.20」行動及其以上要求。

成都：晚19時許，四川大學、成都科技大學、華西醫科大學等校數百名學生，走上街頭，呼喊口號，步行幾公里到成都鬧市區人民南路廣場，有學生進行演講，圍觀群衆達3萬人，交通中斷。

杭州：晚8時許，以浙大、杭大為主的四、五千大學生上街遊行，高唱國歌、國際歌，呼喊「打倒專制」、「打倒獨裁」、「打倒官僚」等口號，遊行到晚9時40分左右逐漸散去。

天津：下午5時，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師大等校的一些學生，在南開大學聚會，成立「臨時學生會」，又稱「新覺悟社」，並提出〈臨時綱要〉：重新制定憲法；鄧小平停止垂簾聽政；徹底否定反右運動；釋放魏京生；為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平反和言論、出版自由。

遼寧、山西、安徽均有學生貼大字報，聲援北京學生。

4月21日（星期五）

北大等高校開始罷課

北大的民主沙龍昨天重新開會，選出了王丹、丁小軍等7名學生組成的委員會。會上有人傳達金觀濤的意見，認為現在是行動的最好時機，要採取統一行動，進行非暴力不合作行動。會上還總結了歷次學潮缺乏領導和統一行動的失敗教訓，確定領導學生校園民主運動為當前的任務。委員會下設宣傳、理論、外聯等6個部，商定22日統一實施罷課。目前這個委員會已派聯絡員到各高校進行聯絡，組織人製作袖標、花圈等。市教委工作部估計，採取罷課將是學生們進行長期鬥爭的一種方式。

早晨，北大果然貼出「罷課」的大字報：

> 為了抗議軍警對學生的殘酷毆打，為了抗議輿論的歪曲報道，我們籌委會代表北大廣大同學決定，自4月21日上午8時起開始全校罷課，並要求：（1）新聞公正報道；（2）嚴懲慘案製造元兇。請每一個真正的有熱血有良心的北大師生進行罷課抗議，不達目的決不復課。

之後，北大有部份學生開始罷課。

中國政法大學從今晨起，有1,300多名學生開始罷課，以抗議警察毆打學生的暴行。法大黨委宣傳部負責人説，3名學生於4月19日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活動，晚11時半許，他們乘22路汽車回校，由於長安街交通擁擠，便決定乘早班地鐵回校，當走到人大會堂南側街道時，被迎面走來的兩排武警衝散，學生王志勇被武警包圍並用皮帶抽打頭部，暈倒在地，後被魯迅藝術學院兩學生護送回校。王志勇回校後到醫務室縫針、包紮，又轉北醫三院就診。醫院證明上寫：「頭皮裂傷，輕度腦震盪，眼外傷」。昨天校園裏掛出王志勇的血衣，引起學生激烈的情緒。中午12時許，學生們將登有新華社評論員文章和本報評論員文章的《人民日報》點火燒毀，並砸、摔瓶子。

今天的天安門廣場，白天秩序尚可，入夜氣氛驟然緊張。從早8

時到晚7時，計有八所院校和一個研究所前來送花圈和輓聯，人員最多200人，最少40人，很快離去。從下午1時到晚7時，發生4次較大騷動，最大的一次發生在下午2時50分到3時零5分，有數千圍觀群衆從廣場湧向人大會堂東門前，衝過警戒線，一度衝上最後一個台階，靠近大會堂的廊柱，被一隊武警擋回。騷動原因，據說是上萬圍觀者，盲目追隨外國記者和退場學生而引起。

下午2時多，天津「南開大學赴京請願團」50多名學生來到廣場，引起數萬人圍觀，又出現一個高潮。他們散發給全國人大的請願書，內容是：要求改革、完善人代會制度，減少代表人數，設專職代表，分清黨和人代會的工作及權限關係，提倡競選，提高人大代表的文化程度（高中以上），以及呼喚新聞自由。

學生大軍夜進廣場

據國家教委的消息：首都15所院校今天白天成立了高校聯合會，組織了糾察部、聯絡部、信息部等組織，準備在北師大集合，於晚10時左右進入天安門廣場，準備佔領有利地形，參加明天的胡耀邦追悼大會。

果然不錯，晚10時左右，清華、科技大、北航、北農大、北師大、北方交大、郵電學院、理工大、民族學院、北大等院校上萬學生，組成浩浩蕩蕩的大軍，由學院路，沿西單北大街向天安門行進。他們組織嚴密，5至7人一排，手挽手，隊伍兩邊有學生糾察隊手拉手圍着，不准外人插入。他們一路呼喊：「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新聞要講真話」、「民主萬歲」、「暴行可恥」、「反對專制」、「反對獨裁」等口號。

晚11時左右，我帶兩名青年記者到西單路口，看到圍觀者擠滿街道兩旁，警察在維持秩序，只聽西單北大街那邊，呼聲震天，氣氛十分肅穆緊張。十多分鐘後，遊行隊伍的先鋒打着清華大學校旗，由北向南來到西單路口轉向長安街，所有的圍觀群衆都向他們鼓掌、歡呼，學生的情緒格外高漲，高呼：「人民萬歲！」、「理解萬歲！」那情景、那氣勢，確實令人感到震動、難忘。

有些群衆還給學生端茶送水，見此情景，我身邊的一位中年男

子感嘆地説：「真像當年解放大軍進城的隆重氣氛。」整個隊伍約有7公里長，前不見頭，後不見尾。零時左右，先頭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

天津大專院校各方人士對這次學潮進行分析研究認為：1989年的國內政治、經濟形勢與1986年時不一樣，因此，這次學潮的社會基礎與1986年也有較大不同。主要表現在：

一. 這次學潮在社會上博得廣泛的同情。一位副教授説：「現在人人心裏都憋着一股氣，小火苗在心裏亂竄，學生站出來遊行成了整個社會的爆發口。特別是學生提出實行廉政的要求和對官僚主義、腐敗現象的批評，在職工、機關幹部、學校教師等社會各階層中都引起了共鳴。一位工人在南開大學校園看到大字報上揭露高幹子弟以權經商的內容時，説：「痛快，真痛快，和廠裏哥兒們説的都一樣！」

二. 這次學潮不像1986年時提的口號那樣空泛，政治上的主張比較明確、集中、系統，從大字報的內容看，是社會上近年來知識階層有關社會改革的新觀點集大成，不是簡單的不滿情緒，體現了知識分子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更高要求。

三. 「燃點低，爆力強」。這次學潮的突然爆發，是由存在已久的社會問題引發的，學生提出的都不是校園內的事，而是重大嚴肅的社會問題，學校本身無法解決。如果不正視學生們提出的問題，並着手通過改革切實加以解決的話，那就還是治標不治本，今後一遇機會還會爆發。我們這些「消防隊」也越來越難幹。

今天，武大學生衝擊湖北省政府大門，先後3次衝開後，均被手持電警棍的警察驅回。杭州各高校大小字報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濃，越來越激烈。上海復旦大學提出〈行動方案建議〉，提出4月22日上午10時半在人民廣場召開全市大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大會。安徽教育學院等高校1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

西安高校大小字報升溫，西安交大一篇題為《真理報》的大字報寫道：「交大氣象台發現中國上空有一團烏雲，似魔鬼狀，近年來，

已使中國年日照量漸趨下降，預計年內將有一場雷暴，年底可見天日。」西安新城廣場匯聚上萬人群，有幾千人衝倒鐵柵欄進入省政府大院，直至深夜，廣場上又匯集兩3萬人，但學生較少，多是社會青年。哈爾濱各高校內大小字報提出許多尖銳政治問題。連廣西桂北山區的融水苗族自治縣縣城也出現兩條標語，一條寫：「民主未得身先死，神州無處不悲歌」；另一條寫：「肥了貪官，閒了庸官，醉了昏官，少了清官！」

143名教授、學者簽名〈教師緊急呼籲〉

今天的《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科學家談發揚科學民主精神〉的報道：

> 首都百餘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今天聚會，暢談在當今的現代化建設中，怎樣繼承並發揚五四運動興起的科學與民主精神。
>
> 中科協副主席錢三強主持了紀念五四70週年座談會。他首先提議全體起立，為偉大的改革家胡耀邦的逝世默哀。與會人士紛紛緬懷胡耀邦的民主精神，稱頌他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工人日報》今天貿然發表題為〈重要的是贏得民心〉的大膽文章，並派人把報紙在全城廣為張貼。文中說：

> 因為他曾為人民做過一點事，人民擁護他，於是就飄飄然了，腦子就不再有人民，用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姦民意，居高臨下，對人民發號施令起來，不是想着怎樣為人民服務，而是琢磨着怎樣對付人民，這是很可怕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他遲早會失人心的。
>
> 如果背離了人民的意願，即便他自我感覺是多麼良好，終究會不得人心而遺臭萬年。

今天，由包遵信、嚴家其等47名學者、作家共同簽名，發出了一封〈致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其中提出：

> 學生在悼念活動中提出的要求有：（1）繼承耀邦遺志，加快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2）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級權力機關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3）切實解決當前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軟弱低效狀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的目標責任制，不能以集體負責等任何藉口推卸個人責任。（4）實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確保大衆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
>
> 我們認為，學生的上述要求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對於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收拾民心，共度難關，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

同日，由陳鼓應等143名教授、學者簽名的題為〈教師緊急呼籲〉的致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公開信呼籲：堅持協商對話原則，恢復和發揚三寬（寬鬆、寬容、寬厚）精神，不允許對學生施加暴力。

據理力爭發出悼念稿件

明天為耀邦開追悼大會，我們國內部組織採寫了三篇新聞稿：〈中宣部、團中央、中央黨校的同志追思胡耀邦同志的革命業績〉、〈湖南人民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全國各地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第一篇下午就發出了。第二篇、第三篇到晚上8時還沒發。

部值班室值班編輯拿着稿子跑到我辦公室，說曾建徽要把這兩篇稿子推遲到明天發，總編室總編輯南振中認為第二篇今天一定要發，但因是曾建徽定的，他沒有辦法，叫問你怎麼辦？我立即給曾打電話。接電話的同志說：耀邦同志遺體剛從首都醫院移進人民大會堂，他看看去了，很快就回來，我告訴他給你回電話。20分鐘後，曾給我來電話，我據理力爭耀邦故鄉的稿子今天要發，態度一強硬，他也就同意了。

這件事剛處理完，港台編輯室給我送來香港《明報》上的一篇文章，一看是關於昨天中午穆青發火一事的，輔題曰：明明警察打學生

變成秀才打丘八。主標題為：曾建徽炮製顛倒黑白新聞　新華社社長穆青大發光火。

文中寫道：

> 操刀執筆，炮製這篇假新聞者為誰？有相當可靠的信息說，這個刀筆吏正是貴為當今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副社長的曾建徽。這位新聞官親自口授，由人筆錄，然後徑交新華社發表。當時，新華社值班的老總要求將此稿送社長穆青過目，曾某竟曰不必，徑尋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劃圈定稿，然後播發於世，一時間弄得真假莫辨。據稱，穆青看到有關消息和評論出籠後大為光火，說：「我還是社長，還沒有撤職，為甚麼不給我看！」

令人驚訝的是：穆青發火時在場的只有三、四個人，怎麼如此之快地就在香港媒體見報了？此事後來一直查不出頭緒。

4月22日（星期六）

胡耀邦追悼大會

今天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

昨晚就進入廣場的數萬名大學生，硬是露天坐了一夜。從早晨7時半開始，他們就圍在紀念碑周圍默哀，然後，在人民大會堂東側，按學校隊列有秩序地靜坐，由自己的糾察隊維持秩序。我在9時到達大會堂東門時，站在台階上一看，學生們坐得黑壓壓一片，只見高舉着的橫幅，秩序非常好，在他們隊伍的前面，靠大會堂東門下的地方，有武警和部隊戰士組成三道人牆，與學生們面對面地坐着。

鄧小平第一個向遺體告別

10時整，楊尚昆宣佈追悼會開始。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致悼

詞。趙紫陽在悼詞中說：

今天，我們懷着極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光輝的，在長達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如一地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忠心耿耿，嘔心瀝血，艱苦奮鬥，立下了不朽的功勳。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對於我們的黨和人民，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都是巨大的損失。

趙紫陽回顧了胡耀邦一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的不朽業績。他說：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國家處在撥亂反正和全面改革的重要歷史發展時期，胡耀邦同志在黨的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央所做的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進一步明確了黨在新時期的指導思想。十一年來，他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現代化建設實際的結合，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

——他按照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組織和推動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為衝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了理論準備。

——他以非凡的膽略和勇氣，組織和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幹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衆得到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他重視調動八億農民的積極性，主持制定和執行了農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推動了我國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

——他重視調動我國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參與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推動以城市為重點的整

個經濟體制改革。他為擴大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重視黨的科學工作、教育工作、文藝工作和新聞工作。他在關於當代中國年輕知識分子成長道路的講話中，滿腔熱情地鼓勵他們到基層去，到群衆中去，到四化建設實踐中去，經受磨練，健康成長。他先後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他為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促進民族團結，繁榮民族經濟文化，進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他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紀念馬克思逝世100週年的大會上，發表了〈馬克思主義偉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們前進〉的長篇講話，充份表達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為了加強黨的思想、作風、紀律和組織建設，推進各級領導班子的年輕化和幹部制度的改革，他做了堅持不懈的努力。

——他為恢復和發展中國共產黨同其他一些國家共產黨、工人黨的關係，為發展我黨同外國社會黨、民族主義政黨和其他政黨的關係，為增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的相互瞭解和友誼，為我國對外政策在新時期的重大調整，做出了努力。

胡耀邦同志把畢生精力獻給了我們的偉大事業，他深深地熱愛黨和人民，黨和人民也深深地熱愛他。全黨全國人民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偉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

我們要學習胡耀邦同志忠誠黨的事業，鞠躬盡瘁，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獻身精神。他具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政治責任感，不知疲倦地為人民群衆謀利益。近兩年來，他仍以很高的熱情關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展，不辭勞苦，到基層調查研究，鼓勵幹部、群衆正確認識形勢和光明前途，緊密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振奮精神，繼續前進。

我們要學習胡耀邦同志密切聯繫群衆，關心群衆疾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良作風。他始終注意廣泛結交朋友，通過同人民群衆包括知識界和黨外朋友的直接聯繫和坦率交談，瞭解

他們的願望和要求，從中汲取政治智慧和營養。他曾多次長途跋涉，深入老革命根據地、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邊遠地區和窮困山區調查訪問，同當地幹部、群衆促膝談心，共商脫貧致富大計，促進這些地區的開發和對外開放。他還多次深入祖國邊陲和海防前哨，親切慰問人民子弟兵，他在處理黨和國家重要事務的同時，親自閱處了大量人民群衆的來信，為人民群衆排憂解難。

我們要學習胡耀邦同志顧全大局，光明磊落，謙虛好學，廉潔奉公的高貴品德。他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胸懷坦蕩，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正確的東西，敢於堅持；自己錯了，勇於自我批評。他以身作則，待人寬厚，作風民主，手不釋卷，追求新知，保持共產黨人不斷進取的活力。

……

在開會之前的等候時，我們熱議一個話題：就是鄧小平會不會來參加追悼會？因為是他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而加罪於胡耀邦，迫使其含冤下台以至早逝，現在又正值學生為胡鳴不平並要求進行公正評價之時，鄧小平會像毛澤東在周恩來逝世時既不露面也不吭聲呢，還是出面參加以慰人心？大多數同志認為：這是一樁孰是孰非的歷史公案，除了公開為胡平反，鄧參不參加追悼會都會刺激到最敏感的神經。

然而，在趙紫陽致悼詞結束後，正是85歲的鄧小平，第一個走到74歲的胡耀邦遺體邊告別。這個鏡頭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

學生跪送請願書無人理睬

據記者在現場觀察：當天安門廣場的喇叭播出追悼會開始時，廣場上的學生自動肅立，跟着唱起國歌，有的學生還流了眼淚。整個廣場的氣氛莊嚴肅穆。在西長安街兩側沒有進入廣場的學生，佩戴黑紗、白花，舉着「耀邦，北大同志懷念您」、「政法大學致哀」等橫幅。

12時45分，有3位學生代表把一個花圈送進人民大會堂，接着一些學生向警戒的人民解放軍湧去，雙方推搡持續了十五分鐘，學生退回。

記者看到，在整個追悼會過程中，學生表現得很理智。當追悼會結束時，個別人提出要截靈車，有的學生阻止說：「不行，我們絕對不能幹這樣的事」，有人要衝過警戒線向大會堂湧去，學生中也有人阻攔：「不能衝，衝了就違法了。」然而學生們對沒有看到靈車很有意見，議論說：「上邊太不相信我們了」。

12時50分，有3名學生代表舉着請願書，跪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口長達20分鐘。記者當時聽到圍觀中許多人說：「學生真可憐」；「都跪了那麼長時間了，為甚麼沒人理」；「當官的怕學生怕成這個樣子！」

從下午1時40分起，1萬多名學生逐漸撤離廣場，沿途高呼：「民主萬歲」、「科學萬歲」等口號。

今天，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於下午1時上街遊行；武漢高校有6千名學生在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後走上街頭；中午12時10分，杭州大學2千學生進行遊行；下午2時，上海數百名大學生在人民廣場靜坐；廣州中山大學等院校數萬名學生集合遊行。

成都市政府從昨晚9時到今晨零時30分，受到數百人的衝砸。據記者現場觀察，衝擊者多是社會青年、市民和工人，學生很少，圍觀者達上萬人。從下午1時多起，西安新城廣場發生嚴重的打砸搶燒事件。

人民「送耀邦」感人至深

昨天下午，我找五名記者商定，在今天耀邦靈車從人民大會堂到八寶山的途中，分別選擇重點地段採訪首都人民十里長街送靈的生動情景，並定題為〈送耀邦……〉。

今天下午2時，五名記者準時交稿，我和記者朱幼棣負責組裝修改定稿。這時，中午隨靈車採訪的記者鄒愛國跑來說：「喬石、胡啓立在護靈途中，大為人民群衆對耀邦的深厚感情所感動，說新華社可以報道。我當即說我們國內部領導已組織力量在採寫。可是在靈車上的曾建徽一聽就下令，要在下午4時準時交稿子給他。」我問為甚麼要交給他？鄒說：「他肯定是要拿稿子送給喬石、啓立看。」我說喬石、啓立並未提出要看稿子，這不是多此一舉嗎？

下午4時，總編室秘書來電話，說曾要稿子。我說正在修改中，不能交。拖到6時，秘書又來電話說曾催要稿子，他在晚7時要去治喪辦。我一聽就知是送稿子給喬石等人看。我說：「穆青要看這篇稿子，規定7時要送他家裏。」6時半，我帶着稿子跑到穆青家裏。他剛吃晚飯。吃完了就看稿子，看後說：「很有感情，照發！」我說：「口說不算，你必須在稿簽上批一下。」他有些莫名其妙地照批了。其時已是晚上7時20分，我到部值班室簽發了通稿。就這樣，讓穆青當了一次擋箭牌。第二天，此稿幾乎為全國各大報刊登。

而今天的《人民日報》則發表了該報記者採寫的題為〈11億中國人民為你送行——耀邦家庭靈堂弔唁活動紀實〉的長文，現摘錄如下感人段落：

> 這不足18平方米的小屋——耀邦同志的親屬和工作人員設置的家庭靈堂，原本是耀邦同志迎送來賓的客廳。往昔充滿了耀邦同志朗朗的笑聲，如今，卻黯然變成哀樂聲聲催人淚下的靈堂。
>
> 幹部、工人、學生，一個接一個無言地走過這裏，只有輓聯上的字留下了他們的心聲：
>
> 一身正氣深得人民敬愛，兩袖清風堪稱為人楷模；
>
> 至大至剛；
>
> 高山仰止拓荒總履險，瓢漿甘兮飲水長思源。
>
> 小屋裏，第一隻花籃是王光美送來的，當她去花店選購時，店員們聽說這隻花籃是為了弔唁耀邦同志的，執意不肯收錢，說：這花籃也代表了我們全店人的心意。
>
>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幹部來了，有的在靈堂前號啕大哭，有的跪在遺像前悲痛欲絕，喊着：「沒有你，我的冤屈就無法平反啊！」每一個被解放、被昭雪的人，都銘記着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錯案中卓著的功勳和剛正不阿的品格。
>
> 受過耀邦同志愛護和關照的老教授葛佩琦邁着艱難的步履，一步一步移到靈堂，是耀邦同志在他的申訴信上親自批示，他才跳出沉沉苦海，今天，在耀邦同志遺像前，他怎能不思緒萬千。
>
> 楚辭專家文懷沙送來輓聯，他以沉重的語調朗誦着：「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愛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動，因襲

放翁句，書此聯以奉靈右：民望甚饑渴，公心胡滯留。」他對記者說：「留，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留。耀邦同志應該留下，我已經78歲，我多麼願意替他去死！」

80歲的詩人艾青拄着拐杖來了。他十分傷感地對記者說：「耀邦當總書記的時候，有人從廣州送來鮮荔枝，耀邦派人將這些鮮荔枝送給我、丁玲、馬海德和艾黎，如今送荔枝和吃荔枝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

從山西趕來的種棉能手，80歲的吳吉昌，一進門就跪在靈前，磕了三個頭，老人唏噓着對記者說：「我給耀邦磕了頭，心裏也就踏實了。」

4月20日下午，為胡家三代人講過故事的孫敬修老人，在孫女的攙扶下來到靈堂，他泣不成聲，半晌說出一句驚天動地的話來：「你是一個大好人啊！」

……

4月23日（星期日）

北京「高自聯」成立

北大、清華、外語學院等17所高校，一些學生提出要罷課。有的學生提出罷免現有的學生會和研究生會，成立團結學生會。有的學校提出成立學生自治委員會。

北京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北師大等八所高校學生在校內遊行，呼喊「打倒官僚」等口號。

人大一些學生今天佔領了校廣播站，北大學生準備成立新聞發佈中心，清華學生也準備建立廣播站。

下午2時，人大出現題為〈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宣言〉的大字報，內容有八條：

一. 完全支持北京高校學生提出的「七條建議」，堅決支持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愛國民主運動。

二. 即日起，博士生全部罷課。

三.「集體領導，集體決策造成的失誤（李鵬語）。應以集體辭職，來表示『集體負責（李鵬語）』的誠意」。

四. 強烈要求75歲以上的黨政軍領導人全部辭職。

五. 反對暴力，保護人權，軍隊不應參加和干預國家事務。

六. 中國共產黨活動經費不得由國庫負擔。

七. 解除報禁，新聞自由，允許民辦報刊、電台和電視台。

八. 由社會各界人士成立「廉政委員會」，清查黨政領導層中的腐敗現象，立案審查高幹子女親屬的非法經商活動，並將結果公佈於衆。民主萬歲！

下午4時，清華、北大等校20多名學生在地鐵積水潭站出口處，向群衆宣講近兩天來學生遊行的情況，並進行募捐。半小時內有37位圍觀者捐款，最少的1元，多的50元，一女青年一下給100元，旁邊賣飲料的小販不時給學生送汽水和雪糕。

晚間，21所高校數十名代表在圓明園開會，成立「高校臨時委員會」，後改名「北京市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成為學生運動的統一指揮中心。選舉政法大學周勇軍為第一任主任，委員有王丹、吾爾開希、馬少芳、藏凱等。

隨後，清華大學出現一份「北京高校聯合會」的傳單，指稱現在「黨風腐敗，社會風氣敗壞，官倒肆虐，新聞檢查盛行，教育危機四伏。」要求全國大學生，從接到通知之日起，聯合行動，無限期罷課。

今天的《科技日報》發表題為〈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首都人民悼念耀邦同志〉的長篇特寫，在京城引起轟動性的效果。文章寫的是天安門廣場和十里長街上人民群衆深情悼念胡耀邦的情景，連打出的橫幅、輓聯的內容都一一寫出：「耀邦精神不死」、「中國魂」、「民主鬥士青年摯友」、「再看耀邦一眼」、「德先生賽先生我們盼了你七十年」、「科學興國教育為本」、「尊重人權反對暴力」、「愛國無罪還我民主」、「打倒專制」、「打倒獨裁」、「打倒官僚」、「打倒官倒」、「反對腐敗」等等。文章還說：「學生22日的行為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我們為80年代有這樣的青年學

生感到欣慰。」並在四版配發了五幅天安門廣場學生和群衆悼念胡耀邦的照片。

據說，《科技日報》與21日的《工人日報》一樣，今天一大早報社職工就跑到高校區廣為散發報紙。因此，許多高校都貼出了今天的《科技日報》或是這篇文章的複印件。在訂有《科技日報》的單位，人們也是爭相傳看。新聞界同行們也大讚其「出奇制勝」、「大快人心！」

趙紫陽出訪前告誡三點

晚間，負責採訪中央常委活動的記者告訴我說，趙紫陽下午乘火車赴朝鮮訪問，在火車站對送行的李鵬講了三點：1、要堅決勸阻學生遊行，讓他們復課；2、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要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3、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

今晚天津高校1萬多名學生舉行了這幾天來規模最大的遊行，其直接原因是天津高校赴京團回去後用大字報披露了4月20日衝新華門和4月22日天安門廣場的情況，激怒了學生。但遊行很有組織性，4人一排，井然有序，呼喊「愛國無罪」、「聲援北京，嚴懲兇手」、「我愛中華」等口號。

昨晚7時至12時，長沙五一廣場、火車站及商業區黃興路，連續爆發少數不法分子打砸搶事件，有20多個商店被洗劫一空。到凌晨2時40分，抓獲108名打砸搶分子。對此，我們今天作了公開報道。

4月24日（星期一）

5萬大學生參與罷課

北京市委教育部提供情況：

北京今天有39所高校出現罷課，估計有5萬學生參加。是近年來罕見的。今天學生動向特點是：

一．製造輿論，尋找廣泛支持。有相當多院校學生在校內集會演講、遊行，主要講「4.20慘案」，要求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爭取中間派學生。還集中攻擊鄧小平和李鵬。有不少學生到街頭張貼大小字報，散發傳單，擴大社會影響。

二．進行募捐，籌集資金。今天有許多學生在動物園、展覽館、美術館、十里堡、新街口、西單等處募捐。北大有學生說，一天募捐了5千多元。

三．謠傳很多。有的說清華大學名譽校長劉達最近到鄧小平家講了學校情況，鄧小平說要派軍隊鎮壓。有的說中央美院因畫胡耀邦巨幅畫像，院長已被逮捕。

北京體育學院120多名教師在一張告全國人大、政協的大字報上簽名，主要內容是呼籲堅持黨的十三大提出的協商對話原則，恢復胡耀邦倡導的寬鬆、寬容精神，絕不允許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群衆施加暴力。

今天上午，在西單、宣武門、新街口等地區，出現署名「北京市工人聯合會」的兩份傳單。在題為〈告全市人民書〉的傳單中說：

當前全國人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由於獨裁官僚的殘酷統治，致使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統治階級為了維護他們少數人的揮霍，大量的各種債券（如國庫券、福利券等），把人民僅有的收入據為己有。我們呼籲全市各階層人民團結起來，為真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而鬥爭……我們鄭重提出：增加工資、穩定物價。國家官員及子女，收入支出要公開。

一位「老學潮」的看法

一位參加過1986年學潮的學生對本社記者談了對這次學潮的看法。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生說，這次學潮的原因大致有五條：

一．不少學生就是想搞一場民主運動，已有較長時間的醞

釀。耀邦逝世只是個誘發因素。

二. 來自理論上的背景。目前學生中普遍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講不清楚，思想上處於比較雜亂的狀態。

三. 普遍地對腐敗現象和社會風氣極為不滿，又喪失了解決這些問題的信心。

四. 在個人分配前途上非常悲觀。

五. 強烈的參與意識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意識。特別是北大、清華這些名牌大學，學生中不少人總想在中國的民主進程中發揮作用。

這位學生認為，大學生中反對鬧學潮的極少，只是在怎麼鬧這個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一種是「適度規模」派，認為鬧學潮可以讓社會及高層瞭解學生的願望、呼聲以及迫切的心情，但要適可而止，太過分就幫了倒忙。二是激進派。這次學潮中有個別極端激進分子已和家裏父母都打了招呼：「即使我一個人倒下也要把運動搞下去。」個別學生已做好了在學潮中流血的思想準備。學潮隊伍中還有很多人是受情緒及年齡因素的影響，看熱鬧的成份也不少。這些人到了現場，受當時情景及各種因素的影響，也難免「違背初衷」，跟着一塊幹。

他認為處理這次學潮的方式方法有幾點失誤：第一次學生到新華門遞送要求時，應該有人及時出來接收或請學生代表進去談一談。這樣做可能不會發生第二次衝新華門事件。第二次衝新華門時警察不應追打學生。以上兩點不算大的失誤。這位學生認為，最大的不明智之舉是22日中午，三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國徽下跪着求見李鵬總理而無人理睬，在場學生一片哭聲。他說，如果李鵬來接見不合適，總得有個人出來說幾句，哪怕不涉及實質問題的話也好，總不能不理不睬呀。這種不予理睬的態度，使學生們非常傷心，對高層非常失望，也給極端激進分子以口實，這就有可能埋下再次發生大規模學潮的隱患。他說，這兩天學生情緒特別不正常，跟這件事有很大關係。

這位學生認為，5月4日再次發生學潮的可能性極大。他還對今後怎樣處理學潮問題，談了自己的見解：

一. 關於處理學潮的決策過程和機構。他認為，目前鬧學潮與處理學潮已形成一個套路或稱一套固定的模式，鬧者主動而處理者被動。現在學生中不少人熟知怎麼鬧之後，政府將會有怎樣的對策。他自己就判斷出衝新華門後，政府肯定要發通告，而且對措辭都能猜個八九不離十。政府就難免在學潮中陷於被動，被學生牽着鼻子走。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改變目前處理學潮的決策過程和機構。必須提高快速應變能力，遇到突然情況能有人立即拍板採取應對措施。對機構人員問題，他說可以吸收瞭解學校學生情況的人參加，甚至可個別徵求參加過學潮的學生的意見和看法。他說願意與政府合作處理好學潮的學生是有的，只是政府要絕對保密，不要讓這樣的學生在學校無立足之地。

二. 關於對話問題。他說，鑒於學潮不可避免，高層或較高層領導與學生代表對話的問題應該認真加以研究。如能實施對話，應搶在學生採取行動之前。為了避免在學潮中發生流血事件和激烈行為，要設法緩和學生的對立情緒，努力縮小學潮規模，淡化矛盾，增加一點感情投資。關於對話內容，實質性問題可以避開或繞開，但有一點，一定要讓學生們瞭解，那就是，肯定學生的民主願望，說清在建立民主制度這個問題上，高層領導和學生們是一致的，只是在方法、途徑上可以否定學生。因為大部份學生認為有些領導就是不想實行民主，若把這個問題講清，會緩和很大一批人的情緒，就有可能分離出一批學生不去跟着搞極端行動。

三. 關於學潮的新聞報道。學生們對學潮的新聞報道十分敏感，稍有不妥就會對學潮起推波助瀾作用，但不報道也不行。他認為新聞報道一是要盡量客觀，二是要講究用辭。關於西安鬧事的報道就不錯，把學生和社會上的不法分子區別得很清楚。新聞報道還應當把絕大多數學生和少數鬧事的人分清楚。

四. 關於在學校貼大字報問題。他說，大學裏本來就有多種聲音，對於學潮的態度也是如此。可目前高校裏不准張貼大小字報，結果是那些想煽動學生的人壟斷了大字報陣地，如北大三角地就是如此。而人大的做法就不一樣，誰貼大字報也不揭不蓋，結果不同意見、不同聲音都有，便於學生們對學潮多思多想，便

於學生們從純情緒化走向理性的思辨。

今天，天津南開大學部份學生開始罷課；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4月25日（星期二）

形勢突變

今天北京30餘所高校的學生繼續罷課。許多罷課學生去未罷課的學校串聯，鼓動罷課。北京鋼鐵學院100多名罷課生到北方工業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上千名罷課生到人大、北方交大，人大3、4千名罷課生到青年政治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去宣傳、鼓動罷課。他們打着橫幅，高唱國際歌，高呼：「好好學習，天天罷課（即罷課不罷學）」、「罷課到底，罷課為民」、「不達目的，絕不復課」等口號。一些教師通過講演、貼大小字報，支持學生罷課。

另有一些高校學生繼續在街頭發表演講，搞募捐。他們在電線杆、佈告欄、廣告牌等處張貼大小字報、傳單。東單、崇文門、王府井、北海、前門等處，很多行人圍觀並捐款。北師大幾位學生在東單十字路口募捐，並向群衆公佈中央領導人子女任職情況，介紹「4.20」慘案，講述他們的七條要求，圍觀聽講者達數百人。一位青年工人説，中國現在太腐敗了，別人都不敢説，只有學生們敢講，他們是中國的希望，我們應該支持。還有人説，警察把學生打了，你們圍在這兒，説不定一會兒就來抓你們哩。

一些街頭小字報的主要內容是要民主、自由，繼續要求與中央領導人對話。在東單路口的大型亞運會廣告牌上，貼出了「最高綱領」：全面有效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保證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和自由，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最低綱領：請求和政府進行對話，如實報道學生運動，澄清「4.20」事件真相，向學生道歉。署名：首都高校「臨時聯合會」。

學生請願內容重新概括為七條：（1）全面正確報道這次學潮。

（2）正確評價胡耀邦從政期間功過是非。（3）重新反省兩年前的「反自由化」運動。（4）要求新聞自由，開放報界。（5）公佈中央領導人家族成員的身份地位財產。（6）取消北京市公安局十條，恢復遊行集會自由。（7）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地位。

中常委會議定性「反黨、反社會主義」

今天上午10時，副社長郭超人召開各部部主任會議。他說上午8時半，啓立同志把新華社、《人民日報》和廣播電視部三大家新聞單位負責人，加上中宣部部長王忍之，找到中南海，傳達了昨晚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現根據啓立傳達的內容向大家傳達。他說：會議由李鵬主持，首先聽取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的彙報。李鐵映彙報了近幾天全國學潮的情況。陳希同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作了主體彙報。

陳希同說：北京市的學潮形勢已經十分嚴峻。雖然耀邦同志的追悼大會順利召開了，但付出的代價不小，調動了3萬軍警來保衛，在建國以來是破了先例的。這幾天的學潮已經造成了大規模鬧事的既成事實和繼續擴大鬧事的態勢。學生鬧到這個樣子並不是偶然的，是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氾濫的結果，是放鬆思想政治工作的結果，是削弱了黨的建設的結果，是黨內外、國內外敵對勢力勾結發展的結果。大量確鑿的事實證明，這次學潮的矛頭是直接指向黨中央，表面上是對準李鵬總理的，實質上是對準小平同志的。我們對事態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制止不力，喪失了許多群衆，有些基層幹部都哭了，要求中央要旗幟鮮明地表示態度，有的群衆講，這次學潮，中央有黑手。他代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中央提出建議：

一. 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對當前事態明確表明態度。

二. 中央報刊等宣傳輿論工具，必須堅決服從中央的統一指揮，大力配合，造成強有力的輿論聲勢，扭轉當前的被動局面。

三. 授權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發動群衆，組織反擊，打退反動思潮的進攻。只要中央全力支持，我們將繼續站在第一線，做好爭取絕大多數群衆，孤立少數敵對分子的工作。

四. 建議黨中央、國務院盡快拿出幾條過硬的措施，解決群

眾長期以來議論最多、反映最大、意見最集中的一些問題，最大限度地爭取廣大群眾，贏得黨心民心。

常委會經過討論，一致同意北京市委、市政府對當前首都形勢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四點建議。

李鵬最後說了三點：

一. 形勢是相當嚴峻的，是蓄謀已久的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

二. 中央成立一個領導小組來處理學潮問題，由喬石、胡啓立、李鐵映負責。同時授權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力爭盡快穩定形勢。

三. 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全黨全國人民指明這場鬥爭的性質。

傳達完上述內容，郭超人最後說：社論由北京市委組織人在寫，要求今晚由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新華社向各家報紙轉發。

「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

下午4時，穆青又召開各部部主任會議。他說：下午2時，啓立同志把《人民日報》、廣播電視部和新華社負責人找去，傳達了上午李鵬、楊尚昆代表政治局常委向小平的彙報，小平說（胡啓立傳達大意）：

一. 胡耀邦的追悼會規格夠高的了。人死了，評價可高一些。他是有錯誤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表現軟弱退讓，十幾天就被反掉了，否則就不會出現現在這個樣子，還是那些人在支持他，他的經濟思想也不行，提倡兩位數，那通貨膨脹就更厲害。對「兩個凡是」他是反對的，但他同時又保護華國鋒。有人提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我看不夠格，我也不夠格，我連《資本論》也沒讀完。我死了，也不要這樣提。

二. 同意北京市委和常委的意見。這次是全國性的，不可低估，受到波蘭、匈牙利的影響，集中的矛頭是對準四項基本原則，利用憲法同我們鬥，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亂人心，搞亂全國，搞一場動亂，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對此，不能姑息縱容，聽之任之，要很快果斷處理，否則就會出現全國的動亂局面，天無寧日，國無寧日。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成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性質變了，要動員全黨全國人民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工人是好的，也有不安定因素，農民是穩定的，還有300萬軍隊，他們只有幾十萬。我們平時不大講人民民主專政，關鍵時刻還要講，當然，要爭取大多數，要盡量避免流血，但也不可能沒有這種可能性。

成立任何組織都是非法的，要解散、取締，對遊行示威按北京市的「十條」處理。要禁止到工廠、農村串聯，特別是中學不能亂。

傳達完，穆青只說了一句令大家深思的話：「前天下午總書記才出訪，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形勢就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大家定要有思想準備。」

晚間，中央電台、電視台播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人民日報》社論，把廣大青年學生和人民群衆悼念胡耀邦，提出政治民主、反官僚、反腐敗、反專制、反獨裁的正義行動，說成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場動亂」。簡直像一枚政治炸彈在夜空中突然爆炸，震驚了全國，激起了強烈的反響……

在遊行路上的學生們聽到電台的廣播後，有的說，這回完了，我們成了反黨分子了，要老老實實的了。有的說，我們不是反黨反革命，我們是要求民主、自由，一定要和政府幹到底。

而今天的《人民日報》卻發表了一首悼念胡耀邦的詩歌：

《悼念》　　　署名：高光

您曾攀登昆侖
頭上卻沒有虛幻的光環
您也執掌中華
面部竟不顯神的威嚴
您的心
如同袒裸的日月
喜怒哀樂
恰似無羈的潮汐
您的話語
勝過弦上的箭
胸中一旦發射
決無回旋轉彎
一腔熾熱，銷溶掉
難以計數的鐐銬
雙臂瀟灑，放飛出
億萬友愛的信鴿

沒有人把您當作
頂禮膜拜的救世主
您是我們的
知冷知熱
問飢問渴
情同骨肉的兄長
鞠躬盡瘁的老師
您以生命寫就的教案
啓迪世世代代
跋山涉水地尋覓
生命的價值
和人類的尊嚴

我在自己的屋檐下

垂首捫心
深深地哀悼
不再流酸澀的淚水
（我的淚水早已在丙辰清明流乾
老眼變成龜裂的枯潭）
不再寫哀怨的輓幛
（不論是白紙黑字
還是藍紙血字，都無以表達
心靈的震顫）
不再紮蒼白的花圈
（瞑目以後，忠誠和奸佞
善者與惡棍，都能享用
這類僵死的藝術）
我只有清流般的悼念
獻給您
萬瓣心香
千葉肝膽

1989年4月15日夜

一篇題為〈讀《人民日報》社論有感〉的大字報說：「我們應去中央電台、電視台、《人民日報》抗議，我們要去告他們」。有的學生呼喊：《人民日報》，胡說八道，像條狗在狂叫。

一些教師認為，社論定調太高，學生工作更難做，學生不是在搞動亂，只是提一些民主的要求，當初中央領導人為甚麼不出來對對話，哪怕是走走形式，也不會導致現在的局面，中央一改前些時間的寬容態度，看來是矛盾激化了。

今天，浙江大學500多名學生於晚上上街遊行；吉林大學等高校約3千名學生於晚6時半遊行到省委門前靜坐，要求同省委領導人對話。南京學潮已波及到徐州、揚州、無錫等5個中等城市。長沙千餘名學生於凌晨2時進入省政府，要求省委書記或省長出來對話；一直較為平靜的河南省高等院校紛紛貼出大量大小字報和標語、對聯。武漢地區高校出現許多大字報，號召學生罷課。

武漢高教界分析學潮特點是：

一. 高層次學生成為主導力量，1986年學潮以低年級學生為主體，這次高年級、研究生站到了前列。

二. 目標明確，矛頭集中。目標政治色彩濃厚，矛頭直指黨政軍主要領導人。

三. 思想因素更複雜，共鳴面大。學生提出的問題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思想理論、社會風氣、社會治安等各個領域的問題，不僅是學生，教師、幹部、工人、市民都同情，共鳴面之大，為歷年少有。

四. 遊行規模大，持續時間長。



第二章：大打壓 大爆發

(4月26日～5月3日)

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在全國各家報紙頭版頭條刊登，在整個社會引起強烈的震動和反響，一方面遭到廣大學生、知識分子和人民群衆的嚴厲批判和反對，另一方面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政府紛紛開會學習社論和中央精神，制定措施發通知，層層動員反動亂，實行大打壓，結果造成了對立情緒的大爆發。

4月26日（星期三）

對《人民日報》的起訴狀

中國政法大學上午貼出題為〈起訴《人民日報》〉的大字報，認為社論內容荒唐，所言不實，撒彌天之大謊，以護政府不利之統治，不顧國心、黨心、民心，對錚錚愛國無罪之青年報以誹謗之能事。要求公正、公開、公道地報道與評價學生運動；消除因歪曲真相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以正視聽；公開向國民道歉，承擔刑事責任。

這篇署名為「中國全體愛國青年」的起訴狀主要內容是：

一. 社論中「極少數人造謠蠱惑，煽動鬧事」之語，令我們瞠目。每逢「鬧事」，最常用的就是「極少數」、「一小撮」之類詞。既然是「極少數」，為甚麼要小題大做？

二. 社論又說：「在悼念活動中有些不正常現象」。請問人民向政府請願，如推進民主進程，為抵制腐化現象，為中華繁榮富強，如何不正常了？聽不得人民聲音難道正常？難道惟順我者才正常？

三. 社論中言「學生成立非法組織」，奪合法組織學生會的權，學生會也好，現有的學生聯合會也好，都是學生自治組織，皆由學生選出組成，法律甚麼時候規定了學生自己的組織，只有學生會是合法的？

四. 社論又說口號中有「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請列舉（都有哪些反動口號？），請舉證（何時、何地、從多少人口中發出）。學生所喊諸多愛國口號為甚麼隻字不提？

還有一張〈堅決頂住〉的大字報說：

說甚麼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難道為民請命，要求民主自由是「陰謀」；說甚麼這是「政治鬥爭」，難道支持改革路線，要求憲法賦予的基本權益是「政治鬥爭」？說甚麼這是場「社會動亂」，難道和平請願、靜坐示威，甚至於跪請對話，都是一場動亂？面對這種肆意歪曲和極力誣陷，我們不僅表示強烈憤慨和抗議，而且要團結一致，堅決頂住，把這場學生運動堅持到底。否則，我們將無言以對支持我們的人民。任何退卻和軟弱都將意味着是在「自首」，承認「我是反革命」、「我是陰謀家」。

北大三角地一份大字報稱：

《人民日報》有違憲行為，其中有一個觀點是：如果有一兩個人呼喊反動口號，就可以否定整個學生運動，那麼同樣有一兩個腐敗的共產黨員，是否就可以否定整個中國共產黨？

北大、清華、人大三校負責人均認為：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學生從感情上不能接受社論的調子，黨中央的決定來得突然，定性一邊倒，把學生推了過去，失去了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採取這種一概否定、簡單化的做法，無疑地激化了矛盾，即使使用高壓政策，能把學潮一時壓下去，但學潮退了，思潮不退，根本問題沒解決，一有風吹草動，就會以十倍百倍的「瘋狂」反撲過來。這個問題值

得中央深思！

抱薪撲火火更烈

今天上午9時半至10時半，「首都高校聯合會」的7名常委在政法大學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他們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說：《人民日報》社論大量是胡說，是誣衊造謠，只能是激化矛盾。政府壓制學生，我們的態度是置之不理。我們提醒政府，玩火者必自焚。

北京市總工會到企業職工中進行調查，認為佔職工隊伍50%-70%的是青年工人，企業幹群關係普遍緊張，在情緒上青年工人很容易與學生形成共鳴。

被調查企業有些職工說，中央通過這次學潮也該好好反思一下，為甚麼會鬧出這麼大的「動亂」？有個別壞人利用學潮這不可否認，但是中央自身的毛病也給人以把柄，在這個問題上，中央和群衆的差距太大。中央要正視這個問題，從中央做起，比如中顧委那些老同志，能不能不要再插手目前的各項工作了，群衆對他們過去的功績認可、牢記，但對其中一些人現在的做法十分反感。一聽到甚麼太子班、秘書班、女婿班在掌權，老百姓就心寒了。黨的威信現在降到了最低點，不端正黨風，就不能消除腐敗，動亂仍不可避免。有的工人說：為甚麼對「官倒」打擊無力，對學生倒厲害？建議中央對貪官污吏嚴厲打擊，以平民憤。現在光喊口號，發社論沒用，要看中央的行動。

在武漢大學桂園學生宿舍，一些學生從電視屏幕上看社論，發出一片唏噓聲，有的學生說：「無聊，真滑稽！」幾個學生議論說：「聽廣播檄文之口氣，看警察捕擊學生之暴行，當局必對學生施鐵腕手段。但吾等不怕，抱薪撲火火更烈，抽刀斷水水更流。」

武大校長齊民友說：「社論發表後，問題不是解決了，而是使問題深化了。社論對學生遊行性質說得很嚴重，說是動亂，既然是動亂，就要旗幟鮮明地去反對。但是，我們對學生始終採取保護態度。在做工作中不使矛盾激化，不能彎子轉得太急。這是我們做學生工作的基調。」

西安交大學生對社論提出六個問題：1.「有計劃的陰謀」是甚麼

意思？是指甚麼人？（2）有些提法不真實，學生是借機反官僚、反獨裁，社論為甚麼不敢正視？（3）1986年底，上海、安徽等地學生鬧學潮時，國家情況還沒這麼糟，為甚麼經過幾年改革，形勢比那時還壞？有那麼多群衆同情支持學生，這是為甚麼？（4）為甚麼社論只提到「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的口號，對學生提出的其他口號為甚麼不寫進去？如「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5）為甚麼學生越鬧，政府在提法上就越升級，沒有長遠的通盤考慮？（6）宣傳報道為甚麼不主動、不具體，總是要由「美國之音」給大家通消息。

南京大學一位研究生說：不能以少數人搗亂為藉口，把學生運動壓下去，如果把學生運動叫動亂，那麼「五四」運動是不是也叫動亂？

上午9時，南開大學20多個系的部份學生聚集廣場，一位學生代表說，這次學潮是一次有着深厚群衆基礎的愛國民主運動，是在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經濟發展緩慢，政府官員普遍腐敗和一連串決策失誤，導致群衆信任危機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學生們是帶着歷史的使命感自覺參與這場運動的，並無人在背後操縱。根本不「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社論使用了多年沒有使用過的「政治鬥爭」一詞，把學生推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對立面上，這才是「別有用心」，想搞一次階級鬥爭式的「亂動」。

今晚7時以後，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學生們自辦的廣播站，反覆播出一篇題為〈旗幟鮮明地反對《人民日報》社論〉的文章，作者自稱是一名工人。這篇文章受到聚集在那裏的學生們的陣陣掌聲。全文如下：

> 對學生運動，《人民日報》社論說，是採取寬容的態度。多麼大的氣魄！好一個寬容！出動警察圍攻手無寸鐵的學生是寬容，採取高壓手段禁止新聞媒介報道事實真相也是寬容，利用一切宣傳工具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又是寬容！正如毛澤東所說：「綿裏藏針！」
>
> 《人民日報》社論還說，別有用心的人對黨惡毒攻擊。錯了！不是惡毒攻擊，而是擊中要害。這就像阿Q頭上的疤，說也

有，不説也有。阿Q當然不願讓別人説他了，還有那麼點害羞呀！

《人民日報》社論還定下了許多清規戒律，不許這樣，不許那樣，應該怎樣呢？呵！明白了，只能像死人那樣，不聲不響。一個人不是啞巴，他總有話要講，況且這是北大，不是聾啞學校。還是毛澤東説得好：讓人講話，天塌不下來的；不讓人講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林彪不讓人講話，結果垮台了。「四人幫」更不讓人講話，結果也垮台了。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人民日報》社論還説，這場動亂的實質，就是根本否定了黨的領導，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些是大錯特錯了。你們的水平怎麼如此的低呢？你們好像也應懂得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唬別人，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也不要。林彪當年不僅是黨員，而且還是接班人，人們反對他，那麼廣大的人民都是否定黨的領導了嗎？「四人幫」身居高位，人們憎恨他們，當年你們也非常憎恨他們的。那麼，就由此推出，當年廣大人民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豈有此理，一派胡言。

你們的社論是怎樣寫出來的？恐怕不是你們的社長能夠寫出來的，因為讓明眼人一看，哪裏是一篇普通的社論，真好像是戰備，而且是一級戰備的動員令！原來我不懂得甚麼是煽動，但你們的文章結尾使我終於明白了，謝謝！最後還有一句話，奉送給各位朋友，那就是甲午風雲中的話：這民意不可侮，士氣不可欺。望三思而後行。

一名工人

今天上午，首都高校聯合會發出〈一號令〉，提出27日（明天）全市高校統一遊行，在擁護共產黨的旗幟下到天安門會合，抗議《人民日報》社論。遊行的統一口號是：（1）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2）民主萬歲；（3）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4）擁護憲法；（5）愛國無罪；（6）新聞要講真話，抗議誣陷；（7）人民萬歲；（8）穩定物價；（9）國家興亡，匹夫有責；（10）人民警察保護人民。到廣場後的口號是：要求對話。遊行時唱的歌曲是《團結就是力量》。

北京上海召開萬人大會反動亂

今天下午，北京、上海兩市都召開萬人大會，號召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其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召開會議，學習社論和中央精神，制定措施反動亂，並紛紛向中央作彙報。

湖北省的報告稱，省委常委和省屬各部委辦及人大、政協、工青婦的黨員負責人，學習社論和所傳達的中央精神，一致表示擁護中央決策，認為這次確實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場動亂，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在關鍵時刻，社論和中央重要精神，指明這場動亂的性質，對於統一思想、做好工作，制止動亂，穩定局勢會起很大作用。省委結合湖北實際，制定六條措施：

一. 省委、省政府已起草了〈關於認真學習和貫徹《人民日報》社論精神的通知〉，並迅速打印下發，組織廣大黨員、幹部和群衆認真深入地學習討論，用中央精神統一全黨、全省人民思想。在這場嚴重政治鬥爭面前，每個黨員、幹部都要有明確的態度，與中央保持一致，以實際行動接受考驗。

二. 迅速動員起來，以中央精神為武器，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迅速制止動亂，同一切製造動亂、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作堅決的鬥爭，堅決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於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對蓄意造謠進行陷害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進行串聯；對於搞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嚴懲。要保證學生正常上課的權益。

三. 要充份發揮宣傳新聞的輿論引導作用。要組織正在參加省人大、省政協會議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社會知名人士以及廣大職工幹部學習座談，正面報道宣傳各界反應和態度，説明動亂不得人心，説明安定團結的重要性、必要性，並教育引導廣大群衆同動亂作鬥爭，一心一意、同心同德搞好整頓治理和深化改革。

四．在廣泛進行宣傳教育的同時，要抓住重點開展工作。全省的重點在武漢；武漢的重點在高校，包括中專；高校的重點又在武大等五、六所重點院校。要按照中央精神做好工作，防止事態發展、激化矛盾，防止別有用心的人把學生鼓動起來。在大學中，要特別注意骨幹成員，盡量爭取教育他們轉變立場觀點，對那些不聽招呼教育、蓄意鬧事的要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使他們沒有市場。

五．要充份發揮各級黨組織和工、青、婦組織的作用，理直氣壯地進行工作。當前開展對話重點放在基層，使群衆有正常反映意見的渠道，對我們工作的缺點不足，要加以解決改進，增加黨團組織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六．要維護全省生產、工作、學習、生活和交通的正常秩序，各地、各部門的幹部都要堅守崗位，搞好值班，都要有應付突發事件的工作準備，全省動員，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根據上面指令，新華社今晚發了北京、上海兩市召開萬人大會反動亂的公開稿。

北京市召開黨員大會號召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新華社北京4月26日電　中共北京市委今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號召全市共產黨員和廣大幹部、工人、農民、學生、居民以及各民主黨派成員、愛國民主人士，積極行動起來，堅決、迅速地制止由極少數人製造的動亂，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參加大會的有1萬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在大會上講話指出，當前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借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機會，蓄意製造謠言，煽動不明真相的青年學生衝擊新華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甚至有人喊出「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他說，部份學生在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以後進行的張貼大字報、搞串連、組織「戰鬥隊」、成立非法的學生組織等活動，

是在製造混亂。

李錫銘說，我們對這場動亂不能再容忍了。不堅決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我們要採取堅決措施迅速加以制止，以維護首都和全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李錫銘要求全市共產黨員和全市人民認真學習《人民日報》〈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全市各級領導幹部要深入實際，耐心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把廣大青年學生的某些不妥當的言行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陰謀區別開來；要提高警惕，搞好社會治安，發動全市群衆同少數搞打、砸、搶、燒的人進行堅決鬥爭；嚴禁在街頭等公共場所張貼標語、演講和進行其他非法活動，一旦發現，有關部門要立即依法進行處理；要堅決取締非法組織，各單位不得為這些組織提供進行非法活動的場所；要嚴格禁止串連，特別要注意保護中、小學生的身心健康；全市黨員要帶頭做好家屬及子女的工作，以防上當受騙。

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陳希同在會上說，《人民日報》社論是代表黨中央的意見的，對這次事件作這樣的結論是正確的，他要求全市共產黨員以實際行動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鏐在會上通報了關於動亂的情況，並澄清了許多蠱惑人心的謠傳。

中共上海市委召開全市黨員幹部會議號召全市黨員和人民群眾積極行動起來堅決、迅速地制止動亂

新華社上海4月26日電　中共上海市委今天下午召開全市黨員幹部會議，號召全市共產黨員、全市人民積極行動起來，旗幟鮮明地同一切反對四項基本原則、製造動亂的言論和行動作堅決的鬥爭，自覺維護安定團結、改革開放的四化建設的大局。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會上講話時指出，上海這段時間總的情況是好的。但是，問題也不少，形勢還是嚴峻的。上海部份高校也出現了一些把矛頭直接指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小字報。有些學生利用集會、演講散佈了某些露骨的言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多次想把學生拉出校門，上街遊行。面對這些問題，

市委、市政府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市委、市政府還及時發出了《通告》。全市各條戰線、各個單位，特別是高等院校的黨政領導，把幹部、教師及一些骨幹力量動員起來，對學生做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時對某些錯誤的言論和口號，以及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的行為，堅決予以揭露，使群衆明辨是非；公安、交通等部門也做了大量工作，確保了大局的基本穩定。

江澤民在講話中要求全市黨員、各高校師生和全市群衆認真學習《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所傳達的黨中央的重要精神，深刻認識近日發生的嚴重事件的性質，採取有效措施，堅決維護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局面。

江澤民說，我們要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以各種形式到工廠、農村、學校、機關進行串聯，對內容出格的大、小字報、標語等，要堅決取去；對於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

江澤民最後指出，要堅持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同心協力，克服困難。他說，只要堅定地貫徹中央的精神，就能制止這場動亂，而且必將推動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進一步貫徹落實。

江澤民同志還在會上宣佈：鑒於《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決定停止他的領導職務，並對《世界經濟導報》進行整頓。

4月27日（星期四）

空前的大遊行

近日，北京學生經過數次遊行，絕大多數都感到疲勞了，也覺得光靠遊行解決不了實質性的問題。誰知昨天一篇點火的社論，卻把塞滿了大學生胸膛的火藥點爆了。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同時又召開萬人大會，發動整個社會反擊動亂，更是火上澆油。

與此同時，從中央機關到各省市，都層層召開處級以上黨員幹

部會議，傳達政治局常委會精神和鄧小平講話，統一思想，反對動亂，可是各單位在傳達時，會場上卻不斷發出唏嘘和哄笑聲。黨內普遍感到這些五、六十年代左的思維方式和習慣手段，用於80年代不靈了。許多聽過傳達的老幹部、老黨員也撥郎鼓般地搖起頭說：「老糊塗了」、「毛澤東式的晚年！」「剩下的一點餘威也要弄光了！」有些地方（武漢）傳達後，要黨員在黨的會議上人人發言表態：「要與中央保持一致」並作記錄，因為上級要抽看原記錄稿。許多黨員說：「好像文化大革命又來了」「完全是過去搞運動那一套。」

今天上午8時不到，北大、清華的學生即迅速匯集，有些骨幹學生寫了遺書，有些作好了被抓坐牢的準備，剃光了頭，而許許多多從不願上街也從未上過街的男女學生，也出於對強大壓力的反抗，而紛紛加入了隊伍。他們說：「社論逼我們走上街頭」。當他們列隊要出校門時，許多老年、中年的師長們深知今日要出大事，便一齊堵在校門口，有的流着眼淚，有的甚至跪下，苦苦地要求這些可愛而又讓人心疼的孩子們不要出校門，以避免遭鎮壓、流血。而氣憤滿腔，血沸胸膛的大學生們，帶着對師長們的感激之情，含着眼淚，毅然衝出了校門，氣氛一如赴刑場般的悲壯。

北大、清華的數千人隊伍，打着寫有：「血諫政府」、「為了中國的前途，九死不悔」、「沒有自由，毋寧死！」、「我以我血薦軒轅！」、「媽媽，我們沒有錯！」等橫幅和標語，5至7人一排，兩邊是手拉手的糾察隊伍，秩序井然地來到了中關村路口，匯合了北京農業大學、北京農業經濟管理學院、國際關係學院和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隊伍，最後匯集為上萬人的洪流。

洪流在行進中，遇到了早由警察組成的四、五排人牆構成的第一道勸阻線。兩軍對壘，互不相讓，學生代表同警察有禮貌地交涉，而遊行隊伍和圍觀的群衆卻有節奏地高呼：「警察——讓開！」「警察——讓開！」9時左右，遊行隊伍和圍觀群衆幾經衝擊，警察在抵擋不住的壓力下，轟然讓路，隊伍嘩地突破了第一道防線。這時，學生們高呼：「人民警察愛人民」、「人民警察人民愛！」造就了一種親和的氣氛。

這時，位於人民大學南面的北京理工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北京醫科大學、北方交通大學、中央氣象學院、北京外語學院等高校的

隊伍，一舉突破了人民大學南側的第二道勸阻線，上午10時左右，與北大、清華等大隊伍匯合，形成了西路兩萬餘人的浩蕩之流。他們呼喊：「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堅決擁護黨的正確領導」、「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歷史作證，人民必勝！」、「位卑未敢忘憂國！」、「和平請願，絕非動亂！」、「旗幟鮮明地反對貪官！」、「官倒不倒，人民不饒！」等口號，真是驚天動地，激起沿途圍觀的人群的一陣陣掌聲和歡呼聲，如一浪高一浪的拍岸驚濤！——向着白石橋方向前進……

與此同時，以北京師範大學為主體的隊伍，匯集了化工學院、中醫學院等兩三千人的隊伍形成了東路大軍，他們在小西天繞過了第一道勸阻線南進，在新街口豁口受到公安幹警阻攔後，分為兩路，一路沿北二環向東至安定門，一路直奔西直門。接着，北京工業大學、北京經濟學院等院校的隊伍又由東而來。

這三路大軍，在中午12時左右，分別突破白石橋的第三道勸阻線、二環路主要道口設置的警戒線，匯成東西兩路大軍，進入京城中心，分別沿東西長安街向天安門行進，東路被阻止在南河沿南口，西路被阻在六部口一帶。十里長安街上人山人海。兩方對峙，形勢緊張到令人窒息的程度。

就在這種情況下，學生隊伍組織相當嚴密，隊伍兩側設有警戒線，戴有糾察袖標的學生糾察隊員（全由男生組成）在遊行縱隊兩旁手挽手形成屏障，嚴防有外人插入遊行隊伍。其實圍觀群衆早已成了結伴遊行的浩蕩洪流，到了長安街就裏三層外三層地站滿了街兩旁的人行道、自行車道，有的甚至爬到房頂上、樹上；幾乎所有臨街窗戶都伸出了人頭，他們向學生隊伍鼓掌、歡呼，打着表示勝利的「V」字手勢。沿街居民不斷給學生送餅乾、麵包、整籃的包子，有的抬着整箱的汽水、易拉罐飲料、冰棍，有的提着茶壺，拿着碗，呼喊：「學生們，請喝水吧。」學生們激動地高呼：「人民萬歲！」、「理解萬歲！」

在沸騰的長安街人海上面，高舉着用床單、布條等製作的五顏六色的橫幅，多達上千幅，上面寫着：「民主自由」、「新聞自由」、「維護憲法」、「打倒官倒」、「擁護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愛國無罪」等等。

中國政法大學打出的橫幅上寫着：「誓死捍衛憲法的尊嚴！」、「為民請願，雖死猶榮！」尤為醒目的是他們高舉着的三大塊標語牌。

第一塊寫着《列寧全集》第10卷第352頁關於人民自由的語錄以及毛澤東語錄：「鎮壓學生運動絕沒有好下場」、周恩來語錄：「誰掌握青年誰就掌握未來」、「青年是我們的希望和未來」，還有《鄧小平文選》第34頁和第35頁的內容，其中用紅線加以強調的是兩段話：「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第二塊標語牌上寫着「起訴書」。原告：北京高校學生；被告：《人民日報》社；事實與理由（大意）：自4月15日以來，首都高校學生為悼念耀邦同志，促進民主建設而舉行了正當合法的活動，而《人民日報》社論卻把這些說成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根據《刑法》第145條，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日報》犯有侮辱、誹謗罪。

第三塊牌子上摘抄《憲法》第35、37、41條中關於公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條款。

在學生與警察的人牆防線僵持期間，「打倒官倒」、「打倒腐敗」、「打倒特權」、「反造謠！反誣衊！」、「擁護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民主萬歲」、「新聞自由」、「《人民日報》，胡說八道！」、「廣播電視，顛倒黑白！」、「不是動亂，還我清白！」、「媽媽，我們沒有錯！」的口號聲，此起彼伏，震撼人心，震撼長空，震撼人民英雄紀念碑，震撼高高的中南海紅牆，震撼巍巍的金碧輝煌的天安門城樓……

尤其是每當學生們呼喊：「媽媽，我們沒有錯」的口號時，群衆中有許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這時長安街上展示的是驚濤澎湃的海洋、熱血沸騰的海洋、氣壯山河的海洋、人民力量的海洋……

然而遺憾的是：再也沒有一位身居高位的領袖人物，敢於登臨天安門城樓檢閱這壯觀的場面，揮出那「指引方向」的手……

一份「緊急建議」

此時此刻，在我們新華社大樓的編輯部裏，隨着第一線現場採訪記者們打來的一個個電話，大家的神經都繃得似乎噼啪作響，一顆顆焦灼的心緊張得幾乎要跳出胸膛，誰都害怕從前方傳來那個令人擔心而又害怕的聲音：「動武了！」因為我們親眼看到十多輛軍用卡車載滿頭戴鋼盔的軍人，從我們辦公大樓下的前三門大街開向天安門廣場方向；我們的眼前時時都有一個個熱血青年倒在血泊之中的場景，我們擔憂着一場慘案之後帶來的全國民怨沸騰，國家處於無法收拾的局面。

就在這緊急關頭，上午參加民盟中央座談會的一批全國著名的專家、教授們，也在危急萬分中痛陳了自己的意見，但他們害怕最高決策者不會接受，更怕惹禍，故要求記者不要將他們的意見向上反映。可是，我們的記者憑靠自己的良知，覺得這些意見對挽救危局太重要了，便採取不點姓名的辦法，立即將他們的意見寫成新聞稿。我接到手一看，覺得太好了，此時此刻也只有將這些意見送上去才有可能見點效果。

我馬上找郭超人商量，他一看，即說：「以最快的辦法送上。」我立即加個〈一批專家、教授的緊急建議〉作標題，叫人送到印刷廠，並請以最快的速度排出清樣。轉而我又想到，現在長安街上人山人海，清樣排出無法很快送進中南海。時間，寶貴的時間啊，在這千鈞一髮之時，早遲幾分鐘都可能關係到國家大局。感謝我們的工人同志們，他們果真以最快的速度排出了清樣，並交編輯送到我的手裏。我靈機一動，快步下樓，請郭超人批個意見，立即用文傳機傳給中辦主任溫家寶，緊接着又給溫家寶秘書打了電話，請他立即幫助複印，分發中央常委及鄧小平等人。這件事辦妥了，我鬆了一口氣，抱着很大的希望坐在沙發上喘氣。

此時，現場消息來了。16時20分，記者從長安街報告：西路學生遊行大軍，經過一個小時左右的僵持、推擁之後，靠着圍觀群衆的全力推動，率先突破警戒線，正向天安門廣場西側緩慢靠近。17時多一點，前方電話告知：由於圍觀群衆一擁而上，又突破了天安門警戒

線，學生隊伍的前鋒——中國人民大學隊伍乘機通過天安門廣場的警戒線，並沿廣場北側道路向東行進。

18時左右，前方電話：在天安門前，一位學生拿着半導體擴音器不斷地向遊行隊伍高喊：「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人大隊伍通過天安門廣場時，38軍一個團的兵力乘着卡車撤離。因此，我們臨時決定，給政府一個台階，不進廣場，經建國門沿北二環路返回，明天繼續罷課，直至最後勝利！」

聽到這條消息，我們所有在場的編輯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懸得嘣嘣跳的心，一下落了地：「我的天啊，一場慘案避免了，感謝決策者的克制，感謝學生們的理智！」

接着綿延數公里長的遊行隊伍，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曲，通過天安門前，與阻留在南河沿南口的東路大軍匯合，向東行進，經建國門立交橋沿東二環路北行。20時，隊伍前鋒到達雍和宮，沿二環路西進，走向德勝門……

公安部門的評價是：首都高校學生今天的遊行，規模是空前的，是有秩序有紀律的，顯得策略而冷靜。他們提出的口號也很有策略性，在行動上不與警察發生硬性衝突。他們原先遊行的目的地是天安門廣場，但衝破重重阻攔到達廣場時，卻沿廣場北側馬路穿過，沒有在廣場停留，出乎預料。

上述〈一批專家教授的緊急建議〉的內容為：

> 一些知名度很高的高層知識分子今天在一次民盟中央召開的座談中建議，中央對待學生的遊行示威要採取十分克制的態度，千萬不能造成流血事件的發生，不能激化矛盾，要對話，而不要對抗。
>
> 這些教授、研究員表示，現在的形勢很緊張，很多學生都寫了遺書，或者給家中留下了可能不回來的話，準備流血。看到這種局面我們於心不忍，非常悲痛。現在無論如何都應採取措施，避免流血事件。他們說，現在學生已把七條要求減少到了三條，中心就是要對話。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應該出來對話，以平息學生的情緒。
>
> 有的教授主張，現在應該給學生一個台階，靠一個社論和軍

警來要求學生復課，這是不現實的。現在一是不能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很可能導致黨和政府形象的損害；二是不應該損害愛國學生的形象，他們的愛國心不是為挑起事端，也無意打倒共產黨，而是希望國家能夠順利前進。因此中央對這個問題應該採取疏導的方針。現在的學生都是我們的兒子、孫子，他們絕不是想把中國搞亂。

學者們認為，現在的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但如此下去，中國將會成為一個軍警的國家。黨在這個國家的作用將嚴重受到損害。這幾年的學生運動一次比一次規模大，一次比一次組織得好，一次比一次贏得了更多的民心，造成的衝突也一次超過一次，包括中共一些高級幹部都說，如果這次對學生進行鎮壓，他們將重上井岡山。現在我們說是一小撮人挑起的這麼大的動亂，一小撮人能有這麼大的能量嗎？這個問題值得我們的決策人深思。

他們建議，現在中央應該做的事：一是要安撫黨心、安撫民心，這就必須懲治貪官污吏；二是在決策體制上進行改革。他們指出，現在如果發生流血事件，將會徹底否定政府的合法性，多少年後，人們都將會紀念這個日子。

這些學者中有的流着眼淚說：「對學生我們現在無能為力，而只有眼淚。」他們說，我們哀求中央千萬克制。在這個時候做出的決策要麼是流芳百世，要麼是千古罪人。在這種時候黨和政府做出一些讓步，並不表示軟弱，而只能是表現出雅量和大度。（記者鄒愛國、何平、張宿堂）

今天的遊行，人們普遍認為是學生和人民群衆結為一體的遊行，故稱為「百萬人」大遊行。因其規模和影響都是空前的，穆青認為不能再封鎖了，新華社一定要報道。經請示，上面同意了，但是新聞稿卻要由北京市委來寫。穆青認為不管誰寫，最後總得經過新華社播發，總得經過我，便同意了。其實北京市委還是把曾建徽和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徐光春找去一起寫。寫了個稿子送胡啓立審。胡作了修改，又送李錫銘審閱。稿子到晚上8時多才送到新華社，穆青一看便說：「這根本不像個新聞。」於是他和郭超人一起

重新改寫，採取完全客觀的辦法，既寫遊行情況又寫政府發言人的話，但在遊行人數上，北京市堅持「部份高校數以萬計的學生」。報道全文如下：

北京部份高校學生上街遊行

新華社北京4月27日電　北京部份高校數以萬計的學生今天打着橫幅，喊着口號，走出校門，上街遊行。

早晨8時，一些高校學生開始在校園裏聚集準備上街，學校一些領導和教師從愛護學生出發進行了耐心的勸阻，有些學生接受了勸阻，沒有參加今天的遊行，但仍有一些學生上了街。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和公安幹警曾多次耐心勸阻，但均未能奏效。

遊行學生呼喊的口號主要內容有：擁護共產黨，擁護憲法，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消除腐敗，打倒「官倒」等等。

維護公共秩序的公安幹警嚴守紀律，採取了克制態度。在長達十多個小時的遊行過程中，沒有發生衝突。

由於遊行隊伍沿着首都主要街道行進，圍觀群衆很多，致使交通受到嚴重堵塞。

北京市政府發言人指出，這次遊行未經批准，違反了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

這位發言人說，廣大青年學生要求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進程的心情，同黨和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但當前確有極少數人想製造動亂。他要求全市人民維護社會秩序、市場秩序、科研教學秩序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

這位發言人說，既然學生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憲法，就應該按照黨和政府的要求盡快復課。所有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外出串聯的學生應該盡快回到學校。

據悉，國務院發言人今天也就學生遊行一事發表談話，對學生要求對話表示歡迎。他說，我們黨和政府一直主張與群衆直接對話，但對話必須要有對話的氣氛，必須採取適當的方法進行。

傍晚，遊行的學生逐漸散去。

新華社的「破天荒」

今天下午，新華社機關黨委召開處級以上黨員幹部會議傳達鄧小平23日的講話。機關黨委書記李克剛傳達完，會場上就哄鬧了起來。有同志站起來說：「剛才傳達的第一句話『李鵬、楊尚昆代表中央常委去向鄧小平彙報』就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其一，楊尚昆連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不是，怎麼能代表常委？其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軍委主席，要聽中央常委的彙報，不是典型的槍指揮黨嗎？」

有人指出：「老人講話調子太高，完全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那一套，說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讓人想起反右派運動，想起『文革』時的最高指示」。

有位老幹部說：「耀邦追悼會開過才三天，中央的悼詞算是蓋棺定論了吧，為甚麼還要揪住不放？又說了一大堆所謂錯誤，似乎是恨不得把耀邦打下十八層地獄！簡直是連一點人情味都沒有了。我懷疑是因學生們打出耀邦是『中國魂』所引發的」。

還有一位指出：「說工人、農民是好的，還有300萬軍隊，唯獨不提知識分子，不是明明把知識分子劃為另類了嗎？從反右派開始，就一直對知識分子懷有戒心，比毛主席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敵視知識分子，是中國封建專制的一大特點，從秦始皇起就是。尤其是說還有300萬軍隊，叫人不能不想到鎮壓！」

還有一位老同志說：「總書記前腳邁出國門出訪，後面就鬧出這麼大的事，真叫人擔心。」

據我所知，在黨的會議上，黨員如此公開大膽地批評領導人講話，在新華社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堪稱「破天荒」了。

被上海市委逼迫發稿

昨天，上海市委在萬人大會上宣佈停止《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職務。上海市委要新華社單獨就此事發通稿，穆青以「不宜再開闢一條戰線來擴大事態」為由，堅持只在上海萬人大會新聞裏提：「江澤民同志還在會上宣佈：鑒於《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決定停止他的領導職務，並對《世界經

濟導報》進行整頓。」得到了胡啓立的支持。可是今天，上海方面卻鬧到中央常委會，一定要新華社就此事單發新聞。真是胳膊拗不過大腿，今晚只好採取轉發昨天上海《解放日報》報道的方式發了這篇通稿：

上海市委決定整頓《世界經濟導報》

新華社上海4月27日電　據上海《解放日報》報道：鑒於《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中共上海市委決定，停止他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的職務，並向該報社派駐整頓領導小組。

據瞭解，該報定於4月24日出版的一期報紙上，在用幾個版的篇幅報道悼念胡耀邦逝世的座談會內容中，有些如公開發表，對穩定當前局勢十分不利，將會造成思想混亂，影響安定團結，並且這些內容又未分別經本人審核。因此，4月22日晚上，市委負責人和該報名譽理事長約請欽本立同志談話，耐心地向他指出，上海各報都表達了對胡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宣傳了胡耀邦同志的優秀品質，激發人民建設四化，振興中華的激情，這本是報社應盡的責任。而導報這篇報道中的某些內容，則宜加以節選，否則，將會加劇某些動亂因素。作為大衆傳播工具的報紙，當然要考慮社會效果。這一建議也是對導報的愛護。欽本立同志表示同意。並打電話通知停發這期報紙，待重新編排後再印發。但是，後來瞭解到，原來報紙已經印好，有些報紙已經提前發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報紙就刊出了所謂導報被「沒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國電台也相繼播出了類似消息。4月23日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導報立即提出版面處理意見。欽本立等當時決定改排後發行。直到25日下午，改排後的清樣還壓在導報負責人手裏，遲遲不簽發。多次去電話催促，都藉以種種理由推託。由於導報故意拖延，用了三天時間，最後還是不出報。因此這期報紙至今未出的責任完全在導報負責人。25日晚上，導報負責人給市委寫來了一份〈緊急報告〉，仍要堅持發行原已印好的那張報紙。

市委負責同志就此事發表談話時指出，現在有些人企圖利用

海外輿論對我們施加壓力，這完全是徒勞的，是動搖不了我們維護安定團結的決心的。《世界經濟導報》是一份在國內外都有一定影響的報紙，曾在改革開放方面發表過不少好文章，導報的許多同志為辦好這份報紙做了許多努力，這次問題的出現完全是導報負責人造成的。

為了使導報正確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貫徹改革開放的方針，促進安定團結和經濟繁榮，市委做出了這一決定。希望導報按照正確的辦報宗旨，加強與各方面的聯繫和合作，努力把報紙辦得更好。

26日到27日，甘肅、浙江、福建、吉林、江西、陝西、西藏、四川、遼寧、山東、河南等省都召開常委會學習社論和中央精神，領導人紛紛表態要與中央保持一致，部署反動亂的措施。

4月28日（星期五）

理智和克制

昨天的學生大遊行，直到今日凌晨1時左右，清華、北大、師大、人大等校的學生才陸續回到學校。人大一些學生舉着「歡迎勇士們凱旋」等標語歡迎遊行學生歸來；北大學生在校門口受到了放鞭炮、唱《國際歌》的夾道歡迎。這在中國學運史上也是從來沒有過的。

參加遊行的一些學生對昨天的大遊行做出了熱烈的反應：

——人大的一些學生說，北京市公安局再三強調不許遊行，但我們還是遊了，而且勝利歸來，雖經警察多次封鎖，但都被我們衝破，隊伍暢通無阻。這次大遊行，出乎我們的預料，沒有發生流血衝突，說明政府顯示了很大的克制態度，也顯示了人民和學生的力量。清華有的學生說：我們要出口氣。為甚麼要給學生的愛國行動上那麼高的綱？現在我們出氣的目的達到了。

——「沒有群衆的支持，就不會有遊行的成功」，大學生們普遍

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議論紛紛地說，在遊行的路上，圍觀的群衆紛紛解囊，有的給同學們買包子、麵包、汽水，有的往同學衣袋裏塞了許多錢。一位學生說，遊行一天，我幾乎吃遍了北京市場上所有的冷飲。在六部口、天安門廣場的警察封鎖線，基本上都是圍觀群衆幫助衝破的。在復興門、前門一帶，許多群衆圍住了增援的軍車，向戰士們解說為甚麼學生要遊行，學生遊行的目的和意義。

有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對戰士說：「可不能打學生啊！」戰士們也受到了感染，許多人聽了群衆的勸說，都是低頭不語，有的說：「我們只是奉上級的命令來維持秩序」。天安門長安街旁的一隊戰士，在與學生僵持過程中，由於受到群衆的責難和勸說，帶隊的幹部命令戰士：「立正，向後轉！」結果，戰士們面對紅牆，背向學生。

——「警察並不可恨」。清華一些學生說，當聽到我們高呼「人民警察愛人民」的口號時，有些警察背過臉去笑，轉過臉來又強板起面孔，他們是迫不得已。有些封鎖線，我們一衝，他們就乘機讓開，說明他們的心跟我們是相通的。一些學生還說，起初真怕警察動武，所以爭着要去，「多一個人就少一份挨打的危險」。後來人多勢衆，遊行學生既團結又講究方式方法，所以就走過來了。

清華有些老師說，昨天上午校領導很緊張，怕出事，到了下午才算一塊石頭落了地，沒打學生是英明之舉，否則，一旦流血，局面就不可收拾，我們也不會答應的。

各階層議論紛紛

昨天的學生大遊行，也成為北京各階層議論的中心，大家較普遍地認為：

一. 這場空前規模的學生大遊行，完全是《人民日報》社論和鄧小平講話逼出來的，那些隔朝隔代的觀念和手段，早為吃盡「階級鬥爭為綱」苦頭的中國人民所痛恨，特別是受盡苦難的知識階層對此尤為敏感。所以現代意識強烈的大學生們偏要來一場大遊行，甚至以不怕流血來進行一次較量，以換取歷史的進步。

二. 學生大遊行得到了各階層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也是空前的。社會上流傳着許多群衆支持學生的生動故事，如傳說一批老黨員、老

幹部表態說，如果鎮壓學生，我們就重上井岡山打游擊。人們認為各階層所以支持學生，一是因為對近幾年中央的工作失誤和領導層中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二是對社論和講話的調子十分反感。三是對老人政治早已不滿，加上認為十三大新上來的一批較年輕的領導人既平庸無能，又靠裙帶關係，導致全國人民情緒一下跌落到低谷，黨和政府的威信也是空前下降。

三. 最高決策層終於採取了克制的態度，既說明人民的力量不可低估，又說明了歷史的進步。

四. 普遍認為大學生們得到了鍛煉，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有人總結昨天的大遊行有五大特點：一是學生們造就了一種悲壯的氣氛，贏得了廣泛的同情；二是策略正確，呼喊的口號全是正面的，不授人以柄；三是巧用語錄，用列寧、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的語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四是妙用一些感情色彩濃厚的口號征服人心，如呼喊：「媽媽，我們沒有錯」，真是呼動了人們的心弦，呼出了人們的熱淚；「人民萬歲」、「理解萬歲」、「為民請願」等等，都爭取了人心；「人民警察愛人民」、「人民警察人民愛」、民族學院學生呼喊「人民警察保護少數民族」等等，都是有針對性地轉化了警察隊伍。五是最高明最絕的一招：遊行隊伍衝破重重防線到了天安門廣場時，看到警察一直未動武，明白了最高決策層的克制態度，又看到廣場上戒備森嚴，當機立斷不進廣場，遊行隊伍沿着馬路繼續東進，既避免了最後可能發生的衝突，又給政府一個台階，自己也走得漂亮，真是一舉三得，明智而又策略。

學生成熟了！

藝術類院校先行復課

臨時學聯在政法大學召開常委會，北大、清華、師大等20多所高校的30名學生代表參加。會議肯定27日的大遊行「衝破了禁令，取得了勝利」，並研究決定：1、為爭取學生組織合法化，將「臨時學聯」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2、撤銷政法大學周勇軍主席的職務，由師大學生吾爾開希擔任主席。常委5-7天換一屆。3、各高校不能單獨與政府對話，必須以整個

「高自聯」的名義，原則上平等對話，由真正的學生代表對話。4、專業性的藝術院校、外語學院明天可以復課，其他學校要繼續罷課到「五四」。5、是否還要遊行，今後要看政府的態度。

今晨，北師大出現一張題為〈此次運動的性質、現狀和前途〉的大字報，提出：

一. 運動的性質和目標

這次運動的性質，不是官方所說的「動亂」，乃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就決定了這次運動的正確性和進步作用。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義無反顧地投身於這場運動中去。

這次運動的作用在於彌補「五四」運動制度轉型的缺陷，但再也不是思想上的啓蒙，而是實踐運動，是要直接促成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徹底肅清幾千年封建專制制度的殘渣餘孽，以及得到建設性的結局。這就是每個人為之奮鬥的目標，而直接的目的即是〈七項條件〉，對此不能讓步和動搖。

二. 目前運動現狀

這次運動已經過了感情驅使階段，即4月15日之後，基於「4.20」慘案的遊行示威和「4.22」之辱。「4.22」之後的反思，有秩序有組織的罷課、宣傳、募捐等，都表明了現代學生運動理性之光普照的意識，無疑是運動走向成熟的標誌。為抗議《人民日報》社論的不實之詞和高壓政策，而舉行的「4.27」大示威，顯示了學生的偉大力量，迫使政府積極尋求與學生對話，證明這次運動已取得了初步勝利。

三. 運動前景

這次運動終將取得最後勝利，因為民主政治是世界上不可抗拒的潮流，全國人民對貪官污吏、專制制度的普遍反對，上層精英人士和北京市民的廣泛支持，首都學生堅持不懈的努力，還有現政府畢竟還是人民的政府，共產黨也並未腐敗到要打倒的地步，它也在積極地尋求出路，並已表現出要求與學生對話。

總之，這是歷史賦予當代學生的艱巨使命，這是現代化潮流對傳統政治的痛苦的沖刷。這是全國人民渴念和熱望已久的結果，況且勝利的曙光已經在現，請為此奮鬥的人們英勇地獻身

吧，歷史終將記下這濃重的一筆，人民決不會忘記你們偉大的功勳！

木匠智慧化解天津矛盾

今天下午2時半，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師大等8所高校的七、八千名學生走出校園，舉行「反腐敗、反官僚、反貪污」的遊行，抗議《人民日報》等對學生運動的歪曲。

遊行隊伍中，一位大學生用手提喇叭向圍觀群衆演講說：「遊行的目的就是證明學生的行動絕不是動亂。」遊行隊伍組成六路縱隊前進，兩邊均有學生手挽手維持秩序，防止外人混入隊伍。他們舉着用床單、白布製成的橫幅，上面寫着：「民主萬歲」、「愛國無罪」、「新聞要講真話」、「媽媽，我們沒有錯」、「鄧小平說，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等，沿途高呼：「學生請願，不是動亂」「我們請願，流血無憾」，還有節奏地呼喊：「《人民日報》，胡說八道」、「中央電台，顛倒黑白」、「社論社論，奇談怪論」、「《光明日報》，一團漆黑」等口號。

今天下午的天津學生大遊行，前有警車開道，後有摩托車維持秩序，兩旁有警察隊伍把圍觀群衆與遊行隊伍隔開，既未堵，也未攔，好像是陪同遊行。看來，天津市委採取的完全是疏導的方針，與北京市做法大大不同，結果，七、八千人的遊行隊伍，順順利利地遊了一圈，學生也感到再遊下去沒意思，就自行解散回校。人們都在議論李瑞環這位人物，看問題做事很有主見，他採取你遊行，我幫忙，大局在握，不激化矛盾的方針，結果，學生們的矛頭也沒對市委。有人說：「此人木匠出身，知民意，識大局，決策就是高人一籌。」

北京市要求校長們「頭腦清醒」

北京市委今天又召開全市高校校長、黨委書記會議，聽取北大、清華、人大、政法等院校的情況介紹，對平息學潮作進一步安排。

幾個重點大學的領導人認為：看來是不達到和中央對話的目的，學生們是不會罷休的。

他們建議：一是中央應針對黨內存在的不正之風等現象，幹幾件漂漂亮亮的實事，這樣群衆的情緒才會安定下來。同時還要把學生中憂國憂民的合理情緒和動亂分開，否則會失去一大部份群衆。二是中央有關領導人應該出來和學生見面，讓他們發發牢騷，耐心聽聽他們的意見，這樣也可能使學生平靜下來。三是現在學校與學潮組織者談話時口氣都較硬，對他們提出了開除學籍、開除團籍等嚴厲警告，但是，這些校紀、團紀處分今後能否實現，學校很擔心。如果兑現不了，將會產生一些副作用。希望上面有個明確的尺度。

北京市市長陳希同肯定了各高校近日所做的工作，同時對平息學潮作了進一步的安排：

一. 各學校回去後要總結經驗，根據《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精神，找出工作差距。

二. 要千方百計爭取中間群衆，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同時也要同學生開展理論鬥爭，從理論上説服他們。

三. 如果再出現遊行事件，繼續採取克制態度，勸阻學生不要上街，分化削弱他們的力量。這樣做，不是政府軟弱，而是從穩定大局考慮，如果在遊行中真有人受傷了，讓他們抓住了把柄，對大局不利。

四. 解散非法的學生組織。若是他們又重新組織，則繼續解散，和他們開展拉鋸戰。

五. 積極分子也應貼大字報，把他們的大字報蓋住。

市委書記李錫銘強調，要把這場鬥爭作為政治鬥爭來看，現在有些同志思想還未轉過來，應盡快轉過來，特別是黨內同志頭腦要清醒，不要被學生搞得亂七八糟。

知識分子譴責上海市委

昨晚，新華社被迫轉發了上海《解放日報》關於「上海市委決定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報道。今天《人民日報》等多家報紙均刊登了此稿，果然引起知識界的強烈不滿。嚴家其、包遵信、許良英、

蘇紹智、張顯揚、吳祖光、于浩成等30多位高級知識分子，簽名散發了〈捍衛新聞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開信〉：

今天，《人民日報》上刊出了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停止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職務的決定，我們認為：

一. 中共上海市委無權撤銷一家報紙（非上海市委機關報）總編輯職務，這種做法是違反中國共產黨關於「黨政分開」的根本原則的，也是對憲法和法律的漠視。

二. 中共上海市委某負責人說《導報》437期「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談會內容」，「將會加劇某些動亂因素」，這是對座談會參加者的嚴重「誹謗」。

三. 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世經導報》提出版面處理意見」和其他干涉《導報》編輯工作的行為，違反憲法第35條，侵犯了新聞自由，是一種侵犯公民權利的違法行為。

對此，中共上海市委應收回「停止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職務」這一越權的和錯誤的決定，應對誹謗4月19日參加者進行公開的賠禮道歉，保障憲法第35條規定的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保障新聞自由。

香港《新報》的見解

下午，香港分社電傳回來香港《新報》今日社論〈鄧小平獨斷有違集體領導〉的全文，社論說：

從陸續報道的事實看來中共目前應付學潮的總指揮是鄧小平。中共表面上是強調集體領導，但其每次所犯錯誤，卻常常是在個別領導人的獨裁意識膨脹，相反意見無法表達的情況下造成的。為此，中共如何處理這次學潮，及如何平衡鄧小平與中央決策階層的關係，都是能否完滿和平解決這次學潮及避免犯錯的關鍵所在。

除了《人民日報》的強硬調子是由鄧小平定出外，報道還透露了鄧小平在向李鵬、楊尚昆面授機宜時，表示要「不怕流

血」，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去對付學潮。以倡議改革著稱的鄧小平，仍未擺脫中共前一代領導人的心態。在毛澤東掌政時代，指「4.5天安門事件」屬「反革命」行動，並指鄧小平就是「黑後台」。目前的鄧小平又來這一套，指學潮為「有陰謀」否定共產黨及社會主義制度，並指有「黑手」，有「黑後台」。以前是群衆的力量將他這個「黑後台」解放了出來，未料他一旦權傾一時，又說目前的學生及群衆運動有「黑後台」。中共領導人這種慣技，這種心態，他自己不膩，群衆也看膩了。

社論指出：早年輿論界籲請鄧小平退休，目的就是防止他患上毛澤東一樣的老人病，並非不尊重他，並非與他有甚麼過不去之處。現在看來，輿論早年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鄧小平對學運的強硬態度，本身便是隨時可使一頁歷史染上血腥的炸藥。

4月29日（星期六）

《人民日報》社論降調

今日各高校都比較平靜，大部份學校的學生仍在罷課，沒有哄鬧現象。

據北京市委教育部今日對40所高校的瞭解統計，舞蹈、美術、體育等十所文體院校的學生照常上課；民族、林大、中醫、北航等七、八所院校的大多數學生仍然在罷課。政法大學基本沒有學生上課。理工大學的4千8百學生中，只有300人來上課。

今日各高校貼出的大字報數量不多，內容大多轉向研究下一步的對策，如何和上級領導對話等。北師大今日貼出題為〈面對軟刀子〉、〈部份研究生關於對話的建議〉、〈自治會迫切做的工作〉等大字報。其中題為〈團結、堅持、勝利——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署名「編外智囊團」的一份大字報，說學潮成功的原因在於正義性、普遍性、高度的組織紀律性，不足之處在於運動的隨意性、不嚴肅性。作者認為，對於目前的形勢仍不容樂觀，因為當局對這場運動未

做出積極肯定，還堅持這場運動是「動亂」、「陰謀」。下一步的對策是要求中央對這場運動做出公正評價，以此作為運動的最低綱領，同時要求「自治會」代表學生參加對話，堅持對話的公開性，不要被政府的「三不怕」（不怕罵娘、不怕流血、不怕國際輿論）嚇倒，要堅信運動是正義、愛國的。

北京大學貼出〈對話基礎的七條建議〉，提出：

一. 必須公開承認學生自治聯合會為合法學生組織。

二. 必須澄清「4.20」新華門事件真相。

三. 必須公開全面報道「4.22」天安門廣場請願活動。

四. 必須徹底否定「4.26」《人民日報》社論。

五. 必須公開全面地報道「4.27」學生遊行的全過程和目的。

六. 對話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對話的時間、地點和雙方代表以及人數由雙方共同協商決定。

七. 對話必須公開進行，允許中外記者採訪、報道。

北師大貼出一份未署名的大字報叫做〈老朽下台〉，提出「中國民主反對封建專制的第一步，就是把一個在幕後操縱政權，既不符合憲法又束縛領導班子的人趕下台，這是運動的最大勝利」，「讓一個不在其位，私謀其政的專制代表下台，則是中國民主反封建專政偉大的一步，中國民主的最大標誌。」

胡啓立挑明「沒有共同的信息」

今天《人民日報》發表第二篇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比起「4.26社論」調子放低了，立場有所後退，最主要之點是把「動亂」只和西安、長沙發生的打、砸、搶作聯繫，而與學生活動悄悄地脫了鉤，最後落腳在要求學生盡快復課，恢復學校正常秩序上。

據說這篇社論是由鮑彤起草，經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的，但北京市委不滿意，在徵求意見時竟以此文「不是針對北京市情況」而拒絕

發表意見。在下午召開的主要宣傳單位碰頭會上，胡啓立說：「沒有共同的信息就沒有共同的認識，今天的社論反映出中央的看法，這是從各個方面的信息中得出的認識和看法。北京學生已逐步轉到理智思考。我們需要更準確的信息，要全面準確地提供信息。」

穆青開完會回來，立即把郭超人和我找到他辦公室，傳達了啓立這段話後說：「啓立這段話很短，但份量很重，它透露了一個重大問題，他說『沒有共同的信息就沒有共同的認識』，就是說，還有單獨的信息；又說『今天的社論反映了中央的看法，這是從各方面的信息中得出的認識和看法』，這顯然是說『4.26社論』是因單獨或片面的信息導致的認識和看法，並沒有反映中央的看法。最後提出要全面準確地提供信息。」

他問這樣理解對不對？

郭超人說：「從字面上這樣理解是對的，但是從更深層次上理解，就複雜了，起碼是指出了有的單位或者渠道給中央某領導人單獨提供信息，又特別是小平同志那裏。」

穆青說：「就我們三人，議得具體一些，找出點頭緒來，好把握。萬舒具體管國內，你說說。」

我說：「從向中央反映學潮情況的渠道來說，除新聞單位外，另外兩大渠道一是北京市委教育部、宣傳部，二是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他們都是通過學校政工和保衛部門收集學生動態材料及時層層上報，而我們是靠記者到現場或學校、教委有關部門採訪，從記者到編輯都會注意客觀全面。

我這樣一說，郭超人認為問題不會出在新聞單位，很大可能就出在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

剪接過的「對話」現場

今天下午2時半，社會各界翹首以盼的對話終於得以舉行。

受國務院和總理李鵬的委託，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在團中央會議室同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座談對話，就學生們提出的懲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設、發展教育、新聞報道和學

生罷課、遊行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袁木首先說：李鵬總理特別讓我告訴大家並轉告北京高校的廣大同學，《人民日報》社論當中講到的關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的問題，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說的，並不是針對廣大同學的。廣大同學懷着滿腔愛國熱情，希望推動民主化進程，深化改革，懲治貪污，克服腐敗，這些希望，同政府的願望是完全一致的。黨和國家的領導同志希望同學們充份認識到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我們的青年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我們的青年特別是大學生，要認識自己的社會責任，經過冷靜的、理智的思考，維護社會穩定，支持黨和政府進行治理整頓，渡過眼前的困難。

這場進行了近三個小時的對話，通過電視台錄像加以剪接後晚上向全國人民播放，同時要新華社做了長篇報道。從電視和文字報道上看，對話似乎進行得很正常，其實卻是一場玩弄全國人民的「大把戲」。

據現場採訪的記者說：

其一，參加對話的45名學生代表中，有41名是政府指定的各高校的學生會幹部，都沒有參加這次學潮。而參加學潮的學生只有4名，其中1名政法大學的學生在會上提出：政府應同「北京大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代表對話時，袁木、何東昌強硬地說我們是來同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邀請的學生進行座談、對話的，對未經認可的非法學生組織，我們不予承認。雙方為此發生激烈的爭論，最後都拂袖而去。這個場面，在播出的電視上被剪掉了，在文字稿上也隻字不准提。但是我們的稿子上保留了袁木、何東昌說：「對未經認可的非法學生組織，我們不予承認。」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次對話是「官辦」的，做個姿態給群衆看的一場「戲」。

其二，凡是學生在會上發言提出的問題，都是上面事先佈置、總體搭配的，都是這次學潮中提出的無法回避的問題。而袁木等官員也是事先根據佈置的題目做了充份的準備，所以從電視上看他們都是對答如流的。其實從提問學生的表情和提問方式，都是可以看出破綻的。在新華社的報道中，對提問的學生只提校名卻隱瞞了他們的姓名，提的問題也是不痛不癢。例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位學生說，同學們提出的「官倒、官倒，不

打不倒」的口號，反映了現在存在的一些嚴重腐敗現象。同學們怨氣大的是：中央查處官倒的措施總是雷聲大、雨點小。人們希望能看到查處的結果。

北京理工大學一名學生問：中國出現「官倒」，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必然現象，還是由於黨中央、國務院決策上的失誤？

首都師範學院的一位學生問：許多同學提出教育問題，請問有甚麼重視教育的措施？何時兑現？

從以上三例可以看出：根本不是對話，而是官員答學生問。

其三，這次學潮從一開始就把矛頭對着李鵬，學生多次遊行都高呼「李鵬下台」的口號；4月24日晚，是他在常委會上提出「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4月25日，是他同楊尚昆去向鄧小平彙報後，鄧說「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從而造成了「4.26社論」的高調；他正是蓄意激化矛盾的罪魁禍首，這是全黨皆知的。然而在今天的對話會上，袁木一開口就說：「李鵬總理特別讓我告訴大家並轉告北京高校的廣大同學，《人民日報》社論當中講到的關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的問題，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說的，並不是針對廣大同學的。」公然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推脱罪責，收買人心。

學潮以來學生們很少提到趙紫陽，但在這場對話會上，竟有兩名「官派」的學生，指名道姓地指責趙紫陽，一個質問趙在悼詞中為甚麼把胡耀邦捧得那麼高。另一個卻在新華社的報道中含沙射影——

「北京建工學院一學生問：中央提出要過幾年緊日子，領導幹部應該與廣大群衆同甘共苦。但有的領導卻一個星期攜夫人打一次高爾夫球。」袁木說：「我不知道這個情況。我可以轉達你的意見。」

我們編輯部的同志們說這是「埋藏禍心」、對趙「背後捅刀子」、「轉移鬥爭目標」。

對話在電視台播出後，王丹、吾爾開希當晚在香格里拉飯店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宣佈不承認「4.29政府與高校學生代表的對話」。

4月30日（星期日）

趙紫陽結束訪朝回到北京

上午，趙紫陽結束對朝鮮的訪問，乘專列回到北京。

北京高校今天比較平靜。學生罷課和復課情況有四種類型：

一是基本上課或全部上課的高校有12所：北京體育學院、舞蹈學院、中央美術學院、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北京聯大文法學院、自動化工程學院、北師院分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中國戲曲學院。

二是少數學生罷課，多數學生上課的有五所：北京旅遊學院、建材輕工業學院、聯大文理學院、中國石油大學、聯大電子工程學院。

三是罷課情況有所好轉的有14所：體育師範學院、廣播學院、輕工業學院、民族學院、建工學院、中醫學院、林業大學、航空大學、外語師範學院、北方工業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信息工程學院、地質大學、醫科大學。

四是大規模罷課的共有45所，以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為首，罷課學生約有9萬人，為北京高校學生總人數的70%左右。

有些高校復課學生明顯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部級領導幹部昨天到校與學生座談或對話起了作用。

另外我們獲悉，全國新聞界已有400多名編輯、記者聯名向最近被撤職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發函慰問。

學生不滿「一場官辦對話」

對29日袁木等與北京學生代表的對話，許多高校師生表示不滿。

北京農業大學貼出的大字報說對話「是一種愚弄、欺騙全國人民的行為」，「強烈要求政府在平等、公開時間、地點由雙方都認可的情況下對話，學生代表必須是代表廣大同學意見的代表。」

中央民族學院貼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聲明〉，宣佈對4月29日下午舉行的所謂對話會不予承認，認為這次對話會沒有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帶有欺騙的痕跡，不能代表學生的共同願望。

北大今天貼出十多張大小字報，絕大多數對昨天對話表示不滿。有幾張謾罵北大代表肖建華、黃維為「學賊」、「賣身求榮，有辱北大」。北大三角地出現署名「中央黨校幾位同學」題為〈怎麼辦〉的大字報，提出「和平請願活動在總方針上的任何讓步都將導致中國人民的深重災難。必須抓緊有利時機擴大戰果。」認為「現在的形勢是政府已無法實行軍管，三分之一的市民對我們全力支持；三分之一的市民暗中支持；六分之一的市民保持中立；六分之一的市民仍在相信不法分子所控制的輿論工具。」

北師大有幾張大字報，指責該校中文系87級學生張某參加對話「使北師大丟了臉，使北師大感到恥辱。」

有一張署名為「鍾文妍」（即中文系研究生）的大字報倡議建立「對話智囊團」，「民選出真正的學生代表」，並要求預先準備好確鑿的材料。還說昨天參加對話會的有三類人：一種是真正代表學生利益的，敢於說真話的，如中國政法大學的代表；二是有良好願望，但水平較差，給政府提供了機會的，如北大的一個代表；再一種是由政府精心挑選組織來的，如北師大的張某、北師院的一對代表。且說，最後一種人在對話會上佔絕大部份。

清華一些學生認為，清華這次太丟份了。清華研究生會主席（兼北京學聯副主席）對話時坐在主席台上，這是與政府妥協的表現。29日夜，在看完對話錄像後，一些人把這位研究生會主席從宿舍拉出來圍攻、起哄，後被人解圍。

北大、政法大學還貼出大字報為今後的對話提出對策。一張題為〈對策〉，署名為「無線電一小撮」的大字報提出五條：（1）以後的談判必須是學生自治籌委會與政府對話，其他組織均不予承認。（2）要求各校由籌委會選出談判代表1~2人，各校籌委會選舉代表組成談判智囊團，在談判以前，必須收集大量資料，包括遊行的真相、照片，以及領導人子女「官倒」的真實材料，領導人揮霍的實證，以便在以後談判中爭取主動。（3）必須注意防止被政客牽着鼻子走，要求實況轉播而不加刪減，攝像必須機會均等，就是學生和政府官員上鏡頭的機會一樣，以示公正。（4）決不放棄遊行、罷課、募捐、講演的權利，不達目的不罷休。（5）欽本立是新聞自由的象徵，要求立即恢復其職務。

另一篇〈關於對話意見〉的大字報提出：「對話的級別不夠，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政府的代表必須是能拍板的人，必須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以上、人大副委員長以上的人物」，「對話必須絕對平等，以圓桌會議形式進行」，「對話每兩天進行一次。」

社會各界熱評「對話」

北京很多幹部、職工都普遍關注29日晚袁木等與學生的對話會，發表了許多看法。

北京第一機床廠經濟師李增魁說，對話的方式好。如果政府早同學生對話，可能學運就不會發生了。領導同群衆對話，實際上是做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周總理等中央領導經常找大學生和文藝工作者談話，密切了政府和群衆的聯繫。高級工程師李榮俊說，現在需要政府同大學生之間有個融洽、和諧的關係。對話就是建立這種關係的好辦法。不要「激化」，要對話，要相信群衆。對話就要講事實，不要擺架子，不要教訓人。現在社會上傳言很多，對話可以消除隔閡，澄清事實。

工人趙鶴說，從心裏說，我們許多工人是同情和支持學生的。因為他們提出的清除腐敗、整治官倒都是我們想說的話。學生們鬧一鬧，可以促進政府解決這些問題。但對一些問題回答不滿足，都沒有說清楚。我們也希望領導同工人對話，聽聽工人的意見。

上海一些高校出現號召5月4日上街遊行的大字報，並有一些學生為此進行秘密串聯。上海市委要求各校在5月1日前後抓緊做工作，一律不承認非法組織，勸說學生不要罷課，要採取一切措施勸阻上街遊行，要避免流血事件。

「對話」普遍展開

今天下午，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等在市委會議室，與北京市屬17所高校的29名學生代表對話。一位學生說，群衆對黨政機關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我們希望北京市的領導能以身作則，帶頭廉潔奉公。在座的領導能否披露自己和家屬的工作和收入情況。

李錫銘立即說：自己每月的工資加補助共300多元。兒子是民政局的一般幹部，兩個女兒，一個是醫務工作者，一個是會計。老伴的退休工資只有50多元。陳希同等也自報了自己的收入和家庭情況。對這場對話我們做了公開報道。

今天，中央一些部委領導人也到所屬高校，與學生們座談對話。國家安全部部長賈春旺、副部長孫文芳到國際關係學院，林業部副部長徐有芳到林業大學，航空航天部副部長何文智到北航，經貿部副部長李嵐清到經貿大學，衛生部部長陳敏章到北醫大，通過與學生座談、對話，緩解了一些學生的情緒。

與此同時，國家教委卻向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通知，要求認真組織高校學生收看「4.29」對話錄相，深入學習「4.26《人民日報》社論」，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地制止動亂，並指出：當前工作的重點是引導廣大學生充份認清這場鬥爭的性質，統一認識，同時不承認並堅決取締一切非法組織。

許多高校幹部反映說：「『4.29』社論都後退了，還在堅持『4.26社論』，國家教委真是左得出奇！」

5月1日（星期一）

北京「高自聯」公佈六項聲明

今天上午9時至10時20分，「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自治委員會」（高自聯）在北大圖書館前的籃球場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有60多名中外記者和北大、清華學生3千多人參加這個會。會上，「北大籌委會」倡議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並舉行全國高校大罷課。

「高自聯」北大代表王丹等主持了這次會議，並宣讀了第一項聲明：不承認政府與學生的對話。提出「高自聯」的對話草案為六項：1、正確評價胡耀邦的功過；2、重新公正評價報道這次學生運動，查處北京市委欺上瞞下製造動亂藉口的行為；3、懲處「4.20」打人事件中的直接責任者；4、反貪污、反腐敗、懲處官倒，解決康華公司問題；5、要求盡快出台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支持香港報人回大

陸辦私人報紙；6、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公佈政協調查組關於北京市教育經費的調查結果；7、由專家參加，探討政府重大政策失誤的情況和根源，分析去年通貨膨脹的原因等。聲明最後提出，一切以私人名義散發的宣傳品，與本會無關，本會概不負責。

第二項聲明是致各階層、各界人士書，說由北京49所高校發起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取得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廣泛支持，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寫下光輝的篇章。對政府在改革中失誤的批評和建議，表達了人民的心聲，但從運動一開始，政府就禁止與學生平等對話，對學生採取了不明智的態度。《人民日報》社論（4月26日）壓制了民主的呼聲，希望全國學生、人民團結起來，加快民主現代化的進程，民主萬歲！

第三項聲明是致香港同胞書。其中說，以悼念胡耀邦的逝世為起點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得到了各界人民的廣泛支持。我們這次民主運動是為了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反對腐敗，提倡自由，對政府工作提出合理意見，但是政府一開始就對學生運動不予理睬；我們的目的是加快中國民主化建設，建立完善的社會制度，這也是加快祖國統一的一部份。我們希望香港各界有識之士，支持我們的行動，讓我們團結起來，把鬥爭進行到底。

第四項聲明是宣讀了一些學者、作家致中共中央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公開信中說，近日來，北京高校學生通過各種渠道，反映了政府腐敗現象和社會存在嚴重分配不公等問題，這一行動是正義的，我們予以支持等。簽名者有北島、蘇曉康、鄭義、韓少華、戴晴、宋偉、高爾強、孔捷生、陳建功、史鐵生、趙志強、劉衛華等數十人。公開信說，簽名運動仍在繼續。

第五項聲明，宣讀了留美500名學生和學者的支持信。信中說，大陸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不僅不會破壞安定團結，反而會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強烈要求當局正確評價學生運動，對中央電視台、《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的片面報道表示抗議，對《科技日報》、《世界經濟導報》致以敬意，對那些有良心，遵守新聞記者職責的新聞工作者致以敬意。

第六項聲明為「北京大學學生聯合行動籌委會」的聲明。聲明說，國務院發言人和北京市政府近日同學生的兩次對話，參加對話的

學生不能代表學生的根本利益，我們一概不予以承認。

一些高校學生在積極地重新選舉本校「學生聯合自治籌委會」。北京大學昨天就選舉產生了新的籌委會，常委是孔慶來、沈彤、王丹、王池英和封從德5人。北京科技大學今天選舉產生了新的籌委會；北京外國語學院將於明日選舉。

一些高校負責人認為，各校普選的原因是：鞏固和加強領導班子的力量，使之更有民主性，讓高水平和組織能力更強的學生擔任負責工作。同時，不少高校「籌委會」正在徵集政府腐敗的事例，黨和國家領導人子女工作安排情況等，以便作為同政府領導人對話的依據。

上海高校醞釀大遊行

上海一些高校學生300多人，今天在復旦大學集會商量5月2日舉行全市大遊行，遊行的要求是：（1）堅決要求恢復《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要求將4月24日的導報原版重新發行；（2）堅決要求政府出公告保障學生人身安全，不得以任何形式和藉口進行報復；（3）堅決要求遊行集會自由；（4）要求新聞出版自由；要求新聞媒介客觀及時地報道這次學生運動。會後，在全市高校散發一份題為〈上海市高校聯合會公告〉的傳單，其內容是：

我們決定於1989年5月2日舉行全市高校學生總遊行，現特公告如下：

一. 綱領：我們的行動決不是反對共產黨，而是發揚「五四」光榮傳統，支持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促進民主進程。

二. 目標：（1）團結自由，我們的組織應是合法的；（2）遊行自由，廢除限制遊行的條例；（3）新聞自由，開放報界，解除報禁，如實報道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4）出版自由，允許私人辦報。

三. 要求：（1）保障同學安全；（2）如實報道這次遊行；（3）抗議警察打人，懲處兇手；（4）解釋海南出租；（5）解釋《世界經濟導報》的查禁；（6）調查嚴懲壞分子。

四. 標語口號：不得超出本綱領，更不要有反動口號。

上海市委據此要求各高校採取一切措施，穩定局勢，絕不能鬆懈。對煽動學生上街的大小字報，要堅決揭掉；明確宣佈罷課是非法的，決不允許阻止學生上課，只要有學生來就要堅持授課。要立即做遊行組織者的工作，盡力把遊行隊伍攔在校內。

5月2日（星期二）

《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激起更大波瀾

今天部份高校學生自治籌委會的成員在繼續醞釀與中央最高層領導的對話，並籌劃5月4日舉行遊行。

下午，首都40多所高校的70多名學生代表，集體到全國人大、中辦、國辦信訪局遞交請願書，要求中央在3日中午12時前答覆對話問題，如果不答覆將在5月4日舉行比4月27日更大規模的遊行。

人大、北師大、中央民族學院等高校的「學生自治會」，分別在上午和下午舉行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介紹他們對學生這次遊行、罷課的原因、性質、評價以及下一步和政府對話的態度和看法。

下午3時40分，中央民族學院的二、三百名學生在操場上召開新聞發佈會。一名「自治籌委會」成員發表演說，他認為：這次運動自始至終都是廣大愛國學生為了促進改革，要求政府克服腐敗，要求行使公民民主監督合法權利的和平請願運動，要求政府和他們進行富有誠意的對話。

北大、人大一些高校繼續貼出一些大字報，對袁木同學生代表的對話進行反駁。北醫、體院等院校今天還召開了正確評價學生運動的討論會，有的學校還召開了選舉對話代表的會議。

〈告上海市民書〉

今天下午1時起，上海復旦大學、華東師大共有3千名學生上街遊行。遊行隊伍中的標語口號是：「打倒官倒、反對特權」、「新聞要

說真話」、「開放報禁，還我導報」、「新聞自由是自由的根本」、「聲援北京學生」、「增加政治透明度」、「不讓人民說真話，就不是強大自信的表現」等。

華師大學生散發的〈告上海市民書〉中說：「尊敬的上海市民，我們上海高校聯合遊行示威，以聲援北京學生運動，同時要求政府減免上海上繳財政以保證解決上海住房與交通問題所需的資金，要求撤銷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查封《導報》，是對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的公然踐踏。因此，我們強烈要求新聞要說真話，不然，經濟休想起飛。」「我們的行動不是破壞安定團結，而是鏟除不安定的根源，這種根源就是政府權力不受任何監督所導致的腐敗。目前中國不存在表達市民願望的正常途徑，通過採用遊行示威、和平請願的方式來表達學生與市民的共同願望——清除腐敗，振興經濟。」

18時左右，復旦、同濟大學的遊行隊伍到達人民廣場，與華師大的學生匯合靜坐，共達6,000人左右。他們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四點要求：（1）恢復原《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2）恢復439期《世界經濟導報》原狀。（3）取消上海市的遊行《條例》，保障學生人身安全。（4）要求新聞媒介如實報道學生運動情況。學生們說，如在今晚6時半以前不給明確答覆，將再到市政府門前遊行示威，並將於明天實現總罷課。

華師大一位研究生發表演說，他說：「這次學生運動與文革時期的學生運動完全不一樣，這次是理智和激情的交融，『文革』是愚昧與狂熱的匯合。當局說我們是在搞動亂，我們秩序井然，哪有一點是在搞動亂？」

晚8時左右，學生由人民廣場去外灘市政府門口集結、靜坐，兩名學生代表向市政府遞交了請願書，到晚10時左右才陸續散去。

解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今天收到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一袋材料，打開一看：一是4月24日該報1至6版的複印件；二是5月1日該報編委會給上海市委的公開信。

因為4月27日，新華社只是被迫轉發了《解放日報》關於上海市

委整頓該報的報道，此次我認真地看了所有的材料，才搞清事件的來龍去脈。

報紙的版面和內容

4月24日，該報頭版通欄大標題為：〈人民的悼念蘊藏着巨大的改革動力〉——追思胡耀邦十年來開拓中國改革大業的非凡膽略和毅力。左上方是胡耀邦在上海的照片。另有兩條新聞如下：

〈堅持改革開放 推進民主建設〉

本報記者張偉國北京專電 本報與《新觀察》雜誌上星期三在文化部一個會議室舉行主題為：「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追思胡耀邦同志為我國改革開放大業創立的不朽業績，表示要接過胡耀邦高擎的改革火炬，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建立民主政治，富有科學理性地把中國的改革事業繼續下去。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首先代表他們全家致辭。他說：「父親雖猝然病逝，但我們所有的家屬不會墜入自毀性的悲哀中去。我們希望這次悼念活動，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在一種祥和的環境和心態下度過。祝祖國吉祥。」

座談會上先後發言的有胡耀邦同志生前友好、老戰友、老部下和各界代表：李昌、韶華、吳江、于浩成、秦川、蘇紹智、吳象、章立凡、劉湛秋、戴晴、于光遠、吳明瑜、嚴家其、李銳、張郎郎、馮蘭瑞、童大林、潘維明、孫長江、張顯揚、林金耀、韋典華、陳子明、劉銳紹、胡績偉等。參加座談的還有馮牧、劉吉、鄭仲兵、胡鑒美、廖樹明等。座談會由戈揚主持。座談會結束後，本報和《新觀察》雜誌敬獻的花圈送往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本報北京書簡 近日天安門廣場出現了十三年來規模最大的自發性悼念活動，人們在此刻顯露了一種期望掃除障礙、頑強推進改革開放的熱望。有識者指出，有些報道、通告的用語卻和十三年前那個時候差不多。應該有些進步了。要看到今天的主流，作為悼念者應在法律範圍內活動，作為政府絕不能站在對立面。更有人坦言，在保衛改革成果，堅持改革開放，促進民主進

程的過程中，要像耀邦同志那樣愛護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是國家的希望，肩負着歷史重任。

〈國際輿論稱譽胡耀邦真誠坦率〉

本報北京訊　以開明著稱的前總書記胡耀邦猝然病逝，一些駐華使館外交官和記者在與本報記者接觸或通電話中，同樣流露出由衷惋惜及對胡本人的敬佩之情。

即將卸任的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在唁文中稱胡耀邦是一個為過去十年中國改革政策，即向西方開放、使人民有更大的言論自由和經濟自由作出了實質性貢獻的充滿活力的領導人。

奧地利的《薩爾茨堡新聞》刊文指出，胡任黨的首腦的年份是中國經濟改革最成功的歲月，他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是最受尊敬的。他不怕說出自己的想法，為人剛直不阿。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在胡耀邦逝世的當天對記者說，他永遠銘記胡的真誠坦率性格及與他地位相稱的領導能力。

這天的報紙從2至6版，以五個版面發表了「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與會者的發言和胡績偉、蘇紹智的悼念文章。

中顧委委員李昌作為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回憶終生難忘的往事後說，耀邦確實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工作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豐富多彩的一生。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韶華說，要評價一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就要看他是推進還是阻礙了歷史的發展。耀邦在黨的關鍵時刻推進了歷史。首先，耀邦平反冤假錯案拯救了一大批老幹部，這是推動歷史進程無可比擬的偉大功勳。在黨校，他點燃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火炬，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理論準備，大大推動了歷史的進程，特別是觸及了許多老人家晚年失誤的討論，是需要勇氣的。沒有馬列主義水平，沒有一種膽略是不敢率先發起這種討論的。我們文藝界非常懷念耀邦同志，是因為率先提出創作自由的正是他，這對文藝界的思想解放、文藝史的發展又是一個很大的推動，開闢了新的里程碑。

理論家吳江指出：耀邦是在一個重要關頭，走上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成為我們黨和國家一位傑出領導人。我講的「關頭」，大體上可以從黨的十一大到十二大的五年中間，特別是前期，十一大後，小平雖已復出，但當時的政治局勢是不明朗的，有的人冤案還沒有平反，已經出來的人也不願出面說話，其中有些人是腳踩兩隻船的，要看形勢再行動。耀邦正是在此時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做了撥亂反正的工作。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一張香港報紙對他的評論：「努力改革，正直誠實，深入民心。」此話分量是相當重的，是值得一聽的。

法學家于浩成說，耀邦領導真理標準討論，主持領導理論務虛會，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衰落和新的興起，提出了黨在建國以後的任務是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是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前《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說，耀邦是最好的人，最純潔的人，最寬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再高明，很不得人心，不是那麼仁愛，不是那麼純潔，就不是最好的馬克思主義者。

國務院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象說，撥亂反正中有那麼大的阻力，耀邦能夠力排眾議，勇往直前，表現出非凡的勇氣，這種勇氣來源於理論上的堅定性，而這種堅定性又來源於實踐，來源於群眾。深入群眾是耀邦最突出的特點。他的風範是值得我們很好地繼承的，永遠地深入實地、深入群眾，用群眾的東西武裝自己。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童大林說，我只有一句話，從我內心來講，耀邦是我們中華民族、我們共產黨正義的傑出代表，是一個偉大的人。

理論家、《科技日報》副總編孫長江說，民心向背確實是考驗一個人最主要的標誌，我們這個社會為甚麼這樣悼念耀邦呢，就是因為耀邦是一個真正的人，老老實實的人，一個偉大的人。我在2月27日下午去看他，他說：「多年來的經驗，有四種人要慎重又慎重來對待：一種人是青年學生，一定要非常慎重，要愛護他們，關心他們的成長；一種人是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要理解，要寬容；一種人是少數民族，一種人是民主黨派。」還說

「改革很艱難，但是決不能後退，一定要改革。」

以上摘錄的是發言者講話中的核心內容。就這些內容，新華社轉發《解放日報》的報道卻說：「據瞭解，該報定於4月24日出版的一期報紙上，在用幾個版的篇幅報道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談會內容中，有些如公開發表，對穩定當前局勢十分不利，將會造成思想混亂，影響安定團結」，「因此，4月22日晚上，市委負責人和該報名譽理事長約請欽本立同志談話，耐心地向他指出……導報這篇報道中的某些內容，則宜加以節選，否則，將會加劇某些動亂因素。」

另一份材料是：

對中共上海市委整頓《世界經濟導報》「決定」的陳述
——事實真相，我們的態度和要求

《世界經濟導報》編委會

中共上海市委宣佈停止欽本立同志《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職務的決定後，我們反覆調查、核實並通過各種方式向市委表明，做出這一決定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決定是錯誤的。但我們反映的情況根本沒有引起市委和「整頓領導小組」的關注，鑒於上海市委已通過大衆傳播工具將此事向海內外公開，因此我們只能以公開的方式來說明實際情況，並表明我們的態度和要求。

一.事實真相：

根據上海市委的「決定」，欽本立同志犯有「嚴重違反紀律」的錯誤，但經我們核實，市委在有關這一「決定」的說明（見4月27日上海《解放日報》，下同）中所舉的錯誤均與事實不符，現分別說明如下：

1.關於有些報紙已提前發出的問題。

市委的說明認為在欽本立同志打電話通知停發報紙後，「後來瞭解到，原來報紙已經印好，有些報紙已經提前發出去了」，事實是：星期五（21日）下午，市委宣傳部將欽本立同志找去，約定將有關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本期報紙清樣第二天送審，為及時送審，我報領導及要聞部編輯於當晚在《解放日報》工作到

午夜，從而搶回了時間，於第二天下午將清樣送至市委。這也使得我們比平時提前幾小時完成付印前的工作，從而使這期報紙得以在規定時間付印。

星期六（22日）晚上7時45分，欽本立同志又被緊急召往市委，根據市委對這期報紙加以刪節的要求，欽本立同志當着市委宣傳部領導同志的面，向印刷廠和郵局發出停發的通知。然而，「決定」的說明卻說「後來瞭解到，原來報紙已經印好」。這就奇怪了，難道送往郵局的報紙還能是沒印好的嗎？同時，在欽本立同志向郵局發出停發報紙通知之前，已有300份被一報販順帶批走。我們發現後立即設法回收，但已有100多份售出。由於這些事連發行的同志也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欽本立同志事前又如何能制止呢？

2. 關於企圖利用海外輿論施加壓力的問題。

市委的說明特意指出，4月22日晚上市委負責人與欽本立同志談話後。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報紙和電台就刊登和播出了導報被「沒收、查封」的消息。市委一位負責同志就此事指出，現在有些人企圖利用海外輿論施加壓力。所謂第二天按上下文自然是指4月23日，但我們至今未看到任何海外報紙在這一天報道過導報被「沒收」、「查封」的消息，事實恰恰相反，在這件事件發生後，為減少麻煩，欽本立同志要求導報同志對外一律嚴守紀律，不隨意談及本報情況。對海外新聞媒介的來電來人採訪，我們一概回答「無可奉告」或「欽本立不在」，還在導報開會時設法將香港記者請出去。還需要說明的是，19日悼念座談會是公開舉行的，在場的就有香港記者。現在市委這位負責人明顯暗示，有人企圖利用海外輿論施加壓力，這離實事求是的精神差得太遠了。對如此重大問題，難道能在未經核實查證的情況下隨意報道嗎？

3. 關於故意拖延，三天後仍不出報問題。

4. 市委的說明還指出：「由於導報故意拖延，用了三天時間，最後還是不出報。」至於推遲出報，欽本立同志亦無責任可負，相反他為盡快出報付出了極大的努力。4月23日凌晨1時多從市委回到家中後，便與在他家中等候的編輯部主要人員商量下

一步的工作直至凌晨3時，同時作出安排，防止已印好的報紙外流。當天上午欽本立同志即按市委意見親自改掉，下午2時半，欽本立同志又與編輯部另兩名負責人前往市委，討論了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同志歸納的三種方案：換掉全文、部份刪節和發行原版。星期一上午，有關編輯根據欽本立同志的要求去《解放日報》改版，當日未能完成全部工作，晚上欽本立同志因疲勞而病倒，第二天（25日）上午，有關編輯去《解放日報》排字房繼續改版。中午，除欽本立同志以外的導報編輯部領導成員研究了導報原版已經外流的情況，分析了國內外的形勢及改版或原版發行的利弊，討論結果是出原版對維護大局較為有利，就此給上海市委寫了一份「緊急報告」。於下午6時送出。26日上午市委宣傳部來電表示不同意原版發行。下午3時市委書記江澤民同志就親自在萬人大會上宣佈了整頓導報的「決定」。

上述事實說明，欽本立同志並沒有市委「決定」中指出的「嚴重違反紀律」的錯誤。

二.我們的態度和要求：

鑒於上述全部事實真相，我們認為上海市委的決定製造了一起明顯的冤假錯案，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在海內外造成不良影響。其理由如下：

1. 上海市委主要領導同志不顧基本事實，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在市委召集萬人黨員幹部大會宣佈「決定」以前，導報的主要負責人已至少兩次向市委領導詳細介紹了印報、出版、報紙外流等基本情況。可是上海市委主要領導同志完全置之不理，也不向任何一名導報一線工作人員進行核實，便在基本事實不清的情況下倉促作出「決定」，並將「決定」在4月26日召開的上海市黨員幹部萬人大會上予以宣佈。翌日《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在相同的顯著地位報道，然後再由新華社轉發，《人民日報》等全國性報紙也相繼在顯要地位轉載，這些做法為建國以來所罕見，是極其輕率的。

2. 不能公正對待黨內同志，特別是為黨勤勤懇懇工作了幾十年的老同志，一大批黨員同志中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心理影響，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已整整十年，在這十年中，公正對待同志的

要求已深入人心，耀邦同志因平反冤假錯案而贏得民心就是明證。欽本立同志為改革、開放作出的貢獻在新聞界是有目共睹的，導報的工作人員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為他的膽識、人格所吸引才加入導報的隊伍的。今天，如果還要製造新的錯案，用錯誤的態度對待像欽本立同志這樣在海內外新聞界都有影響的老同志，是不得人心的。

3. 無視報社總編輯負責制。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同志在4月29日受國務院和李鵬總理委託與首都大學生代表對話時，明確指出我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新聞報道工作實行的是報社總編輯負責制」，縱觀導報4月24日一期拖延出版、欽本立同志被停止職務及報社被派駐「整頓領導小組」強迫接受整頓的經過，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上海市委的一些領導人無視「報社總編輯負責制」，對於並不洩露黨和國家機密的新聞稿件，不僅要求審稿，而且還必須服從他們的意見，不服從就不准出版、發行，進而「停止職務」、「整頓報社」。這種實際上存在的新聞檢查，對當今的新聞改革及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將會產生惡劣的後果，如不予以徹底糾正，其後果不僅危及導報的生存，也必將影響全國的新聞界。

我們為維護大局所進行的努力可能是最後的努力，這種努力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的，因此我們向市委提出要求：

一. 立即撤銷停止欽本立同志《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的錯誤決定。

二. 嚴格依法辦事，尊重新聞機構的基本權利，撤回目前主持導報工作的「整頓領導小組」讓導報恢復正常工作。

以上所述，敬請上海市委及各界明鑒。

1989年5月1日於上海

附件：欽本立同志被停職、導報被整頓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應

上海市委決定停止欽本立同志總編輯工作，派駐「整頓領導小組」整頓世界經濟導報後，各界反應強烈。截止4月29日下午5時，本報已收到河南、湖北、北京、陝西、湖南、河北、黑龍江、海南、安徽、廣東、江蘇的電報近百個，收到來自各地的抗議、聲援信近百份，編輯部、本報北京辦事處、南方辦事處、東

京、華盛頓、維也納、柏林、科倫坡記者站收到電話不計其數，來信來電大概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 新聞界表示支持導報，要求導報繼續說真話。國際電台一些記者致導報的信中說：「雖然我們不能用我們的電台來支持你們，但我們在用我們的心支持你們。導報支持了我們繼續做記者的決心」。本報4月25日5時前收到的署名聲援電如下：《人民日報》102人，《工人日報》45人，《光明日報》53人，《中國日報》74人，《中國青年報》88人，《中國婦女報》26人，《文藝報》18人，國際電台18人，《中國機電報》全體同仁，《科技日報》、《文摘報》、《解放軍報》、《農民日報》部份記者編輯。一些報社說，簽名聲援還在繼續中。北京一位研究人員就此指出，新聞界的如此反應將會在較長時間內波及各個領域，成為我國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二. 大學生反應強烈。編輯部收到很多他們言辭激烈的來信和來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派人到本報北京辦事處，要求說明事實經過。中國政法大學正準備搞模擬法庭，就此進行教學實習。

三. 工人、城市居民言辭更為激烈。一位寶鋼工人來電說，我們是維護大局的，如果上海市委再這麼搞下去，我們工人也要罷工了。一位癌症病人來信說「改革、開放、公開性、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必勝無疑」。他認為，導報「是全國編得最好的一張報紙」。一些讀者來信說：「動亂的原因之一是新聞不真實，說假話，若這方面再得到管理，意味着鼓勵動亂。」一位鄉鎮企業的工人來信說：「三年前我對中國的改革充滿信心，今天（聽到導報被整頓的消息後）我可以說是判若兩人。」還有讀者在來信中寫到：上海市委不允許「說真話的導報存在，是在推動中國走向黑暗。」

四. 知識分子反應。導報同仁在短期內收到很多鼓勵、支持導報的知識分子的來信，北京一些著名學者已聯名給上海市委寫公開信，上海、北京的理論工作者已在籌備理論討論會，研究這種特殊的政治現象。

五. 國外反應。世界各大新聞傳播媒介紛紛前來採訪導報，

鑒於市委決定中有「利用海外輿論」等含混不清的用詞，鑒於導報同仁所經歷的事實和市委敘述不一，導報對海外記者一律無可奉告，仍然在海外輿論造成不良影響。此外，經「整頓領導小組」轉達社科院外事處意見，導報還謝絕了一切外事活動。海外具體反響未能收集。

5月3日（星期三）

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大會」上講話

今天下午，首都3千多名各行各業青年歡聚在人民大會堂，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

趙紫陽在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說，我們宏偉艱巨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的任務，只有在穩定的而不是動亂的社會政治環境中，才能順利地進行。

他在題為〈在建設和改革的新時代進一步發揚五四精神〉的講話中說，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我們黨是富有自我批評精神的生機蓬勃的黨。中國共產黨之心，是同人民之心、青年之心連在一起的。

趙紫陽指出，五四運動首先是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又是一次偉大的新文化運動，偉大的思想啓蒙和思想解放運動。我們現在紀念五四運動，就應當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即建設的要求，繼承和發揚五四的愛國、民主和科學精神，使它們具有新的內容，達到新的高度。

趙紫陽說，我們今天講愛國，就是要把中國建設好，實現四化，振興中華。就是要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和支柱，通過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科學教育體制等各方面的改革，繁榮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科學的文化——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我們今天講民主和科學，也同樣要緊緊圍繞並服務於建設的目標。

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主持了今天的紀念大會。楊尚昆、李

鵬、萬里、鄧穎超、喬石、胡啓立、姚依林、田紀雲、李鐵映、李錫銘、吳學謙、宋平、丁關根、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等也出席了紀念大會。

學生代表的「請願書」

昨天下午，首都高校數十名學生向有關方面遞交了他們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的「請願書」。根據上面的指示，新華社今天一早播發了「請願書」全文：

> 在「4.27」遊行之後，政府通過新聞媒介表達了願與學生進行對話的願望，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歡迎，為促成盡快達成實質性的對話，我們作為大家推選的代表，代表北京市高校廣大同學，向政府和黨中央提出我們關於對話的要求如下：
>
> 一. 對話雙方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在對話中，發言、質疑的機會應均等。
>
> 二. 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應該由大多數高校學生（特別是參加此次4月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校學生）公認推出。同時我們認為，鑒於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在這次運動中沒有起到任何正確的引導和有益的組織作用，因此我們絕不同意由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指派學生代表，也絕不承認由政府單方面未經廣大同學的同意而私下邀請的學生充當學生代表。
>
> 三. 我們提出學生代表組成方式如下：鑒於同學自發組織產生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這次運動中一直起領導組織作用，並且在廣大同學中獲得了認可，可以由市高聯出面聯絡組織，由首都各高校學生根據人數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名代表組成學生代表團。在代表團內部經充份討論磋商後，從中推舉出若干名學生代表作為學生一方總發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聽，並對學生方面的發言作協商補充，及向政府方面發言人提出質疑的權利。
>
> 四. 政府方面出席對話的人員，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級別以上，具有瞭解國

家各種事務及決策權利的人員。

五. 對話必須允許雙方邀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的代表參加旁聽，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或阻攔。被邀請代表在對話過程中不具有發言權，但具有事後就對話內容發表看法的權利。

六. 雙方發言人必須有發言機會均等的權利。雙方發言人每次發言必須限定時間，質疑應限定在3分鐘以內，答問應限定在10~15分鐘之內，允許發言人在問答中多次質疑。

七. 對話過程中必須允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道，同時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應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程。對話雙方均具有現場攝像錄音和記錄的權利，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干涉和阻撓。

八. 對話應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時間可由雙方協商確定。

九. 政府參加對話人員在對話過程中應盡量回答並在會後盡量解決可以解決的問題。如果某些問題確實不能迅即答覆，可商定在限定的時間內舉行下一輪對話，任何一方不得無理拒絕。

十. 為保證對話結果的法律效力，對話雙方必須對對話結果出具聯合公告，並經雙方共同簽字證明。

十一. 必須保證對話雙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 每一輪對話之後，必須在國家各大報紙及電台上如實報道結果，出具公告，並宣佈下一輪對話的時間、地點等事宜。

關於以上要求，我們聲明如下：

一. 為確保對話盡快達成，對以上要求，我們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覆，並在對具體要求作具體答覆的基礎上，附註各條答覆的理由，形成書面文件。

二. 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遊行請願的權利。

三. 關於第一輪對話我們建議在5月4日上午8：30，地點可設在北京大學。

四. 此請願書將抄送一副本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

另外還有一份附錄：

我們建議的對話內容是以廣大同學「4.20」、「4.22」提出的「七條」為基礎修訂的，為表明我們的誠意，也為了便於對話的進行，在每一條下附上具體化條款各一。此為草案，我們將於5月4日提出正式文件。

一. 全面公正地評價此次學生運動。

具體化條款：組成調查組調查此次運動始末，依法查處北京市欺上瞞下，制造「動亂」藉口的行為。

二. 加強法制，制止違憲行為。

具體化條款：依法查處「4.20」打人事件的直接責任者。

三. 全面公正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

具體化條款：公佈胡耀邦同志非經正常組織渠道下台的真相。

四. 盡快出台《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

具體化條款：公開邀請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先生回大陸辦私人報紙。

五. 反貪污、反腐敗，懲治官倒。

具體化條款：「康華」問題。

六. 糾正十年來的重大失誤，增加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

具體化條款：公佈政協三個調查組關於北京市10所高校教育經費的調查報告，責成政協組織調查中小學情況並予以公佈。

七. 追究造成政府工作中重大失誤的直接責任。

具體化條款：責成政協組成專家調查論證組，調查去年通貨膨脹真實原因，論證政府現行調整政策的可行性。

袁木聲稱「背後有黑手」

今天上午，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袁木在談到學生的「請願書」時說，昨天下午3時，中辦和國辦信訪局負責同志在中央信訪局接待站接受了一些高校學生的「請願書」。「請願書」

表示歡迎與政府對話，這一立場與政府是一致的。我上次與學生對話時就說過政府願意在不同層次、不同範圍內，通過不同渠道與各種不同觀點的同學對話。這種對話是為了溝通思想，增進瞭解，以利於促進問題的解決，而不是政府與學生之間不同對手的談判。昨天部份學生的「請願書」中對對話提出了一系列先決條件，而我早就說過，對話應建立在相互信任和誠懇的基礎上，不應有先決條件。

袁木說，部份學生在「請願書」中共提出12條，核心的問題是3條。第一，他們要求對話排除經過民主程序選出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和各校的學生會、研究生會，提出不同意由他們組織的對話，而是要由在這次遊行中非法組織起來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代表對話。把由學生經過民主、合法程序選舉出的組織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學生組織來參加對話，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於學生之間的團結，容易引起學生之間的紛爭。政府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

袁木說，「請願書」第二個核心問題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的對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這不僅不合情理，而且表現了青年學生相當程度上的一種幼稚的衝動。「請願書」不僅提出了對話前政府必須事先答應的條件，而且提出政府甚麼人參加對話必須經過他們同意。他們規定政府出席對話的應為副總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對這些要求公眾輿論也是不會同意的。請大家想一想，這樣的說法是否合情合理。

袁木說，第三，「請願書」提出如此苛刻的條件，並限期答覆，還說如不按期答覆，就要繼續遊行示威。這是最後通牒式的請願，是帶威脅性的。

袁木指出，從「請願書」中可以看出，確實有人在背後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動亂。政府已多次說過，挑起動亂的是極少數人，廣大青年學生要求促進民主、深化改革、反對貪污、懲治腐敗是正當的，是合情合理的，與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政府是真心實意地愛護廣大青年學生、關心他們成長的，也希望他們與背後挑起動亂的人分開。自覺分開的最好辦法是盡快復課。袁木說，我們指出有極少數人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恰恰是對廣大學生的關心和愛護。希望廣大學生能理解這一點。

學生對袁木的答覆極為不滿

袁木的上述「答覆」讓學生們極為不滿。

很多學生認為袁木的講話態度強硬，反映了政府的立場就是「三不主義」：

一是根本不承認「學生自治聯合會」；二是絕對不單獨同鬧學潮學生代表對話；三是從來就不想解決實質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學潮骨幹郭恒忠說，一講話就說背後有極少數人，就是暗示要查背景、揪後台。我們大學生是有頭腦的，沒那麼容易就上當受騙，被人利用。政法大學就沒有背景，完全是自發的，「4、27」大遊行是政府和《人民日報》社論逼出來的。學生並不想搞亂國家，而是政府把國家搞亂了。

有的學生說，政府總說學生搞學潮背後有壞人，我們不能接受。你說有壞人，為甚麼不敢拿出證據，揭露壞人。

有的學生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全國高校學生聯合自治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監督政府的機構，由於黨的領導這種高度集中制，很容易由於主觀主義造成政策的失誤，我們就是想通過罷課、遊行等形式來幫助政府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

一些教師擔心，如果政府採取強硬措施，會使一些學生走向反面，會使他們的態度更堅決。

中國政法大學貼出題為〈快訊〉的大字報，抗議上海市委粗暴干涉新聞自由，並向導報全體同仁和欽本立致以慰問。還贈對聯一副：威武不屈，欽總樹時下報人風範；真理不死，導報是十年改革先鋒。

下午2時到4時，「高自聯」在北師大召開有47所高校學生代表參加的會議，就5月4日是否去天安門廣場遊行進行討論表決，最後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會後，一份題為〈五四行動〉的傳單和大字報在各校廣為散發和張貼。其內容是：

> 經「高自聯」47所學校一致同意，明天（5月4日）活動安排如下：一. 上午8時從各校出發，遊行到廣場，沿途散發傳單，不演講，少喊「打倒」。宣傳重點：（1）支持改革，

反對倒退。（2）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治。（3）要求對話，對話要講誠意。（4）維護憲法的言論新聞自由，聲援《世界經濟導報》。（5）集會、結社自由，高自聯地位合法。（6）反對官倒，打倒腐敗。（7）全國高校聯合起來。二．下午4時，市高自聯在廣場發表〈五四宣言〉，然後各校自由組織活動。另，住各校的外地學生代表上午7:30在師大門口集合。

晚9時，王丹在北大主持中外記者招待會，中外記者20多人參加。400多名北大學生旁聽。王丹說，袁木召開的對話會實質是借對話來胡弄學生，愚弄百姓。上次對話代表是兩會（學生會、研究生會）委派的，他們不能代表廣大學生。參加對話會必須由籌委會委派。並說袁木級別不够，根本不配和我們對話。王丹宣佈「五四」遊行的目的：（1）抗議袁木藉口對話來欺騙人民，向人民公佈籌委會對話的條件；（2）抗議上海市委干預《世界經濟導報》的違法行為，要求為欽本立復職；（3）遊行口號由「高自聯」統一擬定，主要有：要求真誠平等地對話，發揚「五四」精神，聲援《世界經濟導報》。

北大三角地貼出一份籌委會公告：2日中午接到美國加州16所大學留學生代表電話，說要捐款8,477美元，成立「大陸學生後援領導小組」，建議盡快使籌委會合法化。

北大教員建言如何平「學潮」

近日，北大各系黨委、總支書記和學生工作組組長，在一起座談提出平息學潮的幾點建議：

一．中央對目前民憤極大的「官倒」問題，政府一些官員腐敗問題，要採取有力的措施，做出堅決糾正的姿態。近年來，政府廉潔方面存在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官倒」盛行，貪污腐敗已影響到黨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此次學潮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們積怨已久的一種發洩。政府要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懲治貪官污吏、治理腐敗現象，不但可以對學潮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也是「醫治肌膚上的不健康因素的一次手術。」

二. 希望中央更高層次的領導人出面進行對話，這樣會使中央領導人更直接接受群衆的信息，縮小政策和實際情況的距離，同時也可批駁社會上目前流傳的各種謠言，以穩定人心。

與會者認為，密切聯繫群衆，到群衆中去，是我黨的優良傳統，過去高級領導人，包括總理、總書記與群衆的直接對話是有過先例的。

三. 應進一步增加決策的透明度。中國有4千多萬黨員，要讓全體黨員瞭解黨的政策、方針和措施，讓黨員心裏有底，才能發揮黨員的作用去影響群衆。因此懇請中央也要與基層黨員對話。

與會者認為，長期以來，不少黨員對於黨的建設問題提出過意見，心平氣和地談看法，但得不到政策、方針反饋和重視。黨的決策有時與實際情況距離較大，致使黨員不理解，不滿意。增加透明度要制度化和連貫性。

北京市委拋出「七點」反「動亂」

5月2日上午，北京市委召開區、縣、局、總公司和高校負責人會議，對下一步反動亂鬥爭提出七點意見和要求。

一. 各級幹部要提高對這場政治鬥爭的艱巨性、複雜性、長期性的認識。這場鬥爭由來已久，情況複雜，不要急躁。製造動亂的人不死心，他們不會就此罷休，問題不可能很快解決。我們黨有能力解決當前面臨的問題。只要黨內各級幹部認識一致，甚麼事情都好辦。要認真地從政策和策略上、從全局上考慮問題。

二. 組織黨團員聯繫實際學習《人民日報》關於反對動亂的社論和政府部門負責人同高校學生的對話，抓好思想教育工作，把大家的認識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生產誤了不行，思想工作放鬆了也不行。現在是最需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時候。

三. 堅決抵制非法串聯活動。大學生到工廠、農村、中學、商店串聯很厲害。對他們的活動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他們串聯到哪裏，就應當抵制到哪裏。要勸他們回到學校好好學習，盡快復課，不要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對來串聯的人有關單位要登記姓

名、單位、人數和目的。個體勞動者協會對個體户要進行教育，指出他們給學生捐錢不合適，有錢應捐獻辦教育，不要助長非法活動。

四. 説服和動員市民對遊行不要圍觀。如果「五四」大學生遊行，市民不要摻和。組織居委會幹部維持好街道秩序，保證交通暢通。要搞好王府井、西單、前門、大柵欄、北京火車站等地區的社會治安，防止首都出現長沙那樣的打、砸、搶、燒事件。特別要保證5月4日「亞行會議」在人大會堂順利召開。

五.「五四」各大專院校盡可能在本單位組織紀念活動。

六. 要做好民主黨派人士的工作，多向他們通報有關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以取得他們的支持。對一些非黨人士也要做好工作。

七. 爭取中間群衆，爭取大多數。這是決定這場鬥爭成敗的關鍵。高校要爭取中間群衆。工廠、農村、商店也都要爭取中間群衆。這部份人的工作做得好，就更有利於孤立少數鬧事的人。做好這部份人的工作，關鍵是我們自己的隊伍要堅強、團結，否則，中間群衆難以爭取過來。還要揭露製造動亂的人所採取的手段，比如造謠惑衆等等。

這次會議分兩部份進行。一部份是區縣局、總公司負責人，由陳希同和袁立本主持；另一部份是大專院校負責人，由李錫銘和李其炎（北京市委副書記）主持。

今晚9時30分，昆明工學院、雲南師大、雲大和雲南教育學院近千名學生上街遊行。這在雲南是首次。江西師範大學200名學生於晚7時上街遊行。上海華師大、復旦、同濟三校，今天上午有7千名學生罷課。武漢、天津、鄭州、貴陽、成都、重慶、長沙、哈爾濱、瀋陽、長春、蘭州、南京、杭州、合肥等地的高校都出現了「五四」上街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

第三章：大轉機　大陰謀

(5月4日~5月12日)

5月4日（星期四）

趙紫陽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今日，首都有51所高等院校的數萬名學生上街大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了「五四」宣言，向公衆宣佈5日復課。

早晨8時半左右，按「首都高校學生聯合自治會」的部署，各校學生分別在校內集結，不聽校方勸阻陸續走上街頭，逐漸匯成三路大軍向天安門廣場行進。清華、北大、人大、理工大、外院、民院等院校萬餘人，從西部進城；北師大、政法大學、北航、北醫、北中醫等院校的數千人從北路向城區靠攏；東路大軍則由北工大、經濟學院、機械工程學院、廣播學院、工藝美院等院校上萬人組成。

中午11時許，三路大軍分別突破警察在城外設置的防線，從復興門、建國門進入城區。東路學生在12時多首先進入天安門廣場，他們手拉手圍成圈坐下，高呼口號，唱國際歌，等候西長安街東進的隊伍。幾位組織者爬上紀念碑，揮舞藍白相間、中有紅星的「高校學生聯合自治會」旗幟，同時敲着小鼓，引來許多圍觀者。下午2時多，西路、北路的遊行隊伍進入廣場。

「高自聯」宣佈明日全部復課

約下午3時左右，學生舉行集會，一位組織者宣讀〈五四宣言〉：

「七十年前的今天，天安門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學子，中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了偉大的新篇章」，「這次學運是『五四』以來最大

規模的民主學生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繼續和發揚，是史無前例、極其成功的。學運的成績還表現在一大批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成了學運的領袖，使整個行動更為成熟，更為理智」，「由47所高校代表選舉產生的『學生自治聯合會』是一個全新的組織，它對日後的民主改革肯定會大有意義，起到推動作用。」

接着又宣讀了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的決定：

一. 經北京市52所高等院校學生代表民主表決，決定從5月5日起，北京市所有高校全部復課。

二. 由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組織成立高校學生代表團與政府交涉，繼續要求對話。

三. 聯合會隨時聽取代表團與政府交涉的結果，廣大同學應保持熱情，自治會保留鬥爭的權利，我們仍然可以統一行動起來。

四. 在北京市內廣泛開展演講活動，將今年五四請願活動介紹給廣大的市民。

宣讀〈五四宣言〉和決定以後，「高自聯」代表宣佈：明日各高校復課。約下午3時半左右，遊行隊伍開始陸續撤離廣場。

今天北京高校遊行人數與4月27日的大遊行人數相近，但參加的學校有所增加。上次是以北大、人大等重點大學為主，人數也最多。今天重點院校人數減少，但像印刷學院、服裝學院等過去未參與的專業院校也參加了。還有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少外地高校的學生也來了，如天津南開大學的30多名學生、河北大學的50多名學生摻夾在北師大學生的隊伍裏；還有香港中文大學、廣州中山醫科大學、深圳大學、海南大學、華北電力學院、吉林大學等外地20餘所院校的三三兩兩的學生，也舉着寫有校名的小旗參加了遊行。

首都新聞單位200多名記者、編輯首次與學生一起上街遊行，隊伍前面打着「首都新聞工作者」的橫幅，從新華社大門口出發，到民族宮前加入清華大學學生隊伍的前邊。他們打的橫幅上寫着：「新聞公開有利於安定團結」、「我們有筆想寫文章不能寫」、「我們有口想說真話不能說」、「欲說不能」等等。他們還喊着「強烈抗議整頓

《世界經濟導報》」、「首都新聞界要洗刷恥辱」、「不要逼我們造謠」、「新聞要說真話」、「重大新聞應讓人民群衆知道」、「還我本立」等口號。

今天遊行隊伍打的橫幅和喊的口號也與27日大遊行喊的有所不同。上次有「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等內容，這次則突出「弘揚『五四』精神，爭取民主自由」、「科學興國、教育為本」、「對話對話，平等對話，沒有誠意，等於空話」、「不是文革，不是動亂，學生運動，反對動亂」、「貪污腐敗，懲辦不殆，特權衙內，必須治罪」、「不自由毋寧死」、「德先生你好」、「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已經過了七十年，還要再等七十年？」等內容，還有「受窮只因讀書，流血為爭自由」、「完了？沒完」、「一小撮等於十一億乘以99%」、「結束老人政治」、「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等。

各地遊行規模空前

今天全國有30個城市共130所高校學生舉行了空前規模的大遊行。

武漢：12所高校3萬餘名學生從上午到下午分三批上街遊行，並到省政府門口靜坐，要求對話，人們稱其為「車輪戰」。學生們商議說，現在提口號要注意，不能提實行多黨制，這在中國的體制下行不通，不現實；不能提打倒共產黨，共產黨員有幾千萬，每個黨員還有許多家庭成員，這能打倒嗎？目前要提可行的口號，所以喊的口號主要是「紀念五四，興我中華」；「打倒官僚，清除腐敗」；「學生萬歲，遊行無罪」等等。

上海：上午10時左右，復旦、同濟1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下午1時半，華師大2千多學生上街，還有上海科大、交大等校部份學生於下午5時左右匯聚上海市政府門口靜坐。總人數達6千多人。他們呼喊：「打倒官倒，清除腐敗」；「反對專制，反對獨裁，還我民主，還我人權」；「還我導報」；「江澤民出來！」等口號。市政府派兩名處長接待學生代表。

重慶：上午重慶大學、重慶建工學院、重慶醫科大等院校有4千

多學生從市政府到解放碑遊行；下午又有4千人左右上街遊行，他們呼喊的口號除「聲援北京學生，反對貪官污吏」等外，還有「半文盲、大富翁、中國特色」、「傻博士、窮教授，中國獨有」等。

昆明：今晚7時30分，雲大、雲師大等校2千多名學生繼昨日再次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南京：下午1時左右，南京大學2千多學生上街遊行，到省政府請願。學生散發〈南京「五四」宣言——再造一個青春中國〉的傳單。傳單號召：「起來吧，中國青年！」，「所有中國的工人、農民、子弟兵、學生聯合起來，再造一個青春的中國」，「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我們要一個民主、科學的中國！」，「我們要一個自由、平等、享有人權的中國！」

廈門：廈門大學2千多學生於晚6時半上街遊行，到市政府請願，要求查辦腐敗現象，查處浯嶼駐軍毆打廈大學生事件。

天津：下午，南開等8所高校5千餘學生在南開電影廣場，舉行紀念「五四」集會，然後上街遊行，他們的口號是：「發揚五四精神，再造中華民魂」、「外保球籍，內爭人權」等，學生情緒平靜，遊行完即回校。

長沙：湖南大學、湖南師大等十餘所高校數千學生上街遊行，秩序很好，群衆放鞭炮、送茶水表示支持。

福州：福州師大、福州大學有2千餘學生冒雨遊行，由於雨大，學生被各校用車接回。

成都：下午，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等600多學生上街遊行，要求市長出來對話。

西安：西北大學、西北工業大學等7所院校3萬餘學生，從中午到下午先後遊行到達新城廣場，學生代表與陝西省副省長孫達人對話，沒發生衝突事件。

廣州：由中山大學發起的數百名大學生於晚7時多上街遊行，呼喊：「民主萬歲」等口號。

石家莊：河北師大五、六百學生上街遊行。

長春：吉大、東北師大、長春地質學院3校3千多學生舉行最大規模的遊行。

大連：大連理工大學等校2千餘名學生遊行到市政府請願。

杭州：杭大等10所高校近萬學生遊行到武林廣場，散發傳單。

貴陽：貴州師大等校1千2百餘學生遊行到省政府大院，呼喊「自由萬歲」等口號。

蘭州：蘭州大學等校5千餘學生呼喊「貪官不除，國無寧日」等口號，並向省政府遞交了請願書。

西寧：青海師大、教育學院、民院400多學生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洛陽：洛陽工學院800多學生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江西：贛州、上饒各有數萬名學生遊行。

太原：山西大學等校800名學生到省政府靜坐。

趙紫陽說「事態會逐漸平息」

今日下午，趙紫陽會見亞洲開發銀行會議部份代表時，對當前我國形勢作了分析，提出「現在最需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要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

新華社就趙紫陽會見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代表時的講話，發出的新聞如下：

趙紫陽在會見出席亞行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時分析國內形勢，指出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新華社北京5月4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今天說：「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份學生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趙紫陽強調指出，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趙紫陽是在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22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時說這些話的。

趙紫陽向客人們分析了當前中國國內形勢。他說，各位到中國來，大概都知道中國最近有一部份學生上街遊行。這是不是意

味着中國局勢不穩定呢？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我認為，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但對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有沒有人企圖利用並且正在利用學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麼大，當然難免，總有人希望看到我們出現動亂，總有人會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的人極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懂得這一點的。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趙紫陽在談到如何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時說：我想，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應該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分析一下具體情況就清楚了：現在學生最不滿意的是貪污腐敗現象。這本來是黨和政府近幾年來一直在解決的問題，但為甚麼有這麼多的人有意見，而且意見這麼大？兩條原因。一是由於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以致某些確實存在的腐敗現象，不能及時地得到舉報和處理；二是由於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有些傳言，或是張冠李戴，或是無限擴大，或是無中生有。其實，我們絕大多數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不僅是低工資，而且除了工資以外並沒有甚麼其他收入，更沒有甚麼法定的特殊權利。違法亂紀，搞特權、特殊化的人，有，但並不像人們傳聞的那麼多，那麼嚴重。當然，腐敗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但這個問題必須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結合進行。去年以來，我們在幾個城鄉地區公開政府的辦事制度，公開辦事結果，鼓勵群衆監督，並建立群衆舉報中心，作了一些試驗。這樣，就把懲治腐敗同民主、法制初步結合起來了。現在正在繼續總結經驗，準備在較大的範圍和較高

的層次上一步一步推開。

在談到如何處理學生遊行這一事件時，趙紫陽說：我認為，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他說，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夠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我相信，這將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團結。在穩定和團結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一定會進行得更加順利。我對中國的政局的穩定和改革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中國的投資環境將繼續改善。我希望我介紹的這些情況能夠有助於你們對中國的瞭解。

5月5日（星期五）

大轉機

據北京市教育部統計，首都高校已有80%的罷課學生今日起復課。只有北大、北師大復課情況較差。北大三角地有近千名學生聚集辯論，一部份學生認為要堅持罷課，直到中央給學運定性的帽子摘掉為止。晚上有近千名希望繼續罷課的學生在校園內遊行。北師大「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吾爾開希昨晚宣佈，5日繼續罷課，很多學生沒有復課。

趙紫陽昨天的講話，今天各報以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登，其調子與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顯然不同，溫和而合情合理，在各地和各階層引起強烈的反響。北京群衆普遍認為這個講話對當前國內形勢特別是對學潮的起因、性質、形勢和前景作了公正、中肯、恰當的分析，並提出了冷靜而策略的解決辦法，有利於緩解大學生的情緒，穩定局勢，穩定人心，不像社論那樣充滿「火藥味」。他們建議：

一. 中央在加強民主監督、增加透明度和反對貪污腐敗上要拿出具體、明顯的行動來。比如，現在傳言很多，能否把高幹子女經商、

辦公司的情況用適當的形式在適當的範圍內公佈和澄清。在肅貪治腐方面辦幾件漂亮事，以表明決心。

二. 黨應當對政治思想工作進行全面反思。

三. 建議召開高級領導幹部會議，把《人民日報》兩次社論和趙紫陽講話的精神和調子統一起來，以便統一全黨的認識。

四. 要加強黨、政府與各階層群衆的對話並形成制度。

在廣大群衆中也由趙紫陽的講話引出了幾個問題：

一. 講話中沒有對學生運動明確提是動亂，只從正面講「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這與4月26日社論定性為「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調子不一，是否說明社論說過了頭。

二. 社論和袁木與學生對話、答記者問都明確肯定有黑手在幕後策劃，而講話中只是說「當然難免」，這相差太遠了，讓人不好理解。

上海華師大學生會主席任友群說，趙紫陽強調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八個字，這話有道理，姿態也很高。依我看，不僅大學生要冷靜、理智，上面領導人更應該理智、冷靜。第一篇社論說是「陰謀」、「動亂」、「鬥爭」，簡直使人難以讀下去。第二篇社論稍好些。學生運動的作用、意義，要讓歷史來作回答。

瀋陽許多人將趙紫陽講話與4月26日社論作對照，說：「社論一上來就給學生戴上『動亂』的帽子，完全是『文革』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腔調，用殺氣騰騰的態度對待學生運動，實在太愚蠢。」一位幹部說，從學生上街遊行的過程——「4.26」日社論——袁木對話——趙紫陽講話，就會發現，這兩條曲線是完全吻合的。事實證明，「4.26社論」激化了學生的對立情緒，起了很壞的影響，與中央的初衷南轅北轍。

四川省委宣傳部幹部說，現在風靡大街小巷的順口溜「毛澤東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搞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真是無風不起浪，中央為甚麼不理直氣壯地表態呢？現在治理整頓，結果是「小倒」戴手銬，「中倒」寫檢討，「大倒」做報告，老百姓能不有意見嗎？

有的說，社論殺氣騰騰，袁木油頭滑腦，何東昌兩眼兇光，趙紫

陽實事求是。

今天下午，我們發出兩篇新聞：

北京高校今日起陸續復課

新華社北京5月5日電　北京高校罷課學生從今日起陸續復課。據有關部門初步統計，北京已有80%的罷課學生復課。

記者近日來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高等院校的校園，只見很多教學樓前擺着上課學生的自行車，實驗室裏學生在上實驗課，圖書館裏學生川流不息。

北大圖書館閱覽室裏座無虛席，由於座位不够，有的學生在閱覽室旁邊的樓道裏看書、讀報。在北大未名湖畔，在清華園晗亭附近，都有一些學生在專心致志地看着專業書或外文書。中國人民大學49個教室有45個教室有學生上課。據悉，中國政法大學的一些系正準備給由於罷課缺課的學生補課。

趙紫陽在亞行年會上的講話在首都各界引起強烈反響

新華社北京5月5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亞行年會上的講話，在首都各界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昨天晚上多次收看收聽了電視台和電台的廣播，今天又閱讀了報紙，並自發地交流看法。

清華大學無線電系85級的一位學生說，趙紫陽同志的講話對這次學生遊行的分析是合情合理的，有民主和法制的精神。另一位學生說，講話說明政府是用冷靜、理智的態度來對待學生的。在工程物理系86級女生宿舍，一位女學生說，兩次遊行我都去了，累得够嗆。我們圖甚麼？還不是為了國家好。政府不能學生鬧一下就對一次話，不鬧就不管了，關鍵是拿出實際行動來。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一位研究生說，紫陽同志的講話對學生的評價是比較切合學生思想實際的。我們上街遊行不是為了推翻政府，而是督促政府清除貪污腐敗，加快改革。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一位85級本科生向記者反映，他接觸的同學普遍歡迎這個講話。他說，趙紫陽同志的講話正確分析了學

生遊行的原因，抓到了要害，反映了實際。這對學生們進入冷靜與思考時期將起重要作用。

一位大學黨委的幹部說，講話強調用民主與法制來解決問題。政府這次對學生遊行也是採取的這種態度。這種理智態度對於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是個很好的開頭。

北京市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機關幹部高衛宏說，紫陽同志講話以理服人，表明了黨和政府的胸懷和誠意，也表明黨和政府有能力有信心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紫陽同志提出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這種提法本身就很理智。

宣武區修理公司的一些職工說，紫陽同志指出學生對政府既滿意，又不滿意，這個分析是實事求是的。這也是我們對政府的基本態度。一位機床廠的工人說，十年改革確實取得了很大成績，我們都是受益者，但黨和政府中少數人的腐敗現象太令人氣憤了。

據記者瞭解，還有一些幹部和學生對於趙紫陽同志的講話有不同意見。許多幹部、職工和大學師生希望黨和政府在反對腐敗、處置官倒、加強民主監督和增強透明度等方面拿出一些讓群眾滿意的措施和行動。

上層權力鬥爭公開化

下午2時我到穆青辦公室，恰逢郭超人要向他彙報上午參加中央應急小組會議的情況。穆青說，正好一起聽聽再議一議。郭超人說中央成立一個解決學潮問題的應急小組，由喬石、啓立、李鐵映（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國家教委主任）組成。今天上午召集北京市委、國家教委和宣傳口三大家（《人民日報》、新華社、廣電總局）負責人會議，就昨天（5月4日）發生的兩件大事（學生大遊行後宣佈全面復課和趙紫陽在亞行會議上的講話）後會出現的新形勢進行討論。

多數同志說紫陽的講話經昨晚電台、電視台的播放，今天各大報的刊登，各界反映強烈，普遍認為紫陽講話為平息學潮帶來一個大轉機，只要上上下下各方面真正按紫陽提出的方針積極做工作，從緩解矛盾入手到化解矛盾，就會創造出解決學潮問題的新途徑新經驗。

但是國家教委的何東昌和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等人，不僅無視紫陽講話的積極意義和高校普遍復課的事實，而且態度強硬地強調要把主導思想統一到小平講話和「4.26社論」的立場上，並堅持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反對動亂。這樣公開與紫陽講話精神唱反調，顯然是中央核心層發生了分歧。

穆青說，實際上上層鬥爭從紫陽動身出訪，後面立即給學潮定性就已開始。上午會上的情況不過是中央分歧的公開化。現在決定一切的是鄧的態度。穆青再次要求國內部無論公開報道還是內參反映，都要堅持客觀報道。

我說今天各報刊登的紫陽在亞行會議上的講話引起反響一稿裏，我們特地加上「據記者瞭解，還有一些幹部和學生對於趙紫陽同志的講話有不同意見」一句。

超人補充說：「只有堅持客觀報道，我們才有主動性」。

5月6日（星期六）

趙紫陽講話廣獲好評

昨夜，新華社又播發了〈李鵬希望青年學生和全體人民在黨和政府領導下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的新聞，今天各大報都在頭版刊登。

> 新華社北京5月5日電　國務院總理李鵬今天說，政府將努力維護國家的安定，同時認真克服工作中的缺點，消除腐敗現象，希望廣大青年學生和全體人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前進。李鵬總理是今晚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22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正副團長、亞行行長等亞行高級官員及有關國家的駐華使節時說這番話的。
>
> ……
>
> 李鵬指出，國際和平環境和國內政治穩定是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必要條件。他說，「最近中國不太平靜，出現了一部份學生罷課並上街遊行的情況。對此，政府採取了冷靜、妥善、正確的措

施，避免了事態進一步擴大。這是政府、學校和廣大學生共同努力的結果。」他說，「學習是廣大學生的願望，現在罷課的學生已陸續復課，對話將繼續進行，對此我感到高興。」

李鵬說，儘管政府對一部份學生的某些做法並不贊成，但認為學生提出的許多主張和要求與黨和政府的主張和要求基本是一致的。例如，學生要求消除經濟生活中某些混亂現象、黨政機關和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要求發展教育、科學事業，發揚民主，這些都與政府的主張一致。

他說：「既然主張基本一致，那就可以通過加強對話增進瞭解。政府希望事態能平息下來。」

李鵬說：「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中國的政局是穩定的，政府將努力維護國家的安定，避免動亂，並將認真克服工作中的缺點，消除腐敗現象。」

他表示相信，廣大學生和人民會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沿着改革開放的道路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

《人民日報》今天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本報記者」採寫的報道：

趙紫陽講話引起積極反響 首都高校昨日起陸續復課

本報北京5月5日訊　在首都一些高校罷課近兩週後，今天是他們宣佈復課的第一天。本報記者分頭走訪了9所高校，看到校園裏普遍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大多數教室裏坐着專心上課的學生。在記者同師生們的交談中，趙紫陽昨天的講話成了共同的話題。

清華園裏，今天已有80%到90%的學生坐在教室裏，各個教學樓秩序井然。據介紹，連平日聽課學生不多的「當代社會主義」這樣的政治課，今天也坐滿了學生。原先安排在5月18日舉行的英語等級考試，可望按計劃進行。

北京科技大學也已有80%以上的學生上課，接近平時上課的人數。機械系副教授何福泉告訴記者：「復課後的學習秩序特別好，比罷課前還要好。」學校正在同師生商量如何補課。

據北京理工大學教務部統計，今天上午共有2,879名同學上

課，佔全校學生人數的74.6%。在管理系的一間教室裏，幾位自修的學生向記者談了自己對復課的看法。有的說：「應該復課了。看到黨和政府那樣理智，學生也應該理智。」有的說：「罷課已產生了影響和效果，目的基本達到。」也有的說：「復課是不得已而為之。」

在北京農業大學，按教學計劃今天上午應有26個班有課，實際上課24個班；820名上課學生佔應上課學生的7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今天學生到課率為67.5%。教務處負責人說：「下週一全部復課問題不大。」88級一位學生說：「雖說我們提出『罷課不罷學』，但學習還是受影響的。聽了趙紫陽的講話，我覺得罷課應打上個句號了。」

中國人民大學今天上午有半數以上的學生在上課或到圖書館學習。

在靜謐的中央美術學院校園裏，〈復課通告〉特別醒目。學院領導都到各教室查看復課情況去了。

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今天校園裏也十分平靜，看大字報的人數比前幾天顯著減少。上課的學生增加了，但仍有許多同學沒來上課。北京大學主要教學樓134個教室，有48個教室在上課；每個教室聽課的學生約為應到數的一半左右。據瞭解，部份學生不來上課的原因，一是有的昨天參加遊行走累了；二是有的罷課期間回家或春遊去了；三是仍有人堅持罷課，理由是跟黨和政府領導人的對話的目的尚未達到。北師大的大多數學生表示：「下星期一我們都要去上課。」

記者在9所高校採訪，所到之處，幾乎都在議論趙紫陽的講話。昨天晚上電視台播放趙紫陽講話時，許多參加遊行的學生尚未返校，今天同學們聽到廣播、看到報紙，熱烈地議論開了。記者中午在一些高校的學生食堂裏，聽到趙紫陽講話成了餐桌上的中心話題。

趙紫陽的講話在師生中獲得廣泛好評。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生在議論中普遍認為，趙紫陽講話找到了黨和政府與學生的共同點。他們把自己的感受概括為三條：一是真實，講話中指出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又滿意又不滿意，講出了大家的真實心態；二是

客觀，講話中指出少數人會利用學生，而不是說已操縱了學生，比較符合實際；三是公正，對學生的愛國熱情作了肯定，解除了大家的疑慮。

北師大一位經濟系的學生說：「紫陽的講話表明了黨和政府的誠意，真像紫陽說的那樣看我們大學生，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但也有另一位學中文的同學發表自己的看法：「紫陽的講話僅僅表明一種態度，關鍵是能否真正有措施有行動。」

前幾天曾經在與政府發言人「對話」時退場的北航學生鄧良平說：「紫陽的講話中肯、平和，叫人容易接受。」北航的一位教師則認為：「講話提到了腐敗問題，更希望中央能有所行動，在官倒和廉政問題上抓幾個典型。」

中央美術學院一位黨委負責人對記者說；「紫陽講話中提出要『廣泛進行協商對話』，我不由地想起當年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經常到大學走走，找師生們談談，心就貼緊了，問題就好解決了。」

學生繼續呼籲真誠對話

由北京30多所高校學生署名的請願書今天下午被送到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這是部份高校學生代表在下午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的。

請願書全文如下：

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請願書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

最近，北京及全國各地高校學生通過遊行、請願等方式，反覆表達了同黨和政府對話的要求。黨和政府領導人也多次以不同方式表示願意同學生對話，共同商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我們作為北京高校學生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本着廣大同學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基本態度，懇切請求盡快同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當前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民主法制建設

等問題，進行真誠的、建設性的公開對話。我們希望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代表盡快同我們約定時間、地點，就對話程序事宜進行協商，以利對話的順利進行。我們請求，根據新聞自由的原則，允許新聞界對這次對話進行採訪，並全面、公開、準確地做出報道。我們準備於5月8日下午3時左右前來聽取答覆。

今天，山西大學等校1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到省政府要求承認5月4日的遊行是合法的。

蘭州萬餘名穆斯林繼續遊行，要求處理《性風俗》一書作者和編者。

廣州地區民主黨派認為「趙總書記的講話水平高，有理有節，分析學生和群衆的想法很中肯」，「用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來解決存在的問題，也是一切愛國人士的要求，但是要堅決、快速，給群衆以信心。」

5月7日（星期日）

趙紫陽5月6日談話要點

今日從北京到全國各地都非常平靜，沒有上街遊行等現象。

下午，一位記者給我送來一份複印件：

芮杏文傳達趙紫陽5月6日與胡啓立、芮杏文談話要點

一. 關於新聞工作。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解決這個問題要通過立法。立法完全照老觀念是不行的，立法應保證憲法的貫徹實施。這就是說，第一要保證新聞自由，第二要防止濫用新聞自由。當然，新聞自由放寬到甚麼尺度，只能是妥協的產物。（芮杏文：妥協是指社會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不一樣）新聞絕對自由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照傳統觀念的搞法也不行，要同各種不同的看法進行討論，我們只能用法治的辦法來解決新聞自

由的問題。在新聞立法上，中央要更超脫一些，讓立法機關來討論制定，而不能由中央來做規定。

這一段時間內，新聞報道實際已有了很大的突破，可以據此總結一些經驗。不能説這一段所有的報道都確當，也不能説這一段都錯了。新聞報道前一段時間控制嚴一些，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些，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芮杏文介紹5月2日與穆青等同志研究遊行報道的意見）

本來這幾年新聞改革已經朝這個方向走，公開程度已在增加，要回顧總結一下，搞一個尺度，試行一段時間，這樣可協調新聞界的情緒和在第一線做實際工作同志的困難。總之，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不能違背人民的意願。

二. 關於推進改革。學潮過去後，應把改革推向前進。這次學潮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強烈要求推進改革，擔心改革會全面停頓。表面上是反貪污、反官倒、要民主，實際上不少研究生擔心：經濟上的收縮，會導致政治上的改革停頓，走回頭路。我看深層的原因是這個。如果這樣認識問題，就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把不好的事情引導到好的結果來，經濟領域的治理整頓要繼續抓，同時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進程。我們的民主化，當然是社會主義的、符合中國國情的，也不是過分激進的。

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進程，包括公開化和透明度。因為政治上透明度不夠，黨、政府和人民之間就會缺乏理解和信任。現在很多問題出在透明度太差。

有的人對學潮的積極作用估計高得不得了，偏得很，應當作客觀全面地分析。為甚麼會有那麼多學生參加遊行呢？這同目前腐敗的傳聞太多有關（芮杏文：這不是指中下層，而是指中央），而不少傳聞是無限誇大和無中生有。這是激起人們不滿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所以要增加透明度和公開化。

對中南海，50年代不那麼透明，群衆往往從好處想。現在透明度不够，群衆就要從壞處想。廣大群衆對我們黨是信任的，這一點用不着懷疑，但是消除黨內實際上存在的腐敗現象，一定

要有群衆信得過、看得見的實際行動。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極少數壞人企圖利用學潮蓄謀製造動亂。在分析學潮時要看到這些，但是如果只歸到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壞人操縱，這樣總結恐怕也不會全面。這次學潮的確反映了人民群衆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要求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強烈願望。報紙輿論要把廣大群衆的注意力引導到積極的方面去，使多數人的願望同黨的一貫主張一致起來。

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應當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反對自由化是同義反覆。講四個堅持，就是反對搞自由化。目前國際上有一股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對此，我們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必要警惕。但是，也不能聽到有人要民主、自由，不加分析，就認為是搞自由化。

我們不搞全盤西化，但要民主不等於搞自由化，自由化也不等於反對憲法賦予的公民自由。這個界限，既要在理論上説清楚，也要在實際工作中劃清楚，總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這次學潮中成立的「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組織上是不合法的，不能承認，但是我們高校的學生會應當改革，使他們在學生中成為真正享有威望的學生自治組織。現在最需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避免動亂。

只有把事件平息下來，人們冷靜下來，恢復正常秩序，才好辦各種事情。今後，報紙揭露一小撮壞人挑動破壞，一定要注意有真憑實據，而且法律上能站得住。報紙的提法要十分謹慎。在學生趨於平靜後，要加強疏導和教育工作。

小平同志講，壓倒一切的是穩定，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為了穩定，就應當緩解矛盾，激化矛盾不利於達到穩定的目的。

5月8日（星期一）

一個大陰謀

北京大學仍有部份學生未復課，上午在三角地和中關村路口，貼

出北大「籌委會」提出的復課五條件：

一. 要求《人民日報》就「4.26社論」公開糾正錯誤，給整個這次學生運動重新做客觀公正的評價。

二. 要求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

三. 要求國務院立即公佈調查官倒的統計數據，成立審查官倒小組，着手懲治官倒。

四. 要求立即給《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復職。

五. 要求重新審議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

下午，北大和北師大都出現「高自聯」關於「校園民主建設」的通知，提出「校園民主建設」的主要內容包括：自治會的民主選舉；保住校園民主牆和自由論壇；要政府承認自治會合法化，自治會與學生會合併；繼續對民衆進行普法、普及民主自由思想的宣傳；等等。

穆青「放炮」

今天下午2時半，新華社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國內、國際、參編、對外、攝影五大部主任參加。社黨組副書記郭超人說，今天的會議主要是總結回顧一下學潮以來的宣傳報道，請大家對黨組的組織指揮、指導思想，以致中央都可以提意見。

黨組書記穆青說，這次學潮以來，新華社的隊伍經受了考驗，在這樣大的風浪中，大家都能以大局為重，我感到欣慰。大家辛辛苦苦工作，甚至忍受了很多的怨氣，我表示慰問。

穆青又說，從宣傳報道上來說，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但在緊迫的情況下有複雜性，有些責任不在我們，該提的意見提了，該頂的頂了，未頂住的，也是盡了責任，感到內心無愧。從耀邦逝世氣氛就搞得很緊張，出現了一些不該出現的失誤，群衆悼念耀邦應該說是黨的光榮，為甚麼要限制？我們針對社會傳説採寫了耀邦「最後七天」一稿，不讓發表是完全失策的，因為訃告已説耀邦是在政治局會議上發病的，李鵬回答記者也説了，為甚麼不能發？4月20日的新華社評論員文章和衝中南海的稿子，是有片面性的，最後還是提了意見，才刪

去「目的就是推翻共產黨和政府」。

穆青接着說，從整個報道來說，非常被動，應報道的未報道，不應該報道的卻要報道，造成很壞影響。人家說新華社是條狗，是文警，我感到很痛心。過錯不是新華社黨組和幹部們的。對我們施加種種限制、責難、嚴厲批評、亂指揮，我們一定要向中央提意見，用高度負責精神來提意見。否則新聞無法改革，不能甚麼人都來指揮，最後又一古腦兒推給新華社，這太不公道！從組織上講也不正常，搞個甚麼小組，中間有些人串來串去，我們都被撇在一邊，連啓立有時也管不了。這種體制怎麼行？

他繼續說，十三大明明說了要透明度、公開化。時代變了，用老思想、閉關鎖國的思想觀念來對待新聞，這怎麼行？我們要認真總結教訓，向中央提意見，新聞一定要改革，包括體制問題、自由度問題、輿論監督問題。啓立剛打電話，要我們提意見，一是司法獨立，二是新聞自由，是回避不了的。要挽回我們的名譽，我當了40多年記者，人家說我們造謠，4月20日衝新華門的新聞中確實說了假話。再這樣下去，離心離德。新華社光靠紀律穩定不了隊伍，你們要解放思想。啓立說，我願接受新聞單位的任何批評。新聞不改革，談不上政治民主建設。

穆青這一炮，放出了大家的心裏話，也放出了大家滿肚子的悶氣！

今晚，新華社發出如下兩條新聞：

趙紫陽說，將通過解決學生提出的問題把民主法制建設推進一步

新華社北京5月8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今天說，最近青年學生提出的要求中，許多是黨和政府要努力解決的問題，「我們將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這些問題，同時通過解決這些問題把我國的民主和法制建設推進一步」。

他強調說，中國不僅將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而且將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相互促進。

趙紫陽是今天下午在中南海會見由主席埃爾達爾·伊諾努率領的土耳其社會民主人民黨代表團時說這些話的。

他在向客人們介紹當前國內形勢時說，最近在北京等城市發生一些學生上街遊行和罷課的情況，由於黨和政府一直採取非常克制和容忍的態度，也由於大多數學生日益表現出理智，注意秩序和紀律，因而避免了事態的激化。現在大部份學生已經復課。

伊諾努讚賞中國黨和政府對學生遊行採取克制和容忍的態度。

趙紫陽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解決改革和發展問題，要想一點問題都不出是不可能的，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出現一點麻煩；但總的來看，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問題。他強調說，中國現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不會改變，將繼續下去。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信訪部門就首都部份高校學生要求對話問題作出答覆

新華社北京5月8日電　今天下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人答覆4名遞交關於對話的「請願書」的學生時說，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將廣泛地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教師、黨外人士接觸並進行對話。

5月6日，這4名學生遞交了一份署有北京24所高校名稱的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請願書」。今天下午，他們前往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接待室聽取答覆。

據悉，學生們在5月6日的「請願書」中要求「就當前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問題進行真誠的、建設性的公開對話。」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人說，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國務院和北京市的有關領導同志已和部份學生對話。有些部的部長也去學校，到學生宿舍或辦公室，或邀請同學到部辦公地點和同學對話。對話的效果是比較好的。今後將繼續多層次、多渠道與高校的同學進行對話。

這位負責人說，為了更好地與同學們對話，將繼續請各學校、北京市學聯收集同學們要求對話的問題和如何搞好對話的意見。

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負責人今天受領導委託表示，人大常委會領導同志歡迎同學生以及有關人士廣泛對話。

北京市委別有用心上報「材料」

已是晚上9時半，穆青電話約我到他辦公室。他神情嚴肅地說，晚飯後啓立同志來電話，說紫陽在今天的常委會上提出，繞開「4.26社論」定性這個大難題，先從民主法制改革和廉政建設方面做幾件得人心的實事，來打開新局面以平息事態。而做這些事都必須通過人大常委會做出決議來實施。啓立還說關於司法方面的改革，由喬石負責提出方案，關於新聞方面由啓立負責提出方案，總的要求是增加公開性、透明度。關鍵是當前的「度」定在哪裏？要我們提出幾條措施。這件事由超人去辦。

接着穆青拿出一本材料說，這是個複印件，我和超人都看過，現在交你看後保存，不要再傳。這裏搜集的材料都是學潮之初出現的，主要是反鄧小平和四項原則的，現在突然集中印發，顯然是企圖激怒老人家。另外，聽《人民日報》的同志說，他們的記者在一些高校發現，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派一些人，以做學生思想工作為幌子，到處散佈說趙紫陽5月4日講話，不代表黨中央，只有鄧小平講話和「4.26社論」才代表黨中央，還說趙的講話是對外國人說的，國內以「4.26社論」為準。這兩手是非常厲害的一個大陰謀，看來上層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階段，我們一定要十分清醒地認清形勢，一定要堅持客觀報道。

我回到辦公室打開這份打印材料，見其大標題是：

請看一看這些製造動亂、妄圖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種種言論——部份大小字報、條幅、口號摘登之一

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教育部

編者按：近日來，北京高等院校出現了一些大小字報和條幅，在非法的遊行中也喊了一些「口號」。其中，有不少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惡毒攻擊、誣衊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言論。許多同志反映，看不到這些反動材料。現陸續摘發，以供參考。

一. 惡毒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

4月20日下午1時，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小字報：

你可知

此人天下「第一才」，小人物當政不該，

平平一個矮子怪，今日掌起大權來。

一怪國鋒根底淺，劍英心胸也不壞；

二怪吾輩眼光短，盲目將他來擁戴。

早知此賊是一害，何必將他請出來？

三怪主席刀不快，早將此賊頭割來。

三起三落好氣量，順風順水上了台。

君子報仇需十年，精心策劃巧安排。

如今是

軍權大權握在手，重用一群狗奴才。

垂簾聽政十年整，十年罪惡我道來：

一道政局太腐敗，豺狼橫行倒黑白。

二道黨心和民心，一盤散沙難收懷。

三道物價漲飛快，人心惶惶苦難挨。

四道人民幣貶值，兒子孫子還外債。

五道輕重工農業，前途渺茫呼唉哉。

罄竹難書此賊惡，越說越氣恨上來。

我若有幸殺此賊，食皮扒肉心方快。

4月16日，中央民族學院出現的標語中有：「紫鵬吃盡窩邊草，飛黃騰達能幾時，心狠手毒，殘害忠良，肚小氣短，正中惡計，殃國草包，苟延殘喘。……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卻沒有死。」

4月19日，清華大學署名馮小衛的題為〈我們的目的、口號〉的大字報中第3條內容為：「鄧小平、李鵬必須辭職，……中國不需要老朽，不需要專制。」

4月20月，政法大學廣告欄上小字報：

民謠：毛澤東的官兩袖清風，華國鋒的官無影無踪，鄧小平的官百萬富翁。

二. 反對四項基本原則

北大一張大字報：「馬克思主義等於烏托邦，毛澤東是一個十足的無賴，不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改革就沒有實際意義。中國是一個超級封建主義大國。」

北師大一張大字報：「共產黨無人性。」

人大一張大字報上批語：「邀請國民黨回大陸，建立兩黨政治。」

清華一張大字報：「要撤銷軍事委員會。」

北大一張大字報：「我崇敬共產黨的昨天，厭惡共產黨的今天，憎恨共產黨的明天。」

北航一張大字報：「（一）取消共產黨的專制，實行多黨制，目的在於取消共產黨的特權；（二）取消各團體、軍隊、學校、單位的黨支部。」

北大一張大字報：「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運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廢除遊行十條。」

三、煽動動亂，反對政府

北大一張大字報：「政府無能，社會腐敗，政治專制……這是當今的社會，當今的現實，當今的悲哀，我們要撤銷無能政府，推翻專制君主。」

人大一張大字報：「我們一定要把你的民主旗幟接過來，反對專制，反對獨裁，建立民主新中國。」

北師大一張大字報：「我們是無產者，何必再去為獨夫民賊上課，罷教遊行去！」

北大一張大字報：「必要時不惜以暴力對抗暴力！」

1989年4月30日

極少數人把攻擊的矛頭集中指向鄧小平同志——部份大小字報、條幅、口號摘登之二

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教育部

4月17日，一份題為〈泣不成聲的悼文〉的大字報，說胡耀邦同志辭職時寫到：「是誰冠冕堂皇地要求他主動辭職，大家心裏清楚。就像一位忠臣為他所忠於的君王鳴鑼開道，冷不防從背後射來一支毒箭，割斷了他的喉嚨，射箭者不是別人，而是那

位君王。此景好不淒涼。」大字報還寫道：「有人戲言，全國人民跟着共產黨走，共產黨跟着黨中央走，黨中央跟着鄧小平走，鄧小平跟着感覺走。」「似乎中國有11億人口，都只有一個腦袋。真他娘的有味道。」

4月19日，署名「北外一人」的一首詩寫道：

尖頭小眼蛤蟆像，寬胸厚背好肚腸；河東河西三十年，如今大權抓手上；

順者升官又發財，逆者慘為替罪羊；君子報仇須十年，此人比他更猖狂；

勸你少把天理喪，死後曝屍餵野狼。

4月19日，一份題為〈一人難以興邦，一人足以亡國〉的小字報寫道：「維護個人權利、地位的辦法就是槍桿子——甚麼都可以讓，就是兵權不能丟。」

4月20日，一份題為〈一個大獨裁者的內心獨白〉的大字報寫道：「鬧甚麼鬧，不就是死了胡耀邦嗎？當初他要是順着我，會是這樣！……甚麼？要我下台，沒門，老子才85，兵權在握！甚麼？我兒子會貪贓枉法，不就是拿了幾個億嗎，不是叫人去查了嗎！老子累了，那邊還三缺一。」

4月21日，一份〈請看當今太上皇〉的大字報寫道：「他是中國當今最大的僞君子，他口稱改革，心懷叵測，無時無處不以太上皇自居，他以宮廷政變的卑劣手段，迫改革之星胡耀邦下台。把軍委主席弄得無限期，……太上皇的交椅決不能讓他繼續坐下去。」

1989年5月6日

請看有人公然要取消四個堅持——部份大小字報、條幅、口號、演講摘登之三

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教育部

4月30日，北大三角地貼出署名「中央黨校幾位同學」的大字報，標題是〈怎麼辦？〉文中說：我也向少數官倒及推行愚民政策的進言如下：

一. 你們已經喪失了民心，你們的愚民政策已經不靈了，你

們已不能繼續榨取國人的血汗了，你們已不能繼續維持你們的既得利益了，只有辭職別無他法。

二. 李鵬在前不久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過，「政府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正是我們有能力的表現。」希望你們盡快承認自己的錯誤，以求得人民的寬恕，我們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三. 你們如果仍不顧廉恥地與人民對抗下去，繼續殘酷地剝削和壓迫人民雖不會造成大動亂，但必然會降低中國共產黨的威望，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望三思而行。

4月26日，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在自辦的廣播點反覆播放任畹町（原非法組織《日美同盟》負責人）的演講錄音，題為〈北京悼念胡耀邦為甚麼會爆發新的人民民主運動〉。

他說：「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人權與民主是人民運動的永恒主題」，「我國社會表現的虛假的寬鬆和諧和安定團結，是以對全體人民普遍的高壓政策和數百萬優秀人才的鮮血、生命以及喪失自由和健康的高昂代價換取的」，「中國人民的公民權利、人民民主和社會改造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執政黨如果繼續錯誤地評價和對待這場人民運動，……執政黨當局從歷史上消失的日子就不會遠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這不過是冠冕堂皇和抽象空洞的虛僞條款，四項基本原則如果不從《憲法》中消失，那麼四項基本原則必將高懸於人民利益之上。那麼，『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就是十足的騙局。」

4月28日在北大俄文樓107教室的門窗黑板上發現用粉筆寫的反動標語：「打倒中國共產黨」、「打倒李鵬」、「火燒中南海」等。在聯大電子工程學院303教室也發現「打倒李鵬」的反動標語。另據反映，27日在遊行隊伍中有人呼喊「打倒李鵬」、「打倒姚依林」、「李鵬下台之日就是學生復課之時」的反動口號。

1989年5月6日

從以上三部份摘登材料看，其一，並非編者按所說「近日來」，

而是4月16日開始以來；其二，多是從一些大字報裏挑出的隻言片語，看來是花了功夫的；其三，一些低級的謾罵語言，顯然不像大學生所為。搜集這些東西作為「絕密」材料上報高層，顯然是別有用心。

5月9日（星期二）

記者要求對話

今天下午，兩名記者將有1,013名首都新聞工作者簽名的聯名信遞交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要求與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對話。《中國青年報》學校教育部兼科技部主任李大同向在場的中外記者宣佈，簽名者來自《人民日報》、新華社、《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30多家首都新聞單位。但簽名是個人行為，不代表所在單位。

聯名信全文是：

全國記協書記處：

根據國務院發言人最近「對話層次可高可低」，對話有助於「溝通思想，增進理解」的談話精神，我們認為有必要就中國新聞界近日內發生的事情，與黨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負責同志進行一次對話。

我們認為需要對話的主要問題為：

一. 上海市《世界經濟導報》被整頓，該報總編輯欽本立同志被停職問題；

二. 從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後的一段時間內，首都新聞界因種種限制，無法全面、客觀、公正地進行報道，以及在若干報道中出現的不正常情況，因而嚴重損害了中國新聞界在國內外公眾中的聲譽問題。我們認為，在這次重大事件的報道上首都新聞界受到的種種限制，直接違背了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的「重大情況要讓人民知道」的基本原則；

三.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同志在4月29日同首都大學生的對話

中說，我國「新聞報道工作實行的是報社總編輯負責制」，「我們的新聞是自由的」，我們認為，這與中國新聞界的現狀嚴重不符。

我們希望近日就上述問題與黨中央負責新聞宣傳工作的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同志、宣傳部長王忍之同志、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同志進行一次對話。這個請求請記協書記處轉呈黨中央。

全國記者協會書記處書記楊翊和唐非接收了聯名信，並答應負責轉交。北大、北師大等校1千5百多名學生打着「聲援新聞界的良心」、「聲援欽本立先生——中國的脊樑」等橫幅，高呼「為民說話，事關重大，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等口號，騎着自行車前來聲援。隨後到《人民日報》社大門前靜坐一小時。

學生「對話代表團」成立

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選出同政府對話的八人小組，制定的對話提綱是：這次對話有29所高校參加，成立了對話代表團，對話的主要內容：

一. 這次學生運動的性質；
二. 由官倒、腐敗等現象所引起的政治體制改革；
三. 突出新聞自由、出版自由；
四. 人大負責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代表團擬定問題的思路是：首先從現象入手，然後引出問題，加以分析，最後提出建議。具體問題綜合為以下幾點：

一. 由胡耀邦的辭職引出的黨內民主問題；
二. 由《人民日報》等報道失實引出的新聞、出版自由問題；
三. 由官倒腐敗現象所引起的政治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問

題。

四. 由於黨和國家領導人不負責任、推卸責任所引出的國家權力結構問題。

五. 由經濟利益分配不公所引出的利益分配機制問題；

六. 由掠奪性剪刀差導致農業危機引起的整體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七. 國家四大機關運轉不正常所引出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的政治、經濟一體化問題。

晚上，北大「籌委會」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高自聯」通知：5月10日中午，北京各高校學生到中國政法大學集合，騎車環城遊行。這次遊行的目的是：（1）給政府施加壓力，盡快答應學生對話條件；（2）支持新聞記者的請願，聲援欽本立；（3）向社會聲明學生仍在罷課。

晚8時，王丹在北大「籌委會」廣播站演講説：我現在是從籌委會退出了，甚麼都不幹了。不過，説在頭裏，可能這幾天要再出來。有人説我害怕，壓力太大了。如果我害怕，早就退出了，當初我何必站出來呢？進入下一階段，如果還要我的話，我還是要出來。面對鬥爭的黑暗，我個人覺得他們並不那麼強大，不要自己嚇唬自己，不就那幾百萬軍隊嗎？咱們不是有十億人民嗎！我講這些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學在關鍵時刻站出來，加入「籌委會」。

他説，我們這次學生運動，作為愛國啓蒙運動，有兩點：一是要啓群衆之蒙，主要是煥發各階層人們的熱情，我想這一點通過「4.27」、「5.4」大遊行高呼口號，沿街散發傳單，已經達到這個目的；二是要啓自己之蒙，我們應該切實按憲法做起，不要管他允許不允許，只要憲法允許的，我們就應該做。憲法不是允許言論自由嗎？對不起，我們就説我們想要説的話。憲法規定了出版自由，我們就能出版自己的報紙。下一階段主要任務是校園民主建設。校園民主主要包括：學生自辦自己的報紙，辦自己的廣播，辦一些講座，邀請哪些學者，不經過黨委或校領導來批。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民主牆，應該有與校方對話的機制。相信，我們今天的行動，歷史一定會給我們做出公正的判斷。

危險的僵持階段

昨晚從穆青辦公室回來，看了北京市的「絕密」材料，感到形勢複雜，鬥爭激烈，便找副主任張述忱和二編室主任陳乃進商量決定，派幾名經驗豐富的編輯深入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中國政法大學和國家教委，從探討當前形勢的角度，採訪持各種觀點的師生和黨政工團幹部對形勢的看法。今晚從8時始，在我辦公室聽取他們的彙報和對形勢的分析。他們各自通過母校的師長等多方面的採訪得出了共同的認識：當前形勢處於危險的僵持階段，而且是兩種僵持的交錯。

第一種僵持是以「高自聯」為代表的學生與黨和政府的僵持。從「五四」大遊行和趙紫陽在亞行會議上的講話後，首都絕大多數高校已經全面復課，只有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和政法大學少數「高自聯」骨幹一直沒上課。他們主要幹兩件事，一是選舉，組織對話代表團，準備對話內容，核心是否定「4.26社論」，承認學生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高自聯」是合法組織，並已向全國人大、黨中央和國務院遞交了對話「請願書」。二是大搞「校園民主建設」。現在僵持的焦點就是如果學運是「動亂」、「高自聯」是非法組織這兩個「死結」不能解，連與「高自聯」對話都不可能，一對話就是承認其合法性。因此，這個僵持已經到了破裂的邊緣。

第二個僵持在中央內部，許多被採訪者從不同角度明確指出就是李鵬和趙紫陽正處在僵持之中。一些高校領導幹部和教師以親身經歷談了學潮以來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4月15日耀邦逝世引發的這次學潮，實際是1986年底那次學潮的繼續和發展，學生們主要是對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民主自由思潮不斷打壓，直至迫使胡耀邦下台，掀起反自由運動，打擊一批知識分子，積累了強烈的不滿，所以提出要全面公正評價胡耀邦是非功過，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同時，對李鵬從十三大上台以來的表現普遍不滿，認為因其無能把經濟工作搞得一團糟，提出要他下台。但是到4月22日為耀邦開追悼大會，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致的悼詞對耀邦一生的偉大功

績，特別是十年改革開放中的不朽功績作了充份的肯定，鄧小平也參加追悼會向耀邦鞠了躬，數萬學生也在廣場上參加了追悼活動，主要矛盾已經緩解了。趙紫陽及時提出三條：

（1）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要讓他們復課。（2）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管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3）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衝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

這與胡耀邦處理1986年底那次學潮所採取的疏導方針基本是一致的。

北大有位教授說，學潮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鄧小平、李鵬，而很少涉及趙紫陽，我就擔心中央最高層要出問題，可能要出現第二個胡耀邦。

第二階段，4月23日下午，趙紫陽動身訪朝，李鵬到北京站送行問其還有甚麼意見？趙說的還是那3條。

4月24日，李鵬就主持常委會聽取北京市委彙報，當場拍板「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

4月25日上午，李鵬與楊尚昆向鄧小平彙報，鄧當即把學潮定性為「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下午，國家教委就在北京召開部份高校黨委書記和北京、上海市委教育部負責人會議，教委主任李鐵映傳達了中央關於制止動亂的指示精神，副主任何東昌講話，要求大家旗幟鮮明地反動亂；當晚中央電台、電視台就播出《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指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晚9時，國家教委向各省、市、自治區教委和直屬高校發出通知，要求所有高校立即發動黨支部組織幹部、黨員、教師和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學社論，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4月26日，全國各大報在頭版刊登《人民日報》社論。下午，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同時召開萬人大會，號召反動亂，上海同時宣佈《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違紀被停職。就這樣，有人身手非凡地在三天之內一舉三得地改變了中國的形勢：其一，給學潮定下敵我

矛盾性質，把學生情緒激化到高潮；其二，把鄧小平抬出來，以最快速度向下傳達他的講話，既當矛使又作盾用；其三，給趙紫陽設下了進退維谷的陷阱，自己穩操政局的主動權。

在「4.27」學生空前大遊行後，根據常委一致意見，4月28日發表第二篇《人民日報》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降了調子後退了一步。可是4月29日，受國務院和李鵬委託，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國家教委何東昌等同45名官派學生代表搞了一場假對話，袁木開口就說：「李鵬總理特別讓我告訴大家並轉告北京高校的廣大同學，《人民日報》社論當中講到的關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說的，不是針對廣大同學說。」轉而利用一位學生提出政府應同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對話時，袁木、何東昌同時明確表示，「對未經認可的非法學生組織我們不予承認。」這就在全國人民面前給「高自聯」定性為非法組織並拒絕與其對話，不僅進一步激化、深化了與學生的矛盾，而且又製造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死結」。一些教授憤怒地說，這場虛晃一招而打重拳的對話，不僅徹底暴露了政府的虛偽性，而且徹底破壞了「對話」的前提和基礎，確實「是一種愚弄、欺騙全國人民的行為」，誰也不相信了。

4月30日，國家教委又向全國教育系統發出通知，要求組織廣大教師、學生收看「4.29」對話錄像，深入學習「4.26《人民日報》社論」，充份認清這場鬥爭的性質，態度堅決地制止動亂。同時，不承認並堅決取締一切非法組織。

這一天，趙紫陽結束訪朝回到北京。

第三階段，5月4日學生大遊行後宣佈復課，趙紫陽講話受到各界好評，整個形勢出現大轉機，如果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見一致，按趙提出的方針抓緊做學生工作，平息事態是完全有希望的。可是國家教委和北京市委的人卻到處煽動說學校幹部和師生骨幹「被出賣了」，趙紫陽講話給搞動亂的撐了腰，壯了膽，打了氣，動亂肯定要升級。事實上是他們不斷開會發通知，要求旗幟鮮明反動亂，把廣大學校幹部和師生「骨幹」推上反動亂第一線，現在轉而又說「被出賣了」，企圖激怒他們成為反趙的第一線基礎力量。而何東昌卻公然在大學黨委書記會上說：趙紫陽的講話與「4.26社論」精神是不一致的，有些話

是他個人意見。

高校中已經傳說趙紫陽5月4日就提出要從「4.26社論」定性後退，遭到了李鵬的反對。從5月6日開始，趙想繞過定性這個「死結」，提出在民主法制和廉政建設上打開一條新路。由此開始了僵持階段。

現在的危險是：第一，北京市委上送的「絕密」材料很易激怒鄧小平；第二，國家教委和北京市委派人到各高校，通過黨團學生骨幹大造趙紫陽「五四」講話不代表黨中央，只有鄧小平講話和「4.26社論」代表中央立場的輿論，更易激怒已經復課而害怕「秋後算賬」的大部份學生；第三，儘管「高自聯」選出對話代表團，強烈要求對話解決學運性質和「高自聯」合法性問題，李鵬肯定以不理不睬的拖延術迫使其採取過激行動；第四，儘管趙紫陽正積極從民主法制和廉政建設方面做實事，但需要有一個過程，就怕遠水不解近渴，被激怒的學生再次大鬧起來，那樣李鵬等就可借機倒打一耙，置趙於走投無路的險境。

高校一些專家、學者還認為：李、趙現在的鬥爭不僅是權力之爭，而是1987年胡耀邦被逼下台後，中央高層保守派和改革派鬥爭的繼續和深化，甚至是最後一場大決戰。

今晚的彙報分析會，使我們對鬥爭的複雜性，形勢的多變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提出：各省市負責人由於不知上情，在與學生對話或佈置工作時，凡說「按紫陽意見辦」或「按五四講話精神辦」的，一律改為「中央」二字，要為他們留條後路，以防被抓辮子。

5月10日（星期三）

學生又開始遊行

今天下午1時許，北大、清華、政法大學、北方交大、北師大等十多所高校的1萬多名學生分別騎自行車上街遊行，沿途散發29所高校共同提出的請願書，提出：懇切要求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

進行對話，並望按規定的時間、地點進行。他們在〈關於5月10日遊行說明〉中，闡明他們的目的是：（1）抗議政府就與學生對話採取的拖延態度，要求政府5月11日做出明確答覆；（2）聲援航天航空大學、中央工藝美院等院校學生自治組織的「艱難處境」；（3）聲援5月9日記者的請願活動。他們打着「聲援首都新聞工作者」、「新聞要說實話」等橫幅，呼喊：「不要虛偽的安定團結」、「打倒腐敗的官僚」、「不要無能的官僚」、「改革不能拖延」、「民主不能拖延」、「新聞自由」、「聲援記者」、「聲援世界經濟導報」、「革命尚未成功」、「為正義而戰」等口號。

遊行隊伍還到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台、電視台等單位門口呼喊口號。在新華社大門口，反覆呼喊：「新華社不要怕，站出來講真話！」喊得編輯、記者們無不為之揪心動容。

全國人大破例提前公佈議程

今晨，海南大學近200名學生到省委門前靜坐，要求與省長梁湘對話。

山西：上午8時半，山西大學、財經學院、礦業學院、太原工業大學等校3千多名學生，衝擊了正在太原召開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洽談會、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及文化藝術節開幕式。遊行隊伍打出的橫幅是：「打倒官倒」、「打倒腐敗」、「省委大樓全國第一，人均收入倒數第二」等，並衝擊省政府機關，要求省長王森浩出來對話。

天津南開大學出現題為〈和平民主進京〉的大字報說：學生運動正處在關鍵時刻。為了把本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推向新的高潮，天津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決定組織「和平民主請願團」，於5月14日（週日）騎車進京。進京的目的是：

一. 歡迎戈爾巴喬夫先生訪華；

二. 聲援北大，敦促政府盡快與學生進行平等對話；

三. 要求深化政體改革，加快民主化進程。

晚間，天津市「高自聯」在南開大學召開全市各高校學生自治會負責人會議，宣佈5月14日赴京「和平民主請願團」共有500人參加，並通報了北京，北京學生表示歡迎。

今天，萬里委員長主持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於6月20日左右在京舉行。委員長會議建議本次常委會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彙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彙報；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草案）》的議案等。

對此，我們下午發了新聞稿。值班編輯們議論說，這是趙紫陽按民主與法制軌道解決問題的具體舉措，肯定是得人心的，提前40天公佈議程，顯然是為了先安人心。但是，就怕遠水不解近渴，學生們等不及了。

5月11日（星期四）

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議程引起熱烈反響

今天，首都各大報都在頭版刊登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議程的新聞，各界反應極為熱烈，認為符合人民的願望。但是「高自聯」的一些學生認為，既然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大常委會要討論我們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合理要求，政府就應該首先承認這次學運是民主愛國運動，更應該盡快進行對話。

政治局常委胡啓立今天到《中國青年報》社，同編輯記者進行了座談、對話，聽取了大家對新聞改革的意見。

下午2時左右，北大三角地出現一份署名「46樓部份研究生」的〈緊急建議〉：「鑒於目前的嚴峻形勢，我們建議破釜沉舟，採取如下緊急措施：A、集體絕食，具體時間、地點可商量。B、竭盡北京高校之全力，於戈氏訪華之日遊行進駐天安門，做最後拼搏。成敗在此一舉，同胞們一起努力。」

下午，上海一些高校學生代表在復旦大學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組織七人請願團代表上海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赴京請願。請願內容為：

一. 恢復《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印發導報439期原版；

二. 修改市人大通過的遊行條例；

三. 就欽本立的問題同江澤民對話；

四. 要求新聞自由。同時要質問國務院：導報錯在哪裏？欽本立錯在哪裏？甚麼叫新聞自由？甚麼叫總編輯負責？

今天，太原各高校仍有近萬學生遊行後，到省委、省政府門前靜坐，繼續要求省長王森浩出來對話，並宣讀了請願書，主要內容是：聲援北京等地的學生運動，重新、正確評價學生運動，重新進行對話，要求新聞自由、新聞監督，增加教育經費，公佈省領導及子女親屬的工作和經濟情況，公開處理官倒，嚴懲腐敗、貪污，決定建省委新大樓的人應承擔責任。

青海省委、省政府負責人同西寧地區7所大專院校30多名學生代表進行對話。當天有270多名藏族學生乘火車到蘭州匯合西北民族學院100多藏族學生進行遊行，要求取消西藏戒嚴，和平解決西藏問題。

5月12日（星期五）

「高自聯」的新招

首都部份高校學生會主席、團委書記介紹：為了取得同政府的對話權，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最近在28所院校中通過普選產生了一個65人的對話團。這個團一產生，便立即宣佈脫離「高自聯」，是介於合法學生會、研究生會和「高自聯」之外的獨立的學生組織。

對話團提出的第一次對話提綱有三條：一是對這次學生運動性質的評價；二是由官倒、腐敗引起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三是強調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並特別強調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爭取「高自聯」的合法性。

學生目前最關注的中心問題是對話問題。在對話問題上，學生會、研究生會的主動權已經喪失，「高自聯」正採取種種辦法，力爭合法地位，其方法是：一是爭取獨立，獲得承認；二是與學生會、研究生會並存，前者搞學校的各種文娛活動，他們搞運動；三是以社團的身份加入學生會，並爭取改組學生會、研究生會。

今天，《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共同維護穩定的大局〉的評論員文章。全文如下：

昨天，小平同志在會見伊朗總統哈梅內伊時說：「中國要力爭有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把自己發展起來。」

5月4日，紫陽同志在會見出席亞行年會的客人，說到最近北京等地部份學生的遊行時說：「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中央領導同志的這些講話，是極其重要的。

中國需要穩定，這是國家和民族命運、前途之所繫，也是全國各族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利益之所在。怎樣才能穩定呢？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確實是當前最需要的，也是唯一正確的態度。

前一段，首都等地高等學校行政當局、師生、黨團組織和學生會為維護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做了大量工作。儘管仍有學生舉行罷課、遊行，政府始終採取冷靜、理智、克制的態度，大多數學生也日益表現出理智。在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避免了事態的激化。大部份的學生已經復課。

現在，政府與學生間的對話已經開始，還將在多層次、多渠道上廣泛地繼續進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我們國家存在的問題，包括學生提出的一些問題，只能在穩定的大局下，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逐步解決。這仍然需要有關各方面共同努力。

近幾日，北京某些高校仍有部份學生未曾復課，對首都的交通以及正常的社會生活造成一定的影響。我們希望這部份同學也能冷靜地思考一下，採取理智的態度盡快地去上課，共同維護穩定的大局，維護我們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正常秩序。這是全國人民的心願。

事態果然開始惡化

今天上午，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中國記協舉行記者招待會，通報我國今年1至4月國民經濟情況。他在回答關於學運問題時說：「我相

信，同學們會按照趙紫陽總書記提出的，更加理智，更加冷靜，遵守秩序，採取克制的態度，通過對話的辦法，依照合理的途徑，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使問題逐步得到解決。」

北京大學約200名學生頭纏白布條，騎自行車趕來參加了記者招待會。

下午，芮杏文在首都各新聞單位負責人座談會上，擴大範圍地傳達了趙紫陽5月6日同胡啓立和他的談話內容。

下午，北大、北師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高校都貼出徵集參加絕食簽名的大字報。北大三角地貼出的〈絕食倡議〉全文如下：

> 為了促進政府盡快與同學達成真誠平等的對話，並要求對「4.26」《人民日報》社論對學生運動進行重新評價，本市部份高校同學自動發起絕食活動。我們倡議，北大同學13日中午12時在北大三角地集合，下午1時在北師大大操場，各校自願絕食的同學集中，集體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願意參加絕食活動的同學請在紙上簽名，並於明日集合。絕食的目的是：（1）要求新聞自由，取消報禁；（2）促使政府與學生對話；（3）促進民主化進程。口號是：不是動亂，必須平反！立即對話，不許拖延！我雖愛米飯，但更愛真理！不達目的，誓不赴餐！

到晚上8時50分止，在倡議書上簽名的有王丹、王池英等51人。北師大已有吾爾開希、柴玲（師大心理系86級研究生）等300人簽了名。

晚8時，上海學生7人「請願團」抵京。北大十多名學生高舉「熱烈歡迎上海學生首批請願團」的橫幅到北京站迎接。

事態果然開始惡化！

第四章：大惡化 大聲援

(5月13日~5月19日)

5月13日（星期六）

天安門廣場絕食

今天上午10時30分，在北大29樓前，近200名學生以「北大絕食團」名義集體宣誓：「我宣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我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他們散發了絕食宣言：

各位同胞，在繼前幾次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又在天安門廣場遊行，進行絕食鬥爭。絕食原因：

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

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

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道。

絕食要求：（1）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明確具體的真誠平等的對話。（2）要求政府對這次學生運動給予公平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民主愛國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5月13日下午2時出發。

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

絕食口號：不是動亂，立即平反！

要求對話，不許拖延！

為國絕食，實屬無奈！

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

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持我們！

上午11時30分，在北京大學燕春園餐廳，部份教師出資為200多名準備絕食的學生舉行了壯行儀式，擺了十幾桌飯菜，每桌有冷熱菜十幾道。一位老師手拿一瓶白酒對學生說：「這是壯行酒。」在餐廳中，學生們頻頻舉杯宣誓，群情激昂。一位學生對記者說：「這些菜非常好，但我們卻吃不出味，我們對老師這樣的舉動非常感激。」

在就餐過程中，北大作家班的幾位同學，打出橫幅「壯士一去盼歸來」，並播放「送君送到大路旁」的歌曲，以支持學生的行動。

12時30分，當學生走出校南門時，兩旁擠滿送行的師生，有人鳴放鞭炮，有幾位教師熱淚盈眶，許多人與學生依依握手送別。在學生隊伍後面跟有一輛三輪車，載有許多學生捐助的棉大衣等防寒服裝，一些學生表示夜間將再為絕食者送去一批大衣。

14時，有十餘所學校的近千名準備絕食的學生和上千名送行的學生集中在北師大，進行最後動員。絕食學生的標誌是：頭紮白、紅色的布條。

15時許，這批學生以學校或各系為單位陸續前往天安門廣場，有的步行，有的騎車，沿途有衆多的圍觀者，有些路人為學生募捐。學生們高呼：「不是動亂，立即平反」、「要求平等對話」等口號，有的學生還向行人散發傳單。學生所經之處，人們鼓掌歡送，交通一度被堵塞。

15時25分，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約200名高校學生率先從西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他們打着「維護法制，還我公道」、「尊重教育，還我校園」、「《導報》無罪，本立無罪」等十多幅橫幅。呼喊的口號有「要求對話」、「遊行自由」、「打倒官倒」等。一名北大學生向圍觀的群衆解釋：這是高校絕食團的先頭部隊。

這批遊行者在繞場一周後，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圍起了一個大圈，一些糾察人員阻止群衆進入圈內。

廣場上，圍觀群衆有人問學生：上次他們不是和你們對話了嗎？這名學生說：「袁木的對話光是在和代表繞彎子，沒有直接回答問題，他們沒有誠意，」另外一名紮着「理工大學」白色頭帶的大學生插話說：「那些代表不能代表我們，如果我們去，提出的問題他們更難回答！」

16時10分，又有約二、三百名大學生頭紮白帶，騎着自行車進入廣場，他們喊的口號有：「立即對話，不得拖延」、「鏟除官倒，從中央做起！從領導做起 !! 從現在做起 !!!」、「反對愚民政治」、「新聞自由」。圍觀者報之以掌聲。

大約一刻鐘後，再有約1千名左右的高校學生進入廣場。遊行隊伍打出上百條橫幅、標語，內容主要有：「絕食請願，實屬無奈」、「絕食，不吃油炸民主」、「絕食罷課，請求對話」、「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為民族悲，為絕食哀」等。隊伍中打出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上海絕食請願團」、「北京醫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約二、三十所大學的校旗。

大批遊行者進入天安門廣場後，在紀念碑前升起了「絕食」的旗幟。一名大學生手持電喇叭宣讀了「市高自聯」的一項簡短的聲明。聲明提出，近來學生所進行的，主要目標是反對黨內和社會上的腐敗現象和裙帶關係，政府一再拖延和學生進行對話，北京高校的大學生自發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以示抗議。聲明宣讀者宣佈，現在大學裏仍在進行簽名運動，要求和戈爾巴喬夫進行對話。

絕食者在一名學生的帶領下宣讀了絕食誓言：「為了推進中國民主政治進程，為了國家繁榮，我們自願絕食。遵守絕食團的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誓不罷休 !! 誓不罷休 !!! 」，並宣佈「絕食」從1989年5月13日下午5時20分開始。

幾名學生手持複印的照片給圍觀的群衆，大喊着：「這是4.20慘案中警察打學生的真相，這就是中國政府所謂的容忍和克制！」群衆爭相傳閱。

時至22時，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已達2千餘人，圍觀群衆約有萬餘人。

記者看到圍觀群衆與數十學生交談。一群衆問：「你們絕食的目的是甚麼？」一學生答：「加快與政府對話，讓政府承認學生自治聯合會是合法組織，讓《人民日報》就「4.26社論」的錯誤公開道歉。」另一群衆問：「你們學潮的真正目的是甚麼？」學生答：「我們不是要推翻現政府，而是要幫助政府整風，比如說官倒問題，政府為甚麼不能揪出幾個官倒老虎？我們希望政府廉潔。」

另一學生說：「現在關鍵是新聞自由，一要允許民辦報紙，二是新聞單位不能受黨的支配。」另一學生說：「我們的近期目標就是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我們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社會，人民的民主意識不够，奴性太強。我們提倡新聞自由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個監督機構，能够監督政府。」

一群衆問：「你們絕食到甚麼時候？」學生答：「絕食到失去知覺，直到被抬出去。」另一群衆說：「你們應該設法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1976年的『四五』運動，不僅是學生運動，是上百萬的群衆運動，你們應該到群衆中去，發動群衆。」那個學生說：「我們現在製造輿論，就是為了喚醒民衆。」

一位群衆說：「學生不為名，不為利，又不怕受畢業分配的牽連，他們到底為了甚麼，還不是一片愛國熱情。」在紀念碑的西北側，一位工人給中國政法大學一學生遞上營養品，這個學生說：「我是這次絕食發起人之一，為了使絕食鬥爭進行到底，我謝謝你的好意，但我不能接受」，這時很多群衆為他鼓掌。

外地學生赴京聲援

天津：數百名大學生將於14日晨騎自行車去北京，同北京學生一起「歡迎」戈爾巴喬夫。南開已有近500名學生報名參加了赴京自行車隊，還有近百名準備坐火車前往。天津大學及其他院校的二、三百名學生也將與南大學生一齊前往。

赴京目的：（1）「歡迎」戈氏，希望與之對話，瞭解蘇政治體制改革情況與戈本人對政體改革的見解；（2）支持並參加北京部份學生的絕食鬥爭；（3）進一步商討成立全國高校學生聯合自治會事宜。

太原：從上午9時半始，1千多名學生向五一廣場匯聚，沿迎澤大街遊行。山西大學打出橫幅：「可憐的山西人，你們有的是黑色的金子，為甚麼這樣窮！」並散發張貼一份〈告全民書〉：「曾記否，炎黃子孫的國恥，鴉片侵入，白銀流出，甲午慘敗，八年血洗，歷史說明：落後就要挨打，甚至開除球籍。……」

湖南：下午4時左右，湖南教育學院近300名進修中學教師遊行到

省人民政府大院。打出「危機！教育危機！全民族危機！」的橫幅。

似乎打破僵局

今天，《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議程深得人心〉的報道：

本報北京5月12日訊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召開第八次常務會議的消息發佈後，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和熱烈歡迎。

本報記者在首都的一些學校、工廠和機關進行採訪。許多被採訪者認為，下次人大常委會的議題，包括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彙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彙報、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和聽取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彙報，這都是當前廣大群眾最關心的熱點問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建議把這些熱點問題通過法律程序，直接列為國家權力機構的議程，太好了，反映了人心、民意。許多被採訪者向記者表示，6月20日左右召開人大常委會議，現在提前40天就提出議程，也太好了，這使人大常委委員有充份的時間進行調查研究，聽取廣大群眾和法學專家的意見。

一位北京師範大學的青年教師說，這些議程集中反映了近日來青年學生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合理要求，並將這些問題的解決真正納入了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如此迅速和及時地做出了反應。說明黨心、民心是和廣大青年學生之心緊緊聯繫在一起的，這將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創舉，一件大事。

在北大校園，一位學生告訴記者，委員長會議把學生的要求正式確定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常設機構的議程，符合我們的願望，我非常擁護。它反映了黨和國家高層領導解決我們普遍關心的問題的誠意。過去我和周圍的同學對人大常委會的活動不太在意，這次聽到廣播後十分驚喜。同學們說，這下子人大常委會真

像個權力機關了。它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一位工人對記者說，學生的合理要求我是同意的。我也希望能夠真正紮紮實實地解決一些問題。現在既然人大常委會要審議和討論這些問題，我非常希望青年學生能夠保持冷靜和克制，為順利解決這些問題創造良好的環境和和諧的氣氛。我認為，我們都要冷靜地、理智地對待那些關係國家命運前途的重大問題，這是當前最重要的。

新華社今天連發三篇有關座談對話的新聞，第一篇是〈趙紫陽希望每個有愛國心的公民不要做妨礙和損害中蘇高級會晤的事情〉：

新華社北京5月13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今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同首都工人代表座談時，談到據聞大學生提出要在戈爾巴喬夫主席訪華時進行遊行示威等行動的問題。他說，我想告訴同志們，近來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工人和其他群衆提出的合理要求，黨和政府都在認真負責地抓緊研究解決。多渠道、多種形式的對話正在開展。各級黨委和政府都在為搞好治理整頓、爭取經濟形勢好轉而進行着艱苦的工作。中央為推進民主和法制建設，加強廉政建設，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圍繞着群衆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最近正在研究許多實際措施和步驟，紮紮實實地加以解決。當然，我們的各種工作只能在現實的條件和基礎上進行，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把一切都辦得盡善盡美。但我們將堅定不移地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6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會全體會議將把群衆關心的若干熱點問題列為主要議程，就是我們決心依靠民主和法制解決問題的一個重大步驟。儘管人們可能有這樣那樣的意見，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

趙紫陽強調指出，但是，大學生也好，其他公民也好，如果因為對本單位或國內的工作有意見，就去干擾國際會談，損害中蘇高級會晤，如果出現那樣的事，那就沒有道理了，就不會得到人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廣大同學能夠保持理智，顧全大局，自覺地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利益。對於那種有損國家利益，有損中國人的聲譽和形象的行為，不要響應和支持，千萬不要做親者痛，

仇者快的事情。

第二篇是〈胡啟立等同首都新聞界座談對話〉：

新華社北京5月13日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閻明復，中宣部部長王忍之，於5月11日至13日分別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同編輯、記者和領導幹部座談對話。

胡啟立等領導同志還約請首都十多家新聞單位的主要負責人進行座談，並應邀聽取了首都新聞理論界部份專家、教授的意見。

在座談對話中，與會同志就近一時期的學生遊行示威等情況和新聞報道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並對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和新聞改革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

胡啟立等同志認真聽取了與會同志的意見，感謝大家的批評和建議，同時也坦率地談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新聞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對待新聞改革，態度一定要堅決，步子一定要穩妥，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新聞法的制定將嚴格按照立法程序進行，還要展開廣泛的民主討論，現在確有必要對我國的新聞工作作一番認真的回顧和總結，從思想觀念、管理體制、領導方法和傳播方式上求得更新和改進。要進一步增加公開化、透明度，真正實現黨的十三大報告所提出的「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讓人民討論」。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紮紮實實地把新聞改革推向前進。

幾天來的座談對話，是在坦誠、融洽的氣氛中進行的。大家認為，這種座談對話增進了相互理解，是積極的、有益的。

據悉，座談對話還將繼續進行。

第三篇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將於15日繼續同學生和各界人士座談對話〉：

新華社北京5月13日電　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將於5月15日繼續同北京高校部份學生和各界人士座談對話。

據悉，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人今天上午已將這一信息通知了5月6日送交「請願書」的兩名北京高校學生。

北京高校幾名學生5月6日向中辦國辦信訪局遞交了部份學生要求與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對話的「請願書」之後，又有一些首都高校學生通過各種渠道提出對話要求。5月8日，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對遞交「請願書」的學生作了答覆。5月11日，幾名學生詢問對話的具體安排，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又作了答覆。遞交「請願書」的學生於5月12日向中辦國辦信訪局送了他們擬參加對話的部份學生名單，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與北京市有關方面就對話問題作了進一步研究，當晚即與遞交「請願書」的學生進行聯繫，並商量了對話的有關事宜。

今天，雖然學生開始到天安門廣場絕食，採取了激烈的行動，但是，從趙紫陽、胡啓立到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閻明復等一齊出來對話，而且口徑一致地說黨和政府正積極地採取一系列措施和步驟，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並預告了15日繼續同學生座談對話。

我們編輯部的同志們都高興地認為：中央高層終於統一了思想並開始了統一行動，對話的形勢必然會給全國人民帶來希望和信心。

晚8時，穆青來電話找我去他辦公室。他說：「今天上午，紫陽和尚昆同志到小平處，彙報了他最近的一些設想，小平贊成，並要他抓住時機把腐敗問題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老人家這樣一說，就好辦了。」

我說：「從紫陽『五四』在亞行年會講話以來，整整僵持了十天，從今天的報道上看，似乎打破僵局了。但是，學生下午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老人家並不知道。」

5月14日（星期日）

高校師生大聲援

今日在天安門廣場參加絕食的學生已達1千多人，高校師生紛紛來聲援，廣場上白天兩萬多人，晚上達10萬人左右。絕食靜坐的學生顯得秩序良好，學生糾察隊在維持秩序，防止外人進入，但圍觀群衆秩序較亂。不時有人演講，呼口號，時而傳來「9.18」、「國際歌」、「國歌」、「血染的風采」等歌聲。今晨當廣場升起五星紅旗時，許多學生起立致敬，並唱起國歌。學生們打出的橫幅有：「專制不死，國無寧日」、「動亂之源在於腐敗」、「人民養不起寄生蟲」等。

學生絕食不絕水，不時有人為絕食同學送來開水、汽水、糖以及藥品。至22時在天安門廣場發現有十多名絕食學生暈倒或胃痙攣。北京市政府安排在廣場附近的急救車當即把他們送到北京市急救中心緊急搶救。

今天從早到晚，有30多所高校的學生和教師先後來到天安門廣場對絕食學生表示聲援。上午8時，上海高校首批赴京「請願團」來到廣場聲援，接着有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商學院、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等校的學生前來聲援，下午中國人民大學青年教師、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北京理工大學博士生等都打着橫幅、旗幟趕來。之後天津大學、南開大學絕食聲援團也來到廣場。每一支新的聲援隊伍來到，都繞場一周，吸引數千學生和圍觀群衆跟隨。晚10時，有幾十人打着「市民聲援隊」的橫幅來到廣場，許多圍觀群衆也加入了隊伍。

魯迅文學院作家研究班的一位作家，向學生宣讀了一些作家學者聲援學生的聲明，並稱已經在全國開展了廣泛的著名作家簽名運動，目前已有幾百名作家簽名。他還說明天中午1時30分將舉行5千人的示威遊行，表明中國知識界聲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今天下午李鐵映等同絕食請願的學生代表對話的消息傳到廣場後，學生們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是絕食請願的成果，不少學生覺得規格太低，要求趙紫陽、李鵬同志出面對話。到晚24時發稿時止，參加

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活動的學生仍有數千人。

今天上午內蒙古呼和浩特爆發迄今規模最大的高校學生遊行，3千多名遊行者呼喊的口號有：「人民需要一個廉潔的政府」、「打倒官倒、消除腐敗！」，「擁護共產黨！」、「警察愛人民、人民愛警察！」、「人民萬歲！」、「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打的橫幅標語有：「撕破內蒙古裙帶關係！」「教師、教授除了良心一無所有！」、「物價不能再漲了！」、「奔馳（汽車）獻總理、洋房獻部長、我拿？獻人民！」、「為民主自由人權奮鬥！」、「為民請願死而無憾！」

青島海洋大學五、六百名學生今天上街遊行，12時半左右到市政府門前提出三條要求，一是聲援北京學生絕食；二要政府拿出誠意和學生對話；三是要求新聞自由。

晚上8時20分，遼寧大學1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沒收官倒贓產，用來辦教育！」「世界經濟導報萬歲！」等口號。

學者們的擔憂

北京大學300名教授和青年教師昨晚貼出就學生絕食致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中央盡快採取措施，妥善解決學潮問題。公開信如下：

北京大學教師就絕食上書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

5月13日，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的部份同學開始進行絕食請願活動，學潮事態進一步擴大，形勢更加嚴峻，引起社會各界及國內外的嚴重關注。對此，中央及北京市政府的態度和措施至關重要，其適當與否，對今後的事態發展影響甚大。在此，我們出於促進改革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同時，從教員關心學生和愛護學生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角度考慮，特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人，應盡快與首都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對話，以求盡早妥善解決問題。

第二，應當盡早對這次學潮的性質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以安定民心、黨心，不應採取拖延政策。

第三，應當高度重視這次絕食請願活動，以認真、謹慎和人道主義的態度，採取一切措施，保證學生的身心健康。

簽名者大多數是青年教師，也有季羡林、嚴家炎等知名教授。

而今晚8時10分，溫元凱、戴晴、于浩成、蘇曉康等12位知名學者、作家來到統戰部禮堂，向參加與李鐵映、閻明復等同志對話的部份學生，發表了一份〈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

鑒於天安門廣場的目前情勢，我們12位學者、作家本着良心和責任心，發出如下緊急呼籲：

一. 要求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宣佈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學潮的學生「秋後算賬」。

二. 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

三. 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為歷史罪人。

自昨晚得知大家來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的消息，我們都非常理解，非常難過，非常擔憂。從4月中旬以來，你們為推進中國民主和中國改革的進程，一次次走上街頭，以令人欽佩的理性精神和大無畏勇氣，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人民會永遠記住你們在1989年春天做出的歷史功績。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長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實現。我們要特別警惕，有人竭力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促使事態惡化，以便破壞改革和民主化的事業。因此，為了中國改革的長遠利益，為了避免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為了使中蘇最高級會晤能夠順利進行，我們懇請同學們發揚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我們相信同學們是能夠自己做出明智判斷的！但我們鄭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我們將和同學們一道，為實現上述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這12名學者還有：李洪林、嚴家其、包遵信、劉再復、蘇煒、李澤厚、麥天樞、李陀。

蘭州師生談學潮

蘭州大學部份師生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認為：平息當前學潮須着力治本。這次學潮之所以持續時間這麼長、波及範圍這麼廣，甚至中央領導強硬的態度也難以緩和形勢，有三個原因：

一. 經濟改革出現弊端。校團委的一位幹部說，我們的改革上面老說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實際上由於理論準備不够，配套措施跟不上，目前各方面都處於十字路口。農業跌進了低谷；工廠承包造成可怕的短期行為；教育問題，年年人代會都在喊，喊來喊去還是「教育危機」，科研上的「一所兩制」潛伏的危機更大。以前大而統，中央高度集權，放開後地方割據，各自為政。還是一統就死，一放就亂。

二. 黨內腐敗現象嚴重。這是學潮中呼聲最高的。「治理、整頓」喊了這麼長時間，就是不見大的行動。當官的去做買賣，有沒有以權換錢，以權牟利的行為？現在光是與公司脫鈎就行嗎？一些人認為，在幹部體制上，封建的思想觀念沉澱太多，嘴上喊幹部「年輕化」，實際上是「老化」，一些老人為甚麼要死死地把住高位不放？青年人看不到希望，這不僅對培養幹部極為不利，而且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障礙。社會治安每況愈下，人人都沒有安全感。

三. 民主渠道不暢。幾位系黨總支書記和學生會的幹部說，黨和政府在群衆中的威信越來越低，大學生普遍感到前途渺茫，心裏空虛。校團委書記孫朝暉說，現在社會上普遍有不滿情緒，從在改革中得了實惠的個體戶，到一無所有的大學生，都對政府有意見。但由於民主渠道不暢，學生們便用遊行示威等偏激的形式來表明心願。「打倒官倒」、「消除腐敗」的口號，又喊出了群衆的心裏話，所以群衆支持、同情學生。

有許多同志認為，學生運動是各種社會問題的晴雨表。應該說，1980年以來的歷次學潮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民主進程，促進了政府工作的改進。這次學潮的焦點是消除腐敗，與黨和政府的意願相一致。學生們期待黨和政府對他們的行動給予正確評價。

生物系黨總支書記孫福慶說，對學潮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是

目前學校廣大師生普遍關切的問題，也關係到今後一段時期學生工作的效果。但中央領導講話、《人民日報》社論，口氣忽硬忽軟，使得老師很難做工作。我們過去教育學生愛國，關心國家前途，現在學生們說他們的行動就是愛國的舉動，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出於黨性，不得不到學生中去分化瓦解，極力勸阻，最終學生還是上街了，真正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了。一位團幹部說，我們勸學生不要上街，又指不出正確的解決問題的途徑。學生並不希望動亂，但又只能採取遊行示威這種過激形式來觸動政府。他認為，對學潮參加者，如果沒有違法，就不要追查，不要算後賬。

目前仍在繼續的學潮能否盡快平息？如何平息？省學聯主席、蘭大學生會副主席雷宏認為，目前學生的不滿情緒仍然很大，仍在採取多種方式發難，今後很難把握局勢。他說，從蘭大來看，有跡象表明，一些黨員幹部、優秀分子要出來帶頭了，他們無所顧慮，號召力很強，一旦形成氣候，一時很難平息。

生物系團總支書記程新進說，我對平息學潮比較悲觀，理由有四：一是黨內腐敗現象一時很難根除；二是經濟領域生產上不去，物價下不來，前景令人擔憂；三是社會治安短期內好轉不了；四是「雙向選擇」的大學生分配政策弊病很多，學生意見很大。

新聞系主任劉樹田說，要平息學潮，須用治本之法。他說，學生提的問題非老師所能答覆，學生的矛頭並不指向校方。所以學校做工作幾乎是隔靴搔癢。他認為，眼下最要緊的是黨和政府要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得民心的工作是消除腐敗。

歷史系黨總支書記黃玉說，今後黨和政府該來點真格的了。一要從上到下旗幟鮮明的反腐敗，不能讓官倒和以權謀私之徒花天酒地的狀況繼續了。二要繼續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和法制建設。

物理系團總支書記張繼革認為，政府採取的對話等疏導方式對溝通學生感情、消除怨氣有積極作用，但對話不是目的。他認為目前要有針對性地辦好三件事：一是清腐敗、懲官倒說到做到，迅速徹底，該公佈的公佈，要給人民有交代。中央、省上以及各級黨政領導既然大多數是清正廉潔，那麼其子女工作、財產狀況就沒甚麼怕公開的。能說清楚，群眾就信任。二是冷靜地、實事求是評價十年改革。如教

育方面，有錯誤而不是「失誤」。承認錯誤就會得到學生和群衆的諒解。三是廢除幹部終身制，推進幹部年輕化。

新華社終於獲准報道「絕食」

昨晚，在穆青的堅決要求下，直到今天凌晨1時多，喬石終於同意對學生絕食請願進行公開報道。我們今天發了三條新聞：

其一：首都高校數百名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

新華社北京5月14日凌晨2時40分電　13日下午，首都高校數百名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

絕食的學生宣讀的一份「絕食宣言」說，這次絕食是為了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

據悉，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將於5月15日繼續同北京高校部份學生和各界人士座談對話。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人已於13日上午將這一信息通知了5月6日送交「請願書」的北京高校學生。

13日晚，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邀請部份學生、教師座談，絕食的學生在座談中提出了要求。閻明復坦誠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並表示將把學生的要求如實向中央報告。

14日凌晨2時半，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安成信、李其炎、張建民等同志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回校。

到發稿時，絕食的學生仍在廣場靜坐。

其二：〈李鐵映、閻明復等與首都高校部份學生座談對話〉

新華社北京5月14日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書記處書記閻明復，今天下午在中央統戰部禮堂與首都高校部份學生進行了座談對話。

這次座談對話是16時45分開始，19時20分中止的。李鐵映、閻明復同志在座談對話中回答了學生們提出的一些問題。

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部份學生代表參加了座談對話。

參加座談對話的還有尉健行、安成信、楊景宇、劉延東、鄭幼枚等。

其三：首都高校數百名學生的絕食請願活動繼續進行

新華社北京5月14日24時電　首都高校數百名學生的絕食請願活動今天在天安門廣場繼續進行。

學生這次絕食請願是昨天下午開始的，今天下午，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委派李鐵映、閻明復等同志與學生座談對話後，學生的絕食請願仍未停止。一些高校領導幹部到廣場勸說學生返校；也有一些教師、作家到天安門廣場對絕食學生表示支持。

至發稿時，天安門廣場有十多人暈倒，北京市政府立即安排醫護人員進行了救護。

一閃即逝的「新說法」

下午2時，穆青在辦公室向我們幾個人通氣說：中午11時多在閻明復同志處開了個小會，參加的還有李鐵映、尉健行、《人民日報》的錢李仁、廣電部的馬慶雄。閻明復說，他昨晚找北大、北師大、清華的學生代表談話，事先李鵬總理給定個原則，就是這次學生運動的性質是動亂，不能後退。這是一條線。他感到這樣就很難談。但是在談的時候，他靈機一動地說，4月26日以前的和以後的情況不一樣。4月26日後，大家都很克制、守秩序，中央是肯定的。學潮的性質，主要看以後。說到這一步，他看到學生代表聽得很認真也很平靜，就問他們有沒有能力影響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同學？他們說可以影響三分之二，只要單獨同他們對話，就可以往回撤。也沒有要求馬上承認他們組織合法化。

閻明復說他把這一情況報告胡啓立，啓立認為情況很重要，馬上報告了趙紫陽。今天上午，紫陽召開常委會進行討論。胡啓立把閻明復的說法進一步完善為：「4.26社論」是根據4月26日以前的情況寫的，那時有西安、長沙的打砸搶。4月26日以後情況不同，沒

有西安、長沙那種情況。故中央對學潮的態度是明確的，紫陽同志「五四」講話就表明了。

常委都同意胡啓立的意見，認為這樣說，也是4月27日對話會上，袁木轉達李鵬的話「《人民日報》社論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說的，並不是針對廣大同學說的」一致起來了。會議決定下午由李鐵映、閻明復、尉健行三人與學生對話團代表單獨對話，並要李鐵映主講。李想推諉，大家說他既是教委主任，又是政治局委員，理所當然，他才勉強接受任務。穆青說：「我看下午這場對話不會有好結果。」

果然不出穆青所料。晚上8時半，到統戰部禮堂採訪對話的記者回來說，閻明復主持對話會，他一開始就說，今天的對話應該坦誠地進行，希望這是個良好的開端。學生對話代表也說，爭取到這次對話機會很不容易。他們提出希望在三個方面對話，一是學運的性質問題；二是怎樣保證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三是如何推進中國的改革。實際上主要圍繞第一個問題展開對話，無論學生代表怎麼說，主講人李鐵映總是反反覆覆只用「讓實踐來檢驗」這句話來兜圈子，不僅兜得毫無誠意，而且兜得大家疲倦厭煩，直到無法進行下去時，閻明復只好出來救場，他說：「4.26社論」是根據4月26日以前的情況寫的，那時有西安、長沙的打砸搶。4月26日以後的情況不同，沒有西安、長沙那種情況。因此中央對學潮的態度是明確的，紫陽同志「四五」講話就表明了。現在最緊迫的問題是解決廣場上的絕食問題。他的講話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全場起死回生般活躍了起來。

就在這時，閻明復卻起身去洗手間，李鐵映立即聲明說閻的發言不代表中央，，只有小平講話和「4.26社論」代表中央的立場。一下又把會場打悶了。這時已到晚7時，廣場絕食的學生代表又來要求現場直播對話，閻明復回來說技術設備條件無法解決，只好宣佈休會。

隨後，我到穆青辦公室向他介紹了對話會上的這種情況，他把半截香煙在煙灰缸裏使勁地按滅後，氣憤地說：「在這樣的關頭，對學生玩權術，太可怕也太可鄙了！」

5月15日（星期一）

知識界大聲援

從今天開始，在首都知識界的帶動下，北京舉城出現各界大遊行、大聲援的高潮。

凌晨，天安門廣場約有3萬人，多為學生。有百餘人打着「工人」的橫幅，喊着：「提高工資，降低物價」的口號進入廣場。

晨7時多，「高自聯」和「絕食團」為是否讓出大會堂東面以便舉行歡迎戈爾巴喬夫儀式發生分歧，一種意見是把隊伍由廣場西側移向東側，讓出西部；第二種意見是堅持原地不動；第三種意見是把整個隊伍拉到東西長安街兩側，夾道歡迎戈氏。直到中午，因意見相持不下，歡迎戈爾巴喬夫到達的儀式改在首都機場進行。

上午9時，由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邀請部份高校43名學生再次同李鐵映、閻明復等在全國政協禮堂座談對話，43名學生中有「高自聯」成員一人，校系「自治會」成員六人。

「絕食指揮部」成立

上午9時20分，絕食學生成立「指揮部」，由北京大學女學生柴玲任總指揮，統一領導絕食請願活動。

中午1時半，「絕食指揮部」在廣場舉行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總指揮柴玲向記者們介紹絕食的原因和經過後說，到現在為止，參加絕食請願的有首都31所大學的2千3百多位同學。經過49個半小時的絕食，到中午1時25分，已有54位同學暈倒，送進醫院。我們的行動受到首都各界的支持，但是政府至今沒有做出能够滿足廣大同學要求的表示和行動，希望記者真實全面地把情況告訴全國和全世界人民。

接着，絕食請願團救護隊的一位學生介紹了學生健康情況。他說，目前2千多名同學健康受到極大損害。一個是中暑危險，一個是低血糖休克痙攣。今天晚上將有大批同學倒下，目前急需大量開水，市民送的不够，供應不上，防暑急救藥品告缺，同仁醫院送來270箱葡萄糖。目前附近醫院也缺藥，感冒也在發生。他呼籲全國人民，醫

務人員行動起來，保護學生健康，幫助救護。

有記者問，你們指揮部是組織決策機構嗎？回答：我們不是決策機構，參加指揮部的資格是，有決心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護同學生命的人，目前已有十多名學生參加指揮部。柴玲接着説，「我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公正評價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的，而不是動亂，可沒有一個領導人敢出來説這一句話。如果政府有錯誤，而又不去糾正，眼看學生絕食一個一個倒下，這個政府還有沒有人性？」

有記者問，北大學生會主席是否也來絕食？回答説：「來了」。

意大利記者問，你們是不是要和戈爾巴喬夫談談？你們絕食到甚麼時候？戈氏訪華對你們是促進還是妨礙？回答：如果戈氏代表個人來看望我們，表示歡迎；如果以政黨名義，來對我國政府施加壓力，我們不表示歡迎。我們絕食的目的就是要給學生運動平反，進行實質性對話，絕食一直到達到目的，如果達不到目的，我們將用生命來實現誓言。我們這次絕食和戈爾巴喬夫來訪沒有甚麼聯繫，只是時間上巧合。

一名中央廣播電台的記者説，我首先為中國新聞界的現狀感到悲哀。並問，目前學生病情嚴重到甚麼程度？有多少人從醫院又返回來？回答：病情嚴重的吐血，高度低血糖休克搶救3個多小時，從醫院返回4名同學。

今天中午「高校自治聯合會」發出聲明：

一. 呼籲社會各界通過各種渠道再次向政府施加壓力，維護和肯定同學的正義要求和行動，要求政府盡快正確客觀評價這次學潮。

二. 希望全體教師能充份配合同學們的正義行動，實行全市總罷教。

三. 希望全體學生教師及社會各界大力宣傳學生正義行動，聲援絕食。

四. 絕食行動由絕食指揮部指揮，希望各校自治學生會積極配合。我們不是顯示威力，我們要解決問題。

中午不時有學校和社會各界來聲援學生。一個普通幹部寫條子

說：「政府的腐敗最可怕，希望有良心的中國人，參加今天下午知識界、工商界的遊行請願活動。」北京市公安局的幾位青年民警也寫來紙條：「同學們，人民警察支持你們，無論哪一級官僚下令鎮壓，我們絕不會動手。」有人緊急建議，市高自聯派同學到工廠、街頭、巷尾呼籲救救同學。香港中文大學的5名學生也來聲援，他們在廣播中說：「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堅持下去，香港同學支持你們，希望你們堅持對政府的要求，繼續努力。」

一份〈北京市民告全國同胞書〉中提出：「每個有良心的市民都支持學生：（1）要求政府承認學運是正義愛國行為。（2）出於人道主義，政府應盡快與學生平等對話。（3）開放報禁，新聞自由。（4）廢除北京遊行十條。（5）打倒官倒、公佈政府官員財產。（6）穩定物價，防止通貨膨脹。」

知識分子走出來了

今天下午，在「中國知識界」大字橫幅的引導下，嚴家其、包遵信等人帶領首都知識分子2萬多人進行大遊行、大聲援，下午4時左右隊伍來到廣場。包遵信等4人發表了聲援講話。

包遵信說：「同學們從13日開始絕食，可是政府一直到現在仍沒有人出來講話。可見這是個無理的政府，不負責任的政府。今天，首都200多個單位的近2萬名知識分子代表前來向你們致意。我們在此發表一個聲明，我們4萬名知識分子在你們的鼓舞和感召下，也站起來了！為了全中國的自由，全中國的民主化，同你們戰鬥在一起！」

鄭義說：「所有參加這次行動的同學都是我們的老師，你們教育了我們。今天我們知識分子遊行隊伍有好幾里長，好幾萬人，顯示了我們知識分子獨立的力量。我們要和同學們戰鬥在一起，為自由和民主的中國而奮鬥。」

嚴家其說：「我們願意和同學們站在一起，中國的自由民主一定能實現！同學們萬歲！」

徐剛說：「我們不會忘記今天這個日子，我們相聚在廣場，被人看不起的臭老九站起來了。我們為苦難的中華民族淚灑天安門廣場，但我們相信，勝利是屬於同學們的！」

他們4人的講話，得到了學生的熱烈歡迎，掌聲不斷。隨後，全場高唱《國歌》、《國際歌》。參加遊行的隊伍中有中國科學院一些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大、清華、北師大、中國政法大學等60多個單位的教授、研究員和博士生等。

從今日下午開始，中央美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人大、北科大、北理大、中央民族學院等十多所高校教職工、博士研究生前來廣場聲援。中央美院青年教師打着50米長的橫幅，上面寫着：「門前連日動地聲，千呼萬喚是民情，莫說學生不足論，滿懷憂患九州同，健全法制唯民主，清除腐敗立新風，治國貴在誠以信，何患天下不太平。」

北大30多名教授講師打着「北大教工誓與同學同存」的橫幅來到廣場。一位頭髮花白的老教授握着學生的手說，「你們是中國的未來，辛苦了！」北科大的講師抱來十多件棉衣，讓同學們晚上穿用。中央民族學院200餘名中青年教師打着紅旗，在學生絕食圈內繞場行走以示慰問。

17時10分，約30多人打着「首都青年記者聲援學生」的牌子和「新聞自由」的橫幅，繞紀念碑遊行兩周。他們手中拿着記者證和工作證，單位有《工人日報》、《北京週報》、《經濟日報》等。

17時20分，100餘名市民組成遊行隊伍，打着「聲援學生運動」的橫幅，高喊「學生萬歲」、「聲援學生」等口號通過絕食隊伍北側。一位坐在三輪車上的工人在身上寫着「我是北京紅星機械廠的，叫石和平，我支持你們的行動。」北京第二印刷廠的一名工人為絕食學生送來了牛奶和飲料。

另外，《人民日報》、《科技日報》、《國際商報》、《亞太經濟報》、《文藝報》、《開拓文學》、《大學生》和作家出版社等首都新聞出版單位的記者、編輯和職工也打着單位名稱的橫幅參加了遊行。郵電部、核工業部、中國銀行等單位的少數職工也出動了。中國社科院十多位老教授打着一遊行橫幅，寫着：「請問鄧小平：我的孩子在絕食挨餓，你的孩子在幹甚麼？」中科院遊行隊伍喊着「老九老九，一無所有。」「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實驗我們做不下去了。」《開拓文學》雜誌的橫幅寫着：「不管黑貓白貓，抓着老鼠就是好貓；不管甚麼主義，人民幸福就是好主義。」《文藝報》的橫幅

是：「新聞是人民的心聲，不是一個人的喉舌。」另有口號為：「老人政治，早該結束」、「報禁不除，官倒難除」、「愚民政策，該收場了」等。

各地大學聞風而動

今晚6時多，鄭州大學等校2千多學生遊行，在省政府門前呼喊「聲援北京」的口號，要求見省長，凌晨經答覆後離去。

今天黑龍江大學等十幾所院校3千學生教師上街遊行。下午3時50分，隊伍在省政府大門口停下，一位青年教師宣讀〈哈爾濱高校學生聲援請願書〉，並要求省長邵奇惠出來接收。

海南師院400多學生今晚11時得知北京絕食學生仍在堅持後上街遊行。

安徽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4所院校1千多師生今晚上街遊行，晚9時在市人民政府前的廣場靜坐。

今晚遼寧大學正在舉行第三次藝術節，聽說北京絕食學生暈倒幾十個，有的學生提出我們這樣子太沒有感情，於是群情激奮的學生衝出校門遊行。沿途有瀋陽師院、體院、航院學生加入，共約3、4千人。到達省府門前的學生開始向武警排成的人牆衝擊。

太原今有山西大學等上萬師生遊行，後在省政府門口示威靜坐。口號有「黨指揮槍？槍指揮黨？」、「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在哪裏？」、「還我資源，還我山西」、「除了良心，一無所有」、「媽媽我沒錯」等等。

新華社部份記者編輯參加遊行

今天，我們發了兩條消息：

其一：〈李鐵映、閻明復等與首都高校部份學生座談對話〉。

其二：〈首都高校一些學生絕食請願進入第三天〉，全文如下：

新華社北京5月15日23時30分電　首都一些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請願今天進入第三天。

據瞭解，已有上千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參加絕食，周圍聚集着很多圍觀的人。

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方面負責人，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對學生請願一事十分關注。

5月14日凌晨2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國務委員、北京市長陳希同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到廣場勸説學生回校。

5月13日晚，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在中央統戰部禮堂，同部份學生對話；5月14日下午，李鐵映、閻明復和監察部部長尉健行等，在中央統戰部禮堂同部份學生對話；5月15日上午，李鐵映、閻明復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全國政協禮堂同部份學生進行了對話。在對話過程中，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反覆勸説學生不要搞絕食請願活動，但未能奏效。

三天來，一些高校領導幹部和教師對學生絕食深感不安，紛紛到天安門廣場勸説學生珍惜身體，返回學校。也有一些人不斷到廣場支持學生。今天下午，首都一些高校、科研、文化單位的人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

到發稿時，廣場上有近百人暈倒。這些暈倒的人立即得到救護。

今天，新華社部份記者、編輯和職工第一次打出「新華社」的橫幅參加大聲援的遊行。穆青聞訊要求各部門負責人跟他一起到社大門口勸説阻止，但是情緒激昂的隊伍還是衝了出去。國內部的幾個青年記者、編輯看我站在大門前，立即轉身而去。其實他們是從另一便門出去後，繞到民族文化宮再參加遊行隊伍。

5月16日（星期二）

首都各界大聲援

首都高校部份學生的絕食請願活動，已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強

烈反應，並陸續上街遊行表示聲援。今天由知識界擴展到機關團體、民主黨派，以及工人、市民、中學生等，遊行聲援的隊伍接連不斷，估計有三、四萬人之多。

北大、清華、理工大、北科大等幾十所高校的學生、教師繼續上街遊行，中央美院、民族學院、政法大學一些教授打着聲援絕食學生的橫幅走上街頭，引起圍觀者的熱烈掌聲。

新聞出版單位的記者、編輯組成的遊行隊伍格外引人注目。《人民日報》的200多名記者、編輯高舉「旗幟鮮明，反對4.26社論」、「徹底否定4.26社論」、「新聞必須改革」等橫幅在東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行進時，很多人圍觀、鼓掌。中央電視台部份記者打出的橫幅寫着「要求廣播電視部部長艾知生辭職」。《工人日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農民日報》、《中國婦女報》、《團結報》、《華聲報》、新華社、中國新聞社、《北京青年報》、人民文學出版社、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等幾十家新聞出版單位的工作人員在遊行時不斷高呼：「聲援學生」、「新聞自由」等口號。

中國社科院各研究所組成的聲援隊伍有近千人。他們高舉着許多標語牌，並高呼口號。主要內容有：「老人政治，早該結束」、「修改憲法，舉行大選」、「官倒不倒，國無寧日；打倒官倒，先打大倒；團結起來，一打就倒」、「想小平，小平來了更不平」、「小平、小平，八十高齡，身體還行，腦子不靈，處理國事，胡亂逞能，及時引退，利國利民」、「救救學生」、「政府慘無人道」、「學生在流血、我們在流淚、你們在幹甚麼」、「總理應同學生直接對話」等。

在天安門廣場，還出現了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聲援隊伍，約有600多人。他們打出的橫幅有：「共和國不會忘記」、「人道」、「今天是明天的歷史」、「同學們辛苦了」、「堅持就是勝利」、「救救學生」。接連高呼的口號是：「聲援學生、真誠對話、愛護學生、保護未來」。以後又有故宮博物院、首都博物館的部份職工來聲援學生。

民主黨派機關的幹部第一次走上街頭。其中有中國民盟中央機關和民盟北京市委機關、民主促進會、農工民主黨、台盟等中央機關的

部份幹部。民革中央機關的部份幹部打着孫中山的語錄標牌：「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九三學社隊伍喊的口號有「李鵬下台」。

一些工人也上街遊行。首鋼30多名工人打着「首鋼能來廣場，何談不敢來」的橫幅到了天安門廣場。30多名環衛工人舉着「環衛工人和學生同心」的橫幅騎車遊行。全國總工會工運學院教職工打的橫幅是：「改造官辦工會」、「工學並存」、「工人、學生一母同生」、「工人是學生的後盾」、「工會不打麻將了」、「中國的瓦文薩，你在哪裏」。還有幾十人打着「石化職工聲援團」的牌子，喊着「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口號。

在遊行人流中第一次出現了職業高中、普通中學的隊伍。有北京5中、16中、27中、72中、101中、105中、201中等校。這是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據傳，明天將舉行北京市大遊行。今天中午，中國政法大學廣播了「北京市大遊行總指揮部告全體北京人民書」，要求「全體北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解放軍戰士、人民警察、學生以及市民們快上天安門救救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已經絕食70多個小時了，我們的孩子就要離開我們了。去吧！趕快去吧！為聲援學生絕食鬥爭，抗議政府可恥行為，17日舉行全市人民大遊行。17日下午2時，各路人馬到天安門匯合。路線：天安門——王府井——美術館——阜外——國賓館——木樨地——天安門，進行環城大遊行。」

天安門廣場出現複雜情況

自5月13日北京高校絕食團進駐天安門廣場以來，現場情況的複雜性也與日俱增。

5月15日晚7時許與8時30分，兩次大規模人流先是湧向人大會堂東南角，後又湧向東門，衝上台階。當時人大會堂東門台階之外幾十米有一條繩子攔着，人們都在繩子之外，忽然一片哄鬧，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帶頭向人大會堂湧去，但未衝向大門而向西北角聚集。這批人上台階後，守衛戰士一攔，就坐下了。這時人越聚越多，台階上坐滿了人。有人領頭高喊：「對話、對話」。大批人跟着一起喊。

從5月14日晚開始，廣場上開始出現打着「市民」、「京工人」、「個體」等旗號的人繞場遊行。他們人數有限，多的不過幾百人。有的一邊遊行一邊還向圍觀者喊：「進來、進來，鼓掌、鼓掌」。

5月15日市民聲援團有人向群衆喊：「政府準備用38軍鎮壓學生，但從軍長到士兵都拒不服從命令，軍隊支持我們。」廣場上還有的人演講：「趙紫陽、李鵬三番兩次同工人對話，為甚麼不敢同學生對話？」

目前廣場上的學生特別是絕食團的學生，一方面很願意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他們的廣播喇叭不斷播出某某人的聲援信。另一方面，在行動上他們也竭力和上述那些人劃清界線。15日早晨，原來在紀念碑正面靜坐的聲援學生和部份院校的絕食同學挪到了紀念碑東側，說是給歡迎戈爾巴喬夫騰出空場，另外也可避衝人大會堂之嫌。圈外均有糾察學生，不許其他人進入。

15日晚當有人湧向人大會堂東門時，學生的廣播站馬上廣播說，此行動不是學生所為，並強調他們已派糾察隊和組織同學防止衝大會堂。現場可看到，大會堂最高台階有兩三排守衛戰士，還有三排學生手拉手也組成三道防線幫助勸說。並組織人們有節奏地喊：「退下、退下」。現場有一位學生演說者講：學生運動和反動組織中國民聯無關，也沒有人操縱。相信北京市民有覺悟，不會採取衝擊黨政機關和打砸搶的行為。

學生們的這些行為已引起有些想把事態擴大的人的不滿。記者聽到有人問學生，你們為甚麼不和群衆一起幹，甚至攔着群衆？群衆已經走在你們前頭了，你們學生還是有奴性。

學生要將絕食進行到底

今天上午8時30分至9時30分，天安門學生絕食請願團在歷史博物館東側舉行第二次新聞發佈會。

會上，首先向記者介紹了請願團總指揮柴玲及王丹、馬少方、李路等成員。接着柴玲講話，她說，從昨天下午1時半召開新聞發佈會至今，我們向政府提出的要求仍未滿足。因此我們絕食的決心也沒有

變。我們在這裏度過飢寒交迫的67小時。希望記者能够把這裏發生的一切，真實準確地告訴廣大群衆。

日本朝日新聞社記者問：政府對學生的要求一直未答應，你們是否改變請願的方式？

答：我們將永遠和平請願。

香港無綫電視台記者問：你們將絕食到何時？

柴玲答：我們將一直堅持到昏倒為最後一個人。有些事情使人感到困惑，即昨天下午3時左右，有人要衝擊大會堂。我們的糾察隊員衝過去，手挽手攔住了要衝擊的人群，同時用沙啞的嗓子喊着：「請尊重我們請願活動，不要幹違法的事情。」到晚上7時多，又有成千上萬激動的群衆匯集在人大會堂前，我們的糾察隊員又去阻止衝擊。我在此只想說，如果以後再發生這樣的事情，請記者說句公平話，我們是在保護大會堂，是在維護和平的請願活動。

還有一件弄不明白的事情，就是昨天一位同學聽說首鋼7萬多工人要罷工支持我們，廣播站未加考慮就播送這條消息。之後我們感覺不對，又做了更正。今晨的新聞廣播說，政府以此為理由，說有人造謠。我們懷疑有人設圈套。

路透社記者問：如果戈爾巴喬夫到這裏來，你們對他說些甚麼？

王丹答：我們的愛國行動與戈訪華是個巧合，但我們歡迎他這個優秀的改革家。如果他上我們這來，我們要求他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勸勸中國政府，不要讓學生做更大的犧牲。

問：如果政府一直不理睬你們怎麼辦？

馬少方答：我們對3,160名同學的生命負責，如果需要，我們先死。

美聯社記者問：你們募捐了多少錢？

答：約3萬元。

《光明日報》記者問：你們是否向世界衛生組織、人權組織呼籲？有答覆嗎？

答：我們向世界組織呼籲，請保護我們這些落後國家的難得人才！（四周熱烈鼓掌）但未答覆。（回答到此，柴玲突然暈過去，一群人上前把她抬走，場內混亂一陣，接着開會。）

《北京晚報》記者問：據說你們中有失控現象？

答：內部有分歧是無疑，但這是正常的，沒有失控現象。

這時，李路介紹兩名工人代表講話。一個自稱是山東寧陽人的19歲小夥子說，家鄉人非常支持你們，籌集600元支持。他誇獎學生是80年代最可愛的人，是至高無上的人。

一個叫沈一漢的30歲男子說，他是市民支持委員會的代表，他們全力支持學生。因為政府總派人打入他們隊伍，因此他的工作單位不能透露。他還說，昨晚公安局抓走他們委員會的兩個人，凌晨4時才放出來。他們的總指揮部設在紀念碑北側。

在宣佈散會之際，又有一個學生昏迷過去。

絕食學生體質下降

今天學生絕食請願進入第四天，絕食者體質下降，發病率大增，更引起人們極大關切。

急救中心反映，今天暈倒的病人顯著增加，截至晚18時的統計，19個醫療單位共收617人，留院觀察106人。據分析，發病率還將增加，病人出現電解質紊亂、中暑、昏迷和抽風等。有7人病情較重，一名血壓測不出來，已處於休克狀態。

據瞭解，絕食學生對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學生的對話仍不滿意，特別是對對話中沒有絕食指揮部的代表感到激憤。又有一些學生加入絕食隊伍，中央民院的一些教師打着「教師絕食隊」的橫幅，也於下午17時走入絕食圈，受到鼓掌歡迎。

社會各界越來越關注這一事態。今天聲援單位、人數已大大增加。

早9時，市總工會職工大學教師聲援隊200多人，社科院教工近千人，清華大學300名青年教師、北航工人等相繼打出橫幅。南開同學打着「繼承總理遺風，弘揚南開精神」的橫幅，繞場三周。據一位天津大學生說，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學院、天津紡織工學院等到京聲援已達1千多人。

上午11時多，清華大學軍樂隊的部份同學拿着樂器，北師大自由樂團、地質管理幹部學院700多名進修生也來到廣場。

學生糾察隊從歷史博物館借來掃帚清掃髒亂不堪的廣場。一支30

多人的市民聲援隊伍，估計大部份是無業人員和小商販，領頭人上身繫着白布帶，上寫：聲援學生絕食運動。

中午，廣場傳出消息，人大已有20多個系（所）教師罷教，他們說要堅持到學生返校。絕食指揮部希望首都高校全體教師罷教。

廣場上還廣播了一篇評論〈一夜之間能幹多少事？〉：總書記說，許多事情不是一夜之間可以做成的。實際上，政府一夜之間做了多少事：把學生愛國運動說成動亂，一夜之間集結數千軍警等等，希望政府能在一夜之間給改過來。

昨天起，廣場上出現這樣一類標語：「媽媽，我餓，可我吃不下」，「改革需要恩來！」，「媽媽，別為我們擔心，我們沒有錯。」

圍觀群眾議論，看這些孩子真可憐。有的說，政府真夠狠的，你就是跟他們對話，對你又有甚麼影響呢？也有人說：「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領導居然沒人想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這樣僵持下去算甚麼事啊！」

上午，清華、理工大學、科技大學、北師大、外國語學院等高校學生，在東長安街、王府井大街和東單等地，募捐並演說。不時有人往募捐箱裏扔錢，從幾角、幾元到10元不等，捐錢的有大人、小孩，有工人、農民、機關幹部、知識分子，不少外地人，有人送來汽水、果汁、葡萄糖、保健藥品等。一位售貨員送來茶水說，我有30年工齡了，我很同情你們，但我不能去，一去就要停獎金和工資，還要被開除，沒辦法。

晚上，出現了北京汽車製造廠、中央黨校等隊伍，群衆達數10萬人。

人民英雄紀念碑南側貼有一張大標語：「罷免李鵬」。一支遊行隊伍舉着長兩米寬1米的標語牌，上寫：「小平辛苦了，你該退役了，人民軍隊姓人民，不姓鄧」。

廣播站廣播了首都金融界、部份律師、體育界部份運動員的聲援信。

一些清華大學的幹部和學生說，清華校長張孝文表示，如果中央不採取措施，他就聯合幾個大學校長和教授絕食。

「哀莫大於心死」

我們的記者就如何認識這場學生運動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防止事態惡化，向廣場的一些學生、幹部、市民做了採訪，幾乎人人都提出了「希望政府盡快對話。」

記者看到，在人大會堂北門停臥着13名停食絕水的同學，周圍有許多圍觀的群衆，有的醫務人員眼含熱淚。一位圍觀的老太太哭紅了眼。周圍的人說，她已經在這裏呆了好久。記者在她的離休證上看到，她叫曾希元，湖南衡陽地區人，今年59歲。她泣不成聲地說：「我來京走親戚，看到了這場面，我受不了，我曾是搞地下工作的，也是烈屬，我這輩子也沒怕過犧牲。可這些孩子們太可憐了，他們的愛國熱情我是支持的，但政府說一套做一套，太沒人格啦。」

在絕食同學的周圍，有幾位着中山裝的中老年同志與學生談話。其中一位對記者說：「我是郵電醫院的幹部，我們醫院的人聽說學生已絕食多日，心裏很難過，有的醫生哭了。學生是我們的兄妹或是子女，我們不能不心疼。這不，我們院有20多名醫生都主動來救護了。」他說：「政府無非是兩個職能，一個叫牧師職能，一個是鎮壓職能。目前來看，或者政府讓步，承認學生的要求，一個國家的總理見見學生有甚麼不可以？當然，政府承認學生是民主愛國運動，學生也可以讓步了。」

北京師範學院的4位老教師來到本院學生的隊伍中。他們告訴記者：我們是聲援學生的。我們學院有幾百名教師都騎自行車來。我們太老，就先過來了。問他們為甚麼來，一位六旬男教師說：「學生們都來了，不管怎麼說，他們的熱情、精神是令人感動的，我是黨員不能參加，但我們在家能呆得住？不知政府究竟出了甚麼問題，是卡在甚麼問題上，而不能來跟學生對話？」

一位年已70歲的教師（別人介紹，他1948年5月在北京參加過學生抗議國民黨的遊行）說：「政府想用持久戰來對付學生。不要認為學生堅持不住。」一位女教師說：「我們來的目的就是希望政府盡快出來見學生。」他們還說：「學生這次表現非常理智，有理有節，沒甚麼指責的，為甚麼政府不能見見面？」

在絕食隊伍中，記者見到中央財金學院的一名絕食者。他是學

生領袖之一，但不肯暴露姓名，記者問他：「對這次絕食的前景如何分析？」他回答說：「我對政府現在幾乎絕望了。我們最大的慾望就是民主和國家有個昌盛的未來，我們何罪之有？我們到這裏絕食受凍挨曬，究竟為甚麼？就是希望人民覺醒。現在政府已經麻木了。」記者問：「你認為中國推進民主進程的出路在哪兒？」他回答：「在學生。在中國人發揮自己的生命力，如果中國人把50%的生命力發揮出來，美國也不如我們，我們黃種人有任何人種不能比的智力。」他還介紹：目前學生領袖中對前景有好、中、壞3種看法。他自己是極端悲觀的。他說：「最壞的結果就是被鎮壓在這裏。我想最後就自焚在此，我死了沒甚麼遺憾，就是對不起父母兄弟。」據瞭解，這位已經70多小時沒進食的學生的父親是部隊的一位領導，他說，「父親是瞭解內幕的，這位革命幾十年的老人，常常晚上一個人哭，不知道具體內容，只知道為國家腐敗而悲傷，你想想這國家怎麼辦？」他還說，「學生們感到很委屈，學生們那麼理智，沒有做一點不理智的事，就連昨天人民大會堂的秩序還不是由學生出面維持？我覺得他們（指高級領導）將承受不了良心的譴責！」

北京師範學院的一位學生向記者談了對這次學運的分析。他認為，學生的熱情和民主要求毫無疑問是應該肯定的。但是政府不出來，社會各界來聲援，給絕食的同學提供了一個宗教氣氛，於是昨天就有人提出自焚。這種情緒要不得，政府應該抓緊對話，只要承認了學運是正確的，而不是動亂。學生也不要再提甚麼過分要求，問題就好解決了。在旁聽他這番話的教師也對此表示贊同。

記者還見到了一位聲援學生、身着袈裟的和尚，他高呼「政府快跟學生對話」，幾名「園丁書屋」的個體戶開着小麵包車前去廣場聲援。

「工會請願團」呼籲肯定學生愛國運動

以中國工運學院師生為主的「工會請願團」今天下午1時40分左右離開學院，在全國總工會遞交「請願書」後前往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

此學院大部份學生參加了請願。他們是來自全國25個省市區地區

以上的工會幹部，其中有的是基層工會主席。打出的標語為「工人工人學生後盾」、「工人階級一聲吼，貪官污吏抖三抖」、「中國的瓦文薩，你在哪裏！」等等。

他們遊行到中華全國總工會門口，向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朱厚澤遞交了請願書。朱說，總工會與中央的信息是暢通的。他答應向中央轉達請願書。他希望大家採取冷靜理智克制的態度，以利於問題的解決。此前，朱厚澤等4位全總領導曾在遊行隊伍出發前趕到工運學院，準備接受請願書。但遊行的組織者說要在全總遞交，因為已邀請新聞單位記者在全總門口等候。請願書是由全總機關、工運學院、《工人日報》等500多人簽名的。

請願書的主要內容是要求全國總工會，以廣大職工代表者的身份，向全國人大、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表達如下意願：肯定學生運動是民主的愛國的，要真誠與同學與社會各界對話。保障新聞自由。追究以權代法、以言治罪者的責任。懲治腐敗、貪官，推進政治改革步伐。改造官辦工會，實現工會自治等。

上午，清華大學校園內貼出一份無署名〈宣言〉，提出：「堅決支持充份肯定學生愛國運動的紫陽同志」、「李鵬必須辭去總理職務」、「對江澤民撤職查辦」、「委託人大籌備成立參議兩院」、「限期結束老人政治」、「軍隊退出國家政治舞台」等。

下午，北京大學貼出〈北京大學教授支持南京大學教師來電聲明〉的大字報，提出：「鑒於目前形勢發展嚴重，鑒於何東昌在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中所表現的冷漠和無能，以及他對十年教育重大失誤所應負的重要責任，我們北大教授堅決聲援南京大學教師倡議，敦請何東昌先生馬上辭職。」簽名的教授達140多名。

上海知識界呼籲中央「開明大度」

下午，上海市委和部份知識界人士進行座談，他們對目前事態十分憂慮。認為這是對中央駕馭形勢能力的考驗。如能順利地平息學潮，將對我國的民主政治進程起到推進作用；若採取強硬措施，將釀成更大的動亂。劇作家宗福先說，大學生應理智克制，中央也應開明大度。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長楊雄里認為，中央處理學潮的基本

方法是正確的，他建議能否採取一些和解態度，在不太重要的問題上退一步，如學生與政治局常委對話的要求。市作協趙長天提出，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與工人對話，為甚麼不與學生對話，不能意氣用事。

大家認為，學潮的掀起與我國目前的社會現實是有關的。王滬寧說，在舊的政治形態向新的政治形態發展中，學生要求變革是正常的。王新奎說，學潮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千萬不可認為這次解決了就能一勞永逸。復旦大學姜義華認為，這次寒假學生回家看到了許多腐敗現象，這是引起學潮的重要原因。宗福先說，在目前人們普遍情緒冷漠的情況下，學潮是件好事，它說明學生還是有政治熱情的。

大家對「4.26社論」普遍不滿。認為學潮中有個別壞分子參與，不應影響中央對學生愛國行動的總體評價，不能說成是動亂。

復旦大學姜義華認為，26日的社論導致了27日更大規模的遊行。如果還是用「絕大多數」和「一小撮」去評價這次學潮，對話恐怕難有基礎。上海社科院鄧偉志認為袁木和何東昌等與學生對話的結果很不理想。如官倒、反自由化等問題的回答是胡弄學生。

還有一幅畫着老人頭像的漫畫，上面寫着一行字：「人老了，弦也調不準了，跟着感覺走吧！」

上海復旦大學今天下午有2千餘名學生冒雨上街遊行，沿途散發〈我們的請願〉。口號有：「江澤民，你辭職吧，下台吧！」、「解放解放，胡說八道！」、「光明光明，無光不明！」等等。

內蒙古大學40多名學生高舉「學生愛國運動組委會」的牌子，遊行至自治區人大和政府門前遞交請願書，要求爭取新聞自由，准許民間辦報等。

吉林大學由50名學生組成的第一批赴京絕食請願團，將於晚8時進京。

哈爾濱高校近萬名學生，今天上午10時30分去省政府請願，並有1千名學生衝進省政府大院。

山西財經學院近百學生，今天上午10時30分去省政府門前靜坐絕食。

蘭州大學1千多名學生，今晨得知北京教師群衆聲援絕食學生消息後，即上街遊行示威。

成都人民南路廣場今天下午聚集數千學生。約有30級台階，每級長150米的廣場中心台階上，學生站得水洩不通。據瞭解，學生今天的行動，除了聲援北京外，還與昨夜學生遭警方毆打有關。昨夜靜坐示威的200餘名學生遭到1千多警察的殘酷毒打。還有一些學生被非法拘捕，一部份女同學遭到侮辱。學生要求嚴懲兇手。川大校長發表講話表示立即向省市報告，要求立即追查。

合肥今有10所院校的2千餘人上街遊行。

寧夏大學從5月12日中午開始，大部份學生罷餐。全校4個食堂為3千多名學生準備的飯食，只有500人來用。罷餐學生要求增加補貼。

另有南京、保定、鄭州、深圳、瀋陽、天津、浙江、海南、上海、唐山、吉林、武漢、廣州、貴陽、蘭州、濟南、重慶等市的大學生亦上街遊行。

嚴家其等人發表「5.16聲明」

今天下午4時，在北大三角地召開的「中國知識界新聞發佈會」上，鄭義宣讀了嚴家其、包遵信、李澤厚、劉再復等210多人簽名的「5.16聲明」。全文為：

> 60年代的「5.16」通知，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無疑是專制和黑暗的象徵。二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已強烈感受到民主與光明的召喚。歷史終於到了一個轉折點。當前，一場以青年學生為先導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在全國崛起，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在北京和祖國各地，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此起彼伏，波瀾壯闊。數十萬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腐敗，呼喚民主與法制，表達了工人、農民、軍人、幹部、知識分子及一切勞動階層的共同意志，這是一次繼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覺醒，這是一個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歷史轉折。
>
>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走上了一條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遺憾的是由於經濟體制改革初見成效，政治體制改革又嚴重受挫。腐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矛盾急劇增加。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業面臨嚴重危機。中國正處於一個嚴重關頭。

在這個決定人民、國家和執政黨命運的時刻，我們——參加本聲明簽名的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將於今天——1989年5月16日——鄭重簽署以下聲明，公開聲明自己的原則立場。

一. 我們認為，面對以前的學生運動，黨和政府是不夠明智的，特別是在不久以前，還存在着試圖以高壓和暴力來處理這場學生運動的跡象。歷史的教訓值得借鑒。1919年北洋政府、30年代國民黨政府及70年代中期「四人幫」獨裁政權都曾以暴力鎮壓學生運動，其結果一無例外，都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歷史證明，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最近以來，黨和政府開始表現出值得歡迎的理智，局勢有所緩和。如果運用現代民主政治的原則，尊重民主政治，順乎潮流，會得到一個民主的新局面。反之，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

二. 以民主政治的形式來處理當前的政治危機，其不可回避的前提是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所產生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反之，就與國家根本大法所規定的結社自由相牴觸，把學生組織定性為「非法」的做法只能激化矛盾，加強危機。

三. 導致這場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恰恰是學生在這場愛國運動中的強烈的反腐敗現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並非教育，而在於忽視了政治體制的改革，未經根本觸動的官本位、封建特權進入流通領域，造成惡性腐敗，吞噬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動搖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黨和政府應吸取教訓，切實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斷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廢止特權，直觸官倒，根除腐敗。

四. 學生運動期間，以《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為代表的新聞機構隱瞞了事實真相，剝奪了公民的知情權。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的職務，這些錯誤做法是對憲法的極大蔑視。新聞自由是消除腐敗、維護國家安全、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監督導致的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不實行新聞自由，不准民間辦報，一切關於改革開放的願望與允諾只能是一紙空文。

五. 把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是錯誤的，承認並保護公民發表政治見解的權利，是容許自由的基本

涵義，黨和政府應吸取「反胡風」、「反右」、「文革」、「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的教訓，廣開言論，與青年知識分子共商國是，才有可能形成一個真正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六. 所謂「一小撮」幕後指使者是錯誤的。我國所有公民，無論年齡大小，都有平等的政治地位，有參政議政的權利，自由、民主、法律從來不是被賜予的，一切追求真理、熱愛自由的人都應為實現憲法所賦予我們每個公民的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和遊行示威等自由不懈努力。

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多災多難的民族再無機會可喪失，再無後路可以退卻。

富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人民萬歲！

自由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祖國萬歲！

1989年5月16日於北京

鄧、趙分別與戈氏會談

今天上午，鄧小平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作了「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長篇談話，最後他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已經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了收回香港，已經同英國達成協議。這是對外關係方面的參與。對內工作的參與，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確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沒有能夠實現的，就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這是制度上的重要問題。」

下午，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經過中蘇雙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實現了你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在前年召開的黨的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是，全黨同

志都認為，從黨的事業出發，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做出的決策。」

下午6時，閻明復在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們說：「你們沒有權利這樣自我摧殘，未來是你們的，改革要你們繼續下去，你們沒有權利這樣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你們的要求的達到。」「你們要愛護自己，等待正義的裁判的這一天就要到來了。」「你們的精神已感動了全國，你們以自己英勇的行為證明了你們的決心。我相信，包括我們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會，一定會很快地對整個局勢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斷。希望同學們在這幾天內，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如果同學們對我講的話不相信的話，我願意做你們的人質，與你們一起回到學校去。」

對三人談話的議論

晚上10時多，我在部發稿值班室，幾位編輯、記者從這三人今天的講話議論起形勢，卻得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位老編輯認為，在滿城反對「垂簾聽政」、「老人政治」之時，鄧小平拉開簾子走上前台，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身份與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進行高級會晤，顯然是名不正言不順地照搞「老人政治」。但是總書記趙紫陽下午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就公開披露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顯然是為鄧小平撐腰補台的。緊接着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在廣場上那麼肯定懇切地對絕食學生們說在幾天之內就會解決問題。這說明鄧還是支持趙的，只要鄧支持，常委就會一致，因此，形勢會很快好轉。

而從事政治新聞採訪的一位記者卻說，我的看法正相反。第一，學生絕食的唯一要求，就是改變鄧「4.25講話」和「4.26社論」的定性。而鄧今天借與戈氏會晤談話之機，最後向全世界總結了自己一生實現了三個「調整」、五個「確定」，最後一個就是確定了四項基本

原則，這就宣佈了他給這次學運定性為「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絕不會動搖；第二，在這個前提下，趙在走投無路時，如果再提從「4.26社論」定性後退的話，就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有人就會抓住說他是站在支持學生搞動亂的立場上搞分裂；第三，更危險的是，在這空前反鄧的聲浪中，趙宣佈十三屆一中全會的黨內決定，某些人可以反說趙借機把鄧抛出來引火燒，再向鄧告趙在搞陰謀，一下就可置趙於死地。由此可見，要不了幾天形勢就會見分曉。

這位記者這麼一說，在場的同志都不寒而慄地同意他的看法，並說：就按照李鐵映在對話時的「名言」——「讓實踐和時間來檢驗吧！」

5月17日（星期三）

沸騰的大聲援高潮

近日北京出現這樣一條標語：「政府是否坐等收屍？」對此，人們議論紛紛。

5月16日夜，因絕食過久而暈倒的學生猛增，救護車不停穿梭在廣場和各家醫院之間，那令人揪心的警笛聲在夜空中回盪，使許多市民聞之徹夜難眠。17日趙紫陽發表書面講話後，來自政府方面的情況未見好轉。人們對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遲遲不露面越來越不滿，要求領導人辭職的呼聲越來越高。

一個中年人看了絕食學生的慘狀說：「光澆那些破花兒（指廣場上的樹木）有甚麼用？這些快要枯萎的花兒（指學生）為甚麼不管？等他們暈倒後注射葡萄糖嗎？領導人為甚麼不出來？」

一個知識分子模樣的人說：「現在政府除了講幾句空話，甚麼辦法也沒有。大概是靜觀事態發展，一旦出現破壞秩序的事件，就把動亂的帽子往學生頭上扣。這種態度太惡劣了。」

一個上年紀的幹部說：「要是周總理在世，肯定會到廣場學生中去，和絕食學生們坐在一起，表示你們不吃飯，我也不吃飯，僵持的

局面會立即好轉。文革那麼亂，周總理還總到群衆中去，現在領導人為甚麼怕見群衆呢？」

長安街沸騰了

今天北京有上百萬各界群衆進行環城大遊行，掀起聲援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大高潮。

上午有一支支遊行隊伍沿着東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至下午3時形成大高潮，廣場上擠滿了約達35萬人的遊行隊伍，東西長安街遊行的人潮還在不斷湧來，長安街兩側的一些機關大樓的窗口也掛出橫幅，主要內容是聲援學生或帶有V形的旗幟。

記者看到一份寫有「5.17」全市遊行口號的傳單，上面寫着：

> （1）聲援學生絕食鬥爭！（2）堅持改革，反對倒退！（3）學潮不是動亂！（4）推倒「4.26社論」！（5）政府必須公開承認「4.26社論」錯誤！（6）我們愛民主，不要獨裁！（7）我們要法制，不要人治！（8）絕對權力，絕對腐敗！（9）維護憲法，保障人權！（10）捍衛新聞自由！（11）老人政治必須結束！（12）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13）歡迎子弟兵和人民站在一起！（14）大學生萬歲！（15）人民萬歲！（16）打倒官倒；反對腐敗！（17）提高警惕，保持秩序，防止壞蛋乘機搗亂！（18）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中國社科院遊行隊伍的橫幅是：「反對個人崇拜」、「結束老人政治」等。九三學社的橫幅有：「要真理，不要面子」等。對外友協、商界聲援團、北京起重機械廠、變壓電器廠遊行隊伍後面是中國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隊伍，為首的是一個3米高的橫幅，上寫「中國魂」3個紅色大字，還有「我倒下去了並沒有失敗」等橫幅。中國石化總公司隊伍橫幅寫着：「腐敗等於艾滋病」，後面是中國檢定所、王府井小學師生、中國人才報、北京第四機床廠、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中央組織部機關、文化部機關的隊伍。宣武醫院隊伍橫幅寫着：「難產難產，政府難產！」中國青年雜誌社、團中央機關隊伍後

面出現的橫幅上是對聯：「大貪抔小貪，安定；大倒整小倒，團結；國際笑話。」《中華兒女》雜誌社、中國青少年社會服務中心、人民交通出版社、《中國體育報》、《中國物資報》、《中國煤炭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隊伍後面一個青年蹬着三輪車，上面坐着一位老太太，她舉着的牌子上寫着：「北京老太太聲援學生」。在廣場東側，幾十輛三輪車、摩托車駛過，圍觀群衆發出一片歡呼。

北京科大、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北京鐵路、石油、煤炭、建築、造紙等工人遊行隊伍後面出現「賣掉奔馳，不買國庫券」、「人過80要糊塗」、「民可載舟、亦可覆舟」、「騙人有術，倚老賣老，有問不答」、「感覺錯了」等。

記者在木樨地、西單、宣武門等地看到一些小學生的隊伍，橫幅上寫着：「鄧爺爺、李伯伯快出來，救救大哥哥大姐姐」。在國際飯店、四通公司、青雲儀器廠、曙光電機廠、中組部、郵電部、民航、大華襯衫廠、變壓器廠、林業部、北京44中、《光明日報》、國際電台、廣播影視部、中央電視台、機電部等遊行隊伍後面，還有待業青年、留美學生、首都佛教徒等遊行隊伍。

《人民日報》社的遊行隊伍在經過北京市委門前高喊：「北京市委，謊報軍情，欺騙中央，罪責難逃」、「4.26社論不是我們寫的！」、「《人民日報》洗刷恥辱！」等口號。天津醫學院遊行隊伍橫幅為：「要政府，不要政腐！」、「要廉政，不要簾政」等。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隊伍橫幅為：「88年，官員喝吃410個億，教育經費350個億」。航天部隊伍的橫幅寫着：「導彈導彈，瞄準腐敗」。

此外還有橫幅：「秘密決議，4千1百萬黨員的最大恥辱」等。遊行隊伍中還出現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的畫像。傍晚，還有大批群衆遊行隊伍湧向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

記者在一份「大遊行快訊」的傳單上看到一些消息：「解放軍在大遊行時送來許多飲料，聲援學生」；「按照國際慣例，絕食70小時以上就可以向國際紅十字會要求援助」等。至20時，絕食學生已有1千7百多人次被送往醫院救護。

另悉，5月17日全國各大城市均發生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有些城市是近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其中聲勢浩大的有蘭州、鄭州、昆明、上海、合肥、武漢、石家莊、保定、哈爾濱、南昌、福州、長沙、濟

南、太原、杭州、西安、南京、桂林、成都、重慶、廣州、深圳、西寧、瀋陽、海口、長春、貴陽等城市。同日，在省府門前等地靜坐絕食的有：長春1萬人靜坐，瀋陽幾十人絕食，南京數百名學生靜坐，西安數百名學生絕食，蘭州百餘人絕食，太原200多人絕食，上海1萬人靜坐、100人絕食，武漢1千多學生在長江大橋靜坐，昆明2萬人靜坐，鄭州7名學生絕食。

上述各地學生及各界群衆舉行大規模遊行靜坐絕食活動均是為聲援北京學生運動。

教授們的緊急呼籲

北師大、北大、航空航天大學等高校的一些教授們紛紛向黨中央、國務院發出「緊急呼籲」，要求中央領導人直接出面，盡快妥善解決學生絕食問題。

16日下午，北師大貼出一份有70名教師簽名的向黨中央、國務院「緊急呼籲」書，說：「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應本着關心群衆、愛護學生的精神，深入到人民群衆中去，深入到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的學生中去，不拘形式、不講條件和學生運動的實際領導人對話，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接受學生的合理要求，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妥善結束學生的絕食行動。我們的學生平日課程繁重，營養不良，已經經不起絕食的折磨了。我們懇求你們本着人道精神，迅速解決這一生死攸關的嚴重事件，則國家幸甚，學生幸甚。」

北外英語系教師、海淀人大代表吳青在一份「緊急呼籲」中，呼籲趙紫陽、李鵬：「一. 親自和學生代表進行平等、真誠的對話；二. 正式肯定這次學生運動的性質是為了推進民主進程的愛國運動。」

北大朱德熙、馮友蘭、王瑤、苗沐、金堯木、季羨林、聞家駟、段學復、洪謙等10位教授在一份緊急呼籲書中提出：一. 懇請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肯定這次學潮是愛國的民主的行動，即不是動亂。絕不以任何形式對學生「秋後算賬」；同時承認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的；並承認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式對靜坐學生採取暴力。二. 希望學生從大局出發，停止絕食，撤離天安門廣場，通過和政府對話來解決其他問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兩名區人大代表吳守倫、趙典軍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全校師生員工及家屬兩萬餘人，群情激奮，對中央處理此事的不滿情緒急速增長。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請中央體察民意，順應民心，採取積極措施，主動防止事態繼續擴大。不能把他們推到我們的對立面上去！」

北京語言學院60多位教授簽名〈強烈呼籲〉大字報。

北京市學聯昨天深夜向中辦、國辦緊急遞交了一份請願書，懇切呼喚中央領導和同學對話。

很多基層幹部和職工反映，中央派去與學生對話的人不能做主，說要把學生的要求「轉告」領導人，一「轉告」就無消息，逼得學生不得不要求見總理、見總書記。有的說，對話請願書是學生遞交的，而中央領導卻與工人、新聞界等進行對話，這對學生是一種刺激和藐視，給人以「安撫工人階級，孤立學生」之感。

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在17日也散發了緊急呼籲，指出「近一個月來，學生們的行動充份體現了他們高度的愛國熱情和鐵肩擔道義的偉大抱負，感動了華夏大地的每一個有良心的人。」

形勢嚴峻 怨氣上升

今天，首都各界聲援學生絕食的遊行隊伍據估計超過200萬人。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上人聲鼎沸、水洩不通。隨着救護車的頻繁鳴笛聲，明顯感到群衆對黨中央和政府的怨氣不斷上升。

有的工人說：「我來聲援學生，要扣工資、獎金，但良心要求我必須來慰問學生們。」

他們喊的口號有：「政府必須認錯，新聞必須公正」、「救救孩子」、「餓壞孩子，人民不容」、「學生絕食，人民流淚」、「中國在流血、誰在殺人？」人大會堂北門掛的一條橫幅：「悲慘世界：人民公僕要當老爺，衣食父母不愛孩子」。一位無親無故卻連續兩天守在絕食學生跟前的老太太告訴記者，她是從小參加革命的老交通員。她哭着說：「政府這樣對待學生，太沒良心，太沒人格了！」

被採訪的群衆，幾乎都表示出對黨和政府的不滿和失望情緒。有的人說：黨和政府的高級領導應放下架子，丟開面子，到學生中間

來，承認他們的愛國行動，並就《人民日報》「4.26社論」向他們道歉。有一位老教師說：「開始我也不同意學生的行動，但是這些孩子們用生命來換取同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對話，卻始終不能實現，不知政府還有沒有良心？簡直令人傷心、寒心！」不少標語寫道：「絕食、絕情、絕望」、「政府，你絕了，我也絕了！」、「人民人民，欲訴無門」、「高級領導該站出來了」等等。

不少群衆反映，趙紫陽代表常委的書面講話今晨公佈後，人們又大失所望，許多人從觀望到失望，直至同情、支持學生甚至「憎恨政府」，而且這種情緒在不斷高漲。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還有一些軍人上街支持學生。幾位軍官在分別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現在軍內的一些校級軍官同情、支持學生。

百萬人的大遊行，使交通出現堵塞混亂，靠學生糾察隊在新華門前、大會堂東門和救護車通道兩側維持秩序、疏導人流。有些商店已出現蔬菜斷檔。

又值夜晚，救護車鳴笛聲此起彼伏，宣武門外大街，平均不到一分鐘就有一輛急救車駛過。

「5.17聲明」

今天嚴家其等人發表「5.17聲明」：

> 清王朝已滅亡76年了，但是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位獨裁者說話，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100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佈：從現在起，同學們100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佈，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大聲援浪潮席捲全國

今天，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浪潮席捲了全國所有的大城市。

上海：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交通大學、華東師大等20多所高校的學生、教師和《解放日報》社、《文匯報》社、《世界經濟導報》社、上海廣播電台、電視台等16家新聞出版單位共4萬餘人上街遊行。絕食學生增加到200人。打出的橫幅有：「小平，誰下台？」、「為了憲法的貞操」、「學生絕食命危，政府人性何在？」等。

杭州：白天有11所高校的近萬名師生上街遊行。浙江大學十多名學生宣佈絕食。晚上，聚集在杭州市中心武林廣場的學生和圍觀群衆達數萬人。打出的標語有：「甚麼政府？毫無人性！」、「李鵬何在？誠意何在？」、「北京絕食5日，暈倒2千，不知政府人性何在？」、「向高級人民法院控訴五位常委無視人民生命的瀆職罪」、「鄧、趙、李快快出來」、「人民總理總不理，不知總理是何理？」、「政府的面子？學生的生命？」，等等。

一位中年人說，要是周總理還在就好了，如果他還在，肯定會出來勸說學生的，現在的總理為甚麼不向周總理學學呢？還有一中年工人說，就是皇帝，有這麼多老百姓，他也會出來召見臣民的。一婦女說，假如說總理的兒子也在中間，總理也會這樣對待嗎？

武漢：24所高校萬餘名學生遊行到長江大橋靜坐。參加遊行的還有「工人聲援團」、「華工教師聲援團」、「湖北傷害科學院」、「《長江日報》社」等單位職工。

長沙：湖南大學、湖南師大、中南工大等20多所高校1萬餘名師生上街遊行，部份學生衝進省委辦公樓。「《湖南日報》聲援團」在省長辦公樓前宣讀〈呼籲書〉，要求中央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高校學生自治會是合法組織，保障新聞、出版自由。

西安：西北大學、西安礦業學院、西北政治學院等29所高校約2萬5千多名師生上街遊行。有250多名學生宣佈絕食。西安交通大學各系推出十多名學生代表乘火車進京聲援。陝西省新聞界、社科院、科技界一些單位的職工也參加了聲援活動。

哈爾濱：21所高校2萬多名學生沿不同線路遊行到省政府門前，高喊：「我們不要皇帝」、「鄧小平下台」、「打倒獨裁」等口號，

並宣佈各高校無限期罷課。

鄭州：河南大學、河南師大等十多所高校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後，衝進省政府大院請願。

石家莊：1萬多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850名學生衝破勸阻登車赴京聲援。

天津：2千多名高校新生赴京，累計赴京人數已達8千多人。

蘭州：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等12所高校萬餘名學生上街遊行。中科院蘭州分院和新聞界各單位的一些職工也參加了遊行。

還有廣州、南寧、昆明、貴陽、成都、重慶、福州、南京、合肥、濟南、太原等城市各有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

今天，新華社還播發如下公開報道：

趙紫陽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書面談話

新華社北京5月17日電　趙紫陽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書面談話（1989年5月17日凌晨）

同學們：

現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學們講幾句話。

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

請同學們放心，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賬」。

我還要告訴同學們，中央對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同學們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要求，提出和採取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增加透明度等實際措施。

同學們，建設四化，振興中華的擔子最終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們為國家和民族作貢獻的時間還很長。中央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盡快恢復健康。這樣，中央就放心了，你們的父母、教師和廣大群衆也就放心了。同學們回去以後，中央和國務院的同志還會繼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同各方面多層次多渠道的座談對話都將深入進行下去。

我再次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祝願同學們盡快恢復健康。

10位大學校長的公開信

新華社北京5月17日零時5分電 10位大學校長的公開信：

目前，一些同學在天安門廣場的靜坐絕食已進入第四天，有些同學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前天政府和絕食同學代表的對話沒有取得結果，天安門廣場的事態在進一步激化。面對這種形勢，我們感到十分焦急和憂慮。作為大學的校長和同學們的老師，我們對同學們的健康和生命非常擔心，我們也為國家的前途擔憂，無論如何也不希望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被打亂和中斷。

在當前的形勢下，正確的選擇只能是對話。進行建設性的對話，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和現實主義的態度。在群情激昂、感情對立的情況下，本來可以解決的問題也會變得難以解決。我們真誠希望有關方面和有關的當事人保持克制，不要進一步激化事態，避免出現令人痛心的難以挽回的事情。

目前，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這樣對峙下去總不是辦法。我們希望黨和政府的主要負責人盡快與同學們直接見面和對話。廣大同學和政府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我們相信廣大同學憂國憂民、希望推進改革進程、清除腐敗現象的愛國熱忱和合理要求會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只要大家又信任、諒解和耐心，一定能夠找到一條解決問題的現實途徑。

我們真誠地希望廣大同學、教師和社會各界人士，本着對參加絕食同學的生命健康負責、對國家前途負責的精神，共同努力、引導事態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發展，不要使同學們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目前，我們10位校長已同黨中央、國務院取得了聯繫，緊急向中央領導同志陳明情況。我們願意同各校參加絕食的同學代表進行接觸，反映大家的願望和要求，作溝通和聯繫工作。

簽名名單：

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方福康 教授

清華大學校長 張孝文 教授
北京大學副校長 陳佳洱 教授
北方交通大學校長 萬明坤 教授
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 王福祥 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黃達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長 沈士團 教授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 江平 教授
北京科技大學校長 王潤 教授
北京農業大學校長 石元春 教授

1989年5月16日下午3時45分

中國文聯呼籲黨政領導人與學生平等對話盡快結束學生絕食行動

新華社北京5月17日電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今天緊急呼籲黨政領導人，盡快與學生平等對話，迅速結束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行動，呼籲書全文如下：

我們代表全國文藝界對近日來同學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意！

同學們在廣場絕食請願已經第五天了，不少同學身體已經非常虛弱，到今晨已有600餘名學生暈倒。聽到這個消息，我們憂心如焚，寢食不安。我們對同學們的健康和生命非常擔心。

一個月來，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行動，是十分可貴的，人民已經作出了公正的評價。我們懇切地希望同學們盡快結束絕食，早日恢復身體健康，這是我們文藝工作者的心願，也是全國億萬善良人們的心願。

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絕對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正確地選擇只能是黨和政府與學生立即進行真正平等的對話。我們真誠地希望並呼籲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盡快與同學們直接會面。只要大家都坦誠相見，一定能找到積極解決問題的現實途徑。

全國婦聯致全體絕食同學書

新華社北京5月17日電　全國婦聯致全體絕食同學書

同學們：

你們知道，你們曾經和母親和姐妹一起共享天倫之樂。

但是，今天你們絕食請願已經進入第五天了。死亡，威脅着你們的生命，也威脅着每一位作母親、作姐妹、作父兄的心。

我們多希望你們能多喝上一口水，多希望你們能够早日和同學，和父母兄妹一起共進飲食，為了自己，為了母親，為了祖國。

同學們，你們身上所承負的已經太多，我們相信——你們的母親，你們的姐妹，你們的父兄，以及用不同方式表達同一願望的廣大同學，願意並且能够為你們承擔你們不可能完全承擔的那一部份。

請相信我們，為了你們能早日進食，為了合理請願要求能够實現，我們將盡自己的微薄之力，和各界一起去創造良好的環境。我們將以自己的方式，通過不同的渠道，把你們，把每一位母親的聲音傳送給黨和政府。我們希望黨和政府能更為積極地去愛護同學，愛護他們的善良之心。

同學們，你們的主要目的其實已經達到，你們不是想和母親説説話嗎？母親已經聽到了。

同學們，熱愛生命吧，今後的路還很長。回來吧，孩子們！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1989年5月17日

四個民主黨派負責人致函趙紫陽總書記

新華社北京5月17日電 四個民主黨派負責人致函趙紫陽總書記。信件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趙紫陽總書記：

北京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仍在繼續中，許多學生的健康和生命處於十分危急的狀態。這一嚴峻的形勢我們憂心如焚。為了愛護學生，穩定大局，我們特此向您提出緊急呼籲：

一. 我們認為，這次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與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張是一致的。對於學生的合理要求，我們希望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予以解決。

二. 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盡快會見學生，進

行對話。

同時，我們也真誠地希望靜坐絕食的同學，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愛護身體，停止絕食，返回學校。

此致敬禮！

中國民主同盟主席　費孝通

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　孫起孟

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　雷潔瓊

九三學會主席　周培源

1989年5月17日12時

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緊急呼籲書

新華社北京5月17日電　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今天發出緊急呼籲書，全文如下：

目前，北京部份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已經進入第五天，許多學生的身體相當虛弱，情況日趨嚴重。對此，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感到深切的憂慮和極大地不安。為不使事態進一步惡化和確保學生的身心健康，為了切實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我們緊急呼籲：

一. 我們不願意看到學生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危害，我們也不願意看到改革和建設的進程發生逆轉。我們希望黨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人盡快到學生中去，充份瞭解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和合理要求，盡快緩解事態的發展。

二. 我們認為，在黨的領導下，通過真誠對話，在民主與法制的建設性對話。我們希望也相信黨和政府會認真吸收廣大學生和群衆的合理要求，痛下決心，克服腐敗現象，推動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健全民主和法制，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學生絕食請願進人第五天首都各界表示聲援

新華社北京5月17日電　首都各界上百萬人今天到天安門廣場遊行，聲援絕食請願的首都高校部份學生。

今天是學生絕食請願的第五天，北京氣溫高達30攝氏度。截至19時，參加絕食請願的3千多名學生中，被送往醫院救護的達1千7百多人次。

今天凌晨，趙紫陽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書面談話後，學生的絕食請願仍未停止。在人民大會堂北門外，十幾名絕食學生從昨天上午起停止進水，並拒絕接受醫療。一些同學用白布搭成涼棚為他們遮蔭。在場的醫護人員含淚守護在他們身旁。

從上午起，絡繹不絕的遊行隊伍分別從東西長安街和前三門大街湧向天安門廣場，人群中，有機關幹部、工人、新聞工作者、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的專家、學者、教授以及民主黨派人士、宗教界人士。

遊行隊伍的橫幅、標語和口號主要有：「聲援學生的請願活動」，「堅持改革、反對倒退」、「打倒官倒、清除腐敗」、「政治改革和民主是中國的唯一出路」，「要民主、要法制」，「平等對話、現場直播」，「新聞必須改革」，「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等。

記者在現場看到，十里長安街和前三門大街兩側站滿了圍觀的群眾。一些市民和單位主動設立了許多供水站，很多人向遊行的人群散發冷飲、食品。

幾天來，為了搶救暈倒的絕食學生，北京市衛生局成立了「搶救指揮中心」。市急救中心的600多名職工全部投入了搶救工作。許多醫院醫務人員連續工作幾十個小時。首都一些醫院在現場搭起了臨時急救站，醫務人員奔忙於絕食的學生中間，送藥送水。

由於學生在現場維持秩序，儘管廣場來來往往的人群川流不息，但供搶救學生的幾條通道始終暢通無阻。

至發稿時，學生的絕食請願仍在繼續。

特寫：母親，在流淚

新華社北京5月17日電　特寫：母親，在流淚……

1989年5月17日，北京。

凌晨，天安門廣場的擴音器裏傳出了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的書面談話：

「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

「中央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盡快恢復健康……

「我再次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

從上午開始，無盡的人流匯聚到廣場。

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烈日暴曬着一幅揪人心肺的大字橫幅：

「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

在這裏，有3千多名高校學生絕食請願。一個學生暈倒了，又一個學生暈倒了……

為了搶救暈倒的絕食學生，黨和政府及時採取了措施。

北京市衛生局成立了「搶救指揮中心」。市急救中心的600多名職工全部投入了搶救工作。許多醫院醫務人員連續工作幾十個小時。

首都一些醫院在現場建起了臨時急救站，醫務人員奔忙於絕食的學生中間，送藥送水。一輛輛急救車從廣場駛出。五天裏，他們已送出近兩千名暈倒的學生。

學生擔憂，

教師擔憂，

母親擔憂，

人民擔憂。

此情此景牽動着黨和政府領導人的心。

幾天來，李鐵映、閻明復等多次與首都高校部份學生對話，並幾次到廣場，苦口婆心地勸説學生停止絕食，返回學校。

5月15日深夜，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對聚集在廣場的學生發表了廣播講話，對靜坐絕食的學生表示關切，殷切希望同學們盡快回校。

這不僅是為了學生，更是為了民族的命運、祖國的前途。

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專家、教授們來了，工礦企業的工人

來了，新聞單位的記者、編輯來了，國家機關幹部也來了……

他們手挽手，肩並肩。

數以萬計的市民聚集在街道兩旁，送食遞水，高大的建築物上，掛出了一幅幅標語：

「我們的心和你們連在一起！」

「我們不希望看到可愛可敬的大學生喪失生命！」

「我們不願意看到改革的進程發生逆轉！」

中央美院教師打着的一幅50多米的橫幅上寫道：

「門前連日動地聲，千呼萬喚是民情。
莫説學生不足論，滿懷憂患九州同。
健全法制唯民主，清除腐敗立新風。
治國貴民誠以信，何患天下不太平。」

人民大會堂北門外。十幾名絕食、絕水的學生並排仰臥着。他們已絕食五天、絕水30多個小時。已有8名學生被送進了醫院。守護着他們的學生和醫護人員，望着他們的憔悴面容，淚水和汗水灑落在地面上。

老教授季羨林在學生的攙扶下，一步一顫地走進絕食的學生中，擁抱着仰臥在地上的弟子，老淚縱橫……

緩緩駛過的一輛大轎車上，署名冰心老人的橫幅是那樣的醒目：「學生愛國、我愛學生！」

數學家陳景潤、王元也來了。他們疾呼：「誰沒有父母！誰沒有子女！」「學生們的負擔太重了，讓我們承擔一些吧！」

北大十教授發出緊急呼籲：懇請中央肯定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急速出面與學生對話；希望學生珍惜自己的身體，停止絕食。

盡快控制事態擴大，盡早結束僵持、對峙的局面，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

5月18日（星期四）

民怨籠罩下的北京

今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中流傳着「中央領導要到廣場來」的消息。但是等到清晨7時仍未見到動靜，他們感到十分失望。北京市「高自聯」一位成員對記者説：目前要結束絕食的最好方法，就是中央領導同志走到學生中來，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有這一點學生就滿足了。

中央領導遲遲不到現場看望學生，不與學生進行對話，使許多學生的心都涼了。

早晨7時許，「市高聯」廣播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部份軍官給中央軍委的信、中宣部新聞局給黨中央、國務院的信和首都新聞工作者給中央的信。其中解放軍部份軍官在信中提出四條要求：決不要鎮壓學生，像「三支兩軍」那樣幹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敦促政府領導人放下架子，到絕食的學生中間來與學生對話；關心絕食學生的身體健康，命令在京的部隊醫務人員給絕食學生治療；促進軍隊改革，軍隊領導幹部帶頭退出進口轎車，軍隊是國家養的，國家經濟滑坡，軍隊應該削減經費。

中宣部新聞局部份工作人員在信中緊急呼籲：不能滿足一般的勸説，要從全局出發，採取措施解決問題：（1）趙紫陽、李鵬、習仲勳（人大副委員長）同志應立即與學生代表對話，對學潮性質做出明確結論，對全國廣播；（2）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應召開會議，研究形勢；（3）動員各界做絕食學生的工作，有關部門要發表講話，停止絕食；（4）關心絕食學生健康，保護學生生命安全；（5）緊急通知各地防止事態擴大。

從昨天晚間到今天清晨，外地高校學生紛紛來京聲援絕食學生。先是河北省各高校的2千多名大學生打着「聲援首都絕食學生」的橫幅，喊着口號來到天安門廣場。接着，山西、天津、吉林、鄭州等地的大學生也從火車站趕來。他們代替了一部份北京學生擔當了糾察任務，還有的在東西長安街來回遊行。鄭州大學在橫幅上寫着：「絕食絕水絕情絕義」。

今天早上，一些上班的群衆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們議論說，這兩天因為遊行，交通堵塞，許多人耽誤了上班，影響了生產；由於運菜車不能及時進城，現在北京市場嚴重缺菜，給市民帶來了不便。有人說，這樣下去整個北京城就要癱瘓了。還有人埋怨說：「中央到底管不管呀？怎麼出來見群衆就這樣難？」

據北京市總工會反映，北京企業職工目前對學生絕食及政府態度非常關注，議論紛紛，情緒激動。

百貨大樓職工反映，總理怎麼就不能出來見學生？學生不就是要求對話嗎？聽說學生們要以死來向政府表示內心的願望，政府無動於衷，我們不滿意。有人還說，如果《人民日報》社論錯了，承認當時認識不足，估計錯誤，向學生道歉，並不損失黨和政府威信；如果還是「一句頂一萬句」，中國可真沒希望了。一些職工看到大樓門口學生募捐，掉下了眼淚。他們說：「我們不敢捐錢，但眼看越來越多的學生倒下，作為中國公民不希望政府冷漠。」

北京二七廠工會反映，職工普遍希望趙紫陽、李鵬同志與學生對話。他們說學生行動是民心所向，政府對此不做出反應，證明政府不值得信賴。政府的威信只會越來越低。18日上午，二七廠已有200多人上街聲援學生，其他職工也正做準備，生產已基本停頓。

北京第二棉紡織廠工會反映，職工希望中央立即與學生對話，否則將失去民心。一些工人說，學潮開始時，我們認為有政府處理我們工人一心一意搞好生產就行了。但現在黨與政府的處理使人失望。這家工廠已有部份職工上街遊行支持學生。

海淀區工會對兩個企業進行調查，職工同情和支持學生的分別佔94%和92%。

北京市總工會17日接到了72個工廠工會組織打來的電話，要求上街遊行。同時對市總工會的沉默表示不滿，要求做出表態。總工會常委會研究確定，工會不能組織遊行。全市320多萬工人都上街，後果嚴重。對於企業職工要上街遊行，如果勸阻不住，去的人又多，企業工會主席應當到工人中去，既瞭解情況、做工作，又做一些服務工作。

民主黨派的聲音

據北京市政協反映，北京市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普遍同情、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

李毅（九三學社市委副主委）說，這次學生運動的性質不是動亂。「動亂」的估計不正確，對絕大多數人的基本態度估計不足。

程述武（民盟市委副主委）說，26日《人民日報》社論後為甚麼會出現「反彈」？對極少數人的行動值不值得提動亂？學生們憂國憂民，比打麻將要好。學生的主流是反「官倒」、反腐敗。這個要求是對的，並且不是少數人，不能與一小撮人連在一起，也不能說成是動亂。

吳鐵鏞（農工民主黨市委副主委）說，要把北京的學潮與長沙等地的打砸搶事件區別開來。少數人想利用學生不可否認，但學生提出的「官倒」、腐敗問題，也確實存在。

潘慶華（民建市委副主委）說，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評價學生運動。把這次學生運動定為動亂，學生、老師都接受不了，不利於事態平息。

總之，民主黨派人士普遍反映，沒有26日的社論，就沒有27日那麼大規模的遊行。《人民日報》26日的社論是國家的大政方針，像這樣的大事，應該與民主黨派協商於決策之前。但實際上，通報很晚，電台都廣播了，還說得上甚麼協商？一些黨派的領導表了態，也提出了不同意見，可是只報道擁護的話，很多黨派成員很有意見。有的黨派成員就只好寧可不講話，也不輕易捧場。有的黨派成員講了真話，連夫人、孩子都反對，害怕又像1957年。

據瞭解，民主黨派成員思想波動很大。5月8日，許多黨派成員對此事不願表態，其中有的怕政策多變，將來不好交代；有的怕說重了得罪了學生，說輕了得罪了政府；還有的對已經發表過的意見感到不放心。但是，自從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後，黨派成員普遍明確表示同情、支持學生。近幾天，各黨派紛紛上街遊行，聲援學生。

絕食在繼續　工人上了街

今天，北京高校部份學生絕食仍在繼續，聲援學生的隊伍聲勢浩大。一個顯著特點是大批工人紛紛走上街頭。下午的瓢潑大雨也沒能使人們的熱情冷卻下來。

今天遊行的規模也在百萬以上。除教育界、科技文化界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外，工人佔的比重很大。據現場觀察，輕工、紡織、化工、建築、機電、冶金、儀器儀錶、電子、商貿、旅遊等系統都出來了。工人參加遊行有以下幾個特點：（1）幾乎都是乘大小車輛來廣場。（2）不像學生有統一的指揮，各單位自成一體，口號也五花八門。（3）捐錢送物數量數額較大。全國總工會捐款10萬，北京東風電視機廠捐款兩萬，並送來了電視機。北紡一廠捐款1萬。給學生送飲料的、送營養品的、送被褥的、送餡餅的都有，總之是生產吃的送吃的，生產用的送用的，全聚德烤鴨店的一輛車上寫着「送鴨湯」。記者見到，工人出來幾乎沒有空着手的，要麼捐款，要麼送物。殘疾人聯合會也捐款10萬元。

工人參加遊行，造成廣場秩序更加混亂，車輛過多，擁擠在廣場及長安街，直接影響救護車的通行。學生的臨時廣播站多次呼籲要求大家幫助維持「生命線」（即救護通道）的暢通，多次緊急調動糾察隊開赴現場疏通。但學生糾察隊的負責人對記者說，經過幾天的辛勞，糾察隊員的力氣都快用盡了。

今天遊行隊伍的口號依然豐富多彩：「一人退休，全國歡送」、「風雨兼程為民主」、「鏟除上層垃圾」、「錢可扣、職可掉，聲援學生志不移」、「賣掉奔馳降物價」、「退掉皇冠增工資」、「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不可沽名學霸王」、「共和國不會忘記」、「爭取民主在今天」、「主人靜坐絕食，僕人大吃大喝」、「獎金可以不拿，民主不可不要」、「要國家？要太子？」、「七十年天安門之魂不死」……

今天的遊行隊伍，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有軍人、警察、農民和中央黨校師生。北京空軍的一位中士和身穿便衣的軍人，騎着自行車，舉着一面旗，上面寫着：「軍人聲援」。據這位軍人說，支持學生的軍人很多，有不少人穿着便衣加入遊行隊伍裏去了，主要原因是對黨

和政府主要領導人不及時出面與學生對話不滿。他說：「如不解決問題，將繼續聲援」。身穿警服的100多名北京人民警察學校和「警院」學生，分乘4輛大卡車也加入到了遊行行列，口號是「人民警察愛人民」。遊行隊伍對他們的出現報以歡呼。四季青、玉淵潭等地的農民也投入遊行隊伍，標語是「農民來了」、「愛國無罪」。出現在遊行隊伍裏的還有中央黨校的幾百名師生，他們坐在幾輛卡車和大客車上，高舉「中共中央黨校師生聲援團」的橫幅和一塊「緊急呼籲」的標語牌。

今天下午，詩人葉文福在學生廣播站聲淚俱下地朗誦一首自己作的長詩，然後當場宣佈退黨，場內一片歡呼聲。

中央民院講師團絕食車上，兩位老人前來看望絕食6天的侄兒。叔侄見面擁抱痛哭，叔叔連連說，你們做得對，我們支持你們。你們是在為人民說話。據瞭解，這位叔叔是中央某部幹部。

清華大學絕食學生中，有一些為北京籍學生。他們的家長探望子女時，一邊痛心地大哭，一邊又說「你們沒有錯」。

北航和農大兩位同學坐在地上不肯進車中避雨，在記者和他們談話的5分鐘內，先後有4撥醫護人員勸他們喝蜂王漿和水，兩位年約50歲左右的女醫生一開口就哭了。經詢問，其中一人的孩子也是大學生，在學生糾察隊執勤；另一人是某部衛生室大夫，自動帶了醫療器具來服務的。這位大夫不肯說姓名，他哭着對記者說，誰沒有兒女？看着這麼多年輕人受苦，怎麼就坐得住？他們為甚麼還不來和學生直接對話？

北京電子管三廠一工人說，學生絕食，全市大遊行，反映了一種情緒。人民對政府不滿的事太多，火兒憋了好久，一下子找個機會發出來了。他說，你看看遊行的口號，就知道了。

大量學生進京 運輸部門擔憂

17日，有天津、河北、山西等省、市的兩萬多名大學生乘火車到京，參加聲援、遊行。今天，僅上午就有陝西、遼寧、吉林、山西、河南等省的近萬名學生在北京站下車。來自西安的364次旅客列車，在北京站下車的幾乎全是來京參加遊行的大學生。他們在站台上列隊

出站，邊走邊呼口號。

北京站負責人認為，如果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局面持續下去，各地來京聲援的學生繼續增加，到時，北京站的運輸將會受到巨大的衝擊，直至出現混亂狀態。現在，國務院要求鐵道部保煤、保糧食、保物資運輸。大量學生進京後，要把他們送回去，增開一列旅客列車，要少開七列貨物列車。這就要使各地急需的糧食、煤炭、石油等物資不能及時運出去，特別是糧食運不去，就會出大問題。

不歡而散的「會見」

上午11時，李鵬終於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絕食學生代表吾爾開希、王丹等，李鵬的強硬講話令會見不歡而散。

李鵬說，今天見面只談一個題目，如何使絕食人員解除目前的困境。黨和政府對這件事很關心，也為此事深感不安，擔心這些同學的健康。先解決這個問題，以後有甚麼事都好商量。我們不是出於其他甚麼目的，主要是關心。你們年齡都不大，最大的22、23歲，我最小的孩子都比你們大。我有三個孩子，沒有一個搞「官倒」的，但都比你們年紀大。你們都如同是我們自己的孩子，都是親骨肉。

北師大學生吾爾開希說，李總理，我們應盡早進入實質性談話。您剛才說我們只談一個問題，而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不是您請我們來談，而是我們廣場這麼多人請您出來談，談幾個問題，應該由我們來說。好在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廣場上現在已經有許多人，有多少人暈倒了，您大概也清楚。我想重點是如何解決問題。昨天，趙紫陽同志書面談話，我們都聽了，也看了。為甚麼現在同學們都沒有回去呢？我們認為，這還有點不够，很不够，我們提出的條件以及現在廣場上的趨勢您是知道的。

北京大學學生王丹接着說，廣場上的情況，我可以介紹一下。現在已經有兩千多人次暈倒。如何能使他們離開現場，停止絕食，必須全面解決我們提出的條件。要使絕食同學離開現場，唯一的辦法就是答應同學們提出的兩個條件：（1）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而不是所說的動亂；（2）盡快對話，並現場直播。這兩點如果政府能盡快圓滿地回答，我們可以去現場向同學們做工作，撤離廣

場。否則，我們很難做這樣的工作。

吾爾開希補充道：我們提出要盡快平反，否定社論，即第一，要求正面肯定這次學生運動，而且要反面地否定「4.26社論」，否定是動亂。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說學生運動不是動亂。還有，應該為這次運動定性。

北京大學學生熊焱發言說，我們認為，不管政府方面還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認它是愛國的民主運動，歷史會承認的。但是，為甚麼還特別需要政府及其他各方面的承認呢？這代表了人民的一種願望：想看看我們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第二，我們是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人，我們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甚麼面子及其他甚麼東西都應放下來。只要是人民的政府，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人民是會擁護的。第三，我們對李鵬總理有意見，並不是對你個人有甚麼意見，對你有意見，因為你是共和國的總理。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王學珍也發言說，有不少北大同學在天安門廣場。對同學們的行動，我們作為師長的，心裏都很難過。我認為，我們廣大同學是愛國的，是希望推進國家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廣大同學不是代表動亂，這一點，希望政府能肯定。第二，希望政府的領導人，也希望總書記能到天安門廣場，給同學們講一講，一方面表示理解同學們的心情，對於「官倒」、腐敗現象，我們政府也已多次表示有決心解決。同時可把這些問題向同學們講一講，即沒有人說廣大同學的運動是一場動亂。我希望政府同廣大同學配合，勸絕食同學回去。這樣下去，對學生身體是不好的。中國的建設，民主政治的推進，都要靠年輕人擔負。

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王志新發言說，民主、科學的口號已提七十年了，但一直未達目的，現在又喊出來了。從4月22日開始請願，結果你沒有出來，5月13日開始絕食到現在，世界上有個慣例，絕食七天的時候，政府應該給以答覆，連南非這樣的國家都能做到。再一個問題，社會各界都加入了遊行隊伍，甚至包括幼兒園的阿姨，對此不知道政府有何想法？

北京大學學生邵江發言說，學生運動可能已經形成一個全民運動。學生是比較理智的，但是我們不能保證全民運動是理智的。我想請你們講講，這種事態怎麼辦？

於是李鵬說，大家願意談實質性問題，我首先談實質性問題，我建議由中國和北京市的紅十字會，負責把參加絕食的同學安全地送到各個醫院去；我希望所有在廣場上的其他同學予以協助和支持，這就是我的具體建議。同時，我要求北京市的和中央所屬單位的各級醫務人員，大力地搶救、護理參加絕食的同學們，以保證他們生命的絕對安全。不管我們之間有多少共同點，或者還有甚麼不同點，現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這方面，政府責無旁貸，有責任。每一個在廣場上的同學也應該從關心同學的立場出發，予以協助。我這個要求，不是講等到絕食的同學在生命垂危的時候再把他們送走，而是現在就把他們送到醫院去。我已經發出指示，要求各大醫院想一切辦法，騰出床位和必要的醫療條件，接待這些絕食的同學。

第二點，李鵬說，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我們一直肯定大家的愛國熱情、愛國願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對的，提的很多意見也是我們政府希望解決的問題。我坦率地講，你們對於解決這些問題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有些問題我們一直想解決，因為有許多阻力，未能及時解決。同學們很尖銳地提出了這些問題，能夠幫助政府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這一點，我認為是積極的。

但是，事態的發展不以你們善良的願望、良好的想像和愛國的熱情為轉移。事實上現在北京已出現秩序混亂，並且波及到全國。我沒有把這個責任加給同學們的想法，絕對沒有這個意思。現在這個事態，已是客觀存在。我可以告訴同學們，昨天京廣鐵路在武漢一段被堵塞了三個多小時，停止了鐵路動脈的運輸。現在有不少城市的社會閒雜人員，紛紛打着學生的旗號到北京來了。北京這幾天，已經基本上陷入了無政府狀態。我再說一遍，絕沒有把這個責任加給同學們的意思。我希望同學們想一想，這樣下去最後會導致甚麼樣的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對全國人民負責的政府，我們不能對這種現象置之不理。我們要保護廣大同學的生命安全，要保護工廠，保護社會主義的成果，保護我們的首都。這些話，你們願意聽也好，不願意聽也好，我很高興能夠有這樣一個機會告訴大家。動亂，中國出現過很多次，原來很多人並不想搞動亂，但是最後發生了動亂。

第三點，現在是有一些機關的工作人員、市民、工人，甚至有我

們國務院一些部門的人員上街遊行，表示聲援。我希望你們不要誤解他們的意思，他們出於對你們的關心，是希望你們身體健康不要受到損害。但是這裏面也有許多人的做法，我是不完全贊成的。如果他們勸你們吃點東西，喝點水，能夠保持身體的健康；勸你們盡快地離開廣場，有話好和政府來商量，這完全是正確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在那裏鼓勵你們繼續絕食，我不能說他們動機怎麼樣，但是這樣做，我是不贊成的。作為一個政府的總理，不能不表明我的態度。

同志們提出了兩個問題，我們是理解的。我作為政府的總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我今天不講，我會在適當的機會來講這個問題，而且我也差不多講了我的觀點。如果今天一味要在這個問題上來糾纏，我認為是不合適的，如果你們認為你們自己在座的這些同學，不能夠左右你們夥伴們的行動，那我就通過你們向在廣場上絕食的同學發出呼籲，希望他們盡快結束絕食，盡快到醫院去接受治療。我再次代表黨和政府向他們表示親切地慰問，衷心希望他們能夠接受政府對他們這一很簡單、而且是很緊迫的要求。

最後，閻明復總結說：在今天這個對話中，大家的意見向黨中央、國務院提了出來。李鵬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表示了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現在一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盡快地使絕食的同學在紅十字會的協助下，到醫院裏邊去進行治療。其他的問題，我們都有時間來解決。對話就到此結束。

王志新說：這不是對話，而是見面。

閻明復回答：對，是見面。

除了絕食學生代表，首都部份高校負責人、專家教授也參加了會見。

會後，高校對話代表團發出「第一號聲明」要求：（1）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會，立即召開非常會議，結束個人獨裁，正式承認這場運動是偉大、廣泛的人民民主愛國運動；（2）追究炮製社論的直接責任者和對人民的這一要求置之不理而導致事態不斷擴大的政府領導人的政治和法律責任；（3）繼續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平等地對話，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

新聞界要揭北京市惡行

下午4時，《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法制報》、《北京科技報》、北京廣播電台、電視台等新聞單位100多名青年新聞工作者，到北京市委請願，並宣讀了〈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代「請戰」真相〉的傳單：（1）通過新聞媒介，公佈市委對4月學生運動的分析、彙報材料和「請戰」，要求中央授權的全過程；公佈「4.26」萬人大會上李錫銘、陳希同等講話的全部內容以及他們向各區、縣、局（總公司）部署「反擊」的具體步驟。（2）公佈市委、市政府在學潮中，制定及實施不准向學生供水、不准提供食品、不准募捐、不准接待學生、不准圍觀等措施的全過程。（3）市委、市府要對自己在學潮中的錯誤立場及重大責任問題明確表態。（4）要求李錫銘、陳希同盡快同市屬新聞單位代表直接對話，討論真正實行總編輯責任制，取消新聞管制等迫切問題。

舉國聲援的高潮

昆明十幾所大專院校和部份中專，從今日起罷課，到中午12時止已有兩萬多名學生去東風廣場靜坐，聲援北京學生的絕食行動。昨天夜裏，約有300名學生在省政府靜坐，今晨8時離去。在東風廣場通宵靜坐的約六、七百人今晨得到學校送來的包子、麵包等食品。一位學生領導人告訴記者，今天靜坐示威的學生，除大專院校的外，還有銀行、公安等部屬中專校的學生。一些教師參加了活動。雲南省社科院也有人打着橫幅遊行。

福州地區大學師生今天上午繼續上街遊行。其中有福州師專、福建中醫學院、教育學院、農學院、醫學院等十多所大學，共2萬多人。《福建日報》、福建電台、中新社分社等15家新聞單位200多名新聞工作者，上午10時20分在省政府門口聲援學生。福建電力部門、社科院、省文聯的近百名職工和作家也舉着「中學教師」、「人大代表」、「農民代表」旗幟的隊伍也前來。11時左右，學生衝破警察組成的第一道防線，舉起「罷免陳明義（主管教育的副省長）」的標語。有的扔鞋子、石塊，交通堵塞。

貴陽地區學生、市民遊行今天中午達到高潮，人數約10萬，長約4公里的主要街道中華中路及市中心交叉的中山西路交通中斷。口號有「物價上漲，100元等於一盒火柴」、「崇洋媚外可恥，追求物質享受可恥」等。有的隊伍抬着周恩來、胡耀邦的畫像。有的學生手提油漆桶，碰上進口小轎車即去上面書寫「賣掉汽車，賣掉皇冠，支持教育，打掉腐敗官倒」的標語。400~500名文化界人士斜佩着寫有自己名字、職業、職稱、單位的布帶遊行。貴州省記協已派專人乘飛機於今日飛往北京向中國記協和全國作協面交簽名請願書。

石家莊市今天一早就出現大量遊行隊伍，抬着毛澤東和周恩來畫像。在省委、省政府門前，省政協機關部份幹部散發了「致中共中央緊急通電：強烈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發表正式聲明，明確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行動。承認《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是錯誤的。趙紫陽、李鵬即去天安門廣場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話。盡快召開中央非常會議，速作決斷。呼籲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真正把真理、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勿因任何個人的權力、威信所需，而貽誤大局，為禍國家。另悉，本市已有5千學生進京。」

長春市今有第一批吉林大學學生200多人以絕食聲援北京學生絕食行動。3萬多師生聲援遊行，包括25所大學、4所中專、2所中學師生。

南昌今天有2萬多人上街遊行，口號有「結束老人政治」、「反對獨裁」等，沿途許多人送茶遞水，鳴放鞭炮，捐款捐物。隊伍秩序井然。另悉，贛州、九江、撫州、景德鎮等地均有遊行。

西安今晚止已有10所高校的6千名學生準備乘火車進京。今晚開赴北京的280次列車尚未放行，就有4千名學生湧進站台上車，致使車簣變形，無法開車。另，去西安市新城廣場參加絕食的學生已增至1千5百多人，其中38名為中學生。

烏魯木齊今天上午10時起有近萬名學生、研究生上街聲援北京，橫幅有「各民族都要民主，民主不分民族」，「國恥民辱學生難，怎睹北京天下羞」，「雖説天高新疆遠，我心仍繫在北京」。

拉薩今天上午10時5分，有西藏大學約300名學生經校方勸阻無效，走上原就戒嚴的街頭示威。後被1千多武警徒手築起人牆，勸阻回校。

濟南今有5萬以上群衆上街遊行，達到高潮，隊伍組織嚴密。青島有上萬人出來支援，另有一位自稱北海艦隊驅逐艦上的人打電話到新華社青島支社，代表332名官兵要求中央盡快與絕食學生見面。

南京今天有10萬人上街遊行，口號有「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捉老鼠」、「治國何必元老，掌舵無須垂簾」、「暈倒二個，喚醒十億」等，還有要求李鵬下台的口號。沿途秩序良好，旁邊群衆送水。河海大學等學校的32名學生在鼓樓廣場絕食。

上海今天有文化界、科技界、職工、市民、學生10萬人繼續上街。黃宗英、白樺、王安憶、程乃珊、王若望等作家斜掛着寫有自己姓名口號的布條參加，賀綠汀、于伶、張俊祥、杜宣、沈柔堅、夏征農、黃紹芬、吳貽弓等也在下午乘車去廣場聲援學生。工商聯、民建等人員參加遊行，民革、民盟、民進、農工、致公五個民主黨派主任委員向市委書記江澤民、市長朱鎔基發了公開信。呼籲「這次學生的行動為愛國行動」。在市政府前絕食的有230多名學生。

呼和浩特今天有10所大中專約萬名學生遊行，另有100多名學生乘火車前往北京。

鄭州市今天有上萬名大中學生及新聞文藝科技界群衆上街遊行。鄭州航空學院500多學生滯留在省政府大院內靜坐。

太原昨晚已有1,585名學生赴京。10萬市民遊行隊伍中不時出現懷念毛主席的場面，高喊「毛主席萬歲」。山西財經學院、太原師專等校200多絕食學生進入第三天，已有31人暈倒。今天13時20分，陰雲密佈的天空突降大雨，並有冰雹，學生沒走，齊在省政府門前高喊「王森浩出來」。13時35分王森浩出來對話。另悉，今晨1時35分，一些人趁夜幕向武警、警察投擲磚頭、瓦片等，8名戰士受重傷，87人受輕傷。用以阻斷街口的5輛汽車被砸，附近居民住房也有損壞。

海口各界今天有一兩萬人遊行，呼喊「某某要退休」，「誓與北京學生共存亡」等口號。

銀川今天有上千各界人士上街遊行，並宣佈即日起寧夏高校總罷課，直到北京絕食學生進食。

杭州市有數萬名各界人士遊行，市中心的武林廣場等交通中斷。口號有「大義滅親，從太子開刀」、「捨得一身剮，敢把獨裁者拉下馬」、「廢除新的垂簾聽政」等。另有一份「浙江大學博士生」的電

報，已於5月18日13時40分發往紐約聯合國總部。

武漢今天遊行活動升級，人約五、六萬，警察跟着看熱鬧，學生糾察隊自己維持秩序。長江大橋交通中斷。開往北京的38次列車超員80%，學生硬性上車。今天下午3時至6時，省委書記關廣富等對話無效。

長沙遊行人員今午超10萬。十里長的五一大道口號聲、鞭炮聲、鼓掌聲此起彼伏，有八個地市進沙聲援團。口號有「要求鄧、趙、李引咎辭職」、「教子無方，何以治國」、「反對垂簾聽政」等。省委書記熊清泉等對話無效，學生聯合宣佈總罷課，少數學生絕食。

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今天3萬人遊行靜坐，哈市有60人絕食。今天下午有1千5百名學生分乘58次、18次火車赴京聲援，致使3、4名持票旅客滯留車站。

桂林今天有1萬多學生遊行，約700名教師與學生手挽手行進，10萬市民在路旁跟着喊：「官倒打官倒，永遠打不倒」等口號。今天桂林氣溫最高達32攝氏度。150名初中生喊「中考重要，國家前途更重要」。不少外國遊客拍照。

瀋陽今天有5萬多人遊行，晚達20萬人。「瀋陽高院聯合絕食團」70多名學生從今天早晨開始絕食。口號為「要人民領袖，不要封建君主」等。一位鬚髮皆白的老人演講時聲淚俱下：「文革已使共產黨威信大大下降，不正之風、官倒、腐敗，使黨的形象一再受損，這次學潮如處理不好，我們黨恐怕就沒有甚麼希望了。」

蘭州今天掀起更大規模遊行，在十餘萬遊行隊伍中，一批工礦企業職工，《甘肅日報》、《蘭州晚報》、省電台電視台的數百名人員隊伍最為顯目。省政府第一次對學生打開大門。學生隊伍秩序井然，在省政府大院內繞場一周後離去。

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師範大學等高校上萬名師生走上街頭，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南開大學的遊行隊伍是以500名正副教授為先導，從校園到繁華的中環線示威。有的老教授由學生攙扶着，昂首前進，氣氛悲壯肅穆。他們舉着校旗，不斷高呼「學生絕食，政府絕情，人民絕望」、「學生愛國，我愛學生」、「老九與小九同在」、「救救孩子」、「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了」等口號，博得圍觀人群的廣泛同情，許多人流下了熱淚。打出的標語有「改組政府」、「家長專

制，立即結束」、「老人政治，『關停併轉』」、「集體負責，集體辭職」、「解散中顧委」、「要廉政，不要簾政」等。隊伍中有的學生舉着破草簾，掛着一個小瓶，上寫「垂簾」二字。高舉的橫幅上寫着：「拖延對話，等於屠殺」、「趙紫陽、李鵬出來」、「政府冷漠，是何居心」、「不自由，毋寧死」、「學生危機，國家危機」等。

遊行的學生端着募捐箱，沿途向市民宣傳：「北京學生爭取民主、靜坐絕食、生命危在旦夕的可歌可泣精神」，許多市民自願往募捐箱裏投放鈔票。一些科研單位人員、工廠企業職工和市民也陸續參加到遊行隊伍中，聚集在「天津市各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大橫幅下。天津作協數十名作家和工作人員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後，他們不斷高呼「工人支持學生」、「家長支持你們」等口號。

成都：以工人、學生為主，有幹部、作家、教授、工程技術人員、新聞工作者、醫務工作者和少數文職軍人等參加的數十萬人，今天進行了聲援北京和成都絕食學生的聲勢浩大的遊行。

繼昨天晚上9時55分四川大學、華西醫科大學等校的30多名學生聲援北京學生而絕食後，今天截至下午5時，又有電子科技大學、成都師專、成都氣象學院、成都科技大學、成都舞蹈學校等300多名學生絕食。他們在絕食宣言書中寫道：北京學生甚麼時候勝利，我們就甚麼時候停止絕食，誓與北京絕食同學共存亡。

昨晚，成都廣傳北京已有幾個絕食學生死了的消息，激起人們的義憤，遊行人數由數萬猛增到數十萬，還有人送了花圈，其情緒之激動是空前的。遊行隊伍大都打着「打倒官倒」、「打倒專制」、「反貪官、反腐敗」、「為耀邦同志報仇」、「打倒鄧小平」、「楊（尚昆）、王（震）、薄（一波）是陷害耀邦的罪魁禍首」、「不稱職就辭職」、「反對垂簾聽政」、「揪出4.26社論的後台」以及聲援北京學生的標語和口號。

在人民南路廣場，一位自稱是九三學社成員的副教授何春銀，向聚集的數萬人發表演説，提出要鄧小平、趙紫陽、李鵬辭職，頓時一片嘩然。有的人説不那麼簡單，也有人表示反對。

重慶：繼昨晚上萬學生上街遊行之後，今天重慶各高校又組織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聲援北京學生。各界聲援團也紛紛上街，人數之

多，範圍之廣，是空前的。「山城工人聲援大軍」的浩蕩隊伍之中，包括鐵路、交通、機械、鋼鐵、建築、儀錶等各個系統的部份職工；新聞、出版、教育、科技界，黨校、團委、工會機關的幹部以及中學生等各界人士都打着橫幅，上街聲援。「重大教授、博士聲援團」尤其醒目。

遊行隊伍在市政府匯合後，向鬧市區——解放碑行進，沿途秩序良好。

遊行隊伍中的標語、口號有：「總書記、總理，不必怕人民」、「還我黨義」、「重樹黨威」、「共產黨回來吧！」、「官倒＋獨裁＝中國特色」、「不能治家，焉能治國」、「反對新權貴」、「李鵬辭職」、「人到八十老來昏」、「反對垂簾聽政」、「反對終身制」、「小平，四川老鄉歡迎你回來」等。

從上午始，有13名大學生靜坐絕食，到下午4時，已增加到30多人。

南寧市今天也有近5千名高校師生走上街頭，聲援北京學生。一些市民免費為遊行學生提供食品。

趙紫陽等到醫院看望絕食學生

今天，新華社還播發了如下新聞：

趙紫陽等看望因絕食病倒的學生

新華社北京5月18日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今天清晨5時到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看望因絕食病倒的部份學生。

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希望正在醫院接受治療的學生早日恢復健康。

趙紫陽、李鵬等領導同志肯定了學生們的愛國熱情。他們表示，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的熱情非常可貴。中央對同學們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中央一定會積極認真地研究大家的意見和要求，改進黨和政府的各項工作。

趙紫陽說，黨和政府同學生的目標是一致的，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可以採取多種方式溝通思想，解決問題，不要採取絕食的方式。你們很年輕，為國家、為民族做貢獻的時間還很長，要愛惜身體。

趙紫陽等還向為救護學生不辭勞苦日夜工作的醫護人員致意，希望他們精心醫護，使同學們早日恢復健康。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國務院秘書長羅幹一起看望了學生和醫護人員。

北京部份高校學生絕食請願進入第六天

新華社北京5月18日電　首都部份高校學生絕食請願進入第六天。今天北京又有上百萬人上街遊行。

由於天氣預報有暴雨，從清晨起，北京紅十字會和其他一些單位派出上百輛大轎車陸續開到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大多數學生在其他學生和醫務人員攙扶下上了車。

一位學生絕食團負責人稱，參加絕食的目前有3千多人，其中有少數市民和教師。幾天來，共有2千多人次由於暈倒被送進醫院救治，其餘絕食者身體虛弱，有的染上皮炎、痢疾、紅眼病、腸胃炎等疾病。

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對學生的健康極為關切。李鵬、李鐵映、李錫銘、閻明復、陳希同等同志上午在人民大會堂再次會見部份學生代表，誠摯地規勸絕食者停止絕食，由醫務工作者將他們送到醫院治療，盡快恢復健康。

為防止流行病的發生和蔓延，今天天安門廣場上有多輛清潔車在清除垃圾，許多衛生防疫人員緊張地用噴霧器消毒。

下午3時20分，首都下起大雨，不少學生和醫護人員拉起塑料布避雨擋風。不久，天氣轉晴，許多人又去天安門廣場遊行。

為了保護絕食學生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防止首都爆發傳染病流行，一些醫學專家、醫務工作者發出緊急呼籲，殷切希望學生們趕快停止絕食，接受治療救護，同時希望社會各界人士不要再到天安門廣場聲援和圍觀。

5月19日（星期五）

政局突變

今晨5時左右，趙紫陽、李鵬、溫家寶、羅幹等，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

早晨，人們從電視上看到的趙紫陽，與三天前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相比簡直是換了一個人，變得蒼老而神情疲憊。他拿着話筒對絕食學生們説：「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你們是好意，想讓我們國家好。你們提出的問題終究是可以解決的。」「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一番淒涼的講話，不能不使人想到政局有變，他是在向全國人民告別。

遊行人數驟減　學生思想混亂

我們的記者今天從幾個方面對天安門廣場的形勢作了觀察：

街　頭

今天北京街頭遊行人數明顯減少，絕食學生領導層出現了思想混亂的跡象，一些幹部、教師及市民來到絕食指揮現場，勸説同學們立即停止絕食。

今天國家機關、北京市機關以及文化界、科技界、新聞界、知識界的遊行隊伍明顯減少，工人隊伍中，有首鋼模具廠、電車二廠、北京床單廠、北京機床廠、北京服裝五廠、豐台機務段、國營700廠、北京電影字幕廠、北京包裝裝潢廠、北京革製品廠、南苑儀錶廠等。

上午有幾輛滿載警察、打着聲援學生旗幟的卡車從長安街由東向西駛過天安門，引起學生們的陣陣歡呼。

遊行隊伍中政治性口號似有減少，由於昨天和前天的政治性口號已達到高潮，今天出現的一些政治性口號使圍觀群衆不感到新奇。

總的説來，每支遊行隊伍人數都不算多，最多的有千人以上，但大多數都是幾十人或上百人。

下午3時在豐台機務段的遊行卡車上有一個人高呼：如果政府再不進入實質性對話，明天中午12時起全市工人總罷工！許多學生不同意工人罷工，他們講我們的國家很窮，經不起折騰，如果工人採取罷工的方式，後果不堪設想。如果全市工人總罷工，那才是真正違背了學生的意願。

絕食團

整整一個上午，絕食團召開的各校學生代表會議一直在緊張地討論中。據一些絕食同學和糾察隊員反映，絕食團領導者爭論很厲害。

絕食團指揮車外，醫務人員、前來看望子女的家長以及一些記者、不明身份者，圍成幾個小圈子，爭論「絕食學生應該怎麼辦？」北京電影學院一位絕食學生對他母親說，按國際慣例絕食到第7天連南非那樣的政權都要答覆，我想他們今天應該會有所行動了。

據瞭解，現在廣場上絕食學生缺乏統一的指揮，秩序很亂。廣場的4個學生指揮機構：「市高自聯」、「絕食團指揮部」、「對話團」和新成立的「外地進京院校指揮部」，誰也很難控制得住、指揮得動了。特別是現在外地來京的大學生正源源不斷地進入廣場，目前他們的食品、飲料、住宿工具比北京高校面臨着更大的困難。

記者曾在北京醫院觀察室遇到被初診為心肌炎的北師大學生吾爾開希，問他對現在天安門局勢有何想法時，他說：我對現在的情況非常憂慮。人民是善良的，但很擔心被部份人利用。據他透露，學生組織高層內部有分歧。現在的市高聯常委已換過3次，有些激進的或保守的，或者受到種種壓力的都被換出或辭去了職務。他是惟一自始至終的負責人。

社會各界

一些同學的家長、校友也來到絕食現場，不少人勸說同學們立即停止絕食。全國婦聯女幹部劉光敏與幾位教師幹部幾經周折來到紀念碑台階下的市高聯指揮部，要求與學生領導層對話，呼籲市高聯立即做出決定停止絕食。劉光敏等同志說，他們不僅僅代表個人，也代表本單位許多同志的意見，特來反映外界群衆的要求。她說，我們也從年輕時過來的，經歷過「文革」，對於目前這種情形很熟悉。年輕人

頭腦一熱有些事辦得對有些辦得也不對，也要反思。她反覆強調，我現在怕你們付的代價過於高了，我太怕這一點了。父母養育一個孩子不容易，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不容易。

北京市聯合大學的一位教師說，人民、社會給你們這次行動的評價已經遠遠超過了你們所要的兩點要求。你們不能再絕食下去了，否則就會脱離了社會。如果真死了人，各界對你們的行動就會有所考慮。

北京市公關協會的一位幹部也拿出一份呼籲書，要求學生立即停止絕食。在場的有山東來的，有人大一位研究生，還有幾位記者一致呼籲市高聯立即決定停止絕食。

經過勸說，有的同學哭了，有的仍堅持說不答應兩點要求誓不罷休。

四位絕食學生的心態

5月19日下午，本社記者在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現場，採訪了4位絕食學生，現場談話實錄為：

清華大學工程力學系三年級學生王才岳，是從5月13日開始絕食的。

「你為甚麼要參加絕食？」

「因為感到再沒甚麼辦法可以使政府肯來和我們對話，聽聽我們的聲音了。」

他說：「你想，大會堂裏4千人開追悼會，廣場上數以萬計的學生和群衆也在悼念耀邦，可結果電視上連晃都沒給晃一下。請願又沒人搭理，那天還調出那麼多部隊，氣氛那麼緊張，讓人心裏很不是滋味兒。」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怎麼能說我們是動亂呢？」王才岳說，此後，政府對了幾次話，但同學們很不滿意，主要是感到一涉及到實質問題，對話人（袁木等）便說個人無權代表黨和政府等等。同學們說，這還對甚麼話呢？

王才岳家住浙江台州，父親是教師，母親務農，弟弟仍在上學。這位同學看上去很老實，不善言辭。他說他不敢讓家裏知道自己絕食

的事，但也不能不參加絕食，目的是為了以實際行動促使黨改正一些缺點。他說，他是共青團員，6年前14歲時就入了團。他很清楚，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治理得了，但黨的形象由於官倒、腐敗等受到傷害，他希望能盡一點點力，使黨能更好地領導國家建設。

談到絕食後的感受，他說，前三、四天日子很難過，最初以為不會拖那麼久，政府會很快出來解決問題的。沒想到政府「這麼狠」，看着這麼多學生絕食挨餓無動於衷，感到十分傷心。後來，群衆支援的多了，感到被人民理解了。也感到絕食的意義是很深遠的，喚起了民衆對民主與法制的追求。

今後怎麼辦？他說，高校絕食團等幾個指揮部不統一，他們要等待統一的行動。他們仍希望政府答應絕食學生的兩點要求。

下午3時，記者採訪了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北師大教育系85級女生張格。她說：我們之所以這樣幹，不是一時的衝動，實屬無奈，是被迫的，是政府對對話缺乏誠意，從5月6日一直拖到13日造成的。要說動亂，那麼就是政府煽動了動亂，由於身體難受，我大哭了一場就暈過去了。在醫院裏經過治療，喝了一點米湯，昨晚又回來了。在醫院裏，看了李鵬接見的電視，政府態度強硬，缺乏人道主義，我們的態度也強硬了。

這位22歲的女學生說：「我開始並沒有要死的決心，但是越往後越有一種悲壯感、自豪感。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同學們不怕犧牲，我也能獻出生命。一個月沒上課了，我們好像長大了很多，向政治成熟上跨了一大步，我勇敢多了。這種抉擇是經過認真思考的。」記者問張格，父母是否知道她的事？她說：「我家在湖北荊州地區，我沒有把自己絕食的事告訴家裏。這種事他們會理解，但也會心痛和擔心，我不想讓他們心痛。我是畢業班的，將分配到武漢電台工作，搞少兒節目，今年7月就要去報到。我對這個工作很滿意，但是如果他們知道我參加絕食而不要我，我也義無反顧。」

來自江蘇農村的宋衛忠是北師大歷史系85級學生。他說，本來是幫助政府改正不足，推進國家的民主進程，可是政府卻說是動亂，這使同學們不能接受。我們採取了遊行、罷課等方式來催促政府與我們對話，肯定我們的愛國行動，可政府遲遲不理睬我們。出於無奈，才採取絕食的辦法。

他說，開始他們以為絕食一兩天，中央領導肯定會出來的，可是政府領導人不僅不出來，也不答應我們要求不高的兩個條件，因此，學生的決心便越來越堅決，現在是不達到目的絕不罷休。

當記者提醒宋衛忠，李鵬同志已於18日會見了學生代表，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時，他說，李鵬會見學生時的態度生硬，用的是訓話口氣，一點沒有平等待人的樣子，而且李鵬並未肯定學生的愛國行動，只是承認學生有愛國之心，根本沒從實質上回答問題。宋衛忠還說，19日淩晨李鵬來到學生的客車上時，從臉上表情看，不是情願來的。雖然有的同學為中央領導人來探望而流下了眼淚，但這淚不是感動的眼淚，而是覺得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宋衛忠說，他的父母雖然都是農民，但也恨腐敗、恨官倒，因而父母來信沒有阻攔他，對他說「可以參加，但不要站在最前面。」

記者又問，你們現在對政府對黨是怎麼看的？參加絕食的黨員學生張軍回答說，我作為一名共產黨員，首先應該站出來幫助黨組織醫治病症，現在我們黨自身有那麼多毛病，就應該歡迎廣大黨員、群衆提出治療方案，對症下藥。然而，現在我們黨的領導人那麼沒有誠意，我的心都涼了。但是我仍然願意留在黨內，我希望黨能勇於承認錯誤，嚴懲那些違法亂紀的人和事，重新在人民中間樹立起自己廉潔的形象。

來京聲援學生已達6萬餘衆

今天下午4時30分，鐵道部運輸局副局長周振慶告訴我們的記者，從5月16日18時至19日8時，全國各地聲援學生分乘165趟列車到京，目前人數已達6萬多人。從發展趨勢來看，來京學生每天都在增加，而且已出現兩起臥軌和攔截列車事件。

周振慶介紹，16、17日兩天，每天有3千多學生到京。從17日18時到18日8時一夜間，學生人數就激增到12,332人，18日18時到19日8時，學生人數達到24,420人。至今晚，還有30多個城市2萬多學生分乘23趟列車進京。其中每趟列車中學生達千人以上的就有17趟（一般情況下一趟列車乘員1千2百人）。這些學生主要來自天津、石家莊、瀋陽、大連、哈爾濱、長春、西安、成都、上海、南京、蚌埠、合肥

等城市，以天津學生為最多。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輕工學院的學生，每兩三天就跑個來回。每天6趟天津到北京的短途列車均為學生佔用。

周振慶說，這麼多學生在短短幾天集中到北京，打亂了鐵路運輸的正常秩序，給本來就十分脆弱的鐵道運輸「雪上加霜」。其一，大部份學生是無票上車，上車之後，他們佔領列車廣播，散發傳單，搞募捐，還在車廂內外刷大字報和標語，甚至要求列車提供免費飯菜；其二，各地學生搶上列車造成多次列車晚點運行。18日西安開到北京的280次車，由於2千多學生把還在車庫中的列車行李廂佔領，人員超載，將列車彈簧壓死無法啓動，使這次列車晚點4小時50分鐘，並影響了70次列車的正常運行。18日還使大連開往北京的231次列車晚點1小時39分，西寧開往北京的122次晚點2小時10分。今天，僅北京路局就有4趟列車晚點25分到43分鐘；其三，17日下午15時35分，在武漢長江大橋上，有300名學生臥軌，攔阻了柳州到西安的116次客車47分鐘，又影響了後面一列車33分鐘，對面方向的運行車也受到影響，使這條線路停駛近3小時。今天中午11時50分，福州師範大學5千名學生佔領了福州火車站，有200~300名學生臥在鐵道線上，他們要求與福建省委書記陳光毅對話，至現在這條線路仍未開通，已影響了兩列客車和一列貨車的運行。

周振慶說，目前到京的學生已離開的有近萬人。

〈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今天下午4時左右，「戒嚴」、「軍隊進城」的傳說紛至沓來，氣氛顯得很緊張。有位記者給我送來一份由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署名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一. 這次以大學生為先鋒、絕大多數社會階層廣泛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譜寫了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二. 事態演變到今天這樣的嚴重地步，完全是由於黨和政府在決策上的失誤和拖延所致。

三. 建國以來，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脫離人民，與人民群衆的意願直接對立。其原因在於傳統政治體制不能按法制軌道運行，沒有政治公開性，形成了只關心上層權力鬥爭，不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為重的局面。

四. 目前事態還在惡化。堅持已有的失誤而繼續失誤，以致於採取極端舉動（如軍管），將會導致真正的動亂，甚至導致民族分裂。這種黑暗的前景是經歷過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國人民所無法接受的。

五. 為此，我們呼籲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由全國人民共同做出判斷和選擇；

我們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行使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力，進行干預；

我們呼籲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對政治局最近一段時期的工作進行審議；

我們呼籲各界聲援活動務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這次學生運動已經取得的成果；

我們呼籲各階層人民組織起來，協助大學生做好維持秩序和後勤服務工作；

我們呼籲絕食人員多多保重身體，爭取盡快結束絕食，你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祖國需要你們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勝利！

六、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

六點聲明剛看完，又一位記者送來了〈北大傳單〉：

共和國公民們，同胞們，絕食同學，中共黨員們，解放軍指戰員：

我們懷着極為悲痛的心情，極其憤慨地向你們公佈一個絕對真實的消息：趙紫陽總書記主持工作權力已被剝奪，由李鵬主持政治局工作並決定今晚對絕食同學採取強制措施。

5月13日，趙總書記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主張立即否定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被4：1多數否決。5月15日，趙決定去天

安門廣場向社會和公衆宣佈他個人的意見，被中共中央辦公廳以違反黨紀理由阻止；5月16日在鄧小平出席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趙提出五條意見。

一. 否定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

二. 由他本人承擔發表社論的責任；

三. 人大設立審查高幹子弟（包括他兩個兒子）官倒行為的機構；

四. 公佈全國副部級以上幹部的行為背景；

五. 公佈高級幹部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權。

以上意見又以4：1多數被否決。5月17日，政治局召開會議，以微弱多數同意趙下台，總書記職務由李鵬兼任。軍管迫在眉睫，1976年「4.5」鎮壓後的局面馬上要重演。

走進歷史的黑幕中

下午4時半，到穆青辦公室看到中央辦公廳通知：晚10時在總後禮堂召開有中委、中顧委、中紀委委員和中央、國務院、北京市和部隊各單位負責人參加的會議。看來今晚要宣佈軍管或戒嚴和人事變動了。社辦公廳要我在晚8時半到禮堂門口乘車去開會。

5時左右，社裏召開各部負責人緊急會議，南振中將已複印好的中宣部通知發給每人一份，這是4月16日以來中宣部第一次發的通知。

通知全文：

中央領導同志指示：現在事態仍在繼續惡化，形勢十分嚴重。各新聞單位要按照原來通知的以穩定局勢，爭取群衆為目的來引導輿論。任何不利於社會穩定的、給學潮火上加油的做法都是完全錯誤的。絕食團的學生代表已向有關方面反映，請社會各界不要再聲援了，新聞界也不要再報道聲援了，我們已經不能掌握形勢了。目前廣場上的形勢是，想撤出廣場的絕食學生，受到那些各種各樣來路不明的人的阻止，他們要利用絕食的學生，達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因此急需降溫。各報要把社會穩定作為壓倒

一切的任務，這是掌握當前新聞報道的最重要的標準。任何火上加油的消息、信件、呼籲、聲援等等都不要再刊登了。

在此非常時期，新聞戰線上的全體同志、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都應提高警惕，堅守崗位，嚴格紀律，保持冷靜，萬勿頭腦發熱，做出親痛仇快的蠢事。

中央宣傳部

1989年5月19日15時30分

看來形勢越來越明朗化了。

我回到家草草吃了晚飯，到辦公室轉了一圈，叫部裏的三位副主任晚上在辦公室等待我回來。

晚8時半，我們新華社黨組成員和主要部門負責人共15人，乘坐一輛麵包車出發。大家個個神色凝重，不發一言。車從西便門轉到翠微路，發現路邊有數輛軍車被群衆團團圍住。我們的車子依靠着警察的幫忙，好不容易才進了戒備森嚴的解放軍總後勤部禮堂門前的廣場上。我們下了車，上了禮堂的台階，按照中直機關、國務院機關、北京市機關的隸屬系統，領取入場券進入禮堂。這時已是晚9時半左右。

我們在休息室裏抽煙，與碰到的熟人聊天，人人都有大事件將要發生的沉重感。就在這時，我社採訪會議的記者拿來一張出席今晚會議的領導人名單，處於第一位的是楊尚昆，接着是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王震及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副委員長等一大串名單，唯獨沒有趙紫陽，這就說明了一切問題。我碰到國務院農村研究室副主任王郁昭、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等熟人，個個都嘆口氣說：「我們這個黨啊！」

進入會場，我根據入場券上的安排坐在第7排，發現前5排座位全空着，主席台上只有6個位子。晚9時55分，一陣鈴響，列於名單上的老人們，從會場兩邊的休息室裏走出來，依次在前5排就坐，他們人人表情嚴肅，沒有互相打招呼的。楊尚昆穿着黑色上衣領頭走上主席台，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王震全穿着中山裝，分別在台上就坐。會場上氣氛異常，更未出現平常領導人登台時的熱烈掌聲。

晚10時整，喬石宣佈開會。他首先說了一句：「趙紫陽同志由於

生病，不能出席今天的會議」，接着說：「請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向大家介紹北京學運製造動亂的情況」。這時，楊尚昆開口了：「錫銘呢？快上來呀！」李錫銘從台下登上了主席台，坐在左邊的第一個位子上。他從胡耀邦逝世後，按時間順序羅列北京各高校裏大小字報的內容，說明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鬥爭，是一場動亂，而且指出幕後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在操縱指揮，他點了一個方勵之，卻沒有事實；還點了一個任畹町到天安門廣場演說過，甚至把台灣的李登輝也算作幕後人，並露骨地影射了趙紫陽。

當喬石宣佈：現在由李鵬同志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講話時，李鵬赫然從座位上站起，手中緊緊握着一疊講稿，斷斷續續地唸起來，每在要害處，他都提高嗓門，有一處還揮起右臂，好像是要作歷史性的一擊。我突然想到他昨天同吾爾開希、王丹等的對話中說「作為一個總理、一個共產黨員，我不會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我今天不說，但是，我也幾乎說了出來」，原來就是為今天的講話作預告的。今天，他是完全徹底地說出來了。

楊尚昆最後講了十分鐘，喬石宣佈會議結束。大家一哄而散地擠出會場，我碰到《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陸超祺同志，我說：「李錫銘對新聞界簡直是殺氣騰騰了」陸說：「早有所料！」我倆的手緊緊地相握，互道「多保重」。此時，已是夜裏11時多。

我們坐上車，出了總後大院，穿過海軍大院，一直向南轉圈子，我抬頭一看，一個昏暗的月輪朦朧在天，似乎走進了歷史的黑幕之中。車子一直轉到木樨園，轉到蒲黃榆，經陶然亭、虎坊橋才回到位於宣武門的新華社。這時，從東西南北各路進京、進城的軍車，全在各個重要路口，被成千上萬的群衆包圍堵截。

我回到辦公室，電視屏幕上正在播放李鵬在會場上的講話：

> 今天，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決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要求大家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維護安定團結，以保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
> 剛才中共北京市委負責同志介紹的情況說明，當前首都形

勢相當嚴峻。無政府狀態越來越嚴重，法制和紀律遭到破壞。本來，5月初以前，經過大量的工作，形勢已趨於平穩，但進入5月以後，又更加動亂起來。捲入遊行示威的學生和其他群衆越來越多，許多高等學校陷於癱瘓，公共交通到處堵塞，黨政領導機關受到衝擊，社會治安惡化，嚴重干擾和破壞了全市人民的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正常秩序。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中的一些國事活動安排，也因此而被迫變更或取消，極大地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

現在已經越來越清楚地看出，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要通過動亂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這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公開打出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目的就是要取得肆無忌憚地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絕對自由。他們散佈了大量謠言，攻擊、誣衊、謾罵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現在已經集中地把矛頭指向為我們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鄧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從組織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經過人民代表大會依法產生的人民政府，徹底否定人民民主專政；他們四處煽風點火，秘密串聯，鼓動成立各種非法組織，強迫黨和政府承認，就是要為他們在中國建立反對派、反對黨打下基礎。如果他們的目的得逞，甚麼改革開放，甚麼民主法制，甚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將成為泡影，中國將出現一次歷史的倒退。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就會變成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中國。

我們所以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揭露極少數人的政治陰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廣大青年學生同挑動動亂的極少數人區分開來，是出於對青年學生的愛護。前一段，我們在處理學潮問題上所以採取極其寬容、克制的態度，也正是出於這樣的願望和目的，不要傷害好人，特別不要傷害青年學生。而那些躲在背後策劃和煽動動亂的極少數人，卻以為黨和政府軟弱可欺，不斷製造謠言，蠱惑群衆，擴大事態，導致首都乃至全國許多地方的形勢發展越來越嚴峻，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果斷、堅決的措施來制止動亂。

現在，為了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我在這裏代表黨

中央和國務院緊急呼籲：

一. 目前還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希望你們立即停止絕食，離開廣場，接受治療，盡快恢復健康。

二. 廣大同學和社會各界，希望你們立即停止一切遊行活動，並從人道主義出發，再也不要對絕食學生進行所謂的「聲援」了。不管動機如何，再搞「聲援」就是把他們推向絕路。

同志們！在今天的大會上，我還要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和衷共濟，團結一致，立即行動起來，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制止動亂和穩定局勢做出貢獻」。

第五章：大進軍 大對抗

（5月20日～5月26日）

5月20日（星期六）

一石激起千層浪

昨夜，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市民從電視上看到李鵬講話後，迅速衝到首都各主要街道，成群結隊地湧向天安門廣場和公主墳一帶，一邊支援天安門廣場學生，一邊去阻攔軍車入城。

今晨，北大、人大、師大各校數以千計的學生高喊「聲援學生」、「反對鎮壓學生」、「反對軍事獨裁」以及反對李鵬講話、擁護趙紫陽等口號，同樣兵分兩路，一路爬上大卡車和停在校門口的幾十輛公共汽車去天安門，一路列隊跑步向公主墳方向進發，他們情緒極其激動，有的高喊「跟他們拼了！」有的婦女痛哭流涕，拉着學生的手說：「你們一定要堅持到底！」長安街上各主要路口都有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市民騎車或跑步湧向天安門廣場。

在上海，李鵬、楊尚昆的電視講話播放後，有7所高校7千多學生立即上街遊行，高呼「打倒鄧小平、李鵬」的口號，向市政府門口走去。在那裏絕食請願的400餘名學生已被送往醫院治療。最早出來的是上海交大的2千餘名學生，他們有些穿着拖鞋，一路高唱國際歌，呼喊「人民起來，救救祖國」、「不是動亂」、「罷免李鵬」、「李鵬下台」、「學生萬歲」等。上海音樂學院、工業大學、同濟大學、外語學院、醫科大等6所高校也有5千名學生走上街頭，呼喊「反對軍管」、「獻身民主」、「救救紫陽」、「團結起來，救救祖國」等口號。

南京幾所高校學生湧上街頭。昨晚11時左右，鼓樓廣場聚集的學生陸續返校。絕食的400名學生在得知北京學生停止絕食之後也陸續離開。但一聽到李鵬講話後，河海大學3千名學生首先衝上街頭，

高呼：「反對暴力」、「反對獨裁」、「反對軍管」、「人民警察熱愛人民」、「人民軍隊熱愛人民」、「人民衛士不是獨裁衛士」等口號。接着，南大5千學生、東南大學、南師大各3、4千學生也衝上街頭，湧向鼓樓廣場，連續幾十次呼喊「李鵬下台」。

深夜24時，杭州武林廣場仍有2千多學生靜坐、絕食。零時45分，看了電視的浙醫大、杭大的4千名學生衝出校園遊行，呼喊「抗議鎮壓」、「反對暴力」、「愛國無罪」、「李鵬下台」等口號。

聚集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南路廣場絕食和靜坐的學生，於零時30分看到四川電視台轉播李鵬、楊尚昆講話時，對着高音喇叭高唱《國際歌》，高呼「學生無罪」、「人民軍隊不應鎮壓學生」。到2時30分，又有12所高校的萬餘名學生衝上街頭，湧向廣場。他們舉着「風雨政府必遭雷電」的橫幅，高呼「反對暴力」、「反對鎮壓」的口號。

在武漢，武大、華中師大、武工大等高校萬名學生看了李鵬講話後衝上街頭，呼喊「不怕犧牲，鬥爭到底」、「不怕流血，反對獨裁！」、「反對暴力、決一死戰！」、「打倒李鵬！」、「李鵬下台！」、「打倒鄧小平，反對獨裁」、「反對軍管」、「回來吧，紫陽！」等口號，向省委、省政府進發。

武大中文系學生、武漢地區學潮主要組織者劉向陽在看了電視後，馬上揚言要自殺，被校幹部和學生團團圍住做工作。

2時25分左右，貴州教育學院等校500多學生看了李鵬講話後衝上中心大十字，向圍觀者宣講北京已實行軍事管制，政府開始鎮壓學生運動，要「為民主而灑熱血」、「不怕犧牲」、「為民而死，死得其所」。貴師大等校學生也已開始行動。

戒嚴激化對抗情緒

我們的記者今天在天安門廣場看到，廣場上的學生一片緊張迎戰景象，而前來支援的各界遊行隊伍絡繹不絕。

自李鵬講話由電視播出之後，廣場學生立即採取了幾方面的行動：

一. 向各處派出糾察隊員阻攔軍車。

二. 已採取反防暴措施和每人準備濕毛巾對付催淚瓦斯等。

三. 學生指揮部帶領廣場全體學生宣誓。

廣場大部份學生已不同意繼續絕食，他們認為，李鵬講話説明對這樣的政府絕食已毫無意義。北京積水潭醫院的大夫告訴記者，由於絕食同學大部份進食，食品供應不上了。也有少數同學仍在繼續絕食。一位教師在廣播中説，聽了李鵬講話他已徹底失望，因此要以一死來表明自己的態度。他在廣播中最後説：「同學們，永別了！」

新華門前，今天也圍坐了幾百名政法大學和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生。政法大學打的標語是：「政法已自絕於人民，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鬥爭到底。」

9時多，廣播戒嚴後，記者在廣場西、北、東三側，詢問了數十名學生、老師、圍觀者對戒嚴和李鵬總理講話的看法。

北京聯合大學某系老師反映，對李總理講話及政府的做法，從感情上接受不了，説這樣做只會進一步激化矛盾，「如果年輕人流了血，與我們國家的根本宗旨是太不相符了。簡直不敢想像。」

北京聯大隊伍北側一群師生七嘴八舌地説：「照這個思路搞下去，長不了一年。」「政府和人民本應是一條心」、「人民已做出了回答」、「你們新聞媒介應為人民講幾句話。要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感。」

上午10時，宣佈戒嚴的時間到了。廣場北、西兩側仍在遊行。

10時20分，外貿學院幾位領導、老師在與學生共商離開的辦法。據他們介紹，該校學生同意離開，但認為：「我校來的最晚，現在不能先走。」一位校方領導人説，經苦勸，學生答應「有人走我們再走」。

在外貿學院車輛附近，兩位不願講出自己單位和姓名的老師説：「作為老師，我們不忍心把學生扔下自己先走。我們也在勸，可學生不走，我們怎麼走？我們不走，又説我們立場不穩，真難。」「我們惟一能做的就是同學生一起走，盡量讓他們別受傷害。」

一位在現場拍攝的男青年説：「我沒話可説，只想哭。」他又説：「我現在明白學生為甚麼想死」，「我也十分失望，政府完全可以有別的辦法來平息這場運動。」

記者還聽到幾個家庭主婦的議論。她們説，本來對學生絕食造成

的混亂秩序有些煩了，可是李鵬講話後，大家的情緒又偏向了學生。路人還議論說，這場運動牽扯了幾百萬人，如果說它是動亂的話，是不是這些人都要追查責任？

從上午到下午，天安門廣場及長安街繼續有一些單位遊行。記者聽到，凡經過新華門的遊行隊伍幾乎都喊「李鵬下台」的口號。

3時多鐘，打着北京內燃機總廠、北京汽車廠牌子的隊伍，各有幾百人騎着自行車向天安門廣場行進。他們邊行邊呼喊「反對戒嚴」和打倒中央某些領導人的口號。

北京市民開始堵截軍車

今天在豐台、六里橋、沙子口、古城、清河、呼家樓等主要進城路口，都有成千上萬的市民和少數學生在堵截軍車，阻止從外地調來的戒嚴部隊進城。我到六里橋一看，簡直是人山人海，把軍車團團圍住，市民們紛紛給軍隊幹部戰士做說服解釋工作，一些大學生手持小旗在維持秩序，幫助軍人們解決吃、喝、拉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宣講團今天向市民散發的一份傳單稱：昨晚，當局居然調來了大批裝甲車和軍隊。請問，這是想對手無寸鐵的學生下毒手嗎？我們怎麼辦？起來，親愛的市民們！起來，共和國的公民們！用我們的良知、鮮血，甚至生命保衛共和國、保衛人民、保衛自由、保衛人權、保衛法治。

中央美術學院黨委今天召開緊急擴大會議，決定發出給北京市委並即呈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的電報，提出：「以愛護黨、愛護人民的赤誠之心，呼籲和懇請立即撤回從外地調到北京的軍隊，以避免可能發生的流血事件和事態不可設想的惡化。我們建議，黨中央和市委緊急動員各級黨組織和共產黨員站出來帶頭維護首都的秩序和保護學生的安全。」

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英語系教師朱荔」的〈退黨聲明〉：「我鄭重宣佈退出由鄧小平、李鵬所把持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強姦了廣大共產黨員的意願，違背了我入黨時的信仰和願望，我決定退出黨，和人民站在一起。」

北京「高自聯」、「工自聯」和「絕食團」聯合發佈了〈首都全

體工人和學生的聯合聲明〉提出：

第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即召開臨時大會，罷免國務院總理李鵬，罷免國家主席楊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與人民為敵的現政府官員的法律責任。同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組織特別法庭，依法公審這些暴君。

第二，反對軍管，呼籲北京市民抵制軍隊進城。如果軍隊進城，我們首都工人將同全市人民一道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已經絕食8天的幾千名學生。同時也呼籲絕食的同學迅速停止絕食，沒有必要為這些暴君做出不必要的犧牲。我們工人階級感謝這些值得中華民族驕傲的大學生，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我們將以天安門廣場為戰場，用我們的身體保護大學生及其他絕食者和靜坐者。我們將以我們的血再建一道巴黎公社牆。

第三，反獨裁者愚弄軍隊，呼籲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官兵調轉槍口，對準這幾個暴君。我們的原則是，人們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子弟兵是保護人民的。

第四，我們不承認國務院總理簽發的關於對北京市部份地區的戒嚴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款並沒有規定國務院可以收取北京市政府停止北京市公民行使言論、遊行、示威等憲法給予的權力。為此，我們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撤銷這個戒嚴令。

第五，我們學生將同教師一道罷課、罷教，直到我們取得最後勝利。

第六，我們首都工人將利用一切和平且有效的手段，包括罷工，來達到我們的目的。

一份「首都知識界300餘人」的〈緊急呼籲人大常委會提出彈劾李鵬案〉的傳單提出：

鑒於目前的局勢，只有李鵬下台，才足以平民憤，拯救國家、民族的災難。為此，我們緊急呼籲人大常委會委員，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不負全國人民的重託，召開緊急特別會議，行使

憲法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彈劾李鵬，以解國憂。

夜間，在西單路口西南面牆上貼出一首特大字體的四言詩，引起衆人圍觀。

白貓黑貓，有奶即娘；腐敗勝比，慈禧隋煬；集體負責，垂簾中央；
終日玩樂，亂理朝綱；沒有理論，感覺為上；瞞天過海，喪盡天良；
翻雲覆雨，欺世有方；奸佞者用，剛正者亡；手段殘忍，禍心包藏；
學子餓死，飽宿龍床；嫁禍聲援，藉口堂堂；回首十載，債築高牆；
穩定秩序，足共廚房；魚肉百姓，國庫盜光；肥了兒子，富了友邦；
苛政勝虎，國禍民殃；社會主義，名存實亡；慶父不去，國運何昌？
絕食救國揭竿而起，萬世流芳葬太上皇。

各地聲援波瀾再起

成都今天有十多所高校學生高喊「打倒軍閥」等口號遊行。上萬名學生冒雨在人民南路廣場靜坐，不斷有市民送去茶水飯菜和禦寒用品。重慶高校學生聽了李的講話後思想轉不過彎子，有的痛哭流涕，說「李鵬欺騙了我們」。上千名原被勸阻的學生重又上街。

今天下午，山東大學等3千名學生反對李鵬講話上街遊行，兩個學生抬着一個花圈，橫幅上寫着「痛悼當代劉和珍」（他們得知北京一女生因絕食而死）。口號有「打倒獨裁」、「軍管政府不屬人民」等。

昆明今天有上千人高喊「頭可斷，血可流，民主精神不可丟」等口號遊行。

杭州高校師生數千人遊行不止，主要是對李鵬講話不滿。中午風傳北京絕食學生自焚死亡的消息，許多人抬着花圈戴着黑紗，電線杆上張貼「北京快訊」。數百名市民舉着寫有「僅僅同情是不夠的」橫幅遊行。

中午時分，上海華東師大4千名學生手挽手上街遊行，走在前面的人作好發生衝突的準備。口號有「周總理，你做錯一件事」、「學生不畏死」等。復旦大學6千學生抬着「自由女神」像開道，許多人

佩戴弔孝標誌遊行。上海機械學院2千學生的遊行隊伍前，有人抬着加了黑框的李鵬畫像。晚10時左右遊行者開始返校。

已趨於平緩的長沙市大規模遊行示威今晨再度掀起高潮，衆多機關幹部市民湧上街頭遊行抗議。在省政府前絕食的數百名學生工人曾一度宣佈停止絕食，今晨復又進行，且人數有所增加。有人散發傳單稱「首鋼工人將進入天安門廣場，軍隊被阻止在西郊」。對於近幾天形勢保持沉默的中南工業大學幾名教師說：「中央決定令人震驚，我們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今上午9時30分始，瀋陽農大等校學生復又遊行，口號有「反對專制、反對暴力」、「不懼強暴不怕流血」等。

西安今有兩萬學生市民在新城廣場遊行，表達對李鵬、楊尚昆講話不滿。

蘭州大學等上萬學生在市中心廣場遊行，約下午5時左右返校。

今天下午4時多，河北師大等校有1千5百名學生遊行，街上貼有大小字報和「緊急呼籲書」，一是聲援北京，二是告知大家做好流血的準備，三是把矛頭直指鄧、李。

下午2時30分始，山西大學3千多師生復又上街遊行，抗議北京戒嚴。口號有「李鵬下台」、「李鵬講話，學生不服，老師不服，人民不服」、「北京在流血，我們怎麼辦？」等。有時高唱「血染的風采」等歌曲。

新華社奉命播發戒嚴令

今天上午，新華社奉命播發如下命令：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

新華社北京5月20日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

鑒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主要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國務院總理李鵬

1989年5月20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一號）

新華社北京5月20日電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一號）

根據李鵬總理簽署的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戒嚴令，為迅速制止社會動亂，維護首都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科研、社會生活秩序，北京市政府特發佈此令：

一. 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對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石景山區、海淀區、豐台區、朝陽區實行戒嚴；

二. 在戒嚴期間，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其他聚衆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動；

三. 嚴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製造和散佈謠言，進行串聯、演講、散發傳單；煽動社會動亂；

四. 嚴禁衝擊黨政軍領導機關、嚴禁衝擊廣播、電視、通訊等重要單位，嚴禁破壞重要公共設施，嚴禁打、砸、搶、燒等一切破壞活動；

五. 嚴禁騷擾各國駐華使館和聯合國駐京機構；

六. 在戒嚴期間，發生上述應予禁止的活動，公安幹警、武警部隊和人民解放軍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

以上各項，望全體市民遵照執行。

市長陳希同

1989年5月20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二號）

新華社北京5月20日電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二號）

為了執行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戒嚴令，維護首都的正常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發佈此令：

一. 外國人必須遵守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國務院李鵬總理簽

署的戒嚴令所發佈的各項命令；

二. 在戒嚴期間，外國人不准介入中國公民違反戒嚴令的活動；

三. 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

市長　陳希同

1989年5月20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三號）

新華社北京5月20日電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三號）

在戒嚴期間，對記者採訪特作如下規定：

一. 嚴禁中外記者利用採訪，進行挑唆，煽動性宣傳報道；

二. 未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不得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廠礦、企業、街道進行採訪、拍照、錄像等活動；

三. 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予以制止。

市長　陳希同

1989年5月20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發言人
就調入部份人民解放軍參加執行首都戒嚴任務答記者問

新華社北京5月20日電　北京市人民政府發言人今天就調入部份人民解放軍參加執行首都戒嚴任務一事，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問題。

問：為甚麼要調軍隊到北京來？

答：大家知道，近幾天北京市的無政府狀態越來越嚴重，這種狀況已經嚴重影響了全市人民的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秩序。各種社會閒雜人員也湧入北京，社會治安日趨惡化。北京是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還有許多外國駐華機構。北京市原有的公安幹警和武裝警察隊伍是根據正常形勢的需要配備的。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由他們擔負維護首都秩序的任務已不可能。根據執行國務院發佈的北京市部份地區戒嚴令的需要，經中央軍委批

准，從外地調一些部隊進入北京市，協助北京市的公安幹警和武裝部隊執行戒嚴任務。

問：調進北京市的部隊擔負哪些任務？

答：關於這個問題，昨天楊尚昆同志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已經講了。概括來說，部隊的任務有四項：第一，維護首都秩序，保障全市人民能够正常地進行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第二、保障中央和北京市黨政領導機關的正常工作。第三，保障重要部門和單位的安全。第四，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和公民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問：軍隊進入北京，是否意味着要鎮壓學生？

答：在當前社會秩序嚴重混亂的情況下，社會上謠言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軍隊進入北京是鎮壓學生的」。這是毫無根據的。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他們是保衛國家和人民的。他們進入北京，決不是對付學生的，更談不上「鎮壓學生」。

問：對高等學校是否要進行軍管？

答：根據戒嚴令的要求，有些部隊可能會在學校周圍執行任務，這是為了協助本市公安幹警和武裝警察維護學校周圍的正常秩序，保證學校師生員工能够進行正常工作、學習和生活，保護師生員工的生命財產安全，根本沒有軍管的任務。

外電報道李鵬楊尚昆講話

外電20日以快訊報道了李鵬和楊尚昆的講話：

法新社報道，「李鵬總理20日凌晨強烈呼籲參加遊行示威和絕食鬥爭的學生結束他們的行動」；「李鵬總理說：我們拒絕接受學生們的要求」。

美聯社報道說，「中國政府星期五頒發一項命令，禁止示威遊行。李鵬總理說，將採取措施制止已持續6天的引起全國範圍抗議示威的絕食鬥爭。」

法新社20日報道說，「中國主席楊尚昆星期六凌晨說，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將進入北京恢復秩序。」法新社援引新華社的消息說：「楊尚昆是在中國共產黨、政府和武裝部隊的幹部舉行的一次特別會

議上說這番話的」。

法新社說學生領導人宣佈繼續絕食

法新社20日發自北京的報道說，北京學生領導人20日宣佈要繼續進行絕食鬥爭。

報道說，「安設在北京市中心大廣場上的擴音器宣佈」，「我們將繼續進行絕食鬥爭」。不久，學生領導人舉行記者招待會說：「將有20萬人參加新的絕食鬥爭」。

法新社報道，麥克風廣播說，「人民自動堵塞了」通往天安門廣場的所有主要街道。廣播說，「19輛滿載軍人的卡車已被成千上萬人堵在在天安門廣場的西側」。

學生領導人王丹說：「昨晚……我們作出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定：停止我們的絕食鬥爭。但李和楊說，民主示威是『動亂』，因此將有20萬人參加絕食鬥爭。」美聯社報道說，「香港各階層約3萬人20日遊行聲援北京的民主示威。」

台灣當局發言人邵玉銘說，「台灣制止支持大陸的民主運動」，「我們不想讓共產黨說我們在煽動這場運動。」

西方四大通訊社關注北京局勢

西方四大通訊社20日均全文轉發了北京市發佈的戒嚴令並大量報道了北京的局勢。

合衆國際社：「中國政府顯然準備平息大規模的要求民主的遊行，宣佈20日在北京市中心實行戒嚴，與此同時，一種和平的起義在北京全面爆發；中國政府宣佈對北京城區實行戒嚴並迅速開始平息大規模要求民主的遊行，目擊者說，警察在市中心廣場附近用警棍毆打學生抗議者；中國宣佈20日在北京實行戒嚴並開始廣泛平息要求民主的遊行，出動配備有攻擊性武器的軍隊，據報道北京各地發生零散的衝突。」

法新社：「在發生為時一周的要求民主遊行之後，中國當局20日宣佈對中國首都實行戒嚴，但是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工人無視戒嚴令，

繼續對抗性地湧向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在對中國首都大部份地區實行戒嚴之後，成千上萬的人，其中主要是學生和醫護人員，在20日下午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中國20日在對首都實行戒嚴之後又實行新聞封鎖。」

路透社：「中國當局20日宣佈在北京某些地區實行戒嚴以對付拒絕停止反政府抗議活動的學生的越來越大的挑戰；北京市當局在國務院發佈戒嚴令後立即對新聞報道實行限制；中國領導人20日派軍隊進北京以制止首都和全國各地為期一週的反政府抗議活動；北京成千上萬人20日起來反對史無前例的戒嚴令，與防暴警察鬥爭，阻止軍隊進入北京；北京居民21日凌晨公開蔑視戒嚴令封鎖主要路口並說他們將鬥爭到軍隊離開進行抗議活動的學生為止；中國總理李鵬為結束一個月來史無前例的公衆反政府抗議活動而採取的強硬行動產生了事與願違的結果，引起了公開的街頭叛亂。」

美聯社：「李鵬總理說學生帶頭搞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威脅共產黨的領導，在下令軍隊進入首都以恢復秩序之後幾小時，政府宣佈20日起對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宣佈戒嚴的同時對外國新聞報道實行嚴格限制；老年男女、母親和成千上萬的學生21凌晨之前封鎖了主要路口，要求軍人不要平息歷時8天學生的遊行；學生繼續佔領中國首都的天安門廣場，普通人21日晨設立路障保護學生不受軍隊預料可能進行的攻擊。」

美主流媒體評述北京局勢

新華社華盛頓分社報道，美國主要報紙20日刊登的關於北京局勢的主要新聞如下：

《華盛頓郵報》20日以〈中國派軍隊試圖制止抗議活動〉為題發自北京的一篇報道說：「當中國的政治危機進一步加深，發展成為對政府的一場全面挑戰的時候，政府昨晚和今天淩晨試圖將軍隊調進北京市中心以鎮壓學生民主運動，但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阻止軍隊開進，並要求士兵們加入民主示威遊行。」

該報刊登的另一則報道說：「23歲的學生領導人李路（音）在等待中國人民解放軍前來撲滅一場人民起義，他說，『這不是結束，而

是開始』」。

《紐約時報》20日以〈中國調進軍隊〉、〈人民阻止卡車〉、〈黨的領導人的權力落到持強硬路線者手裏〉為題發自北京的報道說：「政府今天上午調軍隊進首都，並下令鎮壓中國的越來越高漲的民主運動。但成千上萬人走出家門制止軍隊接近在中心廣場的示威學生。」

該報同日刊登的另一篇報道說：「今天在北京西部地區，一支由21輛卡車組成的車隊停止了前進，車上1千名士兵以迷惑不解的眼光往外看，他們發現，他們的世界已翻天覆地。」

5月21日（星期日）

10萬大軍被堵京城外

今天白天天安門廣場約有10萬人，傍晚後人漸漸增多，至晚7時，已達約30多萬人。

白天廣場人數減少有三個原因，一是學生昨天一天一夜未睡，回校休息；二是陽光暴曬，許多學生躲到廣場兩側或長安街樹蔭下休息。三是一部份學生到市區（郊區）阻攔軍車。

今天遊行人數不多。上午10時左右出現一個打着「市民自治會」旗子的自行車遊行隊伍。下午5時這個隊伍再次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時，已有上千人。他們一路呼喊：「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反對鎮壓」等口號。

天安門西側28中附近有兩個橫幅，一個寫着「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另一個寫着「首都工人糾察隊」。

上午，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市民湧向火車站、地鐵站攔截軍隊列車，檢查列車，堵住出站口。在北京站6站台，有千餘學生站在鐵軌中間，阻止軍列入站。

軍隊進城的所有重要路口，包括德勝門、崇文門、大北窰、吳家場、八王墳、廣渠門、農展館、東直門、東大橋、天橋、六里橋、宣武門、朗家園、蘋果園、紅廟、十里堡、明光村、霞光村、亮果廠、

紫竹院、三元橋、打磨廠、右安門、長安街、東單、天寧寺、蓮花池等28個路口全部被堵，市民共使用了227輛公共汽車作路障。到處可見市民舉着的標語牌，標語牌上寫着：「49年解放軍進城，我們夾道歡迎；89年解放軍進京，讓你寸步難行。」

下午，在新華門附近發現一份傳單上寫着：「昨夜309醫院附近，從石景山來的兩車解放軍和一車防暴警察被攔住，此為65軍。六里橋軍隊與學生發生衝突，少數人受傷，兩名女學生被送往502醫院。原在清河附近的600軍人受阻後回撤。9175次軍列剛到沙河火車站，就被數千群衆包圍。南苑機場門口被3千多人所堵。在香格里拉飯店附近阻攔軍車的群衆、學生與士兵舉行聯歡。昨晚，清華大學西門，學生與市民阻止了軍隊向市區推進。」

一個自稱是首鋼的工人説，如果軍隊進入北京，首鋼工人將罷工。

一個學生在前門用高音喇叭説，絕食的學生中已有一個女學生於19日死亡，還有一個男學生於20日死亡。他還説，已經有一些解放軍便衣混入北京城和廣場。

晚7時15分，有一支寫着「市民敢死隊」橫幅的隊伍走進廣場。

晚上，「學運之聲」廣播站廣播説，各校代表到紀念碑北側召開緊急會議，會議由王丹主持。以後又廣播王丹講話説，隊伍堅決不撤，各校整理隊伍。

黨政軍新行動

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開城近郊區、市機關部委辦負責人會議，部署建立「首都群衆維護秩序工作隊」，協助戒嚴部隊進城維護秩序。並發出〈對全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級領導幹部和全體國家公職人員的幾點要求〉：（1）統一思想，大造輿論，形成強大的思想政治攻勢。（2）組織起來，恢復秩序，保證生產，保障生活。（3）每個人都要堅定立場，振奮精神，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經受鍛煉和考驗。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今天發佈〈告北京市市民書〉提出：「戒嚴部隊在執行任務過程中，受到一些阻攔。部隊從大局出發，採取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態度，廣大人民群衆也從各方面給予了配合。目

前，首都的秩序仍然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態，交通中斷，某些商品供應短缺，治安形勢有可能進一步惡化，人民群衆深感不安和憂慮。戒嚴部隊必須堅決執行政府的法令，我們有責任採取各種有效措施扭轉這種局面。對於極少數搞打、砸、搶、燒的犯罪分子，我們將根據法律，按照首都人民包括愛國學生的意願，採取堅決措施予以處置。」

今天，《解放軍報》發表題為〈維護首都和全國穩定的重大措施〉的社論稱：「李鵬總理簽署國務院命令，從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這是制止正在蔓延的動亂，維護首都和全國穩定的果斷措施。充份反映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全軍同志對這一保衛四項基本原則和十年改革成果的英明決策熱烈擁護，堅決貫徹執行。」

今天，新華社奉命播發上海、陝西、湖南、河北、河南、福建六省市黨委、政府致黨中央、國務院電。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致敬電」。如：

上海市委的電報

黨中央：

上海市委常委全體同志以極其振奮的心情收看了中央召開的黨政軍負責幹部大會的實況轉播，聆聽了李鵬同志和尚昆同志的重要講話。市委常委全體同志一致表示堅決擁護李鵬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報告和提出的各項意見。市委常委並立即召集主要高校黨政負責同志和公安、衛生部門負責同志，部署了有關工作。接着由江澤民、朱鎔基等市黨政負責同志去學生靜坐絕食現場，勸告他們停止絕食，接受治療。

市委決心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號召全市共產黨員和全市人民，堅決貫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各項決定，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為維護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穩定，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堅持改革開放而努力奮鬥！

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1989年5月20日凌晨2時

下午，全市各處出現一份鉛印傳單，題為〈軍方七位高級將領

表態〉：

北京戒嚴總指揮部及中央軍委：

鑒於目前事態極為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提出下邊要求：

人民軍隊屬於人民，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鎮壓人民，決不能向人民開槍。

為了避免事態的進一步惡化，軍隊不能入城。

張愛萍　蕭　克　葉　飛　楊德志
宋時輪　陳再道　李聚奎　王　平

經軍分社同志與張愛萍秘書電話聯繫，證實此信是真的，而且在信臨發出前，王平上將又簽了名。這樣就成了八大上將的信，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影響。

香港舉行環市大遊行

香港各階層市民今天進行環市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參加的人數估計有50萬，沿途圍觀的人數更多。據一些香港居民說，這是近20年來沒見過的大規模遊行。

由「全港市民聲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今日下午2時發起的這次環市大遊行，目的是支持北京學生和市民爭取民主運動，譴責李鵬講話及派兵軍管北京。參與遊行的各界團體包括學生、教師、社工、勞工等。

遊行隊伍先在中環遮打花園集合，然後由10部裝有擴音器喇叭的大貨車率領，經繁華的灣仔軒尼詩道、北角的英皇道再折往新華社香港分社集會。

遊行市民中有許多婦女、兒童、老人，沿途觀望的人群不時向遊行隊伍致意。沿途房屋的居民從窗戶垂下「打倒李鵬」、「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李鵬的」、「人民公敵李鵬」、「歷史罪人李鵬」的大標語。

天主教香港教區今午也舉行祈禱及募捐大會，十多個基督教團體

也呼籲全港教徒參與今天下午的大遊行。

今天，香港沙田區1千名市民集會。參加集會的市民發起一人一信的簽名運動，然後將收集的簽名遞交給港澳區人大代表。信件內容是：（1）要求人大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處理學運事件；（2）取消李鵬頒佈的戒嚴令，要求恢復新聞自由；（3）要求李鵬辭職。

據香港電台報道，新華社香港分社部份員工參加了集會。會上，他們發表聲明，稱這次學生運動是一次愛國民主運動，表示反對武力鎮壓，反對實行新聞封鎖，並要求萬里委員長回國，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

全國抗議北京戒嚴

廣州今有十餘萬人遊行，有的橫幅寫有團支部黨總支學生會等。出現一些長達十多米的大幅標語，如「戒嚴令，獨裁的宣言，民族的恥辱」、「人民罪人請自盡以謝天下」。呼喊「踐踏憲法決沒有好下場」、「打倒李鵬」、「鄧小平下台」等口號。

海口21日晚11時，海南大學和南開大學海南分校數千學生遊行，要求「李鵬下台」。

上海今天有15所高校學生、教師和部份工人共3萬多人上街遊行，呼喊「李鵬下台」、「鄧小平退休」和「反對北京戒嚴」等口號。

天津各高校學生今上午9時許傾校而出，呼喊「李鵬下台」等口號遊行，隊伍綿延數里，約有4萬多人，圍觀的群衆説，這是一個月以來所見的聲勢最大的遊行。未出現混亂場面。

由於傳出21名西安赴京學生「死亡」的消息，西安15所高校2萬多名學生今天冒雨遊行的氣氛更加激烈。西北大學數千師生抬着一口棺材，以血祭大遊行的橫幅作前導，有的寫有「公元1989年5月20日——國恥日」。

武漢16所高校學生萬餘人上街遊行，高呼「李鵬喪盡天良」、「鄧小平禍國殃民」、「反對暴政」等口號。下午在武漢大學召開25所高校學生代表大會，宣佈成立「武漢高校自治聯合會」。

重慶今天仍有上萬人遊行，有的隊伍打有「我們要北京的聲音」

的橫幅。由於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大街上掛有不少「美國之音、英國BBC廣播電台、蘇聯廣播電台」的消息。

成都今天有上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鎮壓」、「打倒李鵬」、「鄧小平下台」、「趙紫陽出來」等口號。

福州五一廣場今有數千學生靜坐，聽有人發表反對李、楊的演講。

長沙今天有高校師生和各界約1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北京戒嚴，聲援北京學生，要求李鵬、鄧小平下台。

哈爾濱今天有10所高校1萬多師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軍管」、「抗議強權」、「李鵬下台」等口號。

5月21日，還有蘭州、太原、瀋陽、石家莊、杭州、合肥、濟南、青島、南京、昆明、南寧、貴陽等地均有大規模遊行，反對李鵬、楊尚昆講話，要求李鵬、鄧小平下台，趙紫陽出來。

外電報道北京局勢的重點

路透社、美聯社和合眾社21日繼續大量報道了北京當天的局勢，其重點如下：

一. 北京市民和學生通過設置路障，阻止了軍隊向市區的挺進，但軍隊則在北京城四周設置路障，封鎖了整個北京，並通過鐵路和地鐵把數萬名士兵運進了市中心。

二. 北京戒嚴當局發表聲明警告說，軍隊必須恢復北京的秩序，但不是要鎮壓學生，並稱軍隊在實施20日的戒嚴令時受到「一些阻攔」。路透社援引外交官們的話說，這一聲明清楚地顯示，戒嚴當局要把軍隊開進北京和實施戒嚴令的決心。

三. 軍隊已開進一些重要的政府機關，並「佔領了」主要的新聞機構。

四. 21日夜間，100多萬人不顧政府的戒嚴令出現在北京的大街上，其中包括約20萬學生繼續留在了天安門廣場上。

五. 中國目前僅存的兩位老帥聶榮臻和徐向前會見了11名學生領導人，敦促抗議者離開天安門，但「否認政府已確定要學生離開的最後期限」，並要學生不要聽信「謠言」。合眾社說，兩位老帥的講話

表明，「軍隊不想要對抗。」

我留學生紛紛舉行抗議活動

據外電和新華社駐外分社21日報道，中國在國外學習、進修的學生和學者兩天來紛紛在各自所在的國家舉行集會、示威遊行等活動，抗議對學生動用軍隊、在北京實行戒嚴和聲援北京學生。

20日在美國華盛頓，約5千名連夜從全美各地趕來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集會和遊行，「聲援國內學生的愛國運動，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學生和人民群衆」。他們還向中國駐美使館遞交了一份中國留美學生學者聯誼會全美聯合會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這份告同胞書說，在美國的4萬名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對國內學友的壯舉「深感欽佩與驕傲，並給予堅決的、無條件的聲援」。同日，中國留學生在我駐紐約、舊金山、洛杉磯、休斯頓領事館門前也舉行了類似的示威活動。

21日在日本東京，2千餘名中國學生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譴責在北京實行戒嚴和聲援祖國爭取民主的示威者」。

在英國倫敦，1千多名中國留學生和學者21日舉行集會遊行，「抗議在北京實行軍管和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他們還向中國駐英使館提交了一份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抗議信。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21日也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發出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呼籲書，此外，4名在英國牛津留學的中共黨員20日晚宣佈退黨。他們稱，「共產黨已代表不了人民的利益。」

在法國巴黎，約1千名中國留學生21日舉行了示威遊行，「支持他們祖國的爭取民主運動」。一些法國著名人士也參加了這次示威遊行。

在西德，近千名中國留學生從西德各地匯集波恩，21日下午在中國使館門前舉行靜坐示威，並宣讀了一項「聯邦德國中國留學生聯合會」關於目前國內局勢聲明，要求取消戒嚴、進行對話和避免流血事件。

在澳大利亞悉尼，約150名中國留學生在中國領事館外面示威，「抗議北京實行戒嚴」。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約70名中國留學生向中國大使館遞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他們的國家向民主和平過渡」。

在蘇聯莫斯科，約80多名中國留學生在中國使館門前集會並遊行，聲援國內學生運動。

香港破紀錄50多萬人遊行

香港各界人士20日和21日「聲援北京學運」、「反對北京實行戒嚴」的聲勢一浪高過一浪，達到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規模。

繼4萬多名香港市民20日冒着狂風暴雨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之後，21日又有50多萬香港各階層市民舉行環市大遊行和集會，並發表聲明，「聲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反對武力鎮壓，反對實行新聞封鎖，並要求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市民們還宣佈成立全港市民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外電和香港居民說，這是香港有史以來所舉行過的最大規模的一次示威遊行和集會。

此外，香港各界人士和許多社會團體21日繼續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講話、呼籲、公開信等，聲援北京學運，反對動用軍隊和在北京實行戒嚴等，並表示對香港今後的前途表示擔憂。

香港「多位政協委員及人大代表均指中央採取強硬措施鎮壓學生，是極錯誤的決定，令中國聲譽大跌」。政協委員徐四民形容中央這一決定「是中國人最大的不幸」，並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全體會議」，因為「目前只有人大能起作用」。人大代表徐是雄說，中國政府此次的決定是「下下策，極度打擊港人信心」。

廣東省人大代表劉佩瓊認為，「中央的做法是製造恐慌，令國家聲譽跌至零點，此間的投資及其他政治經濟支持都會轉離，使中國變得孤立無援。」全國政協委員劉迺強說，「強硬措施是錯誤的，是令人民與政府對立。」廣東省人大代表汪明荃表示，若中國政府態度不變，她考慮辭去人大代表。

香港3位行政局議員聯同23位立法局議員20日「罕有的」聯署發表聲明。向中國領導人發出「最堅決的呼籲」，「希望他們尊重表達意見的自由和取得資訊的自由，並採取和平方式解決其與中國人民之間的不同意見」。立法局議員黃宏發認為，黨中央和國務院「選擇以

強硬方法解決事件發展，的確令人擔心」。

香港證券界、商界及其他經濟界人士連日也紛紛發表了憂心忡忡的談話。他們普遍認為，「如中國政府採取高壓手段對付示威的學生和群衆將是不恰當的，會打擊香港及海外投資者的信心。」5月19日，香港股市出現恐慌性拋售，恒生指數下跌132點，創1987年10月「股災」以來最大跌幅。證券界人士認為，如國內矛盾進一步激化，港股將會進一步下跌，但如政府能通過正常渠道與學生對話，則股市可以較快回升。

澳門萬餘人聲援北京學運

據澳門報紙報道，澳門1萬多市民20日舉行「史無前例的全澳大遊行」，聲援中國學運。

澳門目前正遭颱風襲擊，風狂雨暴，但澳各界人士在「澳門聲援中國學運聯委會」號召和組織下仍於20日下午如期舉行了這次大遊行。聯委會在大遊行開始前舉行的集會上宣讀了一份宣言，提出兩項緊急呼籲，希望中國政府「千萬千萬不要鎮壓我們可愛的人民、偉大的人民」，「要求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當前全國的緊急局勢，公正地處理和評價中國學運」。

大遊行全程歷時兩個多小時，沿途有不少市民臨時加入，參加遊行的有萬餘人，其中包括部份外籍人士。澳門《華僑報》稱，「在澳門歷史上，這麼多人自發組織起有理性的遊行，這是第一次。」

塔斯社報道北京市民對戒嚴令的反應

塔斯社20日報道，由於群衆的示威遊行正在繼續，北京的形勢仍然緊張。北京時間早上10時，中央電視台播發了國務院在「北京部份地區及其郊區實行戒嚴」的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戰鬥直升飛機再次出現在城市上空。

到北京時間10時45分時，北京重新部署了在首都集結的軍隊。由於與大學生進行了直接接觸，他們被換到了其他地方去了。在軍隊的組成中發現有步兵和裝甲兵部隊。

在電視台和電台播發了戒嚴的消息之後，大學生、中專生和青年工人向天安門廣場的集結增強了。人們步行、騎自行車、摩托車、乘大卡車和大轎車來到這裏。他們手中拿着小紅旗、各色旗幟和橫幅標語，要求自由和民主，要求與貪污作鬥爭。其中出現了「支持第三次人民革命」的口號。

當地時間16時，首都局勢有了某些變化。人民解放軍空軍的直升飛機停止在中心街區上空的巡邏，街道和廣場上沒有出現解放軍部隊和武警部隊。青年們繼續湧向天安門廣場。大學生中的積極分子維持着遊行隊伍行進的秩序和汽車的暢通。

絕大多數政府機關和企業、幾乎所有的商店、公共飲食和為居民服務的店鋪、市場都在正常營業。除市中心外，北京各區的公共交通仍在運行。市內電話和郵電工作正常。

目擊者向人群介紹說，北京郊區各條通往市區的道路都被重型卡車和公共汽車隔斷。其他通往首都道路的主要路口上也從清晨起站滿一批批年輕人，他們引來了老人、婦女和兒童。人們大聲說道，不許部隊進北京。

美英報紙評述派軍隊進京

美國《華盛頓郵報》20日報道說，「天安門廣場感人的情景與日俱增」。學生們已作了最壞的準備，但堅信「爭取民主的勝利一定屬於人民」。

這家報紙說，一些學生含着眼淚聽了李鵬19日晚的講話，他們知道軍隊很快就要對他們採取行動。一位學生領導人說，「現在我們已不對政府抱任何希望。但是我們的運動仍將繼續下去，我們得到衆多人民的支持，我們並不害怕。」

該報還援引學生的話說，「軍隊逮人我們不會抗拒。但如果他們逮了我們，另有人會加入進來，因為這次運動不只是某一個人的運動，而是有數百萬人參加的運動。」

英國《衛報》在一篇題為〈中國領導人失去了對人民革命的控制〉的文章中說，19日晚，當滿載軍人的車隊向天安門進發時，北京市的市民湧向街頭予以制止，一些民警也宣佈加入了學生的示威

行列。

《衛報》在評述北京學生示威的一則社論中說，「過去的運動從來沒有動員起如此多的人參與，他們中有工人，也有記者」。當局向北京派軍隊不是一種保險的選擇。

時事社認為戒嚴將對開放政策產生不良影響

日本時事社20日報道說，「發動強權必將對於對外開放產生不良影響」，北京市宣佈實施的戒嚴令是一種強權行動，它是當局對學生運動束手無策，遭到碰壁時採取的措施。

報道認為，在北京這樣一個國際城市發表戒嚴令本身，就是極其異常的事情，這必將對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產生很不良效果。

「中央新聞報道指導小組」氣勢洶洶

今晚8時，在穆青辦公室，他告訴我們新成立的中央新聞報道指導小組下午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小組成員有王忍之、袁木、何東昌、曾建徽、李志堅，王忍之為組長。看來啓立、芮杏文是靠邊了。王忍之對宣傳報道提出七條：

一. 要反映各級擁護中央精神，中央精神的實質是代表人民的，反映這種精神就是反映人民的聲音。

二. 要報道戒嚴的必要性。

三. 報道各地貫徹中央精神的實際行動，包括怎麼貫徹及各地事態的平息情況。

四. 及時揭露各種謠言及時闢謠。

五. 一個多月以來攻擊黨的反動言論，要逐漸進行批判。

六. 對美國等干涉我國內政的要反駁。

七. 各報要有評論，爭取群衆，穩定形勢。

王忍之要求各報要振作起來，社長在非常時期要負起責任來，不能消極怠工，更不能散佈與中央精神對抗的思想言論，否則，要按黨紀國法處理。

穆青當即問他：「你要把人抓起來嗎？」王啞口無言。

說完開會的情況，穆青又說，根據領導小組的要求，這種報道就非常難寫，而且記者的牴觸情緒很大，也不願寫。《人民日報》今天發表了〈戒嚴第一天〉，看來會繼續寫下去，完全採用打擦邊球的辦法。我們怎麼辦？我建議由我、郭超人、南振中、張萬舒和李尚志五人，每晚8時到我這裏集體商量寫出稿件。

最後，穆青又說，從昨天戒嚴令發表後，人們就大量採用傳單的方式來發表言論、傳遞消息，已經出現傳單滿天飛的局面，昨天就出現以「新華社記者編輯員工」的名義寫的傳單，到社會上廣泛散發。下午已通知各部門要嚴加管理，特別是國內部這批年輕記者必須嚴格管住。

5月22日（星期一）

對抗在相持中

這兩天白天，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約有5萬人，大部份是外地高校學生，北京的部份學生回校或回家休息。廣場上共有99所高校的旗幟，外地的64所，北京的34所。

昨日晚上7時起，比較平靜的天安門廣場開始逐漸緊張起來，白天返校休息的學生陸續回到廣場。北京和外地學生加上各單位聲援群衆及圍觀者，廣場聚集30萬人左右。由於傳出今日淩晨解放軍要進入廣場的消息，整個晚上都籠罩着相當緊張的氣氛，並在是否撤離的問題上出現分歧。

今日淩晨3時，一個自稱為「高自聯」的代表通過現場自辦廣播站命令學生組織好隊伍，從4時起撤離天安門廣場，以避免和部隊發生流血衝突。

之後不久，「民主之聲」、「學運之聲」兩個廣播站分別廣播，說剛才的命令不代表全體同學和指揮部，要各校負責同學到廣播站開會研究。到4時多，廣播裏聲稱，指揮部已經和部隊達成協議，只要同學們維持廣場秩序，部隊將不開進天安門廣場。接着，一個自稱是部隊指揮官的人通過廣播證實了這件事。

將近凌晨5時，廣播又傳出，「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至今已完成其歷史使命，準備解散，將成立一個爭取民主的聯合指揮部，吸收工人、農民參加。

到早晨5時30分，由於部隊還未到廣場，學生的緊張情緒開始緩解。

兩份內容不同的傳單

今日廣場上出現兩份內容不同的傳單，第一份傳單標題是「北京高校學生5.22緊急呼籲」，落款是：「全體北京高校學生暨全國各地參加這次民主愛國運動的學生，1989年5月22日」。內容概要是：……為了避免學生、北京市民和子弟兵發生不必要的流血誤會，現在宣佈：通過這30天艱苦卓絕的努力，我們已取得初步勝利。自5月22日上午10時起，天安門廣場上的所有學生大規模地、有秩序地、迅速地撤離天安門廣場，返回校園。重新調整，重新準備，把這場科學民主鬥爭繼續再深入、持久、廣泛地進行下去。」他們呼籲：

一. 政府必須盡快取消戒嚴令。

二. 全國人大、政協應組成緊急調查小組，調查整個運動始末，作出正確評價。承認這場由學生發起的，全民響應的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愛國運動，而絕不是動亂。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開除李鵬的黨籍。

三. 所有參加絕食、絕水的同學的健康和社會的政治、經濟均受到了嚴重損害，我們向最高法院起訴：立即立案調查，上述一切後果的法律責任均應由李鵬負責。

四. 應該通過新聞媒介讓全國人民迅速知道這次運動的事實真相。

五. 我們希望在我們返校過程中，政府和人民都來協助這一行動，保證我們安全地返回學校，並保障我們學習和生活環境的穩定。

六. 對於絕食、絕水學生要給予良好的護理和治療。北京市政府必須繼續保障人民生活用品的供給。

廣場也發現另一份落款是「首都高校自治聯合會宣傳部1989年5月22日」的傳單。內容概要如下「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堅持，堅持就是勝利。……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退讓，天安門廣場的人數減少，阻截軍車的力量減弱，他們就可能不惜流血，採用暴力鎮壓，北京乃至其他大城市的人民就會在軍事管制的專制恐怖中生活，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就會停滯不前。」

高校自治聯合會一位負責人說：人民解放軍是人民子弟兵，不是某個人的軍隊，人民軍隊不會鎮壓人民，我們的學生到來京部隊進行了宣傳，已取得軍隊的同情和諒解，我們還準備列隊歡迎人民解放軍進城，因為軍隊進城主要是幫助維持秩序。

下午3時許，學生們燒毀或撕碎了直升飛機撒的傳單。這時，又有河南大學、瀋陽農業大學等高校的遊行隊伍趕到，他們表示堅決不撤離。

下午3時15分，高舉寫有「中國知識界」、「教育界」、「文藝界」、「新聞界」橫幅的遊行隊伍從復興門到天安門廣場持續走了4個小時，約有1萬餘人。橫幅、標語和口號的主要內容有：「反對軍管」、「強烈要求李鵬辭職」、「打倒李鵬反黨集團」、「李鵬不倒，我們三班倒」、「你有暴力，我有鮮血」等。

北京市東城、西城、海淀、崇文、宣武等五個區組成7萬6千餘人的「首都群衆維護秩序工作隊」於今日下午2時出發，到主要交通路口清理路障，疏導交通，維護秩序。一些被堵受阻的部隊仍在原地待命，也有一些部隊已奉命向後移動。

北京軍區向戒嚴部隊發出五條指示

今天，北京軍區政治部發出〈關於做好戒嚴部隊休整階段政治工作的指示〉，提出五點要求：

一. 要廣泛深入地搞好部隊的思想教育。要按照總政和軍區的要求，組織幹部戰士認真學習李鵬和尚昆同志5月19日的重要講話，學習李鵬總理簽署的戒嚴令，務必做到人人皆知，人人明白。要使廣大指戰員認清當前北京面臨的嚴峻局勢，認清這場動亂的性質和嚴重危

害，認清實行戒嚴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使廣大指戰員堅定自覺地貫徹執行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英明決策，在思想上行動上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 要利用各種形式開展群衆工作。各部隊要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積極主動地為人民群衆做好事。各部隊要根據所處的環境，盡力多做、做好這方面的工作。要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嚴守群衆紀律，嚴格管理部隊。

三. 要高度警惕各種政治謠言，堅決抵制消極輿論的影響。最近，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採取種種卑劣手段，製造謠言，蒙騙視聽，蠱惑人心，渙散軍心。對此，各級領導要予以充份重視，要教育和組織部隊及時聆聽中央的聲音，對各種政治謠言堅決予以揭露；對各種小道消息不聽、不信、不予理睬；對誘騙官兵收聽「美國之音」等違反我軍紀律的做法，要堅決予以制止。

四. 要積極向群衆開展宣傳工作，成立宣傳隊。

五. 要關心部隊生活，大力加強官兵團結。

各地持續聲援北京

今天，全國各大城市仍有大批學生遊行。

武漢：武漢大學4千名學生昨夜在校電影場集會，宣佈「武漢大學學生自治會」成立，發誓同李鵬政府「鬥爭」到底。

會上，9名主席團成員發表了演講，宣讀了章程，公佈了宣言，並和全體同學一起宣誓。誓言是：「團結一致，不怕犧牲，毫不妥協，爭取勝利。」主席團成員個人演説的主要內容是，現實和歷史把我推到台前，如果有刺刀擺在我面前，我願為武漢大學的學生們流下第一滴血；從早期的聲援北京到今日自己的鬥爭，反對專制政府，我們走出了鬆散、迷茫的狀態。一位江西籍的主席團成員説：「我出生在62年前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第一槍的南昌。我把在南昌繼承的和在珞珈山學到的毫不保留地獻給這次運動。從向李鵬下跪到打倒李鵬，頭可斷，血可流，不倒李鵬不罷休！」

負責宣傳的主席團成員説，我們目前有4部印刷機和大喇叭，我們要用自己的機器「喚起對流氓政府的反抗意識，用鮮血證明我們沒

有錯。」

這個「學生自治會」宣讀的最高綱領是：「共產黨必須領導全國人民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拯救民族危機」。中級綱領是：「反對倒退，打擊保守派的復舊，穩定物價，鏟除通貨膨脹。在政治上尊重民意，順應民心，整頓政治機構，保證建立一個人民信賴的政治團體；在文化思想上，實現思想、言論、新聞自由，讓人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文化環境中」。最低綱領是：「馬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國事，制訂國策，讓人民代表評價運動，檢查李鵬的行動，罷免他的總理職務，取締李鵬政府對學生運動的污衊，成立新的人民政府，敦促湖北省政府站在人民一邊，脫離李鵬政府，公開否定李鵬『5.19』講話，支持民主運動」。

「武漢大學學生自治會」還宣讀了「告全校同學書」、「告江城市民書」等。

這個「學生自治會」宣佈從今天起無限期罷課，並派人深入居民和工廠，進行宣傳鼓動。

上海：今天全天下雨，但仍有20多所高校的1萬4千餘名大學生及部份新聞、文化、出版、科研單位工作人員上街遊行。遊到外灘市政府大樓和市中心人民廣場等處，呼喊「打倒李鵬」等口號。作家王若望、黃宗英、戴厚英、白樺等200名左右作協成員今天也上街遊行，他們只舉一個標語牌，上寫「無話可說」。今天上街遊行的還有《新民晚報》、《世界經濟導報》、上海文藝出版社和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單位的一些工作人員。

杭州：受今年第3號颱風影響，大雨中雨不斷，但仍有上萬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口號是「打倒專制」、「打倒獨裁」、「打倒李鵬」等。他們到處散發和張貼傳單，不少人對報紙沒有更多地報道「北京真實情況」感到不滿。

據杭州市政府介紹，學生們還到民生藥廠、長征化工廠、杭一棉等單位串聯和演講。一些工業局和企業領導人說：今天有關聶帥、徐帥的報道很好，從正面平息了一些謠言。他們希望全國總工會能夠發表一個號召，要求工人堅守生產崗位，以平息所謂「全總號召罷工」的謠傳。

近三天來，由於趙紫陽同志一直沒有露面，社會上的傳聞和猜想

很多，不少幹部和群眾希望中央予以澄清，以利局勢的穩定。

南京：高校近2萬名學生今天繼續上街遊行。一批新聞、文化界人士走上街頭，聲援學生。南京大學、河海大學的幾百名教師，騎自行車趕到廣場聲援，有的演講說：「我們本希望和平地在教室裏把知識傳授給學生，但現在國家危急，我們再也教不下去了。學生愛國，我愛學生！」教師的演講引發廣場萬名學生的鼓掌。

下午，300多名新聞、出版工作者和作家也結隊遊行。《南京日報》、《新華日報》及電台、電視台的部份編輯、記者沿途高呼「新聞自由」、「反對新聞封鎖」、「人民萬歲」等口號。一批新聞工作者用十字型膠布將嘴也封起來，將記者證掛在胸前參加遊行，引起群衆的喝彩。

從昨天深夜起，2千餘名中國礦業大學的學生聚集在徐州軍用車站。他們說，聽說要調當地駐軍12軍參加首都戒嚴，因此要檢查列車，制止軍隊北上。學生們逐輛檢查了北去的200多列火車。徐州市黨政負責人前往勸阻無效。

福州：今天上午有2千餘名大學生上街遊行。遊行隊伍裏除一些標語外，還有一塊醒目的標語牌，上面寫着「謹就5.19臥軌向全省人民道歉。學生代表還到《福建日報》編輯部，要求通過報紙請人民諒解。

青島：近萬名學生今天再次掀起遊行高潮。口號主要有「要求小平退休」、「要求李鵬下台」。

廣州：22日凌晨至5時左右，到省政府門前遊行的學生、工人和市民人數超過2萬人。不斷呼喊「打倒李鵬！小平下台」等口號。市民和工人的比例明顯增多，市民隊伍中首次打出「廣州市民示威志願團」橫幅。

白天，上街遊行人數比往日明顯減少。但晚上從20時開始，人數又多起來。

中山大學至少130名黨員幹部、教師和黨員知名學者聯合簽名，發出〈致中共中央公開信〉，緊急呼籲中央「不要動用武力對付廣大學生和人民群衆」。

海口：上千名師生和《特區時報》的編輯記者於晚20時上街遊行，零時左右，隊伍在省委門前停留，呼喊口號，並向省委遞交了

〈呼籲書〉。

深圳：今天下午有3萬多名大中學生、記者、企業員工及市民聚集在深圳大劇院的廣場上，舉行聲援北京學生的集會，然後沿主要街道遊行。口號有「人大人大，為民說話」等。標語有「結束老人政治」、「李鵬不倒、特區無望」等。深圳大學還散發了〈告深圳市民書〉及〈要求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致全國人大的呼籲書〉等傳單。

蘭州：高校仍在罷課，約有上萬人遊行。蘭州師專在省委門口靜坐，演講一個多小時。

合肥：參加遊行的人數比前幾日有所減少，每校約二、三百人左右，但聲援的工廠單位比前幾日有所增加，人數也不多。口號仍是「打倒李鵬」等。

安徽電視台幾十名記者和工作人員打着「我們被卡着脖子不能說話」、「壓制新聞自由是世界最大的醜聞」等標語參加遊行。

鄭州：平靜了兩天又有近3千學生上街遊行。鄭州火車站聚集上千名學生，準備乘今晚列車前往北京，其中還有洛陽、開封趕來的學生。造成列車嚴重超員，晚9時尚未發出。

一些學生和青工還在市中心的二七廣場等地宣傳、鼓動罷工、罷課，掀起更大規模的聲援北京的運動。矛頭直指鄧小平和李鵬。

石家莊：今天一早有6千名學生分20路走上街頭遊行。高喊「小平、李鵬下台」等口號。重要地段及路口都有學生演講。

赴京的學生已達1千6百人。其中一支由400名大學生組成的「敢死隊」，臨行前都寫了遺書。

太原：近萬名師生在市中心五一廣場舉行了「追悼絕食英烈」的大會。會上放着各校抬來的花圈。師生們戴着白花、黑紗。播放了哀樂和《國際歌》。標語口號有「還我同學」、「還我長城」、「槍口不要對準人民」、「反對獨裁專制，反對垂簾聽政」、「不畏強暴」、「人民接受挑戰」、「民可載舟亦可覆舟」、「失民心者失天下」等。

部份遊行隊伍還分別去了63軍軍部、太原重型機械廠，目的是要「動員工人反對暴力」。

內蒙古：萬餘名學生再次上街遊行示威。並沿途散發、張貼傳單、標語，呼喊「鄧小平下台」、「李鵬下台」等口號。

貴陽：5千名學生上街遊行演講，對李鵬、楊尚昆的講話和北京市戒嚴表示抗議。沿途一些個體戶高聲請學生吃東西，不收錢。

白天，遊行隊伍抬着「獻給北京16勇士」（據傳北京絕食學生已死亡16人）和獻給民主等花圈，打着「慘絕人寰，九州憤怒」、「為國捐軀」、「你願作千古罪人，我願流血」、「救我中華，何懼流血」、「國家是我們的國家，民族是我們的民族，我們不説誰説，我們不管誰管」等橫幅和標語。

西安：今天遊行的有兩萬人。西北大學等幾所高校的學生開着廣播車進入廣場，除呼喊一些激烈的口號，還口播外電對北京實行部份地區戒嚴和天安門廣場等情況的消息，主要是「美國之音」和英國BBC廣播公司的新聞。幾個學生説，國內封鎖新聞，我們只好聽國外的。現在很多人是從國外和台灣的廣播中瞭解北京的事態。

長春：20、21、22日約1萬名大中專學生相繼上街遊行，對李鵬5.19講話表示強烈不滿。20日凌晨，中央電視台播完李鵬等講話後，有些師生便在校園中燃起篝火，高呼口號，以示抗議。9時許，吉林大學2千多學生走上斯大林大街遊行。他們高呼：「軍人拿出良心來」、「忍無可忍，背水一戰」、「不怕流血、不怕砍頭、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等口號。

張煒辭職以示抗議

中共天津市外經貿委工委書記、天津市外經貿委主任張煒，5月20日向中共天津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並市人大常委會提交了辭職書，當天上午，市委和市政府批准了他的辭職請求。

5月20日凌晨李鵬講話播出以後，張煒聽了非常激動，他當天清早就寫了辭職報告書，上午一上班，就把報告分別遞交給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領導。當天上午，李瑞環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議，經過討論，同意張煒辭職請求。

張煒在談到辭職原因時説：「目前形勢令人心痛。4月22日中央領導人為甚麼不同群衆對話？如果當時對話，就不會使學生民衆運動發展到目前的規模，可是中央一些決策人沒有這樣做。」他説，「平息事態只能對話，運用民主的方法。在國與國間的事務都已經由對抗

轉為對話，而我們對學生則採取對抗的辦法，這是不能平息『動亂』的。」

張煒還對記者說，他希望國家穩定，但這種穩定要使百姓心齊氣順，而不是「四人幫」時期那種白色恐怖的穩定。他說他抗議「動用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示威群衆，更不同意把這場學潮定性為動亂」。他表示對黨中央目前的做法非常失望，是其辭職的主要原因。他說：「我作為一名公民和共產黨員，不能做違背民心的事。現在在政府政策不順乎民心，與自己執行職務發生矛盾的時候，只有選擇辭職。」

他說，5月21日副市長張鵬等做他的工作時，他表示，今後在一般崗位上工作，用實際行動表達對國家和人民的熱愛。

34歲的張煒是湖北人，1972年參加工作，曾經在武漢當過中學教師、學校團委書記。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曾任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北京市學聯副主席。在1980年競選時，他在學校發表演講，支持改革和開放，並且和胡平、王軍濤就民主問題進行激烈辯論，被北京大學和外國新聞界稱為「溫和改革派」和「學生領袖」。1982年畢業後分配到天津市政府工作，先後任處長、共青團天津市委書記、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主任，並且當選為黨的十三大代表。

外電報道北京22日局勢

路透社說，由於軍隊在戒嚴後的第二夜仍未能進城，「北京街頭的緊張氣氛緩和了下來」。雖然天安門廣場上仍聚集着數萬名學生和同情者，「但數量在這一天少了起來，氣氛也緩和了下來」。許多為阻攔軍隊進城而在夜間設置的路障被移走了。警察回到廣場周圍的街上執勤，指揮交通。

路透社還說，代表北京100多所高校抗議學生的委員會22日在一封交給中國人大工作人員的信中要求與政府進行對話，討論如何結束戒嚴、撤走軍隊和復課等問題。

美聯社和合衆社說，但是到22日夜間，形勢又趨緊張。在北京西南郊，軍隊與學生及市民發生了衝突。這兩家通訊社援引目擊者的話說，至少造成了40人受傷。但到23日清晨，軍隊仍未衝破路障，開進北京市中心。

外電還報道說，中國的其他一些大城市22日也相繼發生了一些大規模的聲援北京學生的反政府示威遊行。其中，西安的規模最大，有數十萬人。此外，在武漢、上海、南京，分別都有數萬人參加了示威遊行。經濟特區深圳也有數千人舉行了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

香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要求開人大政協會議

香港《成報》今天闢欄顯著刊登昨天香港「百萬人環市大遊行橫幅標語錄」共153條，其中矛頭指向中國總理李鵬的標語有38條，最顯眼的是：「打倒李鵬！」、「李鵬胡說八道」、「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李鵬的」、「人民救國李鵬亡國」、「旗幟鮮明地反對李鵬製造動亂」、「李鵬令共和國蒙羞」等。

另一部份標語的主要內容是反映香港人擔心「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前途」的。關於這方面的標語有：「愛國運動不是動亂」、「今朝北京遭鎮壓、他朝香港也相同」、「今日中國、明日香港」、「有民主、有希望、手足情深、唇亡齒寒」、「中國有民主、香港有前途」等。還有部份標語是針對鄧小平的。

而據新華社香港分社報道，35名香港地區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22日上午就北京的形勢召開了一次臨時會議，並發表了一份有這樣四點內容的聲明：（1）肯定這次由學生及人民發動的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2）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能用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應盡快撤銷戒嚴令；（3）中國領導人應盡快恢復與學生對話，全國恢復正常化，即市民及工人復工，學生復課，並恢復新聞自由；（4）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會議，討論目前嚴峻局勢，並立即作出相應決定。

香港人大代表劉佩瓊22日單獨向人大常委會發出緊急呼籲，要求取消戒嚴令、召開全國人大討論學運處理問題，國家與政府領導人罷免問題，以及召開中共中央全會討論改組中共領導層問題。

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委會22日也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表示對近日中國內地發生的事件深感遺憾及關注，認為此事件嚴重影響了基本法的諮詢工作和嚴重打擊了香港人對基本法的信心。

此外，香港各報22日均以大量篇幅，繼續刊登各界人士、團體發

表的聲明、呼籲書，聲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強烈譴責北京當局無視憲法實行戒嚴和新聞封鎖」。香港中華總商會也通過決議，向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緊急呼籲，要求不要用武力鎮壓學生。

香港數萬名中學生22日下午還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前示威，聲援北京學生。

澳門22日再次舉行有2萬多人參加的大遊行，「支持北京爭取民主的示威者」。

中國赴蘇留學人員在我使館前集會

據莫斯科分社報道，中國赴蘇留學人員100多人22日中午繼續在中國駐蘇使館門前遊行集會，表示支持國內學生運動。他們向圍觀的蘇聯人散發了用俄文打印的支持國內學生運動的傳單。他們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和〈告解放軍指戰員同胞書〉。

〈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堅決聲援你們的民主愛國運動」，「同時也希望政府理智地對待人民的正當要求，採用公開平等的方式同人民對話」，「呼籲政府不要對手無寸鐵的人民訴諸武力」。

〈告解放軍指戰員同胞書〉說「殷切希望你們明辨是非，以祖國的利益為重，對全體愛國同胞的民主愛國運動表示理解和支持」；「希望你們冷靜克制」等，署名的是在莫斯科的科學院、莫斯科大學等共15個院校的留學生。

美澳中國留學生繼續集會聲援國內學生

據外電22日報道，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繼續集會聲援中國的學潮。

外電報道說，在紐約、西雅圖、費城、華盛頓、達拉斯、休斯敦、芝加哥和勞倫斯等美國大城市，許多中國留學生集會對國內的學生進行聲援。一位在斯坦福大學學習的北京學生說：「我們全體留學生頭上都籠罩着一層濃重的陰影，但我們並不害怕。對我們來說，現在團結起來出來說話是極為重要的。」他對他們回國時可能受到迫害

表示擔心。

數百名留澳的中國留學生分別在墨爾本和悉尼集會支持北京的學生和抗議在北京實行戒嚴。中國駐悉尼領事館的官員答應把留學生的要求轉達給中國政府。集會和平結束，沒有發生衝突。

法社會黨說中國事態是「一場深刻運動」

法新社報道，法國社會黨發言人讓·雅克凱拉內22日說，如同在蘇聯出現的情況一樣，中國事態構成了「一場深刻運動」，這場運動「標誌着共產主義世界出現了深刻的危機，並表達了對自由和民主的渴求」。「還說明列寧的一黨制的老教條出現了根本性的問題，這種制度的基礎本身現在在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共產主義的主要中心都引起了爭議」。

這位社會黨發言人認為，「使全社會感到壓抑的導致產生官僚主義的封閉式的政治結構已無法領導這些國家走向經濟現代化的道路。在中國和在蘇聯都是一樣，向別的國家開放必須通過解除對社會的封鎖才能達到」。

我的「法西斯」行為

今天淩晨，我社有400多名記者編輯，不顧各部門負責人的現場勸阻，衝出西大門到長安街上打出「新華社」的旗幟，高舉寫有「新華社無新聞」、「新華社以血抗暴」的橫幅，一路呼喊着「新華社站起來」的口號，浩浩蕩蕩地向天安門廣場行進。這次遊行的組織者包括領呼口號的都是國內部的年輕記者編輯。

這是第二次了，從第一次開始，凡是去遊行的，只要我沒有親眼見到的，就裝做不知，只在每天上午的編前會上要求大家不要參加。但在寫傳單問題上，我是要嚴格把住的，因為國內部第一線的記者編輯基本上都是1982年以後從北大、人大等重點高校陸續挑選出來的優秀大學生，已是業務骨幹，掌握的信息量和能量都比較大，而且正處於血氣方剛的年紀。熱血沸騰之時，一旦寫出傳單散發出去，白紙黑字將後患無窮。今天上午我就佈置部辦公室主任白天晚上到各辦公室

巡邏檢查，一旦發現寫傳單的立即告訴我，我去直接處理。

晚上，我正在穆青辦公室商量今天的稿件，辦公室主任跑來把我叫出去，說政治編輯室有人正在寫傳單，我立即上樓，衝進去一把將傳單抓在手裏，當場撕得粉碎。有一位記者跳起來說我是「法西斯行為」，我未理會，徑直到衛生間將碎紙片丟進馬桶，用水沖走。

我說以後一經發現，都照此處理，第一，我們不看內容；第二，當場撕碎；第三，徹底消滅；第四，無論怎麼罵都不理，以後看結果。

今晚，直到10時半，在穆青辦公室集體寫出了第一篇稿子：

北京城區氣氛趨於緩和

新華社北京5月22日電　在國務院關於北京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下達的第三天，北京城區的氣氛趨於緩和，多數市民表現沉着。

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今天仍在北京城區附近，一些大學生和市民向解放軍官兵送食品和飲料，相互熱情懇談，氣氛融洽，戒嚴部隊普遍進行了「熱愛北京城，熱愛北京人民，熱愛青年學生」的教育。一些解放軍官兵向學生和市民表示：人民軍隊愛人民。

今天，整個天安門廣場比較平靜，廣場上的人數有所減少，學生仍在靜坐。廣場的衛生狀況不佳，一些大學生協助環衛工人清除垃圾，噴灑消毒藥水，防止傳染病流行。

下午，有人上街遊行，但人數比前幾天要少得多。

據瞭解，北京東城、西城、海淀、崇文、宣武五個城近郊區已組成7萬多人的「首都群衆維護秩序工作隊」，並於今天下午分赴一些地段清理路障，疏導交通，維持秩序。據北京市公共交通總公司負責人介紹，全市172條公共電汽車線路中，已有66條全程或區段恢復行駛，其他線路和地鐵仍未開通，多處交通崗尚未由交通民警指揮。

北京的商業職工堅持上班，店舖照常營業，市民生活大體正常，各大影劇院的文娛活動照常進行。

據北京火車站負責人介紹，從外地乘火車來京的學生明顯減

少，前幾天來京的外地學生已開始陸續返回。

5月23日（星期二）

又一次百萬人大遊行

天安門廣場昨晚基本平靜，今晨，新成立的高校臨時指揮部，提出兩天內工作安排：對內：（1）堅持把鬥爭進行下去；（2）溝通情況，協調領導；（3）配合廣場內清潔工人做好衛生，防止傳染病發生；（4）暫停上街募捐，募捐僅限於廣場內和校園內，募捐款要用於救濟學生和印刷宣傳品，不得再買易拉罐等奢侈品。對外：1 .聯合首都新聞界，爭取輿論支持；宣傳交通不暢、人民生活受到影響責任不在學生，是因政府發佈戒嚴令所致；（2）把這場鬥爭擴展為工農商學兵的民主大聯合運動；（3）反對軍管，撤銷戒嚴令；（4）派大批宣傳隊，深入市區大街小巷，宣傳反對軍隊鎮壓學生。

指揮部提出這兩天的鬥爭口號為：（1）迅速召開黨代會、人代會要求罷免李鵬；（2）取消軍管，撤銷戒嚴令；（3）繼續靜坐請願，豐富鬥爭內容，加快鬥爭節奏；（4）協調一致反對不負責任的言論和行動。

今天，外省來京學生增多，超過萬人，主要來自河南、安徽、陝西、雲南、河北、山東、江蘇等地。外地學生說，他們分批進京，在廣場上靜坐兩天左右即回，由新來的接替，一可保持體力，二可將北京的情況通報各地。下午一場大雨，廣場上許多學生衣服、被褥被淋得濕透。

今天下午，首都各界人士百萬人上街大遊行，是20日發佈戒嚴令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橫幅口號集中地要求李鵬下台，還有「軍管引起動亂，戒嚴引起癱瘓」、「不許槍指揮黨」、「維護憲法，保障人權」、「反對軍管，撤銷戒嚴令」等等。

今天參加遊行的除了部份高校師生，主要是文化、金融、科技、工業、新聞界人士和機關幹部，以及民主黨派人士。從下午1時開始，長安街上人流如潮，4時下起大雨，遊行隊伍在狂風暴雨

中行進。

由四通公司出面做工作，在廣場靜坐的一批學生發出〈倡議書〉說：「我們鄭重倡議：撤銷戒嚴令，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復秩序」、「我們呼籲：迅速召開人大常委會和中央全會，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討論並接受愛國學生和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我們的撤離不是退卻，而是把民主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我們認為，我們的合理要求沒有理由得不到滿足，如果要求不能實現，我們不答應，人民不答應。」北大趙寶煦教授、梁守德教授等60名教師下午發出緊急呼籲，贊成在廣場靜坐的20所高校部份學生提出的「撤銷戒嚴令，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復秩序」的倡議，並支持厲以寧等46名全國人大常委關於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建議。

知識界發〈告全國同胞書〉

「首都知識界」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指出：

> 自4月15日以來，中國大地上正發生着一場以北京青年學生為先導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引起了國內外的極大關注。目前這場運動正受到李鵬等一小撮反動勢力的阻撓，面臨着中途夭折的嚴重危機。同胞們，這場運動的成敗，關係着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和前途，關係着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
>
> 為此，我們呼籲全國同胞們：
>
> 一. 緊急行動起來，為使中國人像真正的人一樣生活，為拯救祖國於危險之中，堅決把這場偉大運動進行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
> 二. 鑒於北京生產、生活、交通秩序處於正常狀態，北京根本無戒嚴的必要，呼籲立即取消戒嚴令，進京部隊迅速撤離。
>
> 三. 敦促立即召開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否定《人民日報》「4.26社論」。
>
> 四. 鑒於李鵬在處理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嚴重的瀆職違法行為，建議依法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改組本屆政府，以謝天下。

五. 敦促政府實行新聞開禁，允許民間辦報，切實推進政治公開化，還政於民。

六. 敦促政府繼續深化改革，人民將與政府共同承擔改革中遇到的困難。

與此同時，以包遵信、嚴家其、李洪林、于浩成、許良英等為首的「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在京成立。決定創刊發行《新聞快訊》。由包遵信簽發的〈北京知識界聯合會成立宣言〉提出：「我們的意見是：1、取消戒嚴令，軍隊撤回原駐地；2、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罷免李鵬案；3、在解決上述兩個問題的基礎上，切實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各地遊行高潮迭起

昨晚9時，數十萬人在廣州冒雨遊行，除師生、幹部、市民、工人外，還有數百名從港澳、佛山等地趕來的學生。遊行以配置高音喇叭的小汽車開道，隊伍前面打着國旗和「省港澳大遊行」的横幅。他們高唱國歌、國際歌，高呼「李鵬下台」、「罷免李鵬」、「民主萬歲」、「還政於民」、「打倒獨裁」、「結束老人政治」、「調兵是動亂之舉」、「逆民者亡」等口號。

成都：從20日發表李鵬講話以來，天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遊行，連農民隊伍也出來聲援。他們高呼的口號是：「李鵬下台」、「小平養老」、「楊尚昆下台」、「人民命運不能由幾個人主宰」、「十億人的命運，不能幾個人決定」、「中國4千7百萬黨員，幾個人就代表他們的意願，是違反黨的原則的」。

上海：今天有30多所大專院校學生和幹部、工人共五、六萬人上街遊行，高呼「反對戒嚴」、「反對專制」、「李鵬下台已成定局」、「捨得一身剮，敢把李鵬拉下馬」等口號。

杭州：除1千多學生仍在武林廣場靜坐外，學生們深入大街小巷和大中型工廠演講，發動工人、市民，已有杭鋼、杭重機廠、浙麻紡廠等不少工廠等1千多工人上街遊行，打出的標語是「工人階級氣不順」。浙大等校有二、三百團員宣佈退團，焚燒團證。

南京：數千學生到省政府靜坐，提出三點要求：（1）省政府致電北京，結束北京軍管，同時要求不對南京實行軍管；（2）要求李鵬下台；（3）省政府要公開表態，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行動。

福州：上千學生上街，高呼「打倒李鵬！」

合肥：上萬學生、工人遊行，要李鵬下台。

濟南：1千多工人上街，橫幅上寫「工人來了，聲援學生」；「我們不流血，難道讓我們的孩子流血嗎」；「李鵬下台」。

長沙：數萬學生、工人和各界人士上街遊行，要求李鵬下台。

重慶：數千人遊行，呼喊：「打倒李鵬！」

貴陽：數千人上街，高呼「捨得一身剮，敢把李、鄧拉下馬」

瀋陽：除有數千學生遊行，大批學生深入工廠和街道演講，提出要李鵬下台。

鄭州：2千多名「阻軍車敢死隊」學生到京廣線幹道攔截向北京增援的軍車。下午有500名學生登車進京。

西安：5千多名學生和工人上街，一路呼喊「萬衆一心，罷免李鵬」，赴京敢死隊誓詞是：我們將赴國難，準備好了一切，為共和國的民主作最後的犧牲。

蘭州：大批學生上街遊行。

太原：大批學生改靜坐遊行為到工廠去演講、散發傳單，以「喚起民衆」。

哈爾濱：上萬學生到省委門前呼喊「打倒鄧小平」、「省委支持李鵬是全省黨員的恥辱」。

長春：2萬多學生上街呼喊：「軍民一心、警民一心、全民一心，共救國難」、「政府腐敗，人人受害，工農學商，行動起來」。

外電稱北京局勢出現轉機跡象

外電報道，北京23日發生了自中國政府宣佈實行戒嚴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遊行，並出現了一些表明局勢有轉機的跡象。

美聯社說，100萬人23日湧上北京街頭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政府領導人辭職和譴責在北京實行戒嚴。這是「公衆自20日實行戒嚴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顯示其憤怒的示威遊行」。路透社說，這次示威遊行

所反對的主要目標是國務院主要領導人。合衆社說，30多萬人不顧未得到實行的戒嚴令湧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以「藐視動員軍隊的中國領導人和要求撤走包圍北京的軍隊」。

外電還認為，北京在23日出現了這樣一些表明局勢有轉機的跡象：（1）美聯社說，錢其琛外長在會晤歐洲共同體國家大使時第一次證實，趙紫陽總書記仍在工作；（2）官方的新聞媒介第一次在新聞報道中提到北京23日示威遊行的「絕大部份口號是針對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的」；（3）政府解除從20日開始實行的不許外國電視記者從中國進行實況報道的禁令；（4）自20日以來停留北京郊區的許多部隊向後撤了。

但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官的話說，現在談論最後的結果仍是「為時過早」。

另據外電報道，由於北京的局勢，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已決定縮短他目前正在美國的訪問，於23日晚啓程回國。報道說，美國官員已被告知，萬里23日在華盛頓會晤了美國總統布殊之後便將飛回北京。根據日程，他還應訪問美國的其他幾個城市。

美四華裔諾貝爾獎得主促人大開會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文學系教授陳若曦向香港媒體透露，美國四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李遠哲和丁肇中已聯名上書中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召開緊急會議，說明這次在北京戒嚴「是違反憲法的」。

與這四位諾貝爾獎得主一道上書中國人大常委會的還有數學家孫武忠和孫武文兩兄弟。這幾位華裔科學家是首次公開聲明，支持北京學生運動，促請人大常委會發揮人大力量，撤銷戒嚴令。他們還曾嘗試與來美訪問的中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取得聯絡。

陳若曦教授本人已於20日上午向中國領事館遞交了一封致中共的抗議書，「指責當局處事不當，造成今日軍民對立局面，希望中共三思，不要再動武鎮壓愛國的學生」。

澳門5萬人上街創史上紀錄

澳門居民今天舉行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示威遊行，「聲援北京爭取民主的運動」和「抗議在北京實行戒嚴」。澳門總督文禮治表示，澳門居民聲援北京學生是「自然的」反應。

今天的示威遊行是澳門居民連續4天來聲援北京學運活動的最高潮，5萬多名來自各階層的群衆湧上了街頭，創下澳門歷史上最高紀錄。示威者在遊行開始前舉行的集會上宣讀了一份聲明，「抗議實行戒嚴和敦促中國當局不要對示威遊行者使用武力」。

這次示威遊行是澳門教育協會組織的。它使整個澳門的交通癱瘓了兩個小時。

香港數千名學生今天先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然後遊行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前，沿途不斷有人加入遊行隊伍，最多時有1萬2千人。學生們將有5千人簽名的支持北京學生的請願書交給了新華社。

此外，香港14所大專學院的150名學生今天下午起程前往廣州，參加廣州30多所高校學生在當晚舉行的省港學生大遊行。

香港2千多名出租汽車司機也舉行了聲援北京民主運動的示威遊行。

香港各報今天繼續刊登香港許多團體和個人發表的聲援內地學運和反對武力鎮壓的聲明、呼籲、公開信等。

軍隊淹沒在市民的汪洋大海中

下午，在同一層樓辦公的解放軍分社一位記者進我辦公室談到：

駐張家口的65軍被調進京的一輛運兵車，今天上午9時左右，在京張公路的延慶縣張山營地段，因超車進入逆行線，與一輛拖拉機相撞，車上10名戰士死亡了3人、重傷3人、輕傷4人。還有某部上尉陳知平今天上午11時，被擠倒在運輸車輪下軋成重傷，經搶救無效已死亡。部隊還未進城，一個上午就犧牲了4名幹部戰士，實在是太可惜了！

他還說被阻攔在石景山的65軍，有30多名幹部戰士化裝成大學生，頭戴絕食標誌懷揣假學生證，提包裏裝着衝鋒槍，今天上午乘一

輛大轎車進城，走到石景山發電廠附近，被上千市民和學生圍住揭破了偽裝，氣憤的市民要打他們，被學生勸止了。現在看來，10萬大軍淹沒在上千萬市民的汪洋大海裏是寸步難進了。

此外，一種以敲打街邊的垃圾桶為信號的「消息樹」也流傳開來，即使是深更半夜，只要有人猛敲垃圾桶，大喊「軍隊進城了！」周圍樓房裏的市民就會傾樓傾戶地奔湧而出，連老人和孩子也不甘落後地跑出來堵截。我已兩次親眼目睹這種情景，只能是感慨萬千！

《人民日報》今天發表〈北京戒嚴第三天〉的報道，其中說：「執行戒嚴令的一些受阻解放軍部隊仍在原地待命，也有一些部隊向後移動了。」與此同時，別出心裁地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央電視台記者現場採訪錄〉。全文如下：

據中央電視台5月22日晚間新聞　街頭一位推自行車的婦女對記者說：作為首都公民，我們能夠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夠維持好秩序。

一位男子說：過去街上車碰着車就要吵架，現在能互相理解，招招手就走了。

一位50來歲的男子說：我是外地出差來京的，從打戒嚴令發佈之前，據我觀察，街頭交通秩序是好的，雖然人多，走車也多，但秩序非常好，因為有學生在幫助警察維持秩序。

記者問一位售貨員：「現在副食品供應還暢通吧？」

售貨員：「挺暢通的，而且也沒有甚麼搶購的」

中央電視台5月22日消息　昨天晚上，北京街頭流傳着部隊要鎮壓學生的說法，幾十萬市民湧向街頭，湧向廣場。這種謠傳與5月22日發佈的戒嚴令有關。為此，今天凌晨本台記者採訪了前來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的某部官兵。

記者：聶帥和徐帥的講話，澄清了天安門廣場上的一些事實，您能不能對此發表一些看法。

某部上校甲：聶帥和徐帥講話的新聞稿我們沒有看到。

記者：那您能不能說一說您的部隊現在在甚麼地方，為甚麼沒有進入天安門廣場呢？

某部上校甲：我們的部隊是在石景山，沒有進到天安門廣場，我們受到了人民群衆的阻攔，沒有辦法前進，上級讓我們原地待命。

記者：如果發生部隊與學生的衝突，你們會不會像聶帥和徐帥說的那樣，避免和學生發生衝突？

上校甲：完全可以，並且我們現在也正是這樣做的，我們來到之後，看到大學生比較理智，和我們想的一樣避免發生衝突。我們來到以後，也是按照軍委的要求維護社會秩序。但人民群衆不瞭解我們，尤其是昨天上午很多人說了一些不友好的話。我們教育部隊對這些不要理睬，盡量避免發生衝突。在這一方面，大學生也協助我們做了許多工作。到目前為止，我們的部隊沒有與大學生和人民群衆發生一次衝突。

我們的戰士昨天一天在車上，太陽曬，吃不上飯，但是他們都嚴守紀律。今天（上級）讓我們撤回去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撤回。我們的戰士沒有帶被子，雨布也沒有，現在都躺在地下。剛才我看了看，也非常心疼。我告訴我們的幹部，4時之後，天氣涼了，也很潮，要把戰士叫醒，起來坐一坐，再回到車上。

上校乙：我們到了這裏之後，今天首鋼為我們解決了食物和飲水問題，他們送來了麵包、饅頭、稀粥和鹹菜。

記者：現在部隊進城的可能性還有嗎？

上校甲：剛才我上前邊看了一看阻擋的人民群衆還比較多。處於這樣的情況，我們也非常難辦。上級讓我們往後撤，但是撤也沒能撤出去。

記者：您接到命令的時候，說明了北京市是甚麼情況嗎？

上校甲：當時，對我們說是到北京來值勤，維護首都治安。

記者：戰前動員，對指戰員們講了些甚麼？

上校甲：講得很清楚，我們說按照上級的要求，來到北京值勤，應該熱愛首都北京，熱愛北京市人民，熱愛大學生，我們對部隊進行了教育。我認為我們的戰士表現得是很好的。我們吃不上飯，喝不上水，睡不了覺都沒事，只是受不了這個氣。我們的戰士沒有違反紀律的。

各家媒體在重壓下表述觀點

今天下午4時，接到「中央新聞報道指導小組」電話通知：

「一切報道都要同中央常委關於制止動亂、穩定局勢的決定和李鵬同志、楊尚昆同志19日的講話精神保持一致。一切黨政軍機關及其幹部，所有社會團體及社會知名人士要求發表的呼籲書、建議書、公開信等等，如同中央精神不符的，一律不得在報刊、廣播、電視上發表。把握不準的，需立即報中央新聞報道指導小組轉呈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戒嚴指揮部審批，在未經批准前，一律不得擅自發表。」

今天，新華社奉命播發如下新聞：

一是〈北京市政府發言人舉行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介紹22日發生在豐台區大井附近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某部戰士被打傷的情況。

二是〈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答記者問〉，主要講軍隊參加戒嚴的合法性。

三是〈中國紅十字總會緊急呼籲書〉，認為「廣場目前環境惡劣，隨時可能發生大規模的疾病爆發流行，後果不堪設想」，緊急呼籲學生盡快撤離天安門廣場。

四是江蘇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吉林省、安徽省、西藏自治區、黑龍江省和空軍、海軍、蘭州軍區、濟南軍區黨委致電黨中央、國務院，表示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19日講話，堅決擁護中央重大決策。

還有一條是〈三個外地人污染天安門城樓毛主席畫像被抓獲〉。

晚上，在穆青辦公室集體寫了兩條新聞：

北京百萬人上街遊行

新華社北京5月23日電　首都約100萬各界人士今天下午走上街頭遊行，這是5月20日發佈戒嚴令以來最大的一次。

參加遊行的除了高等院校的師生，還有新聞、文化、科技、工業界人士和機關幹部。來自外地的一些大學生也參加了遊行。

今天遊行隊伍的標語口號主要針對國務院主要領導人，其他

口號包括「撤出軍隊，取消戒嚴令」、「維護憲法，保障人權」等。

下午4時許，北京地區下了一場大雨，成千上萬的群衆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高呼口號。

5月20日發佈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命令以來，北京街頭每天都有人遊行。

首都各報顯著報道萬里講話

新華社北京5月23日電　首都各報今天紛紛在顯著位置報道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在加拿大訪問時的講話。

萬里説：「我們要堅決地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他還説，中國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他們希望促進民主和整治腐敗，是同政府的主張和努力目標是一致的。

萬里是在21日晚多倫多華人社團為他舉行的晚宴上説這番話的。

今天《人民日報》海外版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萬里的這篇講話。《人民日報》國內版、《中國青年報》等也在頭版顯著位置登載了這一講話。

萬里的講話還成了電台、電視台的重要新聞節目。

今天首都各報還突出登載了一篇特寫：「人民萬歲！」——湖南省人代會罷免副省長紀實。特寫詳細記述了5月15日湖南省七屆人大二次會議罷免主管財貿、外經委工作，嚴重瀆職的副省長楊匯泉職務的情況。

自國務院戒嚴令發佈以來，昨天是第三天。各報紛紛報道了戒嚴第三天的情況。報道稱：北京市內氣氛緩和，執行戒嚴任務的一些受阻解放軍部隊仍在原地待命，也有一些向後移動。

與此同時，一幅幅表現市民為戒嚴部隊士兵送水、送茶、軍民情深的照片，也出現在各報頭版顯著位置。

《中國青年報》記者還發表新聞分析：「北京不能再被謠言籠罩」。作者指出，比較理智的人們現在最為擔心的是，某些不明身份

的人利用謠言在學生和市民中製造混亂。

分析說，「使謠傳不攻自破，似以讓公衆瞭解更多的事實真相為上策。」

近幾天來，北京上空不時出現直升飛機，並從飛機上撒下沒有落款的傳單。對此，有報紙認為，這「引起了騷動」。有的人更認為，這有悖於此前發出的戒嚴令。因為戒嚴令明令不得散發傳單。

5月24日（星期三）

「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成立

今天上午10時10分，天安門廣場上數萬學生召開了「保衛首都誓師大會」，宣佈成立「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統一指揮行動。會議由王丹主持，決定由柴玲任總指揮部總指揮。

柴玲帶領學生們宣讀的誓詞是：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維護憲法的尊嚴，為了保衛偉大的祖國不受一小撮陰謀家的顛覆，為了11億同胞不在軍管統治下流血犧牲，為了中華民族不淪為法西斯的專制統治，為了千千萬萬的兒童享受自由民主的和平生活，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誠，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排除萬難鬥爭到底。」

由首都各界代表組成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也宣告成立。廣場上散發了《新聞快訊》，其發刊詞中寫到：「鑒於目前政府嚴密封鎖新聞報道，造成新聞惡性失實的嚴重狀態，我們全體富於正義和良知的首都新聞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商定，從現在起義務承辦《新聞快訊》」。快訊還發表了〈保衛廣場！保衛首都！保衛共和國〉的社論。

第二期《新聞快訊》上發表了「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對當前時局的聲明，標題是〈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聲明中說：「1989年4月，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嶄新時代。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向來都是為求溫飽、為求最低的生存條件，而這次鬥爭則是為了民主、為了人權」，「當前北京以及中國的民主運動是一次人民的革命，其意義

超過『五四運動』，也超過了『4.5』運動。」聲明最後說：「同胞們，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如果讓李鵬一小撮堅持倒退、堅持反人民的人得逞，他們就會秋後算賬。他們就會從所謂『清污』，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直算到這次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我們只能背水一戰，堅持就是勝利。」

廣場上今天比較平靜，北京學生大多回校休息，各校只剩幾個或十幾個留守人員。但外地學生不斷湧入，23日夜就來了6所外地高校的學生。廣場四周，凡貼有傳單、小字報的地方，幾乎都有裏三層外三層的人在抄錄。

北京今天仍有遊行，但人數不多。而其他地區的遊行還在風起雲湧。

上海：今天有30多所院校兩、三萬學生及幹部、科技人員遊行，要求李鵬下台。

南京：數萬學生和新聞工作者遊行，並用廣播喇叭沿途演說：「歷史是人民主宰的，不能由幾個人說了算！」300多新聞工作者隊伍舉着「國務院組織法第四條不容踐踏」。南京的遊行示威，是近幾天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對23日北京大遊行的呼應。

蘭州：上萬人遊行，要求罷免李鵬。

西安：萬名學生、工人和科技人員遊行，要求李鵬下台。

長沙：大批人遊行，呼喊「召開人大，罷免李鵬」。

石家莊：數千學生遊行，呼籲召開人大罷免李鵬。目前石家莊已有萬人進京聲援。

太原：除學生外，大批知識界人士上街，呼喊「維護憲法，罷免李鵬」、「人民政府快快覺醒」。

重慶：萬人遊行，隊伍中工人人數明顯增多。

昆明：2千多學生遊行。

貴陽：千名學生上街。

西方關注中國經濟政策會否變化

外電24日在報道北京學潮時，普遍注意到我軍方紛紛表示支持在北京戒嚴的報道，並說人們在靜候最高領導層的變化以及中國的經濟

政策會不會改變。

美聯社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24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了一封信，堅決支持李鵬對學生採取的強硬立場。」「這封信要求軍隊學習李鵬19日的講話和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

合衆社一條報道的導語說，「由於民主運動和居民們在等待領導層幕後權力鬥爭的結果，被軍隊包圍起來的北京的緊張狀態得到了緩和。」

美聯社說，「儘管天安門仍是抗議活動的中心，但許多從5月13日開始在那裏舉行靜坐示威的北京大學生返回了學校。」「現在天安門廣場上很大一部份學生是從北京以外地方來的。」

路透社在一篇新聞分析中援引一位西方經濟學家的話說，「這場全國動亂的根源是道義和政治上的問題，而不是通貨膨脹和錯誤的管理。因此，經濟政策將不會改變。」

美、法擔憂北京施行暴力

美國總統布殊24日在接受4家歐洲報紙記者採訪時說，他對他就「中國目前的人民起義所發表的談話是非常注意的，以避免給中國的局勢火上澆油」。

他說，「我對1956年的匈牙利記憶猶新。我不願由於提出一個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暴力和流血的行動方向而起到一種催化劑的作用。」

法國社會黨在舉行了執行局會議之後，24日發表的一項聲明中說，社會黨「希望中國當局充份考慮大學生們和人民和平地提出的要求」。

社會黨認為，北京的事件已「屬於一個整體運動，因為在世界各共產黨國家內部都要求民主、政治自由、公民的職責和尊重人權」。

聲明最後說，社會黨「希望中國當局（……）避免使用武力和暴力，希望中國當局把它的政策引向主要的現代化方面，現代化指導着其他一切方面，諸如民主」。

解放軍三總部向戒嚴部隊發出慰問信

新華社今天播發了解放軍三總部致戒嚴部隊全體官兵的慰問信。

信中說：「幾天來，你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表明你們確實是能够肩負起神聖的使命，無愧於黨和人民殷切期望的部隊。中央軍委一聲令下，你們雷厲風行，立即出動；開進途中，你們不怕炎熱飢渴、不顧顛簸勞累，星夜兼程，風餐露宿；在行動受到阻攔的情況下，你們儘管吃不上飯，喝不上水，睡不上覺，但始終保持了高昂的士氣。在新的任務和考驗面前，從各級領導到每個同志，都表現出了很高的政治覺悟，很強的組織紀律性和良好的軍事素質。事實再一次證明，我們的部隊是聽黨的話的，是完全可以信賴的。我們向你們表示親切的慰問和崇高的敬意！」

慰問信要求：「在這場大是大非的鬥爭面前，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定革命的立場，無論在任何嚴峻的情況下，無論在任何複雜的鬥爭面前，都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命令，毫不動搖地聽從首都戒嚴指揮部的指揮，保護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旗幟鮮明地同極少數人的陰謀作堅決的鬥爭。」

此外，新華社還播發了湖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浙江省、貴州省致電黨中央、國務院，表示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19日講話和恢復首都秩序的決策。

對全民的軍事專政

今天晚上在穆青辦公室聽取了解放軍分社同志介紹戒嚴部隊進城情況，我隨手做了簡要記錄：

5月17日，在小平處定下調動軍隊進京戒嚴。

5月18日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除鄧小平、趙紫陽外，楊尚昆、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楊白冰、遲浩田、趙南起等中央軍委成員全部到會。會議決定由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承擔進京戒嚴的主要任務；會議決定成立戒嚴部隊指揮部，由劉華清、遲浩田、周依冰組成，直接對中央軍委負責。整個軍力部署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

5月19日開始，各路戒嚴部隊從四面包圍了北京城，中心目標是天安門廣場。

19日下午4時，西線主力38軍從蘋果園出發，出乎市民意料地一路東進。當先頭部隊到達軍事博物館時，市民才驚呼軍隊進城了。從五棵松到公主墳一帶頓時湧出人山人海，把部隊圍堵得寸步難行。連北京軍區政委、戒嚴部隊指揮部總指揮劉振華上將等北京軍區去總後禮堂參加中央召開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大會的將軍們、部長們，所乘坐的4輛麵包車也被圍堵在301醫院附近，最後未能參加大會。由此可見，調動軍隊進城遭到市民如此強烈的反對，還是出乎中央和軍委所料的。

38軍第一次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途中被圍堵9個多小時，於20日淩晨一點多才以「回撤」為掩護，大部份隊伍就近進入一些軍事單位整休待命。而市民卻鼓掌高呼：「解放軍萬歲！」

5月20日上午9時，從張家口調來的65軍萬名官兵，乘400輛軍車從西山里出發，車隊進入八角街路段受到萬人圍堵。兩千多名官兵只好下車步行，向前突進2公里，遇上數十輛公共汽車、大卡車組成的路障和數萬市民、大學生組成的百米寬人牆的堵截，部隊直至22日晚才撤退，受到數萬市民的夾道歡送。

北線，從承德調來的24軍所乘的軍列，於21日到達昌平火車站，被數萬群衆圍困了3天3夜後，撤到沙河機場。

東線，瀋陽軍區的39軍於20日下午2時，從營口出發，經過兩天一夜急行軍，於22日晨6時到達通縣三間房軍用機場駐紮。40軍從錦州來京到達順義時被圍困。西南線的空15軍和從徐州空運來的12軍一個師都被圍困在南苑機場。從河南開封調來的20軍在大興被攔截。

……

大家聽了這些情況，感到事態越來越嚴重。有同志說，本來就是一場學潮，用個「動亂」大帽子壓成了全國性的學運；進而轉化為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忽而又升級為對全民的軍事專政，這到底要把國家推向何處？

有同志指出：5月20日上午李鵬才發佈戒嚴令，而在19日就調動各路大軍來包圍首都北京城，完全是對全國人民搞了突然襲擊，實質就是一場軍事政變。

有同志認為，最可怕的是通過這種突然襲擊，激怒全體市民群起攔車堵路，造成軍民直接對抗、衝突，激化軍民矛盾，製造軍民在感情上的對抗、對立和情緒上的仇恨。

大家一致的看法是：現在各路大軍的暫時回撤，實際是虛晃一槍，既可大造「忍耐克制」的輿論，又是對市民的麻痹，一旦條件成熟就會大舉突進，就必然進一步激怒全體市民進行更激烈的對抗行動，從而製造了鎮壓的藉口。

穆青說：「最不願意看到的流血慘劇是近在眼前了」。

會上還證實了社會上傳說的「38軍軍長徐勤先稱病抗令」一事是真實的。

5月25日（星期四）

萬里回國不回京

今天下午，北京有數十萬人遊行，主要標語口號是要求召開人代會罷免李鵬，呼喊「打倒李鵬」、「萬里回國，人民期待」。

參加遊行的除國家機關、科研單位、大專院校的幹部、科研人員、教職工、部份工人、市民外，還有來自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的216所高校的部份學生，估計超過10萬人。

學運何去何從？

今晚8時開始，在廣場靜坐的400多所全國高校學生代表，召開聯席會議商討今後行動方向。廣場統一指揮部副總指揮李路介紹目前形勢說，現在政府方面在進行激烈的兩條路線鬥爭，一方以趙紫陽為代表，另一方以李鵬為代表。據可靠消息，趙已沒有希望了，有些人寄希望於萬里實現罷免李鵬。但是，據剛得到的消息，這種想法也不可能了。那麼，現在學生運動應該怎麼辦？提出甚麼目標和綱領這將關係到學運的命運。總指揮部現在提出四種方案，交大家討論決定。

一. 主動出擊。根據絕食行動的經驗，採取主動出擊措施，就能

把學生運動推向新高潮。現在是否採取一些新行動，如環繞中南海靜坐，動員全市工人總罷工等還有待研究。

二. 繼續保持與政府對話談判的方式。這要提出條件，暫時撤離廣場，回到學校建立合法組織，進行長期鬥爭。

三. 保持學運的純潔性，拒絕參加任何黨派之爭。不管政府採取甚麼態度，我們就是堅持在廣場靜坐，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這種做法的危險是，如果採取強硬手段，就會出現流血事件。

四. 這場運動將自生自滅。原因是：從心理上講運動拖了這麼久，拖得有些學生疲塌了，但到現在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東西，而廣場變成了學生夏令營，不少外地學生在這裏白吃、喝、玩，而物資供應和財力是有限的。另據衛生部講，廣場很可能流行瘟疫。

如何選擇以上四種方案？總指揮柴玲說，請大家回去廣泛徵求同學們意見，各校拿出初步意見，26日早上9時交到紀念碑北側武漢水電學院李放同學處。總指揮部將根據絕大部份同學的意見，做出今後行動的最後決定。

萬里留滬「治療」

今天，新華社播發了兩篇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議論的新聞。

一篇是〈萬里結束訪加、美回國，因身體不適留滬治療〉，文如下：

> 新華社上海5月25日電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長萬里結束了對加拿大、美國的訪問，從美國回國，於今天凌晨3時抵達上海。
>
>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葉公琦、市長朱鎔基等同志前往機場迎接。
>
> 萬里委員長因身體不適，經醫生檢查，留滬治療。

另一篇是〈李鵬會見三國大使〉，文如下：

> 新華社北京5月25日電　國務院總理李鵬今天下午在中南海

會見尼日利亞、墨西哥和緬甸三國的新任駐華大使，向他們介紹了中國當前的形勢，並重申了中國的對外政策。

李鵬說，目前中國發生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動亂。但中國政府是穩定的，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職責，有能力妥善地解決當前所發生的問題。

李鵬說，我們根據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是為了堅決制止動亂而採取的一種警戒措施。從外地調來一部份人民解放軍部隊，是為了協助武警和公安幹警維護北京的社會秩序，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在電台、電視台值勤的解放軍只負責守護這些要害部門，這些單位的工作仍然按照原有的工作程序進行。戒嚴的具體措施體現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令中。

李鵬指出，戒嚴不同於軍事管制，從一些國家實行的軍管來看，一般是因為全國或局部地區失控，政府不能有效地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能而採取由軍事當局接管政府全部或部份職能的一種措施。中國現在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李鵬說，戒嚴已進入第六天，戒嚴部隊遇到阻攔，沒有進入北京市中心地區。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到，這不是部隊沒有進城的能力，而是因為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在人們還沒有充份理解戒嚴的意義的情況下，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衝突，軍隊表現了極大的克制。我們相信，維護北京的穩定和秩序符合全北京市人民和國家的利益，終究會得到人民的理解與支持。

「改革派」大勢已去？

下午5時半，下班之前，我到部發稿值班室談到這兩條消息可能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議論時，幾位編輯、記者都認為「反應肯定是強烈的」。

一位青年編輯帶點幽默地說，人們殷切期盼的萬里委員長終於回了國卻不回京，人們強烈要求他回來開會罷免的總理，卻在中南海會

見三國大使，氣衝斗牛地宣稱中國政府有能力妥善地解決當前所發生的問題。明眼人一看就知這兩條新聞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上層權力鬥爭已經結束。因此，手握實權的總理以勝利者的姿態，在全國人民面前給掌管橡皮圖章的委員長一個下馬威：不聽話，就流放！

一位老編輯說，萬里在國外總說「要保護青年的愛國熱情」、「學生運動是愛國行動」，調子是唱高了，造成這幾天遊行隊伍到處高喊：「歡迎萬里回國」、「罷免李鵬職務」，結果突然回國卻稱病留滬治療。我聽到的反應都說不是被軟禁，就是他自己找台階下。不管怎樣，人們對他的滿懷希望一下變成徹底失望。

一位記者道：甚麼滿懷希望，我就不相信他回來能召開人大常委會罷免李鵬，那是病急亂投醫。人們只注意李鵬執政無能，不注意其弄權有術，甚至忘記了他是老人們長期培植的接班人；更沒有想到這場鬥爭實質就是十年改革開放以來保守派和改革派鬥爭的最後大決戰。請看看，中央軍委、中顧委和全國政協一直掌控在鄧、陳（雲）、李（先念）三元老手裏，國務院有李鵬坐鎮，現在趙紫陽下台，胡啓立、芮杏文、閻明復靠邊站，中共中央書記處內的改革派已被清除，剩下就是人大常委會的萬里、習仲勳和一批常委了，李鵬正全力以赴對他們進行圍剿，很快改革派在最高領導層就要全軍覆沒，保守派就要全面復辟。

另一位編輯認為，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改革派，從胡耀邦下馬到趙紫陽下台，領軍之帥一倒，大勢已去。

晚上，在穆青辦公室商量很久，寫了這樣一條新聞稿：

北京市區交通恢復正常

新華社北京5月25日電　多日關閉的北京地鐵前門站和和平門站今天向乘客敞開大門，地鐵環線和從復興門到蘋果園一線已按原運行圖正常行駛，全市174條公共電汽車線路全部恢復營運。

白天，記者在天安門廣場上看到仍有學生繼續靜坐請願，其中很多是外地來的。儘管北京市環衛部門組織大批工人清掃垃圾，但天安門廣場上衛生狀況仍然惡劣。

下午，北京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又出現了遊行隊伍。遊行一

度造成交通堵塞。

據北京鐵路部門統計，到今天為止已有兩萬多名外地來京學生離開北京。北京市公安部門提供的情況表明，近一些天來，有些不法分子乘機進行打砸搶等違法犯罪活動，目前已有50餘名違法分子被收審。

最後，穆青說，下午去中南海參加喬石主持的一個會，傳達了22日李鵬、楊尚昆、喬石同人大黨員副委員長的談話，就是通報趙紫陽的錯誤。中辦同志說正式文件明天就下發。

5月26日（星期五）

戒嚴進入第七天

今天，北京市戒嚴第七天。

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明顯減少，北京高校學生絕大部份已撤離回校，留在廣場上的主要是外地學生。連「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也改為「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晚10時，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在廣場召開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宣佈籌委會正式成立。發佈會組織者韓東方（北京鐵路分局工人）介紹了籌委會的4名常委：韓東方、沈一漢（首都機場工會宣傳幹事）、張晋力（北京設備安裝公司工人）、李進（北京大學法律系憲法專業博士生）。

張晋力宣佈了籌委會的綱領。他說，4月以來，以學生為先導的愛國民主運動蓬勃展開，許多工人表現出參政意識，希望有一個真正代表工人意願的組織。為此，我們通過民主程序，建立一個工人自己的組織。我們的綱領是：（1）該組織由工人自願參加，不受其他組織限制；（2）根據工人意願，提出工人政治、經濟上的要求，不是福利組織；（3）具有監督中國共產黨的權力；（4）採取合法手段，保障工人權益；（5）在法律範圍內，保證會員的合法權益；（6）該組織由自願參加的個人和各企業分會組成。

今天，各地學生上街遊行的也顯然減少。

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大等一些高校出現各種集會演講活動，如上海教育學院一黨員教師在復旦大學對600多名學生發表演講，提出「學生運動要堅持下去，學生應該到工廠去，到各地去喚起民衆。」交大「學生自治會」貼出〈關於時局的聲明〉說：「權力鬥爭結束，李鵬腳跟站穩。」提出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將革命進行到底」。

江蘇：南京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校1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李鵬下台。

湖北：武漢20多所高校的40多名學生代表在武漢大學開會，宣佈成立「武漢地區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陝西：西安高校1萬餘名學生在新城廣場舉行「陝西高校民主愛國運動聯合會」成立大會。

雲南：雲南師範大學500多名學生在昆明遊行，要求解除北京戒嚴。

元老陳雲走上前台

很久沒露面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今天主持召開中顧委常委會議，作出三個「堅決」的表態。新華社奉命作出的報道說：「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今天主持召開了中顧委常委會議，並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但他的講話內容提都沒有提一句。

報道說：「與會同志一致表示，堅決擁護陳雲同志的重要講話，堅決擁護李鵬同志和楊尚昆同志在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堅決擁護黨中央和國務院為制止動亂、穩定局勢作出的正確決策和採取的果斷措施」，「大家認為在這樣的緊急關頭，我們老同志一定要挺身而出，和全黨同志一道，堅決揭露極少數極少數製造動亂的人的陰謀詭計，堅決同他們進行鬥爭，決不能退讓，決不能有絲毫的含糊。同時，我們要把極少數極少數人同廣大青年學生嚴格區別開來，堅決保護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並勸告大家「相信我們的黨和政府有能力有辦法制止動亂，並且一定會按照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願，妥善處理好面臨的問題」。

出席會議的有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窮，常委王平、王首道、伍修權、劉瀾濤、江華、楊得志、蕭克、余秋里、宋時輪、張勁夫、陸定一、陳丕顯、陳錫聯、胡喬木、段君毅、耿飈、姬鵬飛、黃鎮、康世恩。

與此同時，新華社今天還播發了中紀委向黨中央彙報學習討論李鵬、楊尚昆講話的情況，贊同擁護中央重大決策的報道。

外電報道陳雲講話和中顧委表態

外電今天都注意到了陳雲的講話和中顧委的表態，並說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仍決定不顧政府警告繼續舉行靜坐示威。

合衆社說，「陳雲警告說，黨的領導層中顯然有一小批人策劃了旨在推翻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及其包括總理李鵬在內的助手的秘密陰謀。」美聯社說，「84歲的陳雲星期五公開露面，在中央電視台播放的講話中表示他對李鵬的支持。」路透社援引陳雲的話說，「我們必須揭露極少數極少數人策劃的陰謀，我們必須同他們鬥爭，決不向他們投降。」法新社說，中顧委「表示支持李鵬，並強烈要求揭露一小撮打算製造動亂的人的面目。」

此外，合衆社說，288名學生領袖26日在舉行了整整一夜的重要會議之後決定繼續靜坐示威。在這次會議上，他們討論了幾個下一步行動方案。最後經過表決，152人贊成繼續靜坐示威和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如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80人贊成繼續在廣場靜坐示威的同時與政府對話。38人贊成就結束靜坐示威的條件向政府發出最後通牒。8人贊成以政府保證以後不對示威者採取行動為前提結束靜坐示威。

美聯社說，儘管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人數已減少到了約2萬人，但學生領袖們說，留下來的抗議者將繼續舉行靜坐示威。

外電還大量報道了有關中共領導層鬥爭的傳聞和猜測。

香港學聯集會、募捐

香港居民今天繼續舉行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的集會，香港學聯已為

北京抗議學生募集到了數百萬港幣的捐款。

香港此次發生的最大規模的聲援集會是由數萬名年輕人在市中心維多利亞公園裏舉行的。美聯社説約有20萬年輕人參加了這次集會。路透社説約有10萬人參加了集會。法新社估計參加這次集會的人數約有8萬人。一些親眼目睹了北京示威遊行的人在集會上發表了講話。集會持續了3個小時。

外電報道，香港居民在上街舉行聲援集會和遊行的同時，還紛紛解囊，捐款給北京學生。香港學生聯合會稱，它通過銀行賬戶募集到了600萬港幣的捐款，而且捐款還在源源不斷地來。香港的出租汽車司機也已主動捐款50萬港幣，並請香港紅十字會將這筆捐款轉交給中國紅十字會，以便向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提供醫療幫助。

帷幕終於拉開

今天下午，收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傳達中央領導同志講話的通知〉，根據社裏要求，我們立即召開國內部全體大會，進行了傳達。

〈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同志在5月22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

（根據記錄整理）

李鵬同志講話：

最近，中央雖然沒有開過政治局會議，但常委多次研究過，幾乎所有的老同志都參加了研究。總的認為，4月26日社論是正確的，當前發生的事件是一場動亂，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產黨的領導。現在越來越看得清楚了。所以黨內幾位最有權威的老同志，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楊尚昆、王震同志和中央常委領導班子的大多數同志都認為，決不能從4月26日社論的立場後退。當然，那篇社論還可以寫的更好一點，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寫得更清楚一些。這是總結經驗的問題，完全可以解釋清楚。但是社論本身沒錯。如果否定了它，就等於失去了整個精神支柱。

從深層的原因看，這次事件是長期自由化氾濫的結果，就

是要搞西方的一套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現在，後退是沒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進一步；你退兩步，他進兩步。已經到了無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國送給他們了。黨內幾位老同志一致意見不能退，但同意要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所以，我在5月19日的講話中特別重複了兩次「極少數、極少數」。這樣的人確實存在，有在一線指揮的，二線、三線的也有，相當高明。他們絕不是只搞一個月、兩個月，而是做了長期打算的。

我們不希望黨內分裂，非常願意能夠團結一致。如果是一般性問題，即使在政策上有些不同意見，大家還可以討論達成一致。但是這件事不同。紫陽同志從朝鮮回來後，發表了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這篇講話未經過常委任何一個人，是他自己準備的，調子與4月26日社論完全不同，而且廣為傳播，宣傳聲勢不小。從這以後，大家至少看出一個問題：黨內有兩種不同意見。任何一個有政治經驗的人都能看出來，搞動亂的人當然也看出來了。紫陽同志5月3日在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事先送給我們看過，我們幾個人提出必須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未採納。5月4日那篇講話後學潮更不斷升溫，達到100萬人上街遊行的高潮，外地也有很多人來京參加。中央最後才下決心實行戒嚴。

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我黨究竟以誰為核心領導，誰代表改革、開放。是紫陽同志，還是小平同志？這一點大家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10年改革以來的主要方針、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總設計師。對世界來講，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國改革、開放的。當然紫陽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執行小平同志的。他在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誤。他在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談中，首先講小平同志是我黨最高決策人，說這是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的，我們所有重大問題都是通過他的。這是甚麼意思呢？就是把小平同志拋出來了。結果第二天遊行的口號就是「打倒鄧小平」。如果要維護黨的的團結、黨的核心的團結，我認為就應當旗幟鮮明地維護小平同志。

再介紹一點情況。我在5月19日召開的在京中央與北京市黨政軍機關負責同志大會上的講話，是經過中央批准的。開那個會

是常委決議，實行戒嚴也是常委的決議。如果想到了要維護黨的團結，紫陽同志應該出席那次會議，但是他請病假了。作為總書記，身體不行，不講話，主持一下會議總是可以吧，但他拒絕了；不主持也可以，由別人主持，你參加一下總可以吧，但連這一件事他都不幹。是誰破壞了黨的團結，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包括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門看望學生時他講的話，就是把黨內分歧意見暴露給全國人民。

這場鬥爭確實很複雜，問題就出在黨內，如果不是這樣，不至於鬧到現在這種程度。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從黨內解決，不從根子上解決是不行的。

楊尚昆同志講話：

從悼念胡耀邦同志開始，慢慢轉成政治口號，公開反對政府，打倒政府。當時紫陽同志在國內。他到朝鮮後事態發展得更厲害了，發展到打倒腐敗政府、官僚政府，少數人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這時，黨內的老同志，小平、陳雲、先念、彭真同志都覺得性質變了。因此，就決定寫了4月26日社論。小平同志的講話和社論的精神，用電報發給紫陽同志，他回了電報，完全同意。但是，他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提出社論定性不對，定得高了，認為社論是錯誤的，要改這個社論。那時大家還是説服他，為了團結，大家都要在這個社論的基礎上講話。接着他就有了幾篇東西，一個是5月3日代表中央在「五四」運動70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李鵬、喬石、依林、錫銘同志和我，都要他無論如何在這個講話裏加上一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沒有接受。李鵬同志改的文字給了我，我找他説，好幾個同志都提了意見，這句話你是不是加上，他不同意。特別是紫陽同志在「亞行」的講話以後，小平同志知道情況不好，與陳雲、先念、彭真同志商量。後來在小平同志那裏開了個會，紫陽同志也到了，我也算列席的一個。小平同志就提出一個問題：退，你們説退到哪裏去？我當時講，這是水壩的最後一個大堤，一退就垮了。小平同志説：我知道你們中間有爭論，但現在不是來判斷爭論的問題，今天不討論這個問題，只討論究竟退不退。問題出在黨內。

要實行戒嚴。常委好幾位同志講了話，我也講了，認為不能退。紫陽同志態度那時沒講得很清楚，他說：這個方針我執行不了，我有困難。小平同志說：少數服從多數嘛。紫陽同志也講了，黨內有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他表示服從多數。接着，晚上8時鐘就開常委會，我也參加了，佈置怎麼辦。在這個會上紫陽同志講，我的任務到今天為止結束了，我不能再幹下去了，因為我同你們大多數人的意見不一樣，我思想不通，作為總書記，怎能執行呢？我不能執行就給你們常委造成困難，因此我辭職。大家都說，你不要談這個問題，在小平同志那裏你不是同意少數服從多數嘛，還說了有決斷比沒決斷好嘛。我說，紫陽同志，你這個態度不對，現在是維護團結嘛，你卻在這時甩手。他說他身體不好。當時他對這個部署沒甚麼興趣。以後，他給政治局、常委並小平同志寫信，說你們決定的那個方針我沒有辦法執行。我還是保留原來的意見。他的意見就是讓小平同志承認4月26日社論錯了。小平同志講過一句很重要的話：紫陽同志，你5月4日在「亞行」的那篇談話是一個轉折，從那以後學生鬧得就更兇了。紫陽同志在他的信中還說要辭去總書記、軍委副主席的職務。我批評了他，我講了五個不好：你總書記辭職，一是怎樣向全國人民交代；二是怎樣向全黨交代；三是怎樣向政治局交代；四是怎樣向常委交代；第五，最重要的，你不是口口聲聲講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望嗎，小平同志都講了話，你又同意了，你究竟是維護小平同志，還是反對小平同志？我這話講得比較坦率啊！最後他又寫一封信給我，信中說，尚昆同志，我尊重你的意見，我這封信不發了。但是，我還保留我的意見。因此，我覺得我工作很困難，貫徹不了這個方針。後來，他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再給小平同志說一句話，希望小平同志承認4月26日社論是錯誤的。我說，這句話我不能講了。以後，他就說病了，寫信講頭昏，請假。他現在家裏，確實有病。據醫生講，是心臟供血不足，頭昏。後來，陳雲、先念、彭真、王震同志都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們說，這個問題要到小平同志面前解決。那天，小平同志找到陳雲、先念、彭真、王震和我，還有幾位常委、軍隊幾個人去談。陳雲、先念、彭真同志都說太不像話了。對小平同志提出的戒嚴

都表示贊成。不戒嚴，北京就處於無政府狀態了。這次會，紫陽同志沒到，請了病假。

那天小平同志邀集陳雲、先念、彭真等同志去談，都講了，問題出在黨內。如果黨內沒有分歧，是團結一致的，就不會有現在混亂的局面。北京已經不能維持了，必須戒嚴，首先要解決北京的安定問題，不然全國其他省、區、市的問題解決不了。臥軌、打砸搶，不是動亂是甚麼？我們都被管制了。

最近，有4個單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冒充《人民日報》印發號外，把紫陽同志講的一些話基本上透露出去了，裏邊有很多謠言。說甚麼紫陽同志提出的5條都被否決了，根本沒那回事。他提出用民主法制解決問題，大家贊成；提出清理公司，大家也贊成。

先念同志講，有兩個司令部。究竟有個甚麼司令部在指揮？所以，現在不把底揭了很難辦。在大家看來，紫陽同志是個改革派。實際上，他改革的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小平同志的方案。那些亂子，是出在他當總理的時候。小平同志有句話：這些亂子是3年以前就很明白的，5年以前就出現了的。（姚依林同志：李鵬同志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檢討那一部份紫陽同志通不過，最後把失誤都算在李鵬同志頭上。）（李鵬同志：他不承認問題是多年造成的，只承認去年這一年有失誤。）

喬石同志講話：

這次學潮自胡耀邦同志去世開始，一個多月了，事態不斷擴大。這中間我們一直採取忍讓、克制的態度，學生頭頭中提出希望「下一台階」的，只要不喪失原則的都盡可能的做了。所以，維持了一個多月，沒有抓一個人，沒有流血。4月18日學生在大會堂請願，北京市派了3位人大代表把信接下來，他們認為勝利了，說要走了。但又連續兩天衝擊新華門，有些人衝進去了，喊的口號也是很反動的。總之，一步一步，有好多台階可以下，但是始終沒有下來。我早就認為不能再退讓了，但如何了結這件事情，一直沒有找出好的辦法。如果能再退一步解決問題，早就退

了。確實沒有別的辦法，不能再退了。現在戒嚴令發佈了，我們不想發生衝突，發生流血事件，但軍隊完全不進城也不行，實際上已經有一部份進城了。軍隊進城是要幫助維持秩序，保衛重點部門、要害部門，根本沒説要鎮壓群衆。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的，但非常緊張，一個多月沒有好好休息了。這種局面如曠日持久，他們會認為你沒辦法了。目前，一方面把軍隊作為威懾力量，一方面找個適當時機清場，用一部份警察，動員學校裏的黨政領導，加上部份家長協助。如果這樣能解決問題，最好這樣。拖下來的原因就是不想動武，避免流血。但拖長了不好。我們力求把問題解決了，又不流血。現在軍隊不撤，問題不大。如果後退，他們就認為勝利了。但軍隊總待在路上不行，要進營房。希望人大、政協都幫助盡量做點工作。

顛倒黑白、嫁禍於人

文件傳達後，會場一片嘩然。大家斥之為「顛倒黑白、嫁禍於人」。

如李鵬説趙紫陽「5月4日那篇講話後學潮更不斷升溫」、「中央最後才下決心戒嚴。」記者們舉證説：「4.23」下午趙出訪，「4.24」李鵬就聽北京市委彙報，「4.25」給鄧小平彙報，「4.26」就發表社論，三天之內就給學潮定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動亂」的性。同時，北京、上海召開萬人大會反動亂，真是高速度高標準一舉激化了矛盾，促使學潮猛升溫，迫使北京38所高校數萬學生舉行「4.27」大遊行。兩天後的「4.29」李鵬委託袁木同官辦學生會代表舉行假對話，進一步公開給學生自發組織「高自聯」定性為非法組織，並拒絕與學生代表對話。整整一週內，李鵬一手給鬧學潮的學生頭上戴了「動亂」和「非法組織」兩項鐵帽子，推到敵對的立場上。同時也給「4.30」回國的趙紫陽設下陷阱般的困境。

在三天之後的5月4日，趙在「亞行」會上講話提出「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新路數，受到各界的好評如潮。5月5日，除北大、北師大少數學生外，北京高校絕大部份學生全面復課。當天，李鵬在「亞行」會上講

話，也公開與趙唱了同調。

這邊，趙紫陽根據學生和知識分子提出的主要問題和要求，帶領胡啓立、喬石、芮杏文等快馬加鞭力求在民主法制和廉政建設方面打開新路子，並在5月10日公開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6月20日左右召開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以及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彙報。

另一邊，「高自聯」另組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並派4名代表從5月6日起就到中辦、國辦信訪局遞交請願書，要求盡快對話，卻被一再拖延。同時，國家教委和北京市委派人到高校散佈趙「5.4」講話不代表中央，只有鄧小平「4.25」講話和「4.26社論」精神代表中央。這「軟」的兩手同樣激怒了學生。造成「5.13」首都13所高校300多名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他們的口號就是：不是動亂，立即平反！馬上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各界民主力量，請聲援我們！從而引發了各界百萬人上街大遊行大聲援。

這就是我們日日夜夜記錄在案的歷史事實，任何人任何時候也篡改不了。

第六章：大動向 大轉折

(5月27日－6月2日)

5月27日（星期六）

〈關於時局的聲明〉

今天是北京戒嚴第8天，也是「4.27」和平請願大遊行一週月。

街上沒有人遊行。在廣場堅持靜坐的學生和圍觀群衆明顯減少，總計萬餘人。新華門前的學生仍在靜坐。

上午，北大、人大學生通過廣播通知：5月28日上午10時舉行全球華人大遊行，號召大家準備旗幟標語。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今天發出〈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全文如下：

偉大的「四月學潮」迄今已持續了40餘天，並已發展成聲勢浩大的全民「五月民主月運動」。由於政府方面一系列不明智以至非理性的行為，致使目前中國政治局勢已出現了極其嚴重而又複雜的狀態。為重申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基本出發點和原則立場，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特發表關於目前局勢的聲明如下：

一. 這次「學運」和「民運」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純粹自發的群衆性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它之超出「4.5」運動以來歷次「學運」和「民運」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一場獨立不倚、根本不以執政黨內部鬥爭形勢為轉移的人民民主運動。執政黨和政府的任何領導人或政治集團都不可能也沒有力量來左右這場民主運動，恰恰相反，這場民主運動的目標正是迫使任何人或利益集團都必須順應這場民主運動所體現出來的人民意志。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 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基本出發點是「推進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加快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清除執政黨和政府中嚴重存在的腐敗現象，才能真正杜絕萬民痛恨的『官倒』等現象」。顯而易見，這些要求充份體現了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正因為如此，這場運動才能得到全國各地、港澳地區、以及全世界人民群衆如此廣泛而強烈的響應和支持，也才能從最初的首都高校的學生運動發展成如此浩大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

三. 由此，對於這場偉大的學運和民運究竟抱甚麼態度，已經成為衡量每個中國人特別是政治領導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的分水嶺。肯定、順應這場民主運動，就是肯定、順應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否定和反對這場民主運動就是否定和反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一切政治黨派和領導人都將在這場運動面前經受嚴峻的考驗，並將由此得到人民群衆的公正評判。

四. 李鵬總理以及何東昌、李錫銘、陳希同等領導人之所以在這場運動中如此不得人心，根本的原因恰恰在於：他們一開始就完全無視人民群衆的心願，對這場運動採取了否定、反對甚至鎮壓的完全錯誤的態度，從「4.26社論」到頑固拒絕平等對話，使人民群衆已有充份的理由相信，這樣的領導人是不可能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不可能領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的。而5月20日李鵬簽發的極端非理性的戒嚴令，更是破壞民主與法制的法西斯恐嚇手段，它使全體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鵬等人在台上，所有參加過聲援過這場民主運動的學生、工人、市民、幹部、黨員、知識分子的人身安全就有嚴重的危險。正因為如此，在頒佈戒嚴令以後，各界人民群衆才一致提出：罷免李鵬、罷免何東昌等人是完全正當合法的要求。

五. 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對於執政黨和政府中的腐敗以及官倒現象，無疑負有重大責任。但是，在訪朝歸國後，他發表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表明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於這場運動應有的正確態度，同時也確實一度創造了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和條件。因此，這一講話精神得到了社會各界普遍的良好反

映，也使人民群衆對趙紫陽採取了比較肯定的態度，並期望事態能在趙紫陽講話精神的基礎上得到解決。

六. 由此可見，人民群衆對任何政治領導人的態度完全取決於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如果以為這場偉大的學運和民運在一開始就以擁護誰、打倒誰為目的，那就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水平和人民群衆的民主和法制意識，同時也完全不符合事實。根本的問題在於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對立面，誰就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必將受到人民群衆的唾棄；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順應面，誰就和人民站在一起，就會受到人民群衆的歡迎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七. 遺憾的是，目前中國的一些政治領導人恰恰依然在用傳統的思維方式看問題。他們總是習慣把人民群衆的民主運動看成僅僅是黨內鬥爭的反映和工具，總是想當然地認定這場民運幕後一定有黨內高層人士做後盾，因此極端錯誤地認為只要解決了黨內鬥爭也就解決了問題，只要找出所謂的後台，這場運動也就自然而然地煙消雲散了，這種看法未免太落後於時代，也太低估了廣大學生和人民的政治素質，我們在此嚴正指出，試圖用解決黨內鬥爭的過時方式來解決這次運動的任何企圖，都是幼稚可笑、枉費心機的，黨內鬥爭的結束並不意味着這場偉大民運的結束。説到底不是黨內鬥爭決定這場民主運動，而是民主運動必將最後決定黨內鬥爭的最後結果。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這場學運和民運一開始就得到了廣大共產黨員的堅決支持，因此不管黨內誰上台，就應首先站在這場學運一邊，才能得到廣大黨員的信任，如若一味站在這場運動的對立面，那麼必將在黨內失去合法性基礎，其最後的不光彩下台也就只是時間問題。

八. 不管黨內鬥爭如何，這次學運和民運都將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目標。我們重申，最近的具體目標如下：（1）解除戒嚴令，撤回部隊。（2）否定「4.26社論」，否定李鵬「5.19講話」。公開肯定這次運動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學生自治組織以及其他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民間自治組織的合法性。（3）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討論全體人民一致發出的罷免李鵬的呼籲，從而創造在民主和法制的程序上解決問題的良好氣氛，毫無

疑問這是一場長期的、艱苦的鬥爭，為使政府方面對廣大學生和人民堅定的決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特在此向全國和全世界鄭重宣告，如果近期內不召開人大緊急會議，那麼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和平請願活動將至少堅持到6月20日人大八次會議召開。

九. 這次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偉大之處則還在於，它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高度理智、冷靜、克制、秩序的和平請願活動，我們正告某些政治領導人，一味採取高壓和恐嚇的非民主和非法制手段來解決問題是不會奏效的，企圖以武裝力量軍事解決問題更只能玩火自焚，誰膽敢下令軍隊鎮壓學生運動和全民愛國民主運動，誰就是在把執政黨、政府和軍隊推向絕路，因為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那就意味着執政黨、政府和軍隊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十. 偉大的「4.27」和平請願大遊行是這個近代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值此「4.27」遊行一週月之際，我們特發表以上聲明，以紀念這一偉大的日子，並向全國人民倡議，將4月27日定為「中國自由民主節」。

偉大的4月學潮和5月民主月萬歲！

人民必勝！

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　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
外省赴京高自聯　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知識界聯合會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北京市民自治會　北京工人敢死隊
北京工人糾察隊　北京市民敢死隊

今天，李鵬、楊尚昆22日講話在各地開始傳達，一些地方的學生立即做出反應：

上海1萬多高校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我們沒有話說」、「有心報國，無門申冤」、「決不出賣自己的良知」等口號。中國紡織大學出現〈鄧小平〉、〈再講小平〉的大字報，直指鄧小平從專制獨裁走上軍事專制。

南京數萬學生情緒激烈地抬着巨大的「國殤」二字，播送着哀

樂，人人胸戴白花遊行，一路高呼「與人民為敵，自取滅亡」等口號。

杭州繼昨晚數千學生舉行「國殤」遊行後，今天有4千多名學生舉行「無聲」遊行，打着「民主必勝，未來屬於我們」、「民主自由埋葬老朽」等橫幅。

合肥繼昨晚數千學生遊行後，今天有4千學生、教師上街遊行，呼喊：「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小平不退休，我們天天遊」等口號。

瀋陽數千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李鵬下台。

哈爾濱數千學生遊行，呼喊「李鵬不滾蛋，我們搞『動亂』」等口號。

昆明八所高校數千學生上街遊行，一路呼喊：「白天睡覺晚上遊，晚上睡覺白天遊，李鵬不倒天天遊」等口號。

西安交大等校貼出通知：5月28日上午10時，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陝西財經學院一破格提拔的青年副教授，在西安交大作〈當前形勢發展的經濟背景〉演講，指名說：「中國最大的官倒是鄧樸方」，並認為「這次學潮比『五四』運動意義更偉大，揭開中國歷史新的一頁」。

香港舉行義演音樂會

香港聲援中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今天舉辦了一次有數十萬人出席、持續了12個小時的義演音樂會，為參加北京學運的學生募集到1千多萬港幣的捐款。外電稱，這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音樂會。

這次音樂會是在香港商業區的一個跑馬場舉行的。300多名來自香港、澳門、台灣和大陸的流行樂歌星和電視、電影明星參加了這次義演。音樂會開始時首先播放了一部介紹4月15日以來的中國爭取民主運動的紀錄片。法新社說，有40多萬人參加了這次音樂會。美聯社說，出席的人數有30多萬。

主辦者宣稱，他們通過這次音樂會募集到了1,210萬港幣的捐款，這筆錢將用於支持參加這次北京學運的中國學生。

香港聲援中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還宣佈，將於28日在香港組織一次有百萬人參加的大遊行，再次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

萬里在上海發表書面講話

今天，新華社全文播發了〈萬里委員長在滬發表書面談話〉，全文如下：

新華社上海5月27日電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今天在上海發表書面講話，全文如下：

由於健康原因，我提前結束了對美國的國事訪問，現在上海治療。出訪期間，我一直密切注視着國內局勢的發展，回國後，又從多方面進一步瞭解國內的情況。

我一貫認為，廣大青年學生真誠地希望促進民主，整治腐敗，這種愛國熱情難能可貴，黨和政府給予了充份肯定。青年學生提出了社會生活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迫切要求盡快解決，這同人大常委會和政府要努力實現的目標是一致的，已經並將繼續對人大常委會和政府改進工作產生推動和促進作用。但是，事態的發展已經走向廣大青年學生良好願望的反面。種種情況表明，確實有極少數人在搞政治陰謀，利用學潮，蓄意製造動亂，嚴重干擾了北京乃至全國許多地方正常的社會、生產、工作、生活和教學、科研秩序，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嚴重的違反憲法的行為。對此，廣大公民包括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要高度警覺。我認為，對於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必須加以保護，對他們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對於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必須予以揭露。

我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重要決定，完全同意李鵬同志和楊尚昆同志5月19日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國務院根據憲法第89條賦予的權力，決定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是符合和維護憲法的，這對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支持國務院採取的這一堅定措施。

我相信政府能夠妥善地解決問題。我們的人民要信任自己的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做好維護首都正常秩序的工作。

我認為，青年學生提出的加速民主和法制建設、消除腐敗、懲治官倒、克服官僚主義等問題，只能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逐步解決。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6月20日左右召開會議，討論人民群衆普遍關心的問題，以督促政府改進工作。要開好這次會議，必須增強民主和法制的觀念，必須有一個安定和有秩序的環境，不然的話，預期的目的就難以實現。

目前，北京和一些地區的事態尚未完全平息。我殷切希望，全體有覺悟有愛國心的共和國公民團結起來，社會各界人士團結起來，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為迅速結束混亂狀態，恢復正常秩序，做出應有的努力。我堅信，由鄧小平同志開創和親自指導的、並為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改革開放事業，一定會更加健康地向前發展。

最後，我願借此機會，向加拿大、美國的議會和政府，對我訪問期間的友好接待，表示感謝！對在那裏的華僑、華人和留學生對我的關心和熱情，也一併表示謝意。

1989年5月27日

萬里的這個講話一經各家報紙刊登，立即在社會上產生了轟動性的反響：「實實在在的變色龍，地地道道的投降書」；「經過急性治療，萬里徹底健康了」；「甚麼改革派，活活的投降派」；「殷切的期望，徹底的失望」；「為了烏紗帽，老臉都不要」；「難怪人大是橡皮圖章，連委員長的骨頭都是橡皮筋做的」。

新華社今天還播發了〈全國政協舉行主席會議，一致擁護黨中央國務院決策〉和李先念〈在全國政協主席會議上的講話〉兩稿。

李先念在講話中說：「政協在這場大是大非的政治鬥爭中，在團結各界人士協助黨和政府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工作中，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我真誠地希望各位政協委員，能以大局為重，理解、支持黨和政府所採取的措施。至於有些委員在前一個時期以至現在對某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交換意見，並在實踐中逐步

求得一致。即使認識不那麼妥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許多人並不瞭解事實真相，造成目前這種複雜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我們共產黨內部領導層的個別人。」

外電報道學生宣佈擬撤離天安門廣場

外電報道，北京學運領袖們27日宣佈，學生們將於5月30日結束他們長達兩個多星期對天安門廣場的佔領。

學生領袖們是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作此宣佈的。他們並呼籲全北京市在5月30日那天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把從4月15日開始的抗議活動推向高潮。北京大學生領袖王丹說，「在5月30日那天，我們希望北京市所有的人都來慶祝我們的偉大勝利。然後，我們將舉行一次大遊行和全部回到學校裏去。」但是否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最後決定將由仍留在廣場上的學生們作出。

他們還說，結束佔領天安門廣場並不意味着他們爭取民主運動的結束。他們將繼續在校園裏進行有關民主、人權和新聞自由的討論，並保留再次舉行示威遊行的權利。

西方四大通訊社在27日的報道中卻注意到政協主席李先念和人大委員長萬里當天發表的支持李鵬的講話。美聯社說，「前國家主席李先念首次公開承認，中國處於一場權力鬥爭中。」法新社說，「中國人大委員長萬里發表講話表示了對李鵬的支持，並要求對極少數人予以揭露。」

5月28日（星期日）

全球華人大遊行

今天是北京戒嚴第9天。

從今天上午10時起至下午3時左右，不斷有人在天安門前遊行，據估計參加遊行的有三、四萬人。從遊行者手持的標誌上看，有100餘所高等院校的學生，其中外地學生居多，還有少數黨政機關及科

研、知識界人士。遊行者呼喊的主要口號有「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央顧問委員會」、「槍指揮黨」、「堅決反對李鵬、楊尚昆的法西斯專政」、「國產車不如進口車；國產希特勒比進口希特勒更可悲！」、「李鵬下台！」、「鄧小平引退！」、「總書記您哪裏去了？」等等。

這次遊行是由全法留學生聯合會組織的「全球華人大遊行」的一部份。

全國各地也紛紛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

上海：20多所高校師生和各界人士1萬3千多人參加了大遊行打出的橫幅和標語有「為民主為自由，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絕不出賣自己的良知」、「一息尚存，我們有吶喊」、「我們敢於頂着壓力幹」等等。

南京：1萬多名高校學生參加大遊行，呼喊「召開人大」、「罷免李鵬」等口號。

武漢：武漢大學等6所高校3千多名學生參加了遊行，呼喊：「全球華人同步大遊行」、「打倒僞政府」、「為鄧小平送行」等口號。

杭州：浙江大學等高校5千多名學生參加大遊行，呼喊「李鵬下台」等口號。

成都：八所高校3千餘名學生舉行大遊行，呼喊「鄧小平退休」、「李鵬下台」等口號。

西安：十多所高校近萬名學生大遊行，高喊「罷免李鵬」、「我們不是權力鬥爭的工具」、「完了？沒完！」、「為捍衛人權而戰」等口號。

哈爾濱：哈工大、黑龍江大學等高校5千餘人遊行，呼喊「打倒李鵬」、「反對戒嚴」、「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獨裁，反對人治」、「還我總書記」等口號。

學生決定延長靜坐請願直至人大召開

西方四大通訊社28日報道了北京數萬名學生當天在市中心舉行示威遊行的消息。報道援引學生領袖的話說，這次示威遊行的宗旨是：「全世界的中國人團結起來」，以敦促共產黨政府進行政治改

革。遊行的組織者號召世界各地的中國人在28日這一天舉行類似的示威遊行。

據報道，香港、澳門、台灣、澳大利亞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華人28日響應了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的號召舉行了示威遊行，其中香港的規模最大，參加人數多達150萬人；澳門參加遊行的有數萬人；台北和高雄估計有兩萬人參加遊行；在美國，洛杉磯、紐約、明尼蘇達等地舉行的遊行，參加人數分別在300到500之間；在澳大利亞的悉尼市，有3千多人參加了遊行。另外，上海同日也有大約3萬名高校學生在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和外灘舉行了示威遊行。

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對外國記者說，參加在北京市中心舉行的示威遊行的學生中，有許多人來自外地，他們分別代表20個省市的300所高等院校。示威者打出的橫幅和呼喊的口號主要內容有：「誓死捍衛民主、自由和人權」、「取消戒嚴令」、「自由、民主萬歲」等，還有要求政府領導人下台的內容。這次示威遊行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圍觀者，許多人向示威學生報以「熱烈的掌聲」。外電說，這次示威遊行和過去六週的示威遊行一樣，秩序井然，並且是在和平的氣氛中結束。來自美國德克薩斯的旅遊者墨菲說，這是他一生中所見到過的「最和平的示威」。

外電說，學生領導人日前宣佈，他們打算於30日結束在天安門廣場的靜坐請願活動。但是，由於部份學生的反對，尤其是外地學生的反對，學生領導人於28日晚宣佈取消原計劃，並連夜討論一項延長靜坐請願活動的新建議。這項新建議要求把這次靜坐請願活動持續到6月20日召開人大會議時為止。

台灣《中報》發出警報

今天，台灣《中報》發表題為〈哀大陸〉社論說：

今年5月27日，全世界的新聞媒體在緊張地等待了兩星期之後，一齊發佈北京當權派將整肅改革分子，逮捕異議人士，強硬對付反抗運動的消息。這突然的轉變固非完全出於意外，但仍給滿懷期望這一次萬衆一心的抗議表現會給死硬僵化的中共領導階層注入至少一點點的改革酵素的海內外中國人，兜頭潑下一盆冰水。不幸，連這麼一點

點期望都在鄧小平、楊尚昆、李鵬、陳雲等人「揮戈一擊」之下，被打得粉粉碎碎。今後幾天會發生甚麼轉變，誰也不能預料，一場流血的鎮壓看來已不可免。隨着鎮壓俱來的，一定是更嚴峻的壓制，更多更荒謬的謊言，以及更大的「槍桿子」的影子。

又一份〈絕食宣言書〉

今天，從許多高校到街頭都出現署名「中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聯合絕食請願團籌備組」散發的〈絕食宣言書〉傳單：

一. 請求政府立即撤兵，廢除「軍管」和「戒嚴令」。

二. 必須為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正名，是「救國」，不是「動亂」。真誠支持全國各族人民的民主救國運動，絕對不允許以各種藉口予以打擊和鎮壓。

三. 要求新聞和言論自由，大赦國內言論政治犯。

四. 要求迅速將不義之財上交國庫，交出「官倒子弟」，人人報賬，歡迎有錯即改，歡迎真誠的領導和領袖。

五. 要迅速清理整頓中央政府的裙帶關係。

六. 立即改組中央政府，老的退休，淘汰昏官、庸官和惡官，選拔人民真正的公僕掌管國事。

七. 要求對專權瀆職、昏庸無能的李鵬、楊尚昆等人予以撤職，並歡迎自動辭職。

八. 國家不能群龍無首，要求能代表人民利益的趙紫陽同志主持工作。

九. 要求盡快修改憲法。

十. 反對專權者和機會主義者乘機發動兵變和政變。

十一. 要保護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准鎮壓和「秋後算賬」

我們的誓言是：為了真理和正義，為了民主救國運動的徹底勝利，不怕開除黨籍、公職，不怕開除幹部隊伍、丟掉領導職務，不怕砍頭和坐牢。我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不惜為整個民族利益而獻身！

5月29日（星期一）

「空校運動」

今天，是北京戒嚴第10天。

街頭沒有遊行隊伍，北京市屬一些高校學生開始復課。

上午，廣場上的「高自聯」廣播他們的近期目標是：

一. 撤走軍隊，解除戒嚴令。

二. 否定「4.26」《人民日報》社論，承認「高自聯」、「工人自治會」、「工人敢死隊」、「市民自治會」、「市民敢死隊」等組織合法。

三. 召開人代會，罷免李鵬。

如上述目標不能實現，天安門廣場的靜坐請願活動將至少堅持到6月20日人代會召開。並要將4月27日定為「中國民主節」。

中午，清華大學貼出「高自聯」決議，開展全面罷課、全部離校、全民宣傳的「空校運動」。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廣播站也播出「空校運動」的建議，提出「在一週之內撤出學校，回家鬧革命」。

下午6時半左右，中央美術學院等藝術學校的學生把一座5米高的「民主之神」塑像分裝三輛三輪車運往廣場。

北京學生發起的「空校運動」開始波及各地。

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大等高校都出現「上海高自聯」的通告：從今日起，開展「空校回家」運動。並提4條要求：（1）立即解除新聞封鎖，解除戒嚴，撤出軍隊；（2）否定「4.26」《人民日報》社論及李鵬「5.19」講話，承認這次運動為民主愛國運動；（3）政府立刻同學生及群衆代表進行實質性對話；（4）人大立即開始《新聞法》的立法工作。政府若不能滿足這些要求，學生將堅持這一鬥爭形式直至勝利。

南京：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20多名學生到達南京，在一些重點高校進行串聯，發表演講，鼓動開展「空校運動」。

武漢：北京「高自聯」派出由20人組成的「民主自由宣傳團」今

天到達武漢，晚7時半至9時半，向武漢15所高校「自治會」負責人介紹北京情況。

長沙：一些高校「學生自治會」宣佈：「由於官僚們把學生運動引入權力鬥爭的渠道，鬥爭告一段落」。「準備在6月20日人大常委會會議期間、法國革命200週年期間、國慶40週年期間再搞新的運動。」

成都：市「高自聯」發表〈告別宣言〉說：「運動已取得勝利，要轉入校內罷課」。

霍英東對不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表示失望

據香港《東方日報》報道，在港的人大常委霍英東29日表示，他對不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討論北京目前局勢表示失望。

霍英東說，目前有關北京的情況，只能通過傳媒的報道，才可知道。由於無法做親身的瞭解，所以他希望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能在6月20日前召開；他更認為目前情況相當混亂，人大常委會應聽取更多意見。

霍英東認為中國當局現時的態度，對近日曾表態的中資機構職員、新華社香港分社職員及工聯會，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他不希望這些人員需要接受思想再教育等對待。霍英東還表示，北京政局不明朗，已影響到中外投資者的信心，他在大陸投資步伐也受影響，要做出重新部署。

香港《明報》登出楊尚昆講話

下午，收到香港分社傳來香港《明報》刊登的楊尚昆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1989年5月24日根據記錄整理）。我通篇看了，主要內容與他5月22日的講話相同，只有幾處有關部隊的有些新意。如他開頭說：「軍委決定召開緊急擴大會議，請各大單位負責人參加，主要給同志們說一件事情，現在北京局勢還處在一個混亂狀態。雖然宣佈了戒嚴，但實際上有些戒嚴任務沒有執行。有些執行戒嚴任務部隊受阻，為了避免正面衝突未強行通過。經過工作，現在許

多部隊已進駐預定位置。前幾天還更亂。首都的狀況就是動亂，這個動亂並沒有平息」。

他說：「多少年來，幾位80歲以上的老年人坐在一起討論中央事情，這是第一次。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姐、王老（王震），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倒台，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就是美國杜勒斯所希望的，經過幾代之後我們的社會主義要變成自由主義。陳雲同志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說這就是要把幾十年戰爭所奪得的人民共和國，成千上萬的革命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成果統統毀於一旦，就等於否定中國共產黨。」

「原定是21日零時宣佈戒嚴的，因為這個形勢不戒嚴不行了，所以就提出21日戒嚴。那天本來沒有安排我講話，臨時不能不講那段話，因為軍車堵在那裏，不講幾句怎麼行呢？所以我講軍隊是奉命來到北京，是維護治安，絕不是對付學生的，你們不信以後可以看」。

「現在還有人說，軍委有三個主席，為甚麼鄧小平一個人就能調動執行戒嚴令的部隊。這些人根本不懂軍隊，只能欺騙學生，軍隊實行首長負責制，我們這些人只是協助主席工作，起參謀作用。他下決心，不僅找我，還找學智、華清去了，秦部長（基偉）也去了，他為甚麼不能下命令？」最後他要求：「黨委要統一思想，無論如何要統一到中央的思想上來，特別是軍隊，不執行命令，我要以軍法論處」。他在這裏明顯地把下令調軍隊的責任全部推給鄧小平。

彭真同黨外副委員長座談

新華社今天接到指示，播發5月26日〈彭真同黨外副委員長座談〉的新聞及其在會上的講話〈用憲法和法律統一思想〉的全文。

對此，編輯們都感到很奇怪。奇怪之一是：彭真連中央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都不是，怎麼能受中央委託同人大黨外副委員長談話，這成了甚麼體統？奇怪之二：5月22日李鵬、楊尚昆等同黨員副委員長談話，4天以後才由彭真同黨外副委員長談話，同樣是人大副委員長，為甚麼要如此區別對待？奇怪之三：彭真講話為甚麼過了三天才突然要發表？更為奇怪的是彭真說：「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也不是工人階級和資

產階級共同領導平分天下；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不是以別的甚麼階級、階層為基礎的；是人民民主專政，不是資產階級專政更不是地主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我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行動，是違憲的。」首先，在憲法裏，連「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名詞都沒有，就根本不存在甚麼違憲問題；其次，按他這樣生搬硬套，憲法就成了「變戲法」，如此統一思想，只能把思想越統越亂。

今天還發了〈鐵路已恢復正常運輸秩序〉一稿，文如下：

新華社北京5月29日電　據鐵道部提供的數字，截至昨天，外地來京的學生累計達20萬人，絕大多數已運送出京。鐵路運輸秩序恢復正常。

鐵道部副部長羅雲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來京學生驟增給原本已超負荷運轉的鐵路增加了新的壓力，少數客車因此受阻或晚點。但是由於鐵路各級職工的努力和採取各種緊急措施，鐵路運輸基本暢通，煤炭、糧食等重點物資的運輸任務仍超額完成。

記者瞭解到，為了妥善安排學生離京，鐵道部臨時加開了6列客車，目前，來京學生已絕大多數輸送出京。

據鐵路職工反映，有少數閒雜人員或不法分子混入來京的學生中起哄，趁機無票乘車。對於這種現象，鐵道部門已採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鐵道部門呼籲，各地學生不要再到北京來了，尤其是北京地區的學生也不要在近期離京去外地，以免給鐵路帶來更大的壓力。鐵道部將採取措施絕對禁止無票乘車現象。

5月30日（星期二）

兩大動向

北京戒嚴第11天。

上午，「民主之神」在英雄紀念碑北側安裝完畢。這座高8米，

直徑2米多的東方女性塑像，雙手高舉着火炬，吸引了上萬圍觀者。

在揭幕儀式上，一名女學生宣讀了〈民主之神宣言〉：

> 今天在人民的廣場，高聳起一尊人民的神像，她就是「民主之神」。我們把他奉獻給絕食團的勇士們，奉獻給廣場上的戰友們，奉獻給全國百萬大學生們，奉獻給北京、全中國、全世界支持我們這次民主鬥爭的人民。
>
> 久違了，民主之神。70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高呼喚過你的名字。為了你，難道我們還要等70年嗎？民主之神，一切專制壓迫下人民的渴望。民主之神，已是廣場大學生和億萬人民民主的象徵。民主之神，你是拯救中華民族的希望。民主之神，你是1989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今天你莊嚴地站在廣場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民主運動的大崛起已開始了一個新紀元……我們堅信真正的民主到來之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樹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遠的民主之神像。這一天會到來的。中國人民把民主之神永遠掛在我們每個人心中。

還是在上午，「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貼出〈緊急通告〉說：今天淩晨1時多，在北京飯店附近，該會執行委員沈銀漢，被一輛裝有警燈的北京吉普車裏衝出的兩名警察綁架了，號召學生、工人、市民到市公安局要人。10時多，20名「工自聯」成員打着「秘密抓人暴露嘴臉」等橫幅，到市公安局門前靜坐，高呼「放人、放人」等口號。隨後有近千名學生也趕到要求放人，引起數千人圍觀。

下午，「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召開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外高聯」負責人李錄代表指揮部說：「現在局面已到了一個緊急關頭，學運處於一種悲哀的境地。我們認為目前的政府已失去了對話的資格，我們希望恢復對話，但政府要答應四點：（1）撤銷戒嚴令；（2）撤回軍隊；（3）保證不對參加這場運動的任何人進行任何形式的秋後算賬；（4）實現新聞自由。只有政府答應以上要求，我們才與政府對話。今後，我們仍堅守廣場，進行各種和平形式的鬥爭，同時發動更廣大的同學參加到這場運動中來。」

今天新華社國內各分社都沒有來稿，有十多個分社來電話告知當地高校基本復課，有少數重點高校在搞「空校運動」。今天外電同樣也沒有這方面的報道，這是學潮以來很少有的，給人以風暴來臨前的沉寂之感。

「看來快要動手了」

晚上，幾位編輯記者在我辦公室對形勢做了分析，大家認為有兩大動向值得注意：一是從5月25日李鵬簽署國務院給北京戒嚴部隊全體官兵的慰問信，開始掀起大慰問高潮，從中央辦公廳、全國政協、全國婦聯、中央軍委，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直至首都各界大搞慰問活動，對戒嚴部隊進行安撫鼓勁。二是，從5月26日陳雲出面主持召開中顧委會議開始，接着就是萬里發表書面講話、李先念召開全國政協會議、彭真同全國人大黨外副委員長座談，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紛紛致電，以及工、青、婦各組織，鋪天蓋地發表支持擁護黨中央反動亂的重大決策。看來快要動手了！

北京從「飛虎隊」下手

我們會議剛結束，北京分社送來一篇稿子：

新華社北京5月30日電　據北京市公安局負責人介紹：一支擾亂首都正常社會秩序的號稱「飛虎隊」的「摩托車隊」組織已被摧垮，其中11名帶頭鬧事分子已被公安機關拘留審查。

據瞭解，這支「摩托車隊」是從5月15日開始在北京街頭出現的。這個車隊打着「鐵騎衛隊」、「飛虎隊」等旗子，少則幾十輛，多則三、四百輛，成群結隊地橫衝直撞，擾亂了首都的社會秩序。

經公安機關初步審查，這些人四處呼喊煽動人心的口號，並散發傳單，造謠「軍隊鎮壓學生」以蠱惑人心。這支「摩托車隊」在大街上超速行駛，機動車、自行車和行人無不驚慌躲避。5月22日他們叫囂「到偽政府去」，闖入正義路南口，停在市政

府門前的馬路上狂喊亂叫。這些人往往在深夜竄出，大聲地叫嚷「市民們別睡了，快起來呀」，使群衆深受驚嚇之苦。

他們還衝擊工廠，攔截軍車。5月20日，百餘輛摩托車開到首鋼東大門附近，煽動首鋼工人罷工，甚至衝入廠內（被扣留）。他們一聽哪裏有戒嚴部隊的軍車，馬上就分撥趕去。在豐台六里橋、大興縣黃村，他們圍着軍車，朝解放軍戰士扔石頭和汽水瓶。在大興縣，他們圍攻公安機關，砸交通隊辦公室。5月23日夜，大興縣公安局抓獲一名從四川來京的毆打戰士的刑滿釋放人員，摩托車隊聞訊後開去圍攻縣公安局，硬逼着幹警把人交出來。他們還到縣公安交通隊辦公樓，用磚頭、汽水瓶砸碎玻璃，打傷交通隊長的臉部。他們衝闖汽車加油站，公然搶油或強行加油。

從初步審查情況看，摩托車隊中起哄搗亂的骨幹分子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刑滿釋放、解除勞教的人員。二是流裏流氣的痞子；三是閒散人員和個體從業者。這夥人中的大部份已表示不再幹這類違法犯罪的活動了。

5月31日（星期三）

大造輿論

北京戒嚴第12天。

從上午8時起，大學生們就從天安門廣場和各高校陸續聚集到北京市公安局門前靜坐、示威，他們舉着「要抓一起抓」、「還我工人大哥」、「打倒法西斯」等橫幅，高呼：「還我同胞，還我人權」等口號，強烈要求放人。

與此同時，北大、人大、北師大等校的「學生自治會」紛紛發出通知和廣播〈緊急呼籲〉，要學生們晚上7時半在天安門廣場集合，然後去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抗議抓人。

晚9時，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北京和外地學生數千人分兩路，一路去市公安局，一路去公安部，抗議警察拘捕「工自聯」3名常委和

「飛虎隊」成員。到晚10時左右，在北京市公安局門前示威的學生和圍觀群衆達2萬多人。「高自聯」代表向公安局遞交了一份聲明。市公安局答應6月1日上午10時與學生談判。

今天，我社上海、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山西、天津、吉林等分社均來電話說，當地高校學生絕大多數或多數都已復課，故不發稿。只有雲南分社發來稿子說：據雲南省教育部門介紹，昆明地區的大專院校今天已有80%的學生復課，絕大多數院校的教學、生活秩序趨於正常。記者到雲南工學院和雲南師大採訪，看到絕大多數教室裏都坐滿聽課的學生，無課而在圖書館、閱覽室自習的學生也很多。一度貼滿大小字報和標語口號的校園，已基本洗刷、清理一新，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一些學生說：學期快要結束了，得抓緊時間上課和複習功課，準備期末考試。看來學潮是在低落了。

現在是「趕快轉變立場，緊跟中央部署的時候」

晚上，在穆青辦公室。他說，新聞報道5人指導小組下午在國務院第三會議室，召開首都主要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回顧總結近十天來的新聞報道、報紙版面情況，研究下一步怎麼辦。會議開始時，主持會議的王忍之傳達了李鵬5月27日對在京的中顧委委員的講話。講話內容同他和楊尚昆、喬石5月22日對黨員副委員長講的基本相同。只有一點是新的，他說在一次常委會上，趙紫陽、胡啓立都說這次運動得到廣大的市民、工人和幹部的同情。趙紫陽說，連他的警衛員都同情學生，所以他認為「4.26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是不對的。

穆青接着說，會議轉入正式議題後，卻一直冷場沒有人發言。王忍之只好指定《北京日報》總編輯劉虎山帶個頭。劉說，《北京日報》每天的版面都是在市委的具體指導下安排的，現在最大的困難是報社編輯記者都不願寫稿。《經濟日報》的范敬宜說，他們今天按李鵬講話調子發了一篇社論，給學生運動也定了性，報社內部就貼出大字報批他「出賣良心」、「出賣靈魂」。他認為現在是趕快轉變立場，緊跟中央部署的時候。廣電部的艾知生跟得很緊，現在就對下面有牴觸情緒的幹部進行處理，已經開始搞停職檢查。《人民日報》的陸超祺和我都沒有發言。

王忍之最後講話，要求各主要新聞單位：（1）要盡快增加自己的新聞、評論、文章；（2）大力反映工、農、知識界擁護中央決策，反對動亂的要求和聲音；（3）充份報道各地學生復課的情況；（4）多發一些群衆要求恢復天安門廣場原來面貌的意見。

新華社今天發的稿子，是符合王忍之提出的要求的，但多數是編發通訊員來稿，並非「自己的新聞」。主要有：

京郊數以萬計的農民、職工集會遊行反對動亂

新華社北京5月31日電　今天，京郊三個縣數以萬計的農民、職工、教師和機關幹部集會並舉行遊行，抗議極少數人製造動亂。

清晨，順義縣1萬多名農民、工人、商業職工、教師聚集在順義縣第一中學的廣場上，召開了「堅決反對動亂群衆大會」。集會者以群衆大會的名義給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發出一封公開信，信中說：「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寶貴的，他們要求整治腐敗、懲治官倒，克服官僚主義、推進民主進程的願望是好的，同黨和政府的主張是一致的，也是我們農民的願望。但是，我們不贊成他們任意採取遊行、示威、靜坐、絕食的做法，這樣做不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容易擴大事態，給極少數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製造動亂提供可乘之機。我們希望青年學生冷靜下來，盡快復課，學好本領，成為四化建設的有用之才，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據瞭解，大興縣和懷柔縣今天下午也分別在縣城舉行了類似的集會。

群衆大會結束以後，一部份集會者在縣城舉行了遊行。今天的遊行是經公安部門批准的。遊行隊伍舉的橫幅和呼喊的口號主要有：「堅決反對動亂！」、「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同志的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民解放軍萬歲！」、「打好三夏這一仗！」

首都40家企業負責人要求取締盜用工人名義搞的非法組織

新華社北京5月31日電　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首都鋼鐵

公司、華北電力聯合公司、北京鐵路局、北京礦務局等首都40家企業負責人今天聯合簽名，強烈要求政府取締盜用工人名義搞動亂的非法組織。

這40家企業負責人在要求中說，最近，在天安門西觀禮台下，有一小夥人糾合在一起，無視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盜用工人名義，非法組織「工人自治聯合會」，製造和散佈謠言，鼓動罷工，搞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公然提出要推翻人民政府，煽動社會動亂。他們還搶佔天安門保護區的房屋，安裝高音喇叭，蠱惑人心，甚至圍攻公安機關，氣焰十分囂張。

這些企業的負責人指出，我們首都工人階級決不能容忍這一小夥人為非作歹，強烈要求政府採取堅決措施，依法取締盜用工人名義搞動亂的非法組織。

北京大學8名教授副教授呼籲：同學們，快復課吧！

新華社北京5月31日電　北京大學一些教授、副教授5月29日寫信給北京大學校領導，希望同學們復課。馮鐘雲、趙齊平教授、周強、李光中、董學文、王理嘉、閔開德、朱士毅副教授的聯名信全文如下：

同學們，快復課吧！

從4月中旬以來，我校的教學基本上不能正常進行，校園秩序也無法維持。同學們出於滿腔愛國熱忱，要求清除腐敗，懲治官倒，加速民主化進程，這些都代表了廣大教職員工和廣大人民的共同心願，也與黨和政府的願望一致。但是，一個多月的事實，清楚地表明，採用罷課、遊行和絕食等手段，能充份表現群情激憤和希望的殷切，不能切切實實地解決具體問題，並且容易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曠日持久，於事無補。時至今日，不少同學尚未復課，離暑假卻越來越近。如果不盡快復課，原定的教學計劃難以完成，將給同學們造成影響終生的巨大損失。有鑒於此，我們誠懇地勸告尚未復課的同學們，對待嚴肅的政治問題，必須慎之又慎，在當前異常複雜的形勢下，尤其需要高度的冷靜和理智。希望同鄉們從長遠考慮。當機立斷，一面復課，一面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多種渠道、多種層次，與黨和政府各

級領導人進行對話，謀求問題的妥善解決。不要把愛國與為祖國而刻苦學習對立起來，請珍惜自己的青春年華吧！

國家教委召開辦公會議要求高等學校盡快復課

新華社5月31日電　據國家教委新聞宣傳處消息：國家教委於5月29日召開辦公會議，分析了當前高等學校的形勢，研究了今年高等學校的招生、畢業生分配工作和在校學生按時完成學業等問題。會議提出，高等學校學生應該盡快復課。

會議認為，自4月中旬以來，全國一些高等學校學生因罷課、遊行，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學業。今年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派遣工作、招生工作在即，如果目前的情況再繼續下去，就會給畢業生的分配派遣帶來嚴重困難，甚至有可能使今年計劃招收的60多萬新生不能按時進入高等學校。如出現這種情況，整個高等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就會被打亂，從而給國家和學生本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在分析當前高等學校的形勢時，會議認為，大部份學生是願意盡早復課的。不少學生及家長最近紛紛給國家教委寫信或打電話，希望盡快恢復高等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按時完成學業，按時畢業，已成為大學生普遍關注的問題。在前一時期一些高等學校正常教學秩序被打亂的情況下，仍有一些高等學校堅持上課，畢業班的絕大部份學生也在堅持完成預定的畢業設計和畢業論文。雲南、安徽、湖南、黑龍江等地的大部份高等學校的學生已經復課。各地高校都有不少學生堅持正常上課。他們以刻苦學習的行動，體現出愛國之心。這些學生同樣有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進程的強烈願望，但他們主張這些問題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通過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來解決。

為了盡量減少學生在學業上的損失，會議提出，各有關高等學校應盡快復課。各高等學校應根據不同年級、不同專業的具體情況，充份利用本學期的剩餘時間，統籌考慮，合理安排。在嚴格要求、保證教學質量的前提下，對學業損失較大的非畢業班學生可適當調整教學計劃。今年畢業的研究生、本專科生，應抓緊時間，力求按預定教學計劃要求完成畢業設計、畢業論文，認真

進行答辯和評定成績等工作，在不降低基本要求的情況下如期畢業。今年的高考時間不變。

國務院辦公廳發言人就極少數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一事發表談話

新華社北京5月31日電　國務院辦公廳發言人就極少數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一事發表談話指出，新華門是中國人民的新華門，是進行重要外事活動和國務活動的必經之門。現在一些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堵塞了交通，破壞了正常秩序，妨礙了黨和國家的重要公務。這種不顧大局、違犯法紀的行為是不能持續下去的。應當指出，政府對處理新華門前靜坐學生問題是十分克制的。希望在新華門前靜坐的學生不要無視政府的勸告，要遵紀守法，盡快結束靜坐，配合政府和警衛部隊恢復和維護新華門前的正常秩序。

據有關部門介紹，自5月17日以來，首都幾所高校的極少數學生一直在中南海新華門前靜坐，造成了很壞的影響。連日來，國務院有關部門和有關院校的負責同志本着關心學生、愛護學生的精神，不斷對靜坐的學生做疏導工作，曉之以理，規勸他們盡快離開新華門，回校復課。經過幾天的努力，一些學生陸續離開了新華門，但仍有幾所高校的30幾名學生不走。今天凌晨，司法部副部長魯堅、冶金部副部長徐大銓和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有關負責同志以及部份教授、講師，再次分別對所屬高校靜坐的學生做工作，勸說他們離去。經過耐心地疏導，有些學生離開了新華門，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仍有一些學生堅持靜坐。靜坐的學生表示，這是所謂的「高自聯」指示他們堅持在新華門前靜坐的。

戒嚴部隊近日開始在首都重點警衛目標區上哨執勤

新華社5月31日電　進駐首都重點警衛目標區的戒嚴部隊官兵近日開始着裝上哨。

肩負首都十多個重點目標警衛任務的官兵是5月21日陸續進駐的。進駐的單位包括首都機場、北京火車站、電報大樓等。

在北京火車站，前幾天那種混亂現象不見了；電報大樓裏，

電訊通信系統正在正常運轉。擔負北京火車站戒嚴任務的某部團長劉寅生上校告訴記者，部隊進駐後，主動協助車站疏導、輸送十餘萬外地學生離京返校，搶運積壓郵件、報紙2萬5千餘件，協助公安幹警對250多名冒充大學生的社會閒雜人員進行了查處，協助車站恢復正常的工作秩序。

戒嚴部隊一位領導同志對記者說，現在社會上一些人將解放軍執行「戒嚴」任務說成是「軍管」，這是非常錯誤的。所謂「軍管」，是指軍隊幹部將地方部門的權力接管過來。這次我們對首都重要目標實行戒嚴的主要任務，是協助武警部隊確保國家重要部門的安全，做到萬無一失。

擔負這些重點警衛目標戒嚴任務的官兵以自己的模範行動贏得了所在單位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連日來，不少群眾主動為進駐部隊官兵送水送飯，騰房讓房，幫助解放軍解決了許多生活上的困難。

6月1日（星期四）

堅守最重要的陣地

北京戒嚴第十三天。

由首都新聞界、知識界、文化界出版的《新聞快訊》，昨天發表題為〈紅旗不倒正義必勝〉的評論員文章提出：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牢牢地守住天安門廣場，繼續把這個最重要的政治中心掌握在我們手裏，這樣我們就可以掌握運動的主動權。天安門已經成為全國民主運動的中心和象徵，是我們最重要的陣地，是民主革命的聖地。只要天安門廣場的紅旗不倒，人民心中的希望之火就不會熄滅，我們就會繼續對李鵬政府施加巨大的壓力，迫使其垮台。

為此，我們的記者特地到天安門廣場作了詳細的調查：廣場上圍繞紀念碑共豎有500多面旗子，旗下有學生、有校名的230多面，共計1千5百餘人，絕大多數是外地的，他們共住有530多頂帳篷，平均每頂帳篷裏住3人左右。廣場上現有4個廣播站，圍繞紀念碑的有「學運

之聲」、「絕食團」和「民主之神」下的三個，「工自聯」廣播站在廣場西北角的觀禮台下。這就是要學生們堅守的最重要的陣地。

上午10時，應北京市公安局之約，數十名學生來到公安局門前，並派三名代表就「工自聯」三名常委被抓一事，同公安局進行談判，但談判未成。晚8時半，學生隊伍再次來到公安局南門，加上圍觀群衆幾千人，要求公安局放人，直到深夜未散。

強迫農民反「動亂」，每人犒賞九元九

昨晚發了京郊順義、大興、懷柔三縣農民、職工集會、遊行，抗議極少數人製造動亂一稿後，有讀者打來電話揭發說，順義參加會議的農民、職工5千人都不到，卻虛報成1萬多人，而且參加的人都是被強迫來的，農民不來扣工分，職工不來扣當月獎金；凡參加的每人發九元九。集會、遊行打的橫幅、喊的口號，都是北京市委統一規定的。

據瞭解今天還有門頭溝區、房山區、通縣、昌平、延慶5個遠郊區縣舉行更大規模的集會遊行反動亂。今天一早，我們就派出兩名記者分赴通縣、昌平去採訪。

去通縣的記者回來說，這次北京市郊區、縣的大規模集會、遊行，是北京市委精心統一部署組織的，是當前開展的輿論大戰的重要組成部份，要求規模大、聲勢大，每區縣起碼都要求有萬人以上參加。縣裏對各鄉各企業分配人數組織隊伍，由第一把手領隊；農民由縣裏派車接送，每人記兩個工，工人、幹部每人發5~10元，有的單位還發毛巾、草帽等。會上會下無論幹部、農民講話，統一規定要掌握三個要點：一是搞動亂的是極少數極少數，二是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三是廣大學生的合理要求同黨和政府是一致的。遊行呼喊的口號也統一規定一定要喊：「堅決反對動亂」、「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講話」。今天的集會、遊行號稱2萬人，實際萬人都不到。

去昌平的記者回來說北京市委統一部署組織的這次郊區縣集會遊行的情況，與通縣基本一樣。但是昌平群衆從5月21日就開始阻攔65軍的進京軍列，同大學生們接觸也多，很多人寧願被扣工分和獎金也

不參加會議。縣裏的大會號稱兩萬5千人，實際只有6千人左右，而且一直拖到下午剛要開會，中國政法大學、石油大學和農學院突然出動300多名學生，一下子堵住會場北門，進入會場的只有千餘人，場外的5千多人分頭聽大學生們演講，造成場內開小會，場外開大會的局面，連遊行也無法進行。

聽了兩位記者的彙報，我們決定不再進行報道。

劉曉波發表絕食演講

萬里委員長今天中午從上海乘專機回到北京。

晚間，北師大講師劉曉波在校門前發表絕食演講：「現在政府一再強調極少數極少數人，所謂的一小撮，他的所指，看來就是類似我這樣不是學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說，我是一個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當黑手，我反而以當黑手為自豪，為驕傲，為榮光！」，「為抗議以李鵬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專制的軍事管制去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我明天下午要去絕食，是由我發起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健等。我想借這次絕食，告訴國內外的輿論，所謂的一小撮就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是他們是公民，他們有權利，有義務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

今天，全國各地的高校復課情況進一步好轉，但是發生了三件事：

一是南京十多所高校800餘名學生組成「南京高校聯合赴京民主長征隊」，上午9時從鼓樓廣場出發。他們說，這次徒步赴京的目的是，沿途宣傳民主，喚起民衆。6月18日抵京，掀起新高潮，對即將召開的人大常委會會議施加壓力，罷免李鵬。

二是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出現一份〈激進同盟會宣言〉，提出「學運到了關鍵時刻，一切願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仁人志士應該站起來，團結在一起，將這次民主愛國運動進行到底」。其綱領是：「實現國家真正的民主化；真正實現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實現多黨制；實現新聞自由」。

三是安徽大學等4所高校近千名學生，在合肥市府廣場為離京返肥途中墜車死亡的安大學生劉玉根開追悼會。

今天，新華社播發如下兩條消息：

兩名外國記者違反北京市政府令受到警告

新華社北京6月1日電　英國廣播公司駐京記者麥傑思、日本讀賣新聞社記者大島則之，在戒嚴期間，違反北京市人民政府令進行活動，受到了北京市公安機關的警告。

麥傑思和大島則之均接受警告，表示歉意，並表示今後遵守我國法律、法令。

北京市政府發言人就限制外國記者採訪一事發表談話

新華社北京6月1日電　在外交部今天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北京市人民政府發言人丁維峻受權就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戒嚴令所發佈的第一號、第二號和第三號令的有關條款作如下說明：

一. 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期間，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如要在北京進行採訪，必須事先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提出申請，經批准後才能進行。

二.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二號第二條和第三號第二條的規定也包括不得在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周圍、新華門前以及其他公共場所對北京市人民政府令所禁止的活動進行採訪、變相採訪、拍照、錄像，包括不得約中國公民到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駐地、寓所、飯店等場所進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令所禁止的活動內容的採訪。

三. 未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不得對戒嚴部隊進行採訪、照相、錄像。

四. 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不得通過不當途徑獲取戒嚴期間嚴禁進行的挑唆、煽動性活動的材料。

五. 在戒嚴期間，如其他有關規定與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相牴觸的，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為準。

六. 違反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的，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視情節予以處理。

七. 對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的解釋權在北京市人民政府。

此外，還奉命轉發《北京日報》刊登的兩篇稿子。其一為〈北京市總工會發表聲明強烈要求趕快取締非法組織「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報道；其二是〈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 一位外地大學生離京時的反思〉。

大鎮壓迫在眉睫！

下午5時，我到二編室徵求大家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引發了值得注意的警覺。

大家認為，這幾天本來是和平解決問題的最大最好時機：一是學運處於最低潮之時，從4月15日算起已進行了近50天，時間太長，學生們普遍疲勞不堪；其次是生活供應太緊張。從5月19日晚李鵬、楊尚昆講話，學生們改絕食為靜坐後，政府就不管不問，加之外地學生大批到來，造成廣場上吃喝睡都緊張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再次是一個學年的升級、畢業考試在即，學生們必須復課參加考試，否則就得留級，畢不了業。

二是從5月26日向全黨全國下發李鵬、楊尚昆、喬石講話，就宣告了趙紫陽下台，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以李鵬的勝利而告終。

三是從5月26日開始，陳雲、李先念、彭真、萬里一齊出馬，從中顧委、中紀委、全國政協、全國人大黨組一直到京郊農民一齊出動，鋪天蓋地同聲同調地說，搞動亂的只是極少數極少數，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既然這樣就得拿出最大的誠意來，從極大多數極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與同學們通過對話或者談判實現「雙撤」：學生們撤出天安門廣場，保證不對他們搞秋後算賬；政府撤銷戒嚴令，撤退軍隊，就萬事大吉，路人皆歌了。

但是，這只是善良人們的善良願望。

按照「階級鬥爭」的定向思維和政治鬥爭的一貫策略來看，眼下卻是似曾相識的老一套：大造輿論聲勢。一是由陳雲、李先念、彭真等老人講話掀起的層層大表態高潮，集中表示的是「三堅決」：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講話，堅決擁護中央重大決策、堅決反對動亂；二是近幾天由黨政軍領導機關、領導人帶頭掀起的各階層各單位對戒

嚴部隊大慰問高潮，集中鼓勵部隊為粉碎極少數人的陰謀，在反對動亂、制止動亂中盡到神聖的職責。在充滿報紙、廣播的這兩股輿論高潮掩護下，大批戒嚴部隊已化裝進入城區的一些重要據點。昨天播發的〈戒嚴部隊近日開始在首都重點警衛目標區着裝上崗執勤〉一稿，就是一顆信號彈；前天，公安局抓捕「工自聯」3名常委和「飛虎隊」成員，就是「小試牛刀」；今天播發的〈兩名外國記者違反北京市政府令受到警告〉和〈北京市政府發言人就限制外國記者採訪一事發表談話〉兩稿，又是一個信號。總之，閃着血光電火的達克利斯劍已經滿天飛舞，一場大鎮壓已迫在眉睫！

6月2日（星期五）

信號彈

5月29日，北京市委辦公廳炮製出一份胡編亂造的長達萬言的題為〈認清動亂的實質和戒嚴的必要性〉的宣傳提綱，已由中宣部轉發全國各地。今天，卻變成「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為炮製者，由中央新聞宣傳5人指導小組指定新華社作通稿播發，各家報紙都要刊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大鎮壓的信號彈。

〈提綱〉開篇說：「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和5月19日李鵬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所作的重要講話，都十分明確地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為此，國務院於5月20日發佈了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派部份軍隊到北京來和武警部隊、公安幹警一道，維護首都社會治安和生活秩序。

但是，不少群衆和學生對此還不很理解，思想還有一些『扣』沒解開。有人認為，既然學生是愛國的，為甚麼又說發生了動亂？既然學生是愛國的，為甚麼又要派解放軍來？說到底，還是對這場鬥爭的嚴重性以及戒嚴的必要性認識不足。因此，有必要把實際情況向廣大群衆和青年學生解釋清楚。」

之後，〈提綱〉具體提到三方面：

一. 為甚麼說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動亂？

這段一看小標題就知道是甚麼內容了：

第一，極少數人製造動亂是早有預謀的。

第二，極少數人政治目的，就是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第三，極少數人製造的這場動亂是周密策劃的，是有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插手的。

在這段裏說：「動亂開始，在極少數人策劃下，採取亂箭齊發的手法，全面攻擊四項基本原則，指名道姓逐個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4月18日、19日衝擊中南海前後，攻擊的矛頭就集中到了鄧小平和李鵬同志的身上。」這就在無意之中公開證實李鵬5月22日講話中所說：「他（趙紫陽）在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談中」，「把小平同志拋出來了。結果第二天遊行的口號就是『打倒鄧小平』」的話完全是誣衊。

第四，極少數人採取造謠煽動等極其卑劣的手段，使事態不斷惡化。

第五，極少數人肆意踐踏民主和法制，造成社會秩序的嚴重混亂。

第六，極少數人企圖借混亂之機，亂中奪權（典型的「文革」語言！）。

二. 對實行戒嚴的一些認識問題

〈提綱〉列舉的有：

「有些群衆提出，既然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已經在19日晚宣佈停止絕食，為甚麼還在20日實行戒嚴？」

「有些群衆提出，既然北京的秩序基本恢復正常了，還有甚麼必要實行戒嚴？」

「有些群衆認為，在學生絕食期間，如果政府對他們熱情關懷，多做工作，事態可能緩解，也就沒有必要實行戒嚴了。」

「有些群衆認為，戒嚴部隊是來鎮壓學生、鎮壓群衆的。這更是一種誤解。」

三.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揭露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

〈提綱〉說：「在一個月的時間裏，大批學生參加遊行、示威、靜坐，一部份學生參加絕食，大批市民、工人甚至機關工作人員，參加了遊行和聲援。對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應當充份肯定；廣大群衆對學生的關心和同情，也應給以理解。目前，有些學生和群衆擔心的是怕將來被扣上『參加動亂』的帽子。在這裏，我們應當向大家講清楚：

第一，黨和政府堅決保護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堅決把他們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嚴格區別開來，即使他們在學潮中有一些過激言行，也不追究。黨和政府同廣大同學和各界人士之間的對話，包括同參加過遊行、示威、罷課、絕食的同學之間的對話，還將通過多種層次、多種渠道和多種形式廣泛積極地進行，充份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對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將給予明確的答覆，對他們提出的合理批評和建議，如推進民主、懲治官倒、消除腐敗、克服官僚主義等，將認真聽取和採納，以切實改進黨和政府的工作。

第二，一些工人、市民、機關幹部，出於對腐敗、官倒現象的不滿和對絕食學生的同情，在不瞭解許多複雜背景的情況下，參加了聲援和遊行，有的甚至說了一些出格的話，做了一些出格的事。他們一旦明白了事實真相，是會擁護中央、國務院做出的決策的。對他們也應當歡迎，不予追究。

第三，對於那些搞打砸搶的不法分子，我們的武警和公安幹警應密切配合戒嚴部隊，依靠廣大市民和青年學生，給予堅決打擊，特別對『飛虎隊』、『敢死隊』等流氓政治團夥，要堅決打掉。

第四，對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必須堅決予以揭露。

第五，全市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人民群衆，要緊緊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制止動亂，嚴守法紀，努力搞好生產和工作，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制止動亂和穩定局勢做出貢獻。」

戒嚴第14天

北京戒嚴第14天。

昨晚8時半，數千學生和群衆包圍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放人，直到今晨5時才散去。據説公安局答應放出「工自聯」3常委。

下午2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校千餘學生打着「問題就出在黨內——李鵬、楊尚昆」、「支持李鵬腐敗政府」、「《北京日報》胡編亂造」等橫幅，騎自行車遊行到《北京日報》社門前，呼喊「貪污光榮」、「腐敗有理」、「鄧小平萬歲」、「李鵬萬歲」、「楊尚昆萬歲」、「跟着李鵬走，每人九塊九」（針對京郊區、縣花錢請工農群衆參加集會遊行）等口號，並點火焚燒了一些因刊登〈短命的「飛虎隊」〉、〈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的5月30日和31日的《北京日報》。

下午4時多，北師大中文系講師劉曉波、《師大週報》原主編高欣、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周舵和台灣回來的作曲家侯德健4人，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北側台階上開始48~72小時的絕食（侯因6天後要赴港只絕食48小時），並發表3千多字的〈絕食宣言〉。説絕食的目的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呼籲學生和政府以和平談判協商來解除雙方的對立」；「呼籲全社會應及時地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態度」，推進「逐步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和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呼籲政府和學生都要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並告訴國內外的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就是「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



第七章：大決戰　大鎮壓

（6月3日——6月9日）

6月3日（星期六）

化裝進城挑動大決戰

今天，全國各報都以大量版面刊登北京市委的萬言長文〈認清動亂的實質和戒嚴的必要性〉，向全國人民發射出一顆大鎮壓信號彈。

上午7時半，我剛進辦公室，軍分社的一位記者就過來説：「大鎮壓開始了！」接着，他詳細説道：

昨天（2日）凌晨1時左右，同屬北京軍區的27軍、65軍先後接到「化裝進城」的命令，目標人民大會堂。經過一個上午的緊張準備，兩個軍決定採取化整為零、多批次、小批量、大間隔的方式，赤手空拳徒步向人民大會堂行進。從下午2時起，27軍各師團官兵穿起各種各樣的便服從各自駐地陸陸續續出發，沿着豐台、蓮花池、廣安門外大街、宣武門、和平門、虎坊橋、珠市口等路線混入滾滾人流之中；而65軍官兵扮作外地遊客、民工、待業青年等各種樣子，從西山駐地先後出發，沿着香山、動物園、西四、北海公園等路線撒網般潛入大街小巷。在沿途的公共汽車站、轉彎路口，都有人手拿報紙或扇子、香煙等做標誌進行指路引導；由幹部組成的收攏組，開動掛着地方牌照的車子，穿梭往返於行進的路線上，收攏落伍的、走散的、迷失方向的戰士歸隊。

但是，儘管經過這樣的化裝和周密安排，也逃脱不過北京市民時刻警惕着的眼睛。僅憑軍隊清一色的小平頭和額頭上戴軍帽的痕跡，就有不少戰士在沿途被識破。直到今晨3時，兩個軍進入人民大會堂的有近兩萬人，還有數千官兵散落在沿途各處，很多是被市民包圍無法脱身。總之，軍隊化裝進城的真相已經暴露，引起廣大市民的極大憤怒。

向人群投放「催淚彈」

8時半，開編前會時，住京西賓館南邊的皇亭子宿舍區的同志說，昨夜有一輛部隊吉普車在木樨地東翻了車，撞了4名群衆，3死1傷，許多人裏三層外三層地圍在那裏，說是解放軍化裝進城的車子。

家住東城的同志說，從天安門到西單，長安街上人流如潮，說是昨夜有成千上萬的戒嚴部隊化裝進駐了人民大會堂，今天淩晨有兩輛給他們送槍支彈藥的軍用大轎車，一輛走到六部口東南的北新華街路口，被數萬群衆攔截包圍，車輪被扎破，窗玻璃被砸碎，機槍被架在車頂上展覽，讓記者、群衆拍攝；另一輛被圍困在西單路口以東200米處，車後貼着一幅標語：「這就是李鵬鎮壓人民的新式武器」，車頂上也架着一支衝鋒槍，有外國人在錄像。

下午3時，第一線記者來電話說，2時10分左右，從府右街等地突然衝出千名官兵和防暴警察，封住長安街六部口十字路口，第一次在北京連續施放十多枚催淚彈，並用橡皮子彈、電警棍、射釘槍將包圍阻攔軍車的萬餘群衆驅散，而大學生們卻打着旗子向前衝去，群衆也高呼「法西斯」、「李鵬流氓」等口號再次湧向前去。就在這個過程中，在防暴警察組成的人牆掩護下，停放在北新華街口的那輛大轎車內的槍支彈藥被轉移到兩輛警用麵包車裏，隨後在警笛呼嘯聲中衝出重圍而去。

這次動武，使不少群衆和學生受傷，記者追到北京市第二醫院外科急診室看到：一名19歲的女學生右腿被炸傷十多處；一名叫王長剛的幹部左膝被射釘槍射出的釘子扎入5厘米深；一名市二建的工人被橡皮子彈擊昏；一名婦女被電警棍打得下身大出血；商業部一位叫寧火炬的幹部被電警棍擊中頭部縫了五針。被送到北京市急救中心的受傷者有8人。一位外科主治醫生說，這次防暴警察打群衆的手段太狠，一般使用電警棍只能對臀部和胳臂等處打，而這次多數是擊傷頭部，有幾名受傷者顱骨破損，有一名神志不清。

今天下午以來，新華社奉命連續播發如下三條新聞：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發言人就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能否如

期召開問題發表談話

新華社北京6月3日電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發言人就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能否如期召開問題發表談話。

這位發言人說，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原定於6月20日左右在北京舉行，將討論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幾個問題，以督促政府改進工作。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積極進行了各項準備工作。

他說，要開好這次會議，必須有一個安定和有秩序的環境。眾所周知，人民大會堂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會議的地方。現在北京市和外地來京的部份高等學校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天安門廣場日夜靜坐請願。廣場秩序混亂不堪，喧囂之聲，不絕於耳。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得不到保障。這種情況下，在近在咫尺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廳舉行會議，將受到嚴重干擾，很難正常進行，要如期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完成預期任務，是很困難的。

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就部隊進城執勤受阻發表談話

新華社北京6月3日電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稱，今天，部份戒嚴部隊按照國務院發佈的戒嚴令，奉命進駐執勤點，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和群眾的阻攔，部隊官兵表現了極大的克制態度。

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說，部隊進到市區的一些交通路口時，極少數人製造謠言，煽動一些人設置路障，阻止部隊前進。有的人還砸軍車，搶奪武器；有的人呼喊煽動性口號，對幹部戰士圍攻、侮辱、謾罵；還有極少數不法分子往部隊行進隊伍中扔玻璃瓶和磚頭石塊，許多幹部戰士被打傷。他們的這種行為，嚴重阻礙了戒嚴部隊的行動，干擾了戒嚴令的實施，造成了嚴重後果。在整個過程中，戒嚴部隊的幹部戰士表現了極大的忍耐和克制，避免了與群眾發生衝突，用事實戳穿了極少數人散佈的「軍隊進城是鎮壓群眾」的謠言。

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指出，戒嚴部隊進入執勤點執勤，是為了履行戒嚴令賦予的制止動亂，維護首都治安和社會秩序的神

聖職責。希望廣大市民和學生不要輕信極少數人製造的謠言，不要被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要積極協助部隊完成執行戒嚴的任務。同時，要警惕有人借題發揮，造謠惑衆，製造事端。

中央電視台借用的一輛吉普車發生重大車禍

新華社北京6月3日電　中央電視台今天下午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新聞如下：

6月2日晚10時55分，中央電視台建國40年攝製組借用完畢的一輛三菱吉普車返回部隊途中發生重大車禍，造成3人死亡1人重傷。

為慶祝建國40週年，中央電視台計劃攝製一部大型系列片。這個攝製組從去年7月起向武警北京總隊五支隊借用三菱吉普車一輛，車號31WJ-1525，駕駛員陳福玉。此車與攝製組一起工作十一個月，曾到十餘個省市拍片。完成拍攝任務後，與部隊商定返回。

6月2日下午，攝製組向他贈送紀念品，並將工作交接完畢。晚上10時半，攝製組4位同志以及兩位招待所服務員一起送他上車，隨車攜帶他個人生活物品返回東郊駐地。行前同志們叮囑他路上注意安全。

此車由西往東行到木樨地以東時，由於速度快，加之前面灑水車剛灑過水，車輪打滑，衝向右側，司機急向左打輪，沒有打過來，在失控情況下撞倒南側隔離墩，通過慢車道，翻到南側馬路邊上，把當時正常行駛的4名群衆撞傷，其中3人因搶救無效死亡，司機陳福玉已被西城公安分局拘留。

軍隊強行挺進

下午5時半有記者告知：各路大軍於下午5時左右接到「強行挺進」的命令，要求在晚9時左右開始向天安門廣場挺進。同時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要求新華社立即播發，中央電台、電視台要在晚6時準時播出。通告全文是：

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執行戒嚴任務，履行制止動亂，維護首都社會安寧的神聖使命，得到了各級政府和廣大人民群衆的支持。但是，近日來，極少數人製造謠言，惡意醜化、攻擊戒嚴部隊，用極其惡劣的手段，挑撥人民群衆和戒嚴部隊之間的關係，煽動一些人砸堵軍車、搶奪武器，毆打幹部戰士，盤查、圍攻軍人，阻攔戒嚴部隊的行動，蓄意製造事端，擴大動亂。極少數人的這種嚴重違法行為，引起了廣大人民群衆和部隊官兵的極大憤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我們鄭重宣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非法攔截軍車，阻攔、圍攻解放軍，妨礙戒嚴部隊執行勤務。軍隊行動時間、方式、着裝均屬軍務，任何人不得干預。我們堅決執行國務院戒嚴令和北京市政府一、二、三號令，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希望北京市的廣大人民群衆嚴守戒嚴令的規定，支持軍隊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行動。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時近晚6時，緊急通告即將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在這緊急關頭，為了觀察廣大學生和市民的直接反應，我決定獨自到長安街上去看看。出新華社西門，穿過新文化街剛到民族文化宮前就是人潮洶湧，交通中斷。在西單路口西邊，一輛開往天安門方向滿載便衣軍人的大客車被層層包圍着，許多市民在勸說他們不要東進，並說只要答應回去，保證他們的安全。可是年輕的戰士們個個低着頭一聲不吭。坐在車上第一排的一位是個幹部，瘦瘦的，看起來30多歲，他說：「我完全可以帶領大家回去，但我不能走。」可是，沒有人能理解他的話。

穿過西單十字路口的滾滾人潮，朝東走了200米左右，就看見上午大家說的那輛軍用大轎車被困在那裏，車後果然貼着「這就是李鵬鎮壓人民的新式武器」的大標語，車頂上不但架着一支衝鋒槍，還掛着一件軍官服和一個鋼盔，車窗玻璃全部被砸碎了，車內靠後排坐着七、八名穿白襯衣的軍人，前面方向盤處坐着幾名學生，其中一個小

光頭很引人注目。這時，不遠處的電報大樓上的大鐘響了十八下，廣播裏開始播出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可是即使是最嚴厲的幾句，也沒在人海中激起多少浪花。我想，這是一種無視，還是失去了警覺？

當我擠到六部口南邊北新華街路口時，又看見人海裏有一輛大轎車，車窗玻璃全都碎了，裏面空無一人。旁邊有人在指點說：「這就是防暴警察靠放催淚彈搶走槍支彈藥後，留下的破車……」

另一位中年男子說：「大家想想從西單路口到六部口，是西長安街最繁華擁擠的路段，一連三輛送人送槍支彈藥去人大會堂的軍車被堵被砸，這不明明是有意製造藉口嗎？按軍隊常規就應走背靜的街道嘛！」周圍響起一片贊同之聲。

在靠近石碑胡同一帶的牆壁上，貼了許多在32開紙上寫的打油詩和漫畫，全是對準李鵬的，一幅漫畫是一長方形黑框，框內空無一物，下邊文字說明是：「由於李鵬無法無天，無法畫出他的真實面孔。」

晚6時半左右，我走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只見朝南的道路上擠滿人群，大會堂每層窗口玻璃裏，都站有一些分明是戰士的人在觀看外邊，而外邊的鐵欄杆邊也站滿人群在向上看。一支穿着軍裝頭戴鋼盔的戒嚴部隊被圍坐在地上。據說他們是從大會堂裏出來的，要去西單東口營救那輛運送槍支彈藥的大轎車而被圍阻的。許多市民在向戰士講述最近北京發生事情的真相，說明根本不是動亂。那些都只有十八、九歲、多是來自農村的青年小戰士，雖然一聲不響，但顯然都在用心地聽。一男學生用手提喇叭呼喊：「誰需要仁丹？」，隨後一女學生提着一包仁丹走到戰士群中，給他們一一送到手。

突然間，響起一片掌聲，戰士們紛紛站起，只見北京醫科大的旗幟在向南移動，分明是在為部隊開道，於是部隊也跟隨走動起來。我也趁機跟隨觀察，只見許多群衆夾道歡送，與戰士熱情握手，並聲聲囑咐：「再見」。隊伍一直走到大會堂西南角人大常委會那個門，突然進入了大會堂，學生、群衆這才恍然大悟。

晚7時半，我從大會堂南邊繞到廣場紀念碑下，看到全國各高校聲援團搭起了一座座綠色帳篷，整潔而又漂亮，簡直像座帳篷城。在「民主之神」塑像周圍全是圓頂的嶄新帳篷，圍了一個大圓圈。據說

這些新帳篷全是香港各界捐贈的。廣場上人越來越多，安在大會堂的政府高音喇叭裏反覆廣播戒嚴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和闢謠言論，而在紀念碑下的學生廣播站的喇叭音量顯得低一些，但聽衆特別多。我站在帳篷間連續聽到兩個「高自聯」通知：一是為抗議政府暴行打傷許多學生市民，今晚9時舉行全市大遊行，希望各校整理好自己的隊伍；二是天安門廣場帳篷大學，明天正式開學。這時，有一架直升飛機由西向東從毛主席紀念堂上空經過，卻並未引起廣場上的學生和群衆的警惕。

出現「暴徒」一說

從我一路觀察到的市民情緒，到「高自聯」剛才的兩個通知，可以看出，學生和廣大市民都沒有感覺到今晚要發生甚麼大事，更無思想準備。當我從前門乘地鐵回到辦公室已是晚8時10分。聽說穆青正找我，我立即去他的辦公室，郭超人、南振中也在，他們正為羅幹、曾建徽批發來的一篇新聞發愁，說是片面到說假話的程度，根本沒提放催淚彈使一些群衆受傷的情況。穆青氣得還要提意見，但因多次提意見，上面對他越來越反感。最後大家商定：反正提意見也不會被接受，一到關鍵時候新華社純屬工具，而這篇新聞開頭又有「據北京市公安局提供材料」的新聞來源，並非我社記者採寫，就乾脆一字不動照發。

這篇新聞如下：

一輛被圍困的武器裝備車安全轉移

新華社北京6月3日電 據北京市公安局負責人介紹，今天下午2時許，部份公安幹警和武警戰士將被圍困在六部口的一輛武器裝備車安全轉移。

據這位負責人說，今天凌晨，一輛載武器裝備的軍車行至西城區六部口時，被一些人攔阻圍困，少數暴徒搶佔軍車，侮辱、謾罵解放軍戰士，企圖奪取槍支，並將車內的部份武器裝備散至車頂，藉以煽動群衆。使圍觀的群衆越來越多。北京市有關部門的同志向圍觀群衆勸說解釋，均無效果。

這位負責人說，為了維護首都的治安秩序，避免部隊武器裝備被搶劫，北京市於下午2時許出動了部份公安幹警和武警戰士。他們通過廣播向圍觀的群眾宣傳：人民解放軍是保衛國家利益、保護人民利益的，不是鎮壓群衆、學生的，堵截軍車、搶劫軍隊槍支是違法的，應立即停止，否則一切後果自負。但是，一些人不但不聽勸阻，反而向公安幹警和武警戰士投擲磚頭、汽水瓶。公安幹警和武警戰士在安全受到威脅時，迫不得已施放了催淚彈。在一些學生和群衆的協助下，把這輛武器裝備車安全轉移。

今天，北京市政府發言人說，阻攔解放軍進城的行為是錯誤的。少數暴徒肆意毆打、侮辱戰士，搶劫武器，是嚴重違法行為。公安幹警和武警施放催淚彈，是在槍支彈藥可能被搶劫，疏導人群無效，執行任務受到暴力干擾的危急情況下，迫不得已採取的。

北京市政府發言人指出，今天下午，有上千人衝進某建築工地，搶走了鋼筋和磚頭；一些人圍攻中南海，衝擊人民大會堂；少數被綁架的戰士至今下落不明。種種跡象表明，極少數暴徒正企圖製造更嚴重的事端，希望全市人民保持冷靜，不聽信謠言，不傳播謠言，不要上街圍觀，積極協助戒嚴部隊、武警和公安幹警恢復和維護全市的正常秩序。

這篇新聞第一次提出「極少數暴徒」，特別是最後「北京市政府發言人指出」的一段話，明白地宣告大鎮壓已經開始了……

「鳴槍示警，鎮壓暴徒」

晚8時半，前線記者來電話說，各路大軍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行動已經開始了，西路38軍先頭車隊到達公主墳，遭到人山人海的阻攔，雙方正展開磚頭石塊的大決戰。

穆青長嘆了一口氣說：「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景還是出現了，但願不要動槍」。

晚10時，軍分社社長劉回年來到穆青辦公室說：「最高層已下命

令：鳴槍示警，鎮壓暴徒。」我們一聽，面面相覷。隨後，前線記者來電話説：在軍事博物館路口，防暴隊大放催淚彈，一片火光衝天，嚇退了人潮，傷了不少人，大部隊乘勢向木樨地推進了一步。

緊接着電傳來北京市人民政府、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第二份緊急通告：

6月3日凌晨，部份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進城，保衛重要目標。由於極少數人煽動，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市內多處路口設置障礙，使部份進城部隊受阻，解放軍戰士保持了極大的克制。在混亂中，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搶分子乘機擴大事態，他們公然毆打、侮辱、綁架解放軍戰士，不但打傷一些戰士，毀壞一些軍車，甚至肆無忌憚地搶奪軍用物資、武器。由於一些路口設障，還造成市內多處交通堵塞。這種公然違反戒嚴令的無法無天行徑，引起了廣大市民的憤慨，強烈要求採取強有力措施，絕不能讓他們認為政府軟弱可欺，對極少數暴徒絕不能手軟。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特通告如下：

一. 解放軍奉命到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是為了制止動亂，維護首都安定，恢複正常秩序，完全是為了保護人民群衆利益，決不是針對廣大群衆和學生的。廣大市民對此已經越來越理解。請各界人士和群衆積極支持解放軍部隊執行戒嚴任務。

二. 在這場關係到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嚴重政治鬥爭中，解放軍部隊一定按原定計劃執行戒嚴任務，任何人不得阻擋。如遇阻擋，戒嚴部隊將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三. 全市人民要顧全大局、堅守崗位，遵守戒嚴要求，不要聽信謠言，不要圍觀，自覺維護首都治安和社會秩序。

四. 對於打、砸、搶、燒、破壞治安等一切違法犯罪活動，對於所有暴徒，一定要堅決打擊，嚴加懲處。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1989年6月3日

最黑暗的一夜

晚10時半，前線記者來電話：38軍先頭部隊到了木樨地，受到人山人海和各種路障的阻攔，軍隊終於開槍了，並讓我從電話聽筒裏聽槍聲，我果然聽到了噼噼啪啪的槍響。此後，家住皇亭子和中央電視台的我社職工不斷來電話說，在木樨地一帶，軍人端着衝鋒槍向手無寸鐵的群衆掃射，傷亡慘重，僅我社職工家屬中就有9人受傷。他們有的是在路邊觀看的，有的是下夜班路過的，沒有一人是參與攔堵軍車和部隊的。聽到這些情況，穆青神情痛苦地說：「今夜，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夜！」郭超人接着說：「歷史將不會忘記這一夜！」

晚11時半，我回到6層自己的辦公室，軍分社一位記者剛從西線回來，激動地說：從軍博到木樨地僅一公里左右，38軍先頭部隊走了兩個多小時，而且是前有防暴隊施放催淚彈，兩側有排障隊搬移路障；後來有士兵高呼「鎮壓暴徒，堅決還擊！」端槍掃射，踏血挺進。而手無寸鐵的市民就像大海的怒潮，前一個浪頭被擊退，後一個浪頭又猛撲上來。呼天震地，驚心動魄！這種既無組織又無指揮的純自發的抵抗場面，史無前例！

這時，值夜班的編輯突然跑來驚叫：「軍隊已進宣武門西大街了！」

我立即下到5層的值班室，從窗口一看，果然已有一個車隊開到我們辦公大樓南邊的大街上。我立即要求朝南的辦公室一律關燈，以免受到槍擊。大家一起在黑暗中通過窗口觀看動向，只見頃刻間，從附近的樓群裏湧出了滿街的群衆，在一片呼喊聲中將車隊團團包圍。

我和幾位同志下樓跑到現場一看，許多車窗玻璃均被砸碎，車內坐滿了戰士。有些軍官站在車旁，市民們爭相向他們解說北京學運民運的真相和調動大軍進城的目的。

我站在一輛軍車旁，傾聽一群市民向一位年輕的軍官先後有序地說：

一. 學生為甚麼起來鬧學潮？是因為現政府腐敗無能，官倒橫行，貪污成風，通貨膨脹，分配不公，政府無力解決；其次是老人政治，黨不像黨，國不像國，鄧小平專制獨裁，幾個老人幕後操縱，一會兒把胡耀邦搞下台，一會兒又搞趙紫陽，搞得黨無寧日，國無寧

日，改革派個個沒有好下場，改革無法進行下去，民主與法制首先被他們一小撮破壞，根本無法建設；搞胡耀邦完全違犯黨的原則，為了鄧小平當軍委主席任意修改黨章，這次搞趙紫陽完全是一次軍事政變，為了不讓召開人大常委會，就將萬里軟禁上海，逼其投降。這還談甚麼黨紀國法！所以，學生提出的問題，完全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見和呼聲，才得到了廣泛的支持。

二. 誰是一小撮？誰在搞動亂？誰在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千百萬人包括社會各階層起來和平請願，要求共產黨和政府消除腐敗，改進工作，是一小撮嗎？一個多月來，社會秩序良好，交通事故減少，社會治安好轉，連小偷也罷偷，這是製造動亂？而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和北京市委不斷採取高壓政策，欺騙手段，步步激化矛盾，正說明是他們一小撮在製造動亂，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原則。

三. 他們口口聲聲說調動軍隊進京，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不是對付學生和市民的，但從昨天起，為甚麼要命令軍隊化裝進城強行推進，今晚就開槍殺人，製造流血事件，27軍（其實是38軍）從西線一路殺過來，已到了復興門，這不是明明欺騙、愚弄人民和軍隊，製造人民子弟兵與人民的矛盾、分裂和仇恨嗎？

市民們這些一針見血的解說，使那位年輕軍官連連點頭。他說：「作為軍隊，我們不能不服從命令，但剛才一路遭到市民的打砸，我們並未還手，我們雖然帶了武器，但確實沒有帶子彈。人與人都不一樣，何況軍隊與軍隊也不一樣呀，請大家理解。」市民們說，你說的有道理，你們的行動也說明了問題，剛才群衆誤解了你們，你們受了委屈，請諒解。聽了這一席話，我深深地感動了，我覺得在瞭解了真相後，人民和軍隊的心是相通的。聽說，這支部隊屬於濟南軍區的54軍，從駐地大興縣過來，被衝散到了這裏。

回到辦公室，又聽說剛有一個連的武警，在警官的帶領下全部脫掉警服不幹了，要求到新華社大院內躲避休息一下，那位警官說：「我寧願回去上軍事法庭也不幹了，太喪失人心了。」可是我們的保衛處長弄不清他們的真假，沒敢讓進大院。他們只好走了，大家為此都感到很抱歉。

外電報道「軍隊採取行動」

西方四大通訊社3日紛紛以急電形式報道了解放軍戒嚴部隊夜間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的消息，並說部隊在向天安門進發時受到北京成千上萬市民和學生的阻攔。

美聯社說，數萬名軍隊於3日凌晨1時出發，分東西兩路向天安門廣場開進，他們顯然是要對過去3週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民主運動的學生採取行動。據目擊者說，士兵們大多數身着便衣。當軍隊沿東西長安街向天安門行進時，受到大批北京市民和學生的阻攔。當人們向軍人們高呼「人民解放軍愛人民」等口號時，一些軍人流下了眼淚，一位軍人說，「如要我死的話，我寧願死在戰場上，也不願意死在長安街上。」在一處，50名士兵挽着胳膊，試圖衝過人群，但他們很快被擋了回去。

報道說，這是自北京實行戒嚴以來，市民們第二次阻攔軍隊進城。眼下還不清楚，部隊是否還從其他方向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與此同時，天安門廣場顯得比較平靜，學生的擴音器播放着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

法新社說，有100多萬北京市民和學生3日凌晨湧入北京市中心，試圖阻攔向天安門廣場進軍的數萬名軍人。據目擊者說，當一輛載有士兵的軍用卡車試圖衝過人群時撞倒了4人，眼下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在這起事件中喪生。

路透社援引目擊者的話說，1千多名士兵深夜向北京天安門廣場進軍，但他們受到手無寸鐵的市民的阻攔，士兵們是在距天安門廣場200米處被擋住的。現場看來沒有領頭的人，市中心一片混亂。街上的人說，部隊還從其他方向向廣場進軍，但眼下不能得到證實。據目擊者和醫生說，一輛軍車在長安街高速向廣場開去時，撞倒4名行人，致使一名婦女死亡，另外3人受重傷。事後，大約有5千人圍住現場，人們從附近的屋頂上掛出一面寫有「嚴懲兇手」的旗幟。

外電2日還報道了侯德健、劉曉波等人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以及南京有數百名大學生徒步向北京進發的消息。

6月4日（星期日）

兩路大軍強佔天安門廣場

整個夜間，我一直與前線記者保持着密切聯繫，下面是一線記者的報告情況：

凌晨零時5分：38軍調動18輛裝甲車從南面衝上復興門立交橋，掀翻數輛燃燒的公共汽車，衝開了火障，現正為主力部隊隆隆開道，向西單方向挺進。

零時30分：38軍在西單路口先用催淚彈驅散人海，又以兩輛並排的裝甲車撞開公共汽車和電車等組成的火障，打開了一條通道，在裝甲車和坦克的前導下，成千上萬的官兵一路吶喊向天安門挺進。

零時40分：兩輛裝甲車衝開洶湧的人潮，從西面疾駛而來，現正圍繞天安門城樓來回奔馳，橫衝直撞、驅趕人群。車號分別為「337」和「339」。

凌晨1時40分：1時30分，38軍主力部隊到達天安門前並佔領封鎖了東西長安街；同時，另一支部隊從前門方向到達廣場南面，並佔領封鎖了東西兩側大道，從而包圍了天安門廣場。

此後，前線記者消息斷絕。我意識到戒嚴部隊包圍廣場後，記者穿便衣無法活動了，立即到穆青辦公室研究決定：軍分社記者穿上軍裝，立即進入第一線採訪。

長安街上的「血跡」

我在沉默與沉思中煎熬着，我在焦躁不安中等待着天安門廣場上的消息。我仰望窗外夜空，星月無光，頓感這是5千年悠悠文明史中極殘酷、極黑暗的一夜。

一直等到早晨5時半，新華社大院響起一片嘈雜聲，中央音樂學院從天安門廣場逃出來的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躲避到這裏並向大家講述廣場的情況。他們説，凌晨1時左右，有兩輛裝甲車從西單方向開到天安門前，接着又有兩輛從前門開進廣場，隨後大部隊跟進，同時又從人民大會堂、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冒出數萬軍人，像潮

水般湧入廣場，驅趕學生和群衆。這時，一直在廣場靜坐的數千學生一齊圍着紀念碑，手挽手地向湧來的軍人呼喊「人民軍隊愛人民」。同時通過廣播討論是撤離還是留守。結果喊撤離的聲音比留守的高，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學生決定撤離。部隊也讓開了一條通道，學生們向紀念碑東南方向撤退，在撤退過程中，不少學生被戰士用支帳篷的竹竿、被警察用電警棍打傷。

這是第一個親身經歷的目擊者提供的情況。不管他倆所接觸的面有多大，但廣場上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流血事件看來是肯定的，這真是大不幸中的萬幸了。我的心平靜多了。

凌晨6時半，我同家人決定到長安街上去實地看看。到了民族宮對面的路口，正有兩輛坦克從復興門方向開來，街上三三兩兩的市民一見紛紛躲避。坦克轟隆隆地向西單和天安門方向開去後，我走到路障狼藉、坦克履帶軋壞了路面的西長安街中心，向西面一望，復興門那邊仍然硝煙滾滾，幾個市民邊騎着自行車邊東張西望，一片戰後的淒涼和恐慌景象；向東看去，電線垂落，破車橫陳，新華門那邊冒出的滾滾濃煙，籠罩着兩行綠樹，掩映一輪慘淡的朝陽……啊，我的莊嚴、整潔、寬敞而又美麗的都城，經歷了一夜戰火的浩劫，已被恐怖窒息而死了，再也聽不見那生活的律動，潮水般的喧嘩，再也看不到那自行車流的滾動、日出的壯麗和鳥語花香。——誰之罪啊！

我們冒險似地走到西單路口，看到一排排自行車橫七豎八地倒在人行道上，有的被軋壞，有的被壓爛，它們的主人都哪裏去了呢？昨晨被阻攔下的那輛裝滿便衣軍人的客車已被燒毀，一位老人站在西南角的路邊驚恐地説：「這一車裏的軍人，凌晨時突然跳出來殺人可狠哩，用衝鋒槍向人群裏橫掃！」我突然想起昨晚來時，那位面對群衆勸説的軍官説的話：「我不是不能帶領戰士回去，而是不願」，原來，他是坐等時機，以圖報復。西單十字路口被幾輛公共電汽車堵塞，遍地黑色的煙塵，向東恐怖氣氛十分隆重，誰也不敢涉足。我們只好轉向宣武大街向南走去，剛走了幾步，發現人行道上有一攤汪汪鮮血，並一路向南滴去，看來這個流血者情況不妙。一位年輕人悄聲説：「路那邊還有一攤腦漿哩！」我問：「怎麼打到這裏來呢？」他説：「軍人撵到這邊來掃射的。」

從宣武南大街走到宣武門路口，路口依然被欄杆堵塞，地上一片

磚頭、石塊，看來這裏昨夜也發生了一場爭奪戰。

軍報社論：「部隊被迫嚴懲一小撮反革命暴徒」

上午8時，我到辦公室一看，五、六兩個樓層空空蕩蕩，一片死寂。只有家住大院和附近宿舍的一些中老年同志來了，一個個壓抑得像欲爆的氣球，一句話也不願說。而青年人基本上都沒來上班。對此，我是心中有數的。因為昨夜從前線不斷來電話報告情況的，絕大多數都是年輕記者，而且都是主動出去採訪，並非我們指派，他們都是深入到大血戰最激烈最危險的現場去了。我既為這支隊伍的職業精神所感動，又為他們的安全而擔憂。

到了部值班室，才知奉命已經播發了兩條重要稿件，其中《解放軍報》社論，有袁木批文：「電傳新華社、廣播電視部、《人民日報》。請新華社發通稿。請立即廣播。請《人民日報》轉載。袁木4/5晨」。我疑問：「怎麼把6月4日寫成了5月4日？」一位編輯道：「大概是因為過於興奮衝昏了頭腦」。

兩篇稿件全文如下：

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

新華社北京6月4日電　《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

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一夥唯恐天下不亂的歹徒，肆意製造謠言，煽動一些人非法設卡，圍攻、毆打、綁架軍人，打死打傷我幹部戰士，砸燒軍車，搶劫武器彈藥，並衝擊中南海，衝擊人民大會堂，搶劫商店，焚燒大樓。發生在首都的這起聳人聽聞的暴亂，是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是一個時期以來極少數人陰謀製造動亂的惡性發展，是他們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罪惡企圖的集中暴露。為了捍衛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捍衛神聖的憲法，捍衛莊嚴的首都，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迅速作出鎮壓反革命暴亂的決策，我戒嚴部隊和首都公安幹警、武警部隊一起，採取果斷措施，以一往無前、勇敢無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這場暴亂。這

是在制止動亂，維護首都和全國安定團結的鬥爭中所取得的一個偉大勝利。

我軍一些部隊奉命進入北京部份地區執行戒嚴任務，半個月來為制止動亂、維護首都社會秩序，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他們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實際行動，逐步赢得了首都各界人民包括青年學生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一夥歹徒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到處煽風點火，採取種種卑劣手法製造事端，擴大動亂，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不對這夥以身試法的暴徒給予嚴懲，就沒有甚麼法制可言，沒有甚麼社會秩序可言，沒有甚麼安定團結的局面可言！面對暴徒的反動氣焰，戒嚴部隊廣大幹部戰士牢記黨和人民的重託，發揚鄧主席倡導的「五種革命精神」，在黨和國家的命運面臨嚴重威脅的關頭，又一次立下了歷史功績。他們的行動有力地證明，我們這支軍隊在關鍵時刻是過得硬、信得過的，不愧是人民利益的堅強保衛者，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

我軍戒嚴部隊進入城區後，將堅決按照國務院的戒嚴令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令執行勤務。毫無疑問，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堅持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為保衛好首都的重要目標，為維護首都的生產、學習、工作和生活秩序，為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而竭盡全力，對那些繼續策劃暴亂，擾亂治安，進行打、砸、搶、燒的不法之徒，將協助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給予嚴懲，決不手軟！我們希望而且相信廣大市民和學生一定會積極協助部隊幹部戰士完成戒嚴任務，使首都的正常秩序盡快得到恢復。

戒嚴部隊全體幹部戰士同志們，首都人民矚望着我們，全國人民期待着我們！讓我們以更加飽滿的政治熱情，以更加昂揚的鬥志，執行政策，嚴守紀律，團結廣大人民群衆和青年學生，完成好憲法賦予我軍保衛人民和平勞動的神聖使命！

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發表談話
戒嚴部隊遭到歹徒野蠻襲擊忍無可忍被迫採取果斷措施

新華社北京6月4日電　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6月4日6時發

表談話說，根據國務院戒嚴令和北京市政府令，為制止日趨發展的動亂，盡快恢復首都秩序，執行北京部份地區戒嚴任務的人民解放軍官兵，於6月3日奉命進駐包括天安門廣場在內的各個執勤位置。這一消息於當晚通過電視台、廣播電台等新聞媒介作了報道，戒嚴部隊誠懇希望廣大人民群衆支持和協助部隊這一行動。然而，在部隊開進和執行軍務中，一小撮喪心病狂的歹徒和暴亂分子，置法律和戒嚴令於不顧，把部隊官兵的耐心勸阻視為軟弱可欺，肆無忌憚地砸毀軍用汽車上百輛，燒毀31輛，有數名年輕的戰士被活活燒死。他們搶截槍支彈藥，衝擊廣播電影電視部大院，燒毀了停放在院內的一輛汽車，並砸壞了7輛汽車。他們衝擊人民大會堂，砸壞人民大會堂的門窗。他們用各種暴力手段，綁架和殺傷部隊官兵和公安幹警，打傷千餘名執行軍務的指戰員。尤其令人憤慨的是，他們用各種卑劣手段阻止軍隊和地方醫務人員搶救被他們打傷的部隊官兵，不准將傷員抬上救護車，不准送往醫院，肆意阻攔、砸毀載有負傷人員的救護車。殘酷的事實表明，他們是一夥慘無人性的暴徒，在我們的首都製造了一場反革命暴亂。

為了維護已經受到威脅的人民的生命財產，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根據國務院戒嚴令，執行任務的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採取了堅決的措施，嚴懲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並正在清理一個多月來被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作為製造謠言和各種非法活動基地的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所採取的這些措施，是完全符合法律的，是迫不得已的。

作為擔負保衛祖國和保衛人民和平勞動神聖職責的人民解放軍，將堅定不移地執行國務院戒嚴令。我們嚴正警告一小撮製造暴亂的反革命暴亂分子，必須懸崖勒馬，停止一切違反戒嚴令和妨礙軍務的違法活動，否則，我們將依法嚴厲打擊。

編前會上大家放聲痛哭

上午8時半，在一片壓抑中照例召開編前會，主要是想請各採編室通過各種方式，檢查瞭解一下全部人員及其家屬的安全問題。豈

知中年女記者詹湘實在憋不住了，突然放聲大哭起來，其他同志也隨之放聲痛哭。這是新華社國內部編前會前所未有過的局面，我頓感不妙，為免日後同事們被抓「把柄」，將桌子一拍大吼道：「不准哭！」一下子把大家鎮住了，並立即宣佈散會。

由於從昨晚以來一直沒有合眼，午飯後就倒床而臥。剛迷瞪一會，一點整，部辦公室主任黃奉初就來電話說：「出事了，王忍之批發的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的又一長篇講話稿底稿，被幾個年輕人張貼在食堂大門口，並寫了批判大字報」，我一聽，要他立即去給揭下來。

十分鐘後，我趕到辦公室看到的原稿上，有中宣部部長、新聞報道指導小組組長王忍之親批：「請電視台、電台立即反覆播放。新華社發通稿。」新華社稿箋上有國內部值班室主任、老編輯舒人親筆寫的：「王忍之同志囑新華社發通稿。曾建徽同志審定並簽發（南振中同志已閱），上午10時20分交值班室。」舒人再次簽發時註「上午10時40分送國內報房」。

看完，我立即決定對舒人採取緊急保護措施：趁他還不知道此事時，派黃奉初以部務會決定，以他連續值夜班太勞累為由，派專車將他和夫人送到新華社房山的療養所休息一個星期。

這篇充滿顛倒黑白文字的稿件如下：

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稱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進駐天安門廣場

新華社北京6月4日電　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稱：從昨天開始，北京的事態急轉直下，近一個多月來極少數人製造的動亂，已經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戒嚴部隊在首都工人和市民的配合下，採取堅決措施平息這場暴亂。今晨5時左右，戒嚴部隊進駐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和其他人同時撤走。

昨天凌晨，部份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入城進駐一些重點保衛目標。在極少數人煽動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各處設置路障，使一部份入城部隊暫時受阻。暴徒們公然襲擊、毆打、綁架解放軍指戰員。在六部口，一夥暴徒攔截了一輛解放軍運送武器裝備的汽車，並企圖搶截武器彈藥。為了保衛武器彈藥不致落入暴徒之手，下午2時，北京市公安幹警、武警在部份學生的配合下，

驅散了暴徒，奪回了這輛汽車和武器裝備。隨後暴徒們又糾集一些人衝擊或圍堵中南海新華門和西門以及人民大會堂。一些暴徒闖入一處工地，搶走大量鋼筋和磚石，準備製造更大的暴亂。入夜，他們四處煽動不明真相的人圍堵各路入城的戒嚴部隊。暴徒們用磚頭、石塊和兇器打傷數百名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戰士、公安幹警和維護秩序的群衆。在民族文化宮門口的一名戰士和建國門橋上一名戰士被暴徒們活活打死。一名戰士被暴徒殘害後，屍體被掛在阜成門立交橋的欄杆上。崇文區的工人和群衆糾察隊，在營救被打傷的戰士時，遭到從前門飯店附近竄出的一群暴徒的襲擊。武警一支隊一輛救護車拉了8名受傷的戰士送往人民醫院門口時，被一夥暴徒攔住，當場就打死一位戰士，暴徒還叫嚷要把其餘7名戰士一個個打死。有4名受傷的戰士在醫院急救後，乘救護車在東單被一夥暴徒攔截，其中兩名戰士被綁架至今下落不明。在前門一家自行車行前，有3名解放軍戰士被打傷，暴徒們竟叫嚷：「誰敢救他們就打死誰！」在府右街，暴徒們攔住一輛北京吉普，車上的一名解放軍軍官被暴徒們剝光衣服肆意侮辱。在翠微路附近，一輛軍車被暴徒們燒毀，十幾名戰士被燒傷，一輛消防指揮車也被燒毀。還有一夥暴徒哄搶西單的一個商店，見東西就搶，見人就打，前往驅散暴徒的武警戰士有幾十人被打傷。一群暴徒甚至越過欄杆，衝進廣播電影電視部大院內，燒毀汽車1輛，砸毀汽車7輛。據初步統計，暴徒們昨晚共燒毀、砸毀軍車31輛、警車23輛、裝甲車2輛、公共電汽車31輛，人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的威脅。

在天安門廣場上，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向廣場上一些人發了菜刀、匕首、鐵鏈等兇器，並通過他們架設的喇叭，公然鼓噪人們「拿起武器推翻政府」。還有人繼續發表煽動性反動演說。氣焰十分囂張。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恢復偉大首都的工作、生產、生活秩序，保衛廣大人民群衆的生命財產安全，戒嚴部隊奉命連夜從四面八方的郊區入城，採取強制措施平息暴亂。在有些地段發生了衝突。

今天凌晨一時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

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廣場上反覆播放緊急通告後，大批圍觀群衆迅速離開。但仍有一部份人盤踞在廣場南端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

凌晨4時半，廣場上廣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隨後，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正常秩序的通告。通告說：「天安門廣場是我們偉大祖國首都北京的中心，是我國舉行政治性集會和迎賓活動的重要場所，是新中國的象徵。但是，現在天安門廣場已經成了極少數人製造動亂、傳播謠言的場所。為了盡快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根據首都和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第一號令，決定立即對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

「一. 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員，聽到廣播必須立即撤離現場。

「二. 如果有人違抗和拒不執行此通告，仍繼續滯留廣場，戒嚴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置。

「三. 清場後，天安門廣場由戒嚴部隊嚴格管理。

「四. 希望一切有愛國之心，不願意國家動亂的廣大學生和群衆，要積極配合戒嚴部隊執行好清場任務。」

約5時左右，廣場上的學生開始撤離，戒嚴部隊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到5時半，整個過程結束。

從3日凌晨到4日凌晨，暴徒們的種種暴行，只是這次反革命暴亂活動的一部份。但從中已足以看出，他們是何等猖獗，何等殘忍，何等暴虐！他們用自己的罪惡事實，把他們的所謂「愛國精神」、所謂「促進民主」、所謂「熱愛自由」、所謂「保護

人權」、所謂「和平請願」等等一切偽裝，全部折穿了，徹底撕光了。廣大學生和人民群衆，充份看清了他們的醜惡面目和反動本質。

面對暴徒們的瘋狂襲擊和破壞，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指戰員和武警戰士、公安幹警同志，嚴守紀律，團結一致，大義凜然，為了捍衛首都的安寧和祖國的尊嚴，捍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捍衛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果，捍衛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一切社會公民的生命安全和根本利益，他們發揚不怕疲勞、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正在勝利地粉碎這場反革命暴亂！他們的英勇行動和光榮功績，受到廣大學生和廣大市民群衆的熱情讚頌和大力支持，他們不愧為黨領導下的人民子弟兵，不愧為我們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堅強柱石和鋼鐵長城。

下午3時，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又發出〈緊急通告〉：

部隊在執行戒嚴任務中，得到了廣大人民群衆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有一小撮歹徒，搶奪部隊槍支，砸燒軍車，毀壞裝備器材，毆打、綁架解放軍戰士。這是反革命暴亂行為，必須堅決制止。特通告如下：

一. 凡搶奪的槍支、裝備、器材，自通告發佈之時起，於48小時內，上交當地公安部門或部隊。

二. 綁架的部隊幹部戰士、公安幹警、武警人員，必須無條件地送回部隊。

三. 立即停止砸燒軍車、裝備器材的破壞行為。違反以上各條，戒嚴部隊有權予以嚴懲。

舉國抗議「大屠殺」

今天，從全國各地到香港以及世界各地，都發出了強烈的抗議聲浪。

長沙千餘學生衝進火車站臥軌，京廣鐵路交通中斷。學生每一、二百人為一隊，打着「敢死隊」的旗子，高呼「反對大屠殺」等口號。

成都2千多學生遊行，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北京7千名學生遭鎮壓」、「還我同學」，與警察發生衝突，警察用電警棍、催淚瓦斯向學生、市民亂打，100多人受傷，學生市民用汽水瓶、小磚頭、破鞋打傷51人。

杭州7千多學生上街，打着「捍衛正義」、「血債血還」、「以血洗血」、「討還血債」、「還我同胞」、「聲討國賊」、「打倒李鵬」等橫幅，到省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承認學生是愛國民主運動，認定杭州不是搞動亂，要省府致電中央制止流血事件。

瀋陽數千學生抬着花圈，放哀樂遊行，排着整齊隊伍，舉着「向我們開炮吧」「反對暴力、反對鎮壓」的標牌，向市政府廣場行進。

太原：今晨廣播北京戒嚴部隊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後，數千學生打着「民衆的血不會白流」、「反對武力鎮壓」、「還我同學、還我人權」、「血債要用血來還」等橫幅，一路高呼「打倒李鵬」的口號遊行。

南昌千名大學生冒雨遊行，高唱《國際歌》，高呼「為國難者報仇」。

青島千餘學生上街遊行，數十塊大牌上寫着「李鵬下台」、「還我戰友」、「以血還血」。

貴陽學生群衆聚集人民廣場，抬兩個大花圈，打一條白色橫幅，輓聯上沒有一個字，灑上象徵血跡的紅顏色。

呼和浩特4千多學生拉着十多個花圈，打着幾十條橫幅，呼喊「為今天在北京死了的學生、市民報仇」。

武漢14所高校萬名學生上街，呼喊「抗議軍政府鎮壓學生」、「血債要用血來還」、「為死難烈士報仇」等口號。

蘭州數千學生抗議軍政府暴行，數萬人組成的敢死隊分赴火車站、公路道口和黃河橋頭，堵塞來往車輛，隴海、蘭新鐵路和公路陷於癱瘓。

上海從清晨起，復旦、同濟、交大等校學生遊行，之後在幾十個交通要道口攔車輛、設路障、阻交通，表示抗議北京鎮壓，有42個地

區被設路障，7條公交線路全線停駛。

南京有數千學生冒雨遊行，抬花圈放哀樂，打着「向北京遇難同胞致哀」、「血債要用血來還」、「軍隊用坦克和機槍證明軍隊進駐北京是來鎮壓學生和群衆的」、「徐帥、聶帥，謊言何在！」等橫幅。

濟南4千學生上街呼喊「打倒獨裁政府」、「推翻法西斯統治」、「李鵬放下屠刀」、「血債要用血來還」、「還我同胞」等口號。

哈爾濱9所高校7千餘學生上街，呼喊「抗議北京暴行」、「李鵬是劊子手」、「血債要用血來還」、「還我同胞」等口號，散發〈告哈市市民書〉、〈北京最新消息〉傳單。

長春4千學生行程20公里到長春市區遊行，呼喊「反對暴力」、「反對鎮壓」、「討還血債」、「六四慘案駭人聽聞」等口號。

廣州：凌晨學生、工人上街遊行、演説、靜坐，數千人頭纏白布，臂戴黑紗，擁着花圈，打着「向為爭取民主犧牲的烈士致哀」的橫幅，呼喊「愛國無罪」、「討還血債」等口號。

香港舉行「黑色大靜坐」

近200萬香港市民今天身着深色或白色服裝。20萬人舉行「黑色大靜坐」。横幅和牌上寫「中國人為何殘殺中國人」、「痛心疾首，欲哭無淚」、「反對暴力」、「抵制大陸貨，不往大陸旅遊」。靜坐後，環島大遊行，為死難者敬獻鮮花，靜坐與遊行，共約100萬人次。部份人接着又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前進行「黑色馬拉松大絕食」，以24小時為一輪，據稱要堅持到6月20日人大召開會議為止。

3千多名在美留學生、學者及華僑今天在華盛頓舉行示威遊行，並在中國大使館門前集會，抗議「大屠殺」。

他們舉着「奠」大幅白布，人人戴黑袖章、白花，高呼：「為6.3死難同胞報仇」、「血債要用血來還」、「打倒獨裁」。

他們宣讀的宣言説：中國人民正在流血，祖國已經到了最危急的關頭，並籌款在華盛頓杜邦環形道公園建立6.3紀念碑。80多歲的任之恭教授冒着烈日參加集會，他激動地説：「中國政府用殘酷的方式

殺害同胞和人民，是不能得到人民擁護的。黨和政府的形象在國際上已經降得不能再低了。昨天在北京發生的事情使人覺得我們的國家像是一個很野蠻的國家。中國的現代化至少要推後幾十年。」馬里蘭大學教授吳京生說：「簡直不能想像中國的部份領導人居然可以下命令屠殺中國學生和群衆，用機槍掃射，用坦克輾人。這給國家帶來了恥辱。我們現在在外國人面前都難以抬頭。過去十年為中國四化建設所做的各種努力已經毀於一旦。政府的所有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口號，不但欺騙不了中國人，也欺騙不了世界輿論，希望政府不要把人民當成笨蛋。」

上午，來自意大利各地的中國留學生、華僑數千人在使館門前靜坐示威，30人絕食，他們的標語橫幅：「強烈抗議中國政府對無辜人民的大屠殺」、「打倒暴君、殺人兇手鄧小平！」、「打倒殺人犯李鵬」、「血債要用血來還」。

數千名中國學生在我駐法使館門前示威，要求報仇，高呼「絞死鄧小平」。

在墨西哥的留學生在使館門前示威，「哀悼倒下的兄弟」、「大屠殺」、「暴行」、「打倒獨裁」。

舉世震驚

據外電4日報道，法國總統密特朗在發表談話時說，「一個政權為了維持下去而不惜向它培養的、為爭取自由而反對它的青年開槍，這個政權沒有前途」。「使用暴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他希望中國領導人以對話解決危機，從而滿足人民的意願。法國政府對中國的鎮壓表示「震驚」，認為「這是違背歷史潮流的死路」。

法共總書記馬歇在一項公報中說，「軍隊干預，發生傷亡，這是極其令人遺憾的。世界和中國本身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主義經驗，不可能通過武力取消問題。」

他還說，「在這個偉大國家面臨新考驗中，我們支持中國人民，支持所有相信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地方社會主義只能走人類解放之路的人，無論他們是不是共產黨員。」

另外法國競選歐洲議員的中間派候選人韋伊指出，「如果中國

政府不停止暴力，不打算傾聽中國人民的呼聲，歐洲國家應該向中國政府發出中斷貿易關係的威脅。」她還表示，歐洲人和美國人必須一致，對中國政府做出明確反應，必須施加壓力。

據外電報道，一些有影響的美國國會議員4日要求美國立即停止向中國出售軍事裝備，並敦促布殊政府「對北京動用軍隊對付示威學生」採取強硬立場。

據報道，呼籲美國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的參衆兩院議員既有民主黨人也有共和黨人。參議院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克蘭斯頓發表聲明說「作為小組委員會主席，我要求停止一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援助與合作。」要求對中國採取制裁措施的參院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赫爾姆斯也表示他將要求參院兩黨議員支持停止向中國出售一切軍事裝備。衆院亞洲問題小組委員會主席索拉茲說，「我認為對我們來說，繼續向一個任意屠殺自己人民的國家出售武器在政治上是無法接受的，在道義上是不可想像的。」他還進一步要求布殊總統停止對中國的技術轉讓，並召回美國駐華大使。

但參議院盧格支持政府在對待中國問題上的謹慎態度。他說，「儘管國會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但只有一個總統，總統在這個時候是冷靜和堅定的。他應該讓駐華大使留在中國，因為事情是變化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告誡白宮不要做出過分反應，他認為鎮壓示威者是中國的內政。

權大於事實

今晚8時，社黨組召開各部門主要負責人會議。會議剛開始，國內部四、五個年輕記者突然衝進會場，氣憤地指責新華社播發〈軍隊進駐廣場〉一稿，連部隊「開槍」二字都不提，要受到歷史的審判！穆青也激動地說：「要審判，我去！」之後，穆青又平靜地說：「我為年輕人的良知未泯而慶幸。但是，對稿子，我和超人當時就提出一定要加上『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稱』和『戒嚴部隊開了槍』兩句，可是人家只接受了第一句，你有甚麼辦法，這就是權大於事實！」

這次會上，大家說了許多心裏話。

6月5日（星期一）

謊言與怒吼

上午，新華社奉命播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

新華社北京6月5日電　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

全體共產黨員、全國各族人民：

目前，首都北京的形勢嚴峻。一個多月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蓄意製造動亂，從6月3日凌晨起，這種動亂已經發展成為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

極少數暴亂分子煽動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製造了種種暴行。他們攔截戒嚴部隊進駐市區和天安門廣場執行戒嚴任務；砸毀、焚燒軍車和公用車100餘輛；辱罵、毆打和綁架幹部戰士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搶奪槍支彈藥和其他軍用設備；衝擊中南海、人民大會堂、中央廣播電視大樓、公安機關等首腦要害部門；搶劫商店和燒毀警察崗樓。他們還慘無人道地殺害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和武警戰士，甚至把被他們殘害的戰士屍體懸掛於立交橋欄杆上。他們進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口號，公然叫嚷「要殺死4千7百萬共產黨黨徒」。這次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主要是極少數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面製造種種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沒有改造好的刑滿釋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團夥，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和其他社會渣滓。總之，他們是一夥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動分子。

眾所周知，一個多月來，政府對極少數人蒙蔽群眾製造的動亂一再採取忍讓、克制的態度。但是極少數人以為政府軟弱可欺，變本加厲進行活動，終於發動了反革命暴亂。面對這種嚴重局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採取果斷的措施，堅決平息這場暴亂。為避免誤傷好人，從3日下午一再發出緊急通告，勸說廣大學生和市民不要妨礙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在平息過程中，戒嚴部隊又盡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極少數暴徒置若罔聞，對戒嚴部隊發動瘋狂襲擊，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一些傷亡，其中多數是解放軍和武警戰士。這是我們很不願意看到的。但是，不這樣做，暴亂就不能平息，那就要發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幾千萬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人民共和國就可能被顛覆，社會主義建設和十年的改革成果就可能毀於一旦，全國就可能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果斷地平息這場暴亂，完全是正義的行動，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國人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的。

依靠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的英勇鬥爭，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的積極配合和支持，我們已經取得了平息暴亂的第一步勝利。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亂還未完全平息，極少數暴亂分子是決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還會伺機反撲，製造種種事端。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務必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團結一致，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保衛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果。只要他們膽敢繼續搗亂下去，我們就同他們鬥爭到底。我們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有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有幾千萬共產黨員，有幾百萬忠於黨忠於人民的解放軍，有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的大力支持，我們完全有力量有信心徹底戰勝他們，徹底平息這場暴亂。

全體共產黨員、廣大人民群眾和各界愛國人士，一定要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明辨是非，顧全大局，迅速行動起來，挺身而出與製造暴亂的極少數人作堅決的鬥爭，而不要做任何親痛仇快的事情。要相信黨和政府有能力制止暴亂，共產黨員要處處以身作則，起模範帶頭作用。廣大幹部職工要堅守崗位，搞好生產，

保障供給，積極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正常秩序。各級黨政組織，要加強正面疏導和思想政治工作，耐心教育青年學生和廣大群衆，不要輕信和傳播謠言，不要進行任何形式的串聯。為穩定局勢創造安定和良好的社會環境而鬥爭，同心同德把建設和改革繼續推向前進。

中共中央國務院

1989年6月5日

同時播發的還有陳希同廣播講話：

新華社北京6月5日電　陳希同廣播講話

北京市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全體市民同志們：

從6月3日凌晨開始，一小撮暴徒在我們偉大祖國首都北京，挑起了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保衛人民政權、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果斷決策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和首都公安幹警、武警部隊一起，以勇敢無畏的精神，一舉粉碎了這場反革命暴亂。這是我們在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粉碎反革命陰謀的鬥爭中取得的一個初步的勝利。

現在，天安門廣場清場工作基本結束，戒嚴部隊已大體就位。但是，到目前為止，這場反革命暴亂還沒有完全平息，局勢相當嚴峻，首都仍處於危急之中，為此，我代表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向全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全體市民發出緊急呼籲：

要求你們立即行動起來，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與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密切協作，堅決徹底地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

從6月3日凌晨開始，一夥唯恐天下不亂的反革命暴徒，利用武警車輛的交通事故大做文章。他們挑動一些人非法設置路障，搶劫部隊的武器裝備，毀壞和焚燒軍車，攔阻堵截戒嚴部隊就位；他們肆意圍攻、毆打和綁架戒嚴部隊和武警部隊的官兵，打死打傷1千多名解放軍人員；他們喪心病狂地多次衝擊中南海、衝擊人民大會堂等要害部門，搶劫商店和大樓。尤其令人髮

指的是，極少數暴徒竟然剝光解放軍烈士的衣服，暴屍街頭，掛在立交橋欄杆上，甚至滅絕人性地用汽油把戰士燒死。有些戰士受傷送往醫院途中，被暴徒攔截，竟把傷員活活打死。在這一群暴徒中，有許多就是沒有改造好的刑滿釋放分子、流氓團夥以及外地流竄來京的作案分子。發生在首都的這起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是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是一個多月來極少數極少數人陰謀製造動亂的惡性發展，是他們反對黨的領導，敵視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政權罪惡企圖的集中暴露。

在這起反革命暴亂中，極少數挑動者和策劃者已經十分明確地提出了他們的政治口號和組織綱領。他們狂妄地叫囂「要把4千6百萬黨徒全部消滅乾淨」，要顛覆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人民政府。在這種極端嚴重的緊要關頭，黨和政府忍無可忍，已經沒有甚麼退路可言，只能採取非常措施，堅決粉碎這起反革命暴亂，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如果有人還要堅持頑固立場，不思悔改，繼續策劃和製造暴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必將繼續採取果斷措施，堅決打擊，嚴懲不貸。

北京市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同志們，黨和人民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在這場尖銳激烈的鬥爭中，我們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不怕犧牲，堅決捍衛共產黨的領導，堅決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政權，堅決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果。

在這裏，我再次向全體市民發出緊急呼籲：希望你們不要聽信和傳播謠言，積極配合和協助戒嚴部隊執行任務，為迅速平息反革命暴亂，恢復正常秩序做出應有的努力；

希望你們以實際行動，保衛國家機關、工廠、商店、學校、醫院等單位不受暴徒的侵害，並堅守崗位，忠於職守；

希望你們教育好子女，做好親屬的工作，不要聽信和傳播謠言，不要上街圍觀，不要參與不利於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活動，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出現反革命暴亂，也是違反絕大多數愛國學生意願的。希望廣大學生們珍惜寶貴時間盡快回校復讀，以實際行動反對反革命暴亂。

我們還要正告那些至今仍執迷不悟的暴亂分子，你們必須

盡快停止暴亂行動，如果一意孤行，負隅頑抗，必將受到嚴重懲罰，希望你們坦白自首，悔過自新，爭取人民的寬大處理。

兩個〈緊急通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今天又連續發出兩個〈緊急通告〉。

第一個〈緊急通告〉：

在首都發生的這場反革命暴亂中，一些暴徒搶劫軍用槍支彈藥，襲擊槍殺解放軍、武警、公安幹警和無辜群衆，砸毀焚燒軍車警車和公共電汽車，襲擊國家首腦機關、公安機關和要害部門，瘋狂進行打砸搶燒殺等破壞活動。對上述嚴重犯罪行為必須堅決制止，依法嚴懲。為此，特嚴正通告：

一. 反革命暴亂分子搞打砸搶燒殺的犯罪行為，必須立即停止。不聽警告，膽敢繼續犯罪者，執勤人員和公民都有權採取一切措施當場制止。

二. 凡在這場反革命暴亂中參與打砸搶燒殺等犯罪活動者，必須立即向公安機關和本單位領導坦白自首，爭取從寬處理。拒不坦白自首的，將依法嚴懲。

三. 凡持有戒嚴部隊散落的槍支彈藥者，必須將槍支彈藥立即送交公安機關，不得隱匿或擅自處理。拒不送交者，以私藏和搶劫槍支彈藥罪論處。

四. 全市廣大幹部、職工群衆、大學生、全體市民，要積極揭發檢舉暴亂分子的罪行。對提供重要線索有功者給與重獎，對知情不舉、包庇和窩藏罪犯者，要根據情節輕重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第二個〈緊急通告〉：

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目前尚未完全平息。一小撮暴徒打、砸、搶、燒、殺，無惡不作。現在，他們還在到處製造謠

言，設置路障，圍堵、燒、砸軍車和公共汽車，襲擊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和公安幹警，有的向群衆打黑槍嫁禍解放軍。為了保證人民群衆生命財產安全，避免不必要的犧牲，特向全體市民緊急通告如下：

一. 全市人民要提高警惕，不要聽信和傳播謠言，發現造謠者要立即向本單位和公安機關報告。

二. 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中，不要隨意上街，不要在街頭聚集、圍觀。

三. 遇有暴徒圍堵燒砸車輛，襲擊解放軍、武警和公安幹警時，要立即離開，以保生命安全。

四. 遇有暴徒進行其他犯罪活動，要記下暴徒特徵，立即向公安機關報告。

五. 全市人民要積極配合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和公安幹警，堅持打擊一小撮打砸搶燒殺的暴亂分子，以盡快恢復正常秩序，保證人民工作、生產、生活正常進行。

衝天的怒吼

今天，各地分社發來的全國人民抗議情況讓人更加震撼。

杭州：數千大學生和市民上街，高呼「以血洗血」、「人民是殺不完的」、「打倒反動政府」、「絞死鄧、李、楊」。全市交通癱瘓。

上海：14所高校8千多學生上街設路障，交通癱瘓，許多工廠停工。

成都：萬人上街燒毀市委、市政府牌子和國徽，最大的人民商場燒毀，損失4千萬元左右。

山東：濟南、青島、東營、曲阜近萬學生遊行，高呼「打倒鄧、李、楊，人民吃飽糧」、「還我死難同學」、「有力殺戮，無力回天」、「烈魂永存」、「放下屠刀」、「解放軍報，胡說八道」。

福州：7千學生臂戴黑紗，抬着花圈遊行，呼喊「悼念北京死難者」、「打倒法西斯」等口號。

鄭州：千餘學生抬着花圈上街「悼念殉國者」、「反對暴力鎮

壓」，號召工人和市民起來聲援北京。

石家莊：1萬3千學生抬花圈、戴白花、黑紗走上街頭遊行、演講、散發傳單「反對血腥鎮壓」、「哀悼愛國者」、「27軍劊子手」。7千多遊行者進入華北烈士陵園送花圈，還把花圈送到河北省委和27軍軍部門口。

呼和浩特：1萬餘師生抬花圈放哀樂遊行，包頭鋼鐵學院一女生發表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內蒙大學生物系團員集體退團。

武漢12所高校萬餘師生佩白花黑紗在校園舉行追悼會。會後抬花圈上街，三鎮交通一度中斷。

廣州：數萬學生、工人、市民遊行。

南京：許多學生、市民抬花圈、戴黑紗、白花遊行，橫幅標語上是「國恥、國難」、「讓歷史告訴未來」、「向死難同胞致敬致哀」、「打倒李鵬」，一支「江蘇作家哀悼團」也參加遊行。居民排隊買糧油。

太原：3萬多人在五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會場中央放十多個花圈，播放「美國之音」，打出「向鄧、李、楊討還血債」的橫幅。

哈爾濱：萬餘學生和1千多工人、市民上街並在主要路口設路障，交通基本中斷。

長春：萬餘學生冒雨遊行，抬花圈、戴白花、放哀樂，呼喊「千古奇冤北京一夜」、「反對屠殺」、「反對鎮壓」，並散佈傳單宣傳北京慘狀。

合肥：萬名師生、知識分子遊行，標語口號是：「為死難同胞報仇」、「血債要用血來還」、「打倒法西斯」、「罷工、罷市、罷政、罷課」，並用公共汽車、交通欄杆、水泥欄杆在主要路口設路障，市內交通全天中斷。

昆明：幾千學生在東風廣場靜坐，佩黑紗白花，標語口號：「打倒法西斯」、「討還血債」、「反暴力反獨裁」、「誓與民主自由共存亡」、「愛國無罪」、「愛國有功」。

南昌：1萬多師生在中心人民廣場集合悼念北京慘案死難同胞，宣傳開展「空校」運動，到一些大工廠宣傳罷工。

貴陽：數千師生和新聞界人士在人民廣場集會，發表演說。

香港：為表示對北京流血事件的抗議，香港市民一早到中銀集團

13家銀行排長隊提存款，一天提走30億港元，創歷史最高紀錄。

世界各國做出強烈反應

據西方通訊社和其他新聞媒介報道，亞洲、歐洲、北美和大洋洲部份國家和地區近日來就中國目前局勢發展做出強烈反應：

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5日說，他對中國的事態發展感到沮喪，呼籲「在目前困難的情況下採取最大程度的忍耐和克制。」

美國總統喬治·布殊5日宣佈停止美國對中國的全部武器銷售和所有其他項目的政府級銷售，但沒考慮從中國撤走大使和斷絕外交關係的問題。

新西蘭總理帕爾默說，新西蘭政府將「就中國政府使用軍隊對付沒有武裝的市民這一不可接受的行動提出強烈抗議」。但新西蘭政府不會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和貿易往來。

泰國總理差猜·春哈旺5日在曼谷說，他對中國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但由於泰國和中國有着良好的關係，「中國發生的事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我們不表示任何看法。」

菲律賓總統科·阿基諾夫人說，「我和全世界領導人一樣對北京的事件向暴力發展表示沮喪，我希望中國人能找到和平方式解決他們的內部問題。」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於「中國政府鎮壓北京要求民主的遊行者感到震驚和沮喪。中國人口衆多，包括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內的許多人與政府不合意味着困難。人民的怨憤會使改革受阻，經濟停滯。由於中國幅員大，它可能給它本身及鄰國帶來問題。我們希望進行明智的協商來謀求和解以便中國人民能恢復開放政策給他們帶來的進步。」

印度外交部官員說，「印度沒有對中國的動亂發表任何聲明，因為評論其他國家的內政不是印度的政策。但印度對於過去兩天裏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悲劇性事件深表沮喪。」

南朝鮮外務部發言人5日說，「我們對於在控制遊行過程中造成的死傷情況表示關注……我們希望局勢能得到和平解決，中國的穩定對於朝鮮半島和亞洲其他地區和國家和平與穩定有重要影響。因此我

們對可能會產生的這種影響表示關注。」

芬蘭外交部長5日發表聲明說，「我們以震驚與憂慮的心情關注自北京向我們傳來的事態發展。使用如此之暴力令人無法理解。」

芬共主席同日發表聲明說，「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絕不是向群衆動用裝甲車，人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人民的軍隊向熱愛和平的、手無寸鐵的人民群衆開槍。今天任何人都無法預料人民軍隊向示威者採取行動的後果。很顯然，它將對中國近期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並可能使中國的國際關係發生困難。」

瑞典和丹麥5日宣佈分別取消了瑞典國防大臣和丹麥議長的中國之行，「以抗議軍隊鎮壓學生遊行者」。

西德總理科爾5日說，他「譴責中國軍隊鎮壓北京進行抗議的學生並對學生深表同情」，要求中國政府回到民主和公開性的道路。並說北京事件將使中國倒退幾十年。

歐洲共同體5日宣佈取消中國外貿部部長鄭拓彬與共同體官員的會晤，並稱，「中國與共同體12國的合作可能因中國軍隊鎮壓學生和殺害市民而受影響」。

南斯拉夫政府發言人對於「中國軍隊的野蠻干涉表示極大不安，對於人們的死難感到痛惜。南政府誠摯地認為中國的複雜局勢是能夠用政治手段、而不是使用暴力和憑藉軍隊加以解決的。」

葡萄牙政府5日對「北京發生的慘劇表示極度悲傷，並向歐洲共同體主席表示，支持以12國的名義馬上表態。」

澳門總督發表電視講話說，「我認為使用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群衆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不是一項適當的措施。」

《科隆評論報》說：「北京的大屠殺是社會主義原則走向沒落的道路上的又一站，但肯定不是最後一站。」

《新萊茵報》（6月5日）說：「當『人民軍隊』向人民子弟開槍時，全世界會響起警報……中國發出了動盪的、變化的、也許是顛覆，也許是無政府狀態，也許是一場內戰的信號。」

《慕尼黑信使報》（6月5日）：「世界在一週末就改變了：在北京，十年的改革政策在坦克履帶下和步槍亂鳴聲中死去了。……主張強硬路線的人只是暫時取得了勝利，他們對歷史是毫無力量的。」

意大利各報6月4日的標題〈北京，大屠殺之夜〉《新聞報》。

米蘭《晚郵報》標題〈軍隊開槍，北京激戰之夜〉。該報社論〈反歷史的流血〉指出，軍隊開槍「不僅是反人民的，也是反歷史的。」

日本時事社稱：以象徵中國的天安門廣場為舞台的流血大慘案，是自1976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的第一次，人民解放軍在首都北京同學生、市民發生大規模衝突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開槍鎮壓學生、市民的事件，將在中國的現代歷史上留下深刻的傷痕。

《讀賣新聞》在〈天安門廣場的慘案令人悲痛〉一文說：最令人擔心的最壞的事態在中國成事實。令人深感這是中國歷史上新的污點和悲劇。這種事態不僅要接受歷史的嚴苛評論，而且它還將關係到中國領導機構內部爭權鬥爭的去向。簡言之，當局對和平行動的學生採取這種措施，不能不說是犯了時代錯誤。

6月5日，紐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刊登血洗天安門的「六四」慘案死傷人數，各方說法不一，計有：

	死亡（人）	受傷（人）
美國全國電視廣播網	1,400	10,000
英國廣播公司	2,000	10,000以上
日本《讀賣新聞》	3,000	
路透社	超過1,000	
法新社	至少1,400	10,000
合衆國際社	300多	
美聯社	至少500	
美國情報機構	3,000	
日本時事社	3,000	2,000以上

6月6日（星期二）

空校宣言

上午，北京市「高自聯」和北大「籌委會」聯合發出〈空校宣言〉：

中國北京4月15日興起的學運，於27日即轉為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一個歷史永將記住的國恥日——6月3日，這場由學生發動，全國各族人民為主體的愛國運動，就轉變為一場偉大的民族救亡革命！

正義被屠刀剁碎！民主被暴君蹂躪！十里長街，十里血海！北京市民、學生死難4千，受傷萬餘。至今，法西斯屠刀仍在狂舞，機槍仍向人民掃射！追求天賦人權的共和國公民，在法西斯政府槍口下仍一個接一個地倒下。

共和國危急！

中華民族危急！

民族存亡於一旦。我們號召同學們盡快行動起來，妥善地、冷靜地撤離學校，以冷靜理智敢於犧牲的一貫作風，奔赴全國各地。4月學潮，5月民主愛國運動，6月民族救亡革命，特別是「6.3」北京大屠殺的真相，都要傳播到神州四海！

我們提議，公元1989年6月9日中午12時起：

全國總罷工、總罷市、總罷課！對法西斯政權最後一擊！

緊急通告：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

今天，新華社奉命播發如下稿件：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第8號）：

戒嚴部隊在首都廣大人民群衆的支持下，已經取得了平息極少數暴徒分子製造的反革命暴亂的初步勝利。但是，現在仍有極少數暴徒窮兇極惡，孤注一擲，垂死掙扎，喪心病狂地繼續製造

打、砸、搶、燒、殺事件。對這些犯罪分子必須採取堅決措施，予以打擊。為此，特通告如下：

一. 對搞打、砸、搶、燒、殺的現行犯罪分子，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當場拘捕，對反抗者就地強行處置。

二. 我們歷來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這次反革命暴亂中犯有罪行的分子，凡主動投案、坦白者，予以從寬處理，繼續作惡、反抗者從嚴懲處。

總參、總政、總後致戒嚴部隊的慰問信

親愛的執行戒嚴任務的全體解放軍官兵、公安幹警和武裝警察同志們：

你們辛苦了！首先讓我們代表全軍官兵熱烈祝賀你們在平息北京發生的嚴重反革命暴亂、恢復天安門廣場的面貌和正常秩序的鬥爭中取得的重大勝利！你們為保衛共和國、保衛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創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黨感謝你們！全國人民感謝你們！

幾天來，首都的局勢日趨惡化，極少數人蓄意製造的動亂，演化成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他們斷絕交通，焚燒樓房，砸燒軍車，搶奪武器，肆意綁架、毆打、殺害我戒嚴部隊官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氣焰極為囂張。在這危急關頭，為了保衛首都人民生命財產，保衛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你們堅決執行中央軍委的命令，堅決執行神聖的戒嚴任務。開進途中，在遭到暴徒們瘋狂的圍攻辱罵、慘無人道的毆打、非法綁架的情況下，你們牢記黨和人民的重託，緊緊依靠北京市的廣大人民群衆和青年學生，發揚不怕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的英勇無畏精神，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狠狠打擊了製造暴亂的一夥歹徒的反革命氣焰。你們用自己的忠誠和熱血，使天安門廣場恢復了莊嚴面貌，保衛了首都，保衛了革命前輩創立的人民共和國，保衛了十年改革的成果。你們不愧為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偉大軍隊，不愧為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忠誠衛士，不愧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我們謹向在這次鬥爭中做出傑出貢獻的全體官兵致以親切的慰問！向光榮負傷的同志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向英勇獻身的革命

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

同志們，這場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進駐執勤點，恢復天安門廣場的秩序，這只是奪取的初步勝利，今後的任務更加艱巨。希望你們反覆深入學習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講話和國務院的戒嚴令，進一步認識這場鬥爭的性質和意義，堅定地把平息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鬥爭進行到底。希望你們保持高度政治警惕性，堅守崗位，忠於職責，隨時準備打擊一小撮暴徒的反撲，鞏固和發展勝利成果。希望你們把「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暴徒。希望你們加強組織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聽從指揮，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愛護首都的一草一木，以鐵的紀律，嚴整的軍容，向首都和全國人民展示我軍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精神面貌。希望你們繼續發揚吃苦耐勞、連續突擊的革命精神，始終保持高昂的鬥志，圓滿地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光榮任務。

向為履行憲法賦予的神聖職責而英勇奮鬥的偉大的人民戰士致敬！

向為保衛祖國、保衛人民和平勞動而不懈努力的光榮的人民戰士致敬！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
總政治部
總後勤部
1989年6月4日

戒嚴部隊某部粉碎一起反革命歹徒焚燒公共汽車暴行

新華社北京6月6日電　戒嚴部隊指揮部發佈消息說：今日凌晨戒嚴部隊某部一舉捕獲28名妄圖焚燒公共汽車的反革命暴徒，交公安機關處理。

據該指揮部宣佈，6月5日，一夥反革命歹徒攜帶汽油、酒瓶等作案工具，竄至北京朝陽區和平街北口公共汽車終點站用8輛大空車堵住附近路口，準備在夜間焚燒停放在那裏的28輛公共汽車。他們公然叫囂：「誰敢來阻止，叫他有來無回！」「要讓北京市交通癱瘓！」6日凌晨2時25分，戒嚴部隊某部得知這

一情況後，立即組織部隊向和平街疾進。3時30分，正當這夥反革命歹徒開始縱火時，解放軍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並鳴槍示警。歹徒們見狀四處逃竄。部隊官兵有的追捕歹徒，有的衝上公共汽車，將已經燃燒還未爆炸的汽油瓶取出銷毀。28名歹徒被當場抓獲。歹徒的暴行被粉碎後，部隊官兵又幫助車隊把公共汽車轉移到安全地帶。

陳希同市長給戒嚴部隊打電話，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粉碎這起反革命暴行的某部官兵表示感謝。

今天還同時播發了上海市、內蒙古自治區、四川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4日給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來電，表示堅決擁護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

抗議的聲浪洶湧而來

全國各地的抗議浪潮依然洶湧澎湃。

哈爾濱：學生在市區主要路口以隔離樁和人牆設置路障，使公共電汽車兩天停運。繁華街道上，到處是學生在向市民演講。

南寧：千餘學生上街喊「獨裁政府下台」、「北京在大屠殺」、「絞殺李鵬」、「抗議血腥鎮壓要求民主的學生」。桂林也有千餘學生遊行。

海口：海南大學1千4百名師生遊行，向北京死者致哀。

福州：千餘學生遊行，開始「空校」運動，學生紛紛離校回家。

石家莊：千名學生和群衆聚集27軍軍部門口呼喊「27軍劊子手」、「27軍鎮壓人民」、「27軍殺死老人、學生和孩子」。

杭州：學生仍在設路障，控制交通要道。

瀋陽：17所高校1萬7千學生遊行。市政府廣場聚集數萬人為「北京死難者」舉行追悼會。瀋陽飛機製造公司等企業數千工人也參加集會和遊行。

貴陽：人民廣場萬餘人集會抗議政府鎮壓北京學生。所有公共汽車上都寫上「絞死李鵬」的標語。

銀川：十多所高校和中學5千餘學生集會遊行悼念北京「六四」

死難者，到處張貼「悼英魂，討國賊」、「嚴懲兇手，還我同胞」，並宣佈無限期罷課、罷考，開展「空校」運動。

呼和浩特：數千學生和工人遊行，大旗上寫「覺醒吧，工人們！」各大學開展「空校」運動。

深圳：十多所中學3千多中學生集會遊行抗議「六四」慘案。蛇口工業區2萬多人遊行悼念「六四」遇難者。

濟南：學生到處設路障，4千多學生在街頭演講，各高校開展空校運動。

西安：學生圍堵一些主要工廠門口，不讓工人上班，要求罷工、罷課。「市高聯」在新城廣場播出十三點聲明：「打倒反動的中央政府、希望省市政府保持中立」等。

南昌：學生開展空校運動，6千多學生已離校。「南昌團結工會」100多人遊行。

廣州：海珠廣場聚集2萬多人送花圈、演說，悼念「六四」慘案。市民排長隊搶購大米、食鹽、食糖、雞鴨蛋和豬肉。

成都：又發生嚴重打砸搶燒事件。岷山飯店、錦江賓館被砸搶，一家電影院被燒。軍人上街挨打。

中國領導人出訪邀請紛紛被取消

瑞典新聞媒介報道，瑞典政府5日做出決定，「鑒於中國當前的事態發展，取消中國前國家主席、現政協主席李先念原定今年9月8日訪問瑞典的安排」。

歐洲議會議長普勒姆爵士5日就中國局勢發表談話，他說，「我對訴諸武力對付民衆示威遊行和造成悲慘的生命損失表示非常遺憾，我希望能很快出現可以導致取消戒嚴的局勢，希望中國在自由化方面做出的努力繼續進行下去。」

美國國務院5日要求在北京大學學習的美國學生離開校園，到郊區的旅館去避難，「因為有可能出現政府軍隊進一步採取暴力行為的危險」。

外國駐華大使館正採取措施保護在北京的本國公民，一些使館將本國公民接回使館或北京一些比較安全的地區。

匈牙利中央四大報紙5日均在頭版報道了北京的局勢。《人民自由報》的眉題是〈用軍事力量消滅示威者〉，正題是〈北京血的星期天〉、《匈牙利新聞報》、《人民之聲報》用的題目也是〈北京血的星期天〉、《匈牙利民族報》的題目是〈天安門廣場大屠殺〉。文中說：「即使只死一個人，那也是悲劇，因為軍隊不只是消滅了年輕人的生命，而且消滅了希望。」

《人民自由報》以〈廣場的悲劇〉為題發表短評說：「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是一場悲劇。作為中國人民、中國社會主義的朋友，當我們讀到射殺學生和用燃燒瓶燒裝甲車，我們感到特別痛心」。「我們從自己的歷史中學到，槍桿子不能出真理，不能解決問題。槍桿子中不會產生別的甚麼東西，只有死亡。」

《科隆評論報》說：「北京的大屠殺是社會主義原則走向沒落的道路上的又一站，但肯定不是最後一站」。

蘇聯人代會6日就中國局勢發表聲明說，「真切希望友好的中國人民盡快翻過自己歷史上這悲慘的一頁，沿着經濟和政治改革，建設強大、愛護和平、自由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道路前進」。

聲明說：「現在不是做出輕率和匆忙結論和聲明的時候。不管有時情緒多麼強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尋找旨在團結社會的相應辦法」、「我們希望明智、理智和慎重態度將佔上風，將找到擺脫目前這種形勢的無愧於偉大中國人民的辦法。」

波蘭政府副發言人茲．雷科夫斯基6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聲明說，「波蘭社會和當局以深切關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發生的悲劇性事件。我們對死傷者的家屬表示真摯的慰問。波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着傳統的友誼、相互尊重和全面合作關係。近幾年來，波中兩國關係發展順利。我們希望，當前發生的事件將不會給我們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帶來消極的的影響。在北京發生的事情是與我們友好相處的人民的重大戲劇性事件。我們相信，中國人將跟過去一樣不訴諸武力，而通過政治手段解決當前的衝突。我們相信，理智和現實主義將佔上風，中國的改革進程和它的國際地位將不遭到消弱。」

挪威王室官員宣佈，挪威王太子夫婦已取消了今年夏天對中國的訪問。挪威政府已勸告在中國的挪威人離開中國。

瑞士政府6日宣佈禁止向中國出售一切武器並且停止支付已簽署

合同應交付的武器。

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6日宣佈，英國禁止向中國出售武器，停止英國和中國軍事官員之間的會晤。英國馬克斯韋爾公司已決定停止發行中國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

法國總理羅卡德6日在國民議會宣佈，「法國已決定凍結與中國的一切關係。中國總理李鵬計劃於今年晚些時候對法國的訪問已被取消。」

奧地利政府宣佈從中國召回奧地利駐華大使以示抗議。

共同體12國6日發表聲明說：「12國對於中國的悲劇性事態發展深感震驚，強烈譴責用暴力鎮壓和平遊行者。12國要求中國當局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停止對非武裝的平民使用武力。12國呼籲中國領導人立即謀求和平解決目前的衝突。歐洲共同體及其成員國已經採取了包括停止高級接觸在內的一些措施，並且將密切注意中國的事態發展。」

日本新任首相宇野6日說，「日本尚未到達對中國進行制裁的階段，因為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和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很不相同，日本不向其他國家出售軍事供應品，因此，軍事禁運的辦法對日本來說並不存在。」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說，「由於實際原因，執行援助計劃不可能繼續進行。」

美國總統喬治．布殊5日在華盛頓會見了4名中國留學生代表。美國國務院已要求在中國的美國人盡快離開中國。

美國前總統里根5日說，「儘管軍隊鎮壓學生，美國應繼續保持與中國的關係。布殊採取了他必須採取的行動。我認為，這是十分不幸的，但我完全支持他。」

另據報道，加拿大、英國、日本、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亞和菲律賓準備從中國撤走僑民。

輿論工具的悲哀

晚間，香港分社傳來今天香港《文匯報》刊登的題為：曾建徽袁木炮製〈軍隊進駐廣場稿件軍方強制新華社播出〉一文：

本報北京5日電　據悉6月4日以新華社名義播發的〈戒嚴部

隊進駐天安門廣場〉一稿的上半部份是由曾建徽草擬的，後半部份則由袁木（國務院發言人）完成，然後由解放軍總參謀長遲浩田簽發，下令由新華社播出。按規定此類重大事件新聞稿，需由新華社兩個主要負責人簽發。在軍方強制下，新華社社長穆青和副社長郭超人含着眼淚被迫簽字，但要求該稿導語須加上「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稱」及「戒嚴部隊開了槍」兩句，當時遲浩田應允。可是，翌日報道見報時卻並未見後一句。今天新華社總社的記者編輯對此極表憤恨，實行怠工，只編發了一幀伊朗領袖霍梅尼病逝的照片。

此外，昨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男女播音員薛飛和杜憲，均着黑色服裝，表情悲傷、聲音沉痛，但他們的鏡頭只出現了一次。因為這一晚，後來，他們永遠地離開了新聞聯播……

6月7日（星期三）

「極少數」與大傷亡

經歷了6月2日到4日三天兩夜的大決戰、大鎮壓之後，整個北京城籠罩在恐怖氛圍中。許多路口都有軍人持槍把守、坦克裝甲車日夜在大街上來回巡邏。整個城市不僅徹底喪失了一個大國首都的莊嚴和生機，而且空前地出現了痙攣和虛弱；而所有正義、正直、正常的人們，無不處於一種精神恍惚、神情麻木的狀態中，對剛剛發生過的一段驚心動魄的活生生的歷史，似乎完全失去了回憶，更遑論議論、評說，對當局利用報紙廣播掀起的鋪天蓋地的宣傳，很多人都是不看不聽不信。然而此時，新華社奉命播發的稿件卻越來越多。

今天播發的重要稿件有：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反革命暴亂真相

新華社北京6月7日電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6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時說：從

6月3日凌晨以來，在首都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建國以來沒有過的反革命暴亂。這件事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密切關注，所以國務院委託我請來了戒嚴部隊某部政治部主任張工，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丁維俊，給大家提供這方面的有關情況。

我先講幾點：

第一點，現在的局勢。總的來看，6月3日凌晨極少數暴徒策動的一場反革命暴亂，在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鬥下，暴亂者的陰謀沒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亂取得了初步的勝利，或者說第一步的勝利。現在暴亂還沒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勢仍然是相當嚴峻的。

第二點，暴亂發生之後，社會各界包括輿論界，對傷亡情況都很關心，經再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情況是這樣的：

解放軍官兵受傷5千多人；

地方上（包括為非作歹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群衆）共傷2千多人；

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群衆。

除此之外，軍隊方面到目前為止還有400名官兵失蹤，生死不明，等將來局勢穩定下來，有些可能生還，有些可能犧牲了。

張工說：首先我想向新聞界的同志負責任地說明一個問題，並且也想通過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國人民明瞭，就是6月4日凌晨4時半至5時半，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衆，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

我想把清理天安門廣場的過程簡要地說明一下。6月4日凌晨1時半，部隊到達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在那個時候，我們在天安門廣場反覆用幾個小時的時間（現在算起來大體用了3個多小時），反覆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這個緊急通告指出了在6月3日到我們清場期間首都發生了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要求當時在廣場的學生和群衆盡快離開。經過反覆廣播之後，大批的圍觀群衆和在廣場的群衆逐漸

離去，只剩下一部份仍然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圍呆着。部隊在正式清場以前，為了使更多的人離開這個廣場，再次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告。在反覆廣播宣傳之下，學生代表向我們戒嚴部隊提出一個要求，能不能讓他們和平撤退或者是自動撤退。戒嚴部隊立即表示同意，並且又通過廣播反覆向學生說明，戒嚴部隊完全同意他們的要求，請他們自動地、和平地離開廣場。這樣，就有不少的學生比較有組織地打着旗，從東南方向離開了廣場。

清場開始時，廣場上的人已經比較少了。部隊由天安門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推進，並且留下一個通道，讓當時在廣場的學生和群衆能夠自動地離去。直到學生和群衆全部走完之後，我們部隊的幹部戰士逐一地對他們臨時搭起的帳篷進行了檢查，看看裏面有人沒人。在確實弄清楚這些帳篷沒有人之後，才用車輛把這些帳篷和各種障礙物，還有那個所謂的甚麼女神像統統推倒。在清場的過程當中，有一個非法組織「高自聯」的頭頭，帶着7個人，有的坐在一輛裝着兩桶汽油的車上，有的手裏提着裝滿汽油的瓶子，企圖用這些東西來燒毀軍車，並且要搞爆炸，還揚言要燒毀天安門城樓，當我們幹部戰士發現他們之後，他們的車沒有開，提着瓶子向金水橋方向跑，跑的過程中，我們把他們抓獲了，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整個清場過程可以說是在強大的反覆的宣傳之下，基本上是一種和平的撤退。這個過程很清楚，沒有死一個人，沒有軋傷一個人。

外交部發言人就布殊總統的聲明發表談話

新華社北京6月7日電　外交部發言人的談話全文如下：

6月5日，美國總統布殊發表聲明，對中國當前的局勢進行指責，並宣佈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間軍售和商業性武器出口，中斷中美兩國軍事領導人之間的互訪活動。對於美國政府的這一舉動，中國政府不能不表示極大的遺憾。

我們曾多次說過，中國目前發生的事情，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中國政府是穩定的，並完全有能力平息目前在北京發生的暴亂。希望一切同我國保持良好關係的國家、組織和人士不要以任

何方式進行干涉。美國政府公然對純屬中國的內部事務橫加指責，並單方面採取損害兩國關係的行動，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

中國政府將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兩項基本政策是不會改變的。任何以這種或那種手段來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企圖，都是不明智的，也是短視的。我們希望美國方面能以中美關係大局為重，從兩國關係的長遠利益出發，不要做任何不利於兩國關係的事。

方勵之到美國駐華使館「避難」

新華社北京6月7日電 據「美國之音」和國際合衆社今天報道，方勵之已於本月5日去美國駐華使館「避難」，「要求」保護他的安全，但未申請「政治避難」。這是美國白宮發言人菲茨沃特本月6日對記者宣佈的。

此間有關方面人士稱，方勵之近年來經常通過美國和其他外國記者發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謾罵黨和政府的講話。方勵之的情況，美國方面是清楚的，在當前情況下，美國駐華使館對方勵之這種人提供庇護，這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北京建國門外外交公寓有人向我戒嚴部隊開槍造成官兵1人死亡3人受傷

新華社北京6月7日電 據北京戒嚴部隊指揮部新聞處告：今日上午10時左右，當我一支戒嚴部隊自東向西開進，經建國門立交橋附近時，遭到來自建國門外外交公寓和路南樓上兩個方向的槍擊，造成我官兵亡1人傷3人。該支部隊被迫回擊，並一度包圍了外交公寓等建築物，隨即迅速撤離。

戒嚴部隊要求在京中外人士嚴格遵守戒嚴部隊指揮部所發佈的各項有關規定。在此情況下戒嚴部隊將負責保護他們的安全。

高校出現「空校運動」

北京已處於一片死寂中，而其他各省市的聲討抗議活動卻仍未平

息下來，一些地方甚至引發了人們對整個社會陷入動盪的恐慌。

上海：華東師大、上海交大等高校學生又上街設置新路障，使交通再次全面受阻；同濟大學、上海工業大學相繼發出學生衝擊學校禮堂、教學大樓，要求為北京死難者設「靈堂」。同時，由於謠傳上海要實行戒嚴，一些學生紛紛離校回家。

南京：河海大學等校400餘學生又上南京長江大橋公路橋，堵塞南北交通，使3千多輛汽車受阻；南京大學等校1千餘學生到中央門鐵路旱橋設路障，堵塞南北鐵路交通，致使3趟列車停運。還有部份高校師生繼續遊行，哀悼北京「6.3」慘案中的死難同胞。

合肥：一些高校學生在市區多處設立廣播站，傳播「美國之音」的「天安門真相」。安徽中醫學院百餘學生到合肥鋼鐵廠等處臥軌，使高爐生產和安全受到威脅。晚11時，合肥工業大學和市「工自聯」組織1千餘人，借一名女生在堵合鋼大門時被自行車所撞，向合鋼刑警隊要「兇手」。

四川：各高校在「空校運動」中回家的學生越來越多，四川大學除畢業班外，80%以上的學生離校。

武漢：早晨5時半，地質大學500多名學生在武昌東門十字路口攔截9輛公共汽車做路障，堵住通往長江大橋的交通。上午10時，中南財經大學等8所高校的400餘師生抬着花圈遊行到東門舉行「追悼會」，引起萬餘人圍觀。「追悼會」後，部份學生沿路把一些公共電汽車、麵包車、卡車放了氣做路障，致使市內交通基本中斷，造成人心惶惶，人們紛紛排長隊去銀行提款，到商場搶購食品。晚8時，華中師大部份教師和學生1千5百餘人，在武漢大學、武漢工大、武漢水電學院之間遊行。

昆明：一些高校千餘名學生抬着花圈，戴着黑紗上街遊行，為「北京死難學生致哀」。

太原：多數高校有三分之二的學生離校回家，少數學校仍有大字報出現，一張署名「太原市全體學生」的〈緊急呼籲〉提出：站起來，反對血腥鎮壓與鄧小平、李鵬反黨集團進行鬥爭。

濟南：今天有千餘工人抬着花圈上街遊行，高喊：「我們是工人」、「我們要罷工」等口號。

呼和浩特：7所高校學生從6日開始「空校運動」，內蒙大學5個

系的部份團員集體退團。

石家莊：今天有3千餘名學生和市民再次衝擊27軍軍部，高呼：「27軍是劊子手」、「在北京血洗天安門廣場」等口號。

哈爾濱：汽輪機廠、鍋爐廠、軸承廠三大企業千餘職工上街遊行，支持學生。而高校學生已大批離校回家。

天津：各高校均有50%以上的學生離校回家。

長春：今有工人、市民、學生等各界十多萬人進行大遊行，抗議北京的流血事件。下午4時半，第一汽車製造廠萬餘工人和長春紡織廠5千餘工人，騎自行車或步行向市內行進，與學生匯合後沿着斯大林大街遊行，自發組成的「市民聲援團」也進入隊伍，到達省委門前的新發廣場時已達十多萬人。他們高唱《國際歌》，高喊「反對鎮壓」等口號，然後到地質宮廣場靜坐，一些工人、學生、教師和市民代表先後發表「反鎮壓」的演說。

國際社會繼續關注北京局勢

西方通訊社和其他新聞媒介7日繼續報道各國對中國目前局勢的反應。

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格羅斯7日發表一項聲明說，「中國的悲劇使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共產黨）黨員和匈牙利整個社會感到震驚。匈牙利領導人正焦慮地注視着中國的事態發展，流血事件已經打斷了中國的改革過程。我代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和黨員，堅定地宣佈，我們強烈譴責暴力和自相殘殺的戰爭。這些方法與社會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匈通社報道，匈駐華使館的22名外交人員家屬已從北京撤回布達佩斯。

越南電台7日報道，「公衆輿論認為，中國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已經給北京製造了一種令人窒息和令人迷惑的氣氛。」

日本外務省7日召見了中國駐日大使楊振亞，「譴責上週末在北京的鎮壓是極其不能容忍的和十分令人遺憾的。」日本首相宇野說，「把槍口對準人民是嚴重問題」，但日本將對中國採取謹慎態度。

美國參議院6日以100票對零票通過決議，「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鼓吹在中國實現民主和人權的沒有武裝的人使用武力，要求布

殊與美國的盟國協商，對中國政府進行國際制裁。」參議院還要求布殊考慮一些步驟，其中包括「要求美國進出口銀行和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審查資助與中國的貿易情況；要求美國負責向中國出售發放許可證的機構在做出決定時考慮目前中國的局勢；要求美國之音增加華語廣播節目。」美國衆議院早些時候以406票對零票通過了與參議院類似的決議。

墨西哥政府6日通過外交部發表的一份公報說，「墨西哥政府對中國發生的要求民主改革的學生運動之後發生的死亡事件深表遺憾。墨西哥政府表示相信，中國政府和人民能够找到途徑以回到不使用暴力能够解決分歧的狀況上來。墨西哥政府近日來一直密切注視着中國的事態發展，特別是為了瞭解居住在中國的墨西哥人的人身安全。墨西哥駐華使館已為所有在中國的墨西哥人提供了安全的庇護所，並準備在中國內部形勢惡化後把他們撤走。」

泰國外長西提·沙衛西拉6日說，有17名泰國留學生已經被接到泰國駐中國大使館。中國的局勢仍然令人擔憂，泰國學生在未恢復平靜之前可能無法上課。

6月8日（星期四）

今日北京

據北京市教委反映：首都高校在「空校」鬥爭中，大部份學生已經離校，許多學校連畢業班也走了三分之一以上，許多校園顯得空漠而沉寂。市區中小學大部份也沒有復課；城近郊8個區1千多所中小學中已經復課的佔50%以上。

據北京市經委調查：全市工業企業中，除首鋼、燕化、礦務局、一熱、二熱、焦化廠、751廠等重點企業的重點車間和重點部門在維持生產，其他行業的絕大部份企業仍處於停產狀態，工人出勤率極低，最高的為50%左右。

據鐵路部門反映，由於各地都出現學生、群衆臥軌攔堵，近日各地進京旅客列車晚點、停運的較多，5日停運4列；6日停運5列，晚點

7列；7日有10列停發。

另外，全市170條公共電汽車線路，已開通35條（其中市區18條，郊區17條），佔20.5%，共發車115輛。三環內有4個加油站正常營業。

截止上午9時，城近郊8個區除西城區電報大樓附近的兩個糧店未開門外，其他糧店都已開門售糧。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今天同時發佈三個〈通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第9號）

根據廣大市民關於恢復交通秩序的強烈要求，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特通告如下：

一. 任何人不得在道路上設置各種障礙。

二. 任何人不得攔截、破壞各種車輛。

三. 任何人不得破壞各種交通設施。

四. 任何人不得圍攻、阻撓公安幹警維護交通秩序執行公務。

五. 凡違反上述規定者，所有執勤人員有權當場進行處置。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第10號）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即「高自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即「工自聯」），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第11號）

為了嚴厲打擊反革命暴亂分子，廣泛發動和依靠群衆揭發檢舉反革命暴亂分子的犯罪活動，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在市、區設立舉報電話。全市每個公民都有權利、有義務，隨時通過舉報電話或直接向公安機關檢舉揭發暴亂分子。

「高自聯」、「工自聯」兩個非法組織的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

「高自聯」的頭頭、「工自聯」的頭頭，是在首都煽動和組織這次反革命暴亂的重要分子。自本通告發佈之日起，以上兩種

人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從嚴懲處。

新華社今天還播發了如下一些消息：

李鵬、王震看望戒嚴部隊官兵

新華社北京6月8日電　戒嚴部隊指揮部新聞處消息：6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家副主席王震看望了執行戒嚴任務的某部官兵，高度讚揚大家堅決執行命令，完成任務，勉勵大家再接再厲，乘勝前進。

李鵬、王震聽取了部隊負責同志關於部隊執行戒嚴任務的工作情況彙報。李鵬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戒嚴部隊官兵表示慰問，希望大家繼續努力，為保衛首都的安定、保衛首都的正常秩序而努力奮鬥。

王震在講話中讚揚部隊官兵不愧為人民群衆的忠誠衛士、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他希望大家對一小撮反革命暴徒要繼續嚴厲打擊，對廣大人民群衆的生命財產，要繼續滿腔熱情、竭盡全力予以保護，為捍衛立國之本的四項基本原則，為推進改革和建設，再立新功。

外交部向美駐華使館提出嚴重抗議

新華社北京6月8日電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朱啓禎今天約見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就美國大使館給予方勵之和李淑嫻所謂「保護」一事，提出了嚴重抗議。

朱副部長說，據我們獲悉，方勵之和李淑嫻已進入美國駐華使館尋求所謂「保護」。美國駐華使館已給以庇護。本月6日白宮發言人菲茨沃特證實了此事。這一行動是違反國際法，同時也是違反中國有關法律的。衆所周知，方勵之和李淑嫻一貫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美國使館的行動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對此，我們表示極大地遺憾並提出嚴重抗議，我們將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

香港居民李卓人承認接觸非法組織並準備援助的錯誤
公安機關進行教育後讓其離京返港

新華社北京6月8日電　香港居民李卓人涉嫌接觸非法組織並準備對其援助，經公安機關談話教育後已離京返港。李卓人在北京部份地區戒嚴期間，於5月31日自港來京，住在北京飯店西五樓，當晚即與在天安門廣場的「市高聯」、「外高聯」、「廣場指揮部」等非法組織聯繫，6月3日發生反革命暴亂後，李在6月4日匆忙離開北京飯店，5日準備登機返港。7時45分，在北京飯店西五樓廁所內發現被扔掉的人民幣79,999元及鼓動學潮的宣傳品和寫有通知海外記者造謠「香港學生陳清華（男）、李蘭菊（女）已被捕」等字樣的多張名片，還有「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李卓人」的字條一張。公安部門為查明情況，於6月5日晚在首都機場找到李卓人談話瞭解。李認為上述錢物可能是香港來京其他人士扔的。李自稱是香港成衣工會總幹事，來京目的是找北京的「市高聯」、「外高聯」、「廣場指揮部」，準備提供援助。6月3日政府宣佈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之後，他即停止了活動。他證實陳清華、李蘭菊已離京返港。他在接受公安機關教育後，承認在戒嚴期間與這些反革命陰謀暴亂的非法組織接觸並準備進行經濟援助是錯誤的。公安部門對其所帶款項暫予扣留，已讓其離京返港。

中國經貿代表團因故提前回國

新華社北京6月8日電　因歐洲共同體和比利時單方面突然宣佈取消中國政府經貿代表團的會談和會晤，中國政府經貿代表團提前回國，今天經巴黎回到北京。

會談和會晤的取消是在6月5日會談開始前不久宣佈的。中國政府經貿代表團團長、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鄭拓彬對此深表遺憾。

朱鎔基強調：上海不能亂

上海復旦大學、華東師大、同濟大學等校都有學生在校內設靈堂，搞悼念活動，並在復旦大學校門「降半旗」致哀。上海機械學院

「自治會」組織數百人參加的「沙龍」，在討論行動方案時，多數人傾向採取激烈行動，速戰速決，如燒汽車、衝擊江澤民住宅等。

晚上，上海市市長朱鎔基向全市人民發表電視講話，號召全市人民行動起來，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堅持生產，保障生活。他在講話中反覆強調「上海不能亂」。

其他城市的情況有：

長沙：一些高校學生和民衆萬餘人，在火車站廣場為北京死難學生和群衆舉行「追悼會」。有人在會上演講批判袁木講話顛倒黑白，一派胡言亂語；指責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暴亂真相》紀錄片是以假亂真、欺騙人民。

武漢：湖北大學數百名學生打着「湖大敢死隊」的橫幅，到武昌車輛廠大門前靜坐，阻攔工人上班。武漢鋼鐵學院數百名學生在任家路鐵路道口攔車，並在鐵軌上靜坐，致使武漢至大冶鐵路中斷4小時。

重慶：一些高校學生上街設置路障，使市內交通受阻。

福州：高校學生大多離校回家。少數學校出現「選狗打狗」運動，對積極工作的學生幹部進行打擊。

合肥：部份高校學生繼續上街設置路障。

南京：上午有400餘名高校學生堵塞長江大橋和中央門等處的鐵路、公路交通，下午全部撤回。

6月9日（星期五）

鄧小平公開露面

今天下午，鄧小平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萬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也參加了接見。陳雲沒有到會。

鄧小平説，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極少數人先是搞動亂，後來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他們的目的就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資產階

級共和國。在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中，人民解放軍、武警和公安幹警表現了很高的覺悟，經受了考驗。我們部隊的幹部戰士在生命危險面前，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的利益。我們的軍隊不愧是人民子弟兵，國家的鋼鐵長城。經過這次考驗，證明是合格的。這充份表明，我們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社會主義制度的捍衛者，人民利益的捍衛者。

鄧小平說，這次事件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使我們事業的步子前進得更穩更好，甚至更快；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實行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堅定不移地幹下去。基本的路線、基本的方針政策不變。但是，要認真總結經驗，那些搞得對的就堅持，那些失誤要糾正，不足的要加把勁。總之，要總結現在，看到未來。

針對鄧的這番講話，社會上很快就出現傳單說：「這場風波的到來完全是以鄧小平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一小撮先是說學生搞動亂，後來進一步發展到血腥大鎮壓。他們的目的就是冒充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封建法西斯王朝。」

今天，北京市戒嚴部隊再次發佈通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第12號）

在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中，一些反革命分子到處張貼、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字報、小字報，不斷製造謠言，煽動暴亂，手段惡毒，危害極大。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特通告如下：

一. 反革命暴亂標語、傳單、大字報、小字報的策劃、制定、印刷和組織張貼、散發者，必須立即停止犯罪活動，到公安機關自首投案，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自首者，將依法嚴懲。

二. 受人唆使張貼、散發反革命暴亂標語、傳單、大字報、小字報者，必須立即停止活動，向所在單位或街道辦事處坦白交代，並交出尚未張貼、散發的標語、傳單。

三. 立即清除一切殘留的反革命暴亂標語、傳單、大字報、

小字報。對阻礙清除者，解放軍、武警和執勤幹警予以強行處置。

四. 望市民們提高警惕，不信謠，不圍看，不散佈，發現張貼、散發者，立即檢舉揭發，並有權當場制止，將犯罪分子扭送公安機關。

又一顆企圖遮天蔽日的煙幕彈

6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為配合戒嚴大軍化裝進城，曾拋出一顆長達數千言的「信號彈」，從而拉開「6.3」大決戰、「6.4」大鎮壓的序幕。隨後，在「6.5」又用人民的鮮血炮製了一顆企圖遮天蔽日的煙幕彈——〈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直到今天才通過中央宣傳五人小組指定新華社播發。但是，我們決定不用新華社電頭，只在結尾處註明：（新華社發），以示奉命播發。

在此摘編如下，以立歷史存照：

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

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

（1989年6月5日）

6月3日、4日，首都北京在經歷了一個多月的動亂之後，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依靠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的英勇鬥爭，依靠廣大人民的配合和支持，已經取得了平息暴亂的初步勝利。但是，這場反革命暴亂現在還沒有完全平息。極少數暴亂分子還在那裏陰謀策劃，製造謠言，蠱惑人心，進行反撲。他們利用搶來的槍支彈藥，打黑槍、燒汽車、砸崗亭、衝擊商店和公共場所，企圖垂死掙扎。目前，社會上有種種傳聞，許多群衆對事實真相還不够瞭解，思想上和感情上都有些問題沒有解決。因此，有必要把這場反革命暴亂的真相向群衆講清楚，使大家明瞭事情的來龍去脈，認清平息這場暴亂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積極投入鬥爭，為穩定首都局勢作貢獻。

一. 有的同志提出，前幾天動亂的局勢已有所緩和，戒嚴部

隊還有必要進城嗎？

應當明確，執行國務院戒嚴令，完成首都部份地區的戒嚴任務，部隊必須進城。事實上，從5月20日發佈戒嚴令之日起，戒嚴部隊每天都在按照預定部署，採取不同方式向城裏開進，到達指定部位。正是因為戒嚴部隊的陸續進駐和各方面的艱苦努力，動亂的局勢才開始向着緩和的方向發展。但是，必須尖銳指出，極少數人製造動亂的活動一天也沒有停止，推翻共產黨領導的目標絲毫也沒有改變。

他們聲稱，已經內定了「新政府」的成員，準備了要鎮壓的幹部名單，繼續在天安門廣場靜坐，不斷製造事端，可以達到「推翻現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目的。

他們積極組織力量，糾集流氓地痞，網羅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有刻骨仇恨的人，拼湊所謂「飛虎隊」、「義勇軍」、「敢死隊」，揚言要「軟禁」黨和國家領導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獄的方式」奪取政權。

他們用海外反動政治勢力援助的資金和物資，準備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開辦了「民主大學」，聲稱這是「新時期的黃埔軍校」。

他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豎起了一個甚麼女神像，原來叫「自由女神」，後來又改為「民主之神」，要用美國的自由民主來作為他們的精神支柱。

他們說，「要用廣場的鬥爭，來支持全國的鬥爭」，採取極其惡劣手段，威脅青年學生，不許撤離廣場，甚至揚言，「誰要撤就幹掉誰」。

他們生怕青年學生靜坐請願的行動難以堅持，又動員搞5千人的「知識分子大絕食」，但號召不起來，結果搞了一個僅4人參加的48小時至72小時的絕食鬧劇。

他們散發煽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傳單，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叫嚷要組成「武裝力量」，「團結包括台灣國民黨在內的各種力量」，「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和它的政府」。

所有這些說明，極少數人有計劃、有預謀製造的動亂，絕不

像善良的人們想像的那樣正在趨向平息，而是改頭換面，繼續在那裏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

二. 有的同志問，6月3日這一天發生的事情，够得上是暴亂嗎？

這個問題，最好還是讓事實來回答。

6月3日凌晨，當戒嚴部隊按既定計劃繼續進入警戒目標的過程中，就有人大呼小叫，煽動一些人在建國門、南河沿、西單、木樨地等路口攔阻大小車輛，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毆打戰士，搶奪軍用物資。

隨着事態的急劇惡化，暴亂的挑動者也更加猖狂。下午5時許，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的少數人，向天安門廣場不明真相的群衆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帶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死裏打」。「工自聯」在廣播中大肆叫囂，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還有一夥暴徒糾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單附近一個建築工地的圍牆，搶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鋼筋、磚塊等，準備打巷戰。

請大家看看，這不是暴亂是甚麼？在這緊急關頭，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下定決心，命令駐守在首都城區周圍的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息暴亂。

（註：也請大家看看，就算一方給群衆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帶尖的竹竿；而另一方調動各路大軍，開動裝甲車、坦克，使用催淚彈、機槍等現代化武器，到底是誰對誰在搞暴亂?!）

三. 有的同志問，部隊進城平息暴亂，為甚麼向老百姓開槍？

自戒嚴以來，陸續進城的戒嚴部隊始終保持高度克制的態度，盡量避免發生衝突，這是有目共睹的。

6月3日晚10時前後，奉命向城內開進的各路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市區，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了嚴重阻攔。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部隊仍然採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而少數暴徒卻利用這種克制發動駭人聽聞的打、砸、搶、燒、殺。

6月4日凌晨，東單路口一夥暴徒用酒瓶、磚頭、自行車砸

砍戰士，許多戰士血流滿面。復興門一輛車被截，車上的某部管理科長、管理員、炊事員等12人被拉下車來，強行搜身，然後痛打，多人受重傷。六部口4名戰士被圍攻毆打，有的當場死亡。廣渠門附近3名戰士被痛打，只有1名被群衆救出，兩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區西興盛胡同有20餘名武警戰士被一夥歹徒堵住，有的被打成重傷，有的下落不明。護國寺一輛軍車被截，戰士被拉下來痛打後當作人質，一批衝鋒槍被搶走。一輛裝滿磚頭的汽車，由東交民巷開往天安門廣場，車上的人高喊：「是中國人的上來，砸解放軍去。」

拂曉之後，打、殺解放軍戰士的暴行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隊的一輛救護車，拉了8名受傷的戰士送往附近醫院時，被一夥暴徒攔住，當場就打死一名，還叫嚷要把其餘的7名一齊打死。在前門大街的一家自行車店門前，有3名解放軍戰士被打負重傷，暴徒們圍住狂叫：「誰敢救他們就打死誰。」在長安街上，一輛軍車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湧而上，砸開駕駛室，將司機活活砸死。西單十字路口以東30米處，一名戰士被打死，又在屍體上澆汽油焚燒。在阜成門，一名戰士被暴徒殘害後，屍體被懸掛在立交橋的欄杆上。在崇文門，一名戰士被一夥暴徒拉上過街天橋，從橋上扔下，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暴徒們狂叫，這是「點天燈」。在西長安街首都電影院附近，一名解放軍軍官被暴徒打死後，剖腹挖眼，把屍體掛在一輛正在燃燒的軍車上。還有一名解放軍被挖掉眼球，割掉生殖器，將屍體扔進護城河。

暴亂以來，據不完全統計，被暴徒砸毀、燒毀的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80多輛，其中軍用汽車180多輛，裝甲車40多輛，警車90多輛，公共電汽車80多輛，其他機動車40多輛。搶走一批武器、彈藥。負傷的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數千人，死亡上百人。他們為保衛共和國，保衛憲法，保衛人民，付出了鮮血甚至寶貴的生命。對他們的功績，人民將永遠銘記。

如此慘重的代價，最有力地説明了戒嚴部隊所採取的極大的容忍和克制態度。否則，部隊怎麼可能造成這麼大的傷亡和損失呢？這難道不正説明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為了保護人民

而不惜犧牲自己嗎？但是，為了迅速平息反革命暴亂，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迫不得已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於圍觀的群眾和在場的學生很多，有的被車撞、人擠，有的被流彈擊中，暴亂中有上千群眾受傷，上百人死亡，這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事情。對於被誤傷的群眾和學生，政府、戒嚴部隊和受害者家屬的心情是一樣的，要做好善後工作。

第八章：大逮捕 大清洗

(6月10日開始大逮捕)

鄧小平昨天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的報道，在今天全國所有報紙的頭版以大字標題刊登，並配發解放軍畫報記者攝（新華社發）的鄧小平與大家握手的大幅照片。鄧小平對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再次定性：

「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極少數人先是搞動亂，後來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

從今天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逮捕，相關報道有：

戒嚴部隊某部設卡抓歹徒

新華社北京6月10日電　戒嚴部隊指揮部新聞處消息：應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門請求，戒嚴部隊某部於6月8日晚出動600餘人，分別在15個地方設卡，堵截和緝拿打砸搶燒殺分子。他們與公安機關配合，經過6小時的協同作戰，共抓捕歹徒74名。

首都已抓獲參與反革命暴亂的歹徒400多人

新華社北京6月10日電　據北京市公安部門今天介紹：到今天，公安幹警在戒嚴部隊和廣大群眾的積極協助下，已抓獲400多名在反革命暴亂中參與打砸搶燒殺的暴徒。「高自聯」和「工自聯」的有些頭目也被緝拿歸案。「高自聯」常委、秘書長郭海峰，在與一夥暴徒準備燒毀裝甲車時，被戰士當場抓獲。

上海市政府取締非法組織「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

新華社上海6月10日電　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依法取締煽動

鬧事、妄圖搞亂上海、推翻政府的非法組織「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這個非法組織的陳盛福、王妙根、王虹等9名頭頭已被上海公安機關抓獲。

南京非法組織「工自聯」、「工人糾察隊」一些犯罪分子被捕

新華社南京6月10日電　南京市公安機關今天依法逮捕了非法組織「工人糾察隊」隊長芮同虎，「工人自治聯合會」常委朱輝明、李滬陵為首的十多名歹徒。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第13號）

1989年6月11日

為了嚴厲打擊反革命暴亂分子，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特通告於下：

一. 凡在首都發生的這場反革命暴亂中，砸搶燒軍車、警車、公共電汽車和其他民用車輛者，或陰謀策劃、組織唆使以及為這種暴行提供條件者，自本通告發佈之日起，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爭取從寬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

二. 望市民們通過舉報電話或直接向公安機關揭發檢舉上述犯罪分子。

公安機關發出對方勵之、李淑嫻的通緝令

新華社北京6月11日電　據來自北京市公安局的消息：方勵之、李淑嫻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業經檢察部門批准逮捕，公安機關已發出通緝令。

方勵之（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員）、李淑嫻（北京大學副教授）二人在這次動亂前後及反革命暴亂前採取各種方式，不斷宣傳煽動，並進行幕後策劃、聯絡。反革命暴亂發生後，方、李二人畏罪逃往美國駐華使館。6月10日，經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批准逮捕方勵之、李淑嫻。

李淑嫻係海淀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30條規

定，已經海淀區人大常委會許可，可以逮捕。

北京市公安機關逮捕十餘名反革命暴亂分子

新華社北京6月11日電　據北京市公安部門提供的消息：6月10日，經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批准，路中樞、張文奎、王連喜、樂吉奎、祖建軍、林昭榮、陳堅、王漢武等13名在反革命暴亂期間搞打、砸、搶、燒的犯罪分子被公安機關依法逮捕。

上海破獲反革命集團「中國青年民主黨」和「自由社」

新華社上海6月11日電　上海市公安機關6月10日破獲反革命集團「中國青年民主黨」和「自由社」。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頭頭翁正明、李治國等人已捕獲。

上海「高自聯」頭頭姚勇戰被依法扣留

新華社上海6月11日電　記者自上海公安邊防部門獲悉：非法組織「上海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頭頭、復旦大學學生姚勇戰（又名張才）因違反上海市政府有關規定和攜帶違禁物品企圖離境，被上海公安邊防部門依法扣留。

上海市政府6月10日發出通告，宣佈「上海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為非法組織，這個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姚勇戰無視上海市政府的通告，不去公安機關登記，並攜帶違禁物品，於今天由某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人員陪同，抵達虹橋機場，企圖乘飛機去香港，公安邊防部門在機場依法將他扣留。

造謠惑眾者蕭斌在大連就擒

新華社北京6月11日電　戒嚴部隊指揮部新聞處消息：6月10日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播放的《清理天安門廣場紀實》中，那個造謠惑衆，煽動暴亂的人，經群衆舉報，已於當日晚9時20分在大連市就擒。

據大連市公安局中山區分局提供的消息説，此人名叫蕭斌，現年42歲，是原大連第四橡膠廠供銷科副科長，現受聘大連星

海鋁窗廠任業務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
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通告

為堅決鎮壓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制止其他一些城市發生的嚴重社會動亂，維護首都和全國的正常社會秩序，保護國家利益和人民群衆生命財產的安全，保衛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特通告如下：

一. 取締一切煽動和製造社會動亂及反革命暴亂的非法組織。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第10號）已宣佈「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為非法組織，責令他們必須立即自動解散；其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這兩個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

全國其他發生動亂和騷亂的城市，凡是煽動、製造動亂、騷亂的非法組織，當地公安機關均應報請人民政府批准，予以明令取締，責令他們立即解散組織，停止一切非法活動；其頭頭要在指定的期限內到當地公安機關登記，拒不登記並繼續進行活動的，依法從嚴懲處；對一般成員，除觸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可以不予追究。

二. 對包庇、窩藏非法組織頭頭及暴亂活動首要分子的，當地公安機關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三. 對於在首都反革命暴亂中被搶奪或撿拾到的槍支、彈藥、軍用和警用器械、裝備，以及非法組織印製的煽動、蠱惑性宣傳品，公安機關應予收繳。藏有上述物品的，要立即將所藏物品送交當地公安機關；隱匿不交的，依法從嚴處理。

四. 非法組織成員逃到外地繼續進行串聯、煽動、製造動亂或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當地公安機關一經發現，可立即依法拘捕。

五. 聚衆衝擊黨政機關和廣播電台、電視台等重要部門，聚衆堵塞交通或者破壞交通秩序，致使鐵路運輸和道路交通中斷，

製造城市癱瘓的，對其首要分子，必須依法拘捕，從嚴懲處。

六. 各地如發現聚衆騷亂事件，公安機關和武警部隊要採取堅決果斷措施，強制驅散；對參與騷亂，搞打砸搶燒殺的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當地公安機關可以當場拘捕。

七. 人民警察執行職務遇有拘捕、暴亂、襲擊、搶奪槍支或其他以暴力破壞社會治安、不聽制止的緊急情況，應當依據有關條例、規定使用武器進行自衛和制止犯罪活動。

八. 廣大群衆要積極揭發檢舉反革命暴徒和進行打砸搶燒殺活動的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支持和協助公安機關及公安幹警、武警指戰員依法執行公務，共同維護社會秩序。

1989年6月12日（新華社發）

公安部發出關於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的通知

新華社北京6月12日電　公安部今天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鐵道、交通、民航公安局發出關於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的通知。

通知説，方勵之、李淑嫻，因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畏罪潛逃，北京市公安局已提請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批准逮捕並發出了通緝令。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機關，鐵道、交通、民航公安機關和公安邊防口岸立即部署查緝，嚴防外逃。一經發現方、李二犯，立即拘留，並告北京市公安局。

西安市公安機關取締七個非法組織抓獲不法分子48名

新華社西安6月12日電　西安市公安局在今天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至6月11日止，西安市已依法取締在西安製造動亂的「陝西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陝西省「高自聯」）「西安工人民主聯合自治會」（西安「工自聯」）等7個非法組織。在人民群衆的積極協助下，這些非法組織的一些頭頭、骨幹48人已被緝拿歸案。

杭州取締非法組織「工人自治會」

新華社杭州6月12日電　據《杭州日報》報道，6月10日，

杭州市公安局依法取締了近日來蓄意製造混亂的非法組織「杭州市工人自治會」，高錦堂、朱光華、李小虎等7名為首分子實行收容審查，另有一人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昆明市公安局拘捕15名「市民團」成員

新華社昆明6月12日電　昆明市公安局今天上午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混入昆明「市民團」中的15名犯罪分子已落入法網。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第14號）

1989年6月13日

「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聯合會」，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其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

上述非法組織，參與了在首都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這些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登記、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

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通緝王丹等21名「高自聯」在逃的頭頭和骨幹分子

新華社北京6月13日電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今天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鐵道、交通、民航公安局發出關於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的通知。

通知說，「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在北京煽動、組織反革命暴亂，北京市公安局已對其在逃的部份頭頭和骨幹分子王丹等21人發出了通緝令。現將該通緝令轉發於後，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機關，鐵道、交通、民航公安機關和公安邊防口岸立即部署查緝，嚴防外逃。對上述通緝的「高自聯」人員，一經發現，立即拘留，並通知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全文如下：

非法組織「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在北京煽動、組織反革命暴亂，現決定對其在逃的部份頭頭和骨幹分子王丹等21人實施通緝（通緝名單及體貌特徵、照片附後）。請接此通緝令後，立即部署查緝，發現後即予拘留，並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通緝名單：

（1）王丹，男，24歲，吉林人，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身高1.73米左右，尖下巴，頭髮較稀，門齒有洞齲，體態較瘦，戴近視鏡，北京口音，嗓音沙啞。

（2）吾爾開希（原名：吳爾凱西），男，1968年2月17日生，維吾爾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寧縣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88級學生，身高1.74米，留中分頭，頭髮稍黃，長臉形，大眼睛，厚嘴唇，皮膚較白，説話聲音較粗，講漢話，經常穿綠色軍褲。

（3）劉剛，男，28歲，吉林省遼源市人，原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現無業，身高1.65米左右，方臉，絡腮鬍，鬢角較長，東北口音。

（4）柴玲，女，1966年4月15日生，漢族，山東省日照市人，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86級研究生，身高1.56米，圓臉，單眼皮，高顴骨，短髮，皮膚較白。

（5）周鋒鎖，男，1967年10月5日生，漢族，陝西省長安縣人，清華大學物理系85級學生。身高1.76米，方臉形，尖下巴，眉毛較重。

（6）翟偉民（曾用名翟為民），男，21歲，河南省新安縣人，北京經濟學院學生。身高1.68米，體形瘦，長瓜子臉，留寸頭，單眼皮，面部皮膚稍黑，河南口音鄉音較重。

（7）梁擎暾（又名梁兆二），男，1969年5月11日生，四川省蓬溪縣人，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87級學生。身高1.71米，身體較瘦，皮膚較黑，長方臉形，小眼睛，高鼻樑，嘴唇較厚，會講普通話。

（8）王正雲，男，苦聰人，1968年10月生，家住雲南省紅河州金平縣勐拉區南柯鄉聯防村。中央民族學院學生。身高1.67

米，留大分頭，瘦長臉，面色黑黃，並有小點疙瘩，雲南口音。

(9) 鄭旭光，男，20歲，河南省密縣人，家住西安市環城西路北巷56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身高1.81米，體重63公斤，長圓臉，單眼皮，尖下巴，大耳朵。

(10) 馬少方，男，1964年11生，江蘇省江都縣人，北京電影學院夜大劇作班學生。身高1.67米左右，較瘦，長臉形，尖下巴，膚色較黑，戴近視鏡。

(11) 楊濤，男，19歲，福建省福州市人，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身高1.70米左右，較瘦，高顴骨，雙眼皮，戴眼鏡，講普通話。

(12) 王治新，男，1967年11月生，山西省介休縣人，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家住山西榆次市紡織工業學校，身高1.69米左右，留長髮，戴眼鏡。

(13) 封從德，男，22歲，四川人，北京大學遙感所86級碩士研究生，身高1.70米左右，較瘦，臉色較黑，長偏分頭，大鼻孔，背微駝。

(14) 王超華，女，37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身高1.63米左右，較瘦，臉形較長，臉色黑黃，三角眼，短髮。

(15) 王有才，男，1966年6月生，浙江人，北京大學物理系代培研究生。

(16) 張志清，男，1964年6月生，山西省太原市人，中國政法大學第二學士班學生。

(17) 張伯笠，男，26歲，黑龍江省望奎縣人，北京大學作家班學員，身高1.75米左右，，較胖，圓臉，雙眼皮，翹鼻子，厚嘴唇，東北口音。

(18) 李錄，男，20歲左右，南京大學學生，身高1.74米左右，體形中等，方下巴，下牙突出。

(19) 張銘，男，1965年4月生，吉林省吉林市人，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學生。

(20) 熊煒，男，1966年7月生，湖北省應城縣人，清華大學無線電系85級學生，住北京海淀馬神廟一號47單元502。

(21) 熊焱，男，1964年9月生，湖南省雙峰縣人，北京大

學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家住湖南雙峰縣杏子測水醫院。

這個通緝令一經播出，在全國產生巨大反響：人們普遍認為中央領導人在會上說，在電視裏講，信誓旦旦地保證不對學生搞「秋後算賬」，現在卻公然要把學生領袖們一網打盡。一個政府翻臉不認賬，就是流氓行為！

此外的通緝令還有：

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通緝北京「工自聯」頭頭和骨幹

新華社北京6月14日電　公安部今天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鐵道、交通、民航公安局發出通知，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

公安部的通知說，非法組織「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在北京煽動、組織反革命暴亂，北京市公安局已對其在逃的部份頭子和骨幹韓東方等三犯發出了通緝令。現將該通緝令轉發於後，望即部署查緝，特別是各邊境口岸更要嚴密控制，防止越境外逃。一經發現，立即拘留，並及時通知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全文如下：

非法組織「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在北京煽動、組織反革命暴亂，現決定對其在逃的部份頭子和骨幹韓東方等三犯實施通緝（通緝名單、體貌特徵及照片附後）。請接此通緝令後，立即部署查緝，發現後即予拘留，並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通緝名單：

（1）韓東方，男，26歲，北京鐵路分局豐台機務段工人。住東城區西裱背胡同33號。居民身份證號碼110101630819451。身高1.75米左右，長臉，雙眼皮，大眼睛，高鼻樑，大背頭，北京口音。

（2）賀力力，男，36歲，北京機械局職工大學講師。住朝陽區農豐里5樓233號。居民身份證號碼110105530109113。身高1.68米左右，瓜子臉，顴骨較高，尖下巴，大眼睛，濃眉毛，面較黑，連鬢鬍，一邊倒髮型，體瘦，水蛇腰，北京口音，嗓門

大且有點沙啞，走路時稍往前探。

（3）劉強，男，26歲，北京3209廠工人。住海淀區萬壽路西街16號院3樓4門402號。居民身份證號碼110108620708427。身高1.70米左右，長方臉，大眼睛，濃眉毛，面白，嘴大，一邊倒髮型，體胖。

兩名北京「高自聯」頭頭被抓獲

新華社北京6月14日電　公安部消息：據內蒙古、山西、陝西公安機關報告：13日晚中央電視台播出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緝令後，到14日凌晨，已有2名北京「高自聯」頭頭被抓獲。

6月14日凌晨3時，內蒙古公安廳接到寧夏公安廳通報，公安部通緝的「北京高自聯」頭頭熊焱已於13日乘銀川至包頭的170次客車潛逃。內蒙古公安廳立即佈置堵截工作。4時零4分，170次列車到達內蒙古豐鎮縣車站時，豐鎮縣公安局和車站派出所派出7名幹警上車將熊焱捕獲，準備轉送北京。

北京「高自聯」常委周峰鎖，潛藏在西安市西郊三橋的哥哥家。他的親屬看到13日晚電視播出的通緝令後，報告了所在單位西安空軍工程學院的保衛部門，他們當即報告西安市公安機關將其捕獲。

「首都工人特別糾察隊」16名成員被緝拿歸案

新華社北京6月14日電　據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消息：在戒嚴部隊協助下，北京市公安機關一舉查獲非法組織「首都工人特別糾察隊」，將劉子厚為首的16名成員緝拿歸案。

這個組織前身曾叫「北京市民絕食團、敢死隊」，其頭目劉子厚，男，33歲，是北京水產公司職工，其成員多是無業和社會閒散人員，他們受「高自聯」的控制和指揮，從「高自聯」領取活動經費和物資，直接參與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活動。

蘭州市抓獲一批非法組織頭目

新華社蘭州6月13日電　據《甘肅日報》報道，蘭州市公安

局最近抓獲所謂「市民敢死隊」、「市民聲援團」中9名製造動亂，破壞社會治安的不法分子。

南京「高自聯」頭頭陳學東被刑事拘留

新華社南京6月14日電 6月13日凌晨，南京市公安機關依法取締了非法組織「南京市高等院校自治聯合會」，這個組織的主要頭頭陳學東已被刑事拘留。

陳學東係南京大學物理系85級學生，4月19日以來，他多次組織大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呼喊反動口號，張貼反動大小字報，散發反革命傳單。5月15日，以陳學東為首成立了非法組織「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在鼓樓廣場設立「遊行總指揮部」和「廣播站」，公開製造、傳播反革命謠言，蠱惑人心，煽動罷課、罷工、罷市。

武漢取締非法組織「武漢高自聯」

新華社武漢6月14日電 武漢市人民政府今天發出通告，取締非法組織「武漢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其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

通告說，武漢「高自聯」的頭頭是在武漢地區煽動、製造社會動亂的重要分子。「通告」責令他們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對「通告」公佈後七日內拒不登記或繼續進行非法活動者，公安機關將依法從嚴懲處。通告還指出，凡包庇、窩藏「高自聯」頭頭的，公安機關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貴州取締三個非法組織

新華社貴州6月14日電 經貴州省人民政府批准，貴州省公安廳14日發出公告宣佈：「貴州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貴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貴陽沙龍聯誼會」為非法組織，責令立即解散，其成員必須停止一切非法活動。

通告要求：「貴州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貴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頭頭，「貴陽沙龍聯誼會」理事以上的頭頭，必須立即到當地公安機關登記，交代問題，爭取寬大處理；拒不登

記或隱匿潛逃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

美聯社和美國之音兩名駐京記者被限期出境

新華社北京6月14日電　據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消息：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潘愛文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期間，違反我國法律和有關法令，從事了與記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動。潘愛文同非法組織頭頭頻繁聯繫，為他們傳遞消息，提供庇護，並用非法手段獲取我國家機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根據上級決定，於6月14日下午5時依法對潘愛文進行傳喚並限令他於72小時內離開中國。

另據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消息，《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裴新，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期間，公然違反北京市人民政府發佈的第三號令，非法從事採訪活動，並進行了大量歪曲事實真相、造謠、挑唆、煽動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報道。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已於6月14日下午4時半通知裴新，限令他在72小時內離開中國。

亂抓濫捕的典型一例

1989年10月，由總政文化部徵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戒嚴一日》一書中，有幹事丹丁寫的〈西單路口：軍火！軍火！〉一文，作者在訪問一名學生時這樣寫道：

王永剛，今年17歲。家住昌平沙河鎮南營村安濟2條11號，現在豐台鐵匠營職業中學烹飪班就讀。他是一個很健談的男孩子，說話時右肩膀神經症地跳動着，彷彿在為說話的音韻打着節拍：

「6月3日我上學路過西單，見軍車被截，車頂上有挺機槍，便在那裏圍觀。大約9點鐘，人群騷動，有人喊要搶槍，我心裏很急，便主動和大學生手拉手圍成人牆，不讓群衆靠近。這以後的情況，你們也都清楚了。關於那輛大轎車和司機，在轉移了武器之後，我們又拉了幾趟傷員，最後一趟去了北京四中附近的北大醫院，車就放在那裏了，我們和司機各自走散了。記得車裏有幾個鋼盔、水壺、可樂瓶，還有幾塊擦血跡的衣布。

「6月12日，當我看了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暴亂真相》裏有我的

鏡頭，並插白說：請看這一歹徒的嘴臉……我心裏不好受，當時站在車頂上的我和幾位學生是在保衛槍支的，為甚麼把我們當作暴徒呢？我知道現在是非常時期，事情一時難辨，但我不怪政府，如果政府為抓暴徒叫我去死都願意（他講的時候，拼命在壓抑，但還是流淚了）……

「6月14日晚，我爸爸要我寫一份材料交沙河鎮派出所，並回答了訊問，我說我有部隊同志簽的字據，可惜丟到家裏找不到了。誰知第二天下午2時多，公安局出動20多個警察，4輛警車，把我家包圍了，當場把我抓走。

「6月17日，我爸媽及全家把屋裏屋外翻了個遍，終於找到了那張字條，趕快交到派出所。我爸隨即又根據條子上的地址和姓名，趕到部隊找到了這位劉叔叔。經劉叔叔證明，後來又經公安局調查核實，我於6月24日被放了出來，說是誤抓了。」（就這樣，王永剛被關了1天1夜！）

王永剛的爸爸是崇文門外大街王麻子剪刀門市部的經理兼黨委書記，在對待兒子問題，態度很明朗地說：

「要是兒子真是暴徒，做父親的絕不庇護，該關的就關，該殺就殺！……在查證了兒子確實情況後，我給陳希同市長寫了一封信，簡述了兒子所作所為無愧於黨和政府，也無愧於他的父母。我在信中說：我兒子才17歲，剛上高中，今後人生路很長，我向你不為求功，只望你讓有關部門給個結論，他今後好去讀書，好工作，好做人啊！」

國際社會稱：「逮捕處決是對人類的一次侮辱」

據外電報道：美國白宮發言人菲茨沃特9日說，北京通過廣播要求人們檢舉遊行示威者，並要求懲罰進行抗議活動的學生領袖。他說：「報復是不得人心的。我們肯定將嚴重關注局勢的發展。美中關係不會很快恢復正常。」

印度政府對中國採取的鎮壓行動表示「沮喪」。

歐洲共同體現任主席、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9日稱，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對要求民主的示威者採取「無理態度」，歐共體可能會對中國

實行經濟制裁。岡薩雷斯在同意大利總理德米塔會晤後說，歐共體12國首腦將在本月底召開的會議上研究這一事態發展，並採取共同立場。

聯合國發言人20日說，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也發出類似的呼籲。「秘書長同中國人進行了接觸，他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立場呼籲對那些被宣判死刑的人採取寬容態度」。

美國國務卿貝克21日就上海處死3名焚燒列車的暴徒「深表遺憾」。他說：「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將設法阻止中國的這種做法」。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稱，她對此事「十分震驚」，並呼籲中國「不要迫害這些只不過設法享有較大民主的人」。

西班牙外交大臣奧多涅斯稱，這種判處「說明中國政府鎮壓手無寸鐵的人並進行這類殘忍的清洗是殘暴的」。

西德政府發言人克萊因稱，他對中國這種判處死刑「深為不安」，再次呼籲中國赦免將於21日被處死的另外8人。

荷蘭政府同日表示，它對北京對歐共體12國的呼籲置之不理「深表遺憾」，這只能使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進一步冷淡」。

法國總統密特朗說，這些處決是「對人類的一次侮辱」。他呼籲「中國當局寬容其他被判處死刑的人」。法國外長迪馬在法國議會說，由於這次「殘忍的處決」，法國與中國的聯繫將得到審查。

正在英國訪問的澳大利亞總理霍克說，他「對中國當局的這一行動感到痛惜」。

瑞典首相卡爾松說，「處決顯示，對反對力量的鎮壓在繼續，而且使用的是最殘酷的方式」。

比利時外交部發表聲明說，比政府對處決感到「很大的震驚」，對中國不顧國際上的呼籲感到「悲嘆」。它認為，「這樣的態度只能損害中國的信譽和使它孤立於國際社會」。

從黨中央開始的大清洗

6月24日，新華社播發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宣佈：

> 全會分析了近兩個月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指出極少數人利用

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中，黨中央的決策和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全會高度評價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場鬥爭中發揮的重大作用，高度評價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做出的巨大貢獻。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李鵬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會議認為，趙紫陽同志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他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雖然在改革開放和經濟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特別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鑒於趙紫陽同志的上述嚴重錯誤，全會決定：1、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

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份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選舉江澤民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決定增補李瑞環、丁關根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免去胡啓立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芮杏文、閻明復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李鵬列舉趙紫陽的「四大罪狀」

李鵬在四中全會上作了《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他說：趙紫陽同志所犯錯誤的主要表現是：

「第一，從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喪結束，他對悼念活動中出現的日益明顯的動亂跡象，一直採取容忍和放縱的態度，助長了動亂的形成和發展。

「第二，從趙紫陽同志4月23日出訪朝鮮到5月4日會見亞行會議代表發表談話，他採取兩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對動亂性質的判斷和制止動亂的方針，隨即把他反對中央方針的態度公開暴露於群衆之中，使本來已開始趨向緩和的勢態重新激化起來，使動亂朝着更加嚴重的方向發展。

「他這篇講話的發表，就成了動亂急劇升級的轉折點。那些搞動亂的人從中看到了中央的態度不一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開支持他們，摸到了氣候，找到了後台，於是更加有恃無恐，越鬧越兇，越鬧越大。

「第三，從5月5日趙紫陽同志亞行講話發表之後到5月17日中央常委做出進一步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的決策之前，他頑固堅持對動亂採取退讓政策，同時策動擴大事態，把矛頭引向鄧小平同志。

「5月6日上午，趙紫陽同志又同中央主管宣傳、思想工作的負責同志談話，向新聞界燒了一把火，他說，『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了一點，風險不大』。他甚至還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他在這裏竟把明顯的反共反社會主義逆流說成是『國內人心所向』和『國際進步潮流』。他的這篇談話向新聞界傳達以後，使輿論上迅速出現了支持學潮和動亂的錯誤導向。

「趙紫陽同志會見戈爾巴喬夫時關於鄧小平同志領導作用的談話，更使局勢進一步惡化。他在會見的一開頭就對戈爾巴喬夫說，『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他是第一次公開透露了中國黨的這個『決定』。他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發表後第二天，遊行示威的人數和對鄧小平同志的攻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四，5月17日中央作出進一步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的決策之後，他完全置大局於不顧，破壞黨的組織原則，破壞黨的紀律，破壞黨的團結，採取了公開同黨鬧分裂的立場。

「在5月17日再次召開的中央常委會議上趙紫陽同志仍然固執己見，堅持退讓，多數同志堅決反對他的意見。大家認為，絕對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幾代人為之奮鬥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設成果就會被全部葬送掉。小平同志堅決支持中央常委中多數同志的意見。為了制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集一部份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對此，趙紫陽同志說他無法執行，提出辭職。當受到嚴厲批評後，他雖然撤回了辭職請求，口頭上表示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實際上卻進行了完全同黨相對立的分裂活動。

「我們認為，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趙紫陽同志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他已不適宜繼續擔任他目前承擔的重要工作。我們建議，本次會議做出決議，提請中央全會撤銷趙紫陽同志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同時建議對撤銷他的中央委員的問題做出決定，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並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成員進行必要的調整」。

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再批趙紫陽

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在會上說：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和指導者是鄧小平同志。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們堅決貫徹執行的改革開放，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作為鮮明的對照，那些頑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所主張的，卻是以實現西方資本主義為目的，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取消共產黨的領導，背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中心就是資本主義化。這當然是黨和人民絕對不能允許的。

「趙紫陽同志的一個重要錯誤，就是把改革開放同四項基本原則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實際上是背離和放棄四項基本原則，慫恿和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氾濫，釀成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給黨和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這就從反面驚醒了我們。這個用鮮血換來的深刻教訓，我們一定要永遠記取。」

他還說：「趙紫陽同志打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抵制腐朽思想和

醜惡現象的同志，保護、信用、提拔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由來已久，一些輿論陣地已經不在黨和人民手裏。有關部門一定要採取堅決措施進行整頓。」

趙紫陽申辯

6月23日，趙紫陽同志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就李鵬的報告，作了題為〈我的發言〉的長篇申辯。他最後說：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撤銷我的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責，我有保留意見」，他說：「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

「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4月23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校繼續紛紛復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道。5月19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甚麼才是分裂黨的行動？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黨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

「李鵬同志報告中指責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4月26日社論，又指責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4月26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具體措辭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把我因病請假而未能出席5月19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

他指出：「把一些單位說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團』，因此這些單位有人上街遊行演說，似乎與我有甚麼關係。我要說明，並不存在甚麼『智囊』和『智囊團』的事。把他們說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實，也會不必要地使這些單位揹上包袱」。

他最後提出：「我今天着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要給武警增加一點手段」

7月26日下午3時，在中南海懷仁堂，新任總書記江澤民與萬里、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丁關根、溫家寶，同出席全總十一屆三次主席團擴大會議的同志座談時，江澤民說：

「對這次秀才造反，我們估計不足。去年，我給XX打招呼，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可怕。我就怕工人鬧起來，怕物價問題引起工人造反。但沒有想到所謂精英造這麼大的反……這次工人對學生提的反腐敗等口號是同情的，但工人不反對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剛才一位工會主席同志作了一個很好的比喻，他們是看到房子上掉了塊瓦，要補台，不是想把整個房子推倒。這次動亂到暴亂是工人壓住了陣腳。

「對於今後的學潮，咱們不能睡大覺。不是說這一次反革命暴亂平息了，今後就不會來了。我們已經請我們的公安和武警部隊以及各個市研究防暴問題。這次我在武漢宣傳這個問題。我給武漢市委書記講，你要拿點錢出來，給武漢武警部隊。叫他們除了加強精神方面的建設以外，還要增加一點手段，甚麼高壓水龍頭、甚麼催淚彈、甚麼橡皮子彈，這種東西將來一定要有。學校裏面，今後要有校規、校紀，你開會，搞不合法的政治活動，對不起，就要開除你。國家教委正在準備搞這麼個東西。我們工會組織要警惕團結工會的傾向，或者另外搞一種政體團體的傾向，我們要萬分警惕。」

「還有我想講分配不公的問題。我在上海時做過一次調查，個體戶上海已經是16萬人，11萬戶了，萬元戶已佔10%，有的街道，萬元戶已佔50%以上。是些甚麼人物？多數是有前科的，過去犯過罪的。我們黨的政策是沒問題的，要幫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搞個體

經營本來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合法。而他們是專門投機倒把，倒買倒賣，欺行霸市，哄抬物價，到了晚上就去『嘣嚓嚓』。他們跳得起，酒吧間一張門票多少錢，他們能進去。我不知道江澤的車子被攔過沒有，我們有四位副書記、副市長的車子就被攔過，就在淮海路，他們晚上跳完舞出來後，不高興乘公共交通工具，就攔你的車，以為你是TAXI。他以為老子有錢，甚麼車他都可以坐，這個不得了。我在上海看過一篇文章，認為應該讓他們傾家蕩產，而且過去是犯法的，還不好好改造，又來變成幾十萬元戶，這種人要讓傾家蕩產，要有嚴厲的懲罰，這個上海已經在搞了。否則我們這個主力軍的軍心就渙散了，凝聚力就沒有了，而且廣大知識分子的凝聚力也給他搞壞了。小菜場上刮鱔魚骨頭的，工具很簡單，技術也很簡單，一上午掙幾十元，這得了嗎？做腦手術的醫生，技術複雜，開一次刀，最後補助八毛錢，現在聽說漲到兩塊錢。開刀先要剃頭，剃頭的這個人是4塊錢，這怎麼合理啊！個體戶的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就不能維持長久，這個問題是全國性的。私營企業的資本家就更不得了了。現在要加強對個體戶的收稅，一收就是好幾個億。你以為個體戶是感謝共產黨啊。北京的飛虎隊，上海的飛車隊，都是個體戶，這些人一方面賺錢，一方面怕共產黨醒過來，一醒過來就不得了了。所以他們要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恢復資本主義制度。」

人大常委八次會議終於舉行

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6月29日上午終於在人民大會堂開始舉行。萬里主持會議並講了話。

他說：「大家知道，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會以來的這段時間，我們經歷了一場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的政治鬥爭。從4月中旬以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這場嚴肅的政

治鬥爭中，黨中央作出了重大決策，國務院根據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決定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根據事態發展，採取了果斷措施，堅決平息了這場反革命暴亂。這一重大決策代表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合法的、正確的、必要的。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瞻遠矚，在這場鬥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作出了巨大貢獻。」

萬里又對此次常委會議的議程和開會時間作了說明，他說：「這次會議原定於6月20日左右舉行。但由於6月初學生仍在天安門廣場靜坐請願，有人甚至揚言要到6月20日左右人大常委會開會後再撤離，施加壓力。經研究，辦公廳新聞發言人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說明由於學生在廣場靜坐、示威，在這種環境下如期舉行常委會議確有困難。以後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採取果斷措施，平息了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中央並召開了四中全會，使我們有了開好這次常委會議的明確指導思想和必要條件。所以6月26日委員長會議決定，人大常委會議在今天舉行。」

此外，這次會議的議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把學習討論四中全會精神列為重點，而把舉國關注的清理整頓公司和新聞法起草兩項議程暫時取消。

黨內全面大清洗

1989年8月28日下發的〈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指出：

「從這場政治鬥爭看，有些黨組織嚴重不純，一些黨員不同程度地捲入動亂，極少數黨員甚至成為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組織者、煽動者、指揮者；有的黨組織軟弱渙散，放棄領導，個別的甚至支持動亂，公開同黨和政府相對抗。因此，必須在黨內認真進行一次清查、清理，以純潔黨的組織。

「在這場鬥爭中經不起考驗、要求退黨的，應同意其退黨。對其中犯有嚴重錯誤的，或在退黨聲明中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組織策劃集體退黨的，應一律開除黨籍。

「對領導不力的單位，上級領導機關要採取措施，及時解決。

堅決防止和克服掩飾問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錯誤傾向。」「清查、清理工作基本結束後，在部份單位進行一次黨員重新登記。黨員重新登記的範圍是：中央機關，省、自治區、直轄市機關、發生動亂的大中城市的機關、大專院校，以及其他有清查、清理任務的單位。」

通知要求：各級黨委要組織力量，對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進行一次深入考察。考察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是否同中央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方針保持一致，在關鍵時刻是否堅定地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敢抓敢管，有沒有支持、參與、組織策劃動亂的行為。還要考察他們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否廉潔奉公，勇於同腐敗現象作鬥爭。根據考察結果，對領導班子進行必要的組織調整。對支持、參與、組織策劃動亂的人，應撤銷其領導職務，觸犯法律和違反紀律的要依照國法黨紀嚴肅處理；對政治立場曖昧、造成不良後果的人，要批評教育，有的要調離領導崗位；對長期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支持、縱容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要堅決撤銷領導職務；凡不適合在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工作的，也要做必要的調整。當務之急，是要選拔一批德才兼備，在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中表現好的優秀幹部，放到領導崗位。要選拔黨性強、有較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和黨的工作經驗的幹部，充實和加強各級黨的部門，意識形態部門和大專院校的領導。「一定要保證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在政治方向上，決不能不問姓社姓資」。

同是8月28日，中央宣傳部也發出〈關於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宣傳、思想工作的通知）的安排〉的通知共12項，其第二項為：「宣傳口十個單位的幹部考察、班子調整工作，由中宣部商中組部組織進行。」其實，中央新聞單位從7月間就開始「雙清」（清查清理）了，一是清查捲入動亂的人和事，二是清理從4月15日到6月15日的60天新聞報道上的導向錯誤。

新華社的「雙清」

1989年6月13日，新華社黨組召開司局級以上幹部會議。

郭超人受黨組委託，通報了黨組對前一階段工作情況的基本估計和對下一階段工作的初步安排。

他說，在前一階段出現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過程中，新華社也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的看來，全社的基本隊伍是穩定的，各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是正常的，在宣傳報道上，個別稿件也不無失當之處，但宣傳基調能夠與黨中央、國務院保持一致。在中央實際上存在兩種聲音的一段時間裏，我們在報道的處理上是基本上穩當的，是顧大局、講黨性的，是經得起檢驗的。

郭超人總結了幾方面說：

一. 在這場鬥爭中，我們的基本隊伍——全體司局級幹部、絕大多數處級幹部和業務骨幹能夠始終保持冷靜的頭腦，理智地分析和處理問題，在政治上、行動上與中央保持一致，並堅決響應黨組的號召，堅守崗位，遵守紀律，努力完成任務。在職的司局級幹部不僅沒有一個人上街遊行，而且能夠根據黨組的要求堅決地勸阻其他人上街遊行。全社絕大多數同志也是有理智、聽招呼的。6月4日凌晨，遭到暴徒襲擊後安全受到威脅的一支100多人的武警隊伍途經我社機關附近時，圖片社職工立即把他們安排到圖片社內進行保護，在長達4天時間中熱情給戰士們提供了食宿和醫療服務，許多戰士感動得流淚。

二. 在這段時間，全社的工作秩序基本正常，各方面的工作能照常開展。對內對外的大廣播、各種語言的專線廣播、攝影報道以及各種層次的內部參考刊物能堅持發稿，新華社所辦的各種報紙、週刊、半月刊、月刊，都按期出版。為了保證各項工作的正常進行，很多同志幾天幾夜堅守在工作崗位上，有的冒着危險從遠處趕來上班。

三. 在宣傳報道上，社黨組始終把穩定大局作為總的指導思想，努力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在幾個關鍵性的問題上，我們報道的基調與中央精神是一致的。例如：《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發表以後，儘管社會上對社論有不同看法，但我們抓住反對動亂、維護安定團結這個大局，發了許多報道。趙紫陽同志5月4日講話以後，中央圍繞學潮問題出現明顯的分歧，特別是趙提出「報道要放開」以後，輿論界對學潮的報道不斷加溫。社黨組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決定採取冷靜、客觀、全面、實事求是的方針，整個基調是對學生進行勸阻，對政府的困難要充份體諒，對政府的權威要堅決維護。在實行戒

嚴以後，我們及時播發了有關戒嚴問題的大量稿件。在發生反革命暴亂和平息暴亂的一段時間內，由於記者採訪比較困難，我們主要依靠戒嚴部隊提供的稿件。在有些同志對暴亂真相不太瞭解而存在某些模糊認識的情況下，社黨組反覆強調不論思想認識如何，但政治上和行動上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在報道上決不能各行其是。

但是，新華社是一個有幾千人的大單位，在這場大的動亂之中，也出現了一些應充份重視的問題，主要有：

一. 少數人不聽勸阻，打着新華社的招牌上街遊行，有些同志喊過一些極其錯誤的口號。參加遊行最多的時候約有四、五百人，雖然不到總社人員的十分之一，但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經過反覆勸阻，到5月19日以後參加遊行的人就很少了，最後兩次準備上街遊行的人被勸了回來。

二. 少數人組織觀念淡薄，無視黨組關於宣傳紀律、工作紀律的嚴格規定，出現了一些無組織無紀律行為。有的被及時發現後制止了，有的在事後才發現。特別是有個別人自由主義嚴重，把外電外刊上的一些材料和社內情況傳到社會上去，造成了不良影響。

三. 少數同志思想偏激，情緒不穩，加上交通受阻人員不能按時上班，使某些方面的工作受到一定的影響。從6月4日以後，有好幾天的對外英文廣播稿件數量大減，最少的時候只有正常發稿量的五分之一，直到社黨組採取硬性措施後才恢復正常。

最後，郭超人說，黨組認為，上述問題主要是思想認識問題，是教育問題。在5月19日以前，中央有兩種聲音，從客觀上增加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5月19日以後，由於人們對事情的真相、背景不清楚，加上謠言、傳言很多，思想問題仍未能解決。對這些由於一時認識不清而說了錯話、幹了錯事的同志，我們不要歧視，而要引導他們冷靜地反思，幫助他們總結經驗教訓，提高思想認識。當然，有兩種情況例外：一種是直接參加非法組織，為非法組織通風報信、出謀劃策、搞動亂的；一種是直接參加打、砸、搶、燒、殺，觸犯了刑律的。這兩種人，應立即向組織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到目前為止，除了有一名電梯工在參加打砸搶活動時被公安部門當場逮捕外，還沒有發現類似情況。黨組希望前一段時間參加過遊行、說過過激的話、喊過過激口號的同志，要放下包袱，積極投入到當前平息暴亂的

鬥爭中來。

這次會議之後，根據社黨組的部署，國內部成立了以我為組長的「雙清」三人小組。我採取個別談話的方式，查清在國內部180多名記者編輯中（黨員120多人），參加5月19日遊行的有19人，參加5月20日遊行的有17人，共計32人次（其中4人參加兩次），黨員16人次，佔總數的一半；團員11人，正處級幹部1人，副處級4人，高級記者1人。他們全都是參加新華社的遊行隊伍，既沒打國內部的牌子，也沒有打橫幅和標語牌，我對每人都問有沒有喊「打倒鄧小平」的口號，他們都說沒有，只喊「反腐敗」等口號。有3名青年記者，在5月9日的新聞界請願書上簽了名，但沒有參加遊行。

對於遊行問題，根據過去搞運動的經驗，我一怕本部同志之間互相揭發，二怕新華社別的部門在清查中有人揭發到我部人員。於是我採取兩個辦法，一是我在全部大會上作檢查時，作為抓思想工作不力的例子，提到「全部有32人次參加了遊行」。結果，既沒有人追問是哪些人，更沒有出現互相揭發的問題。二是要參加遊行的16名黨員和處級幹部，每人寫一份認識深刻的檢討給我，鎖在抽屜裏誰也不讓看，專門應對上面的追查。

果然，社「雙清辦公室」找我說，其他幾個部門都有人揭發我部一位青年記者，在新華社兩次大遊行時領着大家喊反動口號。我說，我找他談過，因為他是搞體育的，個子大，是大家硬推他出來領喊口號的，喊的都是反腐敗之類的口號。這事就這樣被擋過去了。

直到新華社「雙清」結束，我把十多名黨員的檢查一把火燒了，一了此事。

李普同志被《人民日報》樹為典型

1989年8月15日，《人民日報》內部刊物《內部情況》（24期），卻刊登了〈新華社前副社長李普同志檢查參加遊行的錯誤〉一文，並加編者按說：這個材料，轉自新華社的一份簡報。我們希望，報社凡是參加了遊行、簽名、寫大小字報及其他有關活動的同志，都應自覺地進行檢查，吸取教訓。

新華社前副社長、離休幹部李普同志，5月17日參加新華社職工

的遊行隊伍，從機關西大門出發遊行至民族文化宮，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平息反革命暴亂後，李普同志參加了新聞研究所職工的學習，於7月18日和8月1日兩次在支部生活會上作了檢查，摘要如下：

7月18日的檢查說：「當時正在吃飯，聽到樓下亂哄哄的正集合隊伍，打出橫幅，靈機一動，我說我也去，……參加了《瞭望》的隊伍。」「看起來是偶然的，實際上有思想基礎，思想上很同情學生，學生愛國我愛學生，我不贊成絕食，這種辦法太極端，但我也理解年輕人容易走極端，希望趕快解決，特別怕死人，死了人影響就大了。」「四中全會我是擁護的。我入黨這麼多年，一貫是跟黨的，參加遊行也不是和黨作對，是想促進一下，對學生表示同情，希望他們不要走極端。」

8月1日，李普同志在支部大會上進一步作了檢查，他說：「參加遊行原來也認為是錯誤的，最近經過學習反思，越想越覺得性質是很嚴重的，是犯了一次大錯誤，而過去對嚴重性是認識不够的。」「通過學習認識到我的錯誤的嚴重性，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我這個人的特殊地位，老黨員、老幹部，還當過新華社副社長，影響大，影響不能和年輕人參加遊行同日而語，……我是想代表我個人，可是客觀上所起的作用、影響是非常嚴重的，這是不依個人的願望而決定。第二，這次遊行是非法的，當時沒有想到這一點，以我的地位、年齡怎麼能不想這一點呢？未經批准不能遊行是政府的規定，應該自覺地維護政府的法令，而我沒有能自覺地遵守並引導，客觀上起了很壞的帶頭作用。第三，在社會上起了很壞的影響，……最近聽說國外電視台還播了我的特寫鏡頭，這使我大吃一驚（我當時在《瞭望》的隊伍中），只要我上了街，就有被帝國主義利用的可能，對我們進行反宣傳。這使我深感痛心，這不符合一個老幹部、老黨員的身份，現在看來這些行動顯然不能起促進的作用而是相反。」「離休以後，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寫作、鍛煉身體，在黨性鍛煉上放鬆了，應該深刻地接受教訓，繼續深入反思。」

李普同志檢討一事，我們在新華社都不知道，可見《人民日報》多麼會打太極拳。

李瑞環對新華社的評價

1989年8月1日，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宣傳的李瑞環，專程來到新華社視察。他說：「在過去的長期工作中，在這次動亂和暴亂期間，新華社從總體上講是好的，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一點必須肯定。同樣，我們不能因為新華社在總體上是好的，就看不到或忽視某些方面存在的問題。」並對穆青作了充份的肯定。

從此開始，新華社從社黨組到各大部門領導班子，就在「看不到或忽視某些方面存在的問題」上進行反思。同時中宣部派來一位聯絡員叫汪文風，就是編輯1976年「4.6」天安門廣場詩抄的那位「童懷周」，在這次運動中肯定是反動亂的堅定分子，作為中紀委的幹部派到中央宣傳口來的。他整天不是參加社、部兩級的反思會，就是廣泛找人談話，實際是到新華社來摸底的。

8月間社黨組召開生活會，穆青、郭超人作了全面的反思檢查，9月間各部門領導班子進行反思。9月15日，我代表國內部領導班子在全部處級幹部和黨支部書記會議上作反思檢查，重點清理在宣傳報道上的問題。據統計，從4月15日到6月21日的65天中，國內部各編輯室共發大廣播通稿2820條，其中反映學潮、動亂、戒嚴、平暴的550條，有明顯導向錯誤的主要集中在5月17日所發的〈各地高校師生紛紛集會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請願行動〉、〈學生絕食進行第五天首都各界表示聲援〉和〈特寫：母親，在流淚……〉三篇。

中央考察組進社

1989年11月30日，中顧委常委段君毅率領中央考察組七、八個人來到新華社，並在司局級以上幹部會議上說：「中央對新華社的看法沒有變。」我理解是指李瑞環來新華社的講話。可是，當考察組分頭廣泛深入地找各級領導幹部和群衆個別談話，詳細瞭解運動中新華社發生的每一件事和社、部兩級主要領導幹部的表現時，不到一個星期，新華社大院裏就傳言四起，甚麼考察組是來新華社「揭蓋子」的；「社、部兩級要大換班」；有說是汪文風向上彙報新華社水太深，要求增兵派帥；有說是曾建徽在後面搗鬼，等等。

12月8日下午，我被叫到段君毅在新華社的臨時辦公室進行個別談話。他說，聽說國內部是新華社的第一大部，擔負着國內公開報道和內參報道的兩大任務，作為國內部主任，你的擔子不輕啊！我想請你談談，在這樣一場大風波中是怎樣同中央保持一致的？

我說：「段老，你是老革命、老前輩，經歷過黨內外的各種政治鬥爭和運動，在你面前，我應該說心裏話。」

他立即提高嗓門：「當然！就我們倆人，都是共產黨員，你放開思想，說！」

我說：「在正常情況下，說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總是以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吧！在這場風波中，總書記犯了錯誤，到底誰代表中央？如果把小平、李鵬作為黨中央，硬要大家檢查是否保持一致的問題，隨意性就太大了，不僅不合黨的組織原則，而且可能是後患無窮。」

段老左胳膊擱在桌子上，用幾個粗大的指頭輪流敲擊着桌面，好一會才說：「再說！」

我說：「從4月15日耀邦去世，到6月21日四中全會召開前一天的65天中，從國內各分社到我們編輯部，大家都是日日夜夜堅守崗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常常冒險到現場採訪。在內參報道方面共出動態清樣2千多期，幾百萬字，全面、如實、客觀、及時地向中央反映了情況；公開報道方面共發2千8百多條新聞稿，其中反映從學潮到動亂、戒嚴、『平暴』的550條，經我們清查其中三條有明顯的導向錯誤；還有兩條屬於正常報道，但有影射性錯誤。全部180多名編輯記者，在聲援學生絕食的高潮中有32人次參加了遊行，多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我已分別談過話，他們也都寫了書面檢討。總之，出現這些錯誤的責任全部由我負責。國內部主任這個帽子，我已拿在手上，準備隨時上交。」

沒想到段老卻說：「在那種複雜激烈的情況下，出些問題是難免的。」

談話結束時，他站起來一手拍着我的肩頭，邊拍邊送說：「幹這行，命苦啊，命苦啊！」

一場激烈的內戰

1990年春節假日一結束，在中央考察組主持下，新華社黨組擴大會議分三個組同時召開，對分發給大家人手一份的穆青、郭超人的〈再反思〉進行評議。

第一組，也叫中心組，有正副社長4人，一名黨組成員和秘書長、機關黨委書記3人，社總編室正副總編輯5人，國內、國際、對外、參編、攝影5大部主任，還有北京分社社長共18人。

第二組，有《半月談》、《瞭望》、《經濟參考報》、經濟信息社、《中國記者》等社辦報刊負責人，以及體育部主任、軍分社社長、人事局局長等14人。

第三組，有黨委、紀委書記、辦公廳主任和行政後勤各單位負責人等13人。

總計參加會議的共45人，全部是正司局級以上幹部。中央考察組組長段君毅和副組長徐才、汪文風、劉紹榮等分別參加各組會議。

穆青在其〈我的再反思〉中說：「在動亂、暴亂期間，新華社出現的一些問題性質確實是嚴重的，在制止動亂、平息暴亂這樣一場血與火的生死搏鬥中，新華社作為黨在新聞戰線上的一支主力軍，不僅行動遲緩、作戰不力，而且發生了不少失誤，給黨和國家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作為一場輿論的戰鬥，應當承認我們是打了一場敗仗。教訓是慘痛的！

發生這樣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新華社這支隊伍總的來說是一支好的隊伍。在動亂、暴亂期間，我們許多幹部、黨員和群衆，特別是一批骨幹，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守崗位，夜以繼日地工作。但是，由於我這個指揮員沒有組織和指揮好這支隊伍，以致在緊急關頭貽誤軍機，未能充份發揮新華社這一重要輿論陣地的戰鬥作用，辜負了黨和政府『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期望。我感到十分痛心。」

郭超人在其〈再反思〉中，一開頭就說：

「在去年春夏之交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期間，在黨和人民急迫需要正確的輿論引導的關鍵時刻，新華社在宣傳報道和機關工作中都出現了嚴重的政治性的失誤和錯誤，沒有當好黨和國家的耳目喉舌，給黨和國家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作為黨組副書記，負責全面

工作的副社長，又是中央委員，我對這一切都負有重大責任。我不但未能協助穆青同志帶好新華社這支隊伍為黨分憂、為國盡職，而且在個人思想和工作上也出現了不少失誤和錯誤，深感有負於中央對我的信任和期望。回想起來，心情十分沉痛。」

曾建徽「炮轟」新華社

從2月5日開始，每天上午工作，下午開會評議。在我們第一組，中宣部副部長、新華社副社長、黨組成員曾建徽開了第一炮。他說：

「新華社這次的主要教訓究竟在哪裏？穆青、超人同志各講了幾條，諸如思想跟不上形勢、缺乏思想準備等等，我認為，這些都是對的，但是還沒有真正講到點子上。我認為這次新華社的問題最根本的是同中央的關係問題。在這樣尖銳的生死存亡鬥爭的關鍵時刻，新華社的表現是不願意當中央的喉舌，不同中央保持一致，而許多反常的做法都是穆青、超人同志決定的。我完全不認為穆青、超人同志主觀上就是要支持動亂和反對中央，我也沒有聽到這樣的說法。但這次在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又確實沒有同中央或者說沒有同中央的多數保持一致，這都是無可辯駁的事實。我認為，對新華社來說，最根本的是要堅信黨中央，才能無條件地同中央保持一致。

「穆青、超人同志在這次反思中都談到他們的一個指導思想是『怕激化矛盾』。確實，他們這種指導思想貫穿在從動亂開始直到『平暴』的全過程。……由於怕激化矛盾，由於你們對形勢的估計同中央不一樣（你們當時常說，中央把形勢看得太重，北京市委謊報軍情，你們當時堅持這種看法），因此，你們對中央安排的一些揭露少數人搞動亂的重要稿子，乃至『平暴』的稿子，就是不樂意發，就是要『頂』，就是要『拖』，或者採取一種叫人看起來是『奉命行事』的方式處理。

「從衝新華門開始直到『平暴』之後的一個時期，社主要領導，還包括南振中同志，對廣播、電視播發一些經中央審定並指定時間廣播的稿件時說明『據新華社報道』（註：電視主持人不露面）一事十分反感。穆青同志在向中宣部提出『抗議』時甚至說這是把『禍水』引向新華社，南振中數次給廣播電視部打電話『抗議』。我們是國

家法定的新聞發佈機關，為甚麼對當時發佈那些重要新聞，對電台、電視台引用新華社的權威來源播發那些消息如此惱火？是怕敗壞新華社的聲譽嗎？新華社究竟要在國內外樹立一個甚麼樣的形象？包括開始時用『據《北京日報》報道』的方式，到『平暴』後不用新華社電頭而用『電尾』的形式發佈省市委支持電和一些重要文告。這些反常的做法，除了在群衆中表明新華社保持『中立』，同中央保持一定距離，『奉命行事』、『不得已』之外，又能說明甚麼呢？」

另一位副社長、黨組成員也發言說：

「5.4以後到5.19期間，那時穆青、超人、振中和國內部領導同志每天晚上都在穆青辦公室碰頭，主要是商量國內發些甚麼稿子。有一天我到穆青辦公室，穆青同志坐着，郭超人同志站着，還有一兩個同志。當時不是正式開會。當講到分社發來的內參稿報道學生的策略變了，提出要『倒鄧保趙』。當時他們議論說這些不要登在內參上。這時郭超人同志說，『對趙紫陽要保一下』。穆青同志坐着不太在意，點頭附和說，『要保一下』。他說：「我並不認為他們這樣議論是參加甚麼『保趙』的陰謀」。但是，「穆、郭對趙是否同情？是否感到趙的想法更容易接受？這要由他們來分析。」

他接着說：「那一段我對內參的問題是非常注意的，我們在國內參考清樣上對趙紫陽的主張，是作了相當充份的反映，我是有這麼個印象。」他指出：「從戒嚴到平暴那一段，內參倒鄧的反映相當突出，特別是後一段，在所謂百萬人大遊行等內參稿中，把感情都寫出來了。對群衆的情緒，我們應該反映，但站在甚麼立場上？用甚麼態度來反映？這裏面有經驗教訓。」「平暴後，超人同志在我們的一次會上說，王維澄同志曾向他提出可否清理一下內參工作，他當即表示內參稿是不能查的。我認為，如果內參工作指導思想上有問題是與社領導有關係的。」

北京分社社長的高調發言

不知是因北京分社在這次事件中擔負報道的主力任務，還是考察組的特意安排，北京分社的社長在中心組做了一個高調的、準備充份的發言。他作指示般地說：

一. 希望在反思中要很好地考慮以下六個問題：（1）對黨性和人民性這個問題的看法，在動亂和暴亂期間有沒有動搖？在政治傾向上、思想感情上，是倒向學生一邊，還是倒向黨和政府一邊？（2）是忠實、積極地宣傳中央的重大決策，還是同中央保持一定的距離？（3）在黨和新華社的關係上，位置擺得對不對？是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重要還是新華社的榮譽重要？是黨高明還是新華社高明？（4）社領導和黨組的同志，是做帶頭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模範和旗手，帶領群衆衝鋒陷陣，還是迎合遷就群衆中的錯誤思想行動，做群衆的尾巴？（5）如何理解新聞的「客觀性」？對動亂、暴亂期間一些稿件的處理是真正客觀報道還是錯誤導向？（6）在中央出現兩種聲音的情況下，社領導對兩種聲音態度是否完全一樣對待？在思想上是否同樣接受這兩種聲音？

二. 要明確四個問題：（1）要看到錯誤的嚴重性。我認為是比較嚴重的，是建社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在70天的風波裏，新華社是違逆了中央的正確決策或者說對中央的重大決策有牴觸情緒，再退一步講是貫徹中央指示不堅決。有幾個問題是明擺着的：衝新華門和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稿子不願發；在『平暴』後，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稿子不很願意發，對外部三天不發稿。在最需要記者投入戰鬥時，總社指示停止採訪（指對北京分社），南振中同志曾解釋，說是怕作無謂的犧牲。……在黨最需要的時刻，不能為中央很好地服務，就像軍委命令38軍執行戒嚴任務，軍長不願來一樣，有牴觸情緒。（2）要看到事件的複雜性。（3）要看到所犯錯誤的多因性。除思想原因外，還有社會根源。西單民主牆事件以來，國內始終存在着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暗流，還有國際上否定社會主義的思潮，黨內的機會主義要利用改革搞資本主義，這些鬥爭不可避免地會反映到新華社裏面來。有組織根源。這幾年，新老交替，我們隊伍的政治素質明顯下降，缺少一支能打硬仗、打苦仗的隊伍。如果說穆青是軍長的話，還缺少過硬的師長、旅長、團長。不客氣地講，這次有些人是倒戈了的，有一段時間，我不願到總社院子裏來，簡直不可理解。……在86年底、87年初的上海動亂中（當時他是上海分社社長），我們對總社對我們的支持感到溫暖；這一次卻說北京分社太左了，是給北京市委賣勁。我們的很多記者到總社來遭到冷遇，有的說

「特務來了」，有的鼓動學生去砸北京分社，有的編輯把不合他們口味的稿子扔到廢紙簍裏。對這些，穆青、超人同志不是不清楚。」（散會後，我問穆青；「你清楚有這些事嗎？」穆青氣憤地說：「就會胡編亂造！」我又問郭超人，郭笑說：「你忘了國內分社社長們對他的評語：能總結會提高，全是文革那一套。」）（4）要認認真真地看到潛在的危險性。在上次中南海召開的新聞界的反思會上，我說要防止新聞戰線和平演變的可能性，要看到解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要備戰。文戰、武戰，都離不開新華社的作用（會後我也問穆青：「你參加了這個會嗎？」穆答：「從未聽說過，誰知是甚麼會！」）。

此人又說：「新華社的隊伍在未來的鬥爭中到底靠不靠得住？從某個角度看，不能排除一定的危險性。……新華社這幾年進來很多新同志，大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同志。我不贊成說他們不經過教育就大有希望的。這些同志先天不足，後天無力，在學校沒有受到很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到新華社後也未受到很好的傳統教育，沒有受過嚴格的訓練，有些已當作骨幹使用。」

聽到講年輕人「先天不足、後天無力」時，我突然想到他寫的一篇稿子。當晚就從辦公桌上的「不用稿夾」裏翻了出來：那是1989年7月12日，他寫的題為〈新聞輿論錯誤導向原因何在〉，署名為新華社記者XXX。其主要內容是：

在近兩個月的學潮、動亂和暴亂中，首都一些新聞輿論陣地一度離開了黨和人民的立場，進行了錯誤的導向，對學潮、動亂和暴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教訓極為深刻。

那麼，造成新聞輿論錯誤導向的原因是甚麼呢？最近記者走訪了一些同志，大家認為：

一. 中央對新聞工作缺乏正確有力的領導，工作的指導思想有嚴重錯誤（這段集中批判趙紫陽和胡啓立）。

二. 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新聞界嚴重氾濫，造成思想污染（比鄧小平提的精神污染似乎還要嚴重）。

由於黨內某些領導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採取姑息、縱容的態度，使新聞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氾濫日趨嚴重，極大地腐蝕了新聞隊伍，搞亂了人們的思想。這是導致新聞輿論支持動亂、暴亂的直接的

政治思想原因（看，連已經去世的胡耀邦也不放過！）。」

新聞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氾濫的主要表現有：

——鼓吹「新聞自由」，主張新聞獨立。

——鼓吹「人民性」，否定黨性原則。

——鼓吹報紙多元化，為政治多元化創造輿論條件。實現政治多元化的核心是要推行多黨制。

——鼓吹「大衆傳播論」，否定黨的新聞事業的喉舌作用。

——鼓吹資產階級新聞學觀點，否定黨的新聞工作的根本性質、基本原則和優良傳統。

三. 一些新聞輿論陣地的領導權沒有牢牢地掌握在忠於黨的人手裏。

江澤民同志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講話指出：「趙紫陽同志打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抵制腐朽思想和醜惡現象的同志，保護、信用、提拔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由來已久，一些輿論陣地已經不在黨和人民手裏。」江澤民同志以其準確的判斷和親身體驗講的這番話是實事求是的。

四. 一些年輕的新聞從業人員缺乏正確的教育和嚴格的訓練，思想政治素質較差。

隨着新聞隊伍的新老交替，一大批剛走出大學校門的青年人進入新聞陣地。這些年輕人有朝氣，有幹勁，接受能力強，但由於先天不足（學校教育效果不好）和後天無力（進工作崗位後缺乏嚴格訓練），因而一些人的思想政治素質比較差……

當時收到這篇東西，二編室的同志們議論紛紛。有的說：「甚麼記者走訪一些同志，大家認為，一眼就可以看出，完全是自編自演的；有的說：「不僅一棍子打了整個新聞界，而且追打兩任下了台的總書記」；「最妙絕的是說新聞輿論陣地的領導權沒有牢牢掌握在忠於黨的人手裏，並搶先引用新任總書記的一段話，給人強烈感到是毛遂自薦！」

這篇東西在二編室放了兩天，7月14日，二編室主任送給我處理，並說了大家的看法。我看後又送給穆青。穆青看了說：「不發，對他來說是一種保護」。但在今天下午的發言中，他卻沒提這件事，不知為甚麼。此後這位社長果然是步步青雲，一路高升至一個大省的

省委書記。

在我們第一組，除了以上三門炮外，還有兩三位副總編輯用機關槍橫掃了一場。一位說：

「我認為，在報道的導向上，新華社一開始就錯了，一開始就同黨中央保持了距離」；「趙紫陽5.4講話後，我們幾個同志很不滿，認為他是炮打司令部，把大家都出賣了。但沒料到新華社搞了一大堆動態清樣為這個講話叫好。」

另一位說：「在『六四』的後幾天裏，我們這個耳目喉舌一下子『啞』了、『聾』了。」「有關『平暴』的內參報道也沒有了。總社對分社幾乎放棄了領導。」「所以，發了導向性錯誤的報道是錯誤的，不發該發的消息同樣是錯誤的。」

還有一位說：「為甚麼對開槍反應那麼激烈？我不可理解。」

從我開始接上了火

上面幾位連續4個下午「炮轟」，不瞭解內情的人幾乎要被嚇住了。但作為處於核心部位的國內部的負責人，我是聽出了其中的虛虛實實的。

2月9日下午，我抓住幾個主要問題作了發言：

第一，按照黨的一貫原則，當一個政治性事件尚在發展過程中，遵循先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方針，新華社的公開報道是積極慎重的，不存在「一開始就錯了」的問題。

第二，關於XXX說的在5月4日到19日之間，在穆青辦公室，有超人，還有一兩個同志，當講到湖北還是河南分社的一篇內參稿中學生提出要「倒鄧保趙」時，超人說：「對趙紫陽要保一下」，穆青也說「要保一下」的問題。

其一，內參最後一關是我把的。在那段時間我沒有見過這樣的稿子，經查，湖北或河南分社更沒有發來有「倒鄧保趙」提法的稿子。

其二，在5.4~5.19期間，趙紫陽還是總書記，社會上根本沒有出現「倒鄧保趙」一說。李鵬「5.19」晚講話以後，學生才提出「倒鄧保趙」問題。

第三，關於有幾位同志提出內參導向問題，我不同意這種提法。

因為新華社內參報道指導思想和原則，是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確定的，就是要全面、客觀、如實地反映情況。毛澤東同志1953年就說：「中央給記者的任務就是如實反映情況……中央怎麼判斷，這是中央的事。」周恩來同志說：「你們的觀點一時改不了不要緊，但反映情況時對事實一定要核實，事實要搞清。我們這樣信任你們，你們一定要把事實告訴我們，由我們來判斷。」因此，內參根本不存在「導中央的向」的問題。

第四，XXX同志說：「我很注意內參，戒嚴後那段內參上倒鄧傾向很嚴重。」我起而直指他說：「你作為社領導，既然你很注意內參，當時你為甚麼不及時提醒我們，在這一點上，你首先就是失職！」

從我開始「接上火」後，國際部主任楊起立即就「保趙」問題發了言，他說：

第一、從我的所見所聞來看，穆、郭無保趙的思想與感情基礎。平暴之前，有一次談工作之餘，我曾問穆，新華社的人與趙是否有非組織關係。穆答道：「我從來都是依據中央的正式指示工作的。無論是公與私，我都從未與趙聯繫過。我們提出向中央彙報工作，趙不親自聽，派了啓立和芮杏文聽。」有一天，談到趙與記者工作的關係，超人同志說：「趙這個人對我們的工作不太支持。有一次，出了個問題，趙不認賬，反把責任推到我們頭上來了。」他們二人的話，當時是在完全自然狀態下講的。決無為自己辯解之嫌。

第二，他們二人的表現還可以從政治角度來看。去年3月下旬，我離京之前（去開國外分社會議），郭就給我說過：「國內可能出點亂子，但請分社的同志們不必驚慌失措，沒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夠取代我們的黨。」「4.26社論」之後不久，我陪穆青見路透社記者之後，他對在場的中國同志說：「就是不許搞動亂，就是不能走東歐的道路，搞多元化多黨制。」

第三、穆、郭對中央高層的鬥爭，在中央出現兩個聲音後，可能有些感覺，但決不可能瞭解得清楚。即使瞭解，我認為他們也不會拙笨到企圖用新華社的幾篇稿子和幾篇內參就來保誰。總之，在涉及「趙」這個問題上，我認為，穆、郭的聲明是符實的。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極為嚴肅慎重，因為這牽涉到「劃線」和「定性」

問題。在黨的歷史上，此類問題的經驗教訓是不少的。

第一階段三個組的參會者全部發了言，於2月10日下午休會。由社辦公廳將每人的發言記錄整理出來，再經本人審閱修改，然後全部打印出來分發三個組每人一套，進行交流。

第二階段火力集中

從2月23日開始，評議進入第二階段。第二、第三兩組的同志閱讀了第一組經本人審定過的每個人的發言記錄，有些同志對曾建徽等三人集中開了火。

《經濟參考報》總編周建英說：「看完各組評議和有關報道資料，我更加相信：把所有的失誤加在一起，仍然得不出穆青、郭超人兩位一開頭就要和中央拉開距離的斷言，更不用說反政府、支持動亂或保趙了。最嚴重的錯誤還是『平暴』後頭三天對外沒有發英文稿。作為一個官方通訊社出現這樣的問題，是無法向黨和人民交代的。穆、郭就此事作了痛心的自我批評，然而這不等於與此有關的其他領導不用反思而只要批評別人就可以了。

評議要對黨、對人民負責，從而自己也可受到教育。如果帶着某種成見或主觀臆斷來看待某句話、某個情節，雖然使別人猛一聽時可以嚇一跳，但經不起查核，這就會起相反的作用。如6月4日晚上三個年輕記者闖會，版本不一。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穆青同志氣憤的場面，與前後語氣連貫，合情合理，真實可信；而另一個版本顯然是剪輯後又斷章取義。誠實是做人的本分，實事求是更是一個黨員的基本品質。班子裏在討論稿件、討論問題時具體意見不一，便事後上綱清算，這種做法本身就違反政治民主和業務民主。」

人事局長康國志發言說：「評議穆、郭兩人的反思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例如，6月3日夜，社領導讓北京分社同志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問題。有的同志認為，這是『在最需要記者投入戰鬥時，總社指示停止採訪』，而且是把這件事放到問題的嚴重性裏面講的。」

這時周建英突然站起來插話：「那天晚上，我與XXX同志通電話，他興高采烈，說感謝黨組對我們的關懷，考慮到安全問題，就不安排我們進廣場採訪了，下面由軍分社接替了。沒有發現他對這一決

定有不滿情緒。北京分社也有同志告訴我，當時分社同志對此反應都很高興。」

軍分社社長劉回年接着說：「當時地方記者採訪確實不方便，讓軍事記者上是正確的。在部署任務時，穆青、超人同志明確講，軍事記者統統上，有多少上多少。」

康國志接着說：「由此可見，社領導當時並沒有讓記者統統撤下來。撤地方記者是對他們的關心、愛護，上軍事記者是為了採訪方便。這裏根本不存在甚麼『錯誤的嚴重性』」。

服務局局長李春嵐發言：「有人借評議別人之機吹自己，在2千多字的發言中講了近三十個我、我們或分社，講我怎麼對，總社怎麼錯，把總社講得一塌糊塗，竟說有人倒戈了，把穆青比作38軍軍長，有牴觸情緒；從師長、旅長到團長都不過硬；年輕一代又先天不足，後天乏力，一棍子把新華社幹部隊伍全打了。文革時軍管小組有人說新華社17級以上幹部是一筐爛西紅柿，這位同志比軍管小組說得還過分。這種說法，明顯地使人聯想到社會上的一種傳言，說新華社領導要由誰來代替等等，這一說，更加使人感到新華社就要從上到下徹底改組了。這位同志還說這次很多分社表現好，是依靠了省委領導，北京分社旗幟鮮明，是中央部署的。這是甚麼意思？總之，我認為完全否定總社的領導不符合實際，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以免干擾幹部考察工作。」

機關保衛處處長阮信之說：「我對北京分社一位同志的發言有意見。這位同志把總社說得不合乎實際，如果是局外人講，可以諒解，作為新華社的人這麼講不可理解。甚麼不能打硬仗，從師長到團長都不過硬，等等，這種說法不是實事求是的，不知用意何在？去年8月8日，我們收到一封舉報信，舉報北京分社的一位記者，叫徐XX，她的戀愛對象在香港工作。舉報反映她6月4日淩晨給香港打電話，說昨晚天安門廣場發生流血慘案，打死400多人，坦克一直開到紀念碑台階上，壓死很多人，還說拒絕我們新華社記者採訪，等等。接到舉報信後我們與北京分社聯繫，分社一位同志說，我們沒有清查的問題，不像你們總社烏煙瘴氣。

我們向社領導彙報後提出三條：一是問題不查清，徐XX不能去香港（因她當時正在申請去香港）；二是總社有權過問此事；三是查

清後分社要把材料報總社。我們把三條意見告訴北京分社，分社幾次來人到總社，說徐表現怎麼好。我們看分社頂着不辦，只好把材料轉給北京市委，這時，徐已去了香港。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北京分社並非自吹的那樣，對清查又是甚麼態度？北京分社的同志發言說有一段時間他不願意進總社大院，難道大院裏都成了暴徒嗎？講話要實事求是！」

在我們第一組的發言中，有同志提出：「四位社長是一個層次，為甚麼不一起來反思？從總結經驗教訓來看，一起反思有利於共同提高，也有利於把問題弄清楚。去年8月穆、郭第一次反思，有些同志就提出另外兩位副社長為甚麼不一起反思，至今已半年了，他們的反思材料應該發下來，讓大家評議」。

有多位同志指出：6月4日以後，對外部三天英文大廣播基本不發稿，幾篇重要平暴稿件沒有及時發出去，是新華社在整個風波中最嚴重的錯誤，是黨的紀律、新聞紀律所不容的，穆、郭作為一、二把手要承擔責任，但是作為主管對外報道的副社長曾建徽同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卻一直既不反思又不檢討，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不了了之的結局

在大家強烈要求下，2月23日下午，另一位副社長作了題為〈我在去年風波中的表現和教訓〉的反思，就一些具體事情作了流水賬式的檢討。

2月26日下午，曾建徽作了〈我的初步反思〉。他說：

「從我個人講，從去年初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方勵之赴布殊宴、陳軍等人的反動『簽名』活動，香港『民運』分子來京企圖衝人代會等）到學潮、動亂、暴亂、平暴這整個期間，我基本上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在鬥爭第一線參與部份工作，特別是新聞輿論的部份組織工作，深感敵情之嚴重，對鄧小平同志和中央的決定和部署，我是堅決擁護並在工作中努力貫徹執行的。」他先是如此地對自己作了肯定，接着又不斷地重申「我也做得不够」、「我也要負一定的責任」。大家一聽這種虛情假意的反思，既不願意聽，更不願花精力去評議。

從4月27日開始，以第一組為基礎，第二、三組一些同志參加組

成綜合組，對穆青、郭超人、曾建徽等4位社長進行總評議。

3月2日，退到二線的原副社長馮健發言說：我想講兩點意見。

一. 關於總體評價。去年從學潮到平暴的60天裏，新華社的工作無論是報道還是機關管理，作為一、二把手的穆青、超人同志，在領導工作中有失誤、錯誤，有些是嚴重的錯誤。發生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我認為，是在我們國家多年和平建設的環境中，他們思想上的階級鬥爭觀念淡薄了，對於新的歷史時期階級鬥爭的形勢和新特點，在思想上、政治上缺乏警覺。因此，對於去年這場政治風波的驟然到來，對形勢的估量，對鬥爭的複雜和性質，對黨和國家當時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對這些思想準備不足（段君毅同志插話：「當時要看得清確實也不容易」）。因此，我認為，新華社的工作和穆、郭兩位在這場政治風波中犯的錯誤，是在執行中央決策、中央部署過程中發生的錯誤，而不是不執行中央決策、部署的問題。其性質是思想認識問題，談不上是立場問題。

二. 經驗教訓。我有一種感覺，在去年60天的危急時刻，社黨組沒有能够形成一個團結戰鬥的集體。而且黨組的一、二把手，在一個最困難的時期內，對中央領導的決策意圖似乎不能及時聽到了，有些隔膜了。那時，中央思想領導小組沒有活動了（穆青是小組成員之一），中央決定成立「五人小組」。曾建徽同志參加了「五人小組」，會直接瞭解或部份瞭解到中央意圖，還是比較及時的。我知道，那些天建徽同志確實忙得腳打鑼，但不管多忙，也應忙裏抽空，向黨組，特別是向黨組書記和副書記通報、傳達一下中央精神。這是應該做的，而且很必要。不通情報，就缺乏共同語言。平時黨的生活尚且應該如此，何況在那樣關鍵時刻、危急時刻，互通情報對新華社作戰指揮，對輿論導向，該是多麼重要！前一段，劉回年在第二組發言說，當時他就不止一次發現，有那麼一段時間，穆青不瞭解中央的意圖。不知建徽是不是瞭解當時穆青的處境。

馮健又說：曾建徽在反思中說，從5月中旬到「平暴」後，相當一段時間裏，一次也未被通知參加過黨組會，感到很委屈。如果確實如此，作為班長的穆青同志，是做得很不周到的，是個缺點。但是，建徽也可主動問一問，你不通知我，我問嘛，我來參加嘛，通報重要情況是我的責任。據我回憶，建徽兼任中宣部副部長後，總編室黨的

生活會——小組會、支部會，基本上沒有參加過，但是每次都是通知他的。

周建英再次發言說，對穆、郭兩位的反思，總的評價和分析，我同意馮健同志的觀點。這裏僅談一點看法：

參加了多次評議，尤其是來到綜合組後，始則不習慣這種激烈（不是熱烈）的氣氛，繼而感到：要使反思和評議能真正讓大家受教育，極需有個正確的態度，掌握一個合適的尺度。否則，會有「殺傷力」，有礙於團結，有礙於反思者心悅誠服地接受批評，更有礙於今後同心同德團結一致在一起共事。為了對黨對人民負責，我認為：評議，不能隨心所欲，信口開河；評議，不能浮皮潦草，言者固然輕鬆，聞者也不足為戒；評議，不能一味評功擺好，不言錯誤與失當；評議，更不能採取高壓政策，強加於人。至於反思，當然不是宗教式的懺悔，否則何必言「難免」。也毋須為「過去」而無限上綱，等以後又糾正，這是既害己又害人的。我希望穆青、超人同志一定要以中顧委委員、中央委員的高標準，對去年夏天的事，處理對的，堅持；失誤的，糾正；不足的，加勁！

1990年從2月5日到3月2日，在中央考察組的主持下，歷經近一個月的時間，新華社對穆青、郭超人的反思進行了激烈的評議，最後絕大多數參評者的看法統一到李瑞環同志對新華社的評價上，認為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風波中，新華社的工作和穆青、郭超人同志的表現在總體上是好的，但在宣傳報道和機關工作中也出現一些失誤、錯誤、甚至嚴重錯誤，是「難免」的。因此，其錯誤性質屬於認識問題，並非立場問題。

（以上記載的每人的發言，均摘自會議印發的經本人審定的發言記錄）。

在這次大清查和反思運動中，新華社處級以上幹部沒有一人受到處分。我們國內部全體同志安全地過了這一關。我為此感到非常欣慰。但是，從中央到各省市區的黨政機關，尤其是宣傳文化教育部門，進行了一場大清洗。在首都新聞界，除了《解放軍報》、《經濟日報》和《北京日報》等少數單位外，絕大多數報、台領導班子進行了大換班，許多記者、編輯受到了處理。《人民日報》編委會除了一位分管行政工作的編委外，全部主動或者被動地下了馬，負責主編海

外版的編委余煥春同志，在其〈檢查與反思〉中寫的一段結束語，準確地概括了中國新聞界的共同經歷：

「編委會作為《人民日報》的一個整體領導，長時間未能解決好同中央完全保持一致的問題，是個嚴重教訓。我是1980年中央批准恢復編委制時進入編委會的，至今已快九年了。九年來《人民日報》曾經歷過多次危機，幾乎都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未能同中央完全保持一致。1981年8月，編委會學習討論中央召開的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精神，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檢查了編委會存在渙散軟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宣傳不够得力，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的問題。1983年10月至1984年初，學習十二屆二中全會文件，檢查和清理精神污染問題，編委會查閱了五年的《人民日報》，承認『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對階級鬥爭形勢估計上，同中央有不一致的地』。1987年4月，編委會根據中央四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精神，對1986年一年的報紙進行了檢查，有的文章有錯誤，有片面性，作了自我批評。這一次又一次的危機雖然度過了，但卻未認真汲取教訓，認真想一想每次危機來臨時，中央領導同志為甚麼都要提醒《人民日報》要解決好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問題？我相信編委同志都是對黨忠誠的，但卻不大願意面對現實，總以為自己同中央沒有不保持一致的問題，至少我是這樣。」

此後，余煥春同志被發配到四川。

第九章：軍人筆下的真相

「六四」的槍聲剛停，6月6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就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亂的真相」，隨後，突如「文革」中一樣，冒出一批隱埋真實姓名的「文痞」，拋出連篇累牘的大塊文章，按鄧小平「六九」講話的「大小環境」之調，從50年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和平演變」預言，揭露到「美國之音」等國際反動喉舌的煽動和支持；從60年代台灣國民黨當局的「軍事反攻（大陸）」，揭露到將策略轉向「政治登陸」；從1979年的「北京之春」，揭露到這次的「北京暴亂」。揭來揭去都緊緊捂住舉國公認的「軍隊進城在前，暴亂在後」這一鐵的事實，企圖掩蓋調動10萬大軍進京血腥大鎮壓的真相。

直到6月30日，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受國務院的委託向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時，竟然說：

「5月19日下午4時許，有人用『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名義，拿着條子到『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透露了即將實行戒嚴的消息。正是極少數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同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緊密結合，使他們得以及時調整策略，在當天晚上把絕食變成了靜坐，造成學生既然已經停止絕食政府就沒有必要戒嚴的假象，以迷惑群衆；得以及時組織力量，裹挾不明真相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設置路障，堵截軍車；得以繼續組織輿論，混淆視聽，擾亂人心」。

「在極端緊急的情況下，黨中央、國務院斷然決定於20日上午10時宣佈在首都部份地區實行戒嚴，造成『兵臨城下』的態勢，給廣大反對動亂、渴求安定的人民群衆撐腰」。

然而，到10月間，由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徵文辦公室編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了《戒嚴一日》（上下冊）一書。這本書收入的189篇文章，全是親身參加戒嚴的將軍及士兵寫的，雖然被要求按

「鄧主席講話的立場和觀點」寫，但鐵的事實卻一舉揭開了10萬大軍進京大鎮壓的全過程和慘烈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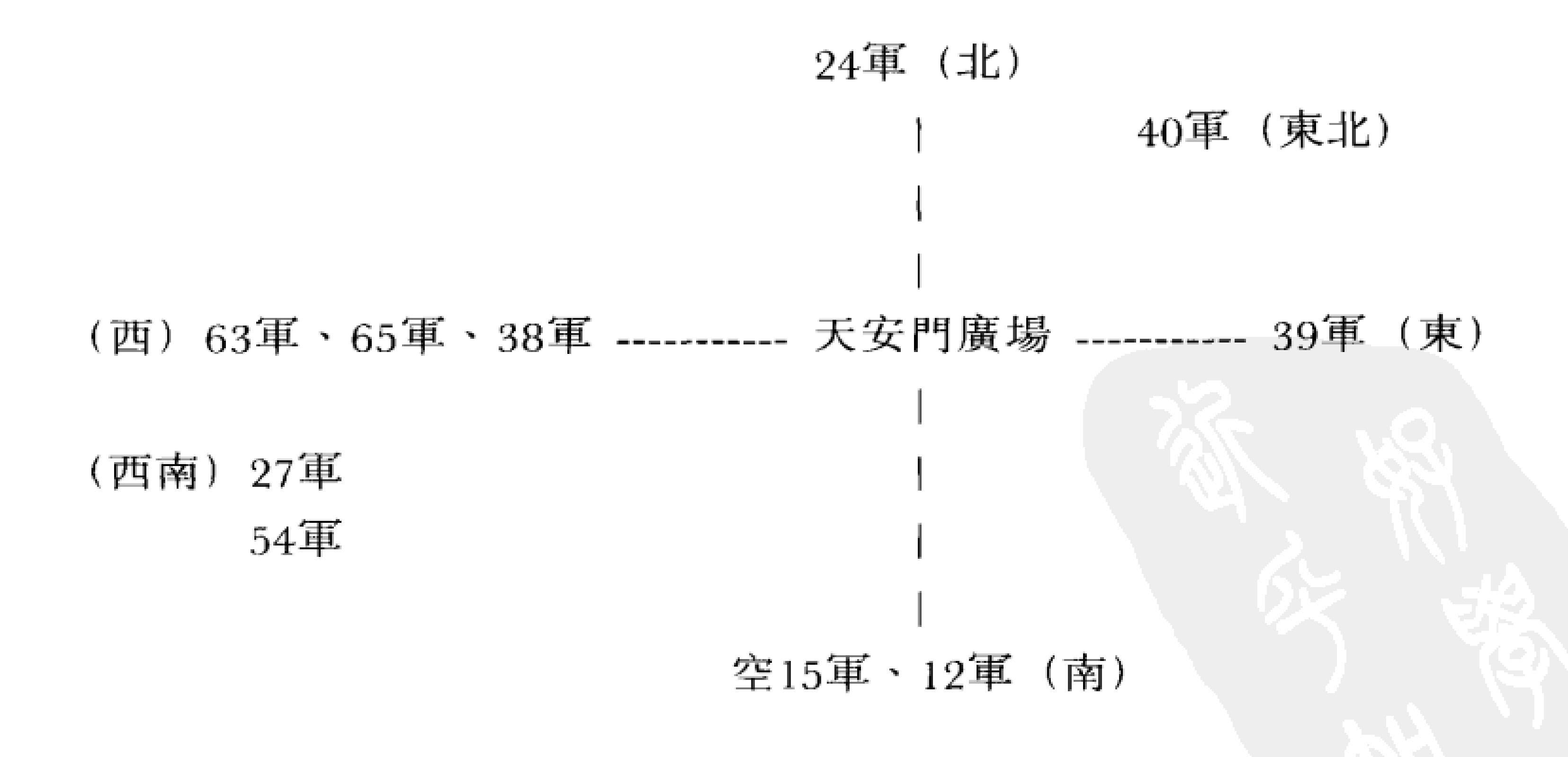
一、調動的兵力和進京路線

《戒嚴一日》一書，是我的老朋友、《解放軍文藝》的資深編輯劉家駒同志提供給我的。我花了極大的功夫結合「六四」進軍的實際，從字裏行間破解了只有軍銜而無單位的每篇文章的作者，是哪個軍哪個師的，從而讀懂了全部內容。

首先發現中央軍委這次是從北京、瀋陽、濟南、廣州、南京五大軍區調動了10個集團軍的兵力進軍北京城。它們是：北京軍區所屬的24軍、27軍、38軍、63軍、65軍；瀋陽軍區的39軍、40軍；濟南軍區的54軍；廣州軍區的空15軍；南京軍區的12軍。

5月17日，在鄧小平家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決定調動軍隊進京戒嚴。5月18日下午，楊尚昆召集中央軍委會議，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楊白冰、遲浩田、趙南起等軍委成員出席。會議決定由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承擔戒嚴的主要任務，戒嚴部隊指揮部由劉華清、遲浩田、周依冰組成，直接對中央軍委負責，兵力部署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

部隊開進北京城東西南北和東北西南的6條路線如下圖：



二、坐標中心：天安門廣場

調動各路大軍進京的中心目標，最初就定在天安門廣場。

少校參謀梁策，在題為〈坐標中心，在天安門廣場〉的文章中寫道：

「我是戒嚴部隊前指，我們奉命即將開進天安門廣場，一天後急需大比例尺北京市區及近郊圖。

「我緊握話筒的右手滲出了濕漉漉的星星，緊接着，這星星又在我的前額、肩膀以及全身的每一個部位找到了突破口。我的整個神經系統繃得令我窒息。我明白，這叫緊張。

「副局長孫秀文少將那略帶顫抖而又十分堅毅的話音還是令我亢奮：戒嚴部隊從北京城的各個路口推進的目標是天安門廣場，我們就是不吃飯、不睡覺也要保質保量按時繪製出以天安門廣場為坐標中心的北京市區及近郊圖。

「第二天一早，當我聽説地圖已付印完畢並由第三圖庫助理員韓百民押運到戒嚴部隊指揮部時，我的淚水一陣打旋。」

三、戒嚴前的突進受挫

北京軍區大校副部長張元發，在題為〈戒嚴前夜〉一文中披露：

5月19日晚8時40分，我奉命帶領工作組，急速到總後禮堂一帶疏導群衆，解救赴軍事博物館執行緊急軍務的某集團軍（38軍）部隊。

晚9時，飛馳的小車，開到五棵松，人山人海的學生和不明真相的群衆，設了糾察線，拉上攔阻繩，把部隊困堵在五棵松至公主墳一線。我們的小車（因掛白牌）也被攔阻，既不讓左轉彎，也不讓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12時左右，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已經結束。可是，北京軍區政委，上將劉振華及許多身經百戰的將軍和部長，還被圍困在301醫院附近的4輛麵包車裏，不能到會。我們與學生多次交

涉，他們硬是蠻橫地干預將軍們參加黨中央召開的會議，事後還造謠説：「北京軍區的首長拒絕參加大會。」

深夜一點多了，我們還穿插在某集團軍的車隊中。公主墳到軍事博物館僅一公里的路程，可是談判和交涉卻持續進行了9個多小時。……有人公然站在車上造謠惑衆，説甚麼：「你們應該向XXX（三十八）集團軍學習，他們拒絕進京，鎮壓學生。」「他們的140多名團以上幹部已集體辭職。」豈不知，面前被他們圍堵的就是那個集團軍的部隊！我們同該軍某部領導研究，當機立斷：第一，團以上領導站出闢謠，亮明身份；第二，部隊以回撤為掩護，進入就近軍事單位，休整、待命。幹部一亮相，這個説：我就是某集團軍的某師師長，那個説：我就是（38軍）某師某團團長，我們就是奉命進京的部隊！造謠惑衆者灰溜溜地跑了，戰士們掌聲雷動，軍車開始掉頭「回撤」。學生和湊熱鬧的群衆，還一邊鼓掌，一邊高呼：「解放軍萬歲！」

38軍中校科長辛健在他寫的〈在被圍困的日子裏〉一文中説：

我們師直屬分隊5月19日下午，奉上級命令，進京執行任務，當晚部隊行至萬壽路時，被一些市民和大學生圍堵住，使我們無法再向指定區域前進，到20日上午，被困的師直屬分隊接到上級的指示，撤到豐台區待命。

65軍幹事秦生祥在〈將軍被圍記〉一文中説：

5月20日，是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第一天。上午7時50分，臧（文清）軍長、曹（和慶）政委奉命向天安門廣場開進。9時10分，鋼鐵洪流從西山駛出。

9時30分，臧軍長、曹政委所在的某師車隊，進入北京西郊八角街附近路段，受到了數萬人的圍攻。臧軍長立即向上級請示，得到的答覆是：部隊原地待命。我習慣地看看表，中午12時差10分。短短的兩公里，竟用了兩個多小時。我憤慨地説：「這哪裏是我們軍隊戒嚴，而是他們戒了我們軍隊的嚴。」

下午5時40分，我隨臧軍長、曹政委乘212吉普車到古城路口，第二次陷入層層包圍之中。晚上9時半左右，我們又回到了滯留在八角街地段的某師所在地。

四、戒嚴後各路大軍被阻京郊

5月20日上午9時30分，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國務院關於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

與此同時，北京市長陳希同簽署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號令：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對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石景山區、海淀區、豐台區、朝陽區實行戒嚴。

正是在宣佈以上「城八區」實行戒嚴以後，各路進京大軍卻被千萬群衆圍堵在郊縣各地。

西線：從河北保定駐地調來的38集團軍，在宣佈戒嚴之前作為突襲主力進軍天安門廣場被阻後，便「回撤」在軍博以西的各大軍事單位，從河北張家口駐地調來的65集團軍，從西山出發被圍堵在西郊八角街和古城一帶。隨後是從山西大同調來的63軍作西線第二梯隊。

西南線：濟南軍區的54集團軍，5月20日奉命從河南新鄉駐地進京受阻，在大興縣休整待命。北京軍區的27軍萬餘官兵，5月19日從駐地石家莊分三路沿京石公路進京，被圍堵於良鄉、豐台、大興、盧溝橋等地。

北線：從駐地承德被調進京的24集團軍先頭部隊，20日到達昌平被萬人圍堵了三天三夜，後來轉移到沙河機場待命。

東北線：瀋陽軍區的40集團軍，從駐地錦州奉命進京被阻，也在沙河機場待命。

東線：瀋陽軍區的39集團軍，5月20日奉命從遼寧大石橋一帶，經兩天一夜急行軍，5月22日早晨到達通縣三間房軍用機場待命。

南線：空15軍兩個旅數千官兵，5月20日從武漢機場空運到北京南苑機場被群衆圍堵。南京軍區的12軍部份官兵從徐州空運到南苑機場待命。

五、引發衝突的化裝進城

戒嚴之後，各路大軍被堵郊外達十三天後，6月2日，27軍和65軍突然奉命化裝進城，並進駐人民大會堂，為清理天安門廣場作準備，從而激化了軍民的衝突。

27軍79師上校參謀長王小京，在其寫的〈6月3日，在西單路口〉一文中寫道：

6月2日，我師奉命進駐人民大會堂。為了避免與不明真相的學生和群衆發生衝突，部隊全部穿便裝，化整為零，赤手空拳，徒步開進。晚7時半我帶着師「前指」進入大會堂，並馬上佈置調整哨，接應後續部隊。3日凌晨1時，師長（黃高成）、政委（刁九建）到達大會堂。但部隊還有2千多人被分散阻攔在蓮花池東路、廣安門、宣武大街等地。……於是，我帶一名參謀出去尋找，收攏部隊。在蓮花池東路遇到90多名幹部戰士被困，我迅速帶他們離開街道，到一背靜的建築工地重新劃分為30多個小組，明確行動路線，分散向大會堂開進。後來我又在廣安門、復興門等處找到300多人，都一一組織他們突破重圍，進入大會堂。

上午10時，一輛運送武器彈藥的車在西單路口附近被圍。我立即帶30名戰士從大會堂西南門出去解救。但一路都是聚集的群衆，大部份戰士被衝散，等擠到拉武器裝備的車前，被幾千人團團圍住，3名學生站在車頂上，把車內的一挺機槍、兩支衝鋒槍、一頂鋼盔和大檐尼龍帽圈架在車頂上，一邊讓外國人拍照，一邊拿着手提喇叭狂呼亂叫，進行煽動宣傳。

後來，我們與西城區公安分局取得聯繫，在部份學生和群衆的幫助下，把車上的武器彈藥轉移到海軍醫院。

65軍郭德華、何文亭、傅俊寫的題為〈「F75」在行動〉一文這樣寫道：

6月2日凌晨1時10分，我們部隊接到上級化裝進城的命令，

代號為「F75」行動。

從10時50分傳達到全體幹部戰士起，一個半小時後，整個部隊全部準備完畢，整裝待發。化裝行軍檢查組的同志到隊列面前一看，這哪像隊伍啊！甚麼健美褲、港式衫、運動衣、大褲衩、小背心，五顏六色，五花八門，穿甚麼樣的都有！有的手中拿副羽毛球拍，有的帶着旅遊圖，有的袒胸露腹，衣服搭在肩上，若不是那一色的小平頭，常戴軍帽在額頭上留下那一圈特殊的印痕，就連內行人也很難一下辨認出這就是虎虎生威的共和國義務兵。

13時40分，調整收攏組乘坐的4輛吉普車，分別向香山、動物園、西四、北海公園方向風馳電掣般駛去。14時20分，數百名官兵分為100多個小組，拉開距離，仨一堆，倆一夥，勾肩搭背，或哼着小曲，或叼着煙捲，互相照應着走出了營門，很快就隱入了大街上的人流之中。

在三條開進的道路上，有20多組人員遭到盤問、糾纏，但官兵們都以機智和勇敢，越過一道道封鎖，闖過一道道關卡，經過4個小時的奔襲，北京時間18時，代號「F75」的我部官兵全部到達集結地人民大會堂。

65軍上尉幹事倪福田，在〈守衛大會堂—— 一個軍官的手記〉中寫道：

6月3日凌晨1時。阜成門大街上一輛銀灰色的213吉普車向天安門廣場急馳。……衝破了層層障礙，終於艱難地駛進集結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軍人下車後，疾步走向人民大會堂。這位軍人是某師（193師）師長高宗武。

「報告師長，XXX團按規定時間已經全部到達！」「報告師長，司政後機關和醫院準時到達預定地點！」高師長聽完報告環顧部隊，掐指一算，已進來三分之二。

65軍上尉幹事崔維在〈聖殿軼事〉一文中寫道：在戒嚴部隊我集團軍流傳這樣一首打油詩：

長安街上跑掉帽，
大會堂裏睡過覺，
金水橋畔支鍋灶，
紀念碑下放過哨。

就說詩中的第二句，「大會堂裏睡過覺」吧。6月2日下午，我們集團軍萬餘官兵奉命便裝進入大會堂。這些長年駐守在塞北高原的士兵們，一個個東看西瞧，兩隻眼睛簡直應付不過來了。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人民大會堂——全國人民心目中的聖殿，今天竟成了他們的臨時營房，激動的心情溢於言表。可是很快麻煩事就來了。

就說上廁所吧，一個旅就分了一個廁所，女兵們要方便，就得派人先清理廁所，然後站上崗，她們才能進去；她們方便一次，男兵們就要大鬧一次。因為她們不講個「步調一致」，一會兒一個，你說麻煩不麻煩？

以上文章不約而同地說明：27軍79師師長黃高成和65軍139師師長高宗武，都是在6月3日淩晨1時到達人民大會堂，顯然是戒嚴指揮部預定的到位時間。但從文章中根本看不到1時已經發生「暴亂」的跡象。

六、六路大軍強行挺進

西線38軍主攻天安門

38集團軍少將政委王福義，在題為〈鐵流東進天安門〉的文章中記錄了進軍的全過程：

也許與心情有關，6月3日下午5時，北京西郊的空氣格外滯悶。作戰室裏，我們集團軍的幾位領導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張（美遠）副軍長歸來。1個小時前，他應召去軍區開會，受領任務（此時，社會上已紛傳軍長徐勤先抗命）。

事態的發展確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們每天接到便衣

偵察員的報告，不明真相的群衆阻止軍隊進城的情緒狂熱到了極點。……要鏟除天安門廣場上這個毒瘤，進而迅速全面制止動亂，指望不付出相當代價就輕易成功的想法，顯然過於美好。

為爭取時間，張副軍長在軍區領受任務後，當即要通電話向我傳達。軍區命令以XX個集團軍的建制，並由我集團軍為先導，由西往東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如遇障礙則強行排除，務必按時到達。同時命令我集團軍於當晚10時前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成4路縱隊乘車東進。據此，張副軍長提出將整個集團軍密集收縮在1公里之內，人車集中，首尾相顧，形成鐵拳。

我立即將軍區命令和張副軍長想法向其他領導作了傳達。經簡短研究，提出以A、B兩個步兵師一家兩路，齊頭並進，坦克師、炮兵旅和工兵團隨後跟進。整個車隊先頭設600人左右的防爆隊、排障隊開路，兩側由各自的防爆隊護車，人車相互掩護前進。整個戰術以集團密集隊形，對付人海戰術，以原始防衛手段對付磚石、木棍等的攻擊，以強大的威勢對付反革命氣焰。

晚8時許，集團軍指揮所的車隊上路。到達公主墳轉盤東口時，數以萬計的人群湧上公路和林蔭道，向我們圍上來，有的舉着鐵棍鐵管，站在公路中間攔擊，有的揮動拳頭朝車隊狂喊：「當兵的，滾回去！」有的用木棍敲着車窗要和我們對話。我們軍指揮所十幾輛車孤零零擺在中間，處境十分危險。

萬分危急的時候，A師（112師）炮團車隊從左後側上來。我命令炮團組織反擊，用扔過來的石塊回敬暴徒。軍指隨即開到軍博附近，與先期到達這裏的A師車隊會合。但由於B師（113師）沒有上來（有4個團住在豐台西倉庫），側翼暴露，人群從前後左右圍上來扔石頭磚塊。A師防爆隊英勇反擊，將人群趕至車隊百米之外，鞏固住已佔路段。

9時剛過，軍區首長帶指揮組趕到集團軍前指位置。9時20分，炮兵旅、B師已經到達先頭位置。軍工兵團、坦克師、高炮團也早已到達集結位置。部隊提前半小時，於9時半出發，浩浩蕩蕩往東挺進。我趕到最前邊，身後的車隊上空，傳過來「堅決制止動亂」、「動亂不平，決不收兵」的震耳欲聾的口號。有的

部隊在高唱集團軍軍歌：「鋼鐵的部隊，鋼鐵的英雄，鋼鐵的意志，鋼鐵的心，……」其聲其勢，撼人心魄。

在木樨地路口，暴徒們用公共汽車、卡車、電車等交叉橫排着三道車障。見部隊過來，迅速澆上汽油，將車點着。霎時濃煙翻滾，火焰竄起幾丈高，車體被燒得畢剝作響，油箱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防爆隊員們奮不顧身衝過火障，反擊暴徒，掩護排障隊推車。

看着自己的部隊如此驍勇，我的心裏感到十分自豪。我們部隊從1928年跟隨彭老總在平江起義之後，就是憑着這股虎勁拼勁，保衛井岡山，兩佔遵義城，激戰直羅鎮，大戰平型關，遼西會戰，天津攻堅，打了多少硬仗惡仗，在抗美援朝二次戰役中贏得了「萬歲軍」的美名。靠這股勁頭，無論前面還有多少艱難險阻，都擋不住我們無畏的鐵掌！

過了木樨地，沿途仍有無數的人阻攔，路邊的高層建築上，還不時打來冷槍。各級宣傳車反覆廣播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地上、車上的人一齊高喊：「嚴懲暴徒！」「如若阻攔，堅決還擊！」等口號，造成一種排山倒海的威勢，震懾着暴徒不敢上前。事後有人驚奇地問我們：「那晚你們部隊是不是吃了興奮劑，嗷嗷叫，那麼大的聲勢。」

在復興門立交橋，又迎面遇到公共汽車等設置的一道道火障。我們正組織排障，從立交橋南側傳來隆隆的馬達聲。不一會，我們軍的18輛裝甲車一輛接一輛地衝上橋來，與軍主力在此會合。幹部戰士都跳起來鼓掌歡呼。

軍區首長一直和我們在一起，邊觀察情況，邊組織指揮。軍區齊（連運）副司令員、陳副政委見裝甲車上來，高興地對帶車參謀交代：「你們在前頭為步兵開路，速度不要太快，開吧！」裝甲車滾滾向前，撞開路障，壓倒欄杆，排障隊跟着清理路面，人車互相掩護，前進速度大大加快。

到了西單路口，那裏橫放着十幾輛燃燒着的汽車，整個街口被濃煙烈火封鎖着，炙烤得人難以近前。部隊被迫停下來。張副軍長命令裝甲車上去撞開火障。上去一個車沒撞動，又上去一個車，兩個車同時開足馬力，把左側公共汽車撞到路口東北角上，

> 打開了通道。部隊迅猛通過，勢如破竹，很快推進到新華門前。
>
> 遠遠的，天安門廣場燈光在望。部隊像打開閘門的洪流，裝甲車呼嘯開道，萬餘官兵齊聲吶喊，上千車輛轟鳴奔馳，凌晨1時30分一下子湧到天安門前，迅速佔領金水橋一線，繼而分兵把住東西長安街口，並頂住數以萬計的人群的衝擊，把天安門牢牢置於人民的懷抱。軍區首長立即向上報告，西路一梯隊勝利到達廣場。首長們不住口地稱讚：「你們真不愧為老部隊！」

王福義對38軍作為第一主力從西線強行挺進的全過程作了充份描寫，他在文中只是兩次提到「反擊」，卻刻意掩蓋了大放催淚彈和率先開槍射殺群眾的血腥事實。但在《戒嚴一日》書中，有的文章卻作了一些披露。

武警部隊中隊副政委李林在〈開進中的防爆隊〉一文中寫到：

> 6月3日，17時50分，上級命令我們機動中隊當晚20時趕到軍區領受任務。
>
> 我們從全中隊挑選身體棒、素質好、作風硬的50名隊員，按上級要求，帶上了頭盔、盾牌、電警棍，又裝了1千發催淚彈。自北京出現動亂以來，雖然多次執行任務，但攜帶這麼多催淚彈還是第一次。一看這陣勢，隊員們悄悄議論：「這回要動真的了！」
>
> 軍區作戰部的作戰室裏，寬大的軍用地圖上若干個三角形紅色箭頭，從東線、西線、南線、北線直插非法組織「高自聯」、「工自聯」盤踞的天安門廣場。50多名武警官兵面對衆多的二星三星將軍們領受任務。
>
> 「同志們，目前，首都從學潮引起的動亂現在已經發展成暴亂。他們燒軍車、搶軍火、傷害解放軍戰士，性質已經變了。」軍區政委劉振華上將進行動員説：「我們要開進天安門，清理廣場，你們的任務就是為大部隊把路打開。」軍區周（依冰）司令員揮着大手説：「沒人阻攔要進，有人阻攔也要進！一定要開進天安門廣場！」
>
> 21時10分，車隊從軍區大院出發。22時55分，到達軍事博

物館路口，一場激烈的拉鋸戰已經在這裏持續了半個小時，拉鋸的中心地帶，是兩大排公共汽車前後交錯地堵在路中間，這一面是戒嚴部隊的先頭部隊，另一面有上千名拿着木棒、石塊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衆。突然間，從車上跳下數十條黑影，盾牌刷刷刷地很快組成一個半圓形，騷動的人群炸鍋了，喊叫着逃跑着往後退。頓時，陣陣催淚瓦斯的煙霧衝天而起，後面的大部隊乘勢推開公共汽車，大踏步前進。

4日凌晨1時30分，當我們防爆隊穿過西單、六部口到達天安門廣場時，軍區齊副司令員誇獎我們是：一支過硬的隊伍，英雄的部隊，應該記頭功。

解放軍畫報社攝影記者李清，在〈鏡頭下的長安街〉一文中披露：「從軍博到木樨地不足一公里，部隊走了兩個多鐘頭。」「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戰士們被迫朝天鳴槍示警。」「開槍擊斃了少數暴徒。」

東線39軍強佔建國門

39集團軍少將軍長傅秉耀，在其寫的〈走進血與火〉的一文中寫到：

6月3日17時50分，我集團軍分四路向城區開進。我率精幹指揮所沿主要路線進發。當大部人馬開出後，突然接到軍區前指指示，令我某師（116師）改變集結地。這時，此部隊已開出很遠，我一面用電台通知，一面讓車高速前進追上師參謀長和團政委，在兩車並行中下達了命令。

小車飛速滑動，於19時10分到達指揮位置。我打開指揮機，由於四周高樓林立，電波被阻隔，與各師的聯絡中斷。我於是身着便裝，帶着作訓處長和炮兵參謀乘車在北京的大街小道上穿梭，摸清了部隊受阻情況，擔任天安門清場任務的某師團（116師）在八王墳處受阻，另一師（115師）的官兵在建國門遭圍打、分隔。

將在謀，不在勇。我派出軍機關幹部便裝進入部隊，商量對

策，指揮開進，並接應、尋找失散掉隊的士兵。八王墳處，我受阻團隊採取第二方案：迂回開進。建國門立交橋上，張師長也在迅速穩定隊伍，固守要點。

時間已進入次日凌晨。張作禮師長報告：他的兩支受阻團隊經過一番拚鬭，未丢一兵一卒全部到位。一個參謀偵查回來報告：團長艾虎生已帶着他的團隊進了北京站後，以十路縱隊，臂挽臂，踏着正步衝過重重阻攔，準時進入廣場。

沸沸揚揚血與火交融的一天過去了。對於這慘烈悲壯的一幕，我能說些甚麼呢？走出血與火同走進血與火一樣艱難。

南線15軍一路開槍到前門

空15軍大校副軍長左印生，在其寫的〈戒嚴日記六則〉中這樣寫道：

1989年5月20日　多雲

7時30分，接到中央軍委的命令，赴京執行戒嚴任務。軍黨委決定由我和副政委田瑞昌帶領XX、XX旅共X千多名官兵，立即行動，奔赴首都北京。

我隨即趕到XX（武漢）機場。當看到航空兵XX師、XX師的主要運輸機和大型客機緊急調運兵力，起飛時間提前再提前時，我立刻意識到北京的形勢嚴峻，情況緊急。

下午5時30分，部隊準時、安全到達指定位置（北京南苑機場）。我乘坐上級調動的直升飛機從XX（南苑）機場出發，趕至軍區大院領受任務。

6月3日　多雲

今天，17時整，我奉命帶領部隊從南往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途中，由於歹徒混雜在不明真相的市民、學生當中，……用磚塊、瓦片、木棒和燃燒瓶毆打我們，致使部份官兵受傷，我也受了傷。

面對這種狀況，我立即提出要求：各級指揮員都要站在最主要的指揮位置，對群衆的過激言行要克制和忍讓，採取「打大雷不下雨點」的辦法（即端槍上刺刀，對空鳴槍產生威懾力量）。

我讓鳴槍示警的戰士站在隊列正中央，以免誤傷群衆，部隊呼喊着口號，奮勇向前開進，效果非常好，群衆逐漸散開了。

午夜1時25分，我們先頭部隊以排山倒海之勢先期抵達天安門廣場的南側，我一邊派人向指揮部報告，一邊命令各旅立即收攏部隊，準備參加清場。

少尉排長朱志軍，在其寫的〈18個老兵與104個新兵〉的文章中寫到：

6月3日下午4時15分，我們五連接受了向天安門開進的命令。10分鐘，全連122名官兵集結完畢，其中有104名是穿上軍裝剛43天的新兵。

20時50分，五連作為先頭連，在南苑機場和大紅門受阻後，被迫迂迴到達南三環中路馬家堡十字路口，受到上萬名群衆和大學生阻攔，車隊被圍得水洩不通，就在這時，接到上級命令：「不惜一切代價，爬也要在清場之前爬到天安門廣場。」我們的口號是：人在槍在，鐵板一塊。全連以六路縱隊並排向前推進。幹部站在隊列最前頭，骨幹老兵站在隊列兩側，形成「外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開人群，頑強挺進。18華里的路上通過11道路障，6道火牆。6月4日1時25分，終於首批到達了北京的心臟——天安門廣場。

中校幹事趙曉強，在他所寫的〈我所經歷的開進與清場〉一文中寫到：

6月4日凌晨，我作為上級機關派往某戒嚴部隊（空15軍）工作組成員，跟隨該部指揮所帶第二梯隊乘車沿南苑路向天安門開進。首先把部隊調整為長形方隊，前排和兩側均打開槍刺形成威懾力量，鳴槍示警任務由幹部和部份班長實施，並編排在隊伍中間，鳴槍時就不能向前平射和左右斜射，行進中跟緊靠嚴，鋼盔連在一起如同一層鋼板覆蓋在頭頂，有效地減少損傷。部隊就這樣浴血拼搏，衝破11道火牆設置的障礙，進入前門大街到達

了廣場。

左副軍長指定旅長武運平為戒嚴部隊現場指揮員，直接同清場指揮部聯繫。這時大約4時多一點，廣場上的燈一下都熄滅了。這是部隊開始調動的信號，大會堂裏的官兵迅速湧出開向指定位置。廣場裏的一些人見燈一滅，慌慌張張地往場外跑，帳篷裏的學生都往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集中。我隨部隊喊着口號到達廣場東南角，首先把這一地段的學生和群衆驅趕出去，從正陽門至毛主席紀念堂一線以東都由我們這支部隊負責警戒，只許出不許進。大約4時半，廣場上華燈齊明，這是部隊開始清場的信號。在此之前，從廣場東南角方向開來四輛軍用卡車，從車上下來二、三百名防暴警察，頭戴防護面具，左手持透明玻璃鋼盾牌，右手拿電警棍，整隊從紀念堂西側向廣場跑去，配合解放軍清場。

我想看看清場全過程，就站到身後一輛武警的大卡車上，正好居高臨下往北看清廣場的活動。只見那隊防暴警察到金水橋前和戒嚴部隊（38軍）匯合形成一道人牆，從北向南推進，隊伍後緊跟着裝甲車。武警和軍隊把散落在廣場和留在帳篷裏的學生和群衆往南轟趕，不願意離開的，邊説服邊強拉硬拽，有的還不客氣地用棍棒捅幾下，用槍托子蹾幾下，採取一切強硬措施進行驅趕，但沒有在廣場內開槍。只是清場前紀念碑附近響過一陣槍聲，後來才知道是某軍（38軍）偵察營端「高自聯」指揮部用槍打廣播喇叭。部隊邊向南推進邊拆帳篷。我親眼看見一輛裝甲車經過國旗杆西側一片停放的自行車時，從中間碾壓了一趟，壓得自行車圈亂蹦。女神周圍的人民群衆經勸説和強行驅趕，很快散去。一支部隊衝上去將女神像推倒，一股白煙，女神像頭朝北倒塌了，一輛裝甲車轟叫着從上面軋過。裝甲車隊隨着部隊南移。紀念碑四周的學生排成十幾路，打着校旗和各種橫幅標語，兩側由一些臂挽臂的學生護衛着，唱着、喊着反動口號：「打倒XXX（鄧小平）！」「打倒XX（李鵬）！」我們警戒的地段正是學生和群衆退場的唯一出口和通道，學生隊伍就在我們眼前通過。當後邊清場的防暴警察為驅趕賴在廣場不願意離去的幾夥學生和群衆施放催淚彈時，紀念碑四周的學生也加快了撤離速度，

有的慌不擇路，從西南角往場外猛跑。從我們面前經過的學生和群衆隊伍形成一股龐雜的人流，向前門東大街、前門大街排洩。這時四路裝甲車隊緊跟撤離的學生和群衆隊伍，轟轟隆隆地開到我們面前，我們鼓掌歡迎，裝甲車裏的官兵們打開上蓋向我們招手。兩軍會師，表明清場結束，我看一下表正好是5時27分。

作為南線第二梯隊的是從南京軍區調來的12軍的一支部隊。

6月3日深夜，奉中央軍委急令，駐江蘇徐州的12軍31師副政委戴長友率該師「紅軍團」近千人，被空運到北京南苑機場，隨之緊追15軍的挺進路線，於6月4日晨到達前門一帶擔負戒嚴任務。

北線24軍直奔德勝門

24集團軍大校副軍長劉書明、少將副政委張傳苗在題為〈奔向德勝門〉的文章中寫道：

這次直奔德勝門。這是6月3日傍晚。

從沙河機場出發不久，就在清河鎮受阻。從馬甸橋到清河鎮，隔離樁、公共汽車和卡車橫在路上，人群擠擠插插的，黑壓壓、亂糟糟。沒頭沒尾，一輛輛軍車就像大海中飄搖的小舟。「走！」

集團軍車隊脫離前面車隊，後退20華里，拐上一條小路。天黑，路不平，環境也不熟，最難的是沿途村鎮人很多，幾乎每條路口都有人站崗，拿着對講機，一發現部隊車隊立即呼叫堵截。我們摘下鋼盔，脫下軍裝，換個車牌，拉大距離，加大速度，閉燈駕駛，單車突進。待對方發覺不對頭時，車已經呼嘯而去。

24時零5分，我們到達指定位置。天亮前後，幾個團陸續到達馬甸橋、雙北橋、安貞橋、和平街北口等指定地域。

戒嚴指揮部指示，德勝門必須到位！德勝門不到位，其他全部到位也不算你到位！

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有個天安門，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知道北京有個德勝門。對於我們兩個人，「德勝門」三個字是奉命進京

戒嚴後才儲進大腦皮層的。它是控制北京北部地區的重要道口，是我們集團軍奉命到達的重要目標。據說，歷代軍隊出征走的是安定門，凱旋歸來走的就是德勝門。

上級指示：可以對空鳴槍。我們立即下令：對空鳴槍，驅散人群，分別突進。

9時24分，兩個團終於到達德勝門。

東北線40軍定位東直門

40軍少將軍長吳家民在〈再度京華〉一文中說：

部隊從3日下午15時35分接到命令開動，一直到19時30分，將近4個小時失去聯繫。

在這之前，我們按軍區前指的命令，組織先頭團和主力部隊分三路開進。

部隊開進全部避開大道，迂迴選擇隱蔽的鄉鎮小路。可一上大路，沿途過往車輛上的人，周圍住宅區和大企業的人，一下子就聚起幾萬人，3路部隊全部被阻。

等到19時30分，電話來了，是作訓處長劉新力從前面打來的，說先頭部隊被中間隔斷，其中一個營被圍在距東直門橋60米處，基本到位，其餘部隊被圍在東壩河東側京順路和東側機場路上，形勢非常嚴峻。

6月3日23時10分，有個穿便衣的人說甚麼也要見我，說有重要指示傳達。我見了他，他掏出工作證，是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來傳達上級首長指示，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他剛傳達完，軍區前指也來指示，通報了萬壽路戒嚴部隊鳴槍示警驅散人群、迅速開進的情況。這使我意識到事態已經相當嚴重，顯然不對空鳴槍部隊很難突圍開進，於是我們決定：第一，堅決執行上級首長命令，採取對空鳴槍驅散圍阻人群的堅決措施，組織部隊突圍，保證在4日4時全部到位；第二，使用已到達指定位置的部隊，擔負接應主要被圍部隊的任務；第三，由集團軍參謀長楊福臣、政治部副主任籍顯文組織部隊突圍行動；第四，對空鳴槍前要首先使用宣傳車進行宣

傳，向群衆講明利害。天亮前一定要到達東直門和東四十條立交橋；對空鳴槍時要注意一定不能誤傷群衆和自己。

他在行動前的動員大會上說：「我活了50多歲，第一次指揮這樣的軍事行動。軍令如山，不過，我求求你們，進城的時候，無論遇到甚麼情況，請把你們的槍口抬高一寸。」從而保證了全軍沒有開槍殺害一名群衆。

西南線54軍向廣場挺進

54軍副政委少將張堃，寫了〈血染的征程〉一文，現節錄其中的一些重要情節如下：

6月3日15時10分，我奉命率部隊從大興縣東南集結地出發，於19時48分到達豐台區六里橋一帶預定戒嚴區域。21時50分，上級命令我部徒步迅速向天安門廣場開進。我與師長鍾聲琴大校和政委王玉發上校一起，立即率部沿六里橋、廣安門、菜市口、虎坊橋、南新華街向天安門廣場挺進。走在前面擔任前衛的是「葉挺獨立團」，在幾十年的革命戰爭中，享有「鐵軍」的美名。緊跟其後的是另一支「紅軍團」，該團曾在反「圍剿」中「齊聲喚，前方捉了張輝瓚」。部隊成6路縱隊，軍容嚴肅，疾速開進。

22時半，行至廣安門鐵路與公路交叉口時，一列火車停在路口中間擱住道路，我和戰士們一起從火車下面爬了過去。一過火車道，部隊就遭到磚頭砸、木棍打，當即打倒幾十名官兵，我背上也挨了幾磚頭。這時部隊隊形有些散亂，前進受阻。我立即命令：調整隊形，收攏隊伍，繼續開進。

隊伍行至廣安門護城河。這裏道路狹窄，聚集上萬群衆設置了第二道防線，磚頭、石塊像冰雹似的砸來，不少官兵被砸得鮮血直流。走在前面的前衛團被砸傷50多人，戰士們實在憋不住了，跪在團長徐乃飛和政委跟前，要求發子彈。團長和政委硬是含着淚把戰士一個個扶起來，堅定地說：「執行命令，不准開槍！」

部隊行至南新華街時，遭到了更為猛烈的襲擊，也許這裏

接近廣場了，上萬群衆用幾十輛汽車、隔離柵欄設置了密集的路障。鍾聲琴大校在翻越時左腿關節被嚴重打傷，骨頭外露。我已赤着雙腳在冰雹似的石塊、磚頭襲擊和人群的圍堵下行進了10公里，全身多處負傷。我命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火速向天安門方向挺進！快到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時，一大塊石頭飛來，砸在我的左小腿上（後來才知道左小腿腓骨粉碎性骨折），劇烈的疼痛使我放慢了速度，掉在隊伍的後面。在跨越隔離柵欄時，由於左腿被砸壞，撲倒在地，疼得不能動彈。這時，一夥人蜂擁而上，衝散我身邊僅有的兩名警衛員，圍着我又踢又踩。我恍惚聽到一個婦女在說：「別打了，別打了，人都快不行了，快送醫院吧！」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後來我知道，冒着生命危險把我從暴徒中救出來，並揹着我送到急救中心的那位女同志叫馬占琴，是北京市金龍服裝廠的工人。她還費了不少周折，打聽到了我住的醫院。當她來醫院看望我時，我們的手握在一起，都禁不住潸然淚下，半天講不出話來……我真不知怎樣感謝這位素不相識的女同志，感激北京人民！

我脫離生命危險後，部隊的同志到醫院告訴我，6月4日凌時19分，我們部隊以亡1人、重傷246人、輕傷1千5百人、失蹤150人（後找回）的沉重代價，未放一槍一彈，到達天安門廣場西南側集結地域。到位後，與兄弟部隊一起，勝利地完成了對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

西線第二梯隊63軍

63軍少校營長劉同祥在〈鐵甲鋼刀411〉一文中寫到：

1989年6月4日凌晨，天剛蒙蒙亮，我帶着尖刀連乘411車駛在裝甲車隊的前面。

6時許，耳機裏傳來了上級命令，我當即在電台裏向全營作了傳達，進行了簡短的動員，車隊加速向前駛去。

途徑衙門口、八角村、進入石景山路向東拐後，看到公路上隔不遠就躺着一輛被燒毀的軍車，路面上滿是磚塊石頭，我頓覺

前方形勢十分危急，立即扳下胸前開關提醒全營：「提高警惕，注意觀察。」話音剛落，路邊樹叢中就有磚塊向坦克襲來，駕駛員秦軍謙頭部砸傷，為迅速到達目的地，我們未予理會，命令各車：「關閉門窗，高速向前衝擊：」

隨着車輛向東行駛，路兩邊的人越來越多，市民、大學生、暴徒混雜在一起，磚塊、石頭甚至汽水瓶雨點般地砸來，坦克不斷地躲着被燒的軍車，艱難地前進。

車過公主墳，路面上的障礙越來越多，公路上的隔離墩拆開後橫在路上，垃圾桶、公共汽車站牌也躺在路上被當作路障，還有一輛燃燒着的汽車橫在隔離墩後面。我一面指揮本車排除路障，一面大聲向各車發出了「排除障礙，跟隨我車前進」的命令。坦克壓着隔離墩，推開燒着的汽車，繼續前進。

行至木樨地橋頭，遇到了兩輛電車橫在路面上的路障。暴徒見我車衝來，氣急敗壞地往坦克上拋燃燒瓶，往車隊行駛前方扔瓦斯毒氣彈，我車全然不顧，選擇了右側間隙撞擊，並向左撥動電車，在人行道左側衝開了一條道路。

坦克衝到南禮士路口時，數輛並排橫放的電、汽車已被暴徒點燃，冒着濃煙和火焰。為開闢通路，我車對準兩輛車的頭尾結合部，猛撞數次，將燒着的汽車推開，坦克繼續向前衝擊。

在西單路口，暴徒除設汽車阻擋外，還慫恿數百人擋在路口，人群前堆着機動車和非機動車道隔離用的鐵柵欄，衝開汽車，順利地引導車隊向天安門廣場衝擊。

6時50分，我們前車衝入天安門廣場。此時廣場上清場已經完畢。垃圾堆正在燃燒，「女神」像已被搗毀，東西長安街上濃煙一片。廣場東北口，暴徒們不甘心失敗，仍在鼓動人群向廣場衝擊，妄圖奪回廣場，氣氛十分緊張。兄弟部隊正在調整部署，守衛着通往廣場的道路，他們見坦克衝入廣場，無不歡欣鼓舞，向我們鼓掌揮手。按照上級指示，我迅速對全營作了部署，開始擔負警戒任務。

傍晚，我們受領了配合兄弟部隊從天安門廣場到公主墳的巡邏任務，上級命令：要以坦克的突擊力和威懾力來開闢通路，護送後續部隊，打擊暴徒的囂張氣焰。

深夜，我們開始了第一次巡邏，我仍乘411車在隊前開路。途徑西單路口、南禮士路口、木樨地等處，這些路口的路障已不像來時那樣比較容易衝開，暴徒們不但將電汽車橫放在路上點燃，還用鋼絲繩互相連着。不光是兩排並列，而是數排並列，大大增加了開闢通路的難度。

在木樨地橋，暴徒們還將電車用鋼絲繩拴在橋墩下，坦克一推，連橋身都晃動，我們不得不下車解開鋼絲繩，掛到坦克上拖拉。有的電車用坦克撞不動還需下車在燒紅的車身上找掛鉤點。胳膊劃破了，手燙傷了，沒有一個人在乎。一路上硬是衝破了四處大的路障，為巡邏隊開闢了一條通路。

巡邏返回時，原先已衝開的路障又被暴徒設好，而且更加堅固，我們再次破障，引導巡邏隊前進。這次巡邏，僅幾公里的路段一個來回便用了5個小時。

就這樣，我們從4日晚到6日晚，連續三天三夜，在西長安街上往返6次，沒吃一頓飽飯，困了打個盹，渴了喝口自來水，衝破大的路障48處，同兄弟部隊一起完成了巡邏任務。

七、關於軍內反戒嚴的幾件事

38軍軍長徐勤先抗命事件

38軍，正如其政委王福義在〈鐵流東進天安門〉的文章中說：「我們部隊從1928年跟隨彭老總在平江起義之後，就是憑着這股虎勁拼勁，保衛井岡山，兩佔遵義城，激戰直羅鎮，大戰平型關，遼西會戰，天津攻堅，打了多少硬仗惡仗，在抗美援朝二次戰役中贏得了『萬歲軍』（彭德懷語）的美名。」1966年2月，正是毛澤東緊鑼密鼓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這個軍從吉林省通化市被調到河北省保定市，從此擔負保衛首都的「御林軍」之責，從而進一步發展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第一個機械化裝備的集團軍。到1989年的此時，全軍擁有112、113兩個步兵師和坦克第6師、炮兵旅、工兵團、通信團，共1萬5千餘人；851台汽車、213輛裝甲車、33輛坦克。其軍長徐勤先是全軍中少有的既懂現代化軍事理論又善於指揮使用現代化武器裝備的

中將軍長。

1989年3月間，徐勤先在同新兵一起進行投擲手榴彈訓練時，不慎摔得腿骨骨折，住進北京軍區總醫院。正是在住院期間耳聞目睹了這場從學運到民運的全過程，並以現代化的新思維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就在這種情況下，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政委劉振華將他召去傳達了鄧小平簽署的中央軍委命令，令38軍火速開進北京執行戒嚴任務，制止動亂。

傷筋動骨100天。徐勤先接受命令，拄着拐杖迅速趕回保定軍部傳達命令、進行緊急動員，並親自做好各項兵力部署和進京的日程及路線安排。一切安排就緒後，他向北京軍區報告自己因病不能帶兵進京，並立即離開部隊回到北京軍區總醫院。

周依冰認為徐勤先的行動是違抗中央軍委命令，立即報告楊尚昆。楊尚昆一聽大為震驚，深感王牌軍軍長帶頭抗命，要在軍中產生連鎖反應，那就天下易幟了！肯定是報告了鄧小平後，楊尚昆立即簽發一道中央軍委命令，解除徐勤先的軍長職務，並關押起來交軍中法庭審判。

因此，《戒嚴一日》一書中，北京軍區大校副部長張元發在〈戒嚴前夜〉一文中這樣寫道：「5月19日晚8時40分，我奉命帶工作組，急速到總後禮堂一帶疏導群衆，解救赴軍事博物館執行緊急軍務的某集團軍（38軍）部隊。」「深夜一點多了，我們還穿插在某集團軍的車隊中，和學生們交涉。」「有人公然站在車上造謠惑衆，說甚麼：『你們應該向XXX（38）集團軍學習，他們拒絕進京，鎮壓學生。』『他們的140多名團以上幹部已集體辭職。』豈不知，面前被他們圍堵的就是那個集團軍的部隊！」這就證明，至此，徐勤先抗命一事已經在群衆中傳開了，並說徐勤先是徐海東大將之子，成了「將門虎子」的美談。

也是因此，38軍政委王福義，在其寫的題為〈鐵流東進天安門〉的文章中開頭就說：「也許與心情有關，6月3日下午5時，北京西郊的空氣格外滯悶。作戰室裏，我們集團軍的幾位領導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張（美遠）副軍長歸來。1個小時前，他應召去軍區開會，受領任務。」

正是這位張美遠副軍長接替徐勤先，被任命為38軍代軍長，新官

上任第一把火，就是帶領部隊一路開槍射殺到天安門前。

儘管如此，徐勤先的抗命仍引起了中央軍委的恐慌，為防兵變，特安排63軍作為第二梯隊，緊隨38軍之後向天安門開進。

「六四」之後，徐勤先被軍事法庭判刑5年。社會上盛傳他在法庭上只說了一句震聾發聵的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

而踏着「血跡」榮升為38軍軍長、中將軍銜和中共十四屆中央委員的張美遠，到了3年之後的1992年，卻成了「楊家將」的主要成員，隨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受到鄧小平、江澤民的清洗。

39軍被撞事件

6月4日零時20分，38軍112師大校副師長佟喜剛和北京軍區裝甲兵部副部長解雙喜大校同乘003號裝甲指揮車，孤軍突進到天安門前金水橋東側，因車撞路障而熄了火，終被群衆燒毀。而另一輛裝甲車一路高速行駛衝上東長安街建國門立交橋上，將39軍115師一輛卡車撞翻在地後揚長而去，引起39軍官兵群情激憤，紛紛大喊：「老子不幹了！」並棄械下車與圍堵群衆站在一起，幾乎造成了一場兵變。請看《戒嚴一日》書中，115師大校師長張作禮在〈向共和國保證〉一文中如是說：

> 6月3日那天，我們的任務是控制住朝陽門、建國門立交橋和二環以東、三環以西路段，配合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
> 夜裏1時左右，一輛開往天安門廣場的裝甲車行進到建國門立交橋上，為了躲避人群阻攔，避免撞傷群衆，不慎將暴徒推作路障的我某連一輛卡車刮翻。頓時，少數壞人大造謠言，說：「你們被某軍（38軍）包圍了，快起義吧！」一時間，隊伍像脫了繮的馬，有的戰士甚至痛哭喊叫了起來。我意識到，如果不迅速控制局勢，穩定情緒，部隊就很難守住建國門橋，一旦這裏失守，等於打開了天安門廣場的東大門，必將直接危及到廣場的清場行動。我立即與政委、主任秘密碰頭，調整了行動方案，並分頭行動。那時，橋上到處是混亂的人群，散開的軍隊，到處是喊聲。我握着對講器，我真想將自己的心也握在手裏，直到攥出

血來。

這正是暴徒們需要的場面。多少天來他們不是一直這樣期望嗎？我感到自己在這場角逐中只剩下了最後一着棋，這着走敗，必將輸得一塌糊塗。我向急速趕來的團幹部們下達了命令，並說：「不要糾纏我們自己部隊的得與失，我們是軍人，是軍人就得為全局着想！全局！懂嗎？這是大於一切，重於一切、高於一切的！」暗夜裏，我似乎看到團幹部們的眼睛裏冒着火。

4日凌晨4時半，天安門廣場清場開始。在路燈熄滅的瞬間，圍觀的人群正在發愣時，部隊迅速按計劃行動，僅用五分鐘時間，部隊調整完畢。全面控制了建國門立交橋的交通要道，將萬餘人攔阻在立交橋外側。

而39軍的另一個師——116師，6月3日下午接到上級的命令是：立即向北京城強行挺進。6月4日凌晨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可是進軍途中受到群衆的重重堵截，只好按預定方案改走另一條路線。

夜晚，師長許峰帶幾名參謀着便裝進入天安門廣場附近察看情況，很快得知38軍已經開槍，隨後又發生115師在建國門立交橋被撞事件，於是他就以「迂迴前進」為名，帶領部隊在城外轉圈子，軟抗了上級的命令。

難怪39軍軍長傅秉耀在其寫的〈走近血與火〉一文中含蓄地說：「八王墳處，我受阻團隊已採取第二套方案：迂迴開進。建國門立交橋上，張師長也在迅速地穩定隊伍，固守要點。」「這慘烈悲壯的一幕將銘刻在我集團軍的軍史上。作為軍長，我能說些甚麼呢？走出血與火與走進血與火一樣艱難。天長地久，記憶永存。」

27軍蒙冤事件

6月2日，27軍軍長錢國梁和副軍長黃信生，奉命率79師、80師、高炮旅、通信團、工兵團等近萬名官兵着便裝，分批次由駐地出發，分別沿豐台、蓮花池、廣安門大街、宣武門、和平門等陸續向天安門方向徒步行進，直到6月3日下午，除高炮旅和部份走散受阻人員外，全軍大部份官兵進駐人民大會堂擔負守衛任務。6月4日凌晨4時

半開始清場時，這個軍只派一個偵察連和另外3個連隊負責搗毀「高自聯」指揮部的行動。他們從人民大會堂東大門一出來就趁着廣場閉燈之機，飛身跨路障過火牆，從紀念碑四周快速而上，佔領了「高自聯」指揮中心，首先開槍打啞了東西南北四側正在廣播的高音喇叭，進而衝進廣播室搬走廣播器材，並搜查了「高自聯」指揮部的帳篷，迫使「一些叫嚷很兇的頭頭乘機鑽進人群溜走了。」

總之，在「六四」大鎮壓中，27軍儘管有40多名官兵受傷，卻沒有向人群開過一次槍。但是，由於38軍軍長徐勤先抗命事件，從北京傳到石家莊，造成人們對38軍的好感而將其開槍殺人的惡行誤傳為27軍。因此，從6月5日到6日晚間，27軍在石家莊的軍部連續遭到數千名學生和群衆的圍攻衝擊，他們高呼：「27軍劊子手！」「27軍鎮壓首都人民」「27軍殺死老人、學生和孩子」「27軍在北京血洗天安門廣場」等口號，並放鞭炮、燒花圈，打傷十多名武警戰士。由於石家莊市公安局和武警部隊及時出動抓了19名「骨幹分子」，才制止了事件發展。對此，新華社6月12日作了公開報道。

圍攻衝擊事件雖被制止了，27軍在地方上工作的家屬卻依然受到同事們的冷落和謾罵，在地方學校上學的子女也遭到同學們的孤立和圍攻，連長期售糧賣菜的糧站和菜場職工也拒絕供應部隊。由此可見，「六四」血腥大鎮壓，在人民群衆中激起了多麼強烈的憤恨，喪盡了人心。

27軍官兵如此的蒙冤受屈並受社會的強大壓力，忍無可忍地強烈要求集團軍領導出面，向社會澄清事實，還其清白。集團軍黨委只好給河北省委、省政府寫了一封信，説明27軍奉命到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沒有向首都人民和學生開過一槍，並要求轉告全省人民。河北省委、省政府也只好將信轉發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求層層傳達作解釋，從而改善了27軍在地方的處境。

真是按下葫蘆漂起瓢。河北省委、省政府幫助27軍解了圍，卻觸怒了同樣常駐本省保定的38軍。好在38軍自知在京開槍殺人血染了雙手，當然不敢向省裏要求甚麼，但是卻向中央軍委告了27軍一狀，指責其既然奉命進京平暴，卻把開槍視為大逆不道，竟然不請示中央軍委，擅自要求省裏幫助澄清事實，這種做法既違背軍紀，又同中央在「六四」問題上不保持一致。

38軍就是厲害，這一狀如此的上了綱，就是強逼中央軍委對開槍問題表態並承擔責任。誰也想不到中央軍委的態度是：「開槍不一定不對，不開槍也不一定對，以後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此話一傳出，都說顯然是楊尚昆才能說才會說，也顯然在推卸責任，這一推就推出了責無旁貸的鄧小平！

八、大鎮壓中到底死了多少人？

6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中說：「他們還慘無人道地殺害了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和武警戰士。」

6月6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記者招待會上說：

「暴亂發生之後，社會各界包括輿論界，對傷亡情況都很關心。……經再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情況是這樣的：

解放軍官兵受傷5千多人；

地方上（包括為非作歹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群衆）共傷2千人；

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群衆。

除此之外，軍隊方面到目前為止還有400多名官兵失蹤，生死不明，等將來局勢穩定下來，有些可能生還，有些可能犧牲了。

對這個數字，我已經再三說過不是很準確，但是有一個數字相對來說是比較準確，是經過向各個大學瞭解的，就是到現在為止北京各個大學死亡23名」。

6月30日，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受國務院委託，向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作《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說：「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6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據現在掌握的情況，暴亂中有3千多名非軍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

此後，在國務院、中央軍委先後三批授予的「共和國衛士」中有14名被追認為烈士的就是軍隊的真正死亡人數。他們是：

王其富：38軍某部無線電通信班班長；

李強：38軍某部二連一班戰士；

杜懷慶：38軍某部二連二班戰士；

李棟國：38軍某部三連四班副班長；

王小兵：38軍某部三連四班戰士；

徐如軍：38軍某部三連有線通信班班長；

崔國政：39軍某團榴彈炮二連戰士。6月4日凌晨4時多在崇文門過街天橋附近負重傷死亡；

于榮祿：39軍某部新聞幹事，6月4日凌晨2時許死亡；

臧立傑：39軍某部七連戰士，6月7日乘軍車路過建國門時，被從外交公寓射出的子彈擊中而亡；

馬國選：54軍某部六連代理排長，6月4日凌晨1時在菜市口附近負重傷，送武警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王錦偉：54軍某團後勤處中尉參謀，6月4日凌晨4時30分在南新華街負傷身亡；

劉國慶：63軍某部通信四連一排少尉排長，6月4日凌晨5時30分在六部口電報大樓對面負傷死亡；

李國瑞：武警部隊北京總隊二支隊一大隊通信班士兵，6月4日凌晨5時在阜成門立交橋負傷，送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劉艷波：武警部隊北京總隊一支隊一大隊一中隊士兵，6月4日凌晨1時許在西單路口負重傷，送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這14名死亡軍人中前6名的死因，在《戒嚴一日》書中有偵察班長王山的文章〈六烈士的最後四小時〉這樣寫道：

> 6月3日晚9時，我帶着9名戰友到軍區拉防爆器材。回到總參通信部後，我們聽說這批防爆器材要送往天安門廣場。
>
> 車上裝滿了防爆器材，上面蓋着篷布，空間十分狹小。王其富、徐如軍、李棟國、杜懷慶、李強只好半蹲着擠在車廂前頭，我和陳祥、鄭志明、任放、王小兵貓着腰跪在後邊。
>
> 當車行至翠微路口時，我從車篷裏探出頭來，向外一看，啊！一群暴徒狂叫着：「別讓他們走！」「打死他們！」一窩蜂地向我們撲來。這時，我瞅了一下表，還差5分鐘零時。車就要從路口向右拐彎了。
>
> 我覺得車在向左傾斜，並且斜得很急。是不是離心力太大？

還沒等我反應過來，車已經向左翻到了。與車翻到的同時，我看到像籃球一樣大的火球從我們對面八、九米處飛了過來，直衝車廂的下側。頓時，火球引燃了車廂尾部。

我們十名戰士全被車上的防爆器材砸在車裏。車廂前頭的5名戰友都被死死地砸在車底下，擠在一起，一點也不能動。車廂後邊，除王小兵外，我們四個拼命掙扎，雙手死死抓住車廂上搭篷布的欄杆，用盡平生力氣，「嘿」地一聲，爬了出來。

我看到數不清的人向我們擁來。我指示陳祥和任放朝天鳴槍示警，暴徒們嚇得忽地向後退去。這時，車廂裏衝鋒槍上的彈夾「呼呼」爆炸，子彈的溫度急劇升高，一顆顆呼嘯着從火海裏飛出，嗖！嗖！嗖！從我們的眼前飛過，如一群螞蚱到處亂蹦。

6月4日1時零5分，「轟」地一聲巨響，汽車油箱爆炸。我們四個幸存者抱頭痛哭。

由此可見，這6名戰士是在汽車翻倒和爆炸中燒死的。除此外，38軍沒有死人。但是，這個軍擔任圍剿天安門廣場的西線主力是最早開槍一路射殺的，其打死打傷的學生和群衆也是最多的。僅我們記者當時從現場和事後調查所掌握的有名有姓的死亡者有：

宋曉明：32歲，航天部二院283廠技術員。6月3日晚11時左右走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正值從南面開來的38軍某部向圍堵的民衆開槍，一顆子彈射中大腿根部的動脈，血流如注，不治身亡。

尹敬：冶金部職員，36歲，係居住木樨地路南22號高幹樓8層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院長關山復的女婿。6月3日晚12時許，他進廚房打開燈，背對北窗倒開水時被子彈擊中頭部身亡。

老保姆：住22號樓13層的中央聯絡部86歲的原老副部長李初梨，6月3日晚12時許聽到槍聲，要老保姆陪他到北涼台觀看，他坐着，老保姆站着，被一顆飛彈擊中腹部身亡。

6月4日凌晨1時左右，38軍在裝甲車開道下，一路衝殺過民族文化宮和西單路口後，在這一帶採訪的記者發現群衆自發地用平板車，把被射殺的傷亡者送往位於附近的北京郵電醫院，便跟隨到醫院查看了21具屍體，其中身上有學生證等能證明其姓名和身份的有10名，他們是：

吳國鋒：男，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86級學生；
劉忠：男，19歲，政法大學政治系學生；
富爾克：男，19歲中央民族學院88級預科生；
段昌隆：男，清華大學化工系學生；
顧麗芬：女，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88級學生；
另一具男屍是北京農學院農經系學生；
劉建國：男，35歲，家住西城區橫二條50號；
許瑞和：男，復員軍人；
馬鳳龍：男，工人，1962年出生；
馬駿飛：馬鳳龍之子。

另外10男1女的屍體，沒有任何可證明其身份的，其親屬也未來得及認領。

6月4日凌晨5時，記者再次到郵電醫院查詢死亡人數時已達29人。

我們另一位記者，6月4日凌晨左右在珠市口到前門一帶，親眼目睹15軍一路開槍射殺的慘烈場面，並隨自發救護的市民到了附近的友誼醫院，詢查了15具屍體，其中已標明身份的有十人，他們是：

王久明：男，35歲，北京前進鞋廠模具鉗工。
王增慶：男，34歲，北京天壇糧食管理所司機。
王志英：男，35歲，北京第三通用機械廠車工。

劉弘：男，24歲，清華大學88屆環保專業研究生。腹部中彈，腸子流出，被送到醫院未及搶救即死亡。

張向紅：女，20歲，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學生，在前門被子彈擊中右胸主動脈，因流血過多而死亡。

杜燕英：男，29歲，北京市勞改局下屬一公司職員，在前門大北照相館附近肝部中「炸子」彈，被群衆送到醫院不治身亡。

劉俊河：56歲，個體戶，6月4日凌晨在前門箭樓下賣西瓜，面部中彈主動脈破裂而亡。

張健：男，17歲，宣武區95中學高二年級學生，4日凌晨在前門被子彈擊中心臟身亡。

梁寶興：男，25歲，北京華豐縫紉機廠司機，3日夜12時左右在天橋15路公交車站被子彈打穿臉頰，被送到醫院即死亡。

劉春永：男，24歲，天橋南通服務樓浴室工人，3日午夜在天橋15路公交車站附近頭部中彈，被民衆送到醫院身亡。

以上說明：6月4日凌晨1時30分，同時到達天安門廣場北面和南面的38軍、空15軍，是一路開槍殺人最多最兇狠的部隊。

關於在「六四」血腥大鎮壓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後來，上面提到的《解放軍文藝》的資深編輯劉家駒同志告訴我，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副會長譚雲鶴確鑿地對他說：整個「六四」事件中共計死了727人，軍隊14人，地方（包括學生和群衆）713人，每一具屍體都經他檢驗過。

這，應該說是最權威最準確的數字了。

九、心靈的大創傷

「六四」的槍聲剛停，鄧小平在6月9日的講話中，稱讚參加「平暴」的部隊官兵「面對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他們當之無愧。」隨之掀起一個追認「革命烈士」、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大肆評功授獎的高潮。報刊上充滿了「平息反革命暴亂」的英雄人物，把參加「平暴」的官兵們安撫得熱血沸騰。

然而，面對國際制裁，不久，「六四暴亂」就變成了「六四風波」，連解放軍總政治部提出紀念「平暴」一週年的報告，也被鄧小平否定了。從此，「六四平暴」就從報刊上徹底消失了。而參加進京戒嚴的官兵在轉業和復員過程中，卻到處受到地方的冷遇，從而紛紛要求從檔案中取出在「平暴」中的立功受獎資料，連參加過戒嚴的經歷也不敢說，成了一種精神負擔和內心的沉痛創傷，甚至親屬子女都怕沾上這個「黑鍋」。

1990年1月10日，當局正式宣佈：從11日凌晨起，解除北京地區戒嚴令。與此同時，李鵬發表講話，鼓吹「政局穩定」、「社會安定」；而內部文件卻大叫「提高警惕」、「內緊外鬆」，郊外部隊原地不動，市區戒嚴部隊改穿警服。北京市民們卻說：「內緊戒嚴，外緊解嚴，打腫臉充胖子，內外都不是臉」。而外電紛說：「這種象徵舉動的目的在於扭轉外國投資、貿易和旅遊大幅下降的趨勢」，「說服世界銀行和工業化國家恢復中國迫切需要的貸款」。

在這場歷史的大爆炸中，千百萬人以磚頭石塊對抗槍彈的射殺，以重重人牆阻擋坦克裝甲車的衝撞，儘管死亡人數沒有海外傳媒估計的那麼多，特別是軍隊死亡者更沒有當局謊報的那麼大，但是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靈，同樣遭受了一場歷史性的大創傷！

2008年2月28日定稿



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六四」事件，已經過去整整20年了。這場以學生為主體，中國當代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最後雖以悲劇告終，海內外中國人卻對之記憶猶深。這場震驚世界的群眾運動的真相究竟如何？官方對之諱莫如深，海外卻有種種不同的觀察與經歷者的各種證詞。本書作者在「六四」事件期間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新華社是中國官方最具權威的新聞機構，也是整個事件發生始末的最大情報資訊中心之一。作者親身經歷了上層鬥爭的全過程，又直接處理了新華社駐全國各地記者現場採寫的第一手資料，以每日大事記的形式，生動而詳實地記錄了「六四」事件的全貌，並從北京的現場擴寫到全國各地及海外華人的抗議狀況，以至各國新聞媒體的報道。這塵封了20年的記錄終於第一次公諸於世，乃目下所見最有衝擊力的史料，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實與高層政治鬥爭的秘辛，極具真實性與震憾性。

新華社社長穆青說：「今夜，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另一位副社長說：「歷史將不會忘記住這一夜的！」

——摘自本書340頁

這就是我們日日夜夜記錄在案的歷史事實，任何人任何時候也篡改不了。

——引自本書第298頁

在這場歷史的大爆炸中，千百萬人以磚頭石塊對抗槍彈的射殺，以重重人牆阻擋坦克裝甲車的衝撞，儘管死亡人數沒有海外傳媒估計的那麼多，特別是軍隊死亡者更沒有當局所報的那麼大，但是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靈，同樣遭受了一場歷史性的大創傷！

——引自本書第462頁

ISBN：978-988-219-050-4



H.K.$ 125.0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